

後列國志

繡像仿宋完整本

廣益
書局
刊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3090B

附

誌

方今文化日新。文學之範圍日廣。若古本說部諸書。文義顯明。流傳既徧。因勢利導。足以灌輸社會。促進文化。故新舊說部。在今日文學界中。實爲需要。惜乎一般刊本。字句舛誤。繡像俗陋。且將內容刪割裂。藉此減縮篇幅。貶價出售。漁利競爭。誑騙讀者。莫比爲甚。本局深恨此種行爲。願以闡揚文化。提倡普及教育。爲出版業之天職。故於刊行古本說部諸書。莫不整理精細。考究完整。實事求是。向爲讀者所贊許。本局以優美之書籍。取最低廉之代價。原爲助導文化。推廣流通。區區之忱。惟希公鑒。

余嘗讀阿房宮賦曰。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終疑君子何袒秦而貶六國之甚焉。今觀後列國志。秦始皇興兵侵趙。趙王求援於五國。五國諸侯或以兵力微薄。畏懼不前。或以連歲飢荒。不暇自顧。均謂不日起兵相助。實則虛與委蛇。諺所謂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此種不顧信約。毫無團結力之國家。宜乎爲強秦所吞併也。夫東周末葉。秦國併吞各國之野心。早已昭然若揭。蘇季子以合縱之策。往說六國。詳之以利害。明之以大勢。六國諸侯始悟合縱以制秦。當此之時。秦雖有堅甲利兵。而實有所顧慮。不敢輕於窺視。六國賴以少安。及至始皇以商鞅執政。用遠交近攻之謀。使公孫衍往說齊魏。共伐趙國。破壞從約。趙亡而五國亦隨與俱亡。始得遂其併吞之策。嗚呼。設六國有脣亡齒寒之遠謀。謹守同盟。合力以與秦抗。秦國雖強。恐亦掣肘。奈何計不出此。以致社稷傾崩。雖云大勢所趨。其滅亡亦由自取。余始信君子之言。不我欺也。是爲序。

民國二十三年春寄萍序於春申斗室小樓

繪圖後列國志目次

第一回	秦始皇御駕親征	趙廉杰遣將拒敵	一
第二回	破界牌廉杰喪命	攻燕城王翦揚威	四
第三回	老都尉燕州盡忠	小英雄大堂演武	九
第四回	王翦恃強逢勁敵	孫燕破劍闖重圍	一三
第五回	孫燕臨淄取救兵	沈祥金殿戰勇將	一八
第六回	戰王翦樂強喪命	敵袁達蒙騰傾生	二二
第七回	中寶劍袁達冤亡	受亂箭李牧自刎	二七
第八回	指迷津毛遂破雲封	犯殺戒孫臏下天台	三一
第九回	南郡王興兵赴敵	孫賽花中寶捐軀	三七
第十回	逞寶貝劍誅燕將	用魔法石打秦軍	四二
第十一回	幻身形戲弄王翦	祭水火燒陷秦營	四七
第十二回	子陵遣將攻易州	孫臏設計破秦敵	五二
第十三回	羞大將子陵求救	憤前怒叔陽下山	五七
第十四回	黃叔陽五路伏兵	孫伯齡一旗破法	六二
第十五回	叔陽焚香請道友	天民作法擺陣圖	六七
第十六回	伯齡身陷金沙陣	三徒命喪誅仙門	七二
第十七回	闖惡陣孫燕回營	聞信香馬鈴遣子	七七
第十八回	白猿藏表誑王禪	壽星分帖請仙侶	八二
第十九回	土仙二進金沙坑	白猿三盜裝仙盒	八七

第二十回	南極大破誅仙陣
第二十一回	中法寶孫臍喪命
第二十二回	變金霞計騙長眉
第二十三回	二真人中寶歸天
第二十四回	秀英趙國封皇姑
第二十五回	明出葬孫臍定計
第二十六回	金蓮奉命助始皇
第二十七回	斬金蓮秀英弄術
第二十八回	海潮設擺混元陣
第二十九回	文通取救上韓國
第三十回	海潮法遣壓神牌
第三十一回	差敗怒排鎖地雷
第三十二回	孫臍連破鎖地雷
第三十三回	海潮祭砲取燕國
第三十四回	孫臍接母留齊國
第三十五回	巧聯婚田英遇救
第三十六回	龔國母連破法寶
第三十七回	子陵焚香求老祖
第三十八回	開神書毛奔擺陣
第三十九回	五雷陣陷困孫臍
第四十回	白猿尋仙請道祖
第四十一回	放命星似假混真

繪圖後列國志 目次

海潮怒授攢天箭	九二
見柬帖毛遂下山	九八
請盜跖鞭傷王翦	一〇二
廉小姐辭師回府	一〇七
孫臍燕營會姪媳	一一二
暗劫喪王翦被擒	一一七
老母順天放王翦	一二一
敵海潮孫臍化身	一二六
毛遂私投地戶坑	一三二
劉邦帶醉躡秦營	一三八
孫臍計破混元陣	一四四
救急魔差紙人馬	一四九
三教共設平齡會	一五三
孫臍散兵回臨淄	一五八
田英痛父擊秦師	一六三
暗排陣孫臍調兵	一六八
金子陵倖脫重圍	一七二
孫臍作法困毛奔	一七七
現真魂王翦行雷	一八一
一縷香報知毛遂	一八七
襄王金殿接神仙	一九二
進秦營弄巧反拙	一九七

231278

繪圖後列國志 目次

第四十二回	反掌雷毛奔被擒	誑神書南極破陣	二〇二
第四十三回	戰南極海潮倚衆	放毛奔風火施威	二〇七
第四十四回	孫臍魔法鬧秦營	南極大擺聚仙陣	二一三
第四十五回	法鬪法無當失徒	將對將秦氏折兵	二一八
第四十六回	毛奔命喪臨淄城	海潮怒闖聚仙陣	二二三
第四十七回	美容用術阻秦師	海潮再闖聚仙陣	二二八
第四十八回	怒海潮連失法寶	莽鐘磬自踏仙坑	二三四
第四十九回	衆仙鬥法敗無當	五雷施法困南極	二三七
第五十回	羣仙大戰金光陣	東華計取削花刀	二四五
第五十一回	孫臍法盜龍鬚扇	東華夜劫鎖仙牢	二五〇
第五十二回	海潮二劫鎖仙牢	孫臍故失先天袋	二五六
第五十三回	海潮三劫鎖仙牢	孫臍法遣泥神像	二六一
第五十四回	孫臍幻術鬧秦營	東華大擺森羅陣	二六六
第五十五回	毛遂被困森羅陣	孫臍大鬧五行台	二七三
第五十六回	南極子八面攻陣	東方朔森羅遭殃	二七七
第五十七回	西方朔在陣搶兄屍	觀世音賜瓶救仙命	二八四
第五十八回	五小主破陣講和	南極子開牢釋怨	二八九
第五十九回	南天門正神說情	五遁法無當遭險	二九五
第六十回	孫臍葬母酬心願	秦皇得國應天時	三〇〇

秦始皇



顏真

孫明



翦王

金子陵



燕易

白起



趙高

章邯



畢榮光

海潮聖人



廉頗

廉



燕昭王

蕭雲



賀開基

王貴



韓榮

蘇元



孫龍

孫操



屈興

燕丹公主



孫虎

孫燕



袁達

樂強



小
姐
花
叢

孫
膺



屈
產

沈
祥



李
叢

斑
豹



清風

明月



季牧

卜商



齊襄王

鄆妃



蒙騰

胡奧



璘
噲

廉秀英



毛
遂

廣元仙子



曾
參

周
勃



劉
邦

李
順



魏
虎

吳
信



解
信

夏
侯
嬰



蒯
文
通

吳
光



蕭
何

宋
龍



繪圖後列國志

第一回 秦始皇御駕親征 趙廉杰遺將拒敵

話說秦自商缺執政富甲天下已蓄併吞六國之心奈限於時勢是以未能吞食六國及傳至始皇登基御諱曰政生有異表英明列國諸侯皆無其匹且文有甘羅武有章邯等俱懷大志因而國勢日強那日始皇駕設早朝怎見得祥雲繚繞瑞氣盤旋珍珠簾捲動龍旗鳳扇門開排畫戟焚香侍者著羅襪鎮殿將軍披金甲丹墀玉珮響叮鐺斧鉞金瓜列兩行真個是上方星斗朝天日人間衣冠拜君王始皇登極文武朝參已畢隨傳命衆文武道朕登基以來國富兵強意欲吞併六國諸卿有何善策言還未盡只見武班中閃出一員大臣頭帶簪纓身穿皂羅袍腰束碧玉帶足登青緞粉底靴烏金臉豎劍眉心顯出一條白氣直貫上頂頰下半截微鬚手提朝笏越衆出班望駕行禮就在品級台前跪倒看官你道此人是誰他姓王名翦乃河南湯陰縣人氏上界九天應元雷神普化天尊托生奉玉皇大帝敕旨千佛牒文墮落塵凡的只因戰國時黎民作亂造孽重大六國諸侯的氣數已盡秦都咸陽應承大業故此差這位尊神下凡托生於王家莊王善人爲子曾拜西府廉頗爲師學習鎗馬後又至海外拗離國雲光洞海潮聖人門下學藝三年法術精通海潮聖人知六國當滅秦國當興混成一統隨差大門徒金子陵封爲副國軍師因見始皇問及併吞天下之計忙出班拜舞那始皇在寶殿上認得是王翦但問道王皇兄出班見孤有何妙策王翦跪奏道臣未遇吾主之時周遊列國備悉其風土人情山川關隘見其君若臣皆非有用之才齊國遭樂毅之滅與復未久難免國帑空虛燕自樂毅之敗強兵盡喪楚國雖有創霸之雄老成盡喪且其君無道軍民咸怨其餘他國不足慮也惟趙爲秦之咽喉且界牌關擋住吾兵出入故先帝每每爭此未得而不能併吞天下今趙國將老兵驕前者曾縱合五國之兵阻住咽喉亦不能擋吾軍之感且當時自顧不暇斷難出兵相助今我主若出一旅之師攻破界牌關易如反掌界牌關一破則咽喉要路已開矣吾主擇其易攻而拔者一鼓破之聲名赫耀足驚列國之膽那時不怕各國不拱手而降也始皇聞奏龍顏大喜道孤久有此心但慮六國若一連合阻住界牌關要路恐防不能必克反致有傷銳氣言畢國師子陵忙奏道臣師海潮聖人有參天化育之能移山倒海之術上識天文預知十世吉凶會言吾國當興六國當滅故遣臣與王翦下山保扶吾主併吞六國混成一統乞吾主准奏殿西侯上前又奏道我主不可錯過時勢始皇聞

二人之奏大喜道。二卿皆是仙人門下。必知天意。孤今允奏。不知卿家當在何日發兵。子陵奏道。八月十三日乃天地日月雙黃道。日天黃道龍得行。雨地黃道將得行。兵吾主若欲御駕親征。當用此日。爲上吉。始皇道。依卿發兵。但中軍可拜何人爲帥。只見丞相甘羅在旁奏道。輔國侯章邯老成多謀。且勇冠三軍。可當中軍元帥之職。始皇隨封章邯爲中軍大元帥之職。掛都招討之印。提調東西兩川南北二路。的文武官兵。賜龍鳳劍。先斬後奏。加封王翳爲前部正先鋒之職。逢山開路。遇水搭橋。封趙高爲左監軍。孫明爲右監軍。封顏真爲左軍統領。燕易爲右軍統領。武安君白起爲後隊軍門。催趕各路糧草。金子陵隨駕親征。加封爲參贊郎。章邯與王翳上教場挑選精兵大將。預備八月十三日起行。併吞六國。旨意發罷。御駕回宮。自古光陰易過。日月如梭。不覺已到十三日。始皇傳旨。命章邯等到御教場伺候。祭游興兵。這旨意一下。三街兩巷車馬之聲。滿耳喧嘩。了一夜。到了次日天明。始皇隨別了三宮六苑十二嬪妃。又宣甘羅丞相上殿。托彼權朝。曉諭已畢。然後才傳旨排駕下御教場。發兵祭游興師。在朝衆文武。就設筵在午門。與天子錢行。始皇滿飲了三杯御酒。便直望教場而來。來至教場。至演武廳前坐下。章邯等上前參見已畢。始皇用目四下觀看。果然軍戎大不相同。怎見得。十面旌旗飄烈火。九宮衣帶長愁雲。八方炮架轟天振。七星旂開掩日昏。狼牙箭密如林兒。頭若星。征塵滾滾。隊伍層層。盡是上山打虎無敵將。下山擒龍精捍軍。前來併吞。始皇看畢軍戎。見甚是整齊。龍心大喜。傳旨祭游興師。隨響了幾聲大炮。祭罷了游三軍一隊隊的出了御教場。浩浩蕩蕩。往界牌關而來。一路經過本國的關隘。守城官兵皆出城接駕。不多一日。那日始皇的御駕。押住後隊。正行之間。只見王翳飛馬到旂門前下馬。步行至龍鳳輦前。跪下奏道。臣啓我主大軍離界牌關五里了。請旨定奪。始皇傳旨。就此安營下寨。三聲炮響。大軍止住了隊伍。搭起帳房。立了黃羅金頂寶帳。始皇進了黃羅帳。傳旨。今日行軍辛苦了。衆文武免朝。衆臣領旨。各歸本帳歇息。不提。且說這界牌關。係趙國的邊疆。爲秦國出入之咽喉。秦之每每不能塗毒。諸侯者皆賴此關阻擋。那第一個要緊關隘。趙國命重兵大將把守。關內有一員總兵鎮守。關官姓廉名杰。乃廉頗之子。深通韜略。武藝精熟。手下也有五營四哨。偏將數十員。共守此關。早幾日就有飛報說秦國於八月十三日起兵興師。併吞六國。拜章邯爲元帥。王翳爲先鋒。御駕親征。不日就要到關了。廉杰聞報。就吩咐城外的居民搬進城來。把環城的房屋盡行拆了。四野一空。預備弓矢。擂木。防城等物。緊閉城門。那日午時。聽得城外炮響。就知道是秦兵到了。忙備馬親自率衆將上城瞭望。只見遠遠征塵蔽日。殺氣連天。真是個旌旂招展。山川動殺氣。沖騰草木驚。廉杰看罷。吩咐守城官兵小心防守。遂打

馬下城一宿晚景休題。到了次早陞座。有守城的旂牌來報說。城外有秦兵討戰。請令定奪。杰把手一擺。那旂牌就回他的汛地去了。廉杰隨望下說道。那位將軍出城會一會。奉將一言未盡。只聽得一聲答應。上來了左哨大將賀開基。應聲願往。廉杰大喜道。將軍可帶五百人馬出城會戰。須要小心。賀開基正欲接令。只見首隊中閃出一人道。元帥小將願隨賀將軍出城迎敵。廉杰大喜道。將軍願同賀將軍出馬。必然斬將塞旗。建立大功矣。隨令二將帶兵出城。會敵。二將就辭了元帥。各下去披掛提了兵器。上馬來到城下。三聲炮響。開了城門。賀開基飛馬過了吊橋。只見迎頭五百秦兵一字排開。當先一員大將。頭帶鐵盔。身穿皂羅袍。跨下烏獬豸。手拿丈八蛇矛。像半截黑塔一般。堆疊着威風殺氣。心中暗想道。好一員大將。隨勒馬招呼。秦賊無故犯某的邊。可道。上你的名來。賀將軍的刀不砍無名之鬼。原來這員大將。就是王翦。奉金子陵之命。來見頭陣。今見賀開基問他的姓名。便大喝道。鼠子聽真。某乃秦皇駕下官拜殿西侯之職。加封前部正先鋒。你爺爺姓王名翦。知某的利害。速下馬歸降。免你一死。少若遲延。定作鎗頭之鬼。賀開基大怒。罵聲秦賊。休走。看刀罷。一縱混江馬。雙手掄刀。照頂門就砍。王翦用丈八蛇矛架過。這賀開基那裏是。王翦對手戰不上數合。早被王翦一鎗挑於馬下。正欲回馬。斬梟首級。耳輪中聽得喊叫。如雷道。秦將休得猖狂。某來也。王翦抬頭觀看。只見一員將官。唇紅齒白。頭戴四鳳盔。身穿黃金甲。手舉金背刀。跨下花豹馬。雄抖抖的。催馬提刀。冲將上來。王翦便喝道。小將慢來。知我王翦的威名。還不回馬逃生。膽敢臨陣當先。豈不怕死麼。快報你的小名上來。王翦聞言大笑道。秦賊某乃廉元帥麾下。先行官王賁是也。狂徒休走。待某擒你。與賀將軍報仇。說罷。催馬舉刀。直取王翦。二人接上手。就大戰有四五十個回合。王賁見王翦的刀馬純熟。氣力沈重。相貌超羣。心中甚喜。登時想小將果然英勇。怎能治服得他。歸降秦國。倒是一枝好膀臂。看看已有百十回合。只見王賁殺氣越勇。氣力轉加。王翦只覺渾身是汗。兩膀酸麻。暗道。小將果然猛勇。血氣之能。不是他的對手。何不誑他下去。用法寶傷他。便了。想罷。虛點一點圈馬。往正南上。佯作敗走。王賁一見大喝道。你既無十分勇敢。何必在沙場上施威。那裏走。小爺定要趕上擒回。說罷。一催豹花馬。飛趕下去。王賁趕下去。王翦回頭見王賁趕將下來。心中想道。某這一祭法寶。這小將決死無生。豈不可惜。某且勸他歸回。看他如何。想着時。王賁的馬已到。舉刀望馬後砍來。王翦早轉回馬。用蛇矛架過。道。小將軍住手。某非戰你不過。因見你武藝超羣。意欲勸你歸降。某本奉海外拗離國雲光洞海潮聖人差遣。下山保扶秦國。併吞天下。將軍若知

時務何不歸降我國。他日腰金掛紫，豈不爲美？王賁聞言道：「王翦你休發狂言。小將軍今日要取你的性命，說罷又是。一刀王翦用蛇矛架開，大怒道：『小子無知，你道我怕你麼？』兩下裏又交手，及有十多個回合，王翦果實不是他的對手，只得又打馬敗將下去。王賁不捨緊追趕，王翦催馬之間，聽得後面金鈴聲響，知是王賁趕來，忙挂下蛇矛，勒住烏癩豸，一伸手取出誅仙劍來，正欲祭起，只聽一聲響亮，忙扭頭回頭一看，原來王賁貪功心勝，催馬過急，跨下花豹馬失了前蹄，把王賁跌擗下馬來。王翦一見心中大喜，一兜轉回馬，雙手掄蛇矛，照王賁前心刺來，不知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破界牌廉杰喪命 攻燕城王翦揚威

強中更有強中手，不斬強中莫大恩。今朝王賁忙失馬，矢志投降事有因。

却說王賁跌落馬下，王翦挺鎗來刺，忽想起王賁係少年英雄，便言：「道王賁上馬回關，另換戰馬前來，再決雌雄。」罷把個王賁直羞得面紅過耳，忙翻身立起，跪在地下道：「我王賁馬蹄前失，跌於馬下，自分決死，蒙將軍鎗下留情，饒小將性命，小將豈是忘情之輩？今情願歸降，麾下乞爲將佐。」王翦大喜道：「小將軍你武藝高強，今日歸降，真秦國之幸也。某願與小將軍同見吾主，說罷各自上馬，同往秦國大營而來。那趙國的五百兵丁偏將，被人鎗挑下馬，又見王賁先行，追趕敵人半晌不回，秦國的軍兵已把賀將軍首級斬去，又不敢上前搶奪，及至見王賁與王翦并馬，望秦營而去，已知就裏，隨一哄往城裏逃命。」王翦也不追趕，與王賁同進秦營，見了章邯，稟明來意，然後同至黃羅寶帳，朝見始皇。一奏明始，見王賁一表人才，威風凜凜，又且少年英俊，心中大喜道：「將軍不棄來降，真孤之幸也。」隨封爲副先行之職，與王翦一同效力。他日有功加賞，王賁叩頭謝恩，出帳又拜見軍師金子陵、元帥章邯等。王翦早在自己營中，排下筵宴，單請王賁到營飲酒。二人正飲之間，講些武藝，王翦自道他的法術精高，又兼有誅仙寶劍，萬夫莫敵，是海潮聖人所賜，能斬大羅天仙之首，談講甚是投機。王賁忽然立起身道：「小將有下情上達，念小將自幼無父母，今蒙侯爺不殺之恩，又承雅愛，意欲拜侯爺爲父，不知可能容納否？」王翦早有此意，一聞此言，心中大喜道：「某有何能，敢屈將軍？王賁不依定要扶王翦坐正了交椅，納頭便拜。王翦連忙扶起，從此更加親愛。後又整筵再飲，直至三更方散了筵席。王賁就在王翦營中歇了，到了次早，把此事告知章邯，又奏明始皇。始皇大喜，傳旨排宴與殿西侯慶賀，暫且不提。且說逃回的趙兵進了界牌關，報與元帥知道，報明賀將軍陣亡。王先行已降了秦將，同回秦營去了，就把個廉元帥氣得

暴跳如雷。大罵王賁。食生怕死的賊。本帥待你不薄。不思報效。竟投降敵國。本帥若不生擒你這逆賊。碎屍萬段。誓不爲人說罷。吩咐備馬。就欲出城討戰。左右官將苦苦勸住。道今日天色晚了。難以會敵。元帥請暫息雷霆。明日發兵不遲。廉杰見左右如此勸解。只得允從。到了次日。帶了五營四哨衆將。一千大兵。炮響出關。直抵秦營。指明要秦國的元帥見陣。秦兵忙進大營。章邯便奏如始皇。始皇道。孤今與王皇兄賀慶元帥領兵出城會敵。必然大獲全勝。孤這裏再排筵宴。專等候慶功。章邯領了旨意。出了寶帳。也帶了數十名大將。與廉杰會戰去了。這裏始皇排筵。與王霸王賁賀正飲之間。始皇問及廉杰爲人如何。王賁隨奏道。廉杰乃趙廉頗之子也。性直忠勇。有萬夫莫敵之能。始皇道。廉杰有如此英雄。孤與二位王兄出營看視。並與章元帥掠陣。二卿以爲何如。二王忙答道。小臣願保薦前往。始皇大喜。傳旨備馬。離席出帳。二王保駕一齊來至營門。未登之先。金鼓早已震耳。及至營門之外。迎面觀看。只見六員大將。作三隊兒。抵死相拚。真好看。鎗對刀來。刀對鎗。鎗來刀架。響叮噹。明知此不獨存地。因念皇恩。捨命亡。只見章邯戰住廉杰。畢榮夫抵住燕易。孫能擋住蘭云。六匹馬來往盤旋。十二隻手彼此招架。始皇傳旨。擂鼓助陣。猶如併豆一般的雷聲。震耳。章邯就知是始皇掠敵。一個個更加奮勇。畢榮夫被燕易一刀砍於馬下。便來與孫能夾攻。蘭云拚命支持。緊緊敵得過孫能。又視燕易前來攻他。盡力強戰。二人不上二十餘合。渾身是汗。心中着忙。手中刀略慢。一慢被孫能的槍往右脅一挑。蘭云喊聲不好。忙將身一閃。剛躲過孫能鎗。燕易大刀早到招架不及。頭一低。被燕易一刀連肩帶臂。砍於馬下。燕孫二將同來夾攻廉杰。廉杰就縱有飛天的本事。二拳難敵四手。怎擋得他將了字兒。奔攻只得蕩開陣脚。飛奔本隊。趙兵見元帥敗將下來。便讓過元帥一齊拔弓搭箭。章邯見趙國兵馬齊整。難以衝突。遂一齊圈馬回隊。擁着始皇回營。慶賀不表。且說廉杰敗回本隊。見秦兵不來追趕。也撤兵回城。吩咐守城兵丁。緊守城池。自回帥府。在燈下忙修本章。呈夜差人上。邯取救。趙王接得本章。大驚忙與衆卿商議。連夜作了告急求援的文書。差官住各國求救。那五國見了趙國的文書。知道秦國發兵併吞六國之意。一個個忙得無主。且遭連年飢荒。各自顧不暇。只得各回了文書。俱說不日起兵相助。但按兵不動。這且不提。單說界牌關廉杰。見告急奏章回趙。已有五日。爲何不見發兵救應。心中甚是恐懼。秦兵又連日攻打廉杰。日夜督兵在城守禦。那日四更時候。西城角被秦兵暗架雲梯。魚貫上城。趙兵不能抵擋。一哄逃命。有人早報與廉元帥知道。廉杰不能他顧。忙跨上馬。帥領衆將飛奔東門。意欲開城。逃回本國。不想正遇着王剪的兵馬。擋住去路。兩下接戰。此時秦兵大隊進城。炮响連天。章邯帥着一千衆將。上來把廉杰

團住一齊動手廉杰見勢不好忙突圍而出望荒而走王翦緊緊趕來廉杰正走之間偏遇着秦國の後隊兵馬進城廉杰只得往西路而走又與王翦撞着二人動起手來只戰在一處秦國の後隊又圍將上來廉杰全無怕懼一刀擋住了千般兵器來往冲殺如風魔猛虎一般金子陵見廉杰果然了得衆將不能治伏於他便一催馬飛奔金子陵而來他那裏知金子陵的利害搭手就戰不數合金子陵早把定朝珠祭起廉杰那裏知道被這寶珠在空中左旋右旋落將下來刷的一聲照廉杰的頂門打下來可憐英雄未上凌霄閣魂魄先登枉死城廉杰中了寶珠翻身落馬秦兵上前舉了首級此時始皇已帶御林軍進城到帥府住下傳旨招降趙兵不必妄殺衆兵領旨封刀衆將各進帥府始皇傳旨大排筵宴與衆將慶功養馬三天再起兵征伐各國次日始皇就駕設帥府衆臣早朝已畢始皇開言問道界牌關已破諸將如今擬應先伐何國金子陵奏道出界牌關二十里外路分三股一則通易州燕山二則通東齊臨淄三則通趙國邯鄲臣思提頸領者全衣皆震今齊國襄王新立國庫空虛趙國兵微將寡蕞爾九城皆不足慮也惟燕國昭王雖然年老而果斷神明雄兵有四五十萬戰將數千員且元帥孫操乃雷雹分兵孫武子之後上曉天文下知地理且久歷營伍能征戰列國皆聞其名若殺了此人先平易州則取他國猶如反掌始皇准奏歇兵三日就發兵往燕國而來又差能將把守界牌關以便接濟糧草不提且說燕昭王接了趙國求救的文書就知秦國起兵併吞六國意欲發兵相助奈國中精兵甚少又恐自己反沒軍法左想來右思去只得命都尉孫操帶兵五萬至燕州紮駐人馬以觀動靜若秦國破了界牌關便去把守要地以防秦國來攻若未破界牌關便在廉杰處共同協守看官道孫操雖是天台山天台洞孫贖的父親近年七十猶能開兩石弓日食斗米故此年紀雖老到是一員老成練達的勇將燕王故此差他提兵去救界牌關一來把守自己邊關那日領了昭王的旨意忙點了五萬精兵星夜離了易州飛奔界牌關來還未至自己的邊境早有探馬來報說秦國已經攻破界牌關如今起兵先平易州大兵不可前進孫操聞報便連夜趕至關邊把守要路以便抵敵秦兵那領守燕州邊關的總帥是都尉孫操兩位公子大老爺名喚孫龍二老爺名喚孫虎俱與孫贖是同胞兄弟孫龍接到塘報文書知是父親帶兵前來協守此關心中大喜隨出城五里迎接進城孫操進了帥府坐下孫龍孫虎參見了父親兩邊侍立孫操開言道秦兵不日就到定有幾場大戰你等俱要小心守城孫龍兄弟答應遵命孫操又修本奏知昭王把界牌關已破秦兵先攻燕國的話細細寫了差人上易州上表不提一日秦兵

已到燕州城外五里安營。章邯陞帳，就問那位將軍出營建立大功。只見副先行官王賁應聲願往。王翳也應聲願同領兵出陣對敵。章邯大喜，就命他父子帶兵一千出營對敵。王翳二人領命隨出營門上馬，帶了一千精兵來至城外，排開隊伍。王翳壓住陣脚，王賁上前討戰。早有人報進帥府，孫操就令孫龍會戰。孫龍領令忙披掛齊整，也帶兵一千放礮出城。王賁在陣門聽得城上放礮開關，只見飛出兩桿素旂，領着一枝人馬，越過護城濠來至軍前。一字兒擺開，當中顯出一員大將，銀盔銀甲，坐下一匹白馬，手提一桿白纓鎗，項下一部花白鬚，有六寸多長。雖然年近六旬，只覺得威風凜凜，殺氣騰騰。王賁便大喝道：「老將休出馬，有你的家大老爺在此，久等多時了。快通名受死。」孫龍聞聽，往對面觀看，見馬上這員小將，可也威風凜凜，但見：

花豹馬上抖威風，金甲龍鱗映日紅。勇冠三軍纒弱冠，扶秦兼併顯英雄。孫龍看罷，一聲大喝：「小子問吾，你須聽真。吾乃威鎮燕州孫龍便是。吾與你各守疆土，何故興兵侵吾境界？若知時務，可速速回營。若不回兵，恐怕你馬下喪命。」王賁聞言，微笑道：「孫龍某在趙國亦聞你有勇將之名，是個好漢。今日何不歸降我國，不失封侯之位。」孫龍大怒道：「鼠子安敢狂言！且休走，看吾取你狗命。」挺鎗躍馬，直取王賁。王賁連忙用刀架過，火速相還。戰在一處，大戰有六七十合，不分勝負。王賁暗暗的誇獎道：「果然名不虛傳。鎗法果然高妙。其如果恃勇，必不能取勝。何不用回馬刀砍他。」於是虛斬一刀，佯作往下敗走。那孫龍有百步穿楊之能，也不追趕。取弓搭箭，對准王賁的後心，就是一箭射去。王翳在陣角上看得明白，便高叫敵將放箭。王賁聞言，扭頭一看，見箭來的不遠，喊聲不好，一側身，僅躲得後心，躲不過臂膀。右膀上中了雕翎，幾幾幌，差些跌下馬來。孫龍一見催馬來趕，早見飛來一將，大叫：「勿傷吾兒某來也。」只見他與衆大不相同。皂羅袍上繡團龍，坐下烏騾快如風。普化天尊臨世界，保扶秦國見奇功。孫龍便道：「來的那裏將官，可通你的名來。」王翳道：「你要問某的姓名，吾乃始皇駕下官拜正先行之職。殿西侯王老爺。王翳便是。你膽敢用暗箭傷我兒，休要走。便串一串手中丈八蛇矛，分心就刺。孫龍忙把鎗架過。二人戰在一處，足有百十餘合。王翳見孫龍鎗馬純熟，愈殺愈妙，便一鬪馬往正西上敗走。孫龍大笑道：「好秦賊，往那裏走。」本帥趕上擒你。於是趕將下來。王翳見孫龍趕來，忙取誅仙劍在手，念動真言，咒語祭起空中，大叫：「孫龍，休走。看我的寶劍傷你。」孫龍聞言，抬頭一看，見空中一塊五色光霞，托住一口寶劍，如牛吼一般，飛奔前來。說聲不好，忙伸手取弓搭箭，意欲射落此劍。誰知此寶乃雲光洞海潮聖人鎖洞之物，非同兒戲。說的遲來的快，早至頂門而來。孫龍一見，忙把頭一偏，那寶劍往下一落，連肩帶臂，斬於馬下。可憐燕邦老將，稱無敵死在王家仙劍中。尸首栽於馬下。王翳

念動咒語收回劍時燕兵一闕上前搶了尸首飛奔進燕州去了。王翦復又催馬往城下討戰。且說燕兵把孫龍的尸骸抬進帥府。孫操一見猶如萬箭攢心。登時昏絕過去。左右連忙扶救。半晌轉過氣來。大哭不止。只見孫虎帶淚道：「爺不必悲傷。待孩兒出陣生擒秦賊。與大哥報仇。」孫操點頭道：「你去出陣。須要小心。」孫虎答應。孩兒知道。忙下帳去。披好了甲冑。帶兵出城。三聲砲响。來至陣前。一見王翦。大罵匹夫。用邪法傷吾兄長。那裏走。看我刀來取你。雙手掄刀。照頂門上砍來。王翦連忙招架。孫虎的本領。比孫龍的差遠了。且報仇的心意。當先那幾回。用盡平生氣力。王翦見他來得猛勇。便是個柔門法。只可招架他的刀。并不還手。直戰到三四十合之外。然後緊一緊手中丈八蛇矛。只殺得孫虎呼呼的氣喘。刀法就錯亂起來。被王翦磕開了大刀。照心窩一蛇矛刺將過來。孫虎招架不及。一聲響。前心中了無情鐵一命。先歸枉死城。咕咚一聲尸首栽下塵埃。王翦上前取了首級。燕兵一見孫虎落馬。隨一齊逃回城去。王翦也不追趕。打得勝鼓回營報功。又將金鎗藥與王賁敷住箭傷。在營中調養。且說燕兵敗進城來。把孫虎被王翦鎗挑落馬的事細細報與孫操知道。那老都尉愈加悲傷。左右苦苦相勸回府內。一夜思兒想子。如何合眼。至五更起來。披掛升堂。對衆將道：「秦賊昨日連傷我二子。本帥與賊勢不兩立。吩咐備馬帶了一千燕兵。及衆將出城。直抵秦營。指名要王翦出陣。王翦聞言。稟明了元帥。帶領三軍。隨出秦營。把軍士排開一馬當先。見陣前的那員老將。年紀已過七旬之外。五絳銀鬚。飄於胸下。跨下白龍駒。手使銀鎗。只見他在馬上儒雅可觀。有不怒而威之勢。便知是瑞陵君孫操。王翦在馬上躬背道：「老將軍。恕末將不下馬之罪。末將有一言奉告。想老將軍英雄蓋世。六國皆知。今年過七旬之外。特自上陣交鋒。倘若有失。豈不把往日英名喪盡。依小將金石良言。不若圍馬回城。另着能將出來。孫操謂言在馬上一聲大罵。道好狂賊。昨日殺吾二子。今日在陣上又欺吾老。大你豈不知虎老心雄。麼休要逃生。看本帥取你之命。正欲催馬前行。只聽得後面大叫。割鷄焉用牛刀。待小將擒來。孫操視之。乃左哨大將韓榮也。拍馬提刀直取王翦。王翦舉蛇矛相迎。戰有十餘合。燕陣上右哨大將蘇元。見韓榮戰王翦不過。便拍馬臨陣夾攻王翦。三人丁字兒廝殺。不數合。王翦一蛇矛把蘇元挑於馬下。韓榮正待逃敗。被王翦後面一矛刺了後心。魂魄與蘇元一齊去了。孫操大怒。拍馬挺鎗來刺王翦。王翦此時連敵三將。全無懼怯。道：「一場大戰。非同小可。怎見得烟塵滾滾。殺氣騰騰。兩軍吶喊。金鼓齊鳴。只殺得天邊紅日無顏色。山中草木盡皆驚。真個是身當白刃心猶忙。血染長沙志未灰。」孫操與王翦大戰。有百十餘合。不分勝負。不知戰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老都尉燕州盡忠 小英雄大堂演武

話說孫操大戰王翦，有百合之外，自覺力困筋麻。一來年逾七十八歲，昨日哭子過度，有傷元氣，故此戰到百合之外，鎗刀就來得慢了。王翦見孫操不是先前勇猛，遂故意遲延一鎗。孫操便一鎗照面挑來，王翦攢勁用丈八蛇矛一格。孫操抓不住鎗桿，左手一鬆，王翦一按蛇矛，往孫操前心直刺。孫操招架不及，叫聲不好。王翦照後心一揚，早貫進前心。陰陽手一翻，把孫操挑離馬下，有十步之外。孫操家將見主人落馬，一齊撒馬上前奪了尸骸，飛奔進關，也不敢把守。關隘星夜備了口棺材，把孫操父子的尸首殯殮了，棄了城池，連夜奔回易州去了。却說王翦這裏打得勝鼓，回營報功。章元帥上了功勞簿，到了次晨，章邯帥衆出營攻城，只見燕州城開，軍民百姓一個個頭頂香爐出來迎接。至章元帥那馬前跪倒，口尊元帥我等燕州軍民真心投降，望元帥大開天地之恩，饒我等性命。章邯道：「你等真心歸降，是順天命。本帥豈忍殘害無辜？你等却起來站在那一邊？」隨領王翦帶兵一百進城，搜看並無伏兵，然後大兵進城。又命燕易去奏請始皇進城，隨同衆將出城迎接。那始皇進了燕州城，心中大喜，犒賞三軍，令偏將鎮守燕州。明早起兵，望易州進發不提。却說離燕州城數百里之遙，有一座關隘，名曰保易關，係燕國丞相屈班之弟屈興把守。此人足智多謀，見瑞陵君的家將過關，聞知孫操父子陣亡，燕州失守，自思燕州城池堅固，孫操父子勇冠三軍，尚不能守，何況這小小孤城？料難保全，遂心生一計，忙令家將曉諭合城百姓，速速收拾金銀財寶，星夜押解出城，前往易州居住。又令軍士在城附近左右堆下引火之物，差數十名兵丁在城內藏躲，單等城外火起，便四下裏放火，吶喊助威。然後帶領精兵出城埋伏，又在空城上插滿了旌旗，以爲疑兵之計。却說秦兵在燕州歇了一日，便浩浩蕩蕩奔保易關而去。離城一里，王翦父子便討令出戰，叫了半日不見城上有人答應，祇得回營告知章邯。章邯與金子陵一齊出營觀看了半日，又登高阜處探望城內一回。金子陵對章邯道：「此空城也。殿西侯可遠繫雲梯，扒入城內觀看動靜。王翦隨令五百秦兵越過吊橋，在城邊豎起雲梯，一個個手提擋箭牌，扒將上去，上得城時，猶恐有兵埋伏，吶喊一聲，四下奔殺。只見滿城上空插旌旗，並無一人一騎，遂一齊下城，四面搜尋不見半個燕兵。便大開城門出來迎接金子陵等，便傳令秦兵不得妄動進城，自與章邯王翦等帶了幾員偏將看視一遍。金子陵道：「燕將必然有謀。」殿西侯可領一千精兵在城扎住，縱有燕兵到來，不要妄動，只要守住要路，貧道自有計策。又命趙高領兵五百伏在城上，可於每桿旂下設一秦國燈籠，若有燕兵進城放火，可將檣木打下，不得出城追趕。又對章邯道：「元帥貧道諒燕將必在城外左右埋伏，意

欲差將搜尋恐爲彼小挫。不如將計就計乘他自然取彼首級也。說罷便傳令至後軍說請武安君帶兵一千命你往燕州小路埋伏俟燕將的人馬到時必要生擒不許放一人過去。違令者軍法不貸。又令偏將二十員許脫甲枕戈而睡如違令者斬。又差數十員大將在御營前防巡以防不測便叫三軍把營盤團團扎住圍着三面城池長川坐守傳令已畢然後與章邯等進營秉燭侍立。這且慢表單請屈興等至三更之後帶領人馬便回保易關遠遠見秦兵的營盤圍住便登高一望見城上無數燈籠自料秦國已有準備難以下手心中暗想今何不領兵復奪燕州截住他的去路使彼糧道不通。燕兵把守在前我扼兵在後內無糧草外無救兵他難道飛上天去主意已定也不去放火遂暗暗向小路望燕州而來行不到二里之遙只聽得一聲礮響閃出一枝秦兵燈籠火把照得如同白晝一員大將當先大叫燕賊你往那裏走。有你家武安君在此久等多時了。屈興聽得是白起心下着忙不敢交鋒勒馬便走。白起緊緊催兵趕上屈興無奈只得回馬來戰。白起不上幾合被白起挑於馬下。三股氣在千條計一旦無常萬事休。白起殺了屈興燕兵盡解甲投降。白起便梟了屈興首級回歸秦營報功去了。那燕兵在城內埋伏的等不見城外動靜便越城逃命却都被趙高擒下。到次早報過了金子陵然後令人接始皇進城不提。且說燕昭王那日正坐早朝有五城兵馬便來奏瑞陵君父子三人在燕州城陣亡棺木現在易州城外請旨定奪。昭王聞奏不禁高樓失足洋海翻舟嘆一聲倒在龍椅之上。左右侍監忙上前扶救好半晌甦醒起來大哭道瑞陵君忠心爲國今日命喪秦人的手孤之江山眼見不能保全了說罷又哭起來衆官亦皆垂淚。昭王傳旨都尉的棺木准其進城又差御林軍到孫府報信傳旨已畢自覺精神恍惚退朝養息不提。且說燕丹公主早起無事獨坐後宮內只覺心驚肉跳立坐不安心中想道今日何故如此莫非有甚凶事不成。正低頭暗想忽見門上的家將慌慌忙忙跪上稟道老貴人不好了都尉大老爺與二老爺在燕城喪於秦將王剪之手。今棺木已進城來了。老貴人快些出去接喪。燕丹公主一聞此言只叫得一聲苦呀。但見連叫三聲苦便把咽喉堵一命喪黃泉悠悠歸地府。公主朝後一仰連交椅倒在塵埃侍女們連忙上前扶救齊叫老貴人甦醒。高李二位夫人在房中已聞了凶信一齊放聲大哭。出到大堂見燕丹公主迷了過去不省人事連忙叫人拿薑湯過來。半晌方哭出聲來道不聽妾言年老之人還逞什麼威風什麼猛勇。今日命喪軍前叫妾身如何恨得過呀。一擡頭見高李二位夫人哭得淚汪汪的一般越加悲傷。不料我家遭此凶事我年近八旬如風前之燭不得一親子養老送終還要這老命何用。一起身望砌階石上就要碰去。高李二位夫人與使女一齊攔住哭道老貴人

若一傾身，叫我們怎樣施爲。且大事在前，棺木未會入土，祈老貴人暫止悲傷，商量大事才好說罷。又一齊哭將起來，跪在地下。老公主見如此說罷，去扶起二位夫人，吩咐衆人起來，就全家披孝，領衆家將與媳婦共出城迎接棺木入城。擣到都尉府中堂，把棺木品字兒排開，縱是鐵石人見了，也要流淚。老公主與高李二位媳婦，併使女們一齊舉哀，忙亂個不住，把都尉府中鬧得一個翻江倒海。這且按下慢表話，說燕昭王帶病回宮養息，忽見宮官前來奏道：滿朝文武，不知所爲何事，鳴鐘催駕坐朝。燕王聞言，忙扶病出朝，見文武兩邊神色皆變，不知何故。忙問衆卿有何急事。鳴鐘催朕坐朝，有黃門官跪奏道：有五城兵馬使差人來報說，秦帥已過易水了。故此驚駕求我王龍意定奪。昭王聞奏，這一驚非同小道。秦帥如何便來的這快，未過三日就破三關，且今既渡易水，那一位卿家帶兵前去抵擋，只見問一聲，鯉魚鉤腮，問兩聲，箭穿雁眼。昭王在大座上見衆臣如此，不覺龍心大怒。道：朝廷設官原爲保國，今日秦兵臨境，爾等竟無一人肯帶兵抵擋，可見得要你們何用。只見丞相屈產出班奏道：我主暫息雷霆，在朝諸臣非不欲盡忠於國，只是皆非對手，一死不足塞責，誠恐喪師辱國，其罪更大。燕昭王道：依丞相之言，則在朝諸臣無秦將對手，這是孤國運氣，該當如此。待官快拿文房四寶來，待孤寫降表到秦營投降，以免汝等死亡。黎民塗炭，屈產聞言，叩頭涕聲道：我主龍心不必着急，臣夜觀天象，秦國當興，我燕亦不能就滅，不出一月必有高人搭救。昭王道：丞相此言果真，則社稷之幸也。如今丞相可保舉何臣出城迎敵，屈產又叩頭奏道：若要出城與秦帥對敵，自應多敗少勝，依微臣愚見，臣情願自上皇城防守秦兵，若有疏虞，臣全家情願認罪。昭王依奏，就封屈產爲五城兵馬大元帥，帶兵上易州防守。且按下不表，再說那都尉府家將報與燕丹公主知道。公主此時一一與那高李二位媳婦同在那大廳之上，安靈設他三人之位，哭祭他父子三人，猶如鋼刀刺腹，一聽了家將之言，只得搓手無策，連聲嘆氣道：也是國運相關，不料燕國難保，只見從裏面走出一個小英雄來，你道是誰？乃孫武子四代之孫，孫龍之子，名喚孫燕，年方二九，生得面如傅粉，唇似硃砂，龍眉鳳目，二手過膝，行動有風雲之勢，坐立有泰山之崎。年紀雖小，兩臂到有千斤之力，應上方金童星轉世。日後有九五之尊，因思祖父死於秦將之手，正無計報施，忽聞家將報說，秦兵已渡易水，忙上大廳，欲上朝面奏，出師討戰。故此來至廳前，燕丹公主一見，不覺兩淚交流。道：孫兒不在後堂出來，有何事情。孫燕道：兒正無計報復祖父之仇，今聞得家將來報，秦兵已渡易水，故此來求祖母，母親帶孫兒上朝面奏，自願帶兵殺賊，以報不共戴天之仇。燕丹公主聞言，大喝道：小子無知，你睡覺不知顛倒，你豈不知汝祖父父親叔父經過多少大敵，且命喪於秦將王翳之手，何

况你小小年紀出陣當先豈不白送了性命你還不與我下去孫燕聞言忙跪下道孫兒年紀雖幼武藝却是精通今日孫兒不出去報仇還有何人公主道你誰學習武藝豈能上陣冲鋒孫燕道祖母不信待孫兒試驗與祖母看看取了鎗來在天階上丟了架式左五右六使將起來先前猶見人身到後來只見一片鎗山怎見得有詩爲證片片花飛舞不休寒光耀眼動人愁學成文武難藏積博得千金萬戶侯孫燕這一陣鎗法只覺得滿廳上寒光射眼燕丹公主與高李二位夫人看見心中暗喜各道不枉將門之子孫燕忽然住了鎗法走上廳來面不改色氣不發喘道祖母母親嬪嬪孫燕這條鎗可能會得王翦否公主大喝一聲小冤家你豈不知孫家如今獨你一人外祖昭王現在無後兩枝人都全靠在你你若有些疏失如何是好只見後面又走出一個女娃兒滿身掛孝道祖母哥哥之言有理祖母我還以報仇爲重公主認得是賽花小姐李夫人所生孫虎之女是天上月孛星臨凡係黎山老母之徒每於夜夢之中來傳授他的武藝年方一十四歲學得刀馬純熟廣看兵書因見燕丹公主不准孫燕出陣便出來道父仇不共戴天哥哥今日若不能臨陣祖母母親還當用計與祖父報仇况哥哥武藝高強豈有不叫他出陣之理燕丹公主道你小小深閨野女知道甚麼這秦將王翦他乃海外拗離國雲仙洞海潮聖人的門下法術精通况又寶劍利害鎗馬出衆故此你祖父伯父父親身喪在他手我如今豈肯叫你哥哥出陣孫燕聞言便一挺身軀站立起來道秦將王翦殺我祖父叔仇深似海今日若不出去枉爲人也小姐道哥哥言之有理哥哥若不出城報仇小妹不才亦願出馬把個燕丹公主只急得跌足道一個鬧不了又來一個你小小弱女如何也要出陣小姐道祖母之言差矣自古女子幹立功業的也不少就如齊國的鍾太真豈不是婦人麼聞齊國伯業之基列國聞名破膽孫女不才也是梨山聖母之徒刀馬純熟豈懼秦將燕丹公主道胡說你是一個深閨小女從何去得梨山學習了武藝賽花小姐便把夢中之事梨山老母傳我的武藝已有二年之久的話說了一遍燕丹公主與李夫人聞言心中暗喜只是不信小姐即命丫環去香房裏取出兩口繡鸞刀來小姐接在手中款動金蓮來至天堦也使了一路美人舞刀更加好看柳腰嬌無力嬈娜隨刀舞玉腕勝柔條衣飄是顧鼓含笑轉金蓮上下團團附更有動人心嬌喘笑無語小姐舞了一路花刀走上廳來對燕丹公主與高李二位夫人道祖母伯母母親賽花這個刀法可使得麼衆人都看得呆了老公主見說便道賽花與孫燕的刀鎗雖然純熟精通但年紀甚小我心中到底放不下小姐道祖母你說這個也輕那個也輕孫女聞得爹爹說祖母年紀方一十九歲就上陣冲鋒想孫女的年紀較之祖母那時不過只少幾歲孫燕一聞此言便

大叫道：「祖母那時是小女子，尤自出兵，且是金枝玉葉孫兒，今年也一十八歲，豈猶怕人？祖母若不叫孫兒出陣，孫兒實無顏立於人世，不如一死說罷。」舉步欲往石基上碰去。高夫人喝道：「孫燕不可如此。」孫燕聽得母親吆喝，便不敢撒撥。高夫人就對老公主道：「媳婦想孫門屢受國恩，看孫燕的武藝，亦可臨陣。不如由他出陣，使各國知孫門幼童釋子，皆盡忠於國。」公主聞言，無可奈何道：「媳婦之言也說得是。」吩咐擂聚將鼓，齊集家將點視挑選，預備跟孫燕出陣。只見孫燕跟隨的小家將班豹上前跪下說道：「老貴人今日小主出師，小人願作一個先行。同小主上陣殺賊。」燕丹公主聽了，便大喝一聲：「討打奴才，你也鬧去出陣了。」你見鬧的都是些少年紀的，你也跟着鬧了。我偏不准快與我下去。班豹聞言，努着嘴，站了起來，暗暗的溜在孫燕背後，拉拉孫燕的衣服。孫燕回頭一看，他便指鼻子孫燕就點點頭會意。班豹滿心歡喜，走開去了。合府家將聞得聚戰鼓響，俱各披掛，上大廳查點。燕丹公主舉目望四面觀看，只見一個個雄風抖抖，勇氣昂昂，心中大喜道：「你等聽者，今日爲都尉爺與大老爺二老爺俱在燕州喪命，今我上殿面聖，叫小主孫燕帶兵出城，抵擋秦兵，你等皆世受我孫門之恩，必須盡忠竭力。日後有賞，衆家將齊聲答應道：「我等受主人恩養，情願保小主出城殺賊，不知出陣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王剪恃強逢勁敵 孫燕破劍闖重圍

話說燕丹公主吩咐家將已畢，遂挑選年壯力強者，隨跟孫燕上朝預備出敵。年老者在府中使用，孫燕又稟明要班豹跟隨。然後燕丹公主吩咐排駕與孫燕一齊出兵，飛馬午門而來。此時燕昭王尚未退朝，有黃門官啓奏，有燕丹公主在午門候旨。昭王意欲不見，於心不忍，欲見，又恐公主煩惱，歇了一歇，無奈傳旨宣進，公主領旨上了三層大殿，行了大禮。兄妹二人各皆垂淚。昭王開言道：「不料老都尉與二位外甥，盡喪秦人之手，真是令人慘傷。如今秦人又已渡過易水，現在兵臨城下，朝中諸臣皆不能統兵督將與秦師對敵，寡人實欲親寫降表，到秦營納貢稱臣，以免百姓刀兵之苦。御妹，想孤既無嗣，你又少兒，孤日後駕前，只燕國的江山未知交誰執掌。說到此處，便大哭起來。燕丹公主亦淚如雨下。昭王哭了一回，猛擡頭見品級石跪倒一個穿白掛素的臣子，忙向燕丹公主道：「御妹下面跪的何人？」公主奏道：「此乃臣妹之孫，孫龍之子，名喚孫燕。昭王道：「今來見孤何事？」公主聞言出淚道：「臣妹世受國恩，雖捐軀難報，今聞秦師兵困皇城，無人抵擋，此子年雖幼小，武藝遠強，尙堪拒敵。臣妹今挑了五百家將，意欲保此子出師與秦兵決一雌雄。縱有一差二錯，也見得我孫門幼子釋童皆盡忠於國。此時不覺嗚咽起來。」昭王聞言大驚道：「御妹，你何故如

此上陣冲鋒事豈可當作兒戲耶。那秦將王翦勇冠三軍，老都尉與御外甥，且不是他的對手。今孫燕小少年紀，如何便要出去與他見陣，豈不白送了性命。公主含淚道：「臣妹亦會勸他，無奈他要報祖父之仇，若不叫他出陣，他便要尋死。」臣妹會看過他的武藝，到也純熟。乞聖上再給五百兵，命彼臨敵看看如何。正說之間，殿前官忙上殿啓奏：「秦王翦今在城外討戰，屈丞相連掛免戰牌，俱被打碎。那孫燕跪在下面，一聞此言，連連叩頭道：『小臣出馬，若不生擒王翦，情願認罪萬死不辭。』」昭王含淚道：「皇孫請起，快下去披掛。孤這裏點精兵五百與皇孫出陣，孤同你祖母上城觀敵。國家存亡在此一舉。」孫燕叩頭，即下殿披掛。家將已備了包裹帶來，不多時披掛齊整，上殿辭駕。昭王見孫燕披掛上殿，凜凜威風，騰騰殺氣，與衆大不相同。雖然年輕，更覺可愛。遂對燕丹公主道：「皇孫真乃天神也。」此孤社稷之幸。公主道：「全仗主上洪福。」昭王道：「皇孫有重孝在身，孤不便賜酒，以壯軍威。惟願旂開得勝，馬到成功。孤必加官進爵。」孫燕叩頭謝恩，下了大殿，出了午門，早有御營兵馬司挑選五百精兵與孫家五百家將齊扎在午門之外。班豹一見孫燕出來，忙上前稟道：「小主人馬已齊備，專候令下。」孫燕道：「快傳令起營衆兵將得令，搖旂擂鼓，飛奔易州城來。」不過十里之遙，瞬息已到。有探馬報知屈產，屈產因恐秦師攻城不便，遠接遂差了人接孫燕上城，至敵樓前，屈產接進坐下。孫燕便問道：「丞相秦兵可回營否？」屈產道：「秦將王翦在城外要戰，自早至此，連碎了五面免戰牌，還百般叫罵。孫燕聽得大怒，放礮出城會敵，屈產忙攔住道：『小將且莫性急。此時已交午時，暫調養半日。明日見陣，罷孫燕道：『此賊殺我祖父，恨不得即刻生擒，碎屍萬段。今日豈肯容緩。』」吩咐響礮，城上就放起大礮來。王翦在城外聽得在城上炮響，便知有敵將出城了，便把兵一字排開，只見易州城門大開，飛出兩杆素羅旂來，一枝燕兵，越過吊橋，雁字兒排開，飛出一員少年的將官，真個是好品貌，只見得兩耳垂肩，更有輪鼻如懸膽，目如星，他年得遇風雲會，一統華夷趙國寧。王翦見孫燕年少英雄，真個可愛，心中讚嘆道：「好一員小將，外相甚美，不知武藝如何。」便喝聲：「燕將，有你家侯爺在此，爾可通上名來。」孫燕聞名，知道是王翦，遂大喝道：「秦將你莫非就是王翦麼？」小爺今日恨不得生啖你的肉，你與我有不共戴天之仇。你家小爺乃瑞陵君之孫，總戎孫龍之子，孫燕是也。你在燕州城連傷我的祖父，今日仇人見面，我若不擒你進城，誓不爲人也。」王翦聞言大怒道：「好小子，敢妄發大言。」一挺丈八蛇矛，分心就刺。孫燕用銀戟磕開，火速還馬，打有十餘個照面。此時燕昭王與燕丹公主已到易州城上，聞得孫燕與王翦見陣，遂一齊在城上掠陣。見孫燕與王翦在陣下，如二虎爭食，大戰有六十七個回合。燕昭王便對燕丹公主道：「御妹孫燕果是將門之子，古言強將手下無弱兵，你

看那秦將的鎗法如此純熟，還不能佔他一些便宜。孤看他二人，到是棋逢對手，將遇良才。燕丹公主道：「此乃主上洪福，依臣妹看起來，如今王翦的鎗利馬快，孫燕年少，只有招架之功，遂手便有些慢了。」燕昭王道：「依朕看來，皇孫盪開矛杆，見他兩膀不動，似有不甚用力之象。難道他故意示弱，孤且助他三通鼓，看是如何傳旨擂鼓催敵。」城上的戰鼓就搖得如地塌山崩响。孫燕於回馬時，見易州城上有一柄黃羅御傘，就知是燕昭王在城樓上觀戰。祖母亦必在此心中暗想道：「王翦果然猛勇，有千合之勇戰，我且再耐他幾十合，然後再展威風不遲。」且說秦營中的章邯，見王翦出營自辰至未交戰，未見回來，且營外金鼓震耳，便問殿西侯與燕將如何對敵。有旂牌官上前跪稟說：「殿西侯出營迎戰，至午時候，易州方發兵出來，一員小將官與殿西侯直戰至今，未見勝負。章邯聞言，傳令備馬忙披掛上馬，帶領衆將出營關敵。」見王翦與那員小將來往交手，甚是銳利，便也傳令擂鼓助威。王翦在陣上聽得本營鼓响，知見元帥掠陣越抖精神，喊叫如雷，往上冲追，更覺較前威勇。昭王與公主在城上見王翦比前越加猛勇，又只見秦營中來了無數人馬，也擂鼓催戰，心下大驚道：「我國並無一將可能出去幫助，如何是好？」皇孫必不能取勝了，往下看看孫燕，只見他坐的白龍駒也歡躍起來。王翦的蛇矛來得快，他銀戟桿也格得快，龍心不覺大喜對燕丹公主道：「御妹，孤說皇孫必是柔鬥，你看他這回也緊起來了。」燕丹公主道：「但求如此。」燕國之幸也。果然孫燕見王翦慣力勇戰，便笑起來道：「王翦你有多大本領，只管盡力使來。」小爺若是懼你半毫，也不算豪傑。便一串銀戟桿把鎗法解變，真有神鬼不測之技。這幾十合，只殺得王翦呼呼氣喘，暗想道：「不好了，這小將鎗法果然利害，以血氣之勇，定不能勝他，不如騙他下去，用寶劍斬他便了。」隨虛點一鎗，佯作往正北上敗走。孫燕那裏肯捨，大喝王翦：「你往那裏走？」小爺定趕上拿回一頂白龍駒，就趕將下去。班豹在陣角上見他的小主得勝，追趕上秦將，他便大喊一聲：「舌尖上猶如起個焦雷，舞開銀裝鎧，催動青鬃馬也趕將下去。」燕昭王在敵樓上見孫燕戰敗了王翦，喜得拍手頓足。公主心中也甚是歡喜，見孫燕趕將下去，心中忽然想起道：「主上快些鳴金收兵。」昭王道：「御妹，何出此言？」皇孫這一趕上，把王翦擒回，豈不是美公主道：「主上豈不知王翦在雲光洞海潮聖人那裏學得法術精通，倘趕去時，一有疏失，如何是好？」昭王道：「御妹言之有理，快與孤鳴金收兵。」小豪傑正趕王翦下去，那裏聽得見鳴金。王翦見孫燕趕將下來，急忙取寶劍在手，搯訣念呪，祭起空中燕丹公主在城上看得明白，急得週身無主，大叫一聲：「我可死也。」栽倒在地。昭王一見大驚忙叫人喊救，那裏叫得醒來，只把個昭王弄得手忙脚亂，也顧不得城外孫燕的生死，忙傳旨意用軟床把公主擡下城去，在兵馬司衙門大堂上。

放下御駕也隨後趕來看視暫且不提且說孫燕見那王翦大喝看寶劍來取你也便抬頭一看一朵彩雲托着一口寶劍如牛吼之聲飛奔將來玃豹這小廝到十分乖覺喊聲小主休走這如意寶劍便一圈馬往回路飛跑孫燕聞言心中也怯起來一轉白龍駒亦往回路就走王翦笑道孫燕你若想逃生除非是認母投胎忙指訣念咒喝聲趕下去那寶劍在空中就如飛趕上孫燕回頭見寶劍離頂門不遠心裏一急大叫一聲便把泥丸宮迸開現出一股豪光把寶劍擋住竟不能落將下來這也因孫燕日後有數年皇帝之命今日豈可一旦喪於那寶劍之下自古生死皆由命半點不由人且說王翦見寶劍不能落下只道孫燕有甚法術把寶劍止住便忙念咒語收回寶劍不覺豪氣收了一半孫燕醒來頭上不見寶劍一回頭見王翦呆呆的勒馬立着便回馬大喝一聲王翦你往那裏走分心一鎗刺來王翦措手不及大叫不好身軀往後一閃那銀戟杆往左脅下穿過帶下了半副甲來只嚇得王翦面目改色二馬擦磨而過孫燕便一伸虎手把王翦絲絛抓住用力往上一提叫聲過來罷王翦忙使兩手箍住鞍鞵兩膝一磕烏獒豸往前一縱兩下大力只聽得劃的一聲把絲絛扯成兩段王翦得便往前去了孫燕回馬緊緊追趕上去王翦恨磕剛才暗想好小子某不給你個金風未動蟬先覺斷送無常死不知你也不知我的利害暗暗把百鍊鎚抓在手中故遲一步孫燕貪功心勝那裏還防人的暗算王翦回頭看的親切對準苗頭一撒把百鍊鎚打將出來正中護心鏡打得粉碎孫燕在馬上身軀往後一仰忙兜住馬心裏仆仆的跳定一定神王翦的馬已遠去了孫燕大怒喝聲匹夫你有本事上天小爺也要趕上天拿回一催白龍駒往下赤哩哩的又趕暫且按下却說天台山天台洞孫贖老祖正坐蒲團用功靜養忽然一陣心血來潮忙指指一算已知就裏大叫一聲苦也翻身跌落蒲團之下把清風明月兩個道童嚇得魂不附體忙上前救時孫贖已自翻身坐起大放悲聲清風明月不知何故早驚動門徒李叢乃係孫贖回天台時收的此人兩膀有千觔之力比袁達還勝一倍見師父哭將起來忙上前問道師父何故如此孫贖道李叢你有所不知你師祖與二位師伯在揚州城同喪王翦之手雖然天意到底使出家人悲傷李叢聞言便圓睜怪眼倒豎濃眉道有這等事待徒弟下山生擒王翦與師祖報仇孫贖止淚道你休得胡說且扶我出洞去李叢忙扶住師父出了天台洞那神仙的慧眼觀看四方有四萬八千里遠近早已看見孫燕追趕王翦下去只見王翦袍鬆甲散飛奔秦營又見秦營中飛出一員大將紅馬紅甲手舞大砍刀上前放過王翦抵住孫燕二人就動起手來不上幾合孫燕把那員將刺於馬下便來冲殺秦營又見秦營一聲噓響冲出八員大將來把孫燕圍在垓心一齊動手廝殺那員使鐮的

小將也冲入圍內幫着孫燕動手。那秦營又出來無數將官亂騁征騎來殺燕兵。燕兵就四散奔走。又見有如蟻一般。秦兵裹將上來。把燕兵與孫燕等一齊圍在垓心。只見孫燕仗的銀戟桿如鎗山一般。上護其身。下護其馬。那使鐮的本事也利害。兩國的人馬紛紛落騎。看看燕兵漸少。秦兵勢愈只是不敢上前。遠遠的圍住孫燕。與那員小將似有定喘之態。忽見孫燕一馬便冲西南角上來。秦兵中鎗的落馬甚多。內中一員秦將躍馬提鎗上來。截着廝殺。秦兵又攔來圍住。不上十合。早被孫燕一戟杆打得抱鞍而逃。忽然秦兵一個個拔弓搭箭。孫燕看到此處說聲不好了。此時出家人不救他。更待何時。忙拔金鞞杏黃旂在手。口念有咒詞。就把杏黃旂往兩陣上一指。忽然風塵大起。萬馬喧騰。兩軍人馬皆看不見。然後扶住李叢回洞而去。戰陣上孫燕殺得兩膀酸麻。渾身是汗。忽然起陣狂風。直亂得飛沙走石。把秦兵打得紛散。忙招呼手下殘兵。一催馬闖出重圍。這裏金子陵在營門觀陣。忽見起一陣怪風。飛沙走石。照面打來。心下大驚。忙念止風咒。把風止住。見秦兵秦將多被飛石所傷。又見孫燕已殺出重圍。城中丞相屈產又親自帶兵出城接應。便道不必追趕。收兵回營。秦師這一陣被孫燕鎗挑李傑趕打。趙高喪兵五百有餘。帶傷者不計其數。燕國的二千人馬也死有八九。且說燕昭王把燕丹公主抬到兵馬司衙整整歇了一個多時。辰方救轉回來了。就明白說道。孫兒你的陰魂等一等。祖母與你一齊同去。昭王見他醒轉過來。心才放下。便叫道。御妹。你一定神。公王聞言拾頭一看。見昭王立在身邊。眾文武兩旁侍立。便大哭起來。道。聖上我孫家不幸。連遭大禍。今孫燕又喪在王翦邪術之手。如何是好。昭王也垂淚道。御妹。吉人自有天相。你聽聽城外猶有那金鼓之聲。公王聞言靜聽一聽。果然城外金鼓响。曉便道。秦兵攻打城池。糜昭王忙傳旨。着人上城打聽。去不多時。回奏道。小將軍未曾喪在王翦劍下。今現在陣中被秦兵圍住。廝殺屈丞相親自帶兵出城接應去了。燕昭王與公王聞言心中大喜。謝天謝地。歇不過半時。孫燕已回。前來參見。只見他血染戰袍。盜生熱氣。公王忙問道。孫兒如何。你便避得王翦的寶劍。孫燕道。孫兒也不知是何緣故。莫非孫兒有重孝在身。這寶劍怕污穢了。不肯下來。亦未可知。燕昭王道。皇孫今日大戰辛苦。且下去用飯。歇息歇息。罷。孫燕忙跪奏道。小臣遇見秦師勢大。難以抵敵。不若聖上速修求救的文書。待小臣殺出重圍。到齊國求救。兵二來到天台。山請三叔下山。方能抵敵。得住王翦的法術。燕昭王道。皇孫言之有理。只是你苦戰一日。筋力疲乏。不若再養幾日。再去罷。孫燕道。救兵如救火。宜速速修文書。才是公王含淚道。孫燕所奏甚是。聖上可速修文書。你且去歇息。歇息爲祖母的也。修封信去。與你三叔小豪傑遵旨叩了頭。卽下廳來。換過了戰袍。飽餐戰飯。吩咐把白龍駒拉出去草

場撒歡，喂了些草料，然後備上鞍轡，自己又懷上些乾糧，班豹相隨同往。二人便上大廳前候旨，只見祖母手提書札一封，兩眼中不住的落淚道：「孫兒，此去須聽爲祖母的一言，不知燕丹公主說些什麼話，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孫燕臨淄取救兵 沈祥金殿戰勇將

話說燕丹公主雙手拿書，眼中落淚道：「孫兒，你去東齊借兵，必須要到那天台山，見了你三叔，即速請他下山，才能保護得燕國，退得秦兵。但是你長了十幾歲，未曾見過三叔之面，他生成五絡長鬚，面如滿月，身高丈二，腰大八圍，就是你的三叔了。孫兒，你可對他說：「那你母十月懷胎之苦，不必言及，只有父兄之仇，豈可不報？如今秦兵圍困易州，看待斃父兄之死，你全不顧難道，又看着爲娘的身死，你如此果有忍心，大羅神仙定不是你做的了。如今紙短情長，也難以盡寫。一面說，一面流淚。孫燕跪在階下，及燕國的君臣無一個不流下淚來。宮主用手扶起孫燕道：「孫兒，你且起來，爲祖母的憐你，自小嬌生慣養，從未有出過門，今日在陣前冲鋒，身臨險地，爲祖母的實爲出於無奈。今夜你又去冲圍，上臨淄討取救兵，非同兒戲。社稷人民，全倚於你，須要早去早回。若冲透了重圍，可放枝火箭爲號，使聖上與爲祖母的放心。又向班豹囑咐他保主闖重圍，須要小心回來，定有重賞。班豹答應，小人知道。燕昭王就親自與孫燕背上了文書，敬了三杯御酒，對班豹道：「小將軍此次取救，全仗你扶持他一臂之力。若取救回來，待孤封你爲指揮之職。孫燕與班豹一齊叩頭謝恩。昭王與公主親自送孫燕二人出城。此時初更時分，大街上月色如銀。昭王與公主送至羅城裏，看孫燕二人上了馬，吩咐軍校暗開了城門，放他主僕二人出城。然後打馬復上城瞭望，不提。且說秦國衆將回到營中，飲得勝酒，筵席之上，正講孫燕之勇，並能破誅仙劍的說。金子陵抬頭見大纛旂無風自動，心下驚疑，便自暗暗指指一算，便對衆將道：「衆位將軍，今晚有易州的孫燕前來偷營，上東齊取救，必由東營而進。貧道想那孫燕能破誅仙劍，必然有些道術，不能以道術擒他，諒他一個也冲不得我的秦營。但事不可不預備。此去東二十餘里有一山，名曰荆軻山，甚是凶險，是去東齊必由之路。我意欲遣猛將重兵在此處四面埋伏，放孫燕進了山內，然後圍住他。他縱能插翅也難飛出，以免寨中蹂躪驚動聖駕如何？」章邯道：「軍師之言有理，遂取令傳三軍飽餐戰飯，喂足了馬匹。衆將披掛上帳，聽點衆將聞言，齊下了帳，各回自己營中，披掛停當，不一時聚將鼓響，金子陵升了公座，對衆將言道：「貧道算得今晚三更，孫燕必至荆軻山。衆位將軍，不可放了他過去。如違者軍法重治。」忙拔令箭一枝，道：「先行你可領人馬五百，扎住東營。孫燕若來冲營時，可假戰數合，讓他冲出營去，隨後追至荆軻山，見他進了山，可把人馬扎

住山前，後見高山上紅燈所向，領人馬殺來。如違者軍法從事。王賁領令忙出大營去了。又拔令箭一枝，道：「殿西侯可帶五百人馬，在山右埋伏，看高山紅燈爲號，所向之處，必然燕將沖營，須要用心竭力擒拿。」又拔令箭一枝，帶笑躬身道：「元帥敢煩大駕帶兵五百，在山右埋伏，也看紅燈所向，擒拿孫燕、章邯、王翳二人，領令一齊出營，各自帶兵去了。」金子陵又拔令箭一枝，立身拱手道：「武安君勞駕，帶人馬五百，至荆軻山後山口埋伏。此路重要，孫燕必由此而出，須要小心，倘有疎失，就把數十年的英名喪了。」白起忙應聲遵令，出營帶兵去了。金子陵然後進帳，奏明始皇，又遣五營四哨的大將，把守黃羅寶帳，立爲外衛。這才辭駕出營，跨上梅花鹿，帶領二百軍校，飛奔荆軻山來。到那最高處埋伏，備下了滾石檣木，以防孫燕搶上山來。正是：定下深坑擒猛虎，安排金鎖困蛟龍。不提金子陵設伏定當，單講孫燕主僕二人，暗暗渡過易水。孫燕對班豹道：「我未曾去過臨淄，可往那條路殺出去好？」班豹道：「小人也未曾去過，只是聽得人講，往東邊經過那荆軻山，就是上臨淄的大路。小人曾去過荆軻山打獵，這條路到是熟識。」小主你跟我來說罷。一領白馬來至，在護城濠邊城上的軍士把吊橋放下。二人過了吊橋，城上依然拉起。班豹在前，孫燕在後，二馬緊緊跟着，竟奔秦國的東營，遠遠趕着月光，看去秦營中並無燈火。班豹道：「此時不過二更，難道秦人盡皆睡熟了？」其中定有緣故，我們必要小心仔細些。」孫燕笑道：「秦兵醒來，我們也要沖去。若不醒來，也要衝去。縱有伏兵，吾豈懼哉？」說罷，一領白龍駒就趕過了班豹馬前，直衝將去。猛聽得營裏一聲噉响，燈火顯明，營門大開，閃出一枝兵來，當先一將躍馬挺鎗，大叫：「孫燕休走！老翁在此，久等多時了！」孫燕聞言大怒，緊一緊白纓鎗，來取王賁。王賁連忙招架，戰在一處。班豹從斜裏舞動雙鐮，也來夾攻，不上數合，王賁虛點一鎗，望東北角上敗走。孫燕不敢追趕，一催白龍駒，竟奔秦營而來。衆秦兵吶喊一聲，往兩邊一閃，就露出一條大路，直通營外，並無一人攔阻。孫燕二人飛馬闖出了東營，秦兵就合歸一處，往後緊緊追來。這邊班豹在後，孫燕在馬上取出火號，拿了火種，點了引線，那支火箭就直上到九霄，燕昭王與公主在城樓上見火已起，俱各大喜，齊謝蒼天，遂吩咐守城家將與兵丁人等小心把守，一齊打馬道下城，回歸宮中不表。且說孫燕主僕二人飛奔到荆軻山來，進了山口。班豹就說道：「小主我們且不要走，在此等候，待秦兵進山來時，我們且殺他一陣，然後再上東齊，未遑這山裏的路徑。」小人頗熟，孫燕聞言大喜。二人且不敢去，上山口裏在右，停止了馬，等了半晌，不見秦兵進山，只聽得山外一聲炮响，山裏遂萬聲皆應，且聽得喊殺一聲，振動山岳。孫燕大驚，道：「班豹道山裏已有埋伏了。」班豹道：「不妨，小主跟我來，這裏離左右山口甚近，我們出了山口，不過走遠幾十里路，就

可到後山口了。孫燕聞言，便催馬跟着班豹往後山口來。行不上一里之路，左右邊裏一聲炮响，山凹裏燈火齊明，擁出一枝人馬來了。爲首一員大將，好威風，怎見得後人有讚爲證：龍鱗甲上透征雲，凜凜威風殺氣生。斬將劍鋒名偃月，追魂鐵掛號流星。官封王位享大名，九戰重瞳天地振。一聲霧隱鬼神驚，章邯一馬當先攔住去路。大喝小將休走。有 you 章元帥在此，快些下馬投降，免你一死。少若遲延，定作刀頭之鬼。孫燕也不答應，催馬上前舉鎗分心就刺。一搭上手，戰有數十合，不分勝負。班豹見孫燕不能取勝，不敢戀戰，便拋了章邯奪路而走。秦兵見孫燕來，踅大隊便一齊扣上雕翎，望着射來。孫燕二人不能前進，章邯又早趕到，兩下又戰了幾合。孫燕只得與班豹兜馬往回路而走。章邯也不追趕，只分開衆兵守住右山口。這裏孫燕主僕二人，便飛奔右山口來。班豹在馬上道：左山口的路徑崎嶇，若有秦兵把守，就不能衝走了。我們何不直奔後山去罷。孫燕道：後山口遠，還是左山口遠呢？我們直往近處去罷。班豹道：自然左山口近些。孫燕道：既是近些，我們就走左山去看如何。班豹開言，催馬當先引路，飛奔左山口而來。離山口還有三里之遙，只見高山上無數燈籠火把，班豹在馬上道：小主，此處不能出去。他在此把住了路口。你看這四邊都是高山，飛也飛不過去。孫燕道：我們且快回馬，不必去晒了。速奔山後去罷。說畢，二人催馬飛奔後山口來。班豹在馬上道：小主，我們且在這平坦地方暫歇一歇，撒和了馬再走。孫燕笑道：你往日在家誇口，說有十分勇戰，今夜殺得不過兩個更鼓，你就要歇了，不算得好漢。班豹笑道：不是我怯敵，只因後山口若闖不出去，就不妥當了。養一養銳氣，方好衝出去。是這個主意。孫燕聞言，只得下了馬，把馬肚帶鬆了，扣拉住一顆松樹，仰見星斗，猛抬頭，看見高山上有一盞紅燈，遂指與班豹同看。班豹道：是了，這是秦兵的眼目。自古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我們何不射了他這盞燈，就可以出山了。孫燕聞言大喜，道有理。只是我們一齊上山，他必看見，山上必有準備。滾木擂石打下，難以招架。不如仗血氣之勇，直晒後山口罷。於是主將二人忙整好鞍馬，齊奔後山口來。相離不遠，一聲炮响，閃出無數秦兵。一員老將，截住去路。大喝冤家，休走。我與你有一天二地之仇，三江四海之恨。今夜若不拿你，非爲人也。說罷，舉鎗直取孫燕。這員老將就是白起。因他在戰國時，提兵救魏，被孫臆三伏下馬，英名盡喪，全軍覆敗。甚至要跪在孫三老爺的牛前拜爲門下。方才饒他回國，因此含恨在心。夜間見了孫燕，豈肯輕放。孫燕不知來歷，見他舉鎗來刺，忙用鎗磕開戰，有二十餘合。孫燕暗想：這老將雖然年老，戰法精通，氣力沈重，到難取他的勝。何不用計挑他下馬。一鎗遂刺將過去，故意抽回，白起便用戟一迫，迫住了銀鎗桿。一催馬正欲伸手來抓絲線，孫燕便使一個換手輪轉鎗尾，照白起

的面門打來，果然白起雖則年老，筋力還強，無奈轉動不能伶俐，說聲不好，把頭一閃，肩上一閃，早中了銀戟桿身子一幌，忙把手抱鞍，驕躡將過去。班豹一馬早到，照馬後鞍就是一鎊，白起的馬剛剛躡過，尾根上着了一下，那馬就一坐，舉右手才想打下，白起早已提馬往下敗走。秦兵見主帥着傷敗陣，便一擁上前，把孫燕主僕二人圍住動手。孫燕掄起鎗桿，班豹舞動雙鎊，遠者鎗挑，近者鎊打，好一場亂戰。那秦兵秦將不住的紛紛落馬，且說王賁諒他主僕二人必不闖出山口，遂用二百精兵把住隘口，帶領着三百軍兵看山上紅燈爲號，四方救應。見紅燈指着山後，便帶兵飛來接應。二人恰好相遇，就殺在一處。孫燕二人左衝右突，竟不能殺出重圍。此時天已大亮，金子陵親自統兵下山擒拿。把孫燕主僕二人困在垓心，團團圍住。齊叫不要放走了孫燕二人，自夜中殺至辰正，竟衝不出荆軻山去。孫燕心下甚是着急，剎時間陰雲密布，大雨傾盆。孫燕二人冒雨衝突，秦兵捨命相阻。孫燕正無可奈何，忽擡頭見一小山坡站着幾人，有秦兵擁着一個帶魚尾冠的道人，跨着梅花鹿，在那裏指揮督陣。孫燕心下早有算計，便招呼班豹，且往那裏衝去。叫班豹在前，自己在後，一隻手挺鎗招架，一手便拔雕翎壓在頰下。金子陵在小坡上見孫燕二人衝突前來，便一催梅花鹿也衝將下來。秦兵見軍師臨陣，便兩邊一分。金子陵剛衝入陣來，此時風狂雨驟，那裏聽得弦響，被孫燕暗放一箭，正中前肩。金子陵不能安穩，坐於鞍轡，身子往後一閃，跌下梅花鹿來。衆將一見，忙上前救護。孫燕二人趕着便一路順着風雨，才殺出重圍。盜甲盡行濕透，這裏衆將救起金子陵來，忙傳令休得追趕。那孫燕已過易水，無人抵擋，速回兵攻打易州，攻破城池。縱然孫燕調得兵來，已無用了。衆將聞言，令下不追，同保軍師回營。金子陵用金丹敷了箭傷，然後進帳，奏知秦王。秦王留子陵在營，伴駕養傷，且按下不表。單講孫燕主僕二人闖出重圍，也不顧身上溼透，腹中飢餓，緊撒一轡，直跑到申後方才雨止。孫燕也扣住馬，慢慢的走，忙對班豹道：「燕國有福，我們今日衝出重圍，緊緊殺了一夜有半，再趕一程，我要尋一所莊院，烘一烘衣甲，歇一歇，用些乾糧，方可再走。」班豹聞言道：「小主說得是我們再趕一程，說罷，齊催馬又趕了一程，才尋所莊院，借些柴火烘乾了衣甲，對些草喂了兩匹馬。二人同食些乾糧，連夜望齊國進行不提。且說燕昭王與公主見孫燕的火號起在空中，就知孫燕衝出了秦營。君臣們心中大喜，此時已交三鼓。燕丹公主隨了昭王，忙辭回至都尉府後堂，與高李二位夫人言及孫燕在陣上之勇，婆媳正當談論，忽見了環前來稟道：「老貴人及二位夫人不好了，方才守門的家將來稟道：城外遠遠喊殺連天，不知所爲何故。適才登高瞭望時，只見那秦營離幾里火光四起，炮聲不絕，度其似在荆軻山。此乃去東齊的要路，必然秦兵把守此山圍困。」

小主人在內，故有喊殺之聲。特來稟報。燕丹公主與二位夫人，只嚇得面如土色，半晌歇了過來。公主說聲不好，快備車馬待老身連夜上朝。好令將出城救應。倘有疎失，如何是好？連催馬忙上朝見駕。這裏燕昭王亦聞了報，也慌忙設朝。衆文武帶月上朝。朝參已畢，公主已上了大殿。昭王一見，傳旨免禮，賜坐。忙出言道：御妹如何是好？今有丞相遣守城官飛奏，離城下十里，有炮聲不絕，火光滿天，必是皇孫遭困。况皇孫殺了一夜，雖然猛勇，乃年紀甚小，如何又連得夜戰？御妹可有甚良策搭救皇孫才好？公主聞言垂淚道：臣妹也會攔阻再三，孫燕只是不從，一心爲國報效。今夜遭困，萬乞吾主遣將發兵出城救應。昭王聞言傳旨兩班文武，何人願領兵出城迎敵？接應孫燕。上臨淄取救回來，自有重賞。只見連問數聲，並無一人答應。昭王在龍座上，那龍顏利時焦黑，心中大怒，罵道：朝廷設官萬鍾養廉，使你等身榮祖貴，日享珍饈，原爲分國之憂，解國之危。今日一個個貪生怕死，束手無言。國家數十年養你等之恩，竟成無用。要你等立在此處作甚麼？燕丹公主在旁見如此光景，由不得仰天長嘆，只見班部中閃出上大夫沈祥跪奏道：聖上責臣等萬死莫辭，惟是武臣皆非秦將之敵手，非係怕死貪生，但懼喪師辱國，乞我主開天地之恩，赦臣等死罪。衆臣見沈祥如此奏明，衆臣一齊跪倒，口呼吾主臣等罪該萬死，乞吾主寬恩。昭王至此地步也無可奈何，遂道：你等起去，孤也不深究責。沈祥復又奏道：龍心萬安，臣保一人可退秦兵。昭王問道：卿家保舉何人，快快奏來。沈祥道：臣所保舉乃金台大帥樂毅之子樂強，現在告假回家奉養老親。此人刀馬純熟，精通韜略，大有伊父之風。聖上何不傳道旨意，待臣親至帥府，宣他上朝，提兵解圍退敵，吾主復何患哉？昭王聞奏大喜，親自寫詔，就命沈祥前去帥府宣樂強上朝。掛帥退敵。此時天已大亮，沈祥接了旨意，也不回家，出了朝門，飛奔金台大帥府來。原來樂強乃樂毅之子，世襲父職，在燕國爲官，因母親年老，告假養親，故此在家閒住。他也學其父的馬前神課，三把神砂，刀馬純熟，真是一員戰將。這一日早起，有家將來報說：朝廷命上大夫沈祥老爺，費旨來府現在府門，請家爺出去接旨。樂強聞言忙冠帶了走出大門，忙把沈祥迎接進堂，不知樂強肯出陣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戰王翳樂強喪命 敵袁達蒙騰傾生

話說樂強正在帥府，有家將來報聖旨到。樂強聞言吩咐排香案，忙整冠帶，接進府中堂上。沈祥讀罷聖旨，樂強謝恩，接了聖旨，然後與沈大夫見了禮，分賓主坐下。樂強道：樂某身受國恩，終身難報，只是老母在堂，難遵聖旨。沈祥道：元帥此言差矣。自古道：主憂臣辱，主辱臣死。爲人臣不分國難，是不忠。二人正言論之間，家人跪稟道：老夫人出堂。沈祥

擡頭見屏後走出一個老人來，白髮如銀，有數十名侍女擁着出堂。沈祥忙即上來見了禮。樂老太夫人便請沈祥坐下。樂強侍立於旁。老夫人開言道：「沈大夫，聖上因何旨意宣我兒上朝？」沈祥聞言打一躬，就把秦國攻破界牌關、孫操父子如何陣亡、秦國現圍困易州、朝中無人的話說了一遍。老夫人對樂強道：「吾兒休以老身爲念，我樂門世受國恩，豈可坐視自古盡忠難以兼盡孝？寧作忠臣，就是你盡孝了，可速速跟大夫上朝見駕，帶兵出城，退却秦兵。此社稷人民之幸也。老身亦甚榮華，我兒快去收拾。樂強道：「母親爲兒非不欲盡忠報國，只因母親年老，且兵危之事也，無雙全之地，故此不欲出陣。老夫人說：「胡說快隨沈大夫上朝。如若留戀老身，老身便死在我兒之前，以免汝懸念說罷，立起身來，就要往階下撞去，就嚇得樂強連忙跪下道：「母親息怒，孩兒願去退敵，就是老夫人聞言大喜道：「這才是我姓樂家之子，便對沈祥道：「恕老身不陪了，便扶持女進去。這裏沈祥亦告辭出府，回朝復命去了。樂強送了沈大夫出府，吩咐家將備馬，遂進後堂，便拜別母親妻子，帶了幾名家將，飛奔到朝中而來。此時燕昭王已升了大殿，黃門官啓奏道：「樂強現在午門候旨。昭王傳旨宣進樂強，隨旨進了大殿，至品級臺前，拜舞已畢。昭王傳旨：「平身賜坐。樂強謝恩。燕昭王道：「孤不幸連遭兵困，目下秦兵圍城，孫都尉父子死了，昨夜孫燕去臨淄取救，雖然起了火號，只是遠遠又火光冲天，喊殺之聲響震，至今不知死活。因此宣你上朝，與師殺退秦兵，國家之幸也。樂強忙立起奏道：「我主萬安，待臣占一課，便知明白。昭王大喜，傳旨排香案，親自拈香，禱告了一遍。樂強遂占一課，看看卦爻，奏道：「我主萬千之喜，孫將軍殺出重圍，到東齊取救兵了，齊師不出幾日，必至。昭王大喜，忙差官到都尉府，以報信安慰。燕丹公主之心，又對樂強道：「樂卿卦爻有準，真孤之幸也。忙傳旨排宴，與樂卿賀喜。這且不講，且說金子陵到了次日升帳，衆將參見已畢，望下說道：「昨夜孫燕雖幸脫羅網，諒他城中無人抵敵，那位將軍出去討戰，一言未了，忽見王翦應道：「末將願往。金子陵大喜，就令王翦帶兵五百，出營討戰。王翦領令，帶領人馬，飛奔易州討戰。丞相屈產忙差官上朝啓奏。此時大殿筵席未散，樂強聞報，忙立起身道：「臣不才願帶兵城下拒敵。昭王大喜，親酌御酒三杯，然後出朝。至易州，炮響出城，一馬當先，過了吊橋，只見迎頭一將，勒馬提鎗，猶如半截黑塔，堆垛的威風，層繞着殺氣。王翦也把樂強一看，只見他英雄出衆，相貌驚人，跨下渾紅馬，手使燦金刀，到也威風，便喝道：「來將你可知殿西侯王翦之勇，快通你的名受死。樂強聞聽微笑道：「你就是王翦麼？你問本帥之名，須要聽真。吾乃金台大帥樂元帥之子，襲父職。你元帥單名樂強，便是。你有多大本領，敢來滅討戰？王翦道：「原來是樂殺之子樂強，某亦聞你之名，但你只可在燕國爭強，若能在你侯爺馬前走上十

合也算你是一個好漢。樂強大怒，雙手掄刀，迎面砍來。王翦連忙架過。二人戰有五十餘合。樂強暗暗想道：王翦鎗馬純熟，果然是一個勇將。且聞人說他在外國會拜仙人為師，有寶劍送他。今日要爭血氣之勇，定不能取勝。何不先下手為強？想罷，虛砍一刀，回馬望陣角上敗走。王翦那裏肯捨，一催烏騾馬，緊緊的趕將下來。樂強回頭一看，見王翦趕來，心中大喜，壓下金背刀，忙向錦囊中取出神砂，口中念念有詞，一撒手，打將出去。大叫：王翦休走，看本帥的神砂打你。王翦聞言，擡頭一看，見一般紅雲飛來，閃之不及，正中臉上，只打得七竅冒火，身子幌了兩幌，差些撞下馬來。忙圈回馬，敗走。樂強見神砂打不得，王翦落馬，心中大怒，罵道：好王翦，你住那裏走！一兜渾紅馬，赤叨叨趕上來。王翦雖然中了神砂，兩目難睜，心中明白，聽得後面鑾鈴響動，就知樂強趕來，便暗暗摘下寶劍，搯指捏訣，念動真言，只聽得一聲響，唳起來。那寶劍在空中飛奔，樂強頂門而來。樂強只顧追趕王翦，那知王翦暗暗祭寶劍，說的遲來時快。寶劍已離頂門不遠，喊聲不好，把頭一低，那裏閃得過的一聲響，身體着了寶劍，撞下馬來，可憐他。只望堂前稱孝子，誰知關外作忠臣。樂強的家將見主帥落馬，只嚇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一剎時亂撒征騎，忙上前搶奪尸首。飛奔進易州去了。王翦因中了神砂，也不能再至城下討戰，只得掌得勝鼓回營。早有人報知屈產，屈產大驚忙差兵迎接樂強的尸首，送回城中，連寫本章，奏聞昭王。昭王見本只急得連聲嘆氣道：此天絕燕也。傳旨將樂強的尸首擡回帥府，用侯禮殮葬，且不講樂府開喪，只說孫燕班豹二人路上晝夜趕行，不一日進了東齊，至臨淄說明了來歷，守城官領他二人到午門候旨。那日正逢齊襄王駕設早朝，這位王爺那閔王之子，御名法章，被鄒妃所害，在外走過數年，得孫臏下山保他，奪回江山，敗了樂毅，後與燕國合好。今在位二十年，國家雖不甚豐厚，且喜庶民安業。那日早朝，黃門官啓奏：燕國昭王差南郡王之姪名喚孫燕，背了文書前來求救。現在午門候旨。襄王聞奏，傳旨宣進黃門官，領旨帶了孫燕上殿朝拜已畢。孫燕在背後解下文書，雙手高舉道：臣子孫燕奉吾主之命，有求救文書呈上。襄王傳旨：平身。左右官把文書呈上，展開，把放在龍案之上。襄王用目觀看了一遍，不由得面目更色道：秦師虎狼，今欲併吞六國，先困易州。自古唇亡齒寒，孤豈肯不發兵相助之理。但齊國遭了刀兵之苦，現在將老兵衰，如何能起兵相助？孫燕聞言，連連叩頭，奏道：聖上與臣主合好同盟，災患相濟，兵荒共扶。故臣主差臣進書求救，聖上念切鄰國之好，發兵相助。且臣叔孫臏有功於聖主，今孫臏之母親在燕邦，恐秦兵攻破易州，性命難保。乞聖上推恩憐念，襄王道：御弟，孤豈有不知亞父之母親在燕邦，但實係兵微將寡，自顧不暇，如何上得易州相助？孫燕聞言，只是朝上叩頭哀求。齊襄王在寶殿之上。

正在那爲難，只見班部中閃出一員大臣，朝上行禮道：「不才願提兵上易水解圍。」襄王舉目一看，只見他粉底朝靴，足下登腰中寶帶，玉玲瓏環眼豹頭，生殺氣，赤鬚藍臉，長威風，劍眉鎖縐，聲音嘹亮，虎步斜趨，身體雄壯。若問此人何姓氏，袁達全山號野龍。齊襄王認得是袁達，心中甚是不悅，暗想：「偏生是他要去，如何攔阻？且他的性如烈火，喜褒不喜貶的。若說秦兵雄悍，王翦多能，他定然不肯不去的。」想了一想，遂開口道：「保國公若帶兵去解燕國之圍，定然馬到成功。但我本國雖然太平，皆賴皇兄威鎮臨淄，故耳。小醜不敢跳梁。今若帶兵上易水解圍，他國若知，或發兵犯界，孤又使何人出去對敵？皇兄暫且歸班，等孤再差別人去罷。」袁達連忙奏道：「齊燕素好，今日遭困，理宜速救。且秦素有將勇健之名，章邯、王翦皆世之名將，臣若不提兵前往，另差別人，恐怕有喪師之憂。」襄王道：「孤豈不知，但皇兄年紀老邁，倘有疎虞，則國之屏障已失。孤勸皇兄還是不去的才好。」袁達一聞此言，只見他紅鬚亂乍，道：「諒秦將有多大本領，臣豈能失手於他？吾主若不叫臣去，臣願死於階下。」又見班部中閃出一員大臣，奏道：「主上恐怕保國公性急，有失。臣李牧願與保國公同上易水解圍。」齊襄王見是李牧，心中不悅，便自暗想：「齊國只有你二人，王奪又病故了，或留一個在朝也好。今偏定要一齊前去，如是當着孫燕的面，又不好十分攔阻，便道：『若得保國公同去，孤才放心。』只是諸事都要小心，切不可輕敵。」二人齊聲應道：「謹遵聖訓。」襄王又傳旨着黃門官開宴在大殿上，與二位國公饒行雲時間排下大宴。袁達、李牧與孫燕一齊謝恩歸座。襄王在酒宴間，見孫燕生得天庭飽滿，地角方圓，脣紅齒白，眉目間有股清氣，且兩耳垂肩，雙手過膝，大有九五之相。飲酒間，又問些事。孫燕雖然年少，但有十分天性，隨問隨答，無一不明白。條暢。襄王心中甚是愛慕。酒過三巡，菜上五味，三人便立起身來，謝恩出朝。襄王就傳旨兵馬司，點了三千人馬，預備明辰上易州解圍。然後散朝回宮。此時日將西墮，袁達等回至府中，再排酒宴，與孫燕飲談。十四位公侯俱皆在座中。孫燕把冲圍遭困的事，細細說了一遍。袁達兄弟等無不稱羨。是晚，孫燕就在保國公府中歇了。次早就在上朝辭行。孫燕便對袁達、李牧道：「二位國公且請先行。小弟還有事啓奏。」袁達等也不細問。一齊上殿辭駕。襄王又親賜三杯御酒。袁達等飲罷，拜辭出了午門，帶兵上易州去了。襄王見孫燕猶自立在殿上，便道：「御弟孤已發兵去救燕了。御弟何以還在不回去？」孫燕跪奏道：「臣奉國君與祖母之命，一來求取救兵，二來請臣叔孫臧到燕國去的。」襄王笑道：「御弟，你三叔自保孤，登基以後，已回山去了。孫燕道：『不知臣叔仙山在於何處，伏乞聖上諭知。』」襄王道：「亞父臨行時，他說回天台山去。這天台山孤知道在那裏呢？」孫燕道：「既是在天台山，我主豈有不知之理？乞我主差人指引。」襄王道：「孤若知其方向，早已

差人請回來了。何待御弟之追求。君臣正紛論間。只見閃出一位上國卿。卜商跪奏道。臣與亞父別時。亞父曾留柬帖與臣。說後數十年。必有人要到天台。請我者。你開此柬帖便知。今孫燕此來。正合其時。臣願與將軍孫燕同去找尋天台。請亞父。襄王聞言大喜道。既如此。孤也修書一封。國卿先生可一同帶去說罷。忙傳文房四寶。當衆修了一封問好的書詞。就令卜商同孫燕去天台。請亞父。二人連忙謝恩出朝。卜商就邀孫燕回至自己府中。收拾行李。把柬帖匿在懷中。道。小將軍。令叔說過。出皇城東五十里。方可開看。我們須要遵他的言語。於是二人用了早膳。帶了數十名家將。與班豹。遂一齊跨馬出了臨淄的東門而行。暫且按下不表。且說袁達李牧帶了三千齊兵。星夜望易州而來。不上幾日。已到易水。離秦營不遠。早有探馬來報。袁達就傳令三軍安營。立了大帳。李牧便對袁達道。老兄。我們還是在此扎營見陣。還是進城報號。袁達道。不必進城報號了。等我明日殺退秦兵。再進城不遲。早有秦營中探子已報到與章邯知道。章邯連忙進黃羅寶帳上。啓奏始皇道。有探子來報說。齊國差袁達李牧帶兵前來解圍。請吾主龍意定奪。始皇聞言大驚道。全山袁達有萬夫莫當之勇。列國聞名。今帶兵來前解圍。恐我秦將並無一人是他對手。且一連攻打易州。十有幾日。並不能克復。如今他外有救兵。如何是好。只見帳下一員大將大聲叫道。吾主何故長他人之志氣。滅自己之威風。微臣不才。明早出馬。立斬袁達首級來獻。始皇視之。乃大將蒙騰也。便道。將軍雖然武藝高強。但這袁達有萬夫莫敵。只可以智取。不可以力敵。將軍且下去。孤與軍師定計擒他。便了。蒙騰道。微臣待明日與彼見陣之後。再用計擒這匹夫。也未遲。始皇無奈。只得允從傳旨。三軍今夜十分小心。但人不可離鞭甲馬。不可離鞍。以防齊兵前來劫營。章邯領令出帳去了。過了一宿。又到了次日。蒙騰全身掛披上帳。討令出敵。章邯就發兵五百與蒙騰帶兵出陣。把秦兵一字排開。一馬當先。直抵齊營。討戰。齊兵忙報與袁達。袁達忙掛披上馬。炮響出營。飛臨陣前。蒙騰在馬上見齊營內飛出一員大將。如巨靈神一般。手執開山大斧。藍臉紅鬚。好凶惡。相真個是混世魔王。臨凡巨靈神下降。蒙騰知是袁達。便大喝道。袁野龍。你休坐騎。有你蒙將軍在此。久候多時了。袁達聞言。往對面一看。見這員秦將。虎頭盔。金鎖甲。跨下渾紅馬。手執大砍刀。在陣上耀武揚威。便微笑道。秦狗。你既知我的威名。還不下馬求生。等待何時。蒙騰大怒罵道。好匹夫。你走。照袁達頂上一刀砍來。袁達用斧架開。蒙騰的虎口就震了一震。心中暗道。好猛勇匹夫。果然名不虛傳。袁達的馬早已圈回。雙手擒斧道。招架你爺的斧罷。就是一斧砍來。蒙騰見斧來得沉重。便手掄刀。用盡那平生之力。把斧磕開。馬打了一個照面。袁達又是一斧。就將蒙騰了命。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話說袁達三斧劈了蒙騰秦兵一見不敢上前搶了尸首一齊望本營逃命袁達也不追趕勒馬擊斧大叫秦兵休慌公爺不來追你你可回營報與你元帥知道另差有能者出來見陣無能者免死秦兵也不顧追與不追如風捲殘雲一般逃回本營報與元帥知道章邯聞報大怒道那位將軍出陣去擒袁達與蒙將軍報仇言還未了只聽得下面連聲答應上來了王翦王賁道末將父子願往章邯大喜就令他父子帶兵五百出營拒敵父子領令下帳頂盔貫甲上馬提兵出了大營來至軍前王賁道大人且勒馬掠陣待孩兒先去會他一陣說罷一催馬飛臨陣前見袁達果然生得凶惡趕起威風凜凜殺氣便用刀一指大喝道馬前的莫非是金山袁達麼袁達聞言也往對面一看見那王賁果然年少英雄怎見得有幾句詞言爲證大紅袍繡團花金背刀透精霞跨下慣戰能征馬狼牙鵬翎密排插豹頭虎目熊腰跨年少英雄實可誇袁達看罷一聲吶喊道既知公爺的姓名今日開了殺戒不拘老幼並不超生快報你的名來受死王賁大怒道袁達休得誇口某乃章元帥麾下先行官王賁是也今日若不生擒你回營與蒙將軍報仇誓不爲人也一催馬雙手掄刀照頂門劈來袁達一見喊聲來得好舉起鋼斧磕開了金背刀二人就大戰有十餘個回合王賁在馬上暗贊袁達名不虛傳袁達也誇王賁年少英勇二將戰有六十餘合越見袁達的斧速馬快王賁見袁達愈戰愈勇心中暗想道這匹夫果然本事高強某何不用花刀劈他下馬便抖搜精神把刀法更變大喝袁達今日少爺若不斬你驢頭誓不回營袁達見王賁抖搜神威刀法改變不由得大笑道無名小將你有多少本領只管使來若再容你戰得數合也就不算全山的好漢二人又鬪至十餘個回合袁達乃經大敵之將雖然年過五旬氣力未嘗消減大戰王賁有百十合之外疆場上漸漸不見王賁的本事了袁達一回馬雙手掄斧舉了一個過頂之勢大喝王賁看斧王賁見斧來得沉重便用盡平生之功鏘的一聲磕開自己覺得虎口酸麻說聲不好二馬就擦着而過袁達用斧柄照王賁的右跨裏一跳叫聲下去罷這下力氣也不小把王賁挑下馬去有五六步之外王翦一見叫聲不好忙取箭在手袁達見挑王賁下馬心中大喜忙催馬舉斧來取王賁王翦的箭早已來到袁達聽見弦響舉目一看見箭來得切近一手罩着早知王翦善射連珠箭一箭方離第二箭又到面前袁達接之不及正中護心鏡滿臉上嚇得焦黃不敢上前一圍馬敗回大營王翦也不追趕救了王賁率兵回營去了這裏袁達也帶兵回營李牧忙出營迎接道仁兄今日必然取勝袁達便把斧劈蒙騰挑王賁後來中箭的話細細說了一遍李牧道不想兄長的威風已驚

秦人之膽。明日我等一齊出馬。大破秦師便了。袁達大喜。李牧吩咐排酒與兄長慶功。酒席之間。便對袁達道。兄長今日雖斬了秦將。到底也有些小挫。秦兵諒我們懸軍在此。今夜必來劫營。亦未可定。我等不可不防。袁達道。賢弟說得是。我們今夜兩下埋伏。殺退秦兵便了。二人用罷了酒飯。各自提兵在營左右埋伏。等至三更時分。果然見一枝秦兵前來劫營。袁達李牧二將大喜。一齊放礮殺來。把秦兵圍住亂殺。正殺之間。只見後營火起。火光燭天。有無數秦兵往營後殺來。又聽得礮聲不絕。吶喊之聲。振動山岳。反把自己的兵團圍住。袁達一見大怒。手中亂舞鋼斧。往來沖殺。無奈秦兵勝過齊兵百倍。袁達李牧雖然勇到底寡不敵衆。看看自己的兵馬。反吃虧了。李牧便叫聲兄長。我們護着衆兵。捨了營盤。殺出去罷。袁達聞言道。賢弟。你在我斷後。一擁殺出重圍。秦兵那裏肯捨。隨後追來。袁達一見大怒。喊一聲。兜轉馬頭。反殺進秦兵隊中。斧起刀落。亂砍秦兵。所到處。如滾湯撥雪。王翦等大怒。一齊圍裹上來。鎗刀亂舉。袁達全無懼怕。又戰了多時。便一馬沖出重圍。如出入無人之境。王翦等更加忿怒。隨後一擁追來。袁達又翻身殺入。一連三次殺進殺出。王翦本欲想祭寶劍。奈黑夜不便。又見袁達勇猛。要再追趕。恐傷自己人馬。此時袁達馬已去遠。只得回營。這一陣秦兵雖奪得齊營。也傷了好些人馬。這邊袁達李牧護着齊兵。敗下去。有六七里之遙。然後聚集殘兵。此時天已大亮。袁達只氣得狂叫如雷道。我若不踏平秦營。誓不爲人傳。令三將造飯已畢。復回舊處。扎下營盤。袁達全身披掛。直抵秦營討戰。秦兵報進大帳。章邯聞報道。袁達真有百戰之勇。必待本帥去親自會他。一會只見王翦上帳道。昨夜末將本欲祭劍。誅他。奈黑夜之間。有所不便。今日袁達來營討戰。自取滅亡。今末將情願出馬。誓斬匹夫。章邯大喜。許之。王翦辭了元帥。帶兵臨陣。袁達認得是昨日放箭之人。便大叫來將慢來。快報名領斧。王翦聞言道。袁達你問某的名麼。你只要聽真。我乃始皇駕下的臣官。拜殿西侯。加封正印先行之職。你老爺姓王名翦。可知老爺的利害。快下馬受綁。袁達大笑道。原來你就是王翦麼。你也算個好漢。不該昨日在陣上用暗箭傷人。公爺正要尋你一。來報昨日暗箭之仇。二者爲孫家父子解恨。說罷。一把加鋼斧。照頂門砍來。王翦見來得勢重。兩手用丈八蛇矛架開。鋼斧虎口上動了一動。心中暗想。好氣力。一回馬。便照袁達前心一矛挑來。袁達用斧往下一撓。輕輕撥開。接上手來。戰了十餘合。王翦要祭寶劍。也不亂戰。強戰幾個回合。便打馬往陣角上敗走。袁達叫道。來時如此。英雄原來馬蹄尚未走熱。你就走了。往那裏走。一騎征駒。飛趕下來。王翦心中大喜。忙念動靈咒。搖指把寶劍祭起。只見空中立刻紅雲托起。飛奔袁達頂門而來。然後大叫袁達。你慢趕。看某的寶劍來取你了。袁達抬頭一看。見一朵紅雲托定一口寶

劍望頂門而來，叫聲不好。這個道兒，我可不曉。走罷，擰回馬就跑。王翦一見大笑道：「袁達，你要逃走，除非是再認母投胎了。念動咒語，這寶劍如飛的趕來。」袁達回頭一看，見寶劍追將下來，離太陽不遠，忙取斧想去招架，怎能架得？正是：西北天鼓響，東南落將星。忽響亮一聲，袁達中了寶劍，翻身落馬。享年五十四歲。後人有詩嘆之曰：獨占全山顯大名，英風所到鬼神驚。可憐豪氣今何在，衰草淒淒隱石塋。齊兵見袁達落馬，大喊一聲：「齊撤征駒，上前奪回尸首。」王翦收回寶劍，也不追趕，打得勝鼓回營。且說齊兵搶了尸首，擡回營中，有掠陣的軍兵，早報與李牧知道。李牧聞言，哇的一聲，連交椅倒在塵埃左右，上前救起半晌，歇過就大哭。兄長，你大波見過千千萬萬，誰知翻在小濠溝？怎的不痛死我也？齊兵把袁達的尸首擡進營來，李牧雙手抱住尸體大叫：「我的兄長，你忠心爲國，欲與師祖報仇，今日命喪在此，誰來救你？」又痛哭了一場，吩咐衆軍用棺木收殮，遣八名偏將，三百兵丁，護送靈柩回齊。自己獨坐帳中，心中想道：「秦師勢衆，我軍已寡，如何能守？保國公當臨陣之時，意欲回兵，又恐列國恥笑，欲與秦國見個高下，又懼王翦的法宝，欲守不能，欲退不可，心中甚是焦燥，忽然想了一計道：有了，何不今夜踏營進城，與燕王同守易州，待等救兵，豈不是好主意？已定傳令三軍，今夜飽餐戰飯，預備劫營，不提。且說王翦斬了袁達，打得勝鼓回營，早有人報知章邯，親自帶領衆將出營迎接。王翦下馬，同攜手上大帳。章邯道：「賀喜殿西侯今日誅了全山的袁達，天下揚名，建立大功，可喜可賀。」王翦道：「全仗吾主洪福。」元帥的威風，大家稱羨了一回。章邯吩咐一面擺酒，一面差官報知始皇，始皇就宣元帥先鋒進帳。二人領旨進帳，辭謝已畢，始皇傳旨賜坐，便對王翦道：「王兄今日斬了袁達，建不世之功，寡人無物可敬，與軍師備下酒宴，與王兄慶功。」王翦叩頭謝恩，大帳上擺了幾桌酒宴，君臣進座，暢飲。始皇傳旨：「今日是慶賀大功，諸臣不必拘議，俱要盡歡。」衆臣聞言，無不山呼萬歲。正飲之間，軍師金子陵見帳西小旗被風打折，忙在袖中摺指一算，早知來意，便立起身，奏道：「臣方才算得今夜有齊兵劫營，始皇道：先生八卦有準，量必不差。」元帥可速出營安排，便了衆臣聞言，遂齊叩謝出帳。至元帥大營聽調，章邯升了大帳道：「齊國李牧勇冠三軍，大有袁達之風，非同兒戲。今夜若來劫營，必有一場惡戰，狠敵衆位將軍，預要奮勇當先，方能成功。」連忙拔箭二枝，令蒙恬、趙高二人帶兵五百，在營埋伏。到梅花坑裏，預備撓鉤手，又令燕易王賁帶一千弓箭手，先埋伏大營左右，防李牧沖出營時，可用箭射去，不可放他出營。如違者軍法從事。又令白起、胡奐領兵三千，在中營埋伏，圍困齊師。又差王翦帶兵一千，在營前之外扎住，以防燕國有兵出來相助。又領四十名大將，在御營同軍師保駕。自己又帶兵埋伏。正是：就地挖坑等虎豹，漫天撒網

打蛟龍。李牧那裏知道等至三更，戎裝打扮悄悄的領兵暗到秦營，離秦營不遠，細細望見秦營內燈火全無，更鑼不響，心中暗喜，傳令衆兵上前拔開鹿角，發聲喊齊殺進去，不進去猶可，一進去只聽得一聲響亮，如天崩地裂一般，齊兵在前，盡落陷坑之內，秦營中一聲礮響，四方皆應，火球照得如同白日，趙高蒙恬往外殺來，章邯往裏殺來，白起胡奐往左右殺來，刀槍亂舉，戰鼓喧天，交相混殺，那秦兵多於齊兵十倍，且講劫營衆軍，心中早已慌忙，各顧性命，只想逃走，軍心一亂，越加不濟了，被秦兵殺得如砍瓜切菜一般，只聽得叫苦連天，紛紛落馬，李牧帶了幾十名家將，左冲右突，殺不出去，只見四面八方戎裝甲冑各持利刃，一個個雄氣昂昂，凶似喪門，惡似太歲，心下一時着忙，竟沒生路，說聲不好，今番吾命休矣，眼望臨淄大叫道：「臣今夜定可以死報國了，把心一橫，對衆將道：『你們隨我來舞動雙鞭，就渾殺一陣，只殺得四下裏騰騰殺氣，八面上烟火升空，馬蹄亂撒，劍戟交加，鞭打的鎗挑的，刀砍的斧劈的，紛紛落馬，不計其數，正是：』北戰南征爲國家，衆軍害怕亂如麻，縱然奪得多疆土，馬死人亡血染沙。」李牧的本領原是不弱，况兼憤勇起來，十分了得，鞭打胡奐，馬冲王賁，戰白起，射趙高，所到之處無不披靡，將近殺出重圍，只見陰雲密布，半空中顯出一員大將，藍面赤鬚，金盔金甲，手執加鋼斧，大叫道：「賢弟，認得我否？我在此等候多時了，此處乃係你回頭之地，快跟我回天復位去罷。」李牧聞言抬頭一看，認得是全山的袁達，便在馬上大叫道：「仁兄，等小弟一等。」此時李牧身上已中數鎗，自料殺得出重圍去，也難保一命，倘或落在秦人之手，豈不弱了往日英名，想罷，一拔青鋒，向頸上一抹，這也是李牧到此命該歸天，劍響一聲，人頭落地，死尸却不墜馬，那馬就駝着主人的尸骸，往外營亂闖，弓箭手一齊放箭，眼見剎時間連人帶馬，着成一個箭人一般，王翦督兵上前想梟李牧的首級，及至跟前一看，見身上已早無頭的了，王翦心下甚是疑惑，差人四下找尋，并無蹤影，遂報與章邯知道，章邯亦無可奈何，只得收兵，燒化營中的尸首，原來李牧見袁達來引他，自己不免隨劍死在馬上，那人頭落地，有忠義的家將搶起，用戰袍包了，也是李牧之靈，靈氣不泯，不願將首級挂在秦營中，示衆遂暗助家將逃出重圍，飛奔臨淄報急去了，閒話不提，且說易州的探馬探得明白，飛奔與屈產知道，只嚇得屈產身不搖，自戰體不冷，而涼，說聲不好，我想袁達李牧乃老成之將，勇冠三軍，今盡喪秦人之手，真真可惜，忙修本章進朝，昭王看了本章，只嚇得倒在蟠龍椅上，左右近侍上前救醒，不禁放聲大哭，道：「二位保護國公，從無敵手，列國揚名，今喪秦人之手，全軍覆沒，可見得孤的江山難保了，說罷大哭，上大夫沈祥奏道：『人死不能復生，主公休得悲傷，料理國事要緊，秦師今以殺敗齊兵，說我國無救軍，心懼恐盡力攻城，我主可自』

上城去。一來彈壓人心。二來亦鼓厲守城軍士。但得孫將軍南郡王到日。自可敵得秦兵。昭王見沈祥所奏有理。忙傳令排駕。親自上城守禦。屈產迎接上城。到了次日。果然秦兵大出四面來攻城池。昭王與屈產竭力把守。秦兵用雲梯上城時。燕兵就用大石擊下。或灰瓶。或擂木。把秦兵擋住。不能進城。秦兵挖地洞。燕兵用鐵柵。或先挖坑。以斷其路。兩下各自議計。一連攻了幾日。幾夜。到底易州乃燕國建都之所。城池堅固。且又在城上攻下。甚覺便宜。秦兵反被受傷。章邯無奈。只得把易州城四面圍住。困得水泄不通。昭王也不敢偷安。夤夜守城。就每晚焚香。祝告天地。以求孫臏早日下山。以解易州之圍。暫且不提。且就天台山天台洞的孫臏老祖。正坐蒲團上。忽然心血來潮。忙搖指一算。早知袖裏由不得眼中落淚。大放悲聲。叫聲門徒呀。可憐你英雄蓋世。今日命喪於寶劍之下。貧道眼睜睜的不能救你。可憐跟我一場。在陰雲中同受過磨折。吞了仙丹。只望棄了紅塵。到名山勝地。修仙養性。可得一個地仙之分。又誰知你貪戀爵位。棄不了名利。如今身喪沙場。雖是天命。但亦人力可以回天。豈有脫不過大難之理。李叢與清風明月在旁。見老祖無故大放悲聲。又自言自語。不由的狐疑起來。難道這老道士瘋了。李叢忙上前道。老爺何故啼哭起來。孫臏道。你師兄死了。叫我如何不哭。李叢聞言。心下糊塗道。弟子的師兄是誰。因何而死。孫臏道。你大師兄袁達呢。李叢道。弟子聞得人講。袁達有萬夫不當之勇。殺得那上邦進貢。下邦讓位。現在東齊封公爵。如何死了。他死在何人之手。孫臏道。也是死在秦將王翦之手。因燕昭王差你師弟闖出重圍。上臨淄取救。袁達與你師兄同領兵去易州解圍。因此命喪於秦人之手。如今秦師攻易州甚急。待貧道下山去助燕國一陣說罷。架拐出了天台洞。望着易州念念有詞。見杏黃旗連指三指。那易州之處。就下了一場大冰。把易州城凍的如冰山一般。秦兵雖衆。却不能爬城。整整三日。才用太陽。然後冰山一洩。城如油滑。孫臏祭了一陣大冰。護住易州城。方要進洞。忽然一陣風過。孫臏忙讓過風頭。接着風尾一聞。便知來意。說聲不好。快些進洞道。大禍來了。李叢聞言。不知何故。忙攜孫臏進了天台去。不知是什麼緣故。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指迷津毛遂破雲封 犯殺戒孫臏下天台

話與青石山閉陰洞有一位真人。姓毛名遂。生得五短身材。鵝行鴨步。一雙金眼。兩道紅眉。生來性情乖巧。手脚伶俐。春秋之時。已得了道。曾在孟嘗君田文門下。爲客保。孟嘗君至楚。三盜狐裘。救了孟嘗君。又在雞鳴關。變過雞鳴。騙開了關。放走了孟嘗君。他就拋却紅塵。上山修道。後來在夾河與天台山天台洞的孫臏結拜爲兄弟。於龐涓之時。龐涓

用釘頭七箭書來害孫臏。那時毛遂就要下山來奪回單人，翻來救了孫伯齡之命。又至樂毅投燕之時，兵伐齊國，黃伯陽下山大擺陰魂陣，救出孫臏，真算是孫臏的救命恩人。患難中的朋友，那日在閉陰洞中讀罷了三卷黃庭，無事便想到天台山去尋孫臏，閒談閒談，遂吩咐兒童開好了洞門，足駕祥雲望天台山而來，到了山前，按下雲頭，却見天台洞口白雲封了，暗想道：「三哥今日必不在洞中，不知往那一洞談經去了。我且到別處走走，再來遂復駕雲往別山而去。」原來孫臏出洞祭了一場大冰之後，見一陣狂風吹過，就知袖裏忙道：「快進洞去，禍事來了。」忙進了洞門，吩咐童子把洞門關上，又施小法把洞口封了。李叢見他忙忙的進洞，面目失色，便問道：「師父何故着驚，把洞門關上？」孫臏聞言，長嘆了一聲道：「徒弟你有所不知，只因你師弟孫燕上東齊求救，知道袁達李牧不是王翦的對手，苦苦在襄王跟前要見為師的，因為師前辭駕回山時，曾留下一紙柬帖與國師卜商，他乃是個賢人，天下欽敬，出家人意欲度他為仙，故此柬帖留下，以便他日後醒悟前來尋我，誰知事有湊巧，到惹禍根。如今卜國師與孫燕來到天台山，要請為師的下山去的，為師的想父兄之仇，師弟之恨，豈可不報？只因王翦是拗離國金光洞海潮聖人，無當老祖門下，是奉千佛牒文，上帝勅旨，九天應元雷神普化天尊降世，保秦始皇併吞六國的燕國當滅，縱有回天之本領，也不能挽回。若見了孫燕，必被他纏下山去，這一惹紅塵犯戒，其災不淺，故此封了洞門，以避災難。李叢道：「原來如此，只是他們難道就尋不着洞門了？」若尋着洞門，只管在外亂打亂敲，難道好意思不開門麼？」孫臏道：「為師的已施法力，把洞口用白雲封了，他們如何尋得？」李叢聞言，雖然口不出聲，心中暗道：「好狠的老道士，父兄徒弟之仇，不報講上無數的大話，前來嚇人，往常間動不動說他有偷天換日之能，今日被一個秦將王翦嚇得就不敢下山了。我且不管他，若有人打門時，我就出去開門，放他們進來，看你怎樣推脫。」想罷，便下了三清殿去了。且說卜商與孫燕帶了十數名家將，出臨淄的東門，向東走了五百里路，整整走了七日，然後下館舍，住下卜商把孫臏留下的柬帖打開，只見上寫着幾行小字道：「要去天台山，出東五百里地，名佳境村，再往西北去，直行三兩日，可見古松樹，樹前見小橋，渡橋須切記逢檜必轉灣。方見天台路。」卜商與孫燕看了心中大喜，便喚管舍人來問：「此處左右可有佳境村？」舍人道：「離此六十里，即是佳境村也，是我們東齊所管，這裏山明水秀，果堪遊賞，相爺與將軍那裏遊遊，自有佳趣。今日晚了，不能趕到，待明早小人引相爺前去，就是卜國師道，也不用你們引路，我等到那裏也非遊玩，不過到那裏就好去天台山了。」舍人聞言，也不知天台山是在那裏，不敢亂答。遂應聲是，便下來整頓酒飯，管待二人在館舍宿了一夜，到了次早，問明了去路。

然後出離館舍，依着舍人所言之路，直至日斜方到，果然佳境村，頗有幽趣。二人亦不玩賞，尋所村家，喂了馬匹，各人用些乾糧，就依着柬帖上走路。日夜奔馳，果然就見有一帶長松，從山脚起，密排過山。二人領着家將，進了長松嶺，那幽雅真個令人可愛。如行滄海一般，濤聲震耳，行了半日，才過了萬松嶺，只見四面高山，巒翠峻嶺，摩天此時一陽初回，滿山的草木，并無枯槁之意，只覺一聲風過之處，泉聲與松聲相接，真令人心胸泰然，全無渣滓。卜商便尋塊大石，下馬坐下，孫燕也下了馬。卜商便道：自古隱者，伏身於林泉之間，雖貴爲王侯，富有千金，皆不足以移其志。原來此間大有相會，即吾至此，亦生歸隱之心。回憶名利場中，真有不堪言其苦者。孫燕在一旁坐着一心，只想到天台山，請他三叔下山，與祖父報仇，不但不會聽見卜商之言，並且如不見這些山水樹木一樣，便開言問道：老柱國，此處離天台山還有多少路呢？卜商笑道：將軍我如何知道，我又未曾來過。孫燕道：如此說，我們不必在此留戀，誤了程途。上天台山要緊，卜商無可奈何，只得復上了馬，行不上幾里，果然見一座大石橋，過了石橋，萬山俱各不見，却是一塊大地，又有無數松林，只聽鳥鵲聲喧，并不見一個人影。過了一帶松林，便有一道小溪，攔住迎頭，在路上，萬山朝拱，齊趨此水。左右并無樵徑，只得照書行事，見檜轉灣，便了看看，日色全無，萬山聳起，那風雲吼聲如龍吟虎嘯，一個個心中怯了起來，且幸樹葉中照下月影，稍可見路。衆人不敢停留，只尋檜樹完時，天已黎明了，抬頭一看，迎面一座高山，峻嶺齊整，不過怎見得層巒聳翠，巒嶂流青，四時有不謝之花，百載有長春之草，白猿獻果，班鹿啣芝，鶴唳猿啼，龍吟虎嘯。青松翠柳，遮紅日，錦樹琪花，遶白雲。衆人一路上遊玩山景，猛抬頭見一石碑，直壁刻着天台山三個斗大的字，衆人無一個不歡喜。齊喊道：到了到了。孫燕便道：老柱國，且下馬，不必延遲，我們找洞府罷。於是衆將挽扶卜商打盤上山，找的多時，只見霧氣騰騰，那裏有什麼洞府。孫燕道：老柱國，你找不見天台洞麼？卜商道：我那兒來，此處既叫天台，山必有天台洞。將軍且不必性急，我們再找找尋，又團團走了一遍，并不見洞口。卜商乃是年老之人，雖有家將扶持，但走一個大圓圈兒，早已上氣不接下氣，氣喘喘的，只叫奇怪。奇怪山已找到了，因何洞到不見。孫燕見卜商走得氣喘喘的，便道：老柱國，你且在此歇息，待我們分開去找，或者大夥找的不細，分開找的自然處處皆到。卜商點頭道：將軍言之有理，就在路旁一塊光石坐下。孫燕又叫四名家將護着卜商，然後與衆人各分地段，四下裏各去找尋。一個時辰，大衆聚回原處道：這個山四圍皆是下山之路，並無甚麼深坑大壑，雖然高大，却是直聳的。我們四路俱從山頂直找下山脚，從山脚又找上山頂，那裏見個洞，連個大孔兒也是沒有。孫燕此時急得兩目通紅，心如鎗戳一般。

正不耐煩，只見班豹道：「是了，或者天台山原是天台山，天台洞原是天台洞，不在一處，也未可定。」卜商聞言笑道：「豈有此理！明明東帖上說到天台山，就見天台洞，那有另在一處的話？」孫燕便喝班豹道：「休得胡言。」三叔留下東帖與老師，上面是這等說，豈有謊言之理？正談間，忽聽得一聲牛吼，眾人發了一個呆。卜商言道：「才不是牛吼麼？必是你三叔的牛叫，你們快去再找。」孫燕聞言忙又找了一回，回來道：「那裏見個牛影？」正說着，猛然的牛又連叫了兩聲。卜商道：「真是盤角青牛的聲音，一些不錯。」孫燕道：「既有青牛吼聲，料想洞門必在左右了。怎麼沒處找尋？」卜商想道：「我有個道理，空山之音，最是洪遠，我們也不必亂走，只大叫你三叔的法號罷。」山音應得遠，他裏頭聽見我們的聲音，打發人出來迎接我們，也未可知。」孫燕見說，言之有理，隨吩咐眾人齊聲喊叫起來。山谷相應不斷，暫且不言他們亂叫，且說毛遂往別山遊了一回，才回來至天台山，在雲端之上，只聽得人聲亂叫，孫臍的道號，忙閃目往下一看，見山中有一千行人，數十匹馬，一塊光石上坐着一老一少，俱是官家打扮，心中不解其故，暗想道：「這是爲何？且不要管他，待我下去問問。」隨一按雲頭，落將下來，邁開短腿，就朝人堆處走。早被一個眼利的家人看見道：「你們看那山凹裏走來一個東西，是妖精呢，還是鬼怪哩？」又一個道：「呀，是個矮人呢。」孫燕聞言，回頭一看，果見一個矮人搖搖擺擺的往這裏走來，心中大喜道：「有人來此，就可以問路，你們勿要驚嚇他。」正說着，那個人已到跟前，却是個道家打扮，怎見得：二目如鈴，露寶光，身高三尺，無多長，藍袍道履，沾雲氣，滿面霞光，髮半蒼。卜商與孫燕一齊迎將上去，道：「仙長請了。」毛遂也拱了手，道：「請了。」卜商問道：「仙長從何處至此？」毛遂道：「貧道在前山住的，因從此經過，要找個道友談談，你們列位是從何處來的？」到此何幹？如何亂喊？」孫伯齡、廣文、仙子莫非在此山中失去此二人麼？」卜商道：「非也，我乃齊國上卿，卜商，此位是燕國的皇親，瑞陵君孫操之孫，正總戎孫龍之子。這天台山天台洞，廣文、仙子孫臍之姪，因他祖父與秦國交兵，命喪秦將王翦之手。如今秦兵圍困易州，是他背燕主的文書，上臨淄取救，又奉他祖母燕丹公主之命，來天台山請廣文先生的前二十年間，廣文、仙子有東帖一聯，留給老夫說。日後你要想上天台山，打開此東帖，便知道路徑。今吾主也有書信，差老夫與孫將軍同來，依着東帖上的路，走到此處，又見山下石碑，刻着天台山三字，只是找了半日，竟找不着洞口，道長若是知道，乞煩引我們到天台洞，自有重報。」毛遂聞言，心中暗想道：「原來如此，這別夫怕姪兒來纏擾，故用此白雲封洞，使他找尋不着，只是爲人豈無父母兄弟三哥？你若不下山報仇，豈不遺臭萬年？我有個主意，隨道原來列位是貴人，要到天台洞去請孫廣文的貧道，到也認得天台洞，只是我指引你去，千萬不可說是我指引的。」

衆人大喜道。謹遵仙命。從那一條路去呢。毛遂用手指道。從此左轉。便見孫燕笑道。我們才從此處經過。有五六遍了。並不見有個洞呢。毛遂笑道。孫將軍你只管依貧道的話。自然必會尋着。孫燕無奈。只得帶了從人。順着毛遂所指之路。行不上幾步。回頭已不見了毛遂。一個個大驚道。方才那個道人。不見了。莫非是神仙來指引我們的。不成。孫燕道。且不要管他。我們照他所指之路。去找。一找。原來毛遂用隱身法。在他們後面。跟着一面走。一面念那散雲咒語。孫燕等一行。人行不上幾百步。猛然山旁閃出一洞門。上面橫懸一匾。大書天台洞三字。衆人一見大喜。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孫燕便忙搶一步。用手拍門。且說裏面的李叢。聽得有人喊他師父的道號。心中大喜道。果然來了。我看老道士如何躲得過等了一會。只聽見亂喊。並不見有人打門。心中着急道。這些人都是瞎子不成。這樣大洞門。却不進來。猶在外面。面叫喊。意欲開門出去。又恐師父見怪。心中正在着急。一聞拍門之聲。喜之不盡。也不管孫臏叫開。不叫開。便三脚二步。跑將出來。括喇一聲。把兩扇洞門大開。孫燕正與他對一個正面。只見他生得。身高丈六。顯威風。豹頭環眼。長英雄。勢如奔馬鬚。初露聲。若銅鐘。噍更洪。孫燕暗暗稱羨。好相。李叢便問道。你們是那裏來的。到此何幹。孫燕便把來意說了一遍。李叢道。原來就是師弟。你且在此略等一等。待我與你通稟。隨上三清殿中。跪下稟道。門外有燕國的孫燕。齊國的卜商。要見師父。孫臏忙道。誰叫你去開門的。李叢道人來打門。難道不出去開門。孫臏忙道。好孽障。還不與我下去。遂起身。扶了沉香。拐躡將下來。又吩咐童兒。排開香案。這裏孫燕與卜商進了洞門。毛遂也隱着進了洞門。他先上三清殿去了。卜商與孫燕上至天堦。見從殿上來一個道者。生得面如滿月。目似流星。三叉冠。魚皮鞋。豆青袍。黃絨帶。背後插定杏黃旂。手中扶着沉香拐。卜商認得是孫臏。心中大喜。只見孫臏搶行幾步。到身下拜道。早知吾主的旨意。母親的慈諭。到來該當遠接來。遲望旨意。前請罪叩了四個頭起來。接了旨意。轉上三清殿。放在當中。供桌上。卜商與孫燕上前。與孫臏見禮。孫臏便一手攔住了卜商。一手扶起孫燕。仔細一看。見他眼露神光。龍骨高起。知他有幾年皇帝之分。又想起父兄來。不覺兩目流淚。道。難爲嬌兒了。孫燕跪在地下。放聲痛哭。了一回。孫臏方止了淚痕。道。嬌兒且免傷悲。可將燕國的近況。說與我知道。孫燕忙把秦兵犯界之事。細說了一遍。孫臏又與卜商作揖道。老國卿難爲你了。九旬之外。登山涉水。尋到荒山下。商道。這也是該當的。奉吾主的旨意。不是私自而來。當今皇上朝思暮想。叫下官苦苦哀求。請南郡王下山。君臣親面。孫臏道。不難。一回身在供桌上。展開華翰。上寫着燕丹書。與孫臏親拆。孫臏一見。便落了幾點淚。道。母親恕孩兒不孝。忙展開書信。一看。不看猶可。這一看。不覺流淚。早

昏了過去。孫燕看見如此情形，心中大喜，打量孫臧必然下山，忙上前攙扶。孫臧歇了一歇，滿眼流淚。孫燕道：「三叔你去也不去？」孫臧道：「往那裏去？」孫燕道：「請三叔上易州，相助擒拿王翦報仇。」孫臧道：「我是去不得的，若是去得，豈用你請我麼？論殺父兄之仇，便當下山報復，但我如今受了玉旨，敕封巡天都尉使之職，且王翦不是私自而來，他奉千佛的牒文，玉帝的敕旨，併吞六國，你的祖父二叔天意，造定他命喪王翦之手，怎麼扯得天去報得仇麼？」孫燕與卜商聞言大驚，便連連的打躬道：「南郡王大發慈悲，下山救救兩國君臣人民之命。」孫臧道：「貧道下山也要喪命，如何去得？」孫燕聞言道：「三叔，你今不去，我要回易州，比登天還難，顏臉無光，不如就死在此處罷。」說罷，撩衣往石蹬上撞去，忽然孫臧背後有人出聲叫道：「休要尋此短見，衆視之乃毛遂也。」原來他在孫臧背後，把燕丹的書信看罷，心中不忍，又見孫燕苦苦哀求，也陪着流了幾點淚，及至見孫燕要撞死，便按不住，遂顯了身形。孫臧見是毛遂，忙回身見禮道：「賢弟幾時來的？」毛遂道：「我才進來的。」這一位老官兒，我有些面善，他是誰呀？」孫臧道：「是齊國國卿卜商老丞相。」毛遂道：「我說好面善，一別二十餘年，竟不識你柱國了。」卜商才知是毛遂，也上前見禮，各道思慕之情，又問那一位年少者是誰呢？孫臧道：「是你姪兒孫燕，便叫孫燕與毛遂叩了頭。」毛遂便問他們到此何事？孫臧便把來意說了一遍。毛遂道：「三哥，你下山不下山呢？」孫臧道：「你豈不知王翦乃海潮聖人門徒，我如何是他的對手？」毛遂笑道：「三哥，你休過謙爲人，若無父母兄弟，與禽獸無異。今若不下山報仇，豈不遺臭萬年？」孫臧道：「我豈不知只是不能扭天正說之間，只聽階下一聲怪叫道：『豈有此理！』」孫臧忙問道：「你是何人？」孫燕道：「是家將班豹。」孫臧道：「好大膽的奴才，你喊甚麼？」班豹道：「三爺，非是奴才大膽，只因你不肯下山報太老爺與大老爺之仇，做人如此忍心，還算什麼神仙麼？」孫臧道：「好撒野，敢當面搶白出家人，與我打下去。」班豹就氣昂昂的回身往外去了。自言自語道：「我出去放一把火，把這洞焚燒了，看你出來不出來。」他就折些松枝枯草，堆積洞門，就要放起火來。李叢見了大喜，忙跑上大殿道：「不好了，方才出去的班豹如今在洞口放火了。」孫臧聞言笑道：「好匹夫，敢來我洞中撒野。」孫燕可與我叫他進來。孫燕便把班豹叫了進來，只見他氣昂昂的挺身立着。孫臧一聲吶喝道：「班豹，你放火敢欺主人麼？」班豹道：「你下山報仇，自然有主人之分，你不下山，是無義之人，誰認得你？」毛遂道：「此人雖然魯莽，說的也有些義氣，可取。」三哥還是下山才是。」孫臧道：「我豈不願下山，惟是懼怕海潮，倘有一差二誤，誰人搭救？」毛遂道：「三哥放心，倘下山倘有爲難之時，我毛遂若不救你，日後死於刀劍之下，如何？」孫臧忙作揖道：「若得賢弟如此，我無憂矣。」原來孫臧早知毛遂進洞，故意要逼他說這句話的。遂吩咐李叢快備好青牛爲師的就

此下山毛遂道這纔是，的便即拜辭回本洞去了。且說李叢備了青牛，自己也收拾包裹上殿，說道：師父弟子也願跟隨下山。孫臏點點頭道：使得。遂吩咐童兒謹守洞門，一行人出了天台洞。孫臏就作起法來，不消一刻，早把衆人撒到臨淄東門，一個個如醉方醒，舉目見了齊國的紫禁門，心中大喜，便一齊進了城。早有人飛報上朝，襄王即時命駕親自出迎。孫臏遠遠望見儀部，連忙下了青牛，孫臏扶着迎將上去。襄王見了孫臏，忙下轎躬身道：亞父想煞孤也。孫臏忙要行禮，襄王用手扶着，同步進午門。孫臏苦辭，襄王不允，直至上了大殿。孫臏又要行君臣大禮，襄王再四推辭，受了半參，遂即躬身說道：前日御弟來取救兵，孤已遣袁達李牧帶兵上易州去了。至今未見奏章回國，不知事勢如何。孫臏流淚奏道：他二人皆已陣亡，報效吾主知遇之恩了。襄王聞言，半信不信，忽有黃門官啓奏道：保國公易州陣亡，護國公劫營喪命，如今棺木已在皇城外了。襄王聞奏，大放悲聲。孫臏等苦勸方才止淚。遂降旨宣袁達之子袁剛、李牧之子李節，一同上殿，襲了父職。二人謝恩去了。孫臏即忙望襄王叩頭說：易州盼望救兵如同救火，乞吾主開恩，急發一枝人馬，以救倒懸。襄王聽畢，即問孫臏說道：亞父此去要領多少人馬？孫臏道：人馬三千足矣。惟是臣懇我主，給帶全朝衆將同去。襄王許之，就遣衆將上殿，衆將拜舞已畢，又來參見孫臏。襄王又傳旨兵馬司，即速挑選精兵三千，在午門外扎住，聽候南郡王統率隨命當駕官擺酒，與亞父送行。孫臏又領了三杯御酒，叩頭謝恩，復率領孫臏併全朝衆將，望駕叩首。襄王率領文武各官，直送出朝門而去。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南郡王興兵赴敵 孫臏花中寶捐軀

話說齊襄王率領多官，送出朝門。孫臏奏道：御駕請回自古道，送君千里，終須一別。襄王道：亞父此去，快些回來，免得孤王掛念。言罷，吩咐回宮。孫臏吩咐門徒帶過了脚力，遂即扳角上騎，十二位門徒擺道，帶領三軍三千精兵，出臨淄望易州而來。且不提此話，那秦始皇一日升帳，衆兵朝參已畢，始皇道：國師有何妙計，破此燕州城？子陵奏道：燕國內無強兵，不敢對敵，所望的是孫臏取救之兵。今來的袁達李牧，俱已命喪沙場。易州君臣必然喪膽，及早攻城，指日可破。始皇聞言大喜，傳令王翦帶領部下，一千精兵，即往城下討戰。務取燕國降表回來。王翦領旨，身披甲冑，手提鋼鎗，領衆上馬出營，來至城下，吊橋用蛇矛一指，高聲大喝道：巡城的小軍聽真，快報與你家昭王知道，叫他早獻降書，開城納降，萬事全休。少若遲延一時，攻破城池，悔之晚矣。守城官聞言，飛報敵樓。昭王聞知大驚道：目今兵微，將寡，孫臏取救未回，音信不聞，戰守兩難，不如早納降表，稱臣。庶免軍民塗炭。丞相屈產奏道：我國偶然小挫，豈可屈辱於人。雖

然秦兵勢重我國尚有數年之糧十萬之衆可以堅守城池臣料孫燕取救只在早晚回來若是孫臍一到可破那王翦矣那怕他秦兵百萬若是歸降不但被天下恥笑有失祖宗的基業盡歸他人豈不可痛惜哉昭王道丞相之言雖然有理只是如今王翦討戰如何肯退屈產道可將免戰牌高掛城上嚴加防守專等救兵此爲上策昭王准奏傳旨將免戰牌掛出去不多時守城官又差人來報王翦把免戰牌擊碎了還在關前討戰昭王着忙吩咐各門添兵把守多設滾木擂石灰瓶火藥準備秦兵攻城不言易州嚴加防守且說燕丹公主在銀安殿上閉坐想起老都尉父子三人戰死沙場爲國捐軀不覺紛紛淚下正在悲痛之間只見家將前來慌慌張張跪下稟道前者少爺上東齊取救齊襄王就遣保國公護國公二位領兵前來易州相助不料被秦兵截殺二公俱死於非命今王翦又來攻城打碎免戰牌數面十分危急特來報知公主聞言大驚暗想袁達李牧霸占全山英雄無敵今日爲何而來可恨俱喪秦賊之手如今王翦又攻打城池無人抵敵倘有疏虞君臣盡受其害燕丹公主正在殿上嘆氣無計可施只見孫臍花跪下說道小孫女有一言稟告祖母目今王翦攻城甚緊哥哥取救未回倘被秦兵攻破城池不但祖父三人之仇不能報雪猶且連一城百姓俱各遭殃小孫女不才願出馬捉拿王翦報仇洩恨叩懇祖母准行公主聽罷大喝道好了頭小小年紀飽食不知飢餓睡臥不知顛倒還是個女孩兒有何本領敢說只等大話還不與我回房小姐叩頭道祖母息怒孫女前蒙梨山聖母傳授武藝不是孫女誇口若憑刀馬之能那怕王翦匹夫况今城池被困國家急若然眉孫女立意要出城戰賊祖母若是不准恐城池一破玉石俱焚難免一死留此命何用言罷立起身來出寶劍來就欲自刎公主連忙攔住道孫女不要性命今准你出戰便了賽花持劍跪下叩頭謝恩只見李夫人在旁說道你是小小女子出陣之時非同兒戲况拋頭露面與人家一刀一鎗不如待你兄長回來報仇洩恨罷賽花道母親放心女兒主意已定不必再言公主道孫女你既要臨陣可跟我去面奏當今挑選一枝精兵才好應敵賽花道孫女不用許多人馬只用五百家將頂盔足矣公主道既然如此吩咐擂鼓聚將只聽得那銀安殿上鼓聲如雷不一時衆家將頂盔束甲齊到銀安殿月台前雁翅兒排開分列兩旁靜聽號令公主吩咐衆將軍聽我之言自古道養軍千日用在一朝想太老爺與二位老爺俱喪於賊人之手我孫門盡忠報國懷慘不過今有你家姑娘賽花小姐與父親祖伯報仇臨陣當先借仗列位將軍齊心努力看太老爺恩養你們一場爾等用心保着姑娘休教有失若得勝回來自有重賞衆將齊聲答應道願效死力捉拿王翦小姐轉回香房結束停當披掛整齊上殿拜辭祖母母親提刀上馬率領五百家將出了府

門燕丹公主見小姐威勇非凡心中暗自歡喜即忙擺駕上城啓奏昭王昭王道不知御孫女有此本領遂即吩咐開城孤與御妹出外敵樓掠陣御駕觀戰且說王翦見炮響城門大開知有燕將見陣把馬退後數步仰頭觀看只見兩根白旂分開左右一隊軍兵簇擁着一員女將生得花容月貌威風凜凜猶如一片白雪就地滾來王翦看見用鎗一指喝道女將慢來快通名受死賽花小姐聽得有人吆喝將脚力收住望見對面一員大將黑面長鎗面如鍋底就知是仇人王翦遂用刀一指道黑賊你問我姓名仔細聽真我乃燕山東府駙馬公之後孫總兵之女你姑娘姓孫名賽花黑賊可是王翦麼殺我祖父三人之仇不共戴天你往那裏走雙手舉起鋼刀就砍王翦用鎗架開大笑道姑娘住手我看你年輕幼小一貌如花應該深藏綉閣描眉抹鬢何苦拋頭露面枉送了身軀豈不可惜小姐聞言羞得臉紅過耳厲聲睜目大喝道秦兵休得胡言看我取你一抖絲韁照著王翦頂梁就砍一刀王翦用鎗一架回手交還一場大戰二人戰有七八十合賽花小姐知難力勝虛砍一刀往下敗走王翦不捨緊緊追趕小姐回頭一看見王翦趕將下來滿心歡喜忙把那腿壓住刀往青絲髮上取下一管綉花針放在掌中念念有詞喝聲疾那寶貝就起在空中猶如一根降魔杵樣有碗口大竟奔王翦小姐喝道黑賊少要逞能看我寶貝到了王翦正然催馬忽聞招呼心中大驚抬頭一看只見明晃晃的一件寶貝祥雲瑞繞竟撲頂門躲閃不及把頭一低只聽一聲響亮打得甲葉齊飛跌下征騎昏迷不醒小姐見了王翦跌下馬來心想旋馬舉刀就砍秦陣上王翦掠陣見他義父落馬竟率八員偏將亂撒征騎搶回王翦小姐大怒急搖動綉鸞刀催開桃花馬指東殺西指南殺北那秦國軍馬各四散逃奔昭王與燕丹公主在敵樓上觀戰見此心中大喜說道御孫女果然英雄真是女中丈夫你看他把他秦賊打下了馬燕丹公主說道托吾主洪福惟願孫女把王翦打死才報得都尉父子之仇不言昭王兄妹在城上觀戰且說始在帳正與金子陵等商議破城之計忽見藍旂來報道先行官臨敵被易州一員女將用法寶打傷墮馬現抬進營來那女將驍勇不過連敗八員偏將副將先行抵當不住中鞭而逃殺至營門無人敢當乞旨定奪始皇聞言嚇得面目改色半晌無言那金子陵便問那位將軍願出去退敵一令之下閃過一將應聲願往金子陵視之乃知是副將李順口稱李將軍臨陣須防女將暗器李順答應下去提刀上馬敲響一聲出營賽花小姐望見一隊軍馬飛掩出來將五百家將擺開手舉雙刀迎上前去高聲大喝來將通名李順道吾乃副總兵姓李名順你只了頭有多大本領敢在營前猖獗小姐聞言大怒道好賊將諒你有多少本領敢藐視姑娘坐牢著馬言罷冲將過去舉刀就砍李順擺動兵器連忙招架走了數個

回。這李順焉能是小姐的對手，只殺得鎗尖點地，馬蹄倒退，被賽花趕上一刀，劈於馬下。小姐勒馬停刀，令家將齊聲討戰。始皇聞報，怒氣冲天，怎的女孩兒尚不能抵當，還說要平六國。金子陵奏道：「吾主不必發惱，女將邪術傷人，料無人是他對手，且把免戰牌懸掛，待先行官傷痕全愈，再定良謀。」擒拿賽花未遲。始皇只得准奏，把免戰牌抬出營門。小姐只得率領人馬，掌得勝鼓回營。昭王公主大喜，擺宴慶功。然後與祖母一同回府。只且不表，再說那王翦却被孫賽花金針之寶，中了肩窩，翻身落馬。衆將搶回，抬進營中，昏迷不醒。始皇着急，吩咐左右與他寬袍解帶，看見傷痕，有碗口大，腫起三四寸高，紅紫青色，傷得甚重。金子陵奏曰：「吾主不用着忙，臣下山時帶有靈丹一丸，可救王翦之命。」始皇大喜，道：「既有靈丹，即速調治。」子陵命人尋無根水取來，把丹藥開化，敷在傷處，留一半用湯和了，攪開牙關灌下。半刻之間，王翦週身通泰，傷痕平復如初。礮礮爬將起來，見了始皇與軍師並元帥，連忙跪下拜謝。始皇問道：「先行官怎壓樣被一員女將暗算？」王翦道：「孫賽花那丫頭，雖然年小，到也刀馬純熟，又有金針之寶，臣一時未及提防，誤遭毒手。元帥道：「因何先行官被傷？」王翦亦敗走，那丫頭利害非常，刀劈李順，殺得三軍喪膽，把免戰牌高懸。那丫頭方才退回，王翦聞言，氣得三尸神暴跳，如雷聲，聖上快傳旨，把免戰牌收了。等臣出馬擒拿那賤婢來，千刀萬剮，方消此恨。始皇道：「將軍且保養精神，要緊傳旨擺宴，與先行官賀復元之喜。」君臣們直飲至更深，方才散席安息。次日天明，王翦上帳辭駕，頂盔束甲，提鎗上馬，出營一轡頭，直至吊橋，收住絲韁，用手巾指高聲大喊道：「巡城的小軍聽着，快報你家昭王知道，叫那孫門賽花小丫頭出來受死。」門兵聞言，飛報御前。昭王聞知，大驚，傳旨到燕山府，將燕丹公主并賽花小姐請來。不多時，燕丹公主同小姐來至敵樓，見駕畢，昭王道：「昨日同御妹掠陣，眼見王翦中寶下馬，孤只道那賊十有九死，誰知無恙。目今又來攻城討戰，只要御甥孫女臨敵，故特請御妹來商議。」只見賽花奏道：「吾主萬安，不是臣孫女誇口，這一臨敵，定把秦賊擒來。」燕丹公主道：「吾孫兒須要小心。」昭王吩咐看酒，孤當敬奉三杯。小姐急忙叩頭謝恩，飲畢就在敵樓上披掛好辭。王別駕帶領家將響礮出城。王翦望見城門開放，一隊軍馬飛奔而來了，吊橋便大喝道：「賤婢，休得催騎。」我在此久等多時了，你還不下馬受縛，免我動手。小姐開言，怒從心上起，惡向膽中生，大喝道：「打不死的敗將，你不知姑娘利害，尚敢來此耀武揚威，不要走我，取你性命。」言罷，催馬冲殺上前，舞開繡鸞刀，比雷閃還快。照着王翦頂門砍去。王翦用鎗架過一場大戰，真是棋逢對手，將遇良才。經過有六十餘合，不分勝負。賽花小姐心靈智巧，知道力難取勝，忙將坐馬一圍，倒退了數步。順手將金鞭摘將下來，往刀上一碰，名為葉裏藏花，旋回馬來。王翦

的馬就冲將上來，照着心窩一鎗。小姐用刀架開，撞了個滿懷人。挨馬湊，只聽一聲響亮，甲葉齊飛，把王翦肩甲把去。一片嚇得王翦轉馬敗走。賽花小姐不捨，緊緊追趕。王翦一看見賽花追來，心中不慌不忙，把寶劍取出，念動真言，祭起空中高叫：賤婢休得猖狂，看我寶劍取你！小姐正在催馬，聽見抬頭一看，見半空中一朵彩雲，托着明晃晃一口寶劍，竟奔頂門而來。賽花小姐欲躲不及，一聲響，可憐劍到頭，落翻身落馬。五百家將一見喊聲，一好把尸首搶回。王翦因中了鞭傷，不敢再戰，掌得勝鼓回營。只且不表，却說那燕昭王與燕丹公主，是在敵樓上議論軍情，忽見黃門官來報：賽花小姐死在敵將王翦寶劍之下，乞令定奪。燕丹公主聞報，大哭失聲。昭王亦兩淚交流，便勸公主道：死者不能復生，御妹且免煩惱。公主無奈，暫止悲哭，吩咐把小姐尸首抬回王府，用棺木盛殮，停止偏殿。高李二位夫人聞知，大哭失聲，昏迷過去。於是合家掛孝。昭王又差官致祭，只且不提，却說南郡王孫亞父帶領精兵三千，協同孫燕與全山衆門徒望易州而來。行經數日，那日到燕國西面離城十里安營下寨。孫臏升了青紗大帳，衆將參見，分班站立。孫臏向左右道：我爲救國而來，燕城中尙未知道。那位將軍進城報號？只見孫燕應聲小姪願往。只見後面跟着一個彪形大漢，也應聲願往。孫臏一看便問：你要往何處？班豹上前跪下稟道：小的是孫府家將班豹，願保少爺入城報號。孫臏道：你去不得，你即要去，必凶多吉少，不要去罷。班豹道：三老爺小的生有時，死有日，莫說印堂帶黑氣，就是寶劍臨頭，斷不縹眉的。小的前者保少爺殺出重圍，取救如今亦要保少爺闖過秦營入城報號，以得全終。始吉凶二字，小的不放在心。言罷，轉將下來，結束停當，跟孫燕上帳拜辭各騎，征馬齊出營來。走來數里，孫燕收住坐騎，回對班豹道：我們打繞道去，還是打正道去？班豹道：繞道進易州南門遠些，正道進西門近些。孫燕道：正道要經過秦營，必有一場惡戰。班豹道：先時背着文書，尙且力敵秦營，何況今日取救回來，又懼秦賊不成？還是走正道的。是孫燕道：此亦合理。我當先開路，你在後跟隨。便是言罷，催馬加鞭，即進秦營。高聲大喝：你等衆軍，避我者生，逆我者死。二人在那千軍萬馬之中，猶如虎入羊羣。遠者鎗挑，近者鐮打，殺得秦兵叫苦連天，四散奔逃。忙藍旗飛報前營。王翦聞報，一聲怪叫：好大膽孫燕，怎敢闖我汛營？不知這廝又請得誰來？我且去看看。說罷，披掛提槍上馬，率領衆將，冲出大營。正遇孫燕亂殺衆軍。王翦一見，冲中大怒，催馬上前，用矛一指道：來者莫非是小輩孫燕？你有多大本領，敢來闖我的大隊？孫燕正在冲殺奪路而過，耳邊中聽得有人招呼，舉目觀看，只見一將皂盔黑甲，烏馬蛇矛，正是王翦，阻住去路。仇人相見，分外眼明，遂厲聲大喝道：你只黑賊，莫非是王翦麼？我正要取你碎屍萬段，出我心頭之恨。你還要上前阻我去路麼？休走！

看我取你首級言罷兩手擰槍分心就刺王翦提矛急架用力相還一場惡戰敵至二十餘合不分勝負班豹在旁忍耐不住一聲高叫王翦休走你來看你家班祖宗到了你仔細些催馬提鎧望上就闖王翦看見班豹來得凶勇他也率領衆將一齊圍繞上來那班豹梟勇不過兩枝鎧殺得王翦同八員偏將大敗虧輸把營盤就盪開了班豹旋回坐騎向王翦背後抄將上來王翦不能抵當虛點一槍往下敗走孫燕催馬執槍隨後趕來只個班豹那裏還肯放鬆一步怪叫亂嚷休放走了王翦喇喇緊隨王翦扭頭回看大怒道只小冤家不知死活的緊緊追來說不得祭寶劍誅他但他是兩個人一齊趕來只劍下去只誅得一個斬不得兩個若斬了孫燕班豹來得凶惡怎肯于休左右爲難見孫燕那馬來得切近只得祭起寶劍大聲吶喝道孫小輩休來趕我看寶劍取你不知孫燕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逞寶貝劍誅燕將 用魔法石打秦軍

話說孫燕聽說寶貝來了知道利害忙收戰馬仰頭觀看但見雲氣盤旋霞光繚繞現着一口寶劍竟撲頂門而來只嚇得魂驚千里班豹在後大叫道少老爺怎麼不加上鞭就把此賊生擒活捉與大老爺一門報仇爲何勒馬停槍不去擒拿又在此抬頭呆看甚麼孫燕道寶劍來了我的性命就在眼前難保班豹道怕甚麼寶劍如今在那裏孫燕用手往上一指道可不是麼班豹忙睜眼一看只見雲霧繚繞斗大的紅花托着那明晃晃一口寶劍竟扑孫燕的頭梁相離不遠班豹一見高叫道不好了快跑走去孫燕道有理妖法邪術跑過百步之外就無害了孫燕慌忙回馬望易州西門飛馬而逃班豹道連加三鞭在後跟隨那寶劍就在空中左旋三旋右旋三旋望孫燕頂上一落只孫燕按上界自在龍臨凡在趙國邯鄲有三年零六個月天子之福焉能害得他寶劍剛到了頂門孫燕原形現出露了一條五爪龍把劍托住只劍乃如意的寶今被金龍托住就住後斜飛去可巧該死班豹趕來到湊巧捱了一劍響亮一聲斗大的人頭墮落孫燕聽得馬後響聲回頭一看見班豹中劍倒在塵埃心中悲傷淚如雨下可惜一條好漢死於秦賊之手不敢挨遲策馬奔至吊橋高叫開門城上軍兵看見認得是孫燕飛報昭王正與屈產在敵樓上籌議守城之策忽聞報孫燕回來忙與屈產親自下城相接孫燕一見了昭王連忙俯伏城下行禮見駕昭王大喜道御外甥平身取救之事如何孫燕奏道托吾主的洪福臣上天台山拜請臣叔下山率領人馬前來相助現在西門安營臣特來報號昭王聞聽大喜遂與孫燕屈產一同回至敵樓傳旨擺駕回宮各官相隨回至金鑾昭王升殿坐下命屈產寫了請啓一道差遣大臣八員費捧又點御林軍五百跟隨孫燕出南門繞道竟奔齊營請孫臆進城暫且按下且說王翦得

勝回營上中軍帳報功口尊元帥在上。今有孫燕上臨淄取救。天台山拜請孫臏領人馬到易州相助。現在西門安營。方才孫燕進城報號。闖營而過。被末將用寶劍斬他的家將下馬。孫燕敗進城中去了。特來報明。章邯聞聽大驚。嚇得半身冷汗。半晌無言。王翦道：元帥聞得孫臏到來。大有驚懼之色。却是爲何章邯道：你有所不知。孫臏在雲夢山學藝。得了三卷天書。能知過去未來。神通廣大。道法無邊。列國聞名。喪膽你。我不是他的對手。不如奏知主上。收兵回國。以免三軍遭殃。王翦笑道：我秦國應運而興。該平六國。號令天下。聖天子有百靈相助。孫臏豈能爲哉。元帥且請寬心。待末將和他見陣。定個高下。管保無事。說罷。辭回大營去了。且說孫燕領昭王旨意。帶着有名人員五百軍兵。一同來至齊營。在營外扎住。孫燕即忙下馬進營。見了叔父。就說現有昭王請啓在外。請叔父快迎接。孫臏即吩咐排開香案。大放營門。走出外來。那外面八員大臣。望見孫臏迎出。便齊捧了請啓。直進營門。孫臏連忙叩頭跪接。捧來。至香案上跪讀一遍。起來與各大朝臣相見過禮了。即時傳令拔營。仍從繞道而進。不一時到了南門城上。官軍急開城門迎接。直上金鑾昭王一見忙離龍座。率領各官迎下丹墀。孫臏忙搶上幾步。跪下叩頭。昭王用手扶起。同上大殿賜坐。孫臏謝恩坐下。孫燕李叢率領衆將在階下山呼叩頭。昭王往下一看。只見衆將穿着紅着綠。戴着紫披藍。個個賽過天神。如狼似虎。昭王便問道：只是那裏來的。孫臏奏道：那是臨淄一千衆將。昭王傳旨免禮。平身。衆將叩頭謝恩。昭王命光祿寺擺設素筵。與御外甥接風。齊國衆將。另在偏殿管待。須臾君臣入席。酒過三巡。食供五味。昭王開言說道：孤國兵微。將寡。今被秦國欺凌。與兵壓境。全仗御外甥扶持。若能擒拿王翦。退得秦兵。孤當厚報。孫臏躬身道：列國興衰。關乎天命。只看天意如何。一來憑主上洪福。二來看臣的本領。三來看易州的黎庶。不遭塗炭之災。若說要擒王翦。又何難哉。言罷。君臣暢飲一會。孫臏離席叩謝。告辭出了朝門。架拐騎牛。衆將簇擁來至燕山府。棄蹬離鞍。承奉官不敢怠慢。慌忙通報。那燕丹公主同高李二位夫人。正當傷感煩惱。只見承奉稟道：啓上貴人。少爺上臨淄取救。往天台山拜請了。三老爺下山相助。現在府門下來。特來稟報。燕丹聞聽。悲喜交集。高李二位夫人。忙扶公主步出銀安大殿。望見孫臏。架拐前來。三叉冠。豆青袍。背插黃旗。手持沉香拐。燕丹公主看罷。形容不覺一陣心酸。淚如泉湧。孫臏看生身之母。兩鬢如霜。縐紋滿面。心中大是傷感。搶步上前跪下。說道：不孝孫臏。叩見母親。燕丹公主雙手抱住。大放悲哭。叫一聲我兒。痛死我也。爲是那些得罪了你。那養育的恩情。你全不挂念。竟自在九霄雲外。高李二位夫人。看見了三爺也放聲痛哭。銀安殿上。悲聲慘切。合府之人。無不淚下。母子痛哭多時。高李二位夫人。解勸一番。孫臏把淚痕止住。往偏殿參

靈倒身叩拜只見三副靈柩停在居中不覺心如刀攢淚似泉湧放聲大哭道爲兒遠離膝下養性高山那知父兄沙場慘死虧得姪兒孫燕上山請救故此領兵前來定要拿住王翦碎尸萬段以報前仇望父兄陰靈寬恕忠孝不能兩全之罪孫臧肝腸哭得寸斷如醉如癡孫燕上前勸道三叔不必過哀恐傷祖母之心孫臧聞言拭淚俯首沉吟孫燕回頭又只見殿東停着一口棺木心中疑惑口尊祖母只口靈柩又是何人公主見問淚流滿面道只因你三叔到來不及細訴不若不問也未暇提及既然問將起來就是鐵膽銅肝也要傷心只見李氏夫人悲悲切切的道吾兒去取救後那秦賊王翦屢次攻城討戰你妹心懷忠孝欲報祖父之仇不料出戰又喪於王翦寶劍之下言罷放聲大哭孫燕聞聽珠淚長流哭叫賢妹我去時你尙在殿前相送誰知如今竟隔着棺木相逢可恨王翦只賊連害我尊卑四位眞是仇深似海萬剛猶輕孫燕哭得涕淚連連捶胸頓足燕丹公主道我兒不必傷感也是你妹的命數孫燕收住了淚燕丹公主歎息一回然後請燕丹公主出殿重新叩頭復與高李二夫人行禮禮畢坐下只見全山衆將上殿朝着貴人叩頭燕丹公主左右端詳不見了班豹乃問孫燕道家將班豹往那裏去了孫燕道只班豹果是英雄他跟小孫連敵秦營在荊軻山冲圍而出一路上同上天台請得三叔回至易州安營又跟隨孫兒進城報號不料遇着王翦戰了一場被他祭起寶劍孫兒幸逃得性命那時班豹在後遂至誤遭毒手可惜忠勇之人死於非命燕丹聞聽歎息了一回天色已晚銀燭高燒吩咐擺酒與吾兒拂塵孫臧道不必方在朝已領過筵宴了公主道既然如此泡好茶來老身與吾兒坐談敘話於是母子各訴家常一宿晚景已過到了次日清晨孫臧起來梳洗已畢即到母親處問過了安因便說道爲兒今要上朝料理國家的大事公主道極好但凡事須要小心孫臧答道曉得遂即拜別母親並二位嫂嫂率領十二位門徒上朝叩見了昭王奏明出城會敵昭王慰勞了一番孫臧領了衆將出朝統了一萬精兵直出易州西門三聲噓響安下營寨豎起青紗大帳孫臧當中坐下衆將參見分列左右發放軍情且且不表却說秦帥章邯因孫臧扎營西門悶悶不樂王翦躬身稟道元帥休要耽驚怕他末將不才願當先臨陣至易州的營門討戰探彼虛實何如章邯道將軍孫臧道法高妙驅神役鬼撒豆成兵前者龐涓在馬陵道上被他亂箭射死七國分尸樂毅何等英雄難免鬼箭之名先行官你縱然英雄焉能是他的對手王翦聽畢氣得陽神暴跳豪氣飛空奮言道末將不才到底要會會孫臧元帥若是要活的順手牽羊把他趕進營盤如要死的走去把他首級割來言罷憤憤下帳帶領部下提槍上馬一轡直跑至燕營收韁勒馬觀看只見鹿角層層深溝高壘兵雖不多已覺齊齊整整看罷誇獎不盡吟

咐旗牌官上前討戰。旗牌得令來至營門，高聲大叫：「巡官聽着，快報你家南郡王得知，叫他早早出營，伸頸受戮。」旗牌飛報中軍，孫臏聞聽，心中暗惱，可恨王翦欺人太甚。我昨日才到，今日便來討戰，尋上門來，欲待遣將拒敵，怕他的寶劍利害，低頭暗想：「左右爲難。」孫燕在旁看見，孫臏默默無言，也不遣將，也不發兵，忍耐不住，只是搓手頓足，站立不安。又見藍旂來報，王翦在營外聲聲罵戰，叫殺連天，報明定奪。孫臏發放藍旂去了，遂傳孫燕、李叢、并全山的衆將聽令。衆將滿心歡喜，只道是遣他臨陣，一個個上前參見，口尊師父，呼喚弟子等差遣。孫臏道：「爾等各歸本營，無令不許擅到青紗大帳。」違令者軍法斬首。衆將聞聽，心中納悶，只得聽令，各歸本隊去了。孫臏見衆將已散，站將起來，轉入後營，踏罡步斗，用杏黃旂望南方一指，忽見值日功曹控背躬身，口稱相召小神，有何使令。孫臏拱手道：「無事，不敢褻瀆尊神。」附耳過來，與我如此這般。這般如此，即速快來。功曹領令，不敢怠慢，不多時把深山古墓中多年的石人取了來。孫臏用魔法一指，搯三台訣，一算說聲道：「疾！」忽變了一員大將，扳鞍上馬，飛奔出營。那王翦正在營前候敵，忽見轅門開放，一員年少大將，白駒銀槍，飛奔而來，仔細看真，正是孫燕。心中想道：「只小輩難然年輕，驍勇不過，他曾在荆軻山大戰，殺得秦兵一夜大將膽戰心寒。今日他獨自又來臨陣，若是勝得他，便罷；倘若戰他不過，我把寶劍祭起來，取了他的首級，豈不是孫門絕後了？」想定主意，兜馬上前，用槍一指，穿白的孫燕慢來。我久等多時，孫燕止抬頭一看，並不回言，舉槍分心就刺。王翦用槍擋開，舞動蛇矛，沖鋒過去，鼎力相持，戰了多時，經過五六十回合。王翦心中暗想：「今日孫燕本領大，不似從前猛勇，我何必與他戀戰，不如拿了一活的，正想之間，孫燕兜心一槍刺來。王翦連忙圈馬躲過，人挨馬近，伸過手把孫燕的勒甲絛，擰個結實，活擒過馬，心中大喜，打得勝鼓回營。義子王賁接應，將孫燕放在塵埃，細綁起來，押上中軍大帳報功。章邯大喜，細看孫燕，唇白齒紅，真是一員少年勇將。遂大喝道：「好孫燕，今旣被擒，你敢立而不跪，麼？」連問數聲，總不答應。章邯元帥大怒道：「你是網中之魚，因何這般藐視？」傳令與我拖下，重責四十兩邊答應。將孫燕推至階下，按倒在地。軍校提棍在手，尚未行杖，豈知孫臏早已倒念真言，取了法寶，那軍校舉棍過頂，得力打下，只聽得啞以一聲，震得兩手酸麻。孫燕在地動也不動，吃驚道：「真好硬漢，有個年少將軍，心中不服道：你老人家氣力平常，等我來，我不信有只般結實的屁股。」連忙接棍在手，八字腳站定，提棍攪動手，起棍落，忽然一聲響亮，將棍折爲兩段，嚇得小軍目定口呆，半晌動彈不得。衆人道：「必然是個銅皮鐵骨，低頭扭開，下一看，果然是個石人，嚇然驚疑不止。王翦看見帳跪下，稟道：元帥打的不是孫燕，原來是個石人。」章邯聞聽，立起身來一看，果然是個石人，嚇然驚疑不止。王翦看見

氣得重重大怒，暴跳如雷，大叫氣死我也。明明是箇孫燕，怎麼拿進營盤，就改變了氣。他不過傳我的家將上來，不論
是孫燕是石人，與我打個污爛，暫且出口冤氣。家將不敢怠慢，提起鐵尺斧鎚，一齊動手，把個石人打得粉碎。孫臍早
知其情，口中念念有詞，喝聲道：疾！把杏黃旂望西北乾天一指，風伯還不祭風，待何時？說話未完，只見狂風大作，穿
林折樹，吹起黃沙，頑石專望秦營，猶如雨點飛來。帳前的碎石人就地騰起，滿營亂打，內外夾攻，打得秦軍無處可藏。
尸骸遍地，一剎時把十萬大兵的營盤，打得哭聲震天。章邯與子陵忙奔金鼎寶帳，奏知始皇。趙高、甘羅領御林軍各
提箭牌保護始皇，飛馬逃出五里之外，方得平安。孫臍倒念真言，送了風伯歸位，方才風息石止，復整營寨。始皇即歸
金鼎大帳，升座命章邯查點大兵，打死將有二萬，中傷不計其數。馬倒數千匹，大營吹得稀爛。始皇大怒，傳旨把先行
官與孤拿下，校尉領旨忙把王翦繩索細綁，擁至帳前跪下。始皇一見拍案大怒道：好王翦，妄誇大口，削平六國，今至
燕邦被一個女孩連傷二次，一陣未成，又中了孫臍的跪計，傷害人馬數萬，敗軍辱國的東西，要來何用？傳旨刀斧手
押出轅門，梟首示衆。軍師金子陵忙跪下奏道：吾主且息雷霆之怒，罷虎狼之威。若將王翦殺了，雖不致緊要，惟是千
軍易得一將難求，願乞寬恕。先行官准其帶罪立功，饒他一死，再去臨陣拿獲孫燕，將功贖罪。如再失誤，二罪俱治。懇
乞恩准。始皇准奏，傳旨放回王翦，整頓衣冠，上帳叩謝不殺之恩。始皇道：孤看軍師之情面，饒你不死。若拿得孫臍萬
事皆休。如若不然，一定問罪。王翦謝恩起來，惡狠狠跑下了大帳。頂盔束甲，提槍上馬，與王賁帶領部下，同出營門。猶
如電掣星飛，奔至燕營，用手一槍一指，喝道：轅門軍校聽真，快快報知你家孫臍出來納命。藍旂啓報中軍，孫臍聞報，
傳令起鼓聚將，衆將聞得鼓聲如雷，各各明盔帶甲，掛鋼斧鞭，齊上大帳。參見已畢，孫臍道：今者秦賊討戰，我若不出，
顯見無能，帶我脚力過來，等我出去會一會王翦。言罷，扳鞍上牛，帶領衆將三聲大炮，齊出營門。那王翦鞍馬提鎗討
戰，只聽得一聲吶喊，砲響驚天，兩根素旂，分開左右，竟奔戰場。被風擺開，見左邊旂寫的是雲夢水簾，會學藝。右邊是
寫的了一真人孫伯齡。旂後頭一隊將官，刀鎗雪亮，盔甲鮮明，簇擁着一道者三叉冠，豆青袍，架拐騎牛。仙風道骨，王
翦看罷，微微冷笑道：看將起來，聞名不如見面，見面不如聞名。聞他的名如雷貫耳，見了面亦不過是我等之輩。有何
異人之處？觀畢，催馬迎上前去，用鎗一指道：別夫慢來。我王翦侯爺在此。孫臍聞言，收住青牛，衆將一字排開，拱手答
道：來的是莫非是王翦麼？王翦道：然也。我素聞你在高山修煉，乃高明道德之士，定知世務情形，應該勸燕昭王納土
歸降。上順天心，下安黎庶，方是明德保身之道。為何計不出此，乃與妖作怪，傷我人馬數萬？今又在我跟前耀武揚威，

排開陣勢，意欲何爲？孫臧大笑道：「貧道此來，原爲着家門之事，你心腸狠毒，行事太過，豈不知人事勝天，何必妄談天命？貧道有一言，諸軍靜聽。王翦你今日可快下馬來，待我用粗壯麻繩綁住你，解到燕昭王獻功。王翦大怒，掄刀來斬孫臧。孫臧舉仙拐迎敵，二將戰數十合，勝負未分。王翦係秦國名將，孫臧以勇難退敵，卽展杏黃旒，毫光閃閃，王翦眼花，跌下馬來。孫臧喝令衆將擒綁，未知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幻身形戲弄王翦 祭水火燒陷秦營

却說王翦聽聞孫臧之言，心中大怒，雙手舉鎗，對着便刺。孫臧用左手的拐架過，右手的拐照天靈打來。王翦側身躲過，舞動鋼鎗，往來接戰，猶如點點寒光。一汪秋水上，護其身，下護其馬。孫臧使開拐法，好似一對蛟龍，上下盤旋，呼呼風響。二人經戰八十餘合，王翦虛點一鎗，回馬敗走。孫臧微微冷笑，道：「好一個王翦，你住那裏走？務要趕上，拿回忙催。」青牛趕將下來，王翦回頭看見，滿心歡喜，用手鎗壓下口中，念咒，祭起寶劍，高聲大喝道：「別夫，休得逞強，看我的寶劍到了。」孫臧聞言，收住脚力，用拐護住了面門，往上觀看，只見雲霞旋繞，瑞氣千條，車輪大的一塊紅光，托着明晃晃的劍，直奔至頂梁而來，忙將拐移歸左手，右手把杏黃旒拔出，托在掌中，念動真言，剛剛臨切近，就用旗一展，喝聲寶物還，不回去，等待何時？却也作怪，只見那劍卽時回轉，竟奔了王翦。王翦一抬頭，看寶劍竟扑天靈，嚇得魂不附體，說聲「不好了，難以逃避，緊閉雙目待死。」孫臧一見心中暗想：「殺了王翦不甚要緊，海潮聖人歸罪於我，無辭可答，悔之晚矣。」想定用杏黃旒一指，那劍就扑秦營而去。誰知秦營前大纛旗下，有一員保旗副將，作夢也不知死活，在目前只見寶劍一過，人頭落地，那劍見血，然後回歸鞘中。孫臧用拐一指，大叫王翦，再有什麼法寶，只管使來。王翦嚇得膽戰搖頭，看看寶劍歸鞘，未曾斬得別夫，却誅了一員保纛旗副將。知道劍法被孫臧破了，惱羞成怒，大叫好別夫，往那裏走，挺鎗便刺。孫臧手中拐，急架相還，二人舍死忘生，又戰了三十回合。王翦心下自思：「諒來我這鎗馬，是無能立功，只是仗這口寶劍，方才我招呼於他，被他提防，故此不能取他性命。我於今暗暗祭起劍來，與他個湊手不及，金風未動，蟬先覺，暗送無常死，不知想定主意，圍馬回來，一隻手舉鎗招架，一隻手就搯訣念咒，口誦靈文，又祭寶劍起在空中，那孫臧微微暗笑，好秦賊，暗算於我，何負於你，遂把真魂出亮。王翦正戰之間，見孫臧不加防備，心中大喜，喝一聲疾，孫臧打一拐來，王翦才待招架，那劍往下一落，嘍以一聲，把大羅神仙的頭砍落塵埃。王翦大喜，圍馬回來，要取孫臧的首級，只見無頭的身，騎在牛背上，還拿着雙拐。王翦點頭嗟嘆，可見這別夫有半仙之體，他的頂上無頭，尸首也不倒地。」

王翦上前細看只見孫臏頭上起了一個水泡，往上直冒。王翦暗想：這則夫平日吃齋，不用五葷之人，看他死了，並無點血，只是噴這白液，不多時，水泡就有把斗大小。王翦驚道：這又奇怪了！忙用鎗杆一掃，只見頭上又長出了一個頭來。開口笑道：好王翦，休得囉唆。看你的鎗杆刺了我的眼睛，麼嚇得王翦魂飛天外，魄散九霄。勒馬倒退數步，戰戰兢兢的道：方才我寶劍明明見的，把你的頭砍了，你怎麼又長出一個頭來？孫臏大笑道：你砍我頂上的頭，也砍不得許多。枉費精神罷了。王翦道：你有多少頭？孫臏道：實不相瞞，按八萬四千毛孔，就有八萬四千個頭。那怕你砍到來年，何懼之有？若是你有本事，把我砍落青牛，就算你的能處。王翦聞言大怒道：好則夫，你用什麼邪法，哄騙於我？我和你死生相拚罷了。催馬提鎗，往上就刺孫臏。提枋相迎，王翦抖搜神威，展開鎗法，分開門戶，猶如一片鎗山湧將上來。孫臏大笑道：好秦賊，你有本事，只管盡使出來，不是我看海潮面上，休說你一個王翦，就是百個千個，也要在我手下傾生也罷。何不將計就計，先與他一個喜歡，後與他一個利害，方顯得我出家人的本領。說着，圈回腳力，賣個破綻，照着王翦當頭一枋，王翦用鎗架開人，挨馬湊撞了個滿懷。王翦一伸手，將孫臏袍襟抓住，只一提，就在青牛背上擒過馬來。孫臏一見連忙催馬，孫臏用定身法定住了他們，只見那馬絲毫不動。孫臏急得只是搓手，大怒道：好刁馬子，何故怎麼顛起來？忙抬手舉鎗要打那馬，忽然間連手都抬不起來。孫臏急得怪叫道：衆位將軍，三叔被人家拿了，怎不去救衆門徒道：小將軍你快去救我的手，都抬不起了。這個說我的馬，他偏又作怪，變起顛來了。李叢道：連我這兩條腿，竟是生了根，半步也挪不動，只急得遍身是汗，不言定住了。金山衆將，且說王翦活擒孫臏，飛馬回營，鬆手把孫臏擡在地下，吩咐家將，與我細綁報事的藍旂報知元帥。章邯忙啓奏始皇，殿西侯擒獲孫臏，在轅門候旨。始皇道：起先拿了一個孫臏，惹下一場大禍，今又拿了孫臏，未知真假。傳旨宣王翦進帳。王翦領旨到了寶帳，側身拜叩，滿面喜容，奏道：伏吾主的洪福，齊天罪臣出陣，活擒了孫臏，特來見駕。始皇道：拿的是真孫臏，還是假孫臏？王翦奏道：爲臣和他戰了百個回合，在牛背上生擒活捉，焉能有假。始皇大喜，命承值官取酒來，孤先賀功。王翦得意揚揚，跪飲三杯，即叩頭謝恩。傳旨帶孫臏見駕。帳前校尉將孫臏推擁至駕前，始皇舉目觀看好一表人物，但見臉如滿月，唇若塗脂，天庭飽滿，地閣方圓，骨健神奇，眉清目秀，頭帶三義冠，身穿八卦袍，腰束黃絲帶，腳登魚皮靴，手持沉香枋，身佩杏黃旗。始皇看罷，心中暗想：孫臏望上躬身，口稱聖主，在上貧道參見，始皇拱手道：南郡王免禮。傳旨鬆綁，校尉遵旨鬆放。始皇道：孤前者雖然會過二次，未能朝夕盤桓，今日被擒，孤豈忍加誅？若肯歸降我國，俟天下太平，孤把你官封原職，不知你

意下如何。孫臏聞言，滿眼流淚，奏道：「臣蒙聖恩，赦罪錄用，心中感激，情願投降。但有一事，還求聖上開恩。」臣的父兄一門，死得苦楚，尸體未全，懇乞開天地之恩，將父兄首級見賜。一看俾臣得盡孝道。臣雖肝腦塗地，以報聖主之恩。始皇點頭道：「你果然歸降我國，孤豈惜此無知朽骨。傳旨把孫都尉等首級拿來。軍師金子陵奏道：「吾主不可過信此人。奧妙無窮，須防有失。」始皇笑道：「軍師寬心，在孤十萬軍營之中，怕他飛去不成。傳旨快去捧來。承值官就將首級送至孫臏跟前。孫臏一見，肝膽盡碎，傷心痛哭，不言假孫臏在秦營胡弄，且說真孫臏在外。早知情由，口念真言，到請了四位功曹，口稱真人，呼喚小神，有使令孫臏吩咐道：「借助神祇鼎力，前往秦營，將四顆首級取來。功曹得令，駕起金光，在雲端上觀看。只見假孫臏在營內傷感，忙落下秦營，各取首級。一剎時回來，繳令歸位。孫臏把劍一指，念念有詞，將定身法解散。營外將孫燕、李叢十二門徒，俱各身體活動。正要催馬冲營，忽聞軍令傳喚。孫燕驚駭道：「方才三叔被秦賊拿去，怎麼還在營中傳令，只得與衆將進青紗帳中參見。已畢，驚疑不止。孫臏吩咐道：「衆人各歸本部聽候。軍令姪兒孫燕可托了首級，送進城去。孫燕回頭一看，果然是祖父叔妹之首，悲喜交集。方知三叔有神鬼不測之機，即忙包將起來，送回府中。將棺蓋揭開，用溫酒噴過，俱各縫在項上。一家大小舉哀。孫燕回營繳令，這且不表。說的是始皇看見人頭騰空，忙令校尉快趕。一剎時無影無蹤，只急得搓手頓足，怒問孫臏道：「你是真心歸順麼？」孫臏笑道：「如今不見了父兄首級，貧道也不降了。」王翦在旁大怒，啊噴氣死我也。即一伸手，拔劍來至孫臏背後，手起劍落，照頭一劈，身首兩分。始皇嘆惜不止，可惜大羅天仙，亦受一劍之害。王翦看點血全無，白沫亂冒，心下驚忙道：「不好了，又是陣前故事來了。雙手仗劍，守着尸骸，只等他合回。又砍，始皇問道：「孫臏已經死了，先行官還仗着劍，却做甚麼？」王翦道：「雖然被臣砍了，還不敢放心，怕他身首復合。」始皇笑道：「一個身已分兩邊，怎麼會合？」王翦道：「這個別夫，有些作怪。方才在陣前被臣的寶劍斬了頸上，噴出白沫。臣把鎗杆一掃，就出了頭來，嚇得臣心驚膽碎。爲此如今要防備他。」始皇聽說，孫臏會護身長頭，驚疑不止，睜着眼睛，往下觀看。衆將亦圍着尸首，只看怎樣復合。等待多時，不見動靜。王翦甚喜，奏道：「吾主洪福齊天，今番孫臏果然死了。」除了大害。傳家將將死尸扯出去，家將答應一聲，走至跟前，伸手才待要扯，只見半邊死尸動彈起來，東跳西跳，亂走，嚇得秦國君臣溜的溜走，四散躲避。剩下王翦一人和死尸胡纏。這回被王翦執劍分頂劈開，做成兩半。每半尸體，却是一條腿膀，一隻手，一隻眼。隻手提着沉香枒，跟定了王翦，口口聲聲，只叫還我命來。王翦着忙，想要也往外跑，才得舉步，早被死尸趕上一把，扭住袍帶。王翦慌忙用力一摔，摔脫這半個。那半個又趕上來，又

扯住，弄得王翦無了主意。高聲歎氣道：罷了！人言這刑夫利害，果然死了，還是這等難纏。一定是日辰不好，犯了天地重喪。這刑夫才來顯魂，怎得個陰陽水來灑掃灑掃才好！一回頭見金子陵在那裏舒頭探腦的偷看，王翦厲聲高叫道：好國師呀！人家被鬼魂纏住了，你還在這裏閒看見死不救！你平日間會拘神遣將，何不請位神祇，把這鬼魂遣去了？子陵道：我到忘了。殿西侯不必着急，等我。我把這刑夫的冤魂，貶到陰山受罪，言罷踏罡步斗，口誦靈言。子陵正當演法，孫臏在本營已經知道。即時口念真言咒語，慌得那城隍土地瞬息來至，大帳欠背躬身，口尊真人，有何法旨？孫臏拱手道：今有秦營將軍金子陵師喚你等，你可速進他的營寨。如此如此答他，有違者按陰律聽貶。二神謹領法旨，齊往秦營參見。口尊軍師，招吾神有何使喚？子陵道：別事不敢煩勞，今因殿西侯王翦將孫臏劍劈而亡，大羅天仙冤魂不散，擾亂營中，有驚將士，煩尊神拘去鬼魂，永離災殃，不得違令。二神聞言答道：法師呀！我們小神力薄，不能拘攝此魂。他本是個真人，大羅得道天仙，上管三十三天，下管一十八層幽冥地府，莫說他已死，他還管着我們，焉能拘得他？動今冤魂不散，等小神去哀求於他，看他有何分辨。二神言罷，齊上大帳，不一刻轉將出來。子陵便問孫臏的冤魂，怎麼說呢？城隍土地道：小神再三哀求，但了一真人，只是不肯依允。他說孫門尊卑四口俱傷於王翦手中，有不共戴天之仇，心實不平。如要解散冤魂，必須將王翦破腹挖心，祭奠先靈，方得心安意悅。彼此解釋冤愆，如若不然，管教你秦營兵將不得安生。說畢，二神辭歸本位去了。子陵便與王翦說知。王翦聞言大怒道：好冤魂！這般癩賴，難道我一個生人到怕了死鬼不成？我和這刑夫是個生死的冤仇，說着起行數步，一伸手扭住了半邊死尸，亮出寶劍，哧的一聲砍翻在地。那半邊打一拐來，王翦側身躲過，復手一劍，砍倒塵埃。一連數劍，把兩邊孫臏剝得希爛，餘怒未息，用劍一指道：你今番可再作怪！還來與我索命麼？遂請始皇回轉寶帳升座。始王看見一堆血肉，不覺點頭嗟歎道：大羅神仙只落得砍了一堆血肉泥。這般結果，王翦俾衆將取一個筐上來，把這堆爛肉骨渣裝在筐裏，與我拿出外去，丟了家將領命一個個上前灣腰，正欲動手安排。那肉堆裏大聲喊叫道：我的手爲何折了？動彈不得！我的腰爲何斷了？直不起來！嚇得幾名家將把竹筐撩了四散奔走。始皇君臣聽見，驚得目瞪口呆，面色失色。王翦冲冲大怒，命取乾柴放火，將他燒了。家將領命，須臾火起，烈焰騰空，忽聞火光冲天，叫罵聲不絕。王翦惱怒道：好刑夫！這等利害，燒着他，還敢渾罵。叫家將火上添油，把他骨頭煉化，研爲末子，風吹揚滅了。這刑夫看他還敢使興妖作怪否？只見火上加油，愈燒得猛烈。孫臏知道王翦用火煉假尸，用杏黃旗往西北乾天一指，喝聲風伯，還不快來等待何時？只見剎時間大風忽起，捲

土揚壘火趁風威風趁火勢將秦營燒將起來燒得滿營通紅始皇驚慌無措傳令兵將救火大小三軍用撓鈎水桶往火上亂撥水多即時救滅秦王君臣心下稍安查看剝碎孫臏的肢體也不見了只見滿營中黑霧迷漫地下却都是水始皇問道營內這水是那裏來的王翦道這是方才救火的水吩咐軍士快取土來把這水快蓋起來衆軍士忙運土進營鋪填無處倒上一筐土只見那地上扑嗤嗤裏的冒出水來滿營中猶如開了水眼一般須臾就淹過了膝蓋秦營之內就發了大水君臣着急慌忙上馬那水已淹到了遂招呼三軍前奔高阜躲水這一陣水淹死了秦兵又有數萬餘孫臏傳令孫燕李叢二將到秦營討戰如此如此不許違誤二將領計去了然後念咒將水退乾秦國君臣方敢回寨修復寨柵始皇升帳坐下文武俱來問安點兵馬又損了一萬有餘始皇正在惱怒之極忽金字藍幡飛報今有燕將燕兵前來討戰始皇聞聽歎氣道死的還未有弄清活的又來生事一定又是孫臏的鬼計不如拔營回國避他一避也罷王翦連忙上前口稱吾主不必害怕臣這一臨敵務要把孫燕擒來報仇洩恨始皇怒道罷了罷了你還要出戰盡是大話想你那件不是惹禍進營鬧得風石齊來傷損人馬只爲拿石人後又拿孫臏鬧出水火之災折去軍馬萬餘如今喘息未定孫燕又來討戰這孫燕不知是石人鐵人休要惹禍快些拔寨跑罷王翦叩頭道我主不必害怕等爲臣出馬訪訪孫臏的確實看看孫臏的真假始皇道既然你要臨敵我只是緊閉營門候你勝負如何你謹記着但凡臨淄的人馬再不可拿他一個進營不是好惹的王翦叩頭下帳帶了王賁與五百家將提鎗上馬出營飛奔陣前一見孫燕心中大怒道好無知小輩你有多大的本領屢次前來在陣前今日我要拿你碎屍萬段方消此恨孫燕大喝你這黑賊害我一門四口結下海樣深仇因此才上天台拜請三叔下山昨日臨敵又被你這黑賊擒拿進營你快實說把我三叔送他到那裏去了好好的捧香禮拜把三叔恭恭敬敬送出營來萬事皆休少若遲延只叫你尸橫馬下王翦聞言心中暗喜叫聲小輩你來要你家的別夫麼人不說不知話不講不明實告訴你罷你家的三叔被我拿進營盤我主到要饒他性命却因他弄了玄虛把四顆首級失去君王一怒把他殺了孫燕笑道你這話哄誰我家三叔乃大羅神仙焉能被你所害如今屍首在於何處王翦道你三叔果然有些神通死後還會顯靈鬧得我營中不得安靜如今把他的屍首燒了孫燕聽罷怒目橫眉喝道好黑賊怎敢大膽害我三叔我和你勢不兩立休要走我看我取你手擰鎗照前心便刺王翦用鎗擋開二馬盤旋雙鎗並舉殺得紅塵滾滾日色無光孫燕便虛點一鎗詐敗而走王翦大怒道小輩往那裏走務要追上取你首級遂即趕將下去孫燕見王翦來得相近竟奔營門王翦趕

至近前不見了孫燕，只見臨淄營中一聲炮響，閃出一隊人馬。當先一將，金甲紅袍，手使一把大刀，身高一丈有二步，走如飛，槍至跟前，高聲大喝：「黑賊！往那裏走！還我廣文師父來！」王翦道：「你是何人？」那將答道：「吾乃虎將李叢是也。王翦笑道：「你有多少本領，敢來要我的師父？」你家這副夫，這早晚不知托生那裏去了。」李叢聞言，大喝：「搖動手，中刀，照頭就砍。」王翦急架相迎，一場好殺戰，經十餘合，交手不多時，忽聽得三聲炮響，喊叫連天，四面八方那十二家門徒圍困上來，高聲大叫：「休要放走王翦，須要擒拿活的。」與南郡王報仇。王翦大驚，不敢戀戰，遂與王賁併力，沖開一條血路，落荒而走。孫燕、李叢與眾將緊緊追趕，要知王翦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子陵遣將攻易州 孫臏設計破秦敵

却說王翦被孫燕、李叢與十二門家徒殺得大敗，一直跑將下來。王翦回頭一看，五百家將所剩不上數十餘人，不覺低頭落淚。王賁勸道：「父親不必悲傷，勝敗兵家常事，爲兒聽得孫臏死信是實，易州不久可破，及早取路回營要緊。」王翦道：「我殺了一日人馬，困乏，暫到那前面黑松林下馬歇息，吩咐找個土人引路。」小軍回話：「此處四面俱是高山曠野，並無一個居民。」王翦心中愁悶，只見天色已晚，日落西山，那北方乾天連聲響亮，忽然烏雲佈合，把個明月遮蓋，變作黑沉沉世界，霎時間狂風大作，雷鳴電閃，大雨傾盆。王翦與眾家將在松林之中，被這雨驟風狂，已是渾身濕透，袍甲淋溼，直到三更時分，方才雨止風收，只見松林中青燈閃閃，鬼火燐燐，半明半滅，或有或無，四圍鬼哭神號，陣陣陰風，邊骨又聽得青牛連叫三聲，隱隱踏踏，似是孫臏架拐騎牛前來索命。飛沙走石，照着松林打來，嚇得王翦、王賁一衆無處奔逃。王翦想往外便走，忽然一塊頑石在耳邊飛過，嚇得魂不附體，回身便進了松林，只見王賁道：「不好了，黑林裏頭儘着受打，不如出去罷。」王翦道：「沙石固是難當，那副夫在林外要命，不能躲避，只便如何是好？」王賁道：「何不禱告一番，待冤魂消散，便好出去尋路回營了。」王翦依言跪下，禱告道：「孫伯齡真人，你是得道神仙，是我不合，壞你仙體，如今事已過去，悔之不及，求你陰魂消釋，待我回營，多念經文，超度你早升天界，祝罷叩頭不已。且說孫臏正在營中作法，早已聞得王翦祝告之言，不覺暗中好笑，把劍一撒，顯露神通，收了法力。王翦父子同那數十殘兵，跪在地下叩頭，一睜眼，嚇得衆人目瞪口呆，那裏有甚麼松林，一片都是平地大道，紅日當空，天交正午，衆人一齊爬起來。王翦羞得滿面通紅，回頭對衆人道：「方才明明被這副夫鬼魂弄了一夜石頭，可傷着軍兵否？」王賁道：「並無傷損。」王翦道：「如此尋路回營去罷。」言畢，率領殘兵上了平陽大路，回至秦營，稟知元帥章邯，朝見始皇的大駕，始皇便問先行官勝敗如何。

王翦大戰孫臏被他十二門徒併力報仇。敗走黑松林。遇見孫臏顯魂之事。訴說一遍。始皇大喜道。果然孫臏死了。朕當高枕無憂。取易州只在吹灰之力。傳當值官擺宴。我君臣先吃了太平喜酒。正在歡飲之間。藍旗官報。今日探得西門臨淄大隊忽然蹤跡全無。一人不知去向。特來報知。始皇道。再去打聽。遂望左右說道。列位王兄。那些人馬那裏去了。金子陵奏道。吾主在上。豈不聞蛇無頭而不行。鳥無翅而不飛。孫臏既被先行官斬了。那三軍無主。自然瓦解冰消。誰肯還在易州效力。一定回轉齊東。拔寨逃遁去了。始皇聞言大喜道。既然如此。燕國還有甚麼能人。替他主管。子陵道。燕國並無能人。止有孫臏。雖是英雄。料他是孤掌難鳴。不足爲慮。臣今晚還要觀看天文。看看吉凶休咎。始皇道。國師可留神與孤細察。當下文武酒筵散席。謝恩出營。各歸隊伍。那時天色已晚。一輪皎月當空。風清雲淨。萬籟無聲。金子陵走出帳外。仰首觀察。只見各路將星顯耀光明。惟孫臏本命星不見。又細觀易州王氣。暗黑。秦營紫氣騰騰。看器低頭嗟嘆。果是天意興秦。非偶然也。看畢移步歸帳歇息。一夜無詞。至天明。始皇升帳。文武朝參已畢。始皇便問國師。夜看星象如何。金子陵奏道。臣夜觀象。見孫臏本命星蹤影全無。料他死是真。情可喜。可賀。始皇道。既然孫臏已死。何不遣將發兵與燕王要降書降表。金子陵道。待臣今夜定計。攻破易州。擒拿昭王。殺他一個。烟消火滅。保吾主進城歇馬。如何。始皇大喜道。全仗國師妙用。任憑調遣。金子陵叩頭退出。轉至中軍帳上。吩咐傳聚將鼓。只聽鼓聲如雷。秦營大小將官聞鼓而入。上前參見。分列兩傍。金子陵拱手道。列位將軍聽着。自古道。養軍千日。用在一朝。今夜各宜努力。齊心取易州。就在此舉。衆將齊聲答應。願聽國師差遣。金子陵取箭一枝。就請元帥章邯帶領步兵三千。三更時分。聽見炮響爲號。各駕雲梯。攻取易州南門。不得有誤。又令趙高白起。各帶步兵三千。攻打西門。不得有誤。傳令王翦帶領步兵一萬。三更時分。待步兵攻城。你可三面救應。以防不測。又令蒙恬領令一枝。往五營挑選身高肥壯力大之人。須要千中選百。百中選十。十中選一。共選三十名。就着隨營裏畫匠。用青黃赤白黑五樣顏色。將面畫花。身穿五色彩衣。脚着高蹠。各持狼頭巨斧。假裝天神。三更時分。每門分派十名。聽雷聲爲號。努力當先爬城。驚走了守城的軍士。以便馬步軍兵攻城。不許遲誤。又令顏直前往東門角下。搭一座法臺。臺高三丈六尺。上用皂旗一面。大鼓二十四面。打鼓小軍二十四名。外用銅鏡二面。白芨硃砂黃紙。候用。不得有誤。金子陵派遣已畢。衆將分頭行事。其餘將兵。保守老營。按下不表。且說孫臏用遁甲法。遁住了人馬。金子陵觀星。只道孫臏果然死在王翦之手。他就遣將發兵。專候三更攻城行事。詎知孫臏觀望秦營。見有一段殺氣。冲入斗牛。搯指一算。早知其故。心中暗喜道。待我今晚大破秦兵。殺他片甲不留。方

顯仙家妙用，遂至青紗帳坐下。傳齊十二門徒，參見已畢，提起筆來，寫了幾聯東帖，叫一聲衆位賢徒，今晚三更，秦賊領兵攻城，爾等須要小心破敵。違者軍法難寬。衆將一齊打拱，願從軍令。孫臏拔令箭一枝，東帖一聯，叫孫燕過來，控我東帖令箭，進城保守。照東帖行事。孫燕受令，辭歸本帳。將東帖拆開一看，上寫得明明白白，上寫進城，奏知昭王。北門上設水缸無數，三更不許一人擅到，自有調遣。南門上多加擂木、滾石、灰瓶、炮子。三更時候，秦賊攻城，一齊往下亂打。西門上設立白旗一面，旗脚下擺列刀鎗劍戟伺候，也不許一人行走。三門防範要緊，孫燕看畢，飛騎進城，照東帖行事去了。孫臏又拔兩枝令箭，兩聯東帖，高叫馬昇解信。你二人接我令箭，照東帖行事，不可有誤。二位門徒領令，轉將下來，會在一處，拆開觀看，只見馬昇東上寫着：速進城，奏知昭王。將草廠內草，即着民力，盡行運出城去。離易州五里，按三門鋪墊，五里餘闊，不可遲誤。再者解信，即速進城。奏知昭王。領兵一千，將火藥局打開，用油糞裝着，並硫磺焰礮，擡出城去。照那三門上乾草，上將火藥硫磺焰礮，照式鋪好，又用一層黃土蓋上。那一千步兵，各帶火繩一條，只看且州敵樓上信火起處，一齊發火，火起處，即吩咐一千步兵，奔關下逃命，不得有誤。兩個門徒看罷東帖，各自去催草的催草，領火藥的領火藥，分頭行事去了。孫臏又命宋龍、魏虎二人領兵一千，在易州正南上野豬林埋伏。等三更火起，你這一千人馬，在此響炮搖旗，吶喊助威，倘走脫秦營一小軍，軍法示衆。又令吳信、吳光二人領一千人馬，在易州正北門外十里，向高阜松林之處埋伏。等三更火起，你這一千人馬，砲響搖旗，助威，倘走脫秦兵，按軍法治罪。又令吳能、吳勝二人領一千人馬，在西門左右埋伏。但看有秦兵爬城，信火一起，你率領衆兵，吶喊助威。但遇水淹秦軍，盡行生擒，不許走漏一名。又令展得能、展得信、展得海，你三人各領兵三百，用撓鉤砍刀，向三門上埋伏。待三更時分，秦營砲響，就有假天神攻城，可用撓鉤倒砍，刀斬盡，不許留活一人。又令李叢、展力，你二人領兵一千，在易州東南，掘開地道，埋伏地雷。秦兵見三面火起，必於此處逃走。你聽砲響爲號，引着地雷，即便引兵搶上高台，砍倒皂旗，打破妖鼓，雖不能擒拿金子陵也。叫他魂魄飛散，調遣已畢。十二門徒分頭行計，這且不表。再說金子陵傳下令來，一更掘鍋，二更披掛，三更起行人。盡銜枚，馬皆摘鈴，準備攻城。令畢，帶領數名軍士，叩辭始皇，出了大營，來至東南角下，遂上法台，淨手拈香，拜過天地，用硃砂書寫幾道靈符，只邊書符念咒。那邊孫臏早已架拐騎牛，起在空中，看見金子陵在台上作法，請神暗道：我且在此看他怎麼舉動。只見金子陵在台上口誦真言，踏罡步斗，把一道靈符燒了。孫臏在雲端卜接了，子陵請了多時，不見神將下降，心中疑惑，把第二道靈符焚化，又被孫臏接去了。子陵在台上見符法不靈，心中

着怒遂即披髮仗劍口念真言。孫臏在空中暗笑。看見他在那裏激雷了。將計就計。我也用得他着。且不要破他。剎時間天昏地黑。日月無光。只見五雷前來。孫臏便問尊神何往。雷神控背躬身道。無事不敢妄行。有金子陵法旨相召。未知何事。孫臏道。我也借重。相煩三更時分。請尊神在易州北門。大震雷霆。不可有誤。雷神答應。謹遵法旨。孫臏道。既然金國師召你去罷。衆神辭別了真人。墜雲而下。至法台前。口稱法官相召。那方使用。子陵道。無事不敢褻瀆。煩尊神大奮雷聲。引動凡鼓。二十四面。俱至易州的三門。雷霆響亮。震昏了燕國君民。以便攻城。衆神齊聲遵令。起立雲端。天交三更。子時初刻。秦營兵將人馬。銜枚摘鈴。掩旗息鼓。蒙恬領着三十名大漢。脚踏高蹠。假裝天神。在易州南北西三門。爬城。隨後步軍。各扛着軟梯。接引黑暗之中。俱到了城下。一聲砲響。三處步兵。各上了雲梯。往上盡力攻打。子陵吩咐二十四名鼓手。把鼓搖將起來。用兩面鏡子往空中一撇。好不利害。一上一下。猶如電閃一般。那鼓搖起。比雷還響。子陵在台上。擊動令牌。那雷公雷母。眞雷眞閃。一起發作。那二十四面凡鼓。都攝在半天雲裏。一聲齊響。只震得地動山搖。把一座易州城。險些震塌了。那步兵捨命往上力攻。這且不表。却說孫燕在南門上防守。聽見砲響攻城。把播木滾石一齊往下。亂打。章邯不能上去。早有展得能領着撓鉤手。把假天神一齊鉤倒。用力砍殺了。再說趙高領兵攻打北門。聽得砲響雷轟。催軍往上爬城。只見叮咚一聲。十大漢。被得能撓鉤子鉤倒。砍翻在地。孫臏在北門上用杏黃旗一指。喝聲雷神何在。衆雷俱至北門。一聲霹靂。把水缸震破。那水就猶如天崩地塌。似開了黃河口子一般。往下直沖。淹得秦兵猶如水中耗子。趙高捨命往西門就走。解信看見秦兵大隊入了重地。吩咐三軍預備火繩。孫臏在雲端發送了雷部諸神。把二十四面凡鼓。并兩面鏡子。都打落塵埃。頃刻雷聲止息。孫燕在城上道。東帖行事。見雷聲不響。就把信火飛空。解信看見。不敢怠慢。忙施放號砲。一聲響亮。那三山上軍兵。一齊吹着火繩。引上了火。頃刻間烈焰飛空。秦兵看見。嚇得魂不附體。章邯在南門領兵要走。只聽得正南野豬林。吶喊搖旗。又不敢走。趙高被水沖淹。領着殘兵。逃往西門。去會白起。半路上被得能勝大殺一陣。忙望北逃走。又聽見吶喊搖旗。不敢前去。那白起領兵攻城。來至城邊。那些假天神。早被展得海砍翻。白起抬頭一看。只望見城頭旂旛閃閃。劍戟如林。白起暗想。原來城上早有準備。說還未畢。孫臏在空中念動真言。那些劍戟刀鎗。平空舞動。猶如萬片梨花。往下砍來。白起一見。帶領部下奪路而走。忽一人騎牛架枋。嚇得白起倒退數步。想道。只不是孫臏還在。壓不覺心驚膽破。坐不住馬。兩脚朝天。倒墜馬下。孫臏偶一露面。就嚇死了一位五營老將軍。那些殘兵無處躲避。火勢來得利害。都燒得焦頭爛額。章邯趙高蒙恬合兵。

一處只急得暗暗叫苦。這且不表。再講王翦領兵接應。身入重地。見三面火起。心中大驚。領衆將會合了章趙蒙三將。王翦道：不好了。中他的計了。我們殺出去罷。衆人道：西南北門俱是烈火。打那裏去。言語之間。忽然見得前三軍叫苦。連天燒得腥臭難當。肉跳心慌。手足無措。道：三門有火。難以逃生。我看東方無火。何不從此殺出去。章邯道：無火之處。定有埋伏。王翦道：雖則有伏兵。強如我們在此燒死。還是闖出去爲是。言罷。領衆闖至東方。往前飛奔。指望逃出虎穴。却說李叢展海二人。二人聽見人馬叫喊。沖他的汛地。知秦兵入了重地。忙放了一聲號礮。那一千步兵一齊點着火繩。四下裏地雷震動。震得天崩地裂。可憐把幾千殘兵。打得煙飛灰滅。王趙章蒙四將。嚇得膽喪魂消。想要逃生。這且慢表。且說金子陵在法台上。看見四面火起。心中作忙。正要仗劍作法救滅。此火忽聽得台下吶喊之聲。李叢當先搶上台來。厲聲高喝。妖道。你往那裏走。舉起大刀。照頭就砍。此時子陵那裏還有心念。慌忙仗劍架開。李叢一舉刀。如狂風驟雨一般。子陵那裏招架得住。他本是海潮聖人的門徒。習得仙術。見李叢來得猛勇。虛砍一刀。借土遁而逃。李叢把二十四軍盡行殺了。台上放起一把火來。烈焰飛空。地雷亂響。東南角上也有了火。王趙章蒙四將。正在此地逃生。忽見火烈烘烘。別無去路。急得怒氣騰空。孫臏在雲端上見一段怒氣冲天。點頭歎息。我今番用火有違天意。也罷。且饒他一命。遂用峨嵋扇把火氣搨開。摘下杏黃旂。往空一指。喝聲那雨還不下來。等待何時。一言未盡。登時大雨傾盆。把火澆滅了。王翦等一見。喜出望外。道：此乃天意。四人得命。回頭一看。止存百十騎相隨。還是帶傷的。章邯道：天雨來。我們快些逃生。趙高蒙恬道：今再一遲延。又怕有計來了。若落他圈套。就不能逃走了。言罷。就各散征騎。忙忙似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落荒而走。相離野猪林不遠。只聽得一聲礮响。宋龍魏虎二馬當先。攔住去路。高聲大喝。秦賊休坐騎。我等奉南郡王之令。在此久等多時。還不下馬受縛。免我動手。四將聞得南郡王三字。嚇得面面相覷。怎麼還有南郡王。原來孫臏未死。怪不得這一把火。燒得我們這般狼狽。四將知道利害。大驚不敢交戰。回馬往正北敗走。狂奔宋龍魏虎趕殺一陣。追殺不及。而回。王翦查點殘兵。又折了四五十騎。心中害怕。行不數里。來至黑松林。一聲礮響。吳光吳信攔住去路。大喝秦賊。還不下首級來。等待何時。王翦等一見。不敢答應。放馬落荒。望正北而走。被吳光吳信殺得大敗。又折殘兵數騎。及天明。王翦等逃出了黑松林。止有殘兵十七名。連四員主將共得二十一騎。王翦心中悔恨。只得望正西逃走。又聽得金鼓連天。迎面來了一枝人馬。旂分左右。十二門徒後隨。中央顯出一盤角青牛。坐着一位道者。架着沉香枒。正是孫臏。此時狹路相逢。難以迴避。拚命轉馬。橫向東方逃命。走不數里。又聞人喊。

馬嘶之聲。王翦歎息道：四面都有埋伏，插翅也難飛去。與其被擒，不如自盡。言罷，拔劍正欲自刎。章邯連忙攔住說道：先行官且莫心急。那來的人馬，打着西秦旗號，敢是我國差來的救兵。王翦聞言，仔細端詳，果見旗上有秦字，滿心歡喜。須臾來一將，紅袍金甲，正是王賁，領了千餘人馬，蜂擁而來。見了章邯，王賁滾鞍下馬道：末將來遲，救應不及，望乞恕罪。章邯道：有勞將軍遠來相救，不敢有忘。衆軍將兵合在一處，來至秦營，藍旗啓奏：始皇傳旨宣進。章邯、王翦、趙高、蒙恬跟旨進帳，跪下。始皇便問衆卿攻城勝負如何。四將叩頭齊聲道：吾主在上，末將等攻城，誤中奸計，被孫臧用火陣，將臣等困在火中。若非天賜甘雨淋漓，臣等俱成灰燼。失機敗陣，臣等特來請罪。始皇遂問王翦道：你把孫臧殺了，怎麼還有孫臧？王翦奏道：原來孫臧詭計多端，詐死埋名。始皇道：折了多少人馬？王翦道：臣該萬死，三萬人馬，被水淹火傷，以及礮石地雷所傷，死得可憐。如今止存殘兵一十七騎回來。始皇大怒，氣冲牛斗，傳旨當駕官將章邯、王翦、趙高、蒙恬四將，細起推出轅門，按軍法梟首。當駕官領旨將四將綁起，推出轅門，不知四將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羞大將子陵求救 憤前怒叔陽下山

話說章邯、王翦等攻打易州，大敗折了人馬三萬。始皇傳旨將四將梟首示衆。當下甘羅出班奏道：臣有保本願乞刀下留人。臣聞三軍易得一將難求，四將敗陣失機，理當正法。但今吾主併吞六國，這易州一城尚然未破，若先斬四員大將，恐傷兵將之心。懇求吾主開恩赦他死罪，待後來將功抵罪，不勝幸甚。始皇准奏。當駕官將四人放回。四將遂即上帳叩謝。吾主不殺之恩，始皇道：孤看丞相之面，暫且寬恕。以觀後效。四將叩頭謝恩。始皇便問白起爲何不見。王翦奏道：白將軍攻打西門，適路遇孫臧，不知何故墜馬，死於亂軍之中。始皇聞言，落淚道：可惜一員大將，死得不明。白起又問：軍師爲何不見。章邯道：子陵在台上作法，被地雷震動，不知去向。大約折兵損將，顏面無光，不好回見。臣等料必往名山洞府，邀請高人下山報此一火之仇也。未可知。吾主且寬耐數日，便見明白。始皇嘆氣道：孤今已騎上虎背，勢難下來了。遂令蒙恬領孤旨意，出營星夜望咸陽取救，不提。且說孫臧取勝回營，倒念真言，收回道：遁甲顯露出一座營盤，齊整整，升帳坐下。十二位門徒，各走上帳報功。孫臧吩咐展旗放礮，隨道：出陣與秦將會戰。一聲令下，遂上青牛衆將排班簇擁着，出離營門。兩杆素旗，前道來到秦營，命旗牌官上前討戰。藍旗官連即奏聞。始皇大驚道：孫臧果然未死。孤如今將寡兵微，難以取勝。傳旨收兵回國，再作良圖。王翦心中不服，上前奏道：當堂大國，豈懼弱小燕邦。微臣不才，情願臨敵擒拿孫臧報仇。始皇冷笑道：先行官雖勇，不是孫臧對手。前者被他殺得片甲不留，如今不可再

藜國威王翦見始皇褒貶他就心中憤恨膝行幾步口尊吾主在上不是微臣擅誇海口臣與孫臏勢不兩立此一陣情願以死相併勝得這則夫將功抵罪如若再敗自甘兩罪俱罰始皇被纏不過只得准奏王翦辭駕轉將下來歸本帳披掛停當吩咐家將道我今日臨敵比不得往常要與孫臏以死相拚爾等須要盡心效力共拿則夫自有重賞衆將一齊答應願去死力相助王翦吩咐畢提鎗上馬領衆將出營一見孫臏仇人相見分外眼紅更不答話拈鎗就刺孫臏用柁架開大笑道王翦住手我有句金石良言相勸未知肯從否爾也是個好漢天下常稱起翦頗牧用軍最精如今廉頗李放白起俱已歸天止留你一人你可也識些時務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我的利害你也盡知你不如圈馬回去奏知始皇撤兵回國與天下講和萬事皆休少若遲延料你難逃一拐之苦王翦聽罷大怒道好則夫怎敢口發大言兩手擰鎗分心就刺孫臏手中柁架相迎二人在戰場上動手戰了數十回合孫燕在營門掠陣心中焦燥暗想三叔本領果然高強觀見二人又戰了三十餘合不分勝負鎗來柁架柁去鎗迎戰了多時孫燕心中大怒催馬提鎗夾攻孫臏孫燕二人殺得王翦氣喘噓噓且說全山衆將一齊圍將上來王翦敵着孫臏一人已難招架何禁又添上生力之人益覺寡不敵衆兩邊軍兵大殺一陣殺得秦兵叫喊連天四散大敗王翦虛點一鎗殺開一條血路而走孫臏在後追殺大叫王翦那裏走我趕來了舉起左手照頭一拐王翦回頭一見大驚叫聲不好躲身不及正打在後身忙抱鞍吐血而走孫臏見王翦去遠遂傳令鳴金收兵就打勝鼓回營不在言表且說王翦挨了一拐失了機敗陣回營下馬王賁接見衆家將攙扶疼痛難當上帳叩見始皇請罪始皇看見王翦面如金紙喪氣垂頭就知敗陣而回便道孤再三阻你你要出戰既然傷孤且不加你罪暫且回營調養好了再來見孤王翦叩謝回歸自己帳中卸去盔甲睡在牀上調治傷瘡不提却說金子陵在臺前上作法指望攻破易州不料被孫臏一個火陣燒得精光大敗又被李叢展力殺上高台一時招架不住借土遁而逃他也無顏面見始皇竟往海東雲光洞去請他的祖師下山駕雲飛行正走之間只見一座高山十分險峻子陵心中暗羨取雲收霧落在山中四面一看但見蒼松古柏翠竹搖擺水聲如濤浪陣陣狂風從花裏過來果然景緻不凡另是一個天地子陵低頭暗嗟嘆好一座名山想人生在一世駒隙光陰奪利爭名盡是枉然勞碌貪戀紅塵有何益處我金子陵高山學藝清淨無爲只因保始皇併吞六國落了殺界終日不得安寧把一段山水清閑之福付去九霄雲外我幾時得功成身歸洞中逍遙自在日誦黃庭享那無邊之福嘆息了一回暗想我看了半日不知此山何名一回頭見旁有一個石碑寫得明明白白寫着藥藍山三個大字

子陵嘆道：好座藥藍山，是個洞天福地，看了多時，正想舉步前行，忽聽得高聲大叫：子陵道兄，往那裏去呀？子陵聞有人招呼，回頭一看，喜逐顏開，我只道是誰叫我，原來是朱惠珍道兄，忙搶行幾步，打個稽首，口稱道：兄請了。道人連忙還禮，二人就在一塊臥牛石上坐下。子陵就問道：道兄不在洞內修真，却在此間閒遊？道人大笑，不瞞道：兄說我在洞裏無事，常到此間，時時與一位真人下棋逍遙，不想今日偶遇賀喜道兄，身爲國師，享世人之富貴，何等榮華，爲何一人獨自來此藥藍山，有何勾當？子陵聞言，長嘆一聲，滿面羞容，說道：道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雖然我今下山，在始皇的駕前，蟒袍玉帶，官拜護國軍師，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果真是榮耀，你心中不知我的苦處。惠珍道：子陵道兄，你在秦邦有何苦處，何不說與我知，或者可與兄長分憂。子陵就把兵在易州，被孫臧掩星遁甲，詭計暗埋伏人馬，一把火燒得片甲不留，如今顏面無光，真真可愧之極，就將從前之話，細說一遍。朱惠珍道：原來兄長受此氣惱，如今却往那裏去？子陵道：爲人不把冤仇報，枉做男兒大丈夫。我今回山拜請師父下山，捉拿孫臧報仇雪恨。朱惠珍道：割鷄焉用牛刀，想那孫臧有何本領，要去驚動海潮老祖，現有一位祖師在此，與別夫有仇，我同你去求他。下山捉拿孫臧，易如探囊取物。子陵大喜道：你說這家祖師，今在何處？惠珍道：遠可遠千里，近這近一磚，你看此山是甚高山，金子陵道：方才看那石磚是藥藍山，朱惠珍笑道：可又來這藥藍山的祖師，你可認得？子陵道：從未會面。惠珍道：怪不得你不知道。當日這洞中的祖師，叫個黃伯陽，被孫臧害了此仇，未報，有他的兄弟黃叔陽，在此修真養性。道兄若去請他，必然依允。子陵大悅，當下二人站將起來，往前同走走，過好幾座山，忽見了一個洞門，有個童兒在此玩耍。朱惠珍上前問道：你家祖師爺在否？童兒答應道：我師祖在洞中與秦真人下棋。惠珍道：快去通報。童兒聞言，往裏急走，到了叔陽跟前，就把雲光洞，朱真人同着一位道者在洞口求見叔陽道，快請進來。童兒出至洞口，將二人請入洞中，至三清殿中，黃叔陽同秦真人降階迎接。叔陽便問：此位何人？惠珍道：這就是雲光洞海潮聖人的門徒，奉勅下山扶助西土始皇，併吞六國，官拜護國軍師，姓金道號子陵。叔陽道：原來是金子陵道兄，久仰久仰。四位道者齊進，捧經堂，俱各見過了禮。分賓主坐下。童兒捧茶，黃叔陽道：子陵道兄，既在西土長安，享人間之富貴，爲何又下降荒山，將欲何爲？子陵欠身離座，口尊師祖在上，弟子雖然落在長安，扶助始皇，享受富貴，不想近來受了無窮之苦。叔陽道：苦從何來？子陵滿眼流淚，就將兵伐易州，始末敘說一遍，被孫臧火攻陣燒死無數兵將，特往海東求請師父下山出力相助，路經寶山，偶遇朱道兄，說是祖師的古洞，特來參謁。叔陽聞言，厲聲怒目，縐眉大怒道：原來道兄也受此別夫之氣。子陵道：弟子受累。

祖師爲何動怒。叔陽道：我與刑夫有一天二地之恨，三江四海之仇，提起他來，真是話長。你道這刑夫何等之人，他就是燕山府孫操第三子，乳名孫臍，曾在雲夢山水簾洞學藝，是鬼谷子王禪的徒弟，曾在魏國河南與龐涓轄下執事，用計別了雙足，成了一個廢人。臨淄齊王遣大夫卜商暗帶刑夫回國，封爲南郡王亞父之職，提兵往河南報仇。他的詭計多端，用滅灶之計，誑龐涓至馬陵道，亂箭射死。這刑夫就享大名，天下七國諸侯俱讓齊爲上邦。後來齊王駕崩，閔王無道，寵信鄒妃，不理朝綱。三逐孫臍，火燒宣陽院，六國合兵共伐無道。燕昭王金台拜帥，重用了樂毅，興兵伐齊，攻破了郡海臨淄，杏葉林剛了鄒妃，殺了閔王。齊國文武保全幼主，在天羅山紅慈谷屯兵，樂毅領兵圍困了紅慈谷。袁達當先討戰，被樂毅神砂打死。那時孫臍就下山了。樂毅那裏是孫臍的對手，被他拿上山林，打了二十棍，樂毅受刑不過，哀求於他，看家師份上，你道樂毅的家師是誰？子陵道：弟子不知。叔陽道：就是家兄。在這洞中修煉，道號伯陽，與王禪王敖同師學藝，論起來家兄知道，那有不惱的一怒之間，就下了山去。與孫臍見陣，不想這一見陣，就無好意了。家兄却被孫臍所敗，難按無名冤孽，即時開了殺戒，擺下陰魂陣，打住孫臍。後來毛遂偷丹相救，孫臍一命難逃。後至王禪兄弟請了掌教南極下山，用拘仙牌把家兄拘去，打了八十杖，削去頂上三花，便成凡體。在紅慈谷喪命化爲獨脚白鶴。這些都是孫臍所幹之事，我與他冤仇似海，若不細說，諒道友也不知道。子陵道：原來祖師與孫臍有此深仇，弟子愚見，欲請祖師下山去見始皇，算謀定計，捉拿孫臍。一則與長兄報仇，二則顯一顯祖師的神通，平定了六國，名垂不朽。那朱秦二位真人在旁邊一力相擋道：祖師若肯下山，我等同力相助。叔陽道：二位果然肯助一膀之力，貧道情願下山，與孫臍鬥一個死活。誓不兩立。衆位且在此盤桓數日，一同下山，如何？子陵道：救兵如同救火，請祖師即此下山。朱秦二位真人道：少待片時。我等二人各回本洞，把煉齊的法寶取來，好往易州見陣。叔陽道：速去速來，免得這裏久等。二位真人告辭，各回本洞。不一時，來至藥藍山，會齊了叔陽老祖，各藏寶貝，出離洞府，駕起雲頭，來至易州。四位真人推雲撥霧，到了西地秦營。金子陵道：衆位真人，少待貧道先進營中，請秦皇的大駕來接，方顯得重賢之意。叔陽道：也不敢勞秦皇的駕，道友請便。子陵來至轅門，那些守營盤的藍旗官看見喜逐顏開，便問國師往那裏去。來子陵道：我去請真人來，快與我通報。藍旗官答應，就來至金頂大帳，奏知始皇。始皇聞言大喜道：孤只道國師被火燒死了，那知還在。傳旨快些宣來。旗牌轉出轅門，子陵隨旨上帳，朝見奏道：臣有失機之罪，望主上開恩。始皇道：勝敗兵家常事，赦卿無罪。子陵謝恩，奏道：臣兵敗之後，前往名山迎請三位真人下山，與吾主設法捉拿孫臍，報仇雪恨。現在

營外候旨始皇聞言大悅道既有真人降臨傳旨當駕官大開營門孤當率領文武出營迎接子陵叩頭謝恩始皇離了龍座率領甘羅章邯等一班文武出至營門迎接三位真人見秦皇出營急行幾步打個稽首道貧道有何才能敢勞聖主迎接始皇道孤國家有幸得仙長降臨始皇把三位讓至金頂黃羅寶帳分賓坐下待官奉茶畢敘過寒溫說明山洞住址道號姓名黃叔陽開言道請問王爺這幾日可曾與孫臧見陣否始皇嘆氣道孤還敢發兵麼那孫臧神通廣大詭計多端前者被他一個火攻陣殺得孤家膽破心驚三軍望影俱怕無奈何免戰高懸專等長安救兵到來與他併吞高下再若敗陣只可退位咸陽不敢再想削平六國了叔陽道龍意萬安既然貧道等下山定要把孫臧拿了報復前仇始皇大喜道全仗真人妙用傳旨擺上酒宴來請三位真人一會始皇在金頂大帳款待三位真人君臣盡歡樂飲天色已晚撒了酒筵三位真人歸帳安歇一夜無詞次日清晨始皇升了帳文武朝參已畢三位真人上帳坐下叔陽道請聖主金旨貧道今日出陣要孫臧會敵朱真人道何勞祖師大駕待貧道先見頭陣始皇滿臉陪笑道既承蒙真人鼎力孤家等候捷音朱惠珍欣然下帳把道冠整一整絲絲束一束口念真言用手向南方丙丁一指說吾的脚力何在只見一陣風過半空中來了三個異獸一隻八叉梅花鹿一隻金錢豹一隻白額虎一齊舉尾咆哮各認其主梅花鹿到了黃叔陽跟前金錢豹認了秦道人白額虎奔到朱真人俱各低頭臥倒動也不動嚇得三軍個個驚慌那朱惠珍跨虎出營命軍校把免戰牌去了大炮三聲率領三軍來至燕營用刀一指喝道轅門小軍聽者報與南郡王孫臧知曉吾營裏有一位朱真人前來討戰着孫臧出來答話旗牌官忙報中軍孫臧聞聽即命孫燕出營迎敵吩咐道方才旗牌官來報說一個道人必定金子陵去請來的左道旁門之士須防妖術邪法須要小心孫臧領命提鎗上馬展旗放炮兩杆素旗分開左右一催白龍駒飛奔陣前而來朱惠珍一見高聲大喝道小將慢來通名受死孫臧聽得有人招呼忙收戰馬用鎗一指道道者何人認不得易州孫燕麼朱道人笑道吾在火雲洞修煉多年道號惠珍往來俱是道德之士豈認得無名小輩快叫你家別夫出來還可以走三五回合爾等小輩何苦枉做替死鬼呢孫燕聞言一聲快叫好野妖道氣死我也你往那裏走走坐牢着看我取你兩手將鎗分心就刺朱真人手中劍迎面交還一場好戰戰了二十餘合不分勝負孫燕看見難勝妖道抖擻神威將鎗法改變猶如一片鎗山滾上滾下殺得朱道人力乏筋麻實難招架虛砍一刀往下敗走孫燕不捨緊緊追趕道人回頭一望心中大喜忙在懷中取出象鼻葫蘆托在手中把蓋揭開念動真言咒語大喝小輩少要來追看我的法寶到了孫燕正在催馬趕來聽得寶貝二字勒

馬詳觀只見那老道把葫蘆晃了幾晃冒出一股火烟。次後就是烈火空騰。有五丈多遠。孫燕被一陣神火燒得大敗。不敢戀戰。敗進營盤。朱道人得勝回營。始皇與他慶功賀喜。不在言表。却說那孫燕敗進營中。在青紗帳跪下請罪。孫臆道。勝敗兵家常事。恕你無罪。回歸帳中歇息。孫燕下了帳。只見旗牌官飛報上來。啓上王爺。今有秦營又來了一位道人。形容狼惡。相貌猙獰。騎着一隻異獸。使一根狼牙棒。十分利害。在營前討戰。不敢不報。乞令定奪。孫臆聞言。驚疑不止。道又來了一位道者。他營中不知還有多少道人。遂往下問道。那位將軍出去迎敵。忽見一將聲如洪鐘。邁開虎步。搶上帳來。躬身答應。末將願往。孫臆看見認得是李叢。吩咐小心在意。李叢得了將令。即回本營。結束齊整。不用脚力。手提一柄大砍刀。飛步出營。抬頭一看。那道者生得十分凶惡。怎見得。頭帶一字金箍。身穿八卦道袍。珠砂髮襯。着濃眉。依然惡煞。血盆口。豎起鬚鬚。竟似兇神。眼如銅鈴。光閃閃。牙如鐵鋸。燦燦金錢。豹腰間穩坐狼牙棒。手中高擎。李叢看畢。用手。中指一指。喝道。你那騎豹的玄門。有何本領。敢到吾營討戰。快報名來。我刀下不死無名之鬼。秦道人聽見招呼。舉目一看。只見一個大漢。手舉鋼刀。身高丈二。晃晃蕩蕩。步行如飛。猶如天神下降。一般。秦道人看畢。用狼牙棒一舉。大喝道。大漢慢來。吾非別人。乃靈求山靈求洞。靈求真人。姓秦名猛是也。大漢何名。李叢大笑道。好孽障。連我也不認得我。乃天台山天台洞了一真人的弟子。虎將李叢便是。你這妖道。只該在深山養性。啣誦黃庭。消磨歲月罷了。爲甚麼下山扶助始皇。枉來送命。實是可惜。不知秦道人如何回答。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黃叔陽五路伏兵 孫伯齡一旗破法

話說李叢臨陣抵敵。道秦猛不該下山多事。枉來送命。秦猛大怒道。好匹夫。你仗着你的漢子高大。擅發大言。我看你不過是個替人家出力。做了一個開路鬼的。諒你有什么本畢。敢來與我見陣。李叢聞言大怒。性發如雷。邁開脚力。就往上刺。手中刀比電閃還快。對着秦猛頂門。就砍。老道用棒磕開。急架忙迎。二人搭上手。大戰起來。戰了三十餘回合。李叢詐敗。拖刀而走。秦猛一見大笑不止。好大漢。却不耐戰。你會走。我遍不會趕。言罷。便催豹追趕上來。李叢回頭看見。心中大喜。揭起戰袍。取出一件兵器。名爲百鍊鎚。托在掌中。把紫絨繩遞上。見秦猛來得切近。回手一鎚。打去。道人正趕之間。忽見一道寒光。從頭上飛來說聲不好。把頭一低。伏在金錢豹上。他的背梁鎚骨。四平八穩。竟是一個攔腰的架子。只聽得一聲響亮。秦猛背上着了一鎚。打得秦猛在豹上連晃兩晃。險些栽下騎來。抱鞍吐血。而逃。李叢收回暗器。放開追風鎚。如飛快趕秦猛。秦猛見李叢看看趕上。心中自思。我雖然着傷。法寶現在。還未有施展。何不與他一下。

利害顯我玄門妙用。二則掩了三軍的耳目。三者敗中取勝。有何不可。想罷向豹皮囊中取出一塊五光神石。回頭見李叢來得不遠。遂發手打去。正中李叢面門。打得火星亂冒。一陣昏迷。若說第二個挨這一石。必然腦漿迸出。不死也難以走動了。且說李叢着這一石。疼痛難當。邁開長腿。敗回營中。秦道人也收回神石。騎豹回進營去了。且說李叢敗進青紗帳。怪聲喊叫不好了。被人家打壞了。師父你來瞧瞧。孫臏目舉一看。只見打得滿臉發腫的紅紫。眼內重傷。便問爲何被人打得這般的光景。李叢遂將發鏢打敗道人追趕下去。未曾提防。被他手發一石打傷。細說一遍。孫臏道無害。就叫蒯文通賢姪過來。爲何孫臏叫文通是姪兒呢。這蒯文通是金眼毛遂的弟子。毛遂與他八拜之交。結爲兄弟。是與孫臏有叔姪之稱。當下孫臏道。文通。你把我的丹藥取出一丸。用陰陽水研開。與李叢搽在臉上。文通答應。用丸藥搽上。即時腫退。傷消。復還原舊。李叢叩謝而退。那時臏見李叢戰敗。心中悶悶不樂。他是個非卜先知。豈不知黃叔陽下山。只爲這五難未滿。何爲五難。假裝風魔。受刖足之苦。一章何鬪智。被龐涓用針頭七箭法。七箭鎖咽喉。二難絕席陣。第三難。陰陽陣。第四難。黃叔陽擺下這五行金砂。誅仙陣。第五難。也是孫臏命中所招。不敢逆天而行。不言孫臏將息愁煩。且說秦始皇在寶頂黃羅帳上。擺設筵宴。與朱秦二道人賀功了。次日始皇升帳。王翦上帳奏道。啓吾主臣傷已愈。今日臨陣討戰。務要拿孫臏以報一柁一仇。說猶未完。黃叔陽上前口稱。殿西侯。侯此時你不必臨陣。貧道下山。未見過功。待貧道今日出去。把這刖夫拿來。交與殿西侯斬殺。留存憑施展。王翦連忙稱謝。借仗祖師法力。與弟子報這一柁之恨。不忘厚恩之報。始皇暗喜。拱手道。真人既要臨敵。要用多少人馬。黃叔陽道。只三千人馬。足供貧道調遣了。始皇傳旨。調三千人馬。與黃真人聽用。叔陽接了聖旨。轉下大帳。升坐中軍口。稱元帥。請你領兵五百。在東埋伏。殿西侯諸領兵五百人馬。在西埋伏。趙將軍請你領兵五百人馬。正在南埋伏。王將軍請你領兵五百。在北埋伏。金國師請你領兵五百。在中央埋伏。貧道今日與孫臏會戰。若得勝。你們催動人馬。亂躑他的大營。我若敗了他。定追趕我。你等也催動人馬。去躑他的大營。只教他首尾不能相顧。管取一戰成功。金子陵與章邯。王翦。趙高。王賁等。一齊應聲。領兵分頭埋伏去了。黃叔陽辭了始皇。領五百人馬。與朱秦二位道人。跨上脚力。手提茶條杖。冲出營去。吩咐展旗放炮。前往燕營討戰。只聽得三聲炮響。簇擁而來。至燕營。用短刀一指。喝道。轅門軍校聽着。今有秦國請的藥藍山三洞真人。前來會敵。請你家南郡王出來答話。藍旗不敢遲延。飛報青紗帳。孫臏暗想。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也是事不由己。還須提防。他爲妙。遂拔令箭一枝。隨卽命孫燕。李叢。展能。展力。展勝。五將各領兵離營五里四面埋伏。聽雷響爲

號往中營殺來圍住秦兵殺他一個片甲不留衆將領計分頭埋伏去了孫臏抖抖袍袖拿道靈符叫聲文通賢姪你領我這道靈符離營五里向高埠之處但秦營列成大隊你把這道符燒了聽得空中雷響回營保守大隊文通領令去了孫臏遂下了青紗帳把豆青袍抖一抖繚束一束架拐騎牛率領馬珍解進等八位門徒五百家將出離了大隊一聲大炮開了營門黃叔陽聽得大炮響仰首觀看只見兩杆引仙旗分開左右一隊軍兵簇擁着八位大漢出營兩邊分開站立個個都是雄威抖抖頂盔束甲穿着綠掛紫披藍十分雄勇又一聲大炮隨後出來一杆素旗高舉被風擺開只見上有斗大的金字是南郡王三字旗角下顯出一隻盤角青牛牛背上坐着一位仙人正是孫臏黃叔陽看畢心中暗想道怪不得這刑夫名聞天下果是行兵有法與衆不同便用茶條杖一指大叫刑夫你往那裏走貧道在此久等多時了還不下騎與貧道叩頭麼孫臏陪笑道原來是師叔到來我燕人六根不全難以行全禮望祈見諒叔陽怒道好孽障人說刑夫多詐今日果然奸巧不過我在你營門討戰你營旗牌豈不報與你知道你豈不知我在此討戰麼你竟敢率領衆將耀武揚威響炮出營想是與我對敵麼你如今還敢巧言掩飾你若知時務快去奏知昭王早納降表萬事全休少若遲延我只教你目下傾生你仔細想來孫臏聞言冷笑道師叔少發癡言知彼知己百戰百勝你在藥藍山修真何苦聽信讒言下山與我燕人動手俗語云當場不讓父舉手不留情叔陽大怒道好孽障誰要你讓催開梅花鹿舉起茶條杖照頭就打過來孫臏用拐架開忙陪笑道師叔住手我燕人在師叔跟前並無得罪之處想燕人一家父兄四口俱被王翦所害我的姪兒孫燕奉祖母命上天台山苦苦的求我下山我不得已纔下山來想師叔你若父兄之仇可報不報我如今亦不說報舉家之仇只求把父兄的尸靈安葬老母公主貴人平安秦國講和天下我就轉回天台不戀紅塵了我想師叔你竟了了本的人愛憐慈悲之心也沒有你看師姪與王翦無殺父深仇你不肯下山又不能幫姪伸冤報仇反在陣前與我會戰師叔你想一想果誰是誰非若是動手顯見得沒了情義了叔陽道好孽障你說的俱是私己之語豈不知秦王併吞六國不是私自興兵現奉千佛牒文玉帝敕旨你持着三卷天書拐打王翦火燒金子陵豈不懼怕五雷轟頂我此次下山原有意捨命與汝消災免禍之意豈料爾對着我這等大膽胡行情理難容說着手舉茶條杖又是一杖打來孫臏用拐打開說道師叔住手叔陽道好孽障勾開杖你怎不還手孫臏道我念的是往日之情萬般看家師面上與師叔有一拜之誼我的本領師叔也知得師叔之本領燕人亦知得就是當日春秋時有你的令兄伯陽師叔會與我燕人鬥過法他在紅慈谷殺主鬪界擺下一個

陰魂陣也不能把燕人來奈何的。今日何苦與我比並相見甚麼高下。我連讓兩杖。也就是了。你不知進退。那時動手。楞下無情。莫怪燕人無禮。叔陽聞言。心中大怒。道：好孽障。你不提起往事。猶可。今既提起往事。我與你仇深似海。恨大如天。想着在春秋時。我的兄長下山。你不肯陪罪。到也罷了。又以小犯大。我兄長把神仙不做。開齋破戒。殺生擺下。那座陰魂陣。困住了你師徒二人。也只爲你這孽障心狠。才下這個毒手。湊着你家人少。請南極子下山。把我兄長拿去。打了八十蒞條。打落了人身。遭劫而亡。現今在紅慈谷。化爲一隻白鶴。獨立五百年。方轉人道。你這孽障也想了我的兄長。是你師叔。你將他來擺佈。化爲蝙蝠畜生。你心上何安。你這剛夫狠毒。不過我怎肯饒你。說罷。舉杖照頂門來打。孫臏大怒。將楞架開。隨手交還。孫臏何等的英雄。他那兩條楞。就是兩條虬龍一般。叔陽那裏招架得住。一頓打得他一身是汗。遍體生津。在鹿背上。呼呼發喘。老道暗想：怪不得這剛夫名揚天下。譽滿乾坤。伏賴着他大力。楞。況如今吾與他真殺真砍。諒難取勝。何不祭了法寶。傷他。想罷。只見孫臏一楞打來。連忙側身躲避。遂伸手在懷中取出一塊寶磚。此寶在深山古洞。經煉多年。若拿在手。只見二寸長的大小。祭在空中。比門閃還大。當下叔陽念動真言咒語。將寶磚祭在空中。大喝：剛夫。休得逞強。看我的寶貝到了。孫臏聽說寶貝二字。舉目觀看。只見半空中祥光繚繞。瑞氣盤旋。一片紅雲。托着明晃晃一塊寶磚。有門閃大小。一聲響亮。照着頂門打將下來。孫臏暗想：這妖道仗着這個物件。就敢大膽來敵吾。遂一伸手。把杏黃旗拔將下來。抵住。見來得切近。就把杏黃旗往上一指。喝聲還不回。去等待何時。一言未盡。都朵紅雲。托着金磚。就下來了。那滴溜溜的祥光。反撲黃旗。頭上。孫臏低頭自思：我若點破了他的金磚。回去這一落下。把這老道就打個希爛。於心何忍。我也就給他一個利害看看。亦不好傷他的性命。想定去意。就把杏黃旗往旁邊一指。一聲響亮。那金磚落在塵埃地下。叔陽見金磚反奔了自己。不能逃避。只得瞑目等死。今聽一聲響亮。那塊金磚墜在地下。方敢開眼。忙收回金磚。圈鹿舉杖。又打孫臏。孫臏大笑道：好一個不知死活的潑道。方才我留情饒你性命。還敢與我動手。叔陽大怒道：今日有我無你。有你無我。勢不兩立。說罷。又一杖打來。孫臏架楞相迎。舞開楞法。只打得黃叔陽兩膀酸麻。招架不住。看看要敗。朱秦二道人着忙。一個催着白額虎。一個磕開金錢豹。往前就與叔陽共戰。八位門徒在旁掠陣。見三道人上來動手。說聲不好。我家的師父被三個妖道圍住了。自古雙拳難敵四手。只怕師父吃虧了。我們還不動手。等待何時。衆人道有理。發一聲喊。亂撒征騎。圍困上去。孫臏正當動手。聽得背後發喊之聲。回頭一看。只見衆徒各持兵器。一個個雄抖抖。勢昂昂。亂奔上來。點頭自思：雖則他們是爲我而來。不知道

三個道人俱有邪術爾等此來不關要緊反受其害說着把拐後一擺那八位門徒正要催馬見師父的拐往後一擺一個個不知何故那馬住了這個說我的馬不走了那個說爲甚我的馬爲戀起羣來了衆人驚疑不止只得在戰場立住看孫臏與三個道人動手只急得各搓兩手見師父使開兩柄沉香拐抵住了道人兵器那叔陽催動梅花鹿提起黃金鏝殺奔頂門朱惠珍磕開白額虎舞動蓮花劍緊攻左脅那秦猛催動金錢豹手舞狼牙棒就往後攻三位道人拚死忘生圍住孫臏大戰那孫臏武藝精熟毫光閃閃那裏把三人放在心上兩根拐杖擋開了茶條杖架過了狼牙棒格住了蓮花劍上下俱飛騰真是風不透雨不潤猶如一片拐山殺得三個道人招架不及看看要敗朱惠珍忙把葫蘆取出把蓋揭開晃了幾晃登時烈火空騰噴將出來秦猛把五光石托在掌中望着孫臏打來叔陽一見滿心歡喜就將茶條杖念動真言喝聲道疾那茶條杖變做了一條龍飛騰而起張牙舞爪的直望孫臏奔來孫臏見三個道人各施法力微微冷笑好妖道仗着些小妖術欺壓我我若是惱一惱管教你三人命喪無常但我出家人慈悲爲本方便爲門不惜喪你等性命也罷不與他們鬥個利害他們三個也不肯便罷干休說着把杏黃旗拔將出來連展三展大喝道好邪術還不與我轉去待等何時一霎時間那烈火撥轉祥光到來把道人的葫蘆燒了五光石回去打得秦猛鼻腫臉歪虬龍杖回撲叔陽把這三個道人只嚇得魂飛天外忙早領五百人馬望秦營大敗而去孫臏用拐往後一擺八位門徒的馬都走動了見三個道人大敗孫臏父趕將下來衆人在後一齊亂撒征騎趕殺秦兵這且不講且說章邯王翳趙高金子陵王賁共五員大將率領二千五百人馬四面埋伏他見黃叔陽敗陣孫臏帶領人馬追趕下去五將一齊催騎領衆擺旗吶喊竟奔燕營而來眼看燕營不遠催軍前進越趕越遠衆將只趕得氣喘力乏那座營盤只在目前敵有一箭多地再也不能趕到王翳大驚道不好了又是孫臏的計弄甚麼虛玄了金子陵道不錯莫要中他的奸計快走罷了衆將聞言連忙傳令退兵那秦兵都是孫臏殺剩的聽說是孫臏用計只嚇得屁滾尿流改頭換尾改尾作頭不覺亂走逃命那蒯文通在高阜之處見秦兵人馬入了重地把符用火燒了霎時間半空中打了三個焦雷振得山岳皆動嚇得衆將馬上打戰仰首觀看對王翳道晴天烈日何故雷聲趙高道不是雷響是天鼓響哩不言王趙問答且說衆燕將聽得雷聲響亮知道秦兵深入重地一齊金鼓皆鳴搖旗吶喊圍困上來秦國衆將聽見雷響之後四面八方的燕兵似移山倒海圍將上來衆將大驚失色那裏還敢接戰俱各落荒而走孫燕李叢等趕將下去一場大殺那二千五百人馬傷去八九章邯等五將併力殺出重圍孫燕與衆將緊緊追趕章邯等奔走不

還抬頭見了一座營盤。王翦道是那裏的營盤。章邯道不好了。這是孫臏的大營。怎麼安營在這裏。衆將抬頭一看。見轅門裏刀鎗密布。劍戟如林。不敢望這裏走。轉馬望正東逃命。正走之間。抬頭一看。又見一座營盤。王翦着忙。口稱國師。正東上誰人在此。扎營。子陵道。又是孫臏的營寨。章邯道不好了。往南走罷。走未數里。王翦大驚道。罷了。又有孫臏的大營阻路。怎麼去得。就圈回馬。往北便跑。暫且不言。却說孫臏用遁甲法。困住了秦兵。殺得黃秦朱三道人大敗。而逃。隨即率領八位門徒。五百得勝人馬。迎將上去。這王翦。章邯。趙高。金子陵。王賁。五將。率領着敗殘人馬。往正北飛逃而去。又忽見對面塵頭大起。章邯等不知何處人馬。只見一杆黃旗高展。有斗大的南郡王三字。旗脚下現出一位架拐騎牛的道人。迎將上來。章邯大驚道。不好了。真正係孫臏到了。衆將俱驚慌無措。子陵道。衆位將軍。懼怕也不中用。既中了孫臏的詭計。四面八方都是他的營寨。把我等困在此處。動手也是死。不動手也是死。何不冲出去。寧死也罷。或者亦可逃生了。王翦道。正是如此。說話之間。孫臏李叢緊追趕上來。孫燕指引中將。緊緊趕將上去。把章邯。王翦。趙高。王賁。金子陵等圍在中心。不知冲得出重圍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叔陽焚香請道友 天民作法擺陣圖

話說孫臏將秦營衆將困在中間。一齊動手。殺得秦兵大敗。止剩百十餘騎。章邯等一齊捨命奮力。殺出重圍去了。孫臏大得全勝。蒯文通已備筵慶賀。這且不表。却說章邯敗進營盤。查點將士兵卒。傷損二千有餘。齊至始皇座前請罪。始皇怒道。孤常說爾等不宜輕動。不肯聽信良言。又往高山上請了三位道人前來。孤只道有些本領。足拿則夫。取了易州城。以報前恥。誰知不能取孫臏之勝。反被則夫殺得大敗。今又折損許多的人馬。爾等有何顏面來見孤家。金子陵叩頭服罪。正言說着。只見三位道人。轉上金鼎大帳。參見秦皇。往常始皇見他三位道人到來。必下座迎接。攜手握手。腕今見他敗陣回來。就有些怠慢於他。略欠一欠身道。真人請坐。三位道人似覺顏面無光。沒奈何。上前參見過了。然後坐下。始皇也不叫吃茶。也不傳官備飯。開言就問道。真人上陣。勝負如何。三位道者。只羞得面紅過耳。勉強答道。王爺明知故問了。方才戰場上。大敗虧輸。豈無掠陣官來報一聲。只因孫臏神通廣大。貧道不能取勝。敗陣而回。還要設謀定計。報仇雪恨。始皇冷笑道。設甚麼謀。定甚麼計。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孫臏詭計多端。真人焉能是他的對手。何苦損兵折將。依孤家金石良言。真人請回古洞修煉。孤也收兵回國。到是一個萬全之計。叔陽聞言。只氣得三尸神暴跳。七孔內生煙。口尊王爺不必煩惱。貧道與孫臏結下海樣深仇。雖然我的本領。是不如他。待我請一位道人前來。與他

戰個高下。吩咐着速速把香案設起來。當駕官就把金頂爐瓶擡放當中。叔陽撩袍跪下。焚起信香。遠望萬花山下。只見陣陣香風。起在空中。直奔高山而去。不言叔陽焚信香。拜請他的道友。且說萬花山大石洞。有一位老祖。姓魏。道號天民。那日在三清大殿。正禱黃庭。偶然一陣信香。送進洞門。老祖拿住香頭。抓住香尾。往鼻上一聞。便知其情。暗想黃叔陽自己開了殺戒。爲何又來扯我身染紅塵。若是閉門不管。難却往日交情。不如下山一走。得盡朋友之義。想罷將經卷帶了。站起身來。卽往後洞帶了幾件寶貝。隨身跨上海花鹿。吩咐童兒。好些看守洞門。我下山走走。就來囑畢。駕起祥雲。竟往易州而來。不一時到了秦營。收雲撥霧。落將下來。營門將官見一位道者。便問道者何來。魏天民道。秦營的小校。煩你報將進去。就說萬花山萬花洞魏道人來見軍校。不敢怠慢。飛報大帳。駕前。始皇問道。魏道者却是何人。黃叔陽大喜。答道。是貧道的道兄。是一位大羅天仙。他今下山相助。何愁孫臏不滅。始皇道。既是天仙到來。吩咐大開營門。孤當親去迎接。黃叔陽同朱秦二道人跟隨。始皇出至營門。把天民接進。至金頂大帳坐下。始皇詳觀老道貌。古神清。仙風道骨。心中暗喜。茶罷。魏天民對叔陽道。賢弟下山而來。與孫臏對陣。勝負如何。叔陽淒然道。若提起這則。夫令人怒鬚冲冠。前者家兄在紅慈谷。被他所害。弟今日下山報仇。險些又喪在他雙拐之下。不得已我焚信香。請兄長前來。拔刀相助。懇兄大展經綸。與弟報仇。存沒均感。魏天民聽罷。大怒道。孫臏如此逞強。令人可惱。賢弟且請放心。那怕他神通廣大。管教目下傾生。衆道人聞言。喜之不盡。始皇大悅道。全仗真人妙用。吩咐擺齋款待。一宿晚景無詞。次日始皇升帳。忽有探馬來報。蒙將軍在咸陽調兵。率領雄兵六十萬。戰將千員。在營外候旨。始皇聞報。乃大喜道。既然蒙恬帶領國人馬而來。卽忙傳御旨。急令宣來。蒙恬領旨。進了大帳。參見已畢。奏道。臣奉聖旨。至咸陽調取人馬六十萬。名將八員。副將共有千員。始皇大喜道。來得正好。孤這裏人馬被孫臏傷損大半。正在兵微將寡之時。今日救兵到了。孤又何憂矣。傳旨宣八將進來。衆將領旨。進帳。山呼已畢。始皇舉目觀看。俱是棟樑之材。英雄之輩。傳旨平身。可奏姓名上來。八將叩頭說道。臣英布。彭越。董霸。司馬欣。丁公。雍齒。魏豹。李實。始皇聽罷。龍心大悅。傳旨賜宴。接風。將八人點入營中。安頓。那魏天民。黃叔陽。朱惠珍。秦猛。四位道人。同着金子陵。上帳見駕。始皇賜坐。俱坐下。始皇寬容對四位道者道。孤今日國中。新點到雄兵十萬。戰將八員。要指日踏平易州。借仗真人妙計良謀。捉拿孫臏。孤當感念大德。魏天民。望上進禮道。龍意萬安。不是貧道誇口。若要捉拿孫臏。不用多少人馬。埋伏貧道些小法術。擺下一陣。任他大羅天仙。亦難出吾手了。始皇大喜道。真人要何饋物。好着承值官預備。魏天民道。饋物自然要用。王爺可差官在東

方上搭一座高樓。臺高三丈六尺。按八卦之數。寬二丈四尺。按二十八舍。正中央戊己土方位。臺前邊掘一個大深坑。寬闊每面一丈八尺。四面共七丈二尺。按七十二地之數。深一丈二尺。按十二個月令。坑前紅旗一面。上畫朱雀之體。坑後設皂旗一面。上書玄武之神。坑左設青旗一面。上畫青龍之像。坑右設白旗一面。上畫白虎之形。法臺左邊設白旗一面。法臺右邊設青旗一面。法臺後邊設七星旗一面。法臺上邊用紅漆桌一張。擺列香花燈燭。白芨硃砂。黃紙。候用。又用泥塑一個孫臏。本相。架拐騎牛。身穿豆青袍。魚皮靴。做成別夫模樣。只用七寸來長。預備三更天應用。揀選年力精壯大漢四十九名。各執紙旗一面。上寫着孫臏之魂。法臺正東立一座門。名誅仙門。用黑犬四十九隻。黑鷄四十九隻。黑牛四十九隻。黑馬四十九隻。孕婦一名。同性口一齊宰了。埋在東門地下。聽用作法。法臺正西立一座門。名爲斬仙門。也用黑犬黑鷄黑牛黑馬。數目一般。取童兒一名。同生靈一齊斬了。埋在西門地下。聽用作法。法臺正南立一座門。名爲戮仙門。也用黑鷄犬牛馬。數目一般。取童女一名。同生靈一齊宰了。埋在南門地下。聽用作法。法臺正北立一座門。名爲陷仙門。也用黑鷄犬牛馬。數目一般。取孤人一名。同生靈一齊宰了。埋在北門地下。聽用作法。再令人取黃沙一石。八斗。法臺聽用。四門之外。各安一營。任憑王爺選將發兵。與貧道一齊同上。應用之物。快些預備。萬不可遲。始皇道。此陣何名。魏天民道。此爲五行金沙。誅仙陣。凡人入陣。頃刻而亡。大羅天仙。只用五晝夜十八粒金沙打。完。卽化爲膿血。雖他五遁三氣。也遁不出金沙之內。始皇聞言。龍心大悅。傳旨當值官預備。真人應用之物。速搭法臺。以便作法行事。調遣王翦領兵三千。在法臺東門安營。章邯領兵三千。在西門安營。英布領兵三千。在南門安營。燕易領兵三千。在北門安營。調遣已畢。至黃昏時候。當值官啓奏法臺。俱已造完。各物齊備。停當。特來繳旨。始皇向魏天民拱手道。法臺諸物齊備。請真人行事。天民道。吩咐舀水來。排至案前。伺候請王爺淨了七竅。誠心降香。祝告天地。貧道先告過上蒼。然後好開殺戒。三更天行事。始皇聞言。不敢怠慢。傳旨擺上香案。虔誠禮拜。祝告上蒼。拜罷。平身歸座。魏天民并黃叔陽朱秦衆道者。俱各祝告。一齊候至三更時分。老道辭別始皇。出離營門。率領黃叔陽秦猛朱惠珍金子陵四個老道人。一齊上了法臺。魏天民傳令。臺下四十九名軍漢。各執紙旗。望臺上搖展。但聽臺上叫孫臏二字。你們可齊聲答說來了。此爲叫魂法。不可遲誤。衆軍齊聲答應。俱各遵令。魏天民又令黃朱秦金四位道者。在臺上口。中念起拘魂神呪。魏天民向懷中取出一個小小的盆子。名爲裝仙盒。把泥塑的孫臏。拿在掌中。用白芨研開硃砂。畫一道符。在泥塑的孫臏心坎上。裝在盒子內。面上又寫幾道靈符。點上香燭。掐訣。遂卽踏罡步斗。黃朱秦金四位道人。念動拘魂呪。口叫孫臏。

來了。法臺下軍漢齊聲答應來了。臺上只管叫。臺下用指旛搖展。只管答應。魏天民化了一道靈符。緊念呪語七遍。只見半空中連聲響亮。一顆星或起或落。要上。要下的光景。老道用劍尖一指。喝聲道疾。那顆星一落。就裝在盒內。變了泥胎。老道把盒蓋蓋上。用三道靈符封口。又念起真言呪語。焚化靈符。只見雲推霧擁。來了一位太白金星。在臺前參見。魏天民道。無事。不敢褻瀆。有勞星主在中央。戊己土。法臺上看守。那個裝仙盒裏頭。有孫臧的本命。煩星主用心。守。若有走脫。孫臧。按天書聽。老道又把一個靈符焚化。搯訣。遂即踏罡步斗。來了一位李天王。左手托住黃金塔。右手倒拖方天戟。落在臺前。口稱真人。有何法旨。魏天民道。無事。不敢相召。煩勞尊神。若遇孫臧進陣。被我金沙打住。借尊神的黃金塔。壓住上面。不可放走孫臧。李天王連連答應。謹遵法旨。老道人念呪語。焚化靈符。來了靈霄殿高元帥。頭挽雙髻。手仗青鋒。立在殿前。口稱真人。有何法旨。天民道。今煩尊神。若遇孫臧進陣。被我金沙打住。元帥可在。誅仙坑。正東青龍旗下。鎮守。不許放走孫臧。高元帥遵令。答應去了。老道又念真言。將靈符焚化。來了靈霄殿王元帥。身騎狻猊。執昆吾劍。來至臺前。躬身參見。天民道。有勞元帥。在誅仙坑。正西白虎旗下。鎮守。不許放走孫臧。王元帥答應。領令去了。老道又念呪語。焚化靈符。來了靈霄殿李元帥。形容古怪。面目猙獰。立在臺前。聽令。天民道。有勞元帥。在誅仙坑。正南朱雀旗下。鎮守。不許放走孫臧。李元帥答應。領令去了。老道人又念呪語。來了靈霄殿楊元帥。騎着狡狴。手舉三尖刀。立在臺前。聽令。天民道。奉請元帥。在誅仙坑。正北玄武旗下。鎮守。不許放走孫臧。楊元帥答應。領令去了。天民請了王高李楊四將。鎮守誅仙坑。調遣已畢。又取四道靈符。托在掌中。念起真言呪語。將靈符焚化。只見半空祥雲蕩蕩。殺氣蒙蒙。盔甲閃閃。兵器錚錚。四大天王。晃晃蕩蕩。齊降落臺前。只見第一位天王。身高二丈四尺。臉如活蟹。髮似金針。眼似銅鈴。手提青龍劍。第二位身高二丈六尺。赤髮紅鬚。四個獠牙。手舉着混元傘。第三位身高二丈六尺。面白唇紅。白袍銀甲。手抱琵琶。第四位身長二丈四尺。皂袍黑甲。面如鑛鐵。身藏花狐貂。一齊厲聲說道。真人有何法旨。老道看見四天王。來得凶惡。連忙躬身施禮道。奉請天王。相煩各位。在誅仙陣。東南西北四門鎮守。若孫臧來打陣。許進不許出。若事畢。送天王歸位。四天王答應。遵旨去了。老道遂取出了四件寶貝。卽對黃叔陽道。道兄。把我這誅仙劍。掛在正東。誅仙門上。拿我這道靈符。等孫臧進陣之後。有人前來打陣。你把我這靈符化了。那劍就起在空中。百步斬人。首級。你便施展你的神通。率領東營兵將。追殺臨淄兵馬。不得有誤。叔陽接了符劍。往東門去了。老道又對金子陵道。道兄。我這口金鐘。掛在正南。斬仙門上。拿我這道靈符。等孫臧進陣之後。把靈符化了。有人前來打陣。救應。再把靈符化

了金鐘上連敲三下鐘聲響亮來將一陣昏迷自然跌下塵埃你施你的神通率領四營人馬追殺臨淄兵馬不得有誤子陵接了金鐘靈符往西門行事老道又對着秦猛道道兄你把我這口玉馨掛在正南戮仙門上拿我這道靈符等孫臆進陣之後把靈符焚化玉馨上連敲三下聲響之後不論仙凡俱昏迷倒地你便伏着兵卒帶領南營兵將追殺臨淄人馬不可有誤秦猛接了符馨往南門去了老道又對朱惠珍道道兄你把我這枝攝魂幡懸掛在正北陷仙門上拿我這道靈符等孫臆進陣之後有人來打陣救應你把我這符化了把幡一展不問仙凡人等俱各魂散魄飛跌在塵埃你使法力率領北營人馬追殺臨淄的兵將不可有誤朱道人接了符幡去了老道將黃泰朱金四位道人俱各分遣已畢又取一道靈符托在手中口念真言用火焚化了只見一隊陰兵飛沙走石牛頭馬面各分左右陰字旗號高飄當中顯出一位凶神身長丈六面如瓦獸四齒獠牙頭上雙角腰下左懸弓右插箭手舉狼牙棒十分凶惡到了臺中躬身施禮請問法官有何使用魏天民道無事不敢相召尊神今有誅仙陣東南西北四門上俱黑犬黑雞黑牛黑馬衆生靈的冤魂借仗尊神四門巡察但是孫臆進陣率領衆鬼魂把守絕其歸路不許放入別人進陣違者按天書聽貶鬼王答應領法旨去了老道又把日精月華兩旗放將下來仗劍作法日精旗上寫着金烏滅影月華旗上寫着玉兔藏形將一個盒兒裝上十八粒金沙那一石八斗黃沙分在十八處預備應用就把七星皂旗磨動三次剎時之間誅仙陣內陰風慘慘怨氣騰騰日月無光天地昏暗老道復下臺來挽髮頂冠出離陣門進金頂大帳參見始皇預備天明時要與那孫臆會面打陣且按下不表且說孫臆在營中打坐運動元神坐至二更時忽然心血來潮六神無主坐不安寧肉如拗搭髮似人揪耳中聽有人叫喊之聲連忙搖指一算早知原故長歎一聲我的難星到了開言便問那個門徒在此設班伺候蒯文通答道姪兒在此孫臆道我的姪兒可跟我來文通道師叔半夜三更那裏行走孫臆道跟我帳外走走言罷下了青紗帳文通跟隨步出帳外孫臆仰首觀看只嚇得魂飛千里醒定移步低頭嘆道我的災難到了天數難逃命該如此文通驚異道師叔觀天爲何大驚小怪孫臆道你有所不知你看看我的本命星往那裏去了蒯文通聞言仰首細觀只見滿天星斗照耀乾坤爲何師叔的本命星却沒有了孫臆道我的本命星被人家擄去了文通道師叔的本命星誰敢拘擄孫臆道你竟有所不知天機妙術臨頭矣今因黃叔陽戰敗請了萬花山的魏天民擺下一座誅仙陣雖則妖道狠毒也是我的大難到了他用拘魂法我的本命星辰被他叫去了只在六日之內我命就不保了這是我修煉一場毫無結果爭名奪利有何益處若是明日大命難保縱然名列仙班也是

枉然。文通道既是他會擺下陣來，我們設有本事破他的陣勢，他亦不能害我。師叔何用如此張皇？孫臏冷笑道：「這仙陣比不得別樣陣勢，去也是死，不去也是死。我算將起來，到是去打陣才是。這六日裏，還有一分解救。我今有一道柬帖，交付與你，我進陣三日之後，才可開看。照柬帖行事，這裏軍營之事，都是你掌管。千萬不可發兵遣將進陣。謹記吾言。一切至囑，囑罷復身進帳，取出一道柬帖，付與蒯文通。矮子拜受已畢。天色大明，孫臏升帳坐下，發放軍情。忽有遠哨藍旗來報，啓上南郡王爺西地秦營東南角處，擺下一座營盤，十分嚴整，不敢不報。乞令定奪。孫臏把仙袍袖一擺，那名軍士回汛地去了。不一刻，轅門旗牌來報，秦營來了一位道人，騎鹿舉杖，在營門討戰。要請王爺會面。報明定奪。孫臏聞言，吩咐傳鼓聚將，不多時，鼓聲如雷。那十二門徒，大小戰將，俱各上帳打拱。參見已畢。孫臏拱手說道：「衆位將軍，貧道自下天台山，只望報父兄之仇，不想遇了黃叔陽。他把萬花山的妖道魏天民請下山來，在東南角上擺下了一座誅仙陣。現在營外討戰。我此次出陣，料定凶多吉少。衆位將軍，好生保守大營軍旅之事，託與蒯文通執掌。爾等不許妄動。孫臏道：「三叔爲何懼他？料想一個陣勢，有何難處？不是姪兒誇口。當日荊柯山單人獨馬，踹他的五虎羣羊陣，殺得秦兵膽落。一日一夜，也不見把姪兒困住。何況三叔的神通廣大？莫說是一座，就是十座百座，也不能奈何。三叔怕他甚麼？孫臏道：「你不知道，這比不得別的陣勢。這是金沙誅仙陣，內有天神、天將、陰兵、鬼魂、邪寶、利害。不過李叢道、弟子、隨師父下山，原爲保護師父而來。今日師父進陣，弟子也要保着師父進去。怕甚麼天神、天將、妖術、邪寶？只用弟子一頓刀，憑他是吞牛陣，也要砍做一條血海。弟子願去。孫臏及衆門徒齊聲道：「我等都願跟隨進陣，未知勝敗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伯齡身陷金沙陣 三徒命喪誅仙門

話說孫臏見衆門徒俱要跟他進陣，便一聲大喝道：「好孽障！人家不是請我赴席，爾都要跟我去。這是我之良言。爾等保守大營，以防秦兵冲躪要緊。看他過來，衆人無奈。孫臏便攏住了牛。李叢、吳勝、壓蹬營門。三聲炮響，引仙旗在前。十二門徒分爲右左。孫臏催牛至戰場，舉目觀看，見對陣一個道人，面如滿月，鶴髮重顏，跨鹿舉杖，便知道魏天民。即在牛背上拱手道：「真人請了。請問真人是那座名山，何方修煉？道號大名。魏天民一見也拱手道：「請了。來者莫非是南郡王孫臏？我貧道乃是萬花山萬花洞鍊氣士魏天民。是也。孫臏道：「原來魏真人久仰久仰。不知燕人有何得罪之處？干犯真人，至真人下山，要與出家人對敵。魏天民道：「南郡王，你也沒有干犯於我，我也沒有得罪於你。因西地始皇奉的

玉帝敕旨千佛牒文。他才與兵并吞六國。兵困了易州。你就要逆天而行。下山仗着你的神通奧妙。要保易州的江山。撈打王翦。火燒金子陵。又把藥藍山黃叔陽。殺得大敗。欺滅同道。只顯你之能。故此貧道下山。勸你回營。撤兵。勸昭王及早納表。請臣上順天心。下免生民塗炭。彼此又不傷和氣。孫臏笑道。真人爾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燕人的父兄姪女。一門四口。俱死於王翦之手。今我下山。不敢說是要報舉家之仇。爲的是燕丹貴人。是我的母親。年高無罪。我下山來。殯葬了父兄。待老母送上山頭。那時我就歸山入洞。不想王翦領兵與我動手。我焉能寬大相容。此乃燕人爲父兄之事。故此下山了。且真人你不靜坐修鍊。身染紅塵。只爲一口氣。就下山爭名奪利。豈非妄動呆癡。在燕人有所不取。天民道。你巧言花語。我也不與你廝殺動手。我在東南角下。擺了一個小小的陣勢。你有本事進我陣中走走。得出陣來。我就奏知始皇。講和撤兵解圍。你若出不得陣去。莫怪貧道心狠。教你眼下身亡。孫臏聞言大怒道。諒你有多少法力。敢發大言。你快引路。我若不破此陣。也不算是天台洞的廣文了。魏天民聞言。一縱梅花鹿。往本陣中而來。孫臏催開青牛。緊緊趕將下去。忽聽得後面鑾鈴振耳。回頭一看。見十二門徒也撒馬趕將下來。便大喝道。休往下走。爾等若不去防守。大營我就先把你們打一頓。拐死在我的手裏。好過死在別人手上。衆人聞言。方才勒住征騎。孫臏便跟着魏天民下來。早有人報知王翦。王翦聽言。胸中大快。好別夫今日也中了我家真人之計。傳令三軍閃路。孫臏就一催青牛。過了誅仙陣的大圈。魏天民在前。孫臏在後。齊往東門而進。魏天民就先上法臺。把七旗連展三展。登時陣中天昏地暗。日色無光。伸手不見掌。孫臏忙把黃旗放開一角。放出光來。舉目把誅仙陣一看。果然利害。陰風侵骨。殺氣沖霄。四面八方俱有神將把守。各門上俱懸掛寶貝。便喝一聲妖道。我與你何仇。擺這座惡陣。若是他們進陣。焉能有個出路。說着。擡頭往中央看去。見法臺前有一座深坑。坑內四邊有靈霄四將把守。上有托塔李天王。照着孫臏怒道。這個坑就是誅仙坑了。你的性命。只在此間。近又見法臺底下四十九名的軍士。拿着紙幡。這個喊孫臏來了。那個答應。來了。孫臏心中大怒道。我又沒有失魂。如何叫着我的名字。混叫起來。這妖道弄的什麼玄虛。一閃目只見法臺上邊太白精星看守。着一口盒兒。孫臏暗道。這個盒子必是裝我本命星的。何不搶上去。一拐打死了魏天民。揭開盒蓋。把本命放回本位。我出陣就容易了。想罷。一領青牛。便往臺上奔來。天民一見道好。別夫。爾還想上台來。與貧道動手麼。揭開寶盒。卽把一粒金沙。忙拿在手中。大聲吆喝道。孫臏少要無禮。看我金沙到了。刷的一聲。望空中一撒。只見那霞光萬道。瑞氣千條。竟向孫臏而來。孫臏一見認得是金沙。至寶。說聲不好。把杏黃旗一展。萬道毫光。托住了金沙。魏天

民見了大驚道：好利害的刑夫！果然道力廣大，忙取第二粒金沙打將下來。孫臏見杏黃旗不能退，金沙止能託住，心下着忙。又見法台上金光如雨的下來，大叫不好，把杏黃旗往下連展三展。若論杏黃旗，雖退不得金沙，然可以托得住。只因孫臏該有此難，金沙又是佛門至寶，魏天民一連撒下三粒杏黃旗，招架不住，一聲響亮，孫臏連人帶牛埋在誅仙坑內。魏天民又把一斗黃沙，念動真言，也望坑裏一洒，剎時間成了一座土山。四位神將俱各鎖守四面。李天王又用寶塔坐在上面，把個孫臏就困住了。又令朱秦黃金四位道者把守四門，以防有仙人前來救應。真是插翅難飛，魏天民遂上鹿出陣，回至秦營，參見始皇，就把困住孫臏的話細說一遍。始皇便問道：孫臏能夠死否？天民道：若凡人埋在金沙之內，只要一時三刻，化爲膿血。那孫臏乃大羅天仙，能運氣藏形，又有金字杏黃旗護身，一時不能絕命。貧道只須每日進陣去打他三粒金沙，不過六日之後，定然命喪無常。始皇聞言大喜，就傳旨排素齋來，與真人慶功不提。却說燕營中十二徒弟，一班虎將，見南郡王進陣一日一夜不見出來，一個個心中着忙。李叢道：衆家兄弟，想師父前去打陣，進陣已有一日一夜，沒有音信，下落衆弟兄們爲何坐視？爲弟的情願當先進陣去打聽師父吉凶如何。蒯文通聞言，便道：李將軍不可性急，料師叔進陣無害。師叔臨去之時，再三囑咐衆位將軍，只可把守大營，不許一人進陣，恐防有失。將軍不去的爲是，現有師叔留下的柬帖，待再過一日，才好開看。我們照柬帖行事，便了。李叢道：師兄你說的話好不關緊要呀！倘是你的師父被人家困住，你着急不着急？師父有難，我做徒弟的不上前相助，要我們來何用？衆將聽李叢說的是，我們也一齊同去。李叢道：列位不必同去，你們看住大營，我先去走走，打聽師父現在那裏，要是救不出來，你等再去不遲。文通道：李將軍不去的好，你看陣裏頭不住的金光亂起，直透天上，不是兒戲的。李叢那裏肯聽，也不遵令，就下去披掛，舉步出了營門。三聲砲響，出奔軍前，獨自一人望誅仙陣北角而來，口中喊道：快把我師父放出，萬事全休。少若遲延，你們一個個都做刀頭之鬼，守營的軍兵看見，忙報進帳去。說有一員步將來闖陣，請主將定奪。燕易聞言，忙上馬提鎗，炮響出營。一見李叢高聲喊道：好大膽燕將，敢來打陣，報你的名來。李叢抬頭看見，秦將長鎗黑馬，威風凜凜，殺氣騰騰，便叫一聲：你問我的大名，吾乃天台洞了一真人的弟子，易州燕昭王駕下稱臣。虎將李叢是也。秦賊你快快的放我的師父出來，便罷。少若遲延，用刀過來取你狗命。燕易聞言大怒道：好匹夫，你師父已死在陣中，你有多大本領，敢來打陣？休要我看鎗罷。一鎗望虎將刺來，李叢架過火，連忙還馬步交鋒，有數十回合，燕易便敗回陣去。李叢也不追趕，沖開秦兵，飛奔進陣來。至陣門，只見陣裏黑洞洞的，連一物也不看見，暗想裏

面如何這般昏黑。不要管他。且進去看看。看便罷。方欲舉步。只聽得一聲炮響。陣裏走出來了一匹猛虎。上坐一個道人。手持蓮花劍。喝道。什麼人。敢擅自闖進陣中。李叢道。我乃虎將李叢是也。妖道。你把我師父。誑到那裏去了。朱惠珍道。你問你師父麼。你看那一堆放光的黃土。就是你師父葬身之處了。李叢聞言大怒。道。胡說。搶步上前。舉刀就砍。朱道人忙用劍相迎。二人大戰。陷仙門下。不上十餘合。朱道人催虎敗走。虎將不知好歹。邁步就趕。將下來。至陷仙門內。只見陰風慘慘。霧氣騰騰。看見一位神祇。身長二丈。有餘。皂袍烏鎧。面如烏鐵。黑肉橫生。攔住去路。李叢看見。只嚇得魂不附體。轉身就走。朱道人在陣內看得明白。把神符化了。將落魂幡舉起。望着李叢連展三展。頃刻間。李叢頭輕脚重。一陣昏迷。跌倒在地。就驚起了那個屈死鬼魂。將虎將按住。李叢遂即喊叫。朱道人上前亮起劍光。照李叢頂門上一劍。可憐英名未上。凌煙閣。忠魂先喪。陷仙門。孫臏在金沙之內。一陣心血來潮。掐指一算。早知來意。不覺大放悲聲。道。可憐你蓋世英雄。不聽貧道之言。枉死在陷仙門下。又傷我一條臂膀。且不講孫臏在金沙中自歎。再說燕營中。十二家門徒。見李叢進陣不見出來。都着急了。一齊要去打陣。只因蒯文通代理軍情。說衆英雄不便擅專。遂一齊來見蒯文通。要請令同去打陣。文通回言。連連不可。衆位豈不知前者陰魂陣內。獨孤陣之事。看今者李將軍前去。凶多吉少。依我愚見。衆位將軍不可前去。見陣不若依師叔之言。等我明日折開柬帖。看是什麼言詞。再作道理。衆英雄苦苦央求道。師兄。豈不知家貧出孝子。國亂顯忠臣。師父今日有難。師兄一去不回。我等袖手旁觀。豈不爲人所笑。師兄若不放我等去。我等願一同死在帳前。蒯文通見是如此。心下一作難。想了一回道。衆位將軍說是要去打陣。我也不好深攔阻。但是這裏大營。也是要緊之事。或者着兩位進陣。留幾位守營。方爲萬全之計。衆人道。師兄言之有理。於是你去。我也去。各人皆爭着要去。文通道。列位不必爭論。你們何不拈個鬮兒來。各執衆將。道這到極好。拈着去時。可沒得爭論了。文通道。等我來。把衆位的名字。寫在紙上。搓成團子。放在瓶裏。禱告過天地。用筋夾出兩個紙團。看是誰的名字。就是誰去也。衆人大喜。蒯文通便忙作紙團。搓好。放在瓶中。傳令排開香案。親自禱告了一回。然後用筋夾去。就夾出兩個紙團來。衆人忙上前圍着打開一看。是吳勝馬昇二人的名字。此是二人的大數到了。他就心中大喜。道。衆位兄弟。再不可爭矣。衆人道。二位前去打陣。須要仔細。若打聽得師父師兄的下落。急急回來報知。使我等各安心矣。二人道。這個自然。遂辭了衆人。蒯文通又再三囑咐小心。二人纔下帳。披掛各上馬。提刀帶領本部人馬。竟撲前路而來。這一去好似蜂投蛛網。早有人報知章邯。章邯忙領兵出營。見二將飛奔前來。遂大喝道。燕將休來。踏本帥的汛地。

二將並不回言舉刀齊上。雙戰章邯不上數十餘合。章邯在馬把刀一擺。秦兵就分開一條大路。二將也不敢戀戰。搶過秦兵的營盤。飛奔誅仙陣來。到了斬仙門下。往內一看。只見裏面陰雲慘霧。日色無光。馬昇道：「兄弟此陣裏頭這般昏黑。如何看得見師父師兄在那裏呢？」吳勝道：「馬哥。我們叫罷馬昇道。賢弟之言有理。遂一齊張口。二將遂大聲同叫師父師兄。我馬昇吳勝來找你們哩。你們在那裏。這幾聲叫喊。早驚動了陣內金子陵。忙把靈符化了。就閃出一個鬼王。赤髮紅鬚。面如藍靛。手持狼牙棒。後面跟一羣屈死的童男女雞犬牛馬等。攔住去路。二將一見。嚇得魂不附體。兜轉馬才想要去。只聽得一聲鐘響。金子陵把路攔住。大喝道：「二將往那裏走。舉茶條杖上前就打。二將連忙動手。不幾合。金子陵掐訣念咒。把落魂鐘連搖了好幾搖。二將坐不住鞍。翻身落馬。金子陵催鹿上前。取了二將首級。可憐吳勝馬昇在齊國廷下。多少功勞。今日雙雙喪在落魂鐘下。金子陵復翻出陣。趕散燕國人馬。把首級號令帶回營門。那些散陣的燕兵。飛奔上營。報與蒯文通知道。全山衆將一聽此言。放聲大哭。孫燕大怒道：「妖陣如此利害。我是要見虛實。打聽三叔的死活。便不遵蒯文通的將令。私自下帳。回到自己營盤。頂盔貫甲。結束停當。上了白龍駒。獨自一騎飛奔誅仙陣來。守營的軍士忙報與蒯文通知道。文通無奈。只得任他去了。叫人打聽回報不提。且說孫燕匹馬單鎗。直奔營了。快報與侯爺知道。遂飛奔中軍。報與王翳知道。王翳聞言大喜道：「冤家今日前來打陣。是他大數到了。吩咐三軍不必攔阻。放他進陣。秦兵得了這個令下。誰還敢來惹孫燕。便喊一聲。兩下分開。讓開一條大路。小豪傑心中大喜。一催白龍駒。越過秦營。竟奔誅仙陣來。不顧好歹。闖將進去。只覺陰風透骨。週身毫毛豎立。猶如夜至三更一般。伸手竟不見掌心中作憐忙道：「這陣裏如何這般昏暗。倘有兵將來廝殺到難施爲。便兜緊白龍駒。白龍駒亦識人性。不住嘶喊。兩耳直豎。孫燕道：「利害難以尋路。三叔又不知在那裏。不如出去罷了。急圈回白龍駒。想往外走。耳輪中聽得一聲鐘響。陣門外有一個道人攔住去路。大喝燕將往那裏走。孫燕只作不知。飛往外闖。黃道人忙化了靈符。誅仙劍往下落來。孫燕見一股紅光晃晃。托住一口寶劍。飛奔頂門而來。說聲不好。我命休矣。把心一橫。說道：「左右是死。我也拚着一命。忙把馬一轉。便奔了黃道人來。若是說別人這誅仙劍一落。頃刻亡身。孫燕他按上界自在龍臨。凡他日後有九五之尊。焉能被害。誅仙劍撲近頂門上時。小爺的天靈迸開。元神出現。一條五爪金龍托住了寶劍。黃叔陽看得明白。見誅仙劍不能傷他。心中大驚。忙催鹿上前。接着廝殺。小豪傑回頭不見了寶劍。心中一寬。精神百倍。緊手中鎗直取

黃叔陽二人大戰四五十合。黃叔陽便往陣裏敗走。孫燕回馬時，黃叔陽已進陣內，心中大喜，走回營中，拿甚言語對衆人說，欲待進營，又怕陣裏陰風利害，心下躊躇道：「妖道得去，必然是好路，我何不在後追他，聽着他的鹿蹄響，就無妨了。」想罷，圈回白龍駒，大喝妖道往那裏去。一催坐騎趕將進去，忽然見當中起出了萬道金光，土山邊有四員天將，現出一座法台，却不見了黃道人，便勒馬停鎗觀看，只見放光之處，是小小一個土山上，放着一個寶塔，那塔也放萬道金光，土山邊又有四大天將守住，一個個身高數丈，猶如大樹一般，晃晃蕩蕩，心中大懼。一匹白龍駒往正西戮仙門而來，此門乃是秦猛鎮守，見小豪傑奔他的門，要往外闖，連忙化了靈符，焦面鬼王就帶着那些屈死鬼魂，上前攔住去路，呼號之聲，悲慘難聞。白龍駒驚的噴鼻嘶喊，又見一位天神阻住去路，只見他赤髮紅鬚，四個獠牙生於唇外，手中舉混元傘，把身攔住，心中大驚，正當着急，只聽一聲鐘響，來了一位道者，頭戴金箍面如重棗，跨着金錢豹，手提狼牙棒而來，大叫：「燕將休走，貧道來也。」孫燕道：「妖道休得擋我的去路，報你的名來。」秦道人道：「問貧道姓名，某乃靈求山靈求洞煉氣士秦猛是也，你如今進了誅仙門，好比入虎穴，要想出去，比登天還難。」貧道今見你小小年紀，可惜你的性命，依我良言解勸，你可下馬歸順於我，待我奏知始皇，不失你一官半職，你要逞強，敢叫你的命在瞬息。」孫燕聞言，低頭想了一想道：「這一個妖道，把言語來說我歸順，我何不將計就計，打聽我三叔下落，詎出陣去，再作道理。」不知孫燕如何詎得秦道人出陣，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闖惡陣孫燕回營 聞信香馬鈴遣子

話說孫燕見秦猛叫他歸順，他就將計就計，道：「仙長，吾乃孫贖之姪，孫燕是也。仙長你若能代我叫三叔出來，見我一面，并前者打陣的李叢，也叫他出來，這裏告訴我個明白，帶我出陣，我就歸降於你。」秦猛笑道：「你要見你三叔一面，可是妄想，你看中間這座土山，你三叔就埋在底下了。」孫燕道：「我三叔有移山倒海之能，這一小小土山，豈能壓得他住？」你休哄我。」秦猛道：「你如何知我仙家的至寶？」此山乃金砂所化，雖五遁三氣，也不能出此土山。至李叢前者打陣，不從我的汛地經過，我不知道，量他一個凡夫，豈能出得這個仙陣？」孫燕道：「如此說，你帶我出去，此陣秦猛笑道：「你說的到好容易，你要我帶你出陣，必先自下馬。」當天立誓，貧道方肯帶你出陣。」孫燕道：「我要下馬立誓，只是我這個不肯。」孫燕揮一揮手中鎗道：「這個不肯，遂劈面一鎗刺來。」秦猛大怒，用棒架開。二人大戰，有數十回合，秦猛大敗而走。孫燕便催馬過來，秦猛忙取五光神石祭將起來，大叫：「孫燕看我的寶貝，取你孫燕抬頭一看，見五色毫光飛奔面門而來。」孫燕

叫聲不好，把頭一低，心中一急，就迸開天門，身靈出現，把神石冲落。秦猛一見大驚，催獸往中央敗走。孫燕也不追趕，暗想道：有神將把守，料難冲出營了。我不如往正北走去罷。一催白龍駒，搶着土山上金光飛奔正北而走。走走之間，忽然一陣旋風，頂上有人說道：小將軍休驚，某乃李叢是也。在正北陷仙門下，命喪朱惠珍之手。你三叔雖被金砂打住，並未會死。某今顯魂助你，趕散冤魂，你便容易出陣了。說罷，覺一陣旋風，往盔上一按。李叢的魂魄，把孫燕的天門驚開，冲出一股白氣，閃閃有光。孫燕在馬上，就能見遠馬前一團黑氣，就知是李叢的魂魄，便叫聲：李將軍，忠心爲國，保助於我，須要仗你的神靈，殺出陣待。奏本燕王與你立廟報功。說罷，催開白龍駒，往正北而來。此時朱惠珍已知孫燕連誅仙陣，不能得出，必來犯他的地界，便暗暗焚了神符，將落魂幡提在手中，見孫燕來得最近，即時把幡連展三展道：孫燕還不下馬，等待何時？孫燕聞言，打一個冷戰，幸得天門已開，有元神自護其身，又有李叢鬼神保住，故此不得下馬。朱惠珍一見大怒，放下落魂幡，催虎提劍來取孫燕。二人大戰數十回合，孫燕是個戰將，勇冠三軍，朱道人如何是他的對手，一面招架，銀鎗桿，一面想道：孫小子武藝高強，難以取勝，我何不使動法寶，忙取下火葫蘆來，念動真言，將神火放出，直扑孫燕。李叢的鬼魂，早知其意，把白龍駒先就驚開了。孫燕見葫蘆的火來得凶惡，便催馬往陣外逃生。朱惠珍在後緊緊趕來，李叢忙把屈死魂靈，拿住不放上前守陣的天兵。天將見真龍現出，在孫燕頭上，知他後來有大福，分便往兩下一閃。孫燕才得一馬，冲出陣來，可憐在陣中急得汗溼重鎧。朱惠珍見孫燕闖出陣去，便不追趕，回守他的汛地。孫燕出得陣時，二目昏花，忙合眼定一定。那元神已歸了竅，歇了一歇，開眼一看，已見天日了。心中大喜，精神百倍，喊一聲催馬提鎗，便來冲燕易的營盤。秦兵連忙報知不好了。那孫燕冲出陣來，已到老爺的汛地，快些出去擒拿。燕易聞報，大驚忙教人通知三帥，自己率兵前來，把孫燕圍在當中，好一場廝殺。正戰之間，只聽得連聲砲響，吶喊之聲，震動山嶽，只見王翦領兵往正東上殺來，章邯領兵往正西殺來，英布領兵往正南殺來，把孫燕團圍住。孫燕忙隻手掄鎗，隻手拔出銀裝鋼來，上護其身，下護其馬，真個是一夫憤勇，萬人莫敵。孫燕在秦營殺了一重又一重，秦兵並不到退，心中大怒，好匹夫，你們比誅仙陣的天將何如？且有法寶鎖守西門，我尙能闖出何況？爾等鼠輩，遂奮力大殺一陣，這却按下不表。且說秦始皇與魏天民正在營中講些道術，長生之事，津津有味。正講之間，只見旗牌官來報說：有孫燕將軍闖出誅仙陣去了。請吾主定奪。始皇聞報，大驚道：那孫燕不過一夫之勇，安能闖得誅仙陣呢？朕想孫臍有三卷天書，並杏黃旗，有移山倒海之術，千變萬化，尙且打在陣中，不能得出，這小將倒走了。

出來仙長須防備於他。魏天民聞言，搖指一算，已知其情。道：「聖上有所不知，孫燕的命大福洪，諸神不能逆天行事。聖上可速發兵前往圍困，若能生擒孫燕，則易州昭王必然歸順。始皇忙傳旨，着四員大將帶領五千御林軍前去助陣。擒拿孫燕，衆將領旨紛紛上馬提鎗前去助戰。王翦等正被孫燕在圍中衝突殺得人仰馬翻，呼喘氣，忽然添上一枝生力軍兵，非同小可。遂一齊奮勇，把孫燕殺得鎗尖朝下，馬往後退。孫燕心中想道：「此番我命休矣。正着急之處，只見馬頭起一陣怪風，括得塵土空飛着碗口大的石塊，往秦兵大隊飛打。章邯等四將與衆兵不能睜眼，且多被石所傷。齊喊一聲，往下就退。孫燕在馬上大喜，那旋風越發大了，力能拔樹，只在孫燕的馬前而起。此時秦師立不住脚，如山倒一般，往下退去。孫燕便一馬殺出，正逃之間，燕易在前敗走。孫燕便走馬趕來，忽見馬前那陣旋風飛將下去，把燕易一捲，燕易的坐馬就打一個前失，把燕易掀下塵埃。孫燕催馬上前，照咽喉一鎗，了却性命。那馬前旋風，就不括了。孫燕緊撒一轡，飛奔本陣大隊。那些敗殘秦將奔回大營，繳令奏知始皇說：「孫燕逃脫，燕易陣亡。始皇見秦大驚，遂命李實前去統領北營人馬不提。且說蒯文通見孫燕去了一日，不見回營，心中驚懼不止。只見藍旗來報說：「孫將軍大闖秦營，而回。現在營門下馬了。文通聞言，只喜得滿面春風，連忙離座同着一班戰將，九位門徒迎接出來，抬頭看見孫燕混身上下，就是一個血人。那白龍駒亦變作赤兔馬了。衆將忙上前扶着，擁進大帳。一個個上前替他寬袍卸甲，也有奉酒的，也有獻茶的，忙個不住。孫燕坐下，衆將雁翅排開，一個個拱手靜聽。蒯文通等待孫燕喘息定了，然後開言問道：「小將軍，你到他陣中，打聽得三叔的下落如何？」李實現在何處？」孫燕見問，眼中不覺垂下淚來，說道：「列位將軍，小弟一進陣去，猶如下了地獄一般。天昏地暗，當中有一座土山，放出毫光，可以看見陣裏的形勢。四門上有四員大將把守，又有妖道攔路，屈死鬼魂無數。中央有一座法台，在土山之上，土山邊有四個神將把守。山上又有一個小塔壓着，那塔也放出毫光，陰風侵骨，甚是利害。我亂叫了一陣，並不見有人答應，反動起噓啣之音，悲聲振耳。正要進陣，我心中害怕，便回馬轉出陣來。那裏能夠就有天將攔住去路，又有鬼王帶着無數的鬼卒來擾。那白龍駒不肯向前，耳中忽聽得一聲喊，閃出一個道人來，與我交戰，不上數合，就祭法寶傷我。幸得昊天保佑，那寶貝不肯下來。我只得敗陣，想往第二個陣門而出，誰知都是一樣。又遇着一個道人，他勸我歸順，我便哄他，問他消息，方知三叔被金砂治着，在土山之中，不知死活。李叢已經陣亡，我便翻面臉，與他動手，他又祭起法寶，我只得敗陣，又往別門去闖。可是作怪，忽然起陣旋風，有人向頭上說話，說他是李叢的鬼魂，在暗中助我出陣。後來遇着朱惠珍，他祭法寶不靈。」

想是李將軍陰靈點破。又在馬前放一道白光。把神怪鬼魂沖開。我才出陣來。又被燕易等圍住死殺。我正在爲難。招架之間。馬頭又起一陣旋風。飛沙走石。把秦兵就打退了。我反刺死了孫燕。方能出得陣來。奔回本陣。衆將俱各讚歎。孫燕英雄好漢。命大福洪。蒯文通一面吩咐排酒。與孫將軍解勞。孫燕道。且慢飲酒。如今快開東帖觀看。商量搭救。三叔要緊。文通聞言。叫人排上香案。親手焚香。衆將一齊朝上叩頭。畢然後取出東帖。放在案上。打開與衆將一齊觀看。原來上寫着。可請燕昭王親至大帳焚香。告天求救。若是六日裏有仙人下山來燕。則我的性命有救。若六日外無人來燕。我必死在誅仙陣中。了衆人看了東帖。蒯文通道。事不宜遲。那位將軍進城請駕。孫燕便應聲願往。文通道。小將軍鞍馬勞頓。且歇歇罷。孫燕道。進城請駕。乃救我三叔之事。且又無征戰。又無甚辛苦。說畢忙辭了衆將。飛奔進城。見了昭王。把前事奏明。昭王聞奏。大驚道。南郡王有事。何不早來奏知。孤早些告天求救。何必又遲了。幾日。孫燕奏道。此乃三叔之話。昭王忙傳旨排駕。率領文武出離西門外。竟向營盤而來。孫燕先至營中。預備香花燈燭。大小將官俱各披掛伺候。不多時。駕已到了大營。蒯文通率領大小衆將。參見昭王。山呼已畢。昭王開言道。蒯將軍亞父的東帖。何在。文通聞言。取出雙手奉着。呈上。昭王取來一看。道。亞父進陣已兩日兩夜了。事不宜遲。快排香案。旨意一下。軍校早已預備。抬上大帳放下。昭王親自焚香叩拜。暗暗祝道。孤承掌父祖河山。自知德薄。故有嬴秦之兵戈。致累孫臏。陷陣爲求。昊天憐恤。若然尚有德。孫臏不當死。乞名山洞府的真人。早下高山。誠社稷人民之望。昭王暗祝一番。只見那縷青煙聚而不散。直冲上九霄雲路而去。燕昭王與衆將俱各歡喜不表。且說這青煙飛上空中。日遊神接着。不往別處送去。竟送至雁愁澗來。這雁愁澗在西萬山之中。一條幽溪水深萬丈。其清見底。雁鳥至此。自觀其形。每以爲同類。竟投澗身死。故名雁愁澗。那澗中有個母猿。名喚馬鈴。採天地之精氣。受日月之光華。修煉多年。神通廣大。能未卜先知。所生一子。名喚白猿。就是盜仙桃。盜天書。與孫臏在戰國時。曾下山到魏營中。搶過草人。救過孫臏。後來回山。鍊修已成。正果。母子二人在雁愁澗內。修真養性。那一日。馬鈴正坐洞內。忽然間一陣香風吹送。進洞來。猿仙攔住。香頭往鼻上一聞。早知來意。眼望燕邦。歎息道。一真人。你不在天台修煉。身惹紅塵。豈不知秦國王翦。是奉敕旨下。凡保助嬴秦。併吞六國的。何苦逆天行事。致受金砂之危。但亦是你命中五難未滿。既香風進我洞來。自然是要我兒子去救你了。想罷。立即起身。往石洞裏來。叫聲我兒白猿。猿仙聞叫。忙出跪下道。母親。喚孩兒何事。馬鈴道。你在桃園結拜的朋友。你可想他不想。白猿道。孩兒在桃園結拜的是孫臏三哥。孩兒安能不想他。只是他在天台山天台洞修真養

性孩兒無事，不好去他那裏，以妨他的功。馬鈴道：「原來你只知他在天台洞修真，不知他如今下山去了。只因秦將王翦乃拘離國雲光洞海潮聖人的徒弟，奉玉帝敕旨下凡，保秦併吞六國，兵先伐燕，把你三哥的父兄姪女，一門四口都殺害了。有他姪兒孫燕上天台山求救，你三哥一怒下山，與秦師交兵，大敗王翦，火攻金子陵，惹下禍來。金子陵請了衆位仙長下山，擺了一座陣勢，名爲五行金砂誅仙陣，打你三哥埋在土坑底下。如今已三日了，你快些下山，搭救於他，也不枉你結拜之情。」常言道：「急難之中是朋友，生死相交是弟兄。」你快快下山，收拾去罷。猿仙聞言，說道：「母親，此金砂陣爲兒的一竅，也是不通。打那裏去救他呢？」馬鈴道：「金砂陣四門俱有神將仙家的法寶鎮守，是進去不得的。就進去也不能夠破。你如今可先到雲夢山請了鬼谷子王禪王敖兄弟，再往玲瓏山窟窿洞請土真人、二龍山請黃石公老祖、白鶴山潮仙洞請掌教南極子。這幾家真仙下山，方能破得此陣。我見你的印堂上有了王母的六字真言，赴過了香山大會，况瑤池裏有你的名字。那天將天神不敢攔你傷你，可從陣頂上下去。至中央戊己土位，有座法台。那臺上有個裝仙盒，裏頭有個泥塑的孫臧，你三哥的本命星已付此土胎。那裝仙盒上有三道靈符，封口太白金星守住。你可與南極子借了寶扇進去，望裝盒上連扇三扇，把金星退了。你便上前寫着老君敕令，敕開六字在靈符上方能揭開蓋，把泥塑的孫臧取將出來，放在懷裏，望東南直走七步，丁字將脚八字站住，念一道穩心真言，把本命星穩住。回去交與南極子，送他歸位。你七十二般變化，不論變個甚麼，把四門的法寶盜了下來，交與南極子，才可破陣了。猿仙聽罷大喜道：「母親孩兒就此去請衆仙罷了。」馬鈴仙道：「不可。燕昭王現有告天的信香到此，他們在燕國營內，都望穿我兒，可先到易州安慰他們。君臣與燕昭王要了哀表，然後再上雲夢山不遲。」白猿聞言，叩辭老母，出了雁愁澗。一縱金光，早到易州大營，落下有巡營小軍看見，對衆人道：「列位，你看這甚麼東西？衆兵聞言，一齊觀看，道：「臉好像個白猿。」正說着，只見猿仙來到，切近開言，說道：「軍士快報進去，說雁愁澗白猿到了。」軍士聞言，不敢怠慢，飛報進營。昭王便問蒯文通道：「蒯將軍，那一個白猿？」文通與衆將齊道：「主公，有萬千之喜。白猿此來，師父就有救了。他是一個得道的猿精，與亞父有八拜之交，會搶過草人七箭書，救過亞父的性命。主公不可慢他。昭王聞言，傳旨請他進來。不多時，白猿進了帳中。昭王率領衆將迎將下去，進帳敘禮已畢。昭王請白猿坐下，傳旨看茶。白猿道：「我不用茶了。文通知猿仙是好酒的，便道：「猿仙不用茶，可備好酒上來。」白猿笑道：「正可使得，但不用蔬菜，取些菓子上來，足矣。」蒯文通卽命家將取酒菓上來。君臣用茶相陪。昭王便先問道：「猿仙駕臨，有何妙計？」可退得秦師，搭救孫亞父呢？」白猿道：「奉

母親命來救三哥聖上可修一道哀表待白猿背了。好到名山洞府請真人下山搭救三哥。昭王聞言大喜，連忙拈筆寫了一道哀表，遞與猿仙看了。然後封好白猿，接過來藏在懷中，急忙用些酒菓往下就走。說道：「聖上慢坐，白猿去也。」一縱金光，身形全無。燕昭王與衆將大喜，方才把心放下。且說白猿取了表文，招展金光，半盞茶時已到雲夢山水簾洞來。只見山水依然，不覺嘆道：「我數十年不到此間矣。遂落下雲頭，睜開金睛一看，只見石門半開，從裏頭走出一個兒童。猿仙認得是招霞，忙上前控背拱手，叫一聲師兄。小弟在此，要見祖師老爺，招霞聞言一抬頭，認得是白猿，笑道：「猿仙，你不在寶洞修真，到此荒山有何貴幹？」白猿道：「小弟奉孫臧三哥的柬帖，昭王的哀表，拜請祖師老爺下山有勞。師兄，與我通報一聲，祖師仙童聞言轉身進洞去了。不多時出來，引着猿仙進了洞府。至三清大殿，只見王禪老祖師坐在蒲團之上。白猿遂將哀表從背上解了下來，遞與招霞捧定，上前雙膝下跪，口尊祖師在上，弟子白猿叩參。願老祖師壽無疆。王禪明知故問道：「白猿，你不在洞中侍奉老母，到我洞中何故？」白猿聞言膝行兩步，含淚悲啼，即把孫臧困在金砂陣裏之事，又將燕昭王焚香告天說了一遍。即懇老祖下了寶山搭救。王禪聽罷說道：「怎麼這個孽障又去貪戀紅塵，爭名奪利，既不信金石良言，如今惹下大禍，雖說你命中厄難未滿，他若要坐蒲團，自然躲禍。如今他自作自受也。你今且回去，多多拜上燕昭王，說我貧道有誓在先，永絕了下山的念頭了。白猿你休就誤了光陰，快往別處拜請真人去罷。」白猿聽見這些話頭，就像從頂門上澆了一桶冷水，嚇得目瞪口呆，叫一聲祖師老爺，自古出家慈悲爲本，方便爲門。況且孫臧是老祖師的徒弟，祖師不下山，誰肯下山救他？王禪道：「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爲他，也便盡心血，三番兩次險些惹火燒身。比如陰陽陣若無南極掌教下山，破了惡陣，打了黃伯陽貧道之性命也難保了。他豈不知王翦是海潮聖人門徒，可是好惹的？又且逆天逆行，應懼此難，縱死在金砂陣中，我貧道也是再不下山去。不知王禪後來肯下山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白猿藏表誑王禪 壽星分帖請仙侶

話說王禪老祖對白猿說道：「王翦乃是海潮聖人的門徒，奉玉帝敕旨下凡，助秦併吞六國，孫臧這個孽障，豈有不知因父兄之仇，逆天行事，今死在金砂陣中，貧道只好與念卷經咒。白猿聞言儘着叩頭，兩眼流淚道：「老祖若不下山，孫臧決死無疑。望乞老祖慈悲，且救過他一次，下次便不救他。」白猿不住的哀求，鬼谷子只作不知，便說道：「白猿休得在此處歪纏，只怕誤了你的工夫。趁早往別山洞府拜請真人，還好去搭救。」白猿聽說，即不十分苦求，一咕嚕扒起來。

望也不望往外就走。王禪便吩咐招霞踏雷，送他出去。兩個童兒隨後跟將出來，打發白猿出了洞府。說聲慢走了一聲響，把洞門緊閉。白猿轉身用手推一推道：「你把牢門關了，難道我就進去不得？我從來未見過這樣狠心的人。自家徒弟看死不相救，今我若回山，豈不是三哥之命休矣？想了一想道：王禪他今不肯下山，我叫別人亦做不得也。無奈何？自知利害，搖身一變，變作一個蠅螻蟲，兩翅騰飛，順着門縫鑽將進去，飛到石床前。此時王禪上三清殿，奉經去了。那道表章還在石床前放着，看了一看，見四下無人，遂現了本相，將表章拿起來，一溜烟跑到桃園。在當初藏放天書之處，將本章藏好，尋塊石兒壓着，照前變了一個蠅螻蟲兒，就飛出洞門，現了本相，打算一肚子的話，然後才去扣門。招霞踏雷正從三清殿下來，聽見有人叫門，細聽一聽，是白猿的聲音，翻身上了三清殿，對王禪祖師道：「白猿又來扣門哩。」老祖師聞言，把經卷合好，罵一聲業畜，既使你去了，爲何又要回來？吩咐踏雪開門，放他進來，看他又有什麼話說。踏雪遂開了洞門，引着白猿，又復上三清殿。王禪便問道：「白猿，你方才既是去了，如何復又轉來？有甚麼緣故？」白猿道：「弟子只爲救三哥的心急，去得慌忙，將表章漏在洞中。王禪吩咐童子去取表章出來，給他回去踏雪走至前洞，在石床邊看了一看，並無表章，又各處找尋蹤跡，全無。忙上三清殿說道：『祖師，哀表不知往那裏去了。』王禪道：『你再去尋找尋，豈有不見之理？』童兒又出去了一回，仍不見哀表的蹤跡。童兒復上大殿，去問招霞，招霞道：『方才見過的，想必是被一陣大風，把哀表括去了。』白猿聽得慌到鬼谷子面前，胡賴起來，扯着王禪道：『你既不下山救人，也該把表章給還我，好往別處求救。』你如何把來藏了？我同你下山，至燕營中講過明白，再寫個哀表，我才有面見人。不然，昭王反說我擲了，如何使得走走？我與你去講明白來。」王禪笑道：「孽障，你敢在我這洞中撒賴。童兒與我扯下去，且打他一頓。白猿用雙手扯着鬼谷子的袖道：「打我不得。」王禪道：「好胡說。」翁道：「打你不得麼？我打你個藏物賴人。」正吵鬧間，驚動後洞裏的王敖，走了出來，說道：「這兄弟與白猿扯手牽衣的作甚麼？」王禪道：「只因始皇併吞六國，困了燕邦，孫臏的父兄姪女俱喪在王翦之手。孫臏就一怒下山，與他父兄報仇，用火攻陣，大破秦兵。黃叔陽請了萬花山的魏天民下山相助，擺了一座金沙，誅仙陣，那孽障不知利害，闖進陣中，被金沙打住。只在早晚喪命。燕昭王寫哀表差遣白猿前來求救。於我，我恐墜落紅塵，犯了殺戒，所以不肯下山。誰知白猿詭計，將表文藏了，反向我撒賴。王敖道：「此乃天數已定，我們難逃殺戒。又况孫臏與我弟兄有師生之情，我們不下山，白猿如何去得？別洞請仙，若請了別仙下山，破了陣，救了孫臏，我弟兄豈不被人恥笑？」白猿聞言，便鬆手向王敖跪倒叩頭道：「二祖師言之有理。祖師若不搭救於他，誰肯搭救他？」王

禪聽得兄弟之言有理便嘆了一口氣道也是命中所招我們同去走走便罷吩咐童子看守洞門兄弟二人與白猿出了洞跨上脚力白猿後面跟着齊駕祥雲望燕邦而來不半刻早到了收雲撥霧墜將下來白猿便當先進營報與昭王衆將知道說孫三哥師父到了昭王聞言大喜從天降福忙叫文武百官出迎王家兄弟就下了坐騎燕昭王忙欠背躬身道早知二位祖師前來小王該遠遠迎接今乃來遲望乞恕罪王家兄弟連稱不敢當遂一同進了黃羅寶帳敘禮已畢王禪就先開言說道貧道等既入道流不應染紅塵只因白猿負聖主的哀表來到荒山被風吹去不知去向故特同白猿到來見駕祈聖上另寫過表文與白猿好往別處請仙不至於有誤昭王聞言道非也表文是一節小事小王有一言稟告二位仙長孫亞父乃二位仙長之徒自古師徒如父子今亞父有難困在金砂誅仙陣中袖手待死即如白猿仙長只有一拜之情也下山搭救何況二位祖師豈忍坐視不救之理倘亞父在陣內有三長兩短二位祖師不到此地便罷既已至此看死而不救倘或日後豈不被人恥笑小王此言有冲二位祖師乞祖師明心道察若肯相助則恩有三重一則救燕兵百萬生靈二則洩孫門之恨三則完師徒之情說罷淚流滿面遂朝上跪下叩頭王禪兄弟連忙還禮道貧道弟兄有何德能敢受此重禮有話慢慢商議不必傷感王教便對王禪道兄弟我想孫臆受困陣中命在旦夕倘有疎虞我弟兄之顏面無光且賢王是千乘之尊下此重禮與我等哀求就將這神仙不做與魏天民見個雌雄如何王禪道此事非同小可那金砂是佛門之寶我等如何破得白猿道二位祖師不必煩難此陣弟子粗曉一二王教道你知陣麼你可細細說來我們方有主意白猿道弟子雖然明白陣中安設却不會破得此陣共有四門門上俱有一件法寶鎮守一時難以打破必須要請掌教下山用拘仙牌去請幾位仙長自然破得只恐怕掌教不肯下山王教道要請掌教不難在我身上快些虔心另寫一道哀表待我兄弟二人親去拜請昭王即忙修了表文遞與二位祖師看過二位仙長即命白猿背了辭別昭王出了黃羅寶帳說一聲賢王請少坐我等去也兄弟跨上脚力白猿背表隨定一齊駕起祥雲半時間白鶴山已在目前便一齊按落雲頭也不暇觀看山景一直飛奔洞門只見白鶴童子手提一筐靈芝引着梅花鹿從山灣裏過來王教上前叫一聲我的賢師弟請了祖師可在洞中麼白鶴童子抬頭一看認得是王家兄弟與白猿小仙便笑嘻嘻問道三位到此何事王禪道我們來拜見祖師煩勞通報一聲白鶴童子道好來得湊巧祖師正在要往崑崙山下棋想必就要出洞去了一未言盡只聽洞門響處一對童子引路後面南極老祖手執如意也出洞來王家兄弟搶行兩步雙膝跪下口尊祖師老爺弟子王禪王教願老祖聖壽

無疆南極子停住了脚見王家兄弟後面跪着白猿背上背着一道表文不知何故便問爾等不在洞中修鍊到此何事王禪叩頭把孫臧在易州遭難的話即說了一遍又道白猿背的是燕王的哀表南極子微笑道此次不比得黃叔陽了王翦是奉天差遣併吞六國的殺死孫門四口也是天數孫臧這孽障膽敢下山逆天行事惟是上天造定魏天民等應死於五雷之下貧道也難免要惹紅塵爾等起來白猿便除下表章進上南極老祖看了一遍叫白鶴童子收了供在洞中又叫他取了幾件法寶來白鶴童子領命送表文進洞內攜了那寶貝出來雙手遞與老祖老祖便叫白鶴童子可跟我去走走白鶴童子聞言把袖子一抖現了原形老祖跨上仙鶴吩咐童子看守洞門遂搖展祥雲起在空中王家兄弟白猿也縱金光不多時早到易州的大營燕昭王蒯文通等正在營中盼望忽聽見半空中鶴聲嘹亮蒯文通就知是掌教祖師來了忙尊聲我主萬千之喜空中仙鶴長鳴是掌教祖師到了我君臣們快點香燭出去迎接昭王聞言喜之不勝傳旨快排香案親自舉香出營迎接只見空中瑞氣盤旋彩雲燦爛祥光之中南極老祖跨着仙鶴王禪等在後跟隨一聲響亮齊落了下來昭王一見搶行幾步拖地卑躬道早知掌教祖師仙駕前來小王等叩頭迎接南極忙頂禮相還便道貧道受當不起遂拱手同進了黃羅寶帳送南極子升了寶帳率領衆文武行了禮然後昭王坐下其餘侍立昭王傳旨擺宴南極子道賢王多謝了我出家人不敢多擾說猶未盡當駕官排上筵來只見雖無火棗與交梨也盡人間妙品南極子一見說道賢王貧道已心領了可撤下去與衆文武罷昭王見南極子不沾人間煙火也不敢強遂傳旨撤下便起身說道小王的哀表叩請祖師下山非爲別事只因秦邦併吞六國孫門父子陣亡孫臧下山要報父兄之仇誰知秦營請了一個道者魏天民擺下一個五行誅仙陣將亞父困住已經三日存亡未知望乞祖師大發慈悲一來解一解倒懸之苦二來救一救父兄之難小王刻骨難忘感恩不盡說罷一撩袍服就要跪下南極子一見快用手相扶道賢王且請安坐我出家人不下山既今就下山豈肯袖手旁觀如今先要見一見他的陣勢如何才好調遣羣仙來破必然救出孫臧昭王聞言心中喜不自勝全仗祖師法力南極子便叫聲白猿你如今隨出家人前去觀陣王禪兄弟在後相陪賢王略坐出家人不過片時回營不必遠送遂與白猿也隨步出營門跨上仙鶴而去白猿也隨後駕雲往東角上來此時天已黃昏只見四門旗幡之上盡掛燈燭巡營的鑼聲振耳鎗劍戟如林這就是誅仙陣老祖忙用金光把法身遮盡因各門上有神將把守恐怕走漏了風聲故用金光掩住了法體然後睜開慧眼一看只見四門之上長愁雲各掛仙家奧妙真本命星辰藏寶盒金沙坑內陷孫臧老祖看罷

連連低頭嗟嘆道：「孽障今埋在金沙裏頭，也是你自招自受，便叫聲白猿，你快暗暗進陣中，到法臺上，先將裝仙盒盜來，要緊白猿聞言，一縱金光，便進陣中，諸神見他印堂上有王母六字真言，不敢攔阻，他竟上法台來看，見裝仙盒上，又有三道靈符封定，又有太白金星在旁守住，白猿不敢亂動，轉身下台，縱金光出了陣中，稟明了南極子道。既然如此，且回營中，再作道理。」於是撥轉雲頭，回到營中，收住雲霧，落了下來，軍士看了，忙進內報知昭王等領衆出來迎接，進了寶帳，坐下，昭王便問：「掌教祖師魏陣如何？」南極子道：「此陣到也利害，皆是孫臧在前結下之仇，因在齊破了黃叔陽擺下的陰魂陣，他開齋破戒，被山人杖打八十，打落人身，今番此陣，乃黃叔陽請魏天民擺的，以報兄長之仇。這誅仙陣，雖有法寶神將把守，到也容易，只有金沙乃佛門至寶，到有些難處，出家人少不得要請別山洞府有能的真仙，同着商議，再破此陣不遲。」說罷，就叫速取過文房四寶來，親自寫了那請仙的柬帖二道，交與白猿道：「一帖你可先到鐵又山八寶雲光洞，李真人那裏一柬帖，可到玲瓏山窟窿洞，請土真人，白猿接了柬帖，出營忙縱金光去了。又叫白鶴童子領了拘仙牌，到二龍山赤松洞，黃石公速到易州商議破陣之事，不可有誤。白鶴童子答應一聲，接了拘仙牌，出了營門，就將拘仙牌懸在空中，兩袖一抖，化爲白鶴，騰空而起，一時無影無蹤，花開兩朵，各樣一枝，單道白猿領了請仙的帖，飛奔鐵又山來，不一時已到鐵又山了。這鐵又山的山景，與別的山景大不相同，白猿也無心賞玩，飛奔洞口而來，只見洞門緊閉，在外連忙叩門，有守門童子隔門問道：「是那仙長到此何事？」白猿道：「借仗仙童與我通報，一聲說雁愁澗白猿奉教南極老祖的柬帖，前來奉請。」童兒聞言，把洞門開了，看見果是白猿，便笑道：「白猿仙來，得不湊巧了。」家祖師往玲瓏山窟窿洞，土祖師處談道去了。白猿大喜道：「我也要往窟窿洞那裏去。」請土祖師，你可關門，我去也。」忙展金光，飛奔玲瓏山而來，落下雲頭，只見洞門大開，裏頭出來一個童子，手提花籃，往外正走，白猿便叫一聲：「仙童何往？」那仙童聽見有人叫他，抬頭一看，認得是白猿，便道：「仙兄，你無事不到此呀？」白猿道：「你祖師可在洞否？」童兒道：「正與長眉老祖師在洞中講道。」白猿道：「煩你通報一聲，說我白猿奉教南極的柬帖，要有緊急之事面講。」童兒聞言，忙進洞中，上三清殿稟道：「洞外有雁愁澗的白猿仙，說奉南極祖師柬帖前來，有要事面講。」祖師笑對長眉道：「想必這老兒又有什麼破陣救苦兵事來請我們了。」長眉老祖道：「且叫白猿進來，便知分曉。」童兒聞言，把白猿引進內來，白猿看見二位祖師俱在一處，把柬帖一齊遞了上去。二位起身接了，白猿才跪下叩頭道：「弟子叩見祖師。」二位祖師吩咐起來，然後折開柬帖，一看，長眉老祖便道：「掌教這心也軟，孫臧既然不退凡心，有難應該他受，爲何又來叫我？」

們土祖師道道兄豈不知道孫臍的難星未滿殺劫未完况他有父兄冤仇爲何不報始皇興兵那是奉千佛牒丈王帝勅旨雖是正理我想黃叔陽魏天民兩個妖道擺下惡陣困住孫臍也不過始皇的德高福大難道就不知掌教的利害論理我們不該下山一則恐礙了掌教的臉二則孫臍有滿門之冤三則兩個妖道藐視清規少不得我們要下山去走走吩咐童兒快進後洞取我的幾件寶貝出來看官你猜這個土祖師是那位呢他乃是夾龍山飛龍洞懼留孫老祖首先與周滅紂時被七星煞張奎斬死的土行孫曾封爲土府星君之職也不受官土府取回山來他師父懼留孫因見只有這一位徒弟不忍叫他在天上受職遂奏准玉帝帶土行孫回山這懼留孫的道法無邊就用水火煉成九轉玄丹法把個土行孫煉成人形又在玲瓏山窟窿洞修煉整整修了八百年道法比前更加了不得閒話休表書歸正傳且說童兒進後洞取了幾件寶貝出來遞與土真人收好了長眉李祖師笑道我也不回山取寶貝了諒這魏天民等有多大本領我就同你從此去罷三人出了窟窿洞土行孫吩咐童兒看守洞門三人來至崖前土行孫道二位是往雲端裏去的我與你們不同路只怕我比你們到得還快些三人談論一番拱一拱手說聲請了把身子一扭早已不見了李長眉與白猿忙駕祥雲飛奔燕山而來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土仙二進金沙坑 白猿三盜裝仙盒

話說白鶴童子領掌教的拘仙牌來至二龍山赤仙洞口高聲大叫洞裏有人麼守門的童子聽見便問是那方來的仙客到此何幹白鶴童子說道我奉掌教祖師之命有拘仙牌到此快些開門童兒便道略停片時待我稟過祖師好出來迎接遂跑至三清殿稟道今有白鶴童子在洞外稱有掌教的老祖師拘仙牌到了黃石公聽見即忙出來迎接到了牌前打一個稽首說弟子願掌教祖師聖壽無疆然後接了過來雙手高擎捧上三清殿放在當中白鶴童子上來見過了禮黃石公便問道不知掌教的拘仙牌到來所爲何事白鶴童子便把南極子要救孫臍特遣道友下山同破誅仙陣的話說了一遍黃石公聽畢說左右爲難欲待下山恐染紅塵誤起凡心欲不下山又難於推却無奈何取了幾件寶貝帶在身旁遂吩咐童兒添香換水緊守洞門然後與白鶴童子出離赤松洞來黃石公上了金毛吼搖展金光起在空中白鶴童子從金光亦起齊上雲端飛奔燕邦而來那消半盞茶時已到了燕營按雲落下兵士見得明白忙報進了大帳昭王拱手問道老祖白鶴仙童同來的是那一位真人南極子道二龍山路近必是赤松子來了燕昭王聞聽忙領百官出營迎接黃石公進了大帳參謁了南極正談講誅仙陣的凶惡忽然地上鑽出一個人來身穿

八卦團金綉花道袍。足踏無憂履。面如黃丹。一部虬鬚。鼓掌大笑道。師叔你是八寶金身。不怕染紅塵殺氣的。南極子觀之。乃土行孫也。南極道貧道不肯獨惹殺氣。故此拖累你們幾位。土行孫遂即忙上前拜見了南極。又與王禪等稽首過了。便問道。李仙長還未曾到麼。南極道。尚未會來呢。一言未盡。李長眉與白猿已進帳來。衆家仙長重新見禮坐下。燕昭王就傳旨。排上素筵。與衆位仙長接風。衆仙長不過心領而已。一時宴罷。席散。南極開言說道。今日賢王邀請衆位到此。只因孫臏這孽障五難未滿。又遭災殃。今被魏天民困在陣中。他久後有天仙之位。我南極既然掌教。豈肯束手旁觀。因此我出家人才下山來。昨晚同白猿暗暗的看過陣勢。觀了氣數。魏天民等殺害生靈。擺下此陣。俱有一雷之苦。四門的法寶。雖然易破。惟有金砂乃佛門至寶。到有些費手。那一位真人肯不辭勞苦。到西方極樂世界。求如來佛祖討盂鉢。將金砂收去。再破此陣。易如反掌了。白猿聞言。上前跪下道。弟子願往西方拜求佛祖。一遭南極大喜道。爾既然要去。到還使得。遂請昭王修下表文。叫白猿上西方見佛。白猿忙背起表文。別了衆仙。駕起金光。竟奔西天而來。那也不一個時辰。早望見靈山不遠。遂落下來。只見好一個雷音寶刹。怎見得有詩爲證。梵王宮殿放金光。紫玉琉璃琥珀裝。寶殿巍巍高萬丈。佛門廣大遠洪荒。白猿走至山門。見了守門的金剛。上前打個稽首。說明了來歷。金剛就吩咐他在此等候。聽宣去不多時。出來叫聲白猿。隨我這裏來。白猿聞言。便跟定金剛進了山門。到大雄寶殿。只見祥光繚繞。瑞氣千條。忙朝上曲膝跪下。尊聲我佛世尊。弟子白猿叩參法駕。如來便問南極仙翁。差你到此何事。白猿把始皇情由細說。上把哀表解了下來。高手擎道。我佛看了哀表。便知詳細。就有阿難尊者。接了過來。布在香案上。如來閃慧目一觀。便合掌道。善哉。秦始皇併吞六國。乃是天運循環。況且有我西方牒文。玉帝敕旨。孫臏豈有不知。何苦屢染紅塵。自招其禍。待我看他的大數如何。遂入定了半刻。未來之事。俱已明白。對白猿道。你回去拜拜南極仙翁。說孫臏雖然命中有救。但他難期未滿。難以出陣。且我佛門之寶。不肯輕易與人。待等五日之內。差護法伽藍前來。東土收回金砂便了。白猿聞言。五體皆空。叩謝了佛主。出了雷音寺。駕起金光。俄頃之間。回到易州。進營見了南極。將如來之言說了一遍。衆仙各大喜。南極開言說道。孫臏困在陣中。今已經四日。雖然破陣容易。但須早一日想他在金砂陣中。非同小可。不如送粒金丹與他。方保無害。叫聲土真人。這一差必須要你走走。遂取出一粒金丹來。交與土行孫。接來。只見他說聲慢坐。就兩脚一蹶。蹤跡全無。合營大小將官無不駭懼。土行孫分開黃土。如箭一般。竟奔誅仙坑而來。指望送丹探聽虛實。往前正走之間。不曾提防。碰了個頭。翻後一仰。睜開仙眼。細看一回。西面如金壁一般。週圍走

了一遍尋不出個門路進去。心下爲難，低頭想了一想，道：「莫要耽誤了工夫，且回營去，再作道理。」復回原路，鑽將出來，進了營門。到黃羅帳下，南極一見，便問陣中吉凶。土行孫道：「不中用。那坑內週圍都是金沙，把住難以進去。」南極聞言，正在心下躊躇。土行孫道：「師叔不必爲難，待弟子回飛龍洞裏去走走，必然有法，進得此坑。」南極聞言大喜，便囑土行孫速去。速回。土行孫說聲放心，復鑽入地下，卽飛奔去。飛龍洞不多時，早到了洞口，出了土來。上前敲門，叫聲：「師弟，快些開門。我來了。」只見童兒開門，雙手提着瓢兒，對面一看，笑道：「師兄，你真來了。」師父在殿上叫我開門取水，說有師兄宗了。如今果然不錯。土行孫不暇回言，跑上大殿，在老祖面前跪下，口尊老師。弟子叩首，那懼留孫、老祖、乃三皇之上得道的法力，無邊心動，便知來意。與南極同是元始天尊弟子，這老祖在座上笑道：「土行孫，你不在洞裏潛修，又下山替人家效力，你的來意，我已知道，便喚童兒往後洞石匣裏取一道符來，童子領出，取出一道靈符，那老祖遞與土行孫道：「你將這道符頂在頭上，并教四字真言，就可能進得金沙了。」土行孫叩頭一一教畢，忙辭出洞，入地飛行，回至燕營，鑽起身來，見了南極等把師父贈符教咒的話說了一遍。南極子復遞仙丹與他，接了。土行孫遂頂了靈符，復由地道，直至金沙邊，念了四字真言，一挺身，好像黃龍入洞一般，就鑽了進去。閉了二目，定一定神，睜眼一看，見孫臆在坑當中，眼觀鼻，鼻觀口，口觀心，入定打坐。土行孫走到眼前，叫了一聲：「真人。」孫臆正在養氣定神，聽見有人叫他，睜眼一看，認得土真人，慌忙起身，叩頭稽首道：「老祖，今從地中何往？」土行孫笑道：「你不知麼？掌教祖師與你師父、師叔、衆家仙翁俱來相助着。我先進坑來，送一粒金丹與你，保住身體。我們大衆好在外邊打陣。」孫臆聞言，把頭點三點，當着叩頭，兩眼流淚道：「我孫臆每逢危難，多蒙掌教祖師施恩搭救，感戴非淺。老祖，你這一回營說，孫臆在金沙中頂禮叩頭，并拜上衆仙祖，與我家師父、師叔。我孫臆若出了陣，就奉我父兄之靈，上高山埋葬了，却大事再回天台，斷不入紅塵了。」土行孫聽罷，道：「伯齡，你耐心坐坐我去也。」孫臆忙止住道：「老祖，且慢。」孫臆還有一言，老祖若一回營，可對掌教、南極說。知法台上有一個裝仙盒，裝住弟子本命星，求掌教先差白猿盜了此盒，使弟子的本命歸位，縱然遲早破陣，我孫臆的性命就不怕了。土行孫道：「你且放心，我回去就依你之言，告訴掌教知道，便了。你且慢坐，一聲大响，透出金沙，分開土，飛奔燕營。至帳中間，冒出土來。南極子一見，便問孫臆的性命如何。」土行孫道：「坑中金沙雖然利害，孫臆的性命無妨。又把孫臆囑付之言說了一遍。南極子點頭嘆道：「也使得。」便叫白猿過來，你可立刻進陣，先盜那裝仙盒，要緊。猿仙領命才待要走，猛然想起母親之言，說道：「祖師前者弟子頭一次進陣，因爲有太白金星看守着裝仙盒，難以下手。」

今番進陣，必須耍峨眉扇，賜與弟子，拿去扇退金星，方能將此盒盜出。南極就將峨眉扇遞與白猿，白猿雙手接過，出了營門，腳駕祥光，進了陣內，竟撲法台前，手舉寶扇，照着太白金星，呼呼的連搨三扇，金星往後退了數步，白猿便飛身上台，竟撲裝仙盒，寫了老君敕令六字，指望揭開盒蓋，那裏能殼，猶如生根的一般，心下着急，一隱身形，往台下就走。想道：這裝仙盒，定有甚麼鎮守，不然寫了寶篆，何以還揭不開？意欲再上台去看個明白，怎奈太白金星復歸本位，心裏不好意思再去搨，便又恐洩漏機關，只得復回營中，將前事說了一遍。南極子道：豈有此事？這古怪王鬼谷，你與出家人算算看何故？王禪尊命，便拈指一算，說道：因上面又有金蓋住，故而不能開。但今日若秦皇進陣，開看裝仙盒，孫臏本命應當歸位，此乃大喜之兆。南極聞言，便道：有了，須得如此。遂叫白猿附耳低言，說了幾句。白猿接了法寶，翻身出營去了。南極子又叫蒯文通上來，附耳低言，如此如此。蒯文通應聲，弟子知道，忙下大帳，回至自己營中，傳令打聚將鼓，各中軍聞言，把聚將鼓打將起來，合營軍官，俱各披掛齊進帳中，兩旁侍立。蒯文通升了座，衆將上前拱手打躬道：口稱師兄，打聚將鼓升帳，有何軍情？文通拱手道：吾奉掌教祖師鈞旨，衆將軍聽點，衆將聞言，便兩邊站立。文通高叫：孫將軍，你領兵馬五百，往正東上離王翦營盤五里路屯兵，但看見陣中金光一起，速奔秦營，虛張聲勢，切不可擅進。誅仙陣內，只聽本陣鳴金，即要收兵，不可有誤。孫臏領令去了，又命展得能領兵五百，至秦營外南邊屯割，見金光冲天，吶喊沖動，只許在秦營外攻打，不許進去。聽鳴金收兵，又命展得勝帶兵五百，假襲秦陣北營，見金光便進，聽鳴金便退，不得貪功，殺進秦陣，又叫解信帶兵五百，前去攻打西營，也見金光，便虛張聲勢，聽鳴金就收兵。三將俱各領令出營，帶領人馬，各自去了不提。且說魏天民，只於子午二時進陣，用金砂祭打孫臏，餘時則在營中，伴始皇語笑閒談。那日始皇忽問道：仙長，孫臏困在陣中，已四日了，不知他氣斷身死否？魏天民道：孫臏之魂，現已裝在寶盒，不過七日，本命星以滅，不出明日，必死於金砂之中。始皇道：孤聞孫臏是個大羅神仙，神通廣大，今不能脫出金砂，不知金砂的土山怎樣？孤欲進陣看看，不知使得否？魏天民道：不得秦皇進陣，一看好顯他的手段。遂滿口應承道：貧道保駕同去，那有去不得之理。始皇大喜，傳旨備馬過來，也不帶領文武，傳諭大小將官，緊守營盤，遂跨上雕鞍，魏天民也跨上梅花鹿，二人出離大營，望着誅仙陣的東門而來，駕至外圍，王翦出營迎接，始皇傳旨，殿西侯不消保駕，各守汛地，要緊，遂過了營盤。魏天民把梅花鹿一領，同始皇進了誅仙陣門，始皇舉目一看，只見四方八面，陰風颼颼，冷氣森森，往上望去，忽見祥雲繚繞，瑞氣千條，中央一座法台，台上面插着紙旛，飄蕩數十名軍士，叫着孫臏之名，二人不

覺來至台下。天民便讓始皇先上台。遂一齊下了脚力。上了法台。始皇一見裝仙盒。就問此盒做何用。魏天民道。內有泥塑的孫臍。就是孫臍的本命星。附在裏面了。始皇道。孤當鑒看鑒看。看是如何。魏天民聞言。念了真言。拿起金砂。揭開太山符。把盒蓋揭起。始皇近前仔細一看。原來是三寸大來的一個泥人。與孫臍相貌無二。頂門上隱隱放光。魏天民一見。心下大驚。暗想。道。好利害的則夫。莫不是你在坑中。又弄甚麼玄虛。暫且不表。魏天民着驚。且說白猿領了南極的言語。來至法台上。隱着身形。看得明白。一見魏天民。揭開了裝仙盒蓋。忙將壽星的太極圖一展。滴滴溜溜金光騰空。如一股烈火。冲天。燕營四將在陣外望見金光一起。便一齊炮響。催兵搖旂。吶喊。飛奔秦營而來。始皇聽見陣外砲響。振天。喊聲不絕。心中着驚。道。不好了。燕兵前來攻陣。去罷。魏天民沒了主意。忙蓋上盒蓋。不暇封符。念咒。保着始皇下了法台。白猿一見。滿心歡喜。忙上前退了金星。寫了老祖敕令。速開六字。把盒蓋揭開。將泥孫臍輕輕取了出來。放在懷中。拔根毫毛。放在盒中。吹口仙氣。變作那泥塑的孫臍。忙跳下法台。往東南走了七步。丁字。着脚八字。站住。忙把穩心真言念了一遍。穩着了本命星。將泥像捲在太極圖內。復又翻身。駕雲回營。不提。且說燕營四將在陣外催兵。一齊吶喊。搥鼓搖旗。便來冲躡秦營。秦國的衆將。忙領兵出來迎敵。燕兵却不敢前進。只在遠遠的放箭射來。秦師便用擋箭牌遮住。也叫弓箭手對射。此時白猿已進了大帳。把泥塑的孫臍交與南極。南極接來。念了真言。用手在泥像頭頂上拍喝道。星官還不歸位。更待何時。那泥像的頂門上。就起一股毫光。冲天而去。南極就吩咐白猿出陣。鳴金收兵。燕國人馬。聽見營門鳴金。便一齊止了。吶喊。大將在後。霎時一對對退回大營。燕昭王見白猿盜了裝仙盒。放下一半心。便對南極道。掌教老祖。裝仙盒已得。如何打得破陣。南極子道。且慢破陣。還要尋四件寶物。然後才能破得此陣。蒯文通正帶領四將上帳。繳令。南極子道。諸位將軍。莫辭勞苦。出家人還有東帖三道。二位展將軍。與解將軍。各帶東帖一道。各分頭出營五里。方許開看。按東帖言詞行事。不得有誤。三將接了東帖。各自去了。南極子又用東帖一張。叫蒯文通。你把兵印與孫臍代理。你可領這東帖。貧道贈你神行符一張。貼在腿上。趕到韓國時。方許開看。依東帖取物。不得有誤。蒯文通忙領了神符。東帖。出營。貼上神符。就如飛一般。往韓國去了。長眉老祖便對南極仙翁道。掌教老祖。貧道想魏天民等。俱屬教下。何不用拘仙牌。拘了他們來。叫他們撤陣。豈不是好。南極子道。我豈不知。只因前七國時。破陰魂陣。打了黃叔陽。各洞皆知。若拘他們不來。豈不被人恥笑。衆仙聞言。俱各默言不語。時已掌燈時候。不提衆仙在燕營打坐。且說魏天民保着始皇出陣。回營時。燕兵早已盡退。忙進陣上法台。打開那裝仙盒。一看。見孫臍的泥身頂

上無光。心中大喜。忙用符篆貼上。蓋好。他那知白猿弄的玄虛。只待黃昏。便往法台上打坐。單等子時。好用金沙再打。孫臏忽抬頭一看。只見陣外紅光燭天。心中大疑。忙下法台。至陣外舉目觀看。燕營只見燕營中有五六股毫光冲天。順着光往天上一看。只見孫臏的本命星在天河邊。光彩異常。心中大驚。忙指一算。已知就裏。叫聲不好。南極子下山來了。心中又氣又怕。忙進陣去。請了秦朱金黃四位道者。上至法台。議作秦陣兵機。說道。列位道友。不好了。朝仙洞掌教老祖下山來救孫臏。我們須要小心。衆仙聞聽。吃驚道。何以見得。魏天民道。列位你看。燕營祥光燭天。天河旁那一個不是。別夫的本命星。麼。我先時指算得是南極。差雁愁澗白猿盜了去的。他雖然會盜。我也會拘待我。再拘了來。看他怎麼樣。再盜了去。四人一望。燕營上祥光飄渺。瑞氣千條。知是掌教在此。一個個大驚。道。師兄掌教下山。此陣料難保守。如何是好。魏天民道。一不做。二不休。我等把這神仙與他拚了。掌教雖然神通廣大。不能逆天而行。四人道。雖說如此。但我等法力。如何是他對手。天民道。自有道理。你們各守汛地。須要小心。四人去了。魏天民上了法台。口中言。雖如此。心中到底害怕。意欲撤陣。放出孫臏。於心不甘。欲要與南極抗衡。自量非敵對手。左思右想。進退兩難。便把心一橫。長嘆一聲道。不料數百年修行。今日一旦付之流水。便發了狠。把金沙運來打孫臏。不知孫臏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南極大破誅仙陣 海潮怒授攢天箭

話說魏天民知南極子下山。雖仗着金沙。到底心中害怕。暗想此陣中之勢。已經困治孫臏。必須再請神將把守。庶保無虞。遂披髮仗劍。化符念咒。又請了雷部四將。正一伏虎元邱二郎神諸神聖下降。安排在四門協助。小心看守。不提。且說蒯文通領了南極的法旨。作起神行法。那消三個時辰。早到韓國。進了邯鄲。打開東帖觀。看上寫着。速往王孫府裏取落胎草。勿誤。蒯文通看罷。在路上問明了韓王孫的府居。住何處。便飛奔府門。把來歷說明。家將忙進去通報。韓王孫聞聽是燕國來的。不敢怠慢。忙整衣出迎。進了大堂。坐下。韓王孫先開言問道。大夫到此。有何貴幹。蒯文通道。賢王孫府上。可添王子否。韓王孫吃驚道。大夫何以得知。賤姬恰於前日添得一子。今方兩日了。蒯文通聞言大喜道。不才到府。正要取塾公子落胎之草。韓王孫便問。要來何用。蒯文通就把掌教祖師。差來取落胎草。以破金沙陣的話。細說一遍。王孫聞言。忙叫家丁進內。取了出來。用布袋裝好。送與蒯文通。文通接了。即時拜辭了韓王孫。奔出邯鄲城。作起神行法。回營繳令。不提。且說解信單人獨馬。繞過秦營。飛奔大路而來。整整跑了五十里。然後勒住了馬。把柬帖

打開一看帖上寫着速取八敗將軍首級八個大字。心下爲難道：「我又不識那八敗將軍，叫我往那裏去尋呢？」遂勒着馬慢慢的走進了一所村中，只見無數鄉民圍住了一個大漢，亂罵亂嚷。有的說：「我們不許你開口說話。」有的說：「你若講着不利言語，我們就打你了。」那一個大漢只是不理。解信見來得蹊蹺，便把馬拴在一顆樹下，上前分開衆人道：「你們圍着這個人，却作怎麼？」那大漢一見解信便飛跑了，口中不住的喊道：「不好了！我的大難到了！解信不知其故，便詳問鄉民，內有個老者道：『你有所不知，他是本鄉一位神祇，靈異非常。他說甚麼就應甚麼。每年必來我們村中走走，村中的人不敢待慢於他，立一座廟宇。年年來時，他說好話就五穀豐登，若說壞話，年歲必然饑饉。惟是要他說好話，他必不依，須要打罵他。』他才肯講好話呢。」解信聞言道：「有如此怪事，他的廟在那裏？」叫甚麼名字？」老者道：「廟宇就在前面松林之中，他叫做八敗將軍。」解信聞言大喜，忙別了衆人到樹下牽了馬，飛奔松林中而來，只見方才那個大漢站在廟口，大叫齊國解信，你不必進來了，拿我頭去罷。你可對南極子說，叫他超度超度。我就是了。」說罷進廟去了。解信一見，忙牽馬趕來，將近廟門口，只聽得裏面一聲響，拋出一個血污人頭來。解信忙上前拈起，割一幅戰袍包了，飛身上馬，復回舊路，繞過秦營來至路口，忽見展得能催馬往橫路而來，大叫解信哥，你的事體如何？解信說道：「得了，賢弟，你呢，展得能道也得了，小弟的柬帖，是叫我取潑婦血哥呀，你想天下潑婦頗多，我到村中去問那一家，的婆娘最得刁惡呀。」人家指引了我去，我便說道：「奉燕昭王御旨，命我來誅的，以警衆人，就不分皂白，我把這婦人殺了，用瓶裝了他的血回來。」哥呀，你的却是甚麼？解信道：「我的似乎難些了，只是也得了，便把殺八敗將軍的話說了一遍。」二人大喜，並馬回營，繳令不再言表。單表展得勝領了南極子柬帖出營向西走了五十里，打開柬帖一看，原來是叫他要毒女。心中想道：「這道士到有些費手，我知那個是毒女，又不寫明在於何處，叫我到那裏去尋。」一面勒馬，一面暗想，猛抬頭見一所大庵，觀口中覺得渴了，便下馬尋個所在，把馬牽好了，然後打了半晌門，開處走出一個女道士來，說道：「將軍到小庵有何盛事？」展得勝道：「因公差過此，欲借口甘露解渴，不知可否？」道姑說道：「出家人以方便爲本，將軍請至裏面，客堂略坐，展得勝聞言便進了庵門，道姑在前引路，曲曲灣灣的進了客堂坐下，也是幽雅淨潔，道姑便向內叫道：「毒女，有客來了，可捧茶出來。」展得勝聞言吃了一驚，不料果有此人，暗忖：「只是如何動得手？想了一想，便記上心頭，只見裏面走出一個女子來，怎見得：」形容消瘦，骨如柴，滿面鷄皮，削兩腮，白髮如絲，年六十，黃花猶是抱情胎。原來是一個老女子，捧出香茶來，遞與展得勝接了，便問道：「道姑師父，這位令徒，因甚取個毒女之名？」道姑答道：「將軍有所

不知他今年六十八歲了，還是個閨女，只因他守了五、六個望門寡，父母又早亡過了，且他爲人性狠，凡事俱要爭強的，有人能幹過他的，他便要起妬意，故此人人叫他做毒女。如今老了，手上積攢些財帛，想個藏身之所，以免人家害他。遂拜小道爲師，展得勝道原來如此。請問師父觀中可有井否？吾欲汲桶水飲馬。道姑道：有就在後院，展得勝便喜。敢煩這位毒女引路罷。道姑聞言，就命毒女帶將軍到後院中去。將近井邊，展得勝暗暗拔劍在手，出其不意，一劍砍翻。上前把衣服剝開，用劍開了胸膛，取下心肝，便用手把血在壁上寫道：齊將展得勝，奉燕昭王御旨來取毒女心，以作鎮物。如有藉死生端者，庵主可扭往易州控告。自然無事。寫罷，用戰袍將毒女心包了，踰出後門，攔牆飛奔前門，翻身上馬，加上兩鞭，如飛而去。不一時到了齊營，繳令。此時四人俱已回來，南極叫孫燕上了他四人的功勞，吩咐俱暫回營歇息。明晨披掛上帳，聽點去。打金砂陣一個個聞言大喜，搓拳擦掌，下了大帳，各自準備歇息。不提。到了次早，南極子與燕昭王升帳，衆將早已甲冑齊整，在兩旁伺候。南極子便喚蒯文通、孫燕展得勝、宋龍、魏虎、解信、吳光等八人分爲四路，各帶兵一千去殺散金砂陣的外圍。貧道另差仙人相助，你等各帶鎮物前往陣門。聽仙人調度，不可有誤。八將領命出帳，領兵飛奔秦營而去。南極子又命長眉老祖、鬼谷子、黃石公、王敖四人在八將之後相助，殺散秦兵，飛奔秦營而來。高聲大喊：諸神退位，吾奉南極之命，有鎮物打進陣來，恐有染諸神不便，後把鎮物打他進去，破四門之寶用法擒拿他守陣的道人。到金砂坑，按四方站立，以防魏天民逃脫。候出家人進陣，一齊出力擒拿。又叫白猿用分身法把陣內屈死陰魂趕出陣外，然後速上法台擒拿魏天民。不可有誤。白猿應聲出營，駕雲去了。南極子又叫土行孫道：土真人，煩你先進從地中到金砂坑內，保護孫臧。候如來收了金砂，便保孫臧出陣要緊。土行孫領了法旨，便先從地進了金砂坑，見了孫臧，把破陣的話說了一遍。孫臧聞言大喜，二人坐在坑中，等候佛力取了金砂。他二人便好出坑，共擒魏天民。暫且按下。先表蒯文通與孫燕先，蒯文通在後，發聲喊齊，蒯秦營王翦忙領兵出迎，兩軍混戰。燕兵勇猛，秦兵殺得個個哀聲不止。四下逃奔。王翦一見忙敗下陣去，想用寶劍來殺孫燕。李長眉的梅花鹿早已橫攔去路。見王翦要祭法寶，便把長眉一揚，眉梢中飛出兩個火毬，正中王翦的臉上，負痛而逃。王翦也不再戰。燕兵亦不追趕，待秦兵跑盡，然後扎下了大隊，以防秦兵來救。長眉老祖催鹿上前，蒯文通捧着落胎草，緊緊跟着燕兵至陣門。長眉老祖朗聲高呼道：諸神將聽真，吾奉南極老祖法旨，帶有鎮物前來打陣，恐防汚染諸神，祈早閃開爲便。衆神將神兵聽有鎮物打來，恐怕防冲，着法體忙往兩邊一閃。長眉老祖一見忙把鹿帶斜，蒯文

通一步上前兩手把落胎草拿定使勁往陣中一撒一聲響陣門上誅仙劍落地那蒯文通便與孫燕同守陣外長眉老祖一催鹿便走進了陣中此時白猿用分身法顯出金光已把衆鬼魂趕出陣外被太陽一照入地三尺無影無蹤了長眉老祖進了誅仙門正路到金砂坑去只見黃叔陽阻住大喝道李長眉休得逞能有貧道在此高舉茶條杖照面打來長眉老祖用劍架開就手相還二仙在陣內大戰有十多回合黃叔陽見佔不得便宜忙取金磚在手祭起空中只見一塊五色光霞照李長眉的頂門打來長眉老祖一見笑道好妖道你有多少法寶只管祭來遂把兩邊長眉往上一揚飛出兩個火球把那金磚托住這火球是他運鍊的三昧真火霎時間把那金磚化得無影無蹤李長眉復用劍往上一揮向黃叔陽一指只見兩個火球飛奔黃叔陽而來黃叔陽看見破了法寶正欲舉杖來戰忽見火球奔到頂門喊聲不好忙側身躲避肩背上已着兩下了跌下鹿來方欲要借土遁逃走被李長眉一個掌心雷正中頂門可憐一個真仙也難免一雷之苦竟嗚呼哀哉了長眉老祖收回火球一縱梅花鹿直奔金砂坑東方站立按下不表且說展得能宋龍二將來冲李實的營盤黃石公的法力把李實戰敗趕盡秦兵黃石公便命展得能捧定鎖物齊到陣前黃石公大叫諸神退位有鎖物到了若不退時恐沾汚法體不能回天休怪貧道言之不先也神兵神將那一個不怕穢物忙往兩邊一閃展得能把人血取出往陣內潑去便回大隊陣內一聲響落魂幡墜下地來黃石公一磕金毛吼進了陷仙門只見朱惠珍躍馬而來大叫黃石公好生大膽敢進吾陣休想逃脫貧道來也舉劍直取老祖老祖把手中劍急架相還二人戰在一處有十餘回合黃石公暗取如意石在手劈面打來朱惠珍招架不住正中太陽跌下猛虎黃石公催虎吼上一劍却送性命可憐百年道行今何在鬼門關上嘆孤寒黃石公劍刺了朱惠珍一催金毛吼便往金砂坑北方站立不提且說王教催動黑虎帶領解信吳光二將來奪章邯的營盤章邯領兵敵住不數回合被王教祭起聚靈牌照章邯背上打來險些把章邯打於馬下口吐鮮血伏鞍而走王教也不追趕就叫解信捧定穢物上前大叫諸神退位今有穢物打進來了可速回避衆神將聞得此言便往兩邊一閃解信便把人頭兩手高舉拋將進去奔回陣外陣門上的金鐘沾了穢物一聲響登時墜地王教便進了斬仙門只見金子陵攔住大喊王教休走有貧道在此王教大笑道你有多大的法力也敢來擋我的去路兩手掄斧來取子陵二人在陣中大戰三十餘合不分勝負王教大怒道好妖道敢與我以死相併忙伸手取出聚靈牌來金子陵知大勢已去又見王教要祭法寶知道利害急忙翻身下鹿借土遁而走王教也就催虎直到金砂坑西方站立不提且說展得勝魏虎二將把英布

殺敗，趕散秦兵，破了外圍。王禪吩咐展得勝，隨到陣門，大叫諸神讓路，有鎮物前來打陣了。衆神急忙閃開，展得勝吶喊一聲，把毒女心扔進陣去，一聲響，玉磬落地，展得勝奔回本陣。王禪便進了戮仙門，只見秦猛舉狼牙棒，把路攔住。二人遂動起手來，戰不數合，王禪就用掌心雷來打秦猛。秦猛知道利害，忙用金光，就起在地中。上衝南極子的雲頭，被白鶴童子一金如意，正中頂門，跌將下來。王禪再祭掌心雷，可憐秦猛泥丸宮中，了一雷，頂門已塌，魂靈也找朱黃二道人去了。王禪便催鹿到金砂坑南方站住。此時四位仙長俱已來齊，單待掌教祖師到來破陣。且說魏天民到法台上，見四位道長俱在法台前四方站住，急得他長嘆一聲道：罷了！今番吾命休矣！把牙一挫，忙伸手取了一粒金砂，意欲把四仙打下坑去。一抬頭，見白鶴童子與掌教老祖從空而降。魏天民說聲不好，把手中那粒金砂望空中打來。南極子見金砂來勢大，忙將峨眉扇一搧，金砂不能近前，被扇風一鼓往上而起。此時護伽藍領了如來佛旨，已在雲中等候。見金砂往上起來，忙把金鉢向下一吸，金砂進了鉢中。魏天民見金砂飛在空中，杳無蹤跡，心下大驚。把十五粒金砂一齊打出來。南極子見來得利害，把寶扇連搧三扇，金砂齊起空中，如一把黃傘罩將下來。南極子道：好利害！仰面正欲用扇子往上搧去，忽見一片彩雲之中，現出護法伽藍，大叫南極仙翁，吾奉如來佛旨，前來收金砂了。只見他祭起金鉢來，把上下金砂一齊收了。卽駕雲回西天，而去。南極子見伽藍收回金砂，忙用峨眉扇照天民一扇，搧來。魏天民如何抵擋得住，叫聲不好，化陣金光，起在空中。南極子一見，忙伸左手一發掌心雷，把魏天民擊落地下。恰遇白猿上前一劍了却性命。南極子便放掌心雷，驚動孫臏與土行孫在坑中，聽得迅雷連響，知道掌教已被陣。孫臏在內展動杏黃旗，南極子在法台上，又拿把峨眉扇，把土山搧開。孫臏此時方見天日，忙跨了青牛，與土真人一躍出了深坑。南極子竟與衆仙，忙念退神咒語，把天兵天將各送回位。然後吩咐軍士發起火來，把一座誅仙陣，登時燒盡。才一同回至燕營。孫臏忙上前拜謝南極子活命之恩。南極老祖便道：孫臏，你凡心未盡，屢戀紅塵，使出家人二次下山救你性命。從此以後，你若再遇難時，出家人必不下山救你了。說畢便辭了燕昭王，出了營門，與白鶴童子駕雲回去。孫臏又叩謝師父師叔與衆位真人。長眉老祖說道：孫臏，你速幹完了你的大事，也好回山，莫誤了你的工夫。孫臏連聲答應。王禪也用手攜着孫臏道：廣文，可聽見掌教之言麼？你若再戀紅塵，招了災厄，休怪出家人心狠不來救你。量我的法力，扭不得天過孫臏，連忙跪下叩頭道：爲弟子連累祖師三番兩次下山，弟子豈有不知？弟子若能埋葬了父兄的骸骨，再不敢犯清規，身染紅塵了。衆仙齊道：如此才是。遂共辭了昭王，各自飄然回山而去。白猿也就此告辭。孫

贖不覺垂淚道：多得賢弟下山，請仙搭救爲兄。此恩此德，不知何日能得報白。猿道：三哥不必出此過言，惟是小弟如今回山，不知何日才得聚會。但願三哥諸事不可自仗其能，以免招禍。要緊孫贖道：賢弟的金石良言，愚兄謹遵。你回雁愁澗去，可代愚兄向伯母前問安。白猿點頭垂淚，上前辭了昭王，又拜辭孫贖道：三哥保重。孫贖道：賢弟放心，愚兄埋葬了父兄，就回天台山了。二人手拉手，出了營門，洒淚而別。孫贖見白猿駕雲去，然後才進帳中。燕昭王就傳旨，排宴上來，與亞父賀喜，且不表他。君臣們慶賀樂飲，且說王翦等敗回陣來，將破陣的原由細說了一遍。把個秦始皇就嚇得面目失色。傳旨馬步三軍，快快拔營退兵。這個旨意一下，王翦又不敢攔阻，只得退了下來。傳旨三聲炮响，便一齊動手，拔了大營，連夜飛奔，望舊路上急去，有數百十里。然後扎下藍旂來，報說軍師現在營門外候旨。始皇聞言，快傳旨宣他進來。不多時，金子陵進了大帳，朝上跪倒，口稱臣該萬死，敗兵辱國，祈我主寬恕。始皇道：軍師請起，便問魏真人說他的金砂，如此利害，如何被他的法力無邊？魏真人與臣等如何是他的對手？可憐朱黃秦魏四位真人，俱死於非命。臣幸借土遁逃生，始皇道：如此看來，燕國的氣旺，尚不當滅，故此有仙人下山搭救。依孤想來，不如退兵回國。待時再動罷。金子陵連連叩頭道：吾主且暫時忍耐，等臣今夜禱告天地，明早若無仙人來助，那時退兵不遲。始皇無奈，只得准奏。傳旨三軍，且不必前進，候過明日早辰再行。三軍領了旨意，便埋鍋造飯，且說金子陵等到三更時分，淨手焚香，向拗離國頂禮，暗暗祝告一番。然後進營安歇，且說海潮聖人，正坐雲光洞中，忽然一陣心血來潮，搖指一算，就知來意。心中大怒道：南極子無禮，豈知孫贖逆天行事，還下山救他？你既助你徒，難道我不助我的門人麼？我今再賜王翦一件寶貝，且看那個剛夫，怎樣破得。遂叫銀蓮子過來，銀蓮子聞教，至八寶座前，稽首道：祖師喚弟子有何法旨？海潮聖人道：你師弟王翦在秦國不能取勝，金子陵邀魏天明下山，擺下金砂，誅仙陣，把孫贖困在陣中，困得六日被南極掌教下山，破了陣勢，救了孫贖。魏天民、黃秦、朱等四人皆死於掌心雷之下。你師兄金子陵，如今在秦營中焚香求救，出家人想南極子下山搭救孫贖，是逆天而行，且明知金子陵王翦是我之徒，有意要難爲他，豈不是藐視於我了？今意欲命你下山，送件寶貝與你師弟王翦，叫他作法行事，看那剛夫怎樣抵擋。你隨出家人這裏來，遂下了寶座，同進了後殿。海潮聖人取下一個金盒子來，用手揭開裏面，裝着一根細細的尖物，色如檀木，不過六七寸長，交與銀蓮子道：賢弟，你可知這件寶貝之名麼？此寶名喚攬天箭，乃先天至寶。子午二時祭起空中，雖千里之外，能穿大羅天仙的頂門，你可拿至秦營，交與王翦，叫他隔營祭起，自然能取孫贖之命。又把符篆呪語教會了銀蓮子，使他到秦

營中交與王翦急速回山不可有誤。銀蓮子便忙拜辭了聖人，出了雲光洞，足駕祥雲，望易州而來。在人間而論，也要走上幾月神仙那要半時，早已看見秦營，便落將下來，走近秦營，用聲招呼道：「守營的軍士，快報你家軍師與殿西侯知道，說拘離國雲光洞海潮聖人的門徒銀蓮子要見。」軍士聞言，不敢有慢，飛報進中軍去了。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中法寶孫臏喪命 見東帖毛遂下山

話說銀蓮子來至秦營，大呼道：「小校快去通報你家軍師，說拘離國雲光洞海潮聖人的門徒銀蓮子要見。」軍士不敢怠慢，飛報進軍師營中。金陵子聞聽，喜從天降，忙與王翦出營迎接至中軍帳坐下。金子陵道：「師弟，此必有聖人的法旨。」銀蓮子聞言，便立起來道：「奉聖人法旨，有寶賜與王翦師弟，便把攢天箭取出，兩手高捧，交與王翦。王翦接了，朝東拜了四拜，然後起來，把銀蓮子把真言傳與王翦，又道：『明日三更，可隔營祭起，取了孫臏之命。』」金王二人聞言大喜，便同銀蓮子進青羅寶帳，奏明始皇。始皇大喜，傳旨賜坐。又細細的把銀蓮子一看，只見身上穿藕色袍，足踏無塵履，腰繫魚絲線，手持塵拂子，額鬪眉齊，唇紅齒白，面如滿月，露華光目，似流星顯俊俏，仙風道骨，威風凜凜。始皇觀罷，忙傳旨排宴。銀蓮子忙立起身，說道：「賢皇不必費心，貧道還要回山覆旨，就此拜別。」始皇也不敢深留，只說：「仙長回山，與孤拜上海潮聖人，說孤雖蒙恩賜寶，倘或工夫不成，還乞聖人大駕下山，相助銀蓮子答應過了。」始皇便命金子陵與王翦代送出營。銀蓮子辭出大帳，駕雲回山不提。且說金王二人，回至帳中，覆旨。始皇一見便道：「金國師聖人，今雖賜寶，但不知能勝孫臏否？」金王二人齊道：「龍意萬安，臣師的法寶非同兒戲，且不用見陣，只須隔營就可祭得此寶，必然成功。」始皇聞言，無可奈何，便吩咐章元師發兵進回易州，安下營盤。且說孫臏自破金沙陣，回至營中，燕昭王設酒慶功。安息一夜，次早就有本國探子來報說：「秦師已退，請令定奪。」孫臏聞言道：「我也知秦師已退，且過得幾日不回，那時再進城不遲。」昭王聞言，便帶文武先進易州去了。忽然聽得砲聲振耳，有人來報：「秦師已復回還，扎下營寨。」孫臏道：「好好百折不回的秦人，等明晨再施巧計殺他一個見影膽寒。」聞名心怯，才知出家人利害，復又垂頭暗想：「秦師覆兵如此其速，莫非又請那洞能人前來與我爭戰不成？」遂搖指一算，不算猶可，這一算便嚇得面目失色，半晌無言。眼中流淚，衆將一見大驚，忙問道：「師父眼中落淚，却是何故？」孫臏聞言，長嘆一聲說道：「你等有所不知，今者海潮聖人差銀蓮子下山，贈王翦攢天箭，乃雲光洞鎮洞之寶，漫道我不能破，就是掌教主師見了，也有些費力，便叫孫燕過來道：『姪兒爲叔』」

的今晚子時必然命盡。你可到燕山府報信。爾祖母年高一聞凶信，必然痛死。你總要勸解，以安其心。孫燕聞言不覺大哭起來。孫臍便吩咐快取筆硯過來，忙修書一封，遞於蒯文通道：「賢姪，今晚我若身死，你將此書快送與你師父觀看。倘或有救，切不可遲誤。至要至要。今夜三更爲師的大數到了，說罷流淚不止。衆將只急得無法，便一齊說道：「師父的法力無邊，難道就怕這攢天箭不成？」孫臍道：「這攢天箭乃先天至寶，又吩咐衆門徒，爾等守住大營，不可妄動。倘有秦兵來劫營時，須用弩箭射住，須要小心把守。又對展凱道：「你與孫燕保守我的屍靈進城。一一吩咐已畢，把杏黃旗、峨嵋劍、沉香枴、三卷天書，集在一處，叫孫燕牽過青牛來。孫臍便對牛說道：「你跟我數十年，今日就與你分離了。亦須立在我身旁，候我氣絕之後，你就駝我的屍靈進城。你再上天台修鍊，你的後事罷。這盤角青牛，久省人事，聽了主人之言，咯噓一聲，立在孫臍身旁，動也不動。衆將齊道：「師父何故自己等死？我們何不去殺秦營，把王翦擒住，將他碎尸萬段，待他祭不得法寶，孫臍道：「這越使不得，倘傷了王翦，出家人就要五雷擊頂了。今在此等死，或者有救，亦未可知。出家人身死之後，爾等切不可胡行妄動。候三日之後，自有道理。便揮手叫衆將下帳，他自己一人坐在帳中，把杏黃旗等物放在膝上，垂眉閉目，息心嘆氣的等死。衆將見如此光景，只得下了帳，彼此懷着鬼胎不表。且說王翦是晚沐浴更衣，等到三更，取出攢天箭來，念動真言，一聲响如迅雷一般，一股紅光托着攢天箭騰空而起。王翦心中大喜，獨坐帳中，專等佳音。那燕營內的衆將，俱是在營門外看那攢天箭從何而來。到了三更時分，只見一股紅光如綫一般飛進中軍帳來。衆將一見大驚，忙跟進帳來，只聽得裏面响了一聲紅光就飛出帳外，騰空而去。忙進帳中一看，只見孫臍倒在椅上，頂門已塌了，口中無氣，緊閉雙眼。衆將一見，便大哭起來。蒯文通忙止住了道：「衆位將軍，且住悲哭。怕秦人聽見，連夜發兵前來，踴營把師父的屍靈搶去，如何是好？我等須要把師父的屍靈連夜運回城中，再作道理。衆將聞言，忙止住哭聲道：「師兄言之有理。忙把孫臍與杏黃旗一切東西俱放在青牛背上。孫燕與展凱帶領一千人馬保護進城。這裏蒯文通便即忙駕雲飛奔青石山而去。且說孫燕等連夜叫開城門，把孫臍尸首抬進了城內。展凱便即上朝報信。孫燕把尸靈抬進燕山府大堂放下。此時天已明了，孫燕便先進他母親房中，將先事說明，把個高夫人嚇得在牀上跌下地來。孫燕忙上前扶起。高夫人就要舉哀。孫燕忙止住道：「母親不要舉哀。商量大事要緊。兒想祖母年老，痛兒心切，必要昏暈了過去，須要多派些丫環使女扶住，預備湯藥等物才好。高夫人聞言，說是有理，便止住淚痕道：「我兒此計甚好。等我安排了，你再去報。高夫人吩咐使女們快備薑湯等物，暗暗通知李夫人，一齊到老貴人。

香房來請了早安便道。孫燕今早回來不知何故。貴人聞言道快喚他進來。高李二夫人就知會了衆丫環使女等預先防備。只見孫燕在外飛跑進來。至貴人跟前跪下。放聲大哭。就把個老貴人嚇了一跳。道：「嬌兒爲着何事如此？」孫燕哭說：「祖母不好了。三叔被王翦攢天箭射死了。尸靈現在大堂上放着。燕丹公主聞言。嘵嘵一聲。往後便倒。各使女們早已扶起來了。忙將薑湯丸藥灌下。半晌甦醒過來。一口濁痰吐在地下。大放悲聲道：「爲娘養你今年五十餘歲。止得見一面。苦苦叫你回來。今喪在王翦之手。活活的痛殺娘也。便移步要走出外堂。左右使女扶持。連蹌帶跌。拖出堂前。一見尸靈。便大哭叫苦命的兒。你受盡千般辛苦。方能修成一個地仙之份。今日不能爲父報仇。反喪王翦之手。叫爲娘所靠。何人還要這老命何用。說罷。就要望台階撞高李二位夫人。連忙攔住。苦勸一堂齊放了悲聲。且說展凱進朝。催起昭王的大駕。把此事啓奏一遍。把個年暮的昭王昏絕了兩次。忙傳旨擺駕。飛奔燕山府來。君臣會面。放聲痛哭一場。我且不講他君臣們在銀安殿上哀慘。且表蒯文過似箭如飛。駕着雲頭往青石山喊開了洞門。飛跑忙上三清殿。一見了毛遂。便氣喘喘的喊道：「師父不好了。孫三叔被王翦的攢天箭打死了。毛遂聞言。忙立起來道：「此事果真麼？」文通道：「弟子豈敢虛謊。毛遂便哭起來道：「三哥是我催作急下山。送了你的性命了。大哭一回。心中想道：「廣文子有未卜先知之明。豈有逢大數不知。安然受死之理。其中必有緣故。便問道：「你的三伯死了。豈無言語吩咐。你蒯文通便把那孫臧困在金沙陣中。白猿如何去請掌教破陣。才出金沙陣。次日師叔就如何知道喪命。如何吩咐衆將的話。說了一遍。遂在身上取出書信一封。遞與毛遂道：「這是師伯臨終時命弟子送與師父看的。毛遂連忙打開一看。上寫着：「昔者愚兄下山之時。賢弟曾言有難厄相救。今愚兄已死於王翦鑽天箭下矣。賢弟可坐視否。生死咫尺。伏祈憐念。餘不盡言。」

毛遂看罷。不覺垂淚道：「三哥今日有難。我豈有坐視之理。賢徒我與你到易州城走走。吩咐童兒小心看守洞門。我與你師兄去幾日。就回你們不可貪玩。童兒答應。忙先去開了洞門。師徒離開了洞。雙足一跨。駕起雲頭。飛往易州而來。不一時已到燕城。忙落下雲頭。飛奔燕山府來。門上人忙去通報。孫燕與昭王聞言暗喜。對燕丹公主道：「金眼毛遂下山。就有救了。孫燕忙出去迎接。把毛遂迎進大堂。與昭王說了話。回頭只見孫臧的尸放在大堂軟榻之上。不覺雙眼流淚道：「三哥你往日的英雄那裏去了。這正是一口氣在千般用。命喪無常萬事休。說着便大哭起來。孫燕上前勸住。然後請公主相見。公主垂淚說道：「賢姪。老身素聞我孫臧與你有生死之交。且又二次三番救我兒的性命。今日千祈

搭救我兒，可憐老身二子皆喪，一門盡忠，只有他一人，又命喪王翦之手，教老身以後無人相靠了。賢姪千千，看萬萬看看老身薄面，救他一救。老身下個全禮罷，說罷，珠淚如雨，跪將下去。孫燕與衆將也一齊跪下。毛遂也忙跪下，扶起了燕丹公主道：「伯母放心，姪兒今日下山原爲三哥而來，豈有不救之理？雖歷盡天下，也要取靈丹來救三哥。伯母且寬心，姪兒就此去也。」燕丹聞言，心中暗想：「他倘或一去不回，豈不了却大事？遂道賢姪你去求取靈丹，或得或不得，必要回來給老身一信，切記不可不回。」毛遂聞言道：「伯母放心，姪兒此去求取靈丹，或得或不得，若不回給伯母之信，毛遂日後死在五雷之下。」燕丹聞言，連忙道：「姪兒不可如此。老身見你怕事爲難，恐有退心，賢姪若果如此，非惟孫曠感你之恩，即堂上祖宗陰靈也沾恩不淺。」毛遂道：「伯母之言，折死姪兒了。事不宜遲，姪兒就此前去。」伯母與王爺少坐。燕丹道：「千祈上心。」毛遂答道：「這個自然。」身子一竄，早離平地幾丈，霎時間無影無蹤。這裏昭王亦驚轉回宮。燕丹公主吩咐家人好好看守尸靈，候等毛遂的音信不表。且說毛遂招展金光，起在空中，中心想道：「我如今向往那裏去好？且算一算看誰有丹再去也。免往來奔馳，遂指一算，各洞俱無，惟鐵叉山八寶洞，李長眉那裏有丹，心中大喜，便撥轉雲頭，飛往東海而來。不多時到了鐵叉山，落將下來，把洞門敲了兩次，只見洞門內走出一個童子來道：「是那一位看見了毛遂，便道毛師叔你來了。麼？你前次把祖師的蓋丹盒拿去，祖師尋不着，折磨我們。你今又來做甚麼？」毛遂道：「胡說，誰拏你家蓋丹盒？」童子道：「祖師會算出來，你背人眼偷了去的，你還抵賴麼？」毛遂笑道：「我如今帶來還你們了。」童子道：「你帶來在那裏？」毛遂道：「見了你祖師，才拿出來，你快去通報童子。」聞言忙跑進三清殿，喊道：「祖師爺，毛遂矮子來了。如今門外站着，要見祖師。」李長眉問道：「他若來了，你們預備簾條，等我孝敬這矮賊根子一頓。」正忙着，毛遂已到三清殿來，朝上一揖道：「老哥久不見了，面上氣色更好，大約坐工愈深了。小弟實在想你，故此今日又來探看你。若問起從前的事，不過玩笑而已。小弟要那個盒子何用？不過嚇嚇你們的玩心，以防將來遭別人的手呢。兄莫怪。又是一揖。長眉老祖見他如此光景，不覺笑道：「賊根子，我要打你一頓，也責責你的頑皮。如何？」毛遂道：「哥要打小弟，小弟領教就是。只是大人不計小人過，長眉笑道：「本應打你幾下，見你這般情況，饒你這一次。童子看茶來。」遂對面坐下。童子捧茶上來，笑道：「虧你這張賊嘴，能講不打而反又得茶吃。」長眉老祖喝童子下去，笑對毛遂道：「賢弟到此有事來否？」毛遂道：「無事。只因有話來問長兄。我師父的門徒，可是王禪王敖、黃伯陽、柳展雄、蕭古達與小弟麼？」長眉道：「正是。黃伯陽死了，只有你們幾個。」毛遂道人說我師父五雷轟頂，死於非命，後認母投胎，祖變爲孫，是真是假？」長眉笑道：「你又來搗鬼，豈不

假的道理。毛遂又道：我師父孫武子與老兄，你是真相得的麼？長眉聞言，不覺垂淚道：當日武真人待爲兄甚好，毛遂道人說：兄長是個有情有義的人，今日小弟見你如此，是真，惟是日久不免就薄了待人的心腸。長眉怒道：胡說！你見我待薄誰來？毛遂道：你說不待薄人，如今孫臏有難，你爲何不救？長眉笑道：原來爲此，你還在睡夢哩。孫臏被圍，金砂陣，我會請掌教的下山破陣搭救於他，你豈不知毛遂道：我豈不知道我講的是如今之話等，我直說了罷。孫臏自從出陣回營，海潮聖人就差門徒下山送鑽天箭與王翦，如今孫三哥被鑽天箭穿了天靈命，送無常了。小弟此來是求取金丹搭救他的性命。長眉道：你又來騙人。我回山時他是好好的呢。毛遂道：你回山時他自然好好的，如今却不好了。長眉道：且不要管他，你如何知我有金丹？毛遂道：我爲這事週遊了三山五岳，人都說你常常煉丹，故此前來找你。可看武真人當日之情賜一粒給與小弟去救他罷。長眉道：毛金眼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雖煉丹，但丹成已久，送上潮仙洞去了。你到他那裏去要罷，不必在此耽誤時刻。遂不再分說，上前扭起毛遂，拖着往外就走，直拖出了洞口。道：你快去罷，我不送你了。忙回身進去了。把洞門關上，扒將起來，推一推洞門，已是緊閉，動也不動，心下爲難。在洞口再三哀求，哭得如醉如癡。李長眉只是不理。毛遂自思：看這光景，是不中用了。他方才說是送上潮仙洞去，我爲甚麼不上白鶴山潮仙洞哀求掌教祖師，豈不勝求長眉百倍？主意已定，就駕祥光起在空中，望潮仙洞而去。正在駕雲之間，忽然想起一事，暗道：那處又有些不妥了。那老頭子必然有些生氣，會記得走馬春秋時陰魂陣困住了孫臏，我假裝了他去騙王禪的金丹，他正惱着我，這一去被他拿住，打四十棍，如何去得？正在遲疑之際，心中忽又想道：方才李長眉眼色有異，且帶着驚忙情景，莫非他未曾送去掌教那裏，用計推我們出外不成？等我算他一算，便知分曉。忙在雲頭裏掐指一算，便大罵李長眉：你現有金丹，却誑我送去潮仙洞了。推我出門，如此狠心，我如何放得你過？等我問問你看你怎生答對。遂又想道：他直推沒有如何要得他的出來，縱回去偷他的，他見我去了，他必然有準備，定難下手。倘或被 he 拿住，却到對他不起，左思右想，無計可施，只急得淚下。忽然想起，不覺大笑道：我好沒智，他既無情，我何妨無義，待我胡弄他一番，有何不可？想定主意，就撥轉雲頭，回至鐵叉山落將下來，未知進得洞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無窮不多時變成身高七尺，膀闊腰圓，方面大耳，又向山崖下把葛條打了幾根，變成一個如意金鉤，口中念念有詞，忽然那金鉤散出金光萬道，瑞氣千條，毛遂托在掌中，滿心歡喜，一翻身來至洞門，用手擊敲，高叫開門，童兒便問是甚麼人，毛遂便道：我是白鶴山潮仙洞掌教祖師，差遣金霞童子來請你家長眉老祖的，因我家老祖師爺悶得緊，特請你家師父前去下棋，童兒聽得明白，不敢怠慢，即把洞門開看，望見金霞童子忙倒身下拜，只稱師叔，弟子不知駕臨，多得罪了，金霞童子便道：請起來，你就說今奉祖師差遣，將如意金鉤，令你家師父快些前去罷，童兒叩了一個頭，立將起來，如飛跑至三清殿稟道：今有白鶴山潮仙洞掌教祖師差遣金霞童子前來請師父前去下棋，現在洞門等候，長眉道：祖師有何憑據，童兒道：現有如意金鉤，長眉老祖道：你可對他說，請先去罷，我隨後到童子轉將出來，叫聲金師叔，你且請先去，我家師父隨後就到，金霞童子聞言，即時駕起雲頭，望白鶴山揚長而去，毛遂走不一時，只轉一灣子，即在山洞澗落將下來，只候長眉過去，這且不言，且說這童兒把洞門閉上，轉身進來稟道：金師叔去了，長眉吩咐牽我的脚力過來，若有人來尋我，就說往白鶴山祖師那裏下棋去了，說畢，拔鞍上騎出了洞門，招展金光，竟奔潮仙洞不表，且說毛遂在山澗躲藏，看見長眉去遠，心中大喜，竟奔山前的洞門，用手擊門，叫道：快些開門，童兒正在洞中頑耍，忽聽見有人扣門，把洞門開了，童兒道：我師父去了，怎麼金師叔又來相請，金霞道：我剛才遇着你的令師父，如今祖師爺心裏悶倦，復差着我來取一粒如意金丹，定氣養神，童兒道：我的師父知道否，金霞喝道：好冤家，這是你師父叫我來取的，莫不是我也在你跟前說謊麼，童兒道：師叔說明白就是了，何必動怒，我如今就去取來，言罷，轉回後洞，在八卦爐中把金盒取出來，捧着跑出洞門外，我取來了，毛遂道：拿來我看，童兒把金丹盒遞上，毛遂接過來，把盒揭開，看見霞光靄靄，瑞氣凝凝，心中暗喜道：我如今取一粒，剩回二十三粒，你收回，若是別人來取，不要與他，我去了，就駕起祥雲而去，再說李長眉駕雲來到潮仙洞，用手敲門，童兒道：是誰，長眉道：我是鐵叉山八寶洞李長眉，方才金霞召我和祖師下棋，解悶，金霞慌忙把洞門放開，便叫道：好長眉，那個叫你，想來人家下棋，你回去罷，長眉只羞得滿面通紅，復上梅花鹿告別騰空而去，來至八寶洞，落下來，拍門大喝道：快些開門，童兒把洞門大開，長眉惡狠狠的問道：方才誰來叫童兒道：金霞來請師父的，師父去後，又轉來說，祖師要金丹一粒，定神養氣，師父煩他來取的，弟子但與他一粒去了，長眉聽罷，大怒道：誰人誘騙童兒，盜我至寶，連忙袖占一課，盡知其情，大叫道：是這矮賊子，忙上梅花鹿追去，正欲催雲，忽思我縱趕上矮賊，將丹奪回，打他一頓，使他顏無光，恐被天下道人聞知，都說善求不與。

到被他搗鬼騙去豈不見笑於人。况今孫臍死在鑽天箭下，我就送他一粒金丹，也見我一點好心。想罷，一牽鹿回洞而去。再說毛遂騙了九還丹，慌慌張張往前飛走，只恐長眉趕來，正走間，忽見一座高山，十分險峻，心中暗喜，道：「到了這裏，就是長眉趕來，亦不怕他了。且下去歇息一會，再去未遲。」遂收雲落下，回頭不見長眉趕來，心才放下，復了原形。把二目一閉，養養精神，自己忖量：「我丹已取了，去救三哥，料是容易。只是我會到過此山，名為虎邱山，藏仙洞，我的師兄展雄在內，修真，何不請他下山，併力擒拿王翦？」一舉兩得，想定，轉身來至洞口，只見兩個童兒在門口頑耍。毛遂道：「你二人頑甚麼？童兒抬頭一看，口稱師叔來了。」毛遂道：「你是蕭古達的童兒，怎麼也在此？」童兒道：「我師父也在此。」毛遂道：「妙極妙極，快去通報我來了。」童兒忙入洞報知。毛師叔在外要見展雄，正同古達敘談，聽說毛遂到了，吩咐童兒快請進。童兒將毛遂請至三清殿，柳蕭二人降座相迎，行禮畢，分賓主坐下。叫那童兒看茶來。毛遂道：「且莫進茶。」童兒出去，把洞門關了。有人找我，我只推說不在那處。童兒答應，曉得口內咕嚕的道：「這賊根又不知偷了誰家的東西，怕人趕來，在此躲藏了。」遂把洞門關了。然後進茶。展雄問道：「賢弟為何面帶驚疑之色？定有緣故。」毛遂將孫臍被鑽天箭打死的事訴說一遍，為因上東海鐵叉山取丹而回。在此經過，懇乞二位兄長下山，拔刀相助，併力捉拿王翦。一則與孫臍報仇，二則救易州生民塗炭之苦。古達道：「原來孫臍廣文遭此大難，我們同你前去為道友之情也。該下山走走。」展雄道：「不可。」王翦奉玉旨併吞六國，你我焉敢害他。此紅塵，我是不沾染的。毛遂見展雄不肯下山，使個激將法說道：「兄若是不去，就落了一個萬名展雄冷笑道：「誰敢罵我毛遂道：「現今王翦就罵你展雄道：「平白地為甚麼罵我毛遂道：「因為小弟臨陣殺不過王翦，我就提起你來。」我說十八國臨潼鬥寶，有一個天朝國，叫截寶的好漢，那王翦就問莫非柳展雄麼？他若敢下山，遇見了我，我定拿他破腹屠腸，剜眼摘心。」展雄聞言大怒道：「好王翦，我和你馬牛風雨不相及，為何罵我？」吩咐童兒備脚力來。待我到易州，擒拿王翦，定要剝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古達道：「王翦口出大言，藐視兄長，也是有的。」小弟一來奉陪，兄長二則看看伯齡，吩咐童子回去看守洞門。我一去便回。」毛遂道：「二位好早動身，為妙。」展雄即忙取了法寶，齊出洞門。各駕金光，飛奔易州府前落下。守門官一見，連忙通報。老貴人聽了大喜，急領眾將迎出後堂。公主一見毛遂，笑道：「賢姪取丹回來了。」麼毛遂道：「伯母萬千之喜，取丹來了。」公主便問這兩位仙長，高姓大名。毛遂道：「這一位是虎邱山藏仙洞，就是當初大鬧國朝的柳展雄。這位是姓蕭名古達。燕丹大喜，遂讓至大堂敘禮坐下。茶畢，毛遂引二仙家到軟榻前，只見孫臍面如金紙，脣若靛染，四肢不動，脫了頂門，死在軟榻之上。看罷，俱各感嘆不已。」

毛遂道三位兄長不必延遲快救三哥要緊毛遂就令軍士將陰陽水取來向錦囊內取出一粒如意丸還丹半邊紅的屬太陽白的屬太陰先把白的研開擦在天靈蓋三指三台訣念念有詞不多一時天靈蓋長滿一復如初把牙關撬開將半邊紅的灌在腹內咕嚕嚕响動喉中吐出濁痰雙眼睜開見了毛遂老母爬將起來側身下拜老貴人歡喜無盡兩旁衆將俱各欣欣把靈床拆了孝衣又脫了公主道你還不與毛賢弟叩頭多虧他費心血救你孫臧令人看茶來待燕人與賢弟斟茶叩謝毛遂道不必如此此是理之當然不必謝了孫臧道燕人蒙賢弟救活之恩真乃再造之德沒齒難忘的了言罷親手捧茶遞與毛遂就跪下叩頭毛遂連忙頂禮相還道三哥請起折殺小弟了彼此行禮已畢孫臧立將起來看見蕭古達柳展雄即便轉身行禮第一聲師叔何來兩個道者將毛遂請他下山拔刀相助的話說了一遍孫臧聽了大喜吩咐擺素齋款待一宿晚景無話到了次日孫臧清早出營密傳將令三千人馬照舊穿白帶素一日三次舉哀不許走漏消息衆將俱各遵令又吩咐孫燕進城奏知昭王發木匠五千名應用外用木頭三千條每日運送三百條出城作十次運完不可有誤孫燕領了將令出城奏知昭王昭王聞奏孫臧得活歡喜無盡那病都好了傳旨採買木料并工藝人等運送出城軍營應用不表且說秦營探子細聽明白進金頂大帳啓奏探得齊東南郡王營內每日三次舉哀日運木料進營不知作何應用特來報明始皇聞言第一聲國師孫臧已死他營中日運木頭何用金子陵叩頭啓奏道木頭是必然棺槨出殯安葬所用忽旁邊閃出殿西侯出班跪奏道雖然孫臧已死不知虛實待臣前去燕營探聽進營中將孫臧尸首搶來用火焚化爲臣才得放心秦始皇道殿西侯你去打聽虛實罷了切莫搶他尸首回來又恐怕與前日一樣你拿他好燒燒得滿營都是孫臧了使朕心中驚懼王翳道龍意萬安此番比不得從前了當是孫臧的魔法以致受他的利害如今是鑽天箭打死的此物是佛門至寶孫臧縱有飛天本領亦難逃此厄了微臣此去務將這刑夫尸首搶進營來斧剝鎚顛以報一撈之恨始皇道是要見機而行王翳得令退下入帳提鎗上馬帶領王黃砲響出城至燕營用鎗一指喝道營門軍士聽真報與你家爲首的孫燕得知快把孫臧尸首送將出來萬事皆休少若遲延那時殺將進來定然寸草不留藍旂聞言飛報青紗大帳孫臧大怒咬牙切齒暗想秦賊狠毒不過你既發鑽天箭害了我的性命還在營前要我的尸首這賊不饒人越想越惱按不住無名火起旁邊惱怒了一位真人起身出位道伯齡不用着煩惱待貧道出去當去擒拿王翳與你報一箭之仇孫臧聽見英雄要去迎敵不住的擺手道師叔去不得柳展雄道我爲何去不得孫臧道師叔印堂帶青凶多吉少焉能是王翳的

對手那柳展雄素來好勝，性如烈火，聽得孫臏這句言語，氣得三尸神暴跳，七竅内生煙，怒氣冲天，呵哨氣死我也。你把王翦說得天下有地，下無我，我要出去會會王翦。那怕他三頭六臂，只要同他見個高下。孫臏滿面陪笑，口稱師叔，休得動怒。還有一言，臨敵須要小心，就是了。展雄吩咐帶腳力過來，紛紛上騎。孫臏傳將令，全山衆將披甲執鞭，暗保柳真人，休教有失。衆將簇擁着展雄，出了營門，三聲炮響，兩行素旗分開左右。王翦勒馬提鎗，正要候敵，忽聞營門砲響，來了一隊人馬，當頭係一位道者，頭帶一字雲巾，身穿八卦道袍，面如活蟹，四齒獠牙，生得十分醜惡。王翦看罷，用鎗一指道：面陋的道教慢來，快快通個名。我鎗不挑無名之鬼。展雄用飛廉刀一舉，喝道：對陣的莫不是王翦麼？要知我的姓名，你須要緊抱着判官頭，聽穩着鐵鎗，安心靜耳聽。我若是說出大名，怕你跌下馬來，倒撞塵埃。呔！聽着罷。我名天下人共知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山東兗州府人氏，在列國時獨占紅山，縱橫天下，殺得上邦贈金不受，偏邦送寶不取。大鬧國朝，名聞列國。今在虎邱山藏仙洞修真養性，你家師爺姓柳名盜跖，表字展雄的便是。王翦聞聽大笑道：原來是柳真人，久仰大名。今日才會不知秦人有何得罪之處，有勞仙長下山震動無名乞道，其詳展雄大喝道：無知小輩，懶賴之極。我和你平日無怨，往日無仇，舟車不同路，因何如今罵我？你祭起鑽天箭，打死了人家，還要人家尸首定要趕盡殺絕，你真好狠心。坐牢着我來取你兩手舉刀，照頭就砍。王翦用鎗急架對面相還，兩人戀戰，好場大殺。有詩爲證：由爾金鋼鐵漢強，不須狼鬥謀傷中。匹夫之勇非爲尙，暴虎馮河在沙場。話說二人大戰，不分勝敗。展雄自思：自想王翦武藝不弱於我，且用法寶傷他，便了。想定在豹皮囊中取出一件寶貝，五寸多長，一根小小的竹節鋼鞭，名爲如意豹尾鞭。展雄念動真言，只見一鎗刺來，展雄忙用飛廉刀咯當一聲，擋開。願手將如意鞭起在空中，大喝：王翦，休得逞強。看我的法寶。王翦聞言，抬頭一看，只見明晃晃的一根鞭，墜於馬下。抱鞍吐血而逃。展雄大笑道：好見那鞭直奔王翦響亮一聲，打在頭梁上，只打得火星亂冒，甲葉齊飛。險些墜於馬下。王翦說不好，急拖鎗往下敗走。只見王翦不趕你，慢慢去罷。這不過與你一利害的信兒。若日後再來猖獗，刀下定不留情的呀。說畢，倒念動真言，收回法寶。圍鹿率領衆將，打得勝鼓回營。孫臏接進帳中，設宴賀功，不提。且說王翦敗回秦營，至金頂大帳下馬，左右攙扶上帳，卽見始皇請罪。始皇抬頭，只見王翦面如金紙，唇白鼻青，便道：你方才那轟轟烈烈出去，要搶孫臏尸首，怎麼這般光景回來？王翦口稱：我主爲臣出去，到燕營討戰，不想營中出來一道者，到是春秋時紅山的柳展雄。此人梟勇，不過爲臣被他打了一鋼鞭，十分利害。始皇聞聽大怒道：不好了。我想展雄會在那紅山獨稱爲首，而今他下山來助燕。

州今日惹了他，恐怕又有一番受累。罷了殿西侯，且去傳令衆將拔寨回轉本國，以避其鋒。莫惹他了。王翦說道：今日雖敗陣，法寶還在，且待等過幾日，爲臣傷痕全愈，用寶箭隔營射他，遂辭駕下了大帳，回歸本營，解開袍甲，見傷有碗口大，心中越想越怒，不知如何調治，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二真人中寶歸天 廉小姐辭師回府

話說王翦別駕轉回本營，解開袍甲，見傷痕黑青紅腫，二寸餘高，忙用靈丹調治，愈想愈怒，便回頭來對王賁道：我兒可預備香案，等午時三刻，祭起鑽天箭，取柳展雄匹夫之命，以報一鞭之仇。王賁道：父親方才爲何不祭箭呢？王翦道：你有所不知，早上交鋒，雖誤中他的邪寶，然非子午二時，不能祭吾法寶。今將近午刻，你快備香案燈燭，待我裏過祖師者，再祭吾的寶劍，管教他眼下一身快去預備。王賁答應一聲，就在本部擺設香案燈燭。候王翦祭箭，原來王翦被展雄打了一鞭，心中懷恨，又懼他英雄，不敢對敵，故此在營祭箭，要打展雄也。學打孫臧的一般，這且不表。却說展雄鞭打王翦得勝，回營慶功，正在樂飲之間，展雄對孫臧道：爲何我六神無主，坐立不安，莫非有甚麼不祥，你與我算一算，看是何等吉凶？孫臧搖指尋紋占算一遍，只嚇得面目失色，忙令筵席散了。展雄道：賢姪占得如何？孫臧眼下垂淚，口稱：師叔不好了。蒙你下山相助，鞭打王翦，惹下災害，如今秦賊隔營祭箭，師叔刻下難免塌頂之苦。展雄大驚，那王翦祭鑽天箭打我麼？孫臧道：午時三刻，隔營祭箭，要打師叔了。展雄此時嚇壞了三魂，驚散了七魄，手拉孫臧道：想我中年時縱橫天下，見過多少英雄好漢，未嘗有失，自從回心學道，誦念黃庭，指望修真養性，不想今日在此傾生，可見生有時，死有日，也是我命該如此，說罷，傷心流淚。古達在旁亦覺慘然，束手無策。毛遂大笑道：你這等一條大漢，也是貪生怕死。展雄道：矮賊，你把我激下山來，今日人家祭鑽天箭打我，性命只在頃刻，你倒不想悲切，立在旁邊好笑。你還成個人麼？毛遂道：不用着急，我有法兒救你。展雄道：你有甚麼法兒？望即教我。毛遂道：你要我救你，把茶斟上一杯，與我叩個响頭，叫我一聲高，手師父待我走去，把鑽天箭偷了來，就不妨了。這一句話，不過是毛遂的頑話，衆人聞言，齊聲說好。孫臧道：不必師叔斟茶，我這裏叩頭與叔代勞。毛遂道：我不過是句頑話，要你們認真，都磕起頭來了。展雄道：命在頃刻，你怎麼還要頑皮？古達道：我們茶也斟了，頭也叩了，去不去，由你。孫臧道：不必疑遲，快些去罷。毛遂道：你等等，我吃了茶再去。孫臧道：吃了茶，你豈不耽擱了麼？毛遂道：這天還早呀。孫臧道：不早了。天交午時三刻，祭的如今天交巳時，來了毛遂道：三哥說甚麼話？孫臧道：我說午時祭箭，此刻已有巳末了，快去罷。毛遂道：你們拿刀來殺我罷。

古達道：「平地爲甚麼殺你？」毛遂道：「你們都是糊塗的，把做賊的規矩都忘記了。自古做賊都有兩句口號：偷風莫偷雪，偷雨莫偷月。月色當空還不敢去，青天白日教我去做賊，恐怕未曾祭箭打你，倒先將我拿住開刀了。去不得，實是去不得。衆人道：「你認真不去麼？」毛遂道：「此刻實在不敢去。」孫臏、古達、柳展雄等一齊動怒，展雄道：「賊根子，我好好在洞中修，眞是你激我下山，我死不肯饒你。定要教南極子遣五雷轟打你頭頂，看你要生也不成。」毛遂道：「你們都是這等着急，不必害怕。待我如今前去試試，偷得來是你的造化，偷不來莫要埋怨於我。」言罷立起身來，忙出營，駕起金光來，至秦營。但見刀鎗如麥穗，劍戟如麻林，嚴整不過。毛遂念動咒語，用隱身法，隱住身軀，立進秦營，直望上走。心中暗想：「不知那裏是王翦的營盤？」只見王賁進去，諒來他是個先行官。這必是一定在紫薇營前後正想之間，忽見一個少年將軍，捧着香案進營。毛遂看見，正是王賁。他是王翦的義子，這一定是王翦的營盤。只見王賁進去，排設香案，點上香燭。一旁伺候。又見王翦拿着一根攢天箭，從營裏出來，見他恭恭敬敬，放在桌案上。毛遂暗想：「我怎麼偷法呢？」若是上去搶他，王賁在那裏看守，寸步不離，怎麼落手？不若等個空兒，撈起就是。想定隱身到案桌邊，那王翦跪下口念咒語，正欲下手搶箭。霎時間那箭就不見了，抬頭一看，只見攢天箭騰空而起，毛遂暗中頓足不好了。偷不成了，恐怕反錯送了性命，使一個入地法，去得無影無踪，不表毛遂遁藏。身只說孫臏偶然擡頭，忽見青紗帳上霞光萬道，瑞氣千條，紫薇盤旋，紅光繚繞，心下着急，第一聲師叔不好了。攢天箭來了。展雄聞言，大驚失色，罵道：「好矮賊，不是去偷箭，是叫他祭起來打我。」吩咐帶腳力過來，隨後提刀上馬。孫臏慘然淚下，問道：「師叔何往？」展雄道：「人家發箭來射我，難道我坐在帳內等死不成？」大丈夫生何歡，死何懼，就死也要殺他幾個償命。我今就出營去亂闖秦營，殺他個馬仰人翻。這箭下來射我，也不爲枉了。說畢，催鹿出營。古達連忙跟掠陣去。孫臏傳令全山衆將，即保護柳真人闖陣，見機行事。却說展雄來至秦營，高聲討戰。轅門軍校報知王翦。王翦微微冷笑，好不知死的展雄。我的寶貝起在空中，這一落下來，呼吸之間，你就命喪無常。還敢在我營門討戰，吩咐軍中將士嚴加防備。由他罵陣，不要理他。衆將領令防守不表。且說柳展雄正然罵陣，只聽得雲端响亮，忙收住梅花鹿，擡頭一看，只見斗大的一塊紅光，托着明晃晃一枝神箭，竟撲頂門而來。展雄看得分明，嚇得魂不附體。偶然想起，難道他有寶貝？我們就沒寶貝？何不將我的寶貝祭在空中，敵一敵攢天箭？看是何如。想定主意，伸手在豹皮囊中取出如意金鞭，有五寸多長，托在掌中，念起咒語，說疾速。只見那金鞭響亮一聲，起在空中，這金鞭往上起，神箭落下來。寶貝打寶貝，那金鞭爲虎尾，攢天箭爲虬龍，龍虎相爭，在半空中連

聲響亮霞光萬道瑞氣千條展雄道金鞭敵住了鑽天前不能下來心中大喜原來吾的法寶這般得力料無妨害了何不闖他的營盤顯一顯手段遂催開梅花鹿冲進秦營舉動廉刀殺得秦兵叫苦連天慌忙報知王翦王翦大驚說怎麼天交午時三刻還未有將他打死倒放他殺進營來是何緣故擡頭一看只見金鞭神箭兩下在空中鬥寶原來他將寶貝敵住我的攢天箭何不暗請神將把他寶貝支開遂口中念念有詞只見一員神將到了眼前躬身道相召小神有何使用王翦道無事不敢有勞尊神今有柳展雄用金鞭敵住我的法寶是以不能取勝煩尊神助一臂之力點破金鞭使攢天箭成功不得違誤了甲神謹領旨意大顯神通使法力破了金鞭那攢天箭連聲響亮往下就落展雄擡頭不見了金鞭只見攢天箭往頂門而來說聲不好回鹿殺出秦營止望逃命怎敵得住只見那枝箭右旋三旋左旋三旋響亮一聲翻身跌落塵埃全山衆將忙催戰馬把尸首搶回蕭古達見展雄喪命心中大怒知道已過了午時還怕攢天箭不成就催鹿仗劍竟奔秦營厲聲大喝道快叫王翦出來受死秦營軍校急忙報知殿西侯王翦聞言箭傷了展雄倒念真言收回神箭提鎗上馬出了營門只見那道人圓睜怪眼怒氣冲天喝聲道好王翦匹夫膽敢害我道友我來取你狗命以報展雄之仇催開坐騎舉劍就刺王翦見來勢凶猛忙舉蛇矛架開寶劍大聲喝道道者且請慢來我與你有話講且通名來好斷送你的性命古達聞言大怒罵道狗狼匹夫你聽真着我乃蕭真人名古達者是也久在深山修真養性那柳真人是我至契道友被你這狠毒匹夫祭攢天箭射死我與你勢不兩立拚個你死我活方雪吾恨王翦冷笑道你這無能小輩也敢在我侯爺跟前誇口展雄廣大神通尙喪吾手你有多大本領敢來與我對敵放騎過來試我手段古達聞言並不答話催鹿向前竟奔王翦王翦舉鎗相迎鎗來劍往大戰二十餘合全山衆將看看古達不能取勝齊發聲喊擁將上來各執兵刃四面夾攻王翦見燕軍勢重虛晃一鎗往斜刺裏走古達那裏肯捨一催坐騎追趕下來王翦在馬上心中想這這個人死活不知我何暇與他多戰不如祭起寶劍斬他便了遂取劍在手掐訣念呪那寶劍就起在空中回看古達臨近大喝道蕭古達看吾寶劍來取你也古達擡頭一看見一采彩雲托着一口寶劍明晃晃飛奔頂門而來心中一急欲想逃回那知那寶劍不歪不斜正落在古達頭上一聲響亮人頭落地這也是蕭真人多事招災不免這一劫數一股精魂隨柳展雄歸天去了且說全山衆將見古達追下王翦早知不是王翦對手誠恐有失隨後趕來見古達已被劍誅身首異處急擁向前搶回尸首跑歸本陣王翦亦率兵回營不提且說孫臏見柳蕭二真人出去衝陣心知凶多吉少不禁暗自傷心坐在帳中悶悶不樂忽聽藍旗報道柳

真人果被攔天箭射死，蕭真人亦被誅仙劍斬首，搶得尸首，現到營外。孫臏聞報，長歎一聲，不覺淚下，大哭二位師叔，爲小姪下山相助，不料反傷自身，聞之豈不叫人痛切！正言間，忽全山衆將入帳參見。孫臏一面奏昭王，賜棺木將柳蕭二人尸首殯殮，一面招集衆將商議攻秦之策。忽見孫燕進帳，繳令道：「三千條木頭已作十日完全，送了請令定奪。」孫臏聽罷，遂取出柬帖一聯，交與孫燕道：「你拿這聯柬帖，即解着木料匠人，至墨嶺下空曠處，做照東帖行事。事成即來交令，不得有誤。」孫燕領了柬帖觀看，只見上寫着：「木直三千根，革車三百輪，式用四個軸，寬五尺，長一丈二尺，車前另用橫木一根，每輪車軸，綁纏長鎗短劍，各襯兵刃，週圍左右，以滿爲度，車廂中均聚百子礮一個，俱限十日造完。」繳令孫燕看畢，不敢怠慢，就在嶺下空曠地方，搭廠興工，監造兵軍。道且不言，花開二朵，各表一枝，表的是梨山老母，在洞中閒坐，叫一聲彩雲童兒，你喚你師妹出來，女童答應，即往後洞將廉小姐出來，喚至蒲團之下，參見老母，雙膝跪下。老母開言道：「喚你出來，別無其故，只因秦兵興動干戈，王翦併吞六國，先攻界牌，你的長兄喪命，兵至易州，孫門四位俱喪寶劍之下。如今孫臏下山，在易州城外苦戰多時，如今打發你下山去，一來你姻緣配合，你有趙國昭陽之分，此是天意，我不敢違天，速速收拾去罷。」廉小姐道：「老母在上，那王翦是何等之人，把我廉家後代害了，又將孫門父子誅盡殺絕，這般狠毒老母道，徒兒有所不知，他本是你父恩養的義子，教習鎗法，因逃亡在外，至東海，劫離國雲光洞學藝，乃是海潮聖人的弟子，奉玉旨敕令併吞六國，他有誅仙劍、攔天箭二件寶貝，利害專打仙凡之體。」小姐道：「既然他是奉玉帝敕旨下山，焉能勝他？」老母道：「你去罷，無妨的，你丈夫孫燕按自在龍臨凡，在趙國邯鄲，有三年零六個月，王位之福，你有昭陽之分，你此一下山，應當夫妻婚配，報仇揚名。」小姐聽說夫妻二字，面紅過耳，沉吟半晌道：「老母在上，吾今學藝未精，惟恐下山無益。」老母笑道：「不必多慮，你的刀馬純熟，神通奧妙，終可去得，只恐攔天箭不能抵擋，可跟我來，有寶貝交與你去，說畢起身往後面而行。」小姐隨後，老母取出一件法寶，交與小姐，此寶名爲蓋天袂，攔天箭見了此袂，自然返本還原，無多囑咐去罷。」小姐接了法寶，聖母在上，弟子今日下山，走易州，還是回歸趙國，老母道：「先歸趙國，後上易州，謹記在心，切不可傷王翦的性命。」小姐道：「弟子下山，未有兵器，如何對敵？」老母道：「我有一把金背綉絨刀，就令你使用，我先送到你家花院中，你若回到家，取使便了。」小姐聽罷，倒身下拜，辭了老母，出了白華山，足駕祥光騰空而去，到了邯鄲，按落雲頭，步入空中，小姐心中暗想：「我是不出閨門的女子，只因三年前在花院遊玩，蒙聖母超拔，一陣神風把我提上高山，修真學藝，今日回來，可知我家住那裏？」小姐低頭自思，我自小在家，只聽說西

府上就是我家了。何不前去問一問人。回頭看見一位老者走來。小姐就算稱老翁。借問一聲道。你可知到西府往那裏去。老者道。姑娘要問西府。廉老爺麼。不遠了。一直往東轉過了灣。有一座八字大門。就是如今比不得從先了。門庭冷落。也沒有將官幾個家丁。立在門前。那就是廉府了。小姐聞言。辭別了老人。移動金蓮。往東而行。轉了一個灣。果然有一座門樓。上面金字匾額。上寫西府二字。小姐點頭。嗟嘆道。這是我家了。只見裏面走出一個老蒼頭來。見了小姐。說道。姑娘你在俺家門口看甚麼。小姐認得他。便問道。你是老王麼。蒼頭道。你是誰家姑娘。怎認得我老王。小姐道。你認一認我是誰。蒼頭近前細看。大吃一驚。道。你好似我家小姐。小姐道。我就是廉秀英。蒼頭道。我家小姐三年前被風刮了去。今日從那裏來。小姐道。我今日回來了。快去通報。蒼頭聞言。滿心歡喜。往裏急走。有年紀的人。頭輕腳重。走得快些。就絆了門檻。跌了一交。倒在地下。滿口叫喜。了環大笑道。老王有甚麼喜事。跌了一交。也不想起來。叫的是甚麼。喜蒼頭道。姐姐快去報與太太知道。小姐回來了。了環道。小姐在那裏。蒼頭道。你快去報罷。現在大門口。那了環喜歡不了。兩步併作一步。跪進上房。尊聲太太。萬千之喜。我家小姐回來了。夫人道。在那裏。了環道。現在大門口。夫人猶如天上明珠。落在掌中。連忙帶領侍婢。出離香房。合家大小。都跟着太太。來至大門口。抬頭一看。果是秀英小姐。夫人上前抱住。兩淚交流。口叫我的嬌兒。自從你在花院被風刮去。三載杳無音信。我今生只道再不能相逢。豈知今日還見兒面。可隨我進來。母女二人攜手相挽。進了二門。直至後堂。夫人落座。小姐倒身下拜。夫人連忙扶起道。我兒不用行禮。你且坐下。我問你一向在那裏安身。秀英道。女兒那年初在花院中看花。不知從那裏來了一位老奶奶。童顏蒼古。白髮如銀。口稱是白華山白花洞梨山老母。在斗牛宮赴會回來。雲端見了女兒。使一陣神風。將女兒扯上高山。傳授了十八般武藝。如今學得刀馬純熟。神通奧妙。更有防身法寶。他說女兒有昭陽之分。打發下山。立功報效。與王翦對敵。夫人聞言。流淚滿面。說道。吾兒一去三載。那知家中之事。早年不幸。你大哥廉連早死於龐涓之手。你父親去世已久。你的三哥鎮守界牌關。有王翦興兵。併吞六國。兵至界牌關。安營。副將王賁投順了秦賊。你二哥忿怒出陣。與王翦交鋒。死在秦賊寶劍之下。如今無人鎮守。我家門冷落。幸得嬌兒回家。相伴老娘。以妙晚景。說罷。傷心不止。秀英聞聽。立時柳眉直豎。杏眼圓睜。可恨秦賊狠毒。害吾長兄。我今下山。定要與他見個高下。以報大仇。夫人道。我看你不。知王翦的利害。領兵困了易州。孫家一門四口。均已殺絕。都虧你那未過門女婿孫燕。上天台山。請你的三叔公下山。來在易州排兵佈陣。近聞被王翦攢天箭射死。這等可惡。王翦利害。你如何報得此仇。小姐道。母親放心。孩兒在高山

習學武藝精通。奉師命下山原爲報仇立功。焉能坐視。話說之間。天色已晚。夫人道。報仇之事。且可慢慢商量。娘兒離別日久。且回綉房談敘。安息一宵。再作道理。了環們點上燈燭。夫人同小姐到臥房。一齊用了飯。各自去歇息。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秀英趙國封皇姑 孫贖燕營會姪媳

話說廉府夫人與秀英小姐同進綉房歇息。到了次日。小姐起來梳洗已畢。向夫人稟過安。尊一聲母親在上。女孩兒今日拜辭母親。往易州軍營報仇。稟過母親。夫人道。你才到家。未曾住上一日。二日。怎麼就要捨我而去。况且你三叔公孫贖有三卷天書。六甲靈文。尚且不能勝他。你有何能。是他的敵手。小姐道。母親爲何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不是女兒誇口。憑着我胸中本事。那怕王翦有三頭六臂。管教手到擒來。此是聖母之命。女兒不敢違背。母親若是決意不教我上易州報仇。孩兒亦要上仙山。稟復聖母。仍侍奉梨山修真悟道。再不下山來了。夫人道。既然我兒要遵聖母之命。爲娘也不便強留。待我同你上朝見駕。討一枝人馬。領幾員勇將。保我兒同上易州。爲娘方纔放心。小姐道。這到使得夫人吩咐。擺飯。母女二人用畢。修本章一封。夫人穿了朝服。母女二人坐轎上朝。正值趙雲王早朝未散。秀英遂在朝房候旨。夫人步上金階。拜舞已畢。將本章交侍駕官呈上御案。雲王看罷。傳旨道。廉夫人還有個女兒。是梨山老母的徒弟。習學刀馬。純熟神通。廣大。這話是真麼。夫人奏道。臣妾在御前。焉能謊奏。雲王道。廉小姐年紀多少。叫甚麼名字。夫人道。臣女今年一十四歲。名喚秀英。現在朝門候旨。雲王傳旨宣來。承值官來至朝房。宣上秀英。跟旨進朝。至白石階前。山呼見駕。傳旨平身。小姐立將起來。侍立在丹墀之下。雲王舉目觀看。果然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齊整不過。雲王暗想。似此弱質嬌容。焉能臨敵本上的言詞。未必是真。何不宣上殿來。問個明白。遂令承值官宣廉氏母女上殿。廉夫人同小姐跟着旨意。直上金鑾大殿。母女二人見駕。又行國禮。雲王道。免禮。平身。賜坐。母女叩頭謝恩。起來。按尊賜坐。雲王眼望秀英道。你父兄與寡人治國安邦。名揚四海。不想俱各盡忠喪命。你雖是個將門之女。乃是個女流。不能成其大事。方才你本上的言說。你上仙山學藝回來。刀馬純熟。神通廣大。要上易州與王翦對敵的話。是真麼。小姐道。吾主在上。臣女不敢妄奏。臣奉師命下山。主意要捉拿王翦。報仇洩恨。並無謊言。臨敵自見。雲王聞言。滿心歡喜。道。小姐果然有本領。與國增光。何幸如之。遂問廉夫人道。小姐可會受聘否。夫人回奏道。臣女前數年有山東臨淄南郡王孫贖。將玉帶爲聘。許配他姪兒孫燕爲妻。尚未同房。雲王道。聞孫燕是易州好漢。又是燕昭王的外甥。

金枝玉葉女貌才郎。正堪匹配。待奏凱回朝。孤王主婚入贅。孫燕爲婿。孤今虛度韶光。子女俱無。就封你爲公主。貴人義女。皇姑。加封爲歸西侯之職。祿米三千石。白金三千兩。傳內侍開寶藏庫。取金牌一道。莽袍霞披各一件。玉帶一條。紫金盔一頂。黃金甲一襲。九點桃花馬一匹。賜與皇姑。吩咐光祿寺擺宴。合朝文武陪席。賀喜夫人母女。叩頭謝恩。就在大殿上。君臣飲宴。文武傳杯。雖無炮鳳烹龍。却有肉山酒海。須臾席散。夫人小姐謝恩。雲王問道。我兒此上易州。要用多少人馬。小姐道。三千人馬足矣。明日是黃道吉日。最好行兵。雲王傳旨。選御林軍三千。與皇姑統領。戶部輔佐錢糧。兵部給散頭盔。衣甲器械鞍馬。明日孤與皇兒送行。袍袖一展。駕退回宮。小姐母女謝恩出朝。乘轎回府。小姐又與夫人叩頭。夫人用手扶起。道。你如今蒙朝典封爲貴人皇姑。歸西侯之職。兵權也不小。你的鞍馬盜甲俱有。還用甚麼兵器。小姐道。孩兒下山時。節蒙聖母賜一件兵器。名爲綉絨刀。放在後院內。待孩兒披掛起來。試與母親過目。夫人道。你出一把金背鋼刀。明晃晃耀人眼。冷颼颼逼人寒。真是一口寶刀。小姐道。待孩兒披掛起來。試與母親過目。夫人道。你把刀法耍與我看。小姐轉將下來。把頭上的釵釧首飾盡行摘下。用青絲帕將烏雲抱住。將盜襯帽扣住。頭上身上換上了細細棉袍。披上黃金甲。罩上大紅袍。袍甲齊備。然後將四鳳紫金盜帶上。小姐披掛已畢。一低頭。自己就笑了起來。了環道。小姐這般打扮。係一員將。怎麼笑將起來。小姐笑道。你看我上半截似個臨陣的將官。我脚下還穿着紅綉花鞋。怎麼登得踏蹬。去把我的戰靴取來了。環把戰靴取到。小姐脫了花鞋。換上了戰靴。披掛齊整。手提綉絨刀。復上堂來。口尊母親。孩兒的披掛如何。夫人一見。滿心歡喜。小小的一位姑娘。打扮起來。竟是堂堂一員武將。便叫道。我兒你就在這所堂上。把刀法試演我看罷。小姐轉將下來。在大堂上手提鋼刀。分門戶上。四下三右六左五撒花。蓋頂。枯樹盤根。將老母仙傳的九九八十一路花刀。使將出來。猶如一座刀山。並不見人影。小姐使完。夫人滿口稱讚。果是仙傳。與衆不同。我兒你進裏頭去。卸了戎裝。歇息一宵。便明日動身。小姐辭別了夫人。回歸綉閣。這且不表。再說夫人傳喚家將上堂。吩咐道。你把家中衆將挑選五百名。前來聽令。家將頭頃刻之間。挑選已畢。都是精壯的後生。帶領到帥府上。月臺下。望前叩頭。立將起來。兩邊雁翅排開。拱手聽令。夫人開言道。你等也有太老爺手內養的。也有大老爺二老爺手內舉的。今日我廉門實不幸。父子皆亡。只存一個姑娘。又要領兵上易州相助。我恐他是女流之輩。未經大敵。全仗你等保護。正是。養軍千日用。軍一朝務。要小心在意。衆家將齊聲答應道。小人等敢不盡心併力保護小姐上易州見陣。夫人大喜。吩咐家將頭。每人賞給銀兩。回家收拾鞍馬器械。以備明日起程。衆家將磕頭謝賞。退出帥府。各去

準備不必細表。夫人回到後堂，又選了環僕婦二十名，服侍小姐。此時天色已晚，一宿晚景無詞。到次日天明，小姐起來梳洗已畢，結束停當，披掛齊整，遂下教場，挑選御林軍三千，搭下行營，伺候起程。復身進朝，辭別雲王、龍心、大喜、親遞御酒三杯，與皇姑送行。秀英跪飲已畢，叩頭謝恩，辭出朝門，回歸西府。廉夫人早備下筵宴，小姐至府堂前，滾鞍下馬，來至後堂，叩頭辭母。夫人一見，流下淚來，用手扶起嬌兒，心下慘切道：「兒啊！此行諸事，須要小心，兩軍對敵，非同小可。乃是性命所關，你若到了易州，早日寄個捷音，免使爲娘掛心吊胆。至囑言詞，須要謹記，餘不多囑。」小姐拭淚道：「母親，且請放心。孩兒自有方略。夫人命了環，斟上酒來，待我敬孩兒一杯，是壯行色。」小姐跪下，飲畢，叩謝夫人，翻身上馬。率領家將出了府門，那廉夫人哭得似醉如癡，回轉綉房，不表。且說秀英小姐率領着五百家將，來至教場，點動人馬，祭旗放礮，傳令起行。一路上紀律嚴明，經過地方，秋毫無犯。行數日，來至易州西南角上，前軍飛報：「前面就是野猪林，樓盤山、西山，離易州只有三十里。」請令定奪。小姐道：「山裏頭走過有多少遠？」家將道：「西山口至東約十里。」小姐傳令：「就在此地安營。」三聲礮響，安下大營，支起黃羅帳，發放軍情，吩咐旂牌官將隨營，候用白布一百桶，卽速運上大帳，不可遲誤。旂牌領命，將布絹一百五十桶，運送中軍帳，繳令小姐卽命旂牌官將這一百桶白布，領將下去，發給五營四哨大小三軍，不論領哨的藍旗、督陣的紅旗，大小隊長，每人做一領孝袍、一頂孝帽、一條孝帶、一條長領，軍士每人孝帽、孝帶各一，那五十桶白絹，領將下去，發與五營四哨有職的偏裨將佐，每員做孝衣一領、孝帽一頂、孝帶一條，卽速造完。俱用白旗白號，滿營掛孝，不許違誤。犯者軍法施行。旂牌得令，將白布白絹分散，遵行仔細。單表秦始皇一日升帳，傳集兩班文武，開言問金子陵道：「朕自興兵併吞六國，至此易州，不想過了孫臏連敗數陣，傷了許多孤家的人馬。雖是攢天箭打死了孫臏，尙未知真假，又不知幾時才能平得易州。况持日長久，虛費錢糧，此時不如退兵回國，再圖後舉。子陵叩頭奏道：「吾主龍意萬安，併吞六國，原是天意。那孫臏不過逆天而行，今被殿西侯攢天箭射死，臣夜觀天象，見孫臏的本命星不在，決死無疑。易州若無此人，要破燕山，只在吹灰之力。原來金子陵雖說會觀星，望斗，那知孫臏有移星轉斗的手段，掩住本命星。子陵那裏看得出來？當下有王翦出班跪下，口尊吾主，他營中三軍掛孝，一日三次舉哀。孫臏果是真死，微臣打聽他幾時出喪，定要劫他尸首回來，以便報一柩之仇。任憑他千軍萬馬，個個都要命喪吾手。料他營中那有高人名將，指日之間，易州可下。始皇聽說龍心大悅，全仗二位爲國立功。君臣正在帳中談論，忽見遠哨藍旗飛報進營，今有野猪林樓盤山、西山口，不知那裏來的一枝人馬，礮響屯兵，不敢不報。請旨定奪。」王翦聞

官上朝進禮道龍意萬安待微臣遣將到西山口打聽打聽明白速來奏知奏罷退下回轉本營卽命王賁前去哨探王賁領令提刀上馬帶領數百軍校展旗放礮齊出秦營催馬直奔西山口離邯鄲不遠擡頭一看只見滿營中白旗白號三軍掛素滿腹驚疑不知那裏來的人馬正在觀望之間早驚動趙營營門軍校高聲大喝道這是甚麼所在你敢在此觀望不往前走我這裏卽放箭了那王賁聞言勒住征馬用刀一指營門道小軍聽真你等是何處人馬在此搭營快請你兵主出來答話報明定奪小姐聞了傳令大小偏將頭目準備拔營至易州西門下寨令畢披掛停當擄了孝衣孝帶按盔披甲提刀上馬率領八員偏將五百家丁響礮展旗冲出營來王賁聽見礮響就知敵將出來只見兩杆素旗當先寶纛下有八員偏將五百家將簇擁一位少年女將打扮齊整美貌無雙但見有詩爲證

連環鎖甲驚人豔四鳳金盃暈眼新楊柳細腰銀杏面櫻桃小口絳朱唇金蓮斜踏葵花蹬玉手輕挑柳葉裙年紀無多方二八風流俏麗女將軍

王賁在馬上讚聲嘖嘖好一個少年女將齊整不過我若是拿他回營奏知秦皇討他下來便與我成其夫妻也不枉爲人一世但不知他是誰家的女子何不問他一聲遂用手中心刀一指喝道那來的女將請收坐騎快通名來小姐聽見有人招呼勒馬上前觀看只見對面有一員少年將官龍鱗甲大紅袍身騎渾紅馬手提金背刀看畢也用刀一指道穿紅的小輩要問皇姑御諱麼你可聽真些吾那趙國雲王駕下稱臣官拜大元帥廉老爺之女敕封義女皇姑歸西侯之職你姑娘姓廉名秀英奉旨領兵前來易州助戰王賁暗想原來是邯鄲人馬我在趙國界牌關之時聞得西府有個女兒被風刮去不知下落算來三年光景莫非就是此女王賁腹內躊躇小姐焦躁道小輩盤問我的御諱爲何不通你的狗名王賁把刀暗笑道小姐要問我的名吾非別人乃是殿西侯義子姓王名賁小姐聞言道你這小輩莫非在趙國界牌關我二哥帳下先行王賁道就是小將小姐大怒道好反賊你不能盡忠報國反投順賊爲子害我的二哥今日見我還不下馬受縛反來問我的詳細情理難容看我取你罷一抖絲韁飛臨陣地使開手中綉絨刀比閃電還疾照着王賁的頂梁揮一刀來王賁用刀擋開陪笑道小姐住手豈不聞順天者存逆天者亡西地秦皇應運而興併吞六國這易州燕山孫氏一門父子斬盡誅絕只留着一個孫贖又被攆天箭射死眼見得國破家亡危在旦夕你助他有損無益依我金石良言你下馬來跟我進營歸順吾主你是雲王義女我是殿西侯義子門戶相當年貌相對你我成爲夫婦圖個夫榮妻貴不知你意下如何小姐聞言柳眉倒豎杏眼圓睜阿唷好反賊怎敢出口污言氣死我也兩手掄刀照頭就砍王賁舉刀急架相還二馬盤旋雙刀並舉經戰二十餘合

不分勝負。小姐暗想和賊怎戰甚麼，不如用寶傷他。想罷，虛砍一刀，往下敗走。王賁不捨，緊緊追來。小姐見王賁隨後追來，心中暗喜，忙在懷中取出一面牌來，名曰聚神牌，連敲三次，只見滿天霞光滾滾，征雲小姐大叫狗子，休得追趕。看天兵來拿你。王賁正在追趕，聽得天兵二字，擡頭一看，只見半空中一隊神兵，盔甲鮮明，刀鎗簇簇，都是些黃巾力士殺來，嚇得魂魄飛揚，墜於馬下。小姐旋馬舉刀，揮爲兩段。小姐用神法斬了王賁，把手中刀往後一擺，那八員偏將，五百家丁，率領三千御林軍，亂散征駒，趕殺秦兵，好似狂風吹敗。美急雨打梨花，殺過了東山口，至燕山西門，望見燕營掛孝，隱隱聞有哭聲。小姐暗想原來我那三叔公果然被攢天箭射死了，遂令安營。三聲礮響，在燕營下首安了營寨。小姐自思雖然三叔公已死，亦定有權掌三軍之人，何不先到他營中見個明白。然後進城參見祖母，未爲晚也。想定卸了戎妝，換了一身素服，率領數名家將，招呼道：營門的軍政司報與你家兵主知道，就說趙雲王義女貴人官封歸西侯。西府廉老將軍之女秀英小姐領兵前來助戰，與孫門有親，特來參靈，快去通報軍政司，不敢怠慢。急至青紗大帳報知孫臍，聞聽大喜，原來姪媳到了，吩咐大開營門，跪下口稱貴人。南郡王爺有請。小姐滿腹狐疑，我三叔公就是南郡王，他既然死了，怎麼還有南郡王說不得且進去看看，便知須臾轉至青紗大帳，抬頭一看，只見帳上坐着一位王爺，豆青袍，魚皮靴，旁靠着一雙沉香枱，正是南郡王孫臍。小姐一見，倒身下拜，口尊三叔公在上。姪媳廉秀英叩頭。孫臍道：賢姪媳少禮，請起。秀英立將起來。孫臍問道：賢姪媳到此何幹。小姐就將梨山老母打發下山，趙雲王封爲義女，皇姑歸西侯之職，領兵前來，路殺王賁一事，口如懸河，滔滔訴說一遍。孫臍歡喜，口稱賢姪媳到來，那怕王翦不滅。小姐道：三叔公營中爲何帶孝。孫臍道：我被王翦攢天箭射死，多虧毛遂救活，因此詐死埋名，定下這哭喪計，要拿翦賊，不意你領兵來助，即大事成功，吩咐家將送貴人進城。參見祖母，貴人要緊，小姐別了出營，上九點桃花馬，衆將送進城，到都尉府參見燕丹公主，與高李二位夫人，不在言表。且說秦營敗殘人馬，逃回營中，報知王翦，說小將軍至盤樓山，哨探被廉秀英刀斬馬下，報知定奪。王翦聞言大驚，連聲叫苦，大哭不止，可惜我在界牌關認義一場，望陪伴終身，不幸今日死於非命，有日拿住賤婢，碎尸萬段，方消此恨。不言王翦痛子，且說孫臍升帳，門軍來報，有孫燕小將軍等，令孫臍吩咐進來。孫臍參見道：姪兒奉旨監造兵車三百輛，都已齊備，特來繳令。孫臍道：你可進城去，奏知昭王，就說十月初三黃道吉日，安葬我的父兄姪女靈柩，請發二十四名高僧，二十四名道士送殯，并求聖主率領朝中文武，先送一程，復回自己府中，與你祖母母親，嬌母說知。十月初三送殯，即領家丁男女穿白掛素，各坐白轎車一乘，紙

札禮物俱要齊備不可違誤。孫燕得令飛馬入城，奏知昭王、稟明祖母，準備十月初三日送殯。要知後事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明出葬孫臧定計 暗劫喪王翦被擒

却說孫臧吩咐孫燕進城預備送殯各事，已畢躬身拱手對毛遂文通道：「借重師徒二位，到了十月初三日，出殯之時，與我打着引魂幡，這是你師徒的執掌。毛遂道：「好三哥呀，我救活了你，你到來作賤於我，孫臧道：「怎敢作賤賢弟？毛遂道：「你還說不作賤麼？你家出殯，到教我師徒兩個替你家打幡，這不叫作賤，叫做怎麼？孫臧笑道：「賢弟則知其一，不知其二。你知燕人詐死埋名，却是爲何？毛遂道：「我豈不知你怕王翦的攢天箭，又打你故此詐死埋名？孫臧笑道：「你那裏知道，定下的哭喪計。毛遂道：「何爲哭喪計？孫臧道：「到了十月初三，我這裏送葬埋殯，秦營知曉，一定要遣將劫喪。你師徒打着引魂幡，引他到卽墨嶺下，顯你的神通，將幡招展，風砂大作，驚亂了秦營兵馬，我就撥動萬輛車殺他個片甲不留。你師徒起在空中，再祭風石，亂打秦營，然後驅兵掩殺他首尾，不能相顧，兩下受敵，名爲哭喪計。這打幡的功勞，全仗你師徒的妙用，又何說我作賤於你？毛遂道：「原來有這等妙計，我那裏知道，說不得我替你家打幡了。孫臧又令展凱帶領土工，卽到卽墨嶺上，有了塊臥牛吉地，中間開一個主穴，安葬老太爺的，再開兩個金井，是大老爺、二老爺的，再開一個金井，離大老爺穴道，往下去數步，是賽花姑娘的一應祭物，伺候停當，不得有違。又令展力你把我的靈符，拿至卽墨嶺下，將三百輛萬輛車，按五行金木水火土，分開擺列，每方車上貼一道靈符，着一名軍士把守，聽響爲號，把符揭去，那各軍士急遽走開，自有妙用。臨期勿誤，又令吳能你帶領子母礮手，幫助展力行事。到卽墨嶺下，那萬輛車上各一位子母礮，但有展力搜去靈符，你卽放砲施行，不得有誤。三軍領計去了，又吩咐將趙皇姑請至，聽令秀英上帳，叩見已畢。孫臧開言道：「我燕人定下一個哭喪計，要擒王翦，到十月初三日，出殯，你可提刀上馬，保護燕丹貴人，老少但聽砲響，爲號，賢姪媳，卽便殺回，趕殺秦兵，不可違誤。廉秀英領得將令，回他的本營，準備不提。孫臧又令全山大將，與一千人馬，在營左右埋伏，聽砲爲號，風石亂打之時，併力殺進秦營，不得有誤。六將領計去了。孫臧又令傳點三千鐵騎軍，穿白掛素，護送燕國送殯文臣，其餘兵將守大隊，不許亂動。差遣已畢，口中念念有詞，只見焦面鬼王來至座前，拱手稱真人，有何法旨？孫臧道：「無事，不敢褻瀆尊神。今卽墨嶺下有萬輛車，三百輛，借重尊神，調陰兵三百，驅車輛趕殺秦兵，違者按天書聽，賤焦面鬼王，遵令去訖。調度已完，卽專等至期行事。按下不說，單表秦營的細作探

聽明白。至秦帳細啓奏。始皇聞報。對文武說道。如今孫門出殯。此事如何。子陵奏道。吾主萬千之喜。吾料孫門出殯。他一家五口棺木一定昭王相送。舉家良賤相隨。待爲臣算定計謀。領了人馬。前去劫喪。捉拿燕國君臣。定取燕邦。就在此舉。始皇大喜。當下有龍旗啓奏。殿西侯等旨。始皇傳旨宣進。王翦拜舞已畢。始皇道。先行官病體如何。王翦叩頭道。爲臣只因義子王賁。被廉秀英所害。不勝痛苦。偶染小疾。托吾主洪福。今已全愈。特來請旨出兵。要拿秀英報仇。始皇道。先行官不必性急。方在此議定。十月初三日。孫贖出殯。在卽墨嶺安葬。金國師定下計策。要去劫喪。不知先行官意下如何。王翦聞言。心喜口尊。一聲。吾主微臣正有此心。全仗國師妙計良策。此番必要成功。傍邊閃出了甘羅諫道。啓奏吾主。劫喪之計。不可亂行。始皇道。愛卿有何高見。甘羅奏道。臣想孫門出殯。滿朝文武送喪。他有十萬雄兵。相接而去。於今劫喪。勝負未知。况乘凶劫喪。非聖上所行之事。吾主還要三思。始皇聞言。沉吟不語。子陵道。丞相雄論。眞爲迂闊。豈不聞行兵詭計。趁今燕國君臣出城送殯。只用埋伏人馬。可以一鼓而擒。強似今日攻城。明日交戰。虛糜錢糧。枉守時日。此乃天意注定。望主公參詳。始皇道。國師所說不差。卽忙傳旨。大小三軍。任憑調遣。後日孤不惜分茅裂土。以賞厥功。子陵謝恩已畢。出離寶帳。回至本營。吩咐傳集軍將。只見大小三軍。魚貫而入。上前打參。子陵道。衆位將軍。今日燕邦君臣送殯。全仗你等併力同心。捉拿燕王。要定易州。在此一舉。遂取令箭一枝。命元帥領兵三千。在卽墨嶺西山口埋伏。聽砲響爲號。引兵殺出。擒拿燕國君臣。算你頭功。令趙高領兵三千。在卽墨嶺下南山口埋伏。聽砲響爲號。引兵殺出。扶持章邯。殺得護送軍士。俱擒燕邦君臣。不得有誤。令魏豹帶兵三千。在卽墨嶺東山口埋伏。聽砲響爲號。引兵殺出。擒拿孫門一家眷屬。不許放走一人。令李賁領本部人馬三千。在卽墨嶺北山口埋伏。聽砲響爲號。引兵殺出。幫扶捉拿孫門老少。不得違誤。又令王翦領人馬五千。前去劫喪。追至卽墨嶺下。放砲爲號。左右救護其餘的將佐。俱各守營保駕。子陵遣將已畢。進大帳覆旨。衆將守命行事。等候十月初三日成功。這且不言。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覺是十月初二晚上。了孫贖吩咐孫燕道。你且把空棺一口。來孫燕令人取了空棺一口。送上青紗大帳。孫贖揭開棺蓋。取頂大砲一個。安放在內。將蓋蓋上。用釘釘好。就提起筆來。在棺頭上。大書南郡王亞夫孫贖之柩。寫畢。對孫燕道。你明日護送靈柩。遇秦將劫喪之時。可將我這口棺木留下。其餘的催攢上山。安葬殯殮已畢。你卽保定君臣。併燕丹祖母進城。是你路上二件大事。一應殺戰。俱不用你。你今作速進城。明日午時之間。催柩出城。勿誤大事。孫燕領令。催馬入城。不表。一宿晚景。次日五更。諸事齊備。送殯出城。排設得十分齊整。富麗非常。但見旗旛耀目。鼓樂喧天。童

男童女排班列隊道士引道燕昭王率臣執紼老公主領二媳大哭毛遂執幡先引路孫燕護柩在後相催安排玄妙哭喪計孫燕暗暗跟隨不言孫府送殯且說王翦探得明白率領五千人馬追趕下來厲聲大喝道還往那裏去快些留下棺木萬事皆休若有半個不字教你個個都死小校飛報後隊說有秦賊王翦領兵劫喪追趕而來相離不遠請令定奪燕昭王聞言嚇得面目失色口稱亞父今遇王翦劫喪這事怎處孫臏道龍意萬安即吩咐三軍保着喪車只顧走路不要理他大小三軍領個個懷着鬼胎保着喪車往前走王翦領兵追趕離有兩箭之地眼見喪車前殯柩不遠越趕越走不趕不走誰知道是孫臏用遁甲法阻住了王翦見燕國人馬到了即墨嶺下趕上喪車只見燕國人馬一鬪上山就丟下一口棺木王翦擡頭一看見材頭寫着孫臏之柩心中大喜道好好的把這剛夫尸首撩了他們雖然上山去只用大隊人馬把這座山重重圍住任他插翅也難飛遂吩咐將號砲放起只聽得一聲響亮驚天動地但見那東山口魏豹西山口章邯南山口趙高北山口李實一齊引兵殺出四面山口秦兵吶喊振天動地把即墨嶺圍住嚇得昭王無措孫臏從容道吾主放心自有入馬解圍回頭吩咐孫燕道吉時已到且料理安葬孫燕領令即時稟過衆人率領一家老少設計已畢按棺不表且說王翦四將困住了山心中大喜吩咐家將取斧過來把這口棺材劈開做照楚伍員故事把這剛夫的尸首打他三百方雪此恨家將領命忙取斧在手望着棺材頭碗以一聲將棺劈開了露出尸骸王翦舉目一看果然是剛夫的形容不覺心頭火起提起鞭來打罵道你這剛夫三卷天書六甲靈文也落得這等結果你在天台修真養心到也罷了又要下山來報甚麼仇恨仗着杏黃旗三卷天書打我一拐擺下火攻陣燒得秦兵望風而逃如今何在難道怕你不成愈說愈怒把鞭舉起照着孫臏天靈蓋一鞭打下只打得火星亂飛把虎口都震麻了王翦大驚好利害的剛夫死了還是這等結實到是銅胎鐵骨一般遂又提鎗刺去只聽得一聲把鎗尖都刺崩了心中大怒道怎麼如此結果倒奈何他只得吩咐軍士與我抬去罷了軍士領令上前去抬只見四個軍士一齊動手誰知用盡力氣莫能移動只得吩咐加上八個人也是如此再加上十六名粗壯軍士亦如蜻蜓搖鐵柱一般王翦心上焦躁好結實好沈重的剛夫傳令以乾柴上來把這剛夫燒了這話把禍就惹出來了這棺材裏頭的原一個百子信砲孫臏用壓法壓住王翦那裏看得出來開聲叫燒那些軍士取了乾柴四面圍住用火引着那口棺材登時就燒一聲響亮嚇得軍人亂跑孫臏聽得砲響忙吩咐三軍齊殺出來秦兵站立不住往後就退只聽得東西南北四面衆兵圍將上來許多牛馬推動軛車車上都是鎗刀四面衆將將符化了頓時的萬軛車如風捲雲

秦兵殺來，王翦大驚道：「不好了，如此利害，今番決死而無疑了。」章邯道：「就死也不明白，又沒有對敵的，却死在兵車之上。正言說着，那萬輛車快走如飛，往來馳驟，橫冲直撞，殺得秦兵罷甲拋盔，尸骸遍地，血流成溝。毛遂師徒，又縱金光起在空中，來至秦營頂上，隱在雲端，用手巾幡，往下連展三展，喝疾一聲，頃刻間天昏地暗，飛石走砂，那全山六將，見風砂起處，大砲喧天，一齊動手，殺入秦營，冲得寨柵東歪西倒，六將手執兵器，又如一羣猛虎，逢着就死，撞着就亡，殺得秦兵四散逃生。始皇子陵甘羅、英布、彭越、急傳將，令一齊拔寨，保着始皇落荒而走。全山衆將在後追趕，這却不言却說孫臏在卽墨嶺上安葬了父兄，遂令孫燕展凱，展力吳能率領三千人馬，保護昭王、君臣、燕丹公主二位嫂嫂，舉家良眷進城。孫燕等領了將士，保送家眷去了。孫臏在卽墨嶺上，看見秦兵死得可憐，不上四五十騎了，細想秦兵萬餘，被我一陣兵車殺盡，誅絕，只剩數十騎殘兵，眼見得王翦等命在頃刻，罷了，就將杏黃旗，摘將下來，西北上一指，喝聲開萬輛車，忽然兩下一分開，出一條大路。王翦章邯、趙高、魏豹、李實五將，正在陣中等死，見兵車飛開一條大路，捨命往外逃生。孫臏收了神術，無面鬼王領陰兵歸位，這萬輛車不動了。廉秀英見秦兵闖出陣，勒馬提刀，領着本部人馬，三百隨後趕來，高聲大喝：「秦賊，你往那裏走？」秦將見燕兵追來，心中大驚。章邯道：「罷了，強如狼虎，死在兵車陣裏，待我等他到來，和他拚個死，也死得明白。」說話之間，來將相離不遠了。趙高道：「這不是個女將麼？」王翦舉目一看，大怒道：「一定是廉秀英賤婢，他殺我的義子，正要拿他，與我兒報仇。」說話未完，小姐催馬上前，大喝：「殺不盡的秦賊，還敢逃，生快下馬受縛。」王翦勒馬提鎗，大罵道：「你這賤婢，莫非殺我子的小姐，大怒，秦賊怎敢罵我，你莫非就是王翦麼？你在界牌關殺我哥哥，若饒你情理難容，說罷，催馬掄刀，就砍王翦提鎗相迎。戰有二十餘合，小姐心中暗想道：「我同這賊殺到已極，不如先下手爲強，想定主意，拖刀往下敗走。王翦不知是計，隨後追來。小姐在懷中取出九股紅錦套，拋在空中，中大喝秦賊，休趕，看我的寶貝取你。」王翦聞言，抬頭一看，只見九股套索，如撒網一般，落將下來，說聲不好了，回馬就走，也不及了，却被套索罩住。秀英小姐輕舒粉臂，活擒過馬來。章邯、趙高、李實見小姐捉了王翦，嚇得魂飛千里，那裏還敢上前去救。慌忙逃去了。小姐也不追趕，掌得勝鼓，回營不表。且說那海潮聖人，坐在蒲團上，忽然心血來潮，屈指一算，就知來意。心中大怒，吩咐金蓮子：「我有七件寶貝交你，你可下山前往秦營，扶救你師兄，須要見機而行，不可有誤。」金蓮子忙叩頭，接了法寶，連忙收拾辭別師父，駕雲而起。正望秦營而來，催雲正走遠，遠遠見半空中一朵臺光，有兩個道人也駕雲在空中立住，手中拿着那旛晃來晃去，忙撥開雲霧，往下一看，只見風砂滾滾，許多燕兵趕殺。

秦將金蓮子心中大怒，忙在懷中取出三件法寶，往上一拋，大喝道：「兩個妖道，還在此弄甚麼妖法？看我法寶來了！」毛遂文通師徒二人正在雲端，弄法飛砂走石，打得秦兵大敗，心中歡喜，忽然空中萬道金光，落將下來，毛遂師徒二人縛住，忙念動咒語，往下一指，頓時風砂立定，且說始皇慌忙急走，走了多少的路，見得風砂住了，忙傳令下寨，招集殘兵，只得二十餘騎，心中大怒道：「孤家二三萬人馬，殺得一陣如此大敗，果然劫得如此好喪，罷了，不如收拾人馬，轉回國中，各分疆土，待時而取罷。」金子陵叩頭奏道：「龍意萬安，我想勝敗兵家常事，何容掛心？我想燕邦危在旦夕，不免轉回國中，再點人馬回來，與他戰個高下不表，且說金蓮子按落雲頭，來到秦營，高聲喝道：「快去通報，你說金蓮子要見藍旗官，忙來到大帳，跪下奏道：營外有一位道人口稱是金蓮子，綁住兩個矮子，要見，只見金子陵奏道：「龍意萬安，而今下山的，是我師的門徒，他今投到必有好意，他的神通廣大，法術無邊，有他在此，何愁六國不平，還望王公親自帶領文武出營迎接，纔是。」始皇道：「孤想從魏天民黃叔陽朱惠珍一班道人下山，今日又要擺誅仙陣，明日又要擺陰魂陣，屢次損兵折將，如今又來了。」金子陵說道：「想當初不得其人也，如今他奉祖師旨意下山前來扶助，還望主公傳進來，才知吾主是有道明君，話猶未了，只見章邯等一班敗將面奏王翦被擒一事，始皇聞奏，大驚，金子陵奏道：「臣料王翦不有大害，望吾主萬安。」始皇心中不悅，無奈率領文武出去迎接金蓮子入帳，不知毛遂文通二人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金蓮奉命助始皇 老母順天放王翦

話說秦始皇領金子陵與甘羅英布彭越等一班文武出營迎接金蓮子，手提着兩個矮子進營見駕，始皇口稱真人，這兩個矮子是那裏來的，金蓮子道：「實不瞞王爺，今貧道奉海潮聖人之命下山，拔刀相助，不想來到大營，只見兩個妖道在空中弄鬼術，飛砂走石，被貧道用仙繩網住，來見聖上，以爲進見之禮，始皇聽了大怒，原來是兩個矮子弄鬼術，敗孤許多人馬，傳旨押下大帳，等孤看看是何等之人，審問明白，然後施行正法，值官不敢怠慢，把二個矮子押上大帳，左右文武多人，看這二個矮子，身不滿三尺，只可二尺八寸光景，這個說好一個玉球，那個說是一對玉蛋，說說笑笑，早到了始皇駕前，始皇擡頭一看，果然身材短矮，形容古怪，始皇喝道：「你兩個矮根，叫什麼名字？有多少本領，敢弄邪術傷我國許多人馬，從頭招來。」毛遂道：「你要知我姓麼？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在積石山閉陰洞修真，我姓毛，叫毛遂，便是，這是我的師徒。」蒯文通、始皇說道：「原來你就是毛遂，我雖未曾相會，久已聞名，前者孫臏遭難，聞得都係

你弄的神通把刑夫救活了。今日你又下山來，何幹毛遂道。實不相瞞，你家先行官用攢天箭，把我孫三哥打死，是我偷得九轉靈丹救活了。昨日設下哭喪計，叫我兩個人打聽，劫你家的營盤，偶然失誤，落在你手。放我回去，便罷。若不放我回去，你也知道孫臧的利害。他若來救我，管叫你三軍喪命。始皇聞言，心中害怕，自己想想，這妖道說的是實話。若是這刑夫，知了興兵前來，到要提防。正然想着，只見藍旗來報，所有元帥領命，劫喪被孫臧擺下兵車陣，把我國的人馬誅盡殺絕。先行官被擒，不知生死。衆將逃生回來，現在營外待罪。乞龍意定奪。始皇聞報，大驚。傳旨宣進章邯等，跟旨入到大帳，叩頭請罪。始皇道：「雖然失計，還剩有多少人馬回來？」章邯將即墨嶺下劫喪被萬輛車冲殺一陣，廉秀英生擒王翦，被他趕盡殺絕，只存有數騎回來的話，細奏一遍。始皇聞聽，不覺悲傷起來，嘆氣道：「可惜數萬兵喪於兵車之下，又不知王翦生死如何。」教孤何以放心？金子陵上前口尊聖上。王翦不知死活，不必煩惱。勝敗兵家常事，先行官雖然被擒，不久就回。料無大害。貧道祖師的法旨下山，必要擒孫臧與王翦報仇。始皇道：「全仗真人法力。」孤如今也沒主意了。對四將道：「卿等敗陣之罪，姑且寬恕。各歸營伍歇息罷。」四將叩頭謝恩。始皇對金子陵道：「孤家將這兩個妖道送還燕營，換回先行官，未知可否？」金子陵叩頭奏道：「吾主不可先行。官是海潮聖人的徒弟，奉玉帝勅旨保扶我主，併吞六國，不是私意興兵。臣料孫臧不敢逆天而行，傷害王翦的兩個妖道，不在高山養靜，自開殺戒，仗着他的邪術，傷害吾主許多人馬。正試典刑，若放他回去，分明放虎歸山。孫臧添了羽翼，反受其害，切不可放他。」始皇聽了大怒道：「矮妖仗着邪術邪法，傷吾許多人馬，留你何用？」傳刀斧手，把這兩個妖道推出營門，梟首號令。刀斧手答應一聲，上前把兩個矮子的頭髮，連道冠一把抓住，推推擁擁往外就走。文通道：「師父不好了，要殺我們了。」毛遂道：「徒弟有什麼解救？」文通道：「師父呀，你會五遁之術，隱身法，又會七十二變化，怕什麼？今又來問我的解救，你莫非老糊塗了。」毛遂道：「我的賢徒，寬手寬脚的好道好變。如今你是網住，我是鎖住，怎得去呢？」文通道：「師父呆了麼？帶住鎖繩走就是了。有什麼去不得了？」毛遂道：「孽障，你不知道，這不是凡間的繩鎖。這細仙繩，細仙扣，最是利害。由你五遁之術，遇有此寶，就難施展了。」文通道：「這等說起來，我師徒二人等死罷。」毛遂道：「不等死，就是挨刀了。」文通聽了，落下落來說：「師父，你念孫臧交情，受盡萬苦千辛，艱難險阻，兩次三番，將他護救，又差我下山探望，可謂情義兩盡。誰知今番害自己，他的神通廣大，如何不來搭救你？」我如此看將起來，交情二字盡付於流水了。不說他師徒二人抱怨，且說秦皇與金子陵一班文武，在大帳上，專等午時三刻，斬兩個矮子的人頭。這金蓮子忽然一事上心，嚇得驚忙無主，頓足道：「這細仙繩，鎖仙扣。」

那仙家之寶。祖師賜我下山。交與王翦。擒拿敵將。今日若見了血光。污了法寶。就是不靈了。我一時失於檢點。險些誤了大事。金蓮子卽忙離位。口尊聖主在上。貧道有事啓奏。始皇道。眞人有何見教。金蓮子道。這兩個妖人。係貧道在空中。用細仙鎖扣拿住了。的只是兩件寶貝。見不得血光。貧道去另把繩鎖換了下來。然後再殺未遲。始皇道。旣然眞人的寶貝。恐被血污。專當值官。隨眞人去。將法寶取了回來。不拘時刻。便把兩個矮子。開刀處斬。當值官到了跟前。傳旨道。行刑的。且莫動手。聖上有旨。道這兩個矮子。細綁的都係仙家法寶。不能見血光。今有眞人前來收回寶貝。卽便開刀。不論時刻。要獻首級。劊子手答應一聲。往兩旁分讓。閃開大路。等眞人收寶貝。毛遂師徒聞言。心中暗道。好了。毛遂卽低低言道。文通你聽見麼。今金蓮子來開繩鎖了。等他一開。就好好走了。文通道。我們架雲。還是土遁。毛遂道。土遁毛遂師徒。故意閉目低首。口中不語。金蓮子點頭三五點。嘆六七聲。好妖道。你也曾在高山洞府。修真養性。爲因下落紅塵。至有此災。忙令劊子手動手。只見他二人說聲我去也。把身一扭。就遁地去了。衆人忙來報知始皇。君臣大驚。金蓮子聞報大怒。待我明日出戰。擒他回來。再殺未遲。且按下不表。再說秀英小姐。來至青紗帳下。跪倒在下。說道。三公在上。姪媳秀英。生擒了王翦。前來報功。孫臏聞言。連忙離位道。貴人請起。拿了王翦。其功不小。把他推上來。小姐叩頭立起。吩咐軍士。把王翦推上大帳。王翦一見孫臏。心下驚疑不止。孫臏說道。好王翦。你自以爲英雄。蓋世如何。今日也落在貧道之手。王翦低頭不答。孫臏暗想。如今不殺王翦。國法何在。若將他斬首。有違天意。取罪不小。正在爲難之處。藍旗來報。南郡王爺在上。有本國人馬。去劫秦營。反被轉風。砂石殺得大敗。而回。毛眞人師徒。不知下落。不敢不報。乞令定奪。孫臏聞報。大驚。秦營有什麼能人。敢破我的法寶。我算算毛賢弟師徒。往那裏去了。連忙搖指尋紋。就知其故。小姐問道。請問三叔公。毛眞人師徒。那裏去了。孫臏道。今有海潮聖人。差了金蓮子下山。將他師徒。拿進營去了。小姐道。可能傷得他性命否。孫臏道。無害。小姐道。旣無害。何不將王翦正法。孫臏道。且不要害他。待打聽毛遂師徒如何。若是把他師徒。害了。再殺他不遲。今將王翦。押下聽候發落。小姐不敢違令。將王翦。打入木籠。著幾名軍士看守。且不表。却說孫臏。吩咐擺酒。與趙皇姑。並衆將慶功。正在青紗帳筵宴。那毛遂師徒。土遁。回到了燕營。進了大帳。才顯露出來。只見衆將。在那裏吃酒慶功。毛遂大怒。道。沒良心的。別夫把我送入火坑。就不管人的死活了。今在營中安樂吃酒。你還成個人。麼說罷。同蒯文通。闖至席前。大叫大罵。好沒良心的。別夫。你在這裏吃菜飲酒。怎麼把打藩的。撩下了。孫臏見了。連忙離座。口稱賢弟。賢姪。前來恭喜。恭喜。請坐。毛遂道。好喜。這樣一回。我爺兒兩個。投生那裏去了。孫臏道。

賢弟怎麼說這個話。毛遂道人傳別夫多詐，果然話不虛傳。你叫我打藩劫營，不想金蓮子用法寶擒去。你難道不知我師徒有難爲何置之度外，不理不論。若非我師徒有土遁之法，早赴枉死城了。我爲你下山，不得好報，救你一命。又不知報恩，見死不救，實非人也。大罵孫臧一場，孫臧手拉毛遂，文通道賢弟師徒莫怪，非是孫臧見死不救，你們被擒之時，我也曾占算來，知道無害。若是果有不測之處，孫臧就棄了神仙不做，亦要捨命前去搭救。豈敢穩坐帳中，今恐勸賢弟你等師徒，休要見怪，交情爲重。只是我累你擔驚了心，實不安。如今斟酒叩頭請罪，如何說罷。跪將下來，毛遂行幾步，把孫臧扶住道：不必行此大禮，實不知三哥有此打算的。我今到錯怪了你。孫臧道：請坐，現成素席，理當用此酒敬奉三杯。毛遂師徒等依次坐下，衆將上來請過安。毛遂道：今日設的是甚麼酒？孫臧道：是慶功酒。只因兵車陣殺了秦營人馬，生擒了王翦，故此今設賀功酒。毛遂道：是呀。我師徒二人記得在秦營聽報，知拿了王翦去了，始皇到要放我二人回來，對換王翦。到是金子陵不依定要殺我二人。如今三哥你不報了此仇，把王翦殺了，西秦沒了王翦，就不能成其大事。自然講和，永保天下。燕山太平無事，黎民免了刀兵之苦。如何三哥不殺他？孫臧道：我豈不知殺他，且待明日解上朝去，任憑昭王發落。纔是正理。說畢，重新設席，衆人歡飲。西山日落，酒筵散席，各歸本帳。安歇不言。且說王翦打入囚車，押在趙皇姑後營，有幾個軍士看守。王翦此時猶如鳥入籠中，有翅難飛，心中苦痛，嘆道：想我王翦在高山學藝，蒙師打發下山，併吞六國，誰知一國未平，反受了萬苦千辛。如今身入陷坑，死在目前，爭名奪利，何用？王翦在囚車自嘆，驚動梨山聖母，忽然一陣心血來潮，袖占一課，早知其意。口中嗟嘆道：秀英仗着法寶，擒了王翦，要與孫門報仇，那知得罪了海潮聖人，還是小事，只怕孫臧逆天而行，難免五雷之厄。且事雖小，亦有不是了。秀英日後亦難掌昭陽之印，我今若不下山，他必胡爲有干天譴。說罷，聖母出了洞門，招展金光，一時間到了趙營，撥開雲霧，到了秀英營中。一想：我若與秀英面說，要放王翦，看他一定不應，不如與他個真人不露相，想定主意，用隱身法，隱住了身形，邁步進到後營，聽聽營中鼓打三更，燈燭尚明。聖母走到後營，只見一輛囚車，王翦在裏頭，眼中含淚，長嘆旁邊有幾個軍士看守。王翦也有睡的，也有看着的。燈燭光明，聖母就現出全身，變了一個婆婆，髮如銀絲，手扶一根拐杖，來軍前口稱衆位哥哥，怎麼還不去睡？守的是什麼人？軍士看見一個老年的婦人，便問道：你是那裏來的？我們營中從來未見過面。老母說：你們不知道麼？我係皇姑的乳母，與皇姑作伴而來。你也難得見我。衆人道：原來係皇姑的乳母，怪不得小的們不認得。這囚車裏頭係秦將王翦，被擒來囚在此間。吩咐小的們看守，怎敢去睡？你老人家半夜三更

到此何幹。老母道：皇姑差我來查查你們，不准去睡。衆人道：怎敢去睡。老母對衆人笑道：瞞上瞞不下，睡睡也何妨。老母就撮了一把土來，吹口仙氣，變做磕睡蟲，就飛在衆人面上一見了個個伸腰，各各睡着的。老母來至王翦車前，叫聲殿西侯。王翦聽得有叫他之人，抬頭一看，係個老年的婆婆，口稱道：老奶奶，叫我有何話說。老母道：我看你係一條好漢，待我救你。王翦聽了，心中大喜道：老奶奶果然肯救我麼。老母道：果真救你。這王翦就在車裏頭拜謝。拜謝了三個頭，口稱老奶奶。若是救了我王翦，猶如重生父母，再世爹娘。今生不能報答，來生犬馬也報你的深恩。老母道：你也不必許愿，我也不想你報你快閉雙目。我好救你。王翦就把兩目緊閉。老母使個開鎖法，開了囚車，放了王翦出來。將一聯柬帖放在囚車之內，引着王翦在燕營逃出了大隊。王翦叩頭在地，請問姓名。老母道：不必留名，你看那邊有人來了。王翦回頭一看，只見老母起在空中，排雲而行，回到古洞了。心中又驚又喜，不知那位神仙救我殘生，連忙當天叩謝已畢，即忙逃轉回營，見了始皇，備奏前事。君臣俱各大喜，設酒壓驚，不言王翦得命逃生，回歸本寨。且說數名軍士一覺睡醒，天色大亮，看看囚車不見了。王翦嚇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嚷道：不好了，怎麼去回皇姑的話。內有一個道：不妨，我們都推在乳母身上。衆口同詞，說是他來混說了。又有一個道：你看囚車內有一柬帖，取出來看看。衆人把柬帖取了出來，內有識字者，觀看明白，封套上頭有七八個大字，此帖付廣文收啓。衆人道：廣文是南郡王爺的道號，我們拿這柬帖去回皇姑的話，料然無事。衆人議停當了，轉上大帳，見了秀英，一齊叩頭道：皇姑在上，小的們罪該萬死，特來請罪。秀英道：你等身犯何罪。衆軍道：蒙皇姑差派看守王翦，至三更時分，有貴人的乳母前來查看，不知用何法術把小的們弄睡着了，醒來就不見了王翦，不知去向。小的們報明領死。秀英大怒道：我營中那有乳母，分明是你這般奴才，大胆放走，情理難容。傳刀斧手，把這般奴才推出營門，梟首示衆。衆軍叩頭在地大哭道：貴人明見，螻蟻尚且貪生爲人，豈不惜命。小的們就吃了熊胆豹心，也不敢放走王翦，自取殺身之禍。果然三更時分，有一個年老婆婆，手持拐杖，口稱是貴人乳母，若不信，還有留下的柬帖。皇姑看柬帖面上，有七八個大字，此帖付廣文收展。心中暗想道：柬帖必是那位神仙救了王翦，留下爲憑，且送至三叔公開看，便知明白。想罷，吩咐道：看柬帖是饒你這班奴才死罪活罪難免，發軍政司每人捆打四十，以正押守不嚴之罪。衆人謝了不殺之恩，都到軍政司領責不提。且說趙皇姑拿着柬帖來至南郡王大營，正值孫臏升帳理事，門官通報，傳請貴人上帳。秀英參見已畢，孫臏開言，就問賢姪媳到此何幹。秀英道：有一件異事，特來報知。因昨日將王翦打入囚車，不想至夜三更，不知何人將秦賊放走，留下一

聯柬帖爲證說着將柬帖呈上孫臍看見廣文收展字樣遂即折開觀看原來是有一首七言詩上寫着魏山老母下凡塵放走秦人且慢嘖嘖語廣文休進步興衰定數枉勞神孫臍看了說道原來是梨山老母放走王翦再看帖後尚有二行細字寫得明白玉帝久聯姻今當射雀屏吉期休錯過東帖作冰人孫臍看畢對秀英道此乃一定之數不可強爲既是聖母下凡放走王翦與汝無干帖子上還有一行言詞姪媳請看定奪秀英接來一看羞得滿面通紅低頭不語孫臍道姪媳回去此乃是聖母的主意不可錯過吉期候花燭良辰再當迎接秀英含愧出營轉回本部不在話下且說孫臍擇了來月初三日上好吉辰吩咐孫燕進城預備龍車鳳輦各色儀仗出城迎接本府中整頓花燭合巹筵席相候樂人須要齊備去迎皇姑廉秀英成親孫燕領命進城回府諸事料理停當光陰如箭已到吉期擺着儀仗彩轎出城迎娶廉秀英回府不題且說王翦逃回營中却遇始皇升帳聚集文武商議軍情王翦上前叩頭奏明此事道臣自下山以來身經百戰指望扶持吾主獨成一統不想屢被刎夫所敗前日又被秀英擒去若非神仙搭救焉有今日臣與刎夫再決雌雄望吾主准行未知始皇准出戰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斬金蓮秀英弄術 敵海潮孫臍化身

却說王翦前奏始皇要臨敵報仇始皇冷笑道先行官也要知道度量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你難道還未曉得那刎夫的利害不如安分待時不宜再行競氣王翦忿然道臣屢受這刎夫之辱若不能報仇枉生於天地間雖生不如死吾主若不准微臣出馬願死在駕前免得貽笑天下始皇道先行官決意報仇孤亦不勉強倘若得微功卽回營不可戀戰王翦叩頭謝恩金蓮子上前躬身道貧道今日與師弟掠陣始皇大喜金蓮子立刻辭別下帳同王翦披掛停當提刀上馬三聲大砲擂鼓搖旗冲出營盤金蓮子在門旗下觀看此戰這王翦一轡馬頭走出陣前令小軍高聲叫戰燕營軍校啓奏中軍聞報孫臍就問那位將軍出馬拿王翦當有廉秀英上帳應聲願往孫臍大喜道此去臨陣須要仔細還有一句良言切不可傷他性命秀英應諾傳下帳來提刀上馬帶了家將出營王翦一見認得是廉秀英正是仇人見面分外眼明王翦厲聲大喝道好賤婢還不下馬等待何時廉秀英用刀一指道你這漏網的秦賊你在我手中逃生怎敢又來猖狂今番拿住定不相饒王翦聞言大怒道賤婢少發大言看我取你狗命雙手提鎗分心就刺皇姑手中刀迎面交還捨死逃生虎鬥龍爭殺得征塵滾滾紅日無光戰數多時王翦殺得身疲力倦自知難勝旋馬敗走擡頭一看見紅日當空天交正午心中大喜又見秀英趕來急念動真言攢天箭祭在空中秀英看看趕上只見一朵

紅雲托着一枝神箭，竟望着頂門而來，嚇得魂魄無主，說道：「好利害的寶貝，怪不得三叔公塌了頂門，若非聖母賜我寶貝破他，今日定然難免說罷。」箭離頂門，切近秀英在懷中取出那蓋天袂，念誦咒語，往上一撒，只見霞光萬道，瑞氣千條，正所謂物各有主，這攢天箭見了蓋天袂，現了原形，依舊是一根金撥子，香風一陣，頃刻間，兩件寶貝無影無蹤，不知那裏去了。原來梨山老母早知其由，差遣黃巾力士把兩件寶貝俱收回，這話表過，且說王翦擡頭不見神箭，心中吃驚，大喝好賤婢，用何邪術將我的寶貝攝往那裏去？小姐大笑道：「秦賊還有什麼寶貝，只管使來，催馬掄刀就砍，王翦抬頭不見寶貝，不敢招架，飛馬望本營而逃。」金蓮子抬頭看見，心中大怒，催開梅花鹿，手舉太和劍，冲到陣前，放過王翦，大喝無知女將，休得猖狂，有我在，此等候多時了。小姐抬頭一看，只見一位道者束髮寶冠，身穿道袍，黃絲帶腳踏麻鞋，騎鹿仗劍，攔住去路。小姐厲聲大喝：「好妖道，你是何等之人，敢阻我去路，放走王翦。」金蓮子大笑道：「我不說，明諒你亦不認得，我乃拗離國雲光洞海潮聖人徒弟，姓金名蓮子，奉師名下山，特來擒你。」小姐大怒道：「你有何本領，敢發大言，看刀取你。」舉起鋼刀，照頭就砍。金蓮子仗劍相迎，一場好殺，鹿馬盤旋，經戰三十個回合，不分勝負。金蓮子自思：「這了頭刀，馬利害，料難取勝，不如用法寶擒他。」想罷，隨手取出細仙繩，祭在空中，金光繚繞，猶如一道長虹。小姐一見，微微冷笑，往腰間解下一個小小花籃，拋在空中，真是作怪。寶貝有相生相尅，那細仙繩就裝入花籃之中。小姐用手一指，仍歸回手上。金蓮子一見無名火起，催鹿仗劍，沖殺過來，二人死命相拚，又戰有十餘回合。金蓮子往下敗走，小姐暗想：「他又不知使何妖術，我何不先祭法寶傷他。」遂在花籃中取出一枝小小黃旗，拍馬追趕，相離切近，手舉黃旗，對着金蓮子，後心連展三展。那金蓮子打三個冷戰，一陣昏迷，跌下梅花鹿。小姐催動九點桃花馬，提起繡絨刀，吶喊一聲，揮爲兩段，收兵打得勝鼓，回營請功慶賀不表。且說金蓮子陰魂不散，飄飄蕩蕩，竟往東海拗離國雲光洞，至海潮蒲團前，雙膝跪下，口稱：「恩師在上，荷蒙差遣去助王翦，不幸死在廉秀英之手，乞求祖師大發慈悲，與弟子報仇。」雪恨九泉，深感說罷，隨風消散去了。海潮聖人大驚，怒道：「可恨那夫無知逆天而行，事傷我門徒，情理難容，吩咐銀蓮子就把金毛犼，帶出洞門，老祖隨取出法寶，跨上脚力，起在空中，銀蓮子跨鹿緊緊跟隨。師徒下了高山，雲飛雷掣，來至易州，推開雲霧，往下一看，只見秦營紅光耀照，紫氣盤旋，海潮看罷，點道：「嘆道：怪不得吾徒兒死於廉秀英之手，雖然秦王奉天承運，怎奈有大羅神仙拒天而行，扶助燕王三軍有鋒劍之苦，百姓有倒懸之災，我如今既下高山，定當扶助西秦併吞六國。」話罷，師徒墜落雲頭，來至秦營，銀蓮子上前，喝道：「軍校聽着，快報於殿西侯，知道就說海潮聖人。」

人到了軍校不敢怠慢忙上先行帳報知王翦大喜連忙上金頂大帳奏明始皇說吾主萬千之喜有微臣的祖師海潮聖人下山現在營門等旨始皇聽見龍心大喜既然海潮老祖下山破易州猶如吹灰之力傳旨大開營門孤當出營相接當下始皇帶領兩班文武出營迎接見了老祖就地一恭道早知老祖降臨還該遠接遲來伏乞恕罪海潮一見慌忙跳下脚力連忙下禮道貧道有何德能勞動聖主迎接說罷攜手同進大營至金頂帳中要行君臣之禮始皇謙遜一回接次序坐下金子陵王翦上前叩頭海潮執手道你們且起連連征戰諒來辛苦了次後衆將來拜見已畢信官獻茶始皇開口稱老祖在上寡人自從興兵以來因此易州指望一陣成功不想遇着孫臏他倚仗三卷天書神通廣大連敗孤家數陣傷損無數軍兵更害了幾家道友孤當此屢敗無計可施幸得老祖慈悲下山定然扶助孤家削平六國老祖合掌胸膺道善哉善哉今日貧道下山只因天意歸秦六國該滅孫臏逆天而行枉害那黎民塗炭貧道也無奈下山要與孫臏見個高下請龍意萬安今要目下成功始皇大喜道全仗祖師法力削平易州孤當誓不忘恩傳御膳官擺齋老祖道不食烟火之物聖主不消費心著人在營左搭蘆棚一座撥二十名時值官伺候便是始皇遂命金子陵前去蓋造不多時金子陵回奏蘆棚完備請法駕過棚秦皇與老祖同入棚中坐下海潮道既下了山且與孫臏會一會面看他行事如何待我把金石良言勸他幾句他肯歸山便罷他若不肯歸山再作定奪始皇大喜道全仗老祖神通妙用海潮辭王別駕下了蘆棚率領三個門徒騎犛仗劍冲出營來就令王翦先到燕營將禮義爲先不必罵陣就說我請廣文子講話王翦領命催馬至營門招呼道你們軍校聽着今有東海雲光洞老祖在此請南郡王出來陣前會話藍旗入青紗帳孫臏聞報暗驚道海潮下山來意不善我若是不出去豈不弱了名聲既來之則安之說不得我要去走一走孫臏吩咐孫燕道你可跟我出去那海潮聖人比不得別洞的玄門道行淺薄可以抵當這老祖的神通廣大妙法多端我尚且怯他你隨我臨敵切記吾的良言不可自逞英雄少年血性輕自追趕孫燕聞言心中自思我三叔怎麼怕懼海潮叫我不要任性難道對陣動手也好讓人麼且答應他臨陣再作道理只見廉秀英上前口稱三叔公臨敵姪媳情願保護孫臏道姪媳肯去更好夫婦二人轉將下來披掛停當孫臏駕枋騎牛藍旗放砲率全山將士五百軍兵并孫燕夫婦一齊出營門王翦遂即催馬來至本隊口尊老祖爺仔細小心這是別夫來了老祖冷笑道你等閃開老祖催騎提劍來至戰場用聲招呼道來者莫非是廣文子孫臏麼孫臏聽得招呼急忙抱枋陪笑尊一聲老祖燕人不知仙駕降臨有失遠迎望祈恕罪老祖笑道廣文子你修行了一場根行也不淺薄修

到一個巡天都尉。做了一個真人也非容易。何苦逆天而行。在易州燕山貪戀殺戮。不肯回頭。是何主意。孫臏道。老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非是我燕人貪戀紅塵。只因我父兄一門四口。俱死於王翦之手。燕人方下山來。不敢說是報仇。只要殯葬了父兄。我就歸山入洞。誰想王翦恃強。把我徒弟袁達。李牧。李松等五人。俱已死於非命。這也是各人的生死。不必說了。老祖你又與他攢天箭。把燕人打塌了頂門。命喪無常。是何主意。若不是毛遂相救。我燕氏早已滅門。老祖試想這段情由。誰是誰非。豈是燕人逆天行事。海潮笑道。廣文之言差矣。豈不知王翦奉的是千佛牒文。玉帝敕旨。我纔差他下山。併吞六國。原不是私自興兵。你逆天而行。打了他一拐。險些未有打死。火攻陣幾乎把他燒死。兵車陣內。亦幾乎被你弄死。吃你的虧。也不少了。還要抱恨於他呢。自古僧尼看佛面。打狗念主人。豈不知他是我的門徒。定要將他誅盡殺絕。這也罷了。至於金蓮子與你無仇。你為何叫你家廉秀英把他害了。你的口甜心滑。奸詐不過。我今下山。彼此見面。還不下騎叩頭請罪。胆大包天。敢在我身前。還有巧語花言。拿着你兩根哭喪棒。前來之乎者也。講長論短。看你的光景。還想要與我對敵。麼。言罷。一劍揮來。孫臏用拐架開。滿面陪笑道。老祖是前輩。燕人是晚輩。不敢還手。老祖道。你既然好講。我有一句金石良言。不知你依否。孫臏道。你只管說來。可依則依。老祖道。我下山來。也不是報仇。雪恨。也不為奪利爭名。你豈不知順天者昌。逆天者亡。你若聽我金石良言。把你的人馬散了。你回上天台。修真養性。不管閒事。不失神仙之位。但若不依我。只怕難免目下之災。孫臏你依得麼。孫臏道。只是還早些。若要燕人撤兵。不管閒事。除非是貴人歸山。昭王爺龍歸大海。再把王翦碎尸萬段。祭了先靈。我方散兵罷戰。老祖聞言大怒道。好別夫。氣死我也。雙手舉劍。盡力揮來。孫臏用拐架開。隨手交還。各逞脚力。劍拐縱橫。一場大戰。鬪有二十餘合。不分勝負。海潮聖人就祭一顆明珠。起在空中。孫臏在牛背上。只見滿天霞彩。瑞氣紛紛。一顆明珠。照着頂門。落將下來。原來此珠混沌初分。兩儀定位。清者為天。濁者為地。流者為水。水歸大海。無當老祖。曾鍊此珠。散在大海之中。波濤不興。名為定海珠。此珠有五色毫光。若落了下來。不但泰山壓頂。由他仙凡之體。只打得魂散魄消。孫臏看見定海珠來了。大笑道。若是別人不能抵擋。此寶我燕人豈能懼怕。忙用沉香拐。往上一拋。起在空中。敵住了珠。孫臏的沉香拐。原是兩條虬龍。龍見了珠。張牙舞爪。左右迎接。那知這顆珠。是天的寶物。孫臏的虬龍拐。抵當不住。那顆珠。又打到頂門來了。孫臏說聲不好。把那右手的拐。又往上一拋。只當兩條虬龍。空中飛舞。名為二龍戲珠。托住寶貝。老祖看見心中好惱。果然別夫利害。怎敢當住。又在懷中取出一件玄妙的奇珍。名為無極圖。未開天地之先。混然一氣。化為太極。分清濁萬

物之寶。任他諸般兵器，各樣仙珍，見了此圖，不能傷害，却收諸般的寶貝。此乃無當老祖的奇珍，比杏黃旗更強十倍。老祖將無極圖拿在手中，刷的一聲抖開，有千條瑞氣，萬道金光，就把孫臧的杏黃旗、雌雄劍、沉香拐都收去了。老祖一手又把如意打來，孫臧不會提防，說聲不好，只聽得唳以一聲，如意打得白氣升空，尸骸落地。那盤角大叫一聲，回頭就跑。秦營衆將催動戰馬，齊來搶尸。孫臧一見大驚，催馬當先，全山九將五百家兵，同着皇姑廉秀英跟隨，齊往戰場護救。那邊的王翦、銀蓮子、見海潮用無極圖收了孫臧三件寶貝，又祭如意，將孫臧打下塵埃。齊催脚力往前搶死尸。見孫臧奮勇無當，銀蓮子催鹿攔住去路，仗劍就砍。孫臧用鎗接迎，戰不數合，銀蓮子旋鹿敗走。孫臧在後催馬追趕。廉秀英一見大驚，道：「三叔公會，有吩咐不許妄逞英雄，追趕敵將，他如今這一趕去，那妖道佯輸詐敗，必定要暗祭法寶，不可不防。」即忙磕開桃花馬，搖動綉絨刀，緊緊的追着那五百家將，九個門徒，一齊勒馬，往下追來，就把孫臧的尸骸捨下。王翦一見大喜，就令家將把孫臧的尸骸搶進營盤，下文另表。且說那銀蓮子見孫臧趕來相離不遠，把抹額金箍摘將下來，口中念念有詞，起在空中，猶如簸箕大小，滾滾墜下。孫臧看見大驚，正欲回騎，廉秀英早到眼前，見是妖術傷人，就把花籃往上一迎，金箍收入籃中。銀蓮子見失了金箍，大怒道：「好賤婢，你怎麼敢傷吾法寶？」催行舉劍照頭就砍。小姐舉刀相迎，孫臧抬頭不見金箍，只見廉秀英在戰場動手，那裏忍耐得住，掄動銀鎗，上前來攻。銀蓮子抵擋不住，巨鹿望本營大敗而逃。孫臧道：「不必趕他，且去保三叔尸首要緊。」夫妻二人回騎，率領衆將收兵罷戰，來尋孫臧的尸骸，並無踪跡。孫臧怒道：「我同妖道動手，顧不得尸靈，你們爲何不把三叔尸首搶回營來，去得無影無踪，教我怎麼回營？」衆將道：「我們報仇心切，一齊追趕那妖道，不想被秦賊乘空把尸骸搶去了。」孫臧大哭道：「三叔被害，失了尸骸，教我怎見得祖母貴人？」不言孫臧在戰場痛苦，且說海潮聖人得勝回營，進蘆棚坐下。始皇君臣都來與他慶功賀喜。王翦稟道：「弟子將孫臧尸首搶進營來，求老祖法旨定奪。」老祖吩咐抬至蘆棚之外，待我驗其真假。當下老祖同始皇並衆文武，一齊出來觀看孫臧的尸首。老祖閃慧眼一看，暗驚道：「怪不得孫臧胆大，胡行原是仗着神術變化，只說他死在如意之下，那知他英神走脫，擺下假形，想罷嗟嘆不止。」始皇道：「爲何老祖見了孫臧的尸首，這等驚異？」海潮道：「這不是孫臧的尸首。」始皇笑道：「豆青袍黃皮靴，面貌不錯，怎麼不是老祖道？」這是一隻梅花鹿，君臣聞言吃了一驚。回頭細看，果然是一隻死鹿。始皇道：「明明是孫臧轉眼之間，就變了一隻死鹿，不好了。」又中了孫臧的妖法了。老祖道：「聖上不知，不必害怕。雖然孫臧變化走脫了原神，有貧道在此，料不敢胡行。」龍意萬安，吩咐王翦把隻鹿抬去埋了。王

竊回道埋他無用。不如償了拾鹿的吃了。老祖點頭。王翦令人抬去。剥皮分肉而食。小軍甚喜。把鹿抬至空處。取刀在手。就剥去皮毛。用手往肚子裏一劃。只聽得啍啍一聲。嚇得魂魄無依。丟下刀子亂跑。來至蘆棚裏道。祖師老爺在上。不好了。那鹿又變了。老祖道。變化甚麼。啓上祖師爺。一張鹿皮包着一肚子乾糞。老祖大怒道。可恨孫臏弄玄虛。在我眼前逞能。我既下山。豈容你作怪。不表海潮忿怒。且說孫燕同秀英小姐。衆家門徒。因不見了孫臏尸首。在戰場哭了多時。收兵回營。夫妻商議道。雖然三叔尸首不見。只好在青紗帳內立過靈牌。請道修齋三年。掛孝纔是。商議已畢。即往大帳而來。聽得青牛一聲喊叫。孫燕道。好札刀子的。他到跑了回來。把我三叔捺在那裏去了。罵畢。領着衆將。來至青紗大帳內。往上而走。忽聽得一聲吶喝。你衆人爲何此時才來。衆人聞言。抬頭一看。只見正中坐着一位道者。三叉冠。豆青袍。黃皮靴。却是南郡王亞父。與毛遂講話。衆將大喜。一齊跪倒叩頭。孫燕問道。姪兒明明看見三叔。跌下脚力。死在塵埃。被秦賊將尸首搶去。怎麼得回來。孫臏道。自有脫身的妙法。不必多言。你等血戰辛苦。各歸本部歇息。衆將歡喜不盡。俱各退下不表。且說孫臏吩咐軍獻茶過來。左右奉上。亞父接轉。親手遞與毛遂說道。賢弟接過茶杯。我有話說。毛遂笑道。三哥有話請講。爲何斟起茶來。孫臏道。只因與海潮對敵。被他展開無極圖。把我杏黃旗沉香枋。雌雄劍收去。奉煩賢弟替我走一遭。如若取回。感德不盡。毛遂道。三件寶貝都被他收去。誠爲可惜。如今三哥叫我進秦營去。有何處置。孫臏道。煩勞賢弟想了法子。毛遂道。這事我沒法想了。三哥自己想罷。孫臏陪笑道。我有法子。想到拿來。了只煩賢弟放出舊日手段。閃入秦營。何愁寶貝不取了回來。毛遂道。你叫我。去偷麼。孫臏道。可惜我這三件寶貝。我用慣了。毛遂道。我本老誠不過的人。都是爲着你偷了人家幾次。把賊子的名顯出去。恐怕悔不及了。如今還叫我前去偷。孫臏道。你若不去偷來。就可惜我幾件法寶了。求賢弟走走罷。毛遂搖頭道。去不得。去不得。那海潮實難惹的。孫臏道。賢弟勉力去走走罷。毛遂道。我今看你沒了枋。就是沒了腿一般。也罷試走走看。偷得偷不得。若偷得。莫歡喜。偷不得。莫要惱。你且等等。我去就來。孫臏道。全仗了。毛遂忙即下帳。將身一扭。借土遁來。至秦營。已是初更時候。就在地。下鑽了出來。只見營中燈燭輝煌。即在大帳左右轉。到蘆棚。只見那老道在蒲團打坐。裏頭有座小棚。香燈亮亮。中間有張桌子。放着法寶三件。看真正是孫臏三件原物。連忙走上前來。伸手去拿。怎奈人矮桌高。拿他不到。忙端過一條。櫬子墊脚。才把東西拿着了。就把雌雄劍插在腰中間。杏黃旗插在領頭。拿定沉香枋。下了櫬子。心中暗想。我既來了一場。索性給他個知道我的利害。遂伸手將那燈燭。取在手中。往棚上一點。那棚見火。就燒着了。毛遂見火起。燃燒。兩

脚一頓。打土遁而走。未知畢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海潮擺設混元陣 毛遂私投地戶坑

話說毛遂盜了寶貝。將蘆棚燒着。土遁回營。那火一時間烈燄飛騰。通天徹地。老祖吃了一驚。吩咐銀蓮子取了盞水來。口念真言。望空一洒。頃刻烏雲罩地。大雨傾盆。把火澆滅。營中看見火起。三軍驚亂。齊來救火。及到時。火已全滅。始皇同衆文武來看。老祖接駕坐下。只見銀蓮子慌慌忙忙來報。稟上老祖。不好了。桌上放的旗劍沉香枋都不見了。老祖聞言。說道。甚麼人胆大包身。敢到我的蘆棚。盜去寶貝。待我算他。一算。遂即掐指尋紋。心中大怒。對始皇道。貧道失於檢點。被那刑夫差毛遂進營。放火盜寶。情理可恨。待明日貧道擺下一個陣圖。管教成功。不言秦營商議擺陣。且說毛遂遁回。從地下鑽將出來。竟至青紗大帳。孫臏在座上秉燭等候。忽見毛遂背插杏黃旗。腰掛寶劍。手提沉香枋。慌忙降座相迎。大笑道。恭喜賢弟成功。可喜可賀。毛遂道。罷罷。接你寶貝去罷。把我膀子都壓壞了。孫臏陪笑道。賢弟勞心費力。我刻骨難忘。吩咐獻酒來。與賢弟慶功。毛遂說道。這個倒不必費心。但是這買賣只好一次。下次不敢奉命。好容易擔驚受怕。偷了來。孫臏道。實是難為你。那一把火。是你放的。麼。毛遂道。再有何人。我看這老祖坐在蒲團上打坐。放把火嚇他。孫臏笑道。孫臏請賢弟做了一個小偷也罷了。怎麼做乘火劫奪。毛遂道。好三哥。替你做賊。你反打趣我。來了。孫臏大笑道。不用着急。且請歇息。明日竭誠酬勞。罷罷。毛遂遂轉歸後帳去了。按下不表。且說海潮聖人至天明。早晨差銀蓮子請始皇進了蘆棚。坐下。始皇道。祖師夜來受驚了。海潮道。偶然疎防。被他弄了手脚。貧道今日受他的虧。一不作。二不休。待我擺下一陣。定要成功。只要借聖主令箭。權用。以便調度。始皇大喜。令當值官取來。親送與老祖道。這令箭不論王侯駙馬。任意差遣。如有不遵。任憑老祖軍法施行。說罷。辭別回帳去了。老祖就令王翦速到東南角下。搭三座高臺。正南一座。正北一座。當中一座。正南的高三丈三尺。按三十三天。週圍寬轉三百六十步。按那三百六十八度。台左邊設日精旗一面。右邊設月華旗一面。臺前邊用軍漢六名。各執彩旗。上安南斗七星旗。臺上邊軍漢二十八名。用各色五行旗。按金木水火土二十八宿。臺下邊軍漢九名。用各色旗。按九曜星官。再用大鼓五面。放在臺上。着五名軍漢擂打。名爲五雷。按九宮八卦十二元辰。名爲天門。正北上這一座臺。高一丈八尺。按十八層地獄。週圍寬轉七十二步。按陰曹七十二司。臺上設立十殿閻君之位。左右用軍漢數名。扮作牛頭馬面鬼伴之形。臺前掘一大坑。名爲陰坑。不用鎮壓。也不殺害生靈。此坑要深一丈八尺。週圍也是七十二步。軍漢七十二名。披頭散髮。裝作無常五鬼。各

執白旗一面等敵將入陣打下陰坑用紙旛展動攝其魂魄名爲地戶居中那座高臺高九尺按九州週圍寬轉七十二步按七十二郡臺上用黃羅帳設立秦皇的龍位臺下另六個土堆六員大將用鐵鋤頭鏟平土名爲削平六國文武戰將俱列台前保駕此爲人域速去築台準備不得遲誤王翦領令率軍兵去了老祖吩咐金子陵傳我的命往西地長安要紅衣大砲三十六位小砲七十二位取來應用金子陵問道祖師要砲何用老祖道你有所不知道易州燕山雖然五面城池按庚辛金西方兌金之象最爲難破除非用火尅金用砲轟了易州方可成功須要快去取來易州聽用子陵領令去訖且說那王翦奉令築台已畢諸事停當上蘆棚繳令老祖道快請聖駕來王翦將始皇請至老祖迎接上棚開言道貧道在東南角下設擺一陣要拿孫臏請聖主觀看始皇大喜道此陣何名海潮道貧道擺的是混元陣與別的不同包涵天地役使鬼神外分三才內藏一元有變化無窮之妙移星換斗之功不論仙凡遇此魂魄皆無尸骸頓露那怕孫臏千變萬化也教他目下傾生始皇聽罷歡喜不盡說道真乃孤家之幸也老祖傳令鼓樂衆將武職聞得鼓樂魚貫而入進蘆棚參見呈上花名冊籍老祖展開看畢就令英布彭越趙高章邯魏豹李實各帶本部兵三千往中間那座人域台下把守但有燕將進陣令各軍士一齊奮勇前去捉拿敵將你等六位各執鋤頭一把在臺下平那六個土堆各領貧道硃符一道但見燕兵進陣將符焚化只用鋤頭平土敵人不能逃生個個下馬受綁不許擅自動手六將得令領軍士去了老祖拱手對始皇道煩聖上率領文武衆將至人域臺黃羅帳內監陣左有甘羅右有蒙恬爲左右輔助不用吾主臨敵但有燕將進陣將靈符焚化驕勇無敵自然制服下馬始皇接了靈符文武扈從竟進陣中黃羅大帳君臣等候行事老祖調度已畢遂命銀蓮子帶腳力過來卽下蘆棚拔鞍踏踏駕犴銀蓮子跟隨跨鹿進陣門至法台前下騎老祖吩咐你等俱在此伺候不許上台言罷自上了天門台這台上也沒有甚麼預備止有一張桌子桌上是香花燈燭左邊是日精旗取下來寫了掩光符月華旗寫了藏明符令兩名軍士執掌但遇敵人進陣聽五雷爲號卽將此旗搖動自然日月藏明不可違誤老祖又吩咐南斗旗取下來寫道絕命符令六名軍士執掌但遇敵人進陣聽五雷爲號卽將此旗搖動不得違誤又將二十八名五行旗取將來各寫混元符一道令二十八名軍漢執掌但見敵將進陣各執旗旛搖動不得有誤老祖將五面大鼓寫了速速如律令五字另五名軍士掌管但見敵人進陣卽將此鼓擂打自然五雷響應不得有誤老祖分派已定在袍袖裏取出一面令牌左手執牌右手仗劍不用焚符念呪用劍往上一指將令牌連擊三次喝一聲普天星神急急如符令這老祖比別的不同玄門驅神

遺將要搯指念呪費多少氣力他乃無當聖人先天的老祖覆手翻雲符到那個神祇不服他驅遣只見令牌舞動霎時間雲雷響亮半空中戈甲生輝諸天神下降但見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二十八宿九曜星辰五雷四帥十二元神四大天王一齊來至台前躬身參見老祖拱手道無事不敢冒瀆尊神今日貧道擺下一陣全仗神力擒拿孫臏不許放走違者聽貶諸神領旨各按方位在天門台各按迷雲迷霧等候孫臏打陣老祖下了天門台又往正北台上將七十二面紙幡令七十二名軍士披髮執掌吩咐道若遇敵人進陣將幡招展攝其魂魄引入陰坑不過三日仙凡喪命老祖又用劍往下指令牌令牌連擊三次喝一聲四冥地府急急如律令言猶未了只見焦面鬼王牛頭馬面五道傷神勾死無常領着五百名陰兵齊來參見老祖吩咐道今日貧道擺下混元陣借仗衆位地府神祇擒拿敵將打入陰坑不許放走違者聽貶地府諸神得令領陰兵各按方位在地戶台下邊專等打陣的敵將且說老祖下了地戶台右手持劍左手持令牌在陣內按八門休生傷杜景死驚開乾坎艮巽離坤震兌各大展神通見天門台上紅光閃閃人域台前紫霧濛濛十分利害老祖擺完陣圖蘆棚坐下命王翦領二千五百人馬分爲五隊按青黃赤白黑穿五色盔甲分五行旗號按金木水火土按五行排列在陣外搖旗吶喊助威王翦依令去又命銀蓮子將這顆定海珠在地戶台上專打敵將不許走誤銀蓮子接寶陣裏去了不一會王翦回來繳令海潮就令他先至燕營討戰自己持劍跨狼徐徐出營那王翦來至燕營高聲討戰旗牌來至青紗帳裏報孫臏聞知隨即架拐騎牛帶領全山衆將姪兒姪媳砲响出營王翦正值討戰聽得砲响看見孫臏冲出營來圍回坐騎粟覆老祖老祖催開脚力到了戰場正與孫臏打個照面孫臏忙收住青牛抱拐陪笑口稱老祖今日又教孫臏臨陣莫非又要動手麼燕人先告過罪當場不讓今日動手也不留情了海潮用劍一指道好別夫你仗着三卷天書奇門遁甲怎敢在我眼前搖唇弄舌你的本領我也知道我的本領你也知覺我今日在東南角擺下一個陣圖你若能打破此陣我就回轉高山請秦皇撤兵回國你若打破此陣早早保你的神仙個位你也回天台山教燕王早納降表三條大路任你自己裁之孫臏聞言微微冷笑道老祖既會擺陣我燕人豈不能破陣我試試看老祖回騎用手一指便進陣去了孫臏收住脚力率領衆將觀看大驚道好利害這老祖擺此陣圖竟欲下絕情了他擺這個陣莫說是凡人進不去就是大羅天仙也不敢輕易攻打雖然我能五遁隱瞞本命元神也無大害但也要趨吉避凶休要自投羅網此乃天地三人才變化混元此陣包藏鬼神不測之機移山倒海之術先有無極後有天地乃是先天妙用何能破得講論未完老祖催亂出陣用聲招呼喝道好孫

曠你可看徹吾的陣麼。孫臏道：「看徹了。」老祖道：「可知此陣何名？」孫臏道：「此乃三才一極混元陣。」老祖暗驚道：「好別夫他果然深知奧妙。」善曉玄機，說道：「你既能知此陣，敢來打麼？」孫臏道：「有擺自有破，這也何難？」我今日既見此陣，且各歸營三日之後，定當破陣。老祖道：「就限你三日，看你有何本領。」說罷，各歸本營。孫臏回至青紗大帳，坐下。毛遂問道：「三哥今日看陣如何？」孫臏搖手皺眉道：「此陣十分險惡，非等閒可比。內按三才，外列八門，包羅天地，變化多端，非比妖術邪法。可以容易破得。我燕人又怕有一番驚恐了。」毛遂笑道：「三哥聰明伶俐之人，難道就不明白這個大道理？生死也窮究不出，自古道：『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果然該死，就躲在家裏，也是逃不過的。若是命不該絕，恐他大凶大險，大禍大災，也不怕。你可記得絕虎陣、陰魂陣、誅仙陣，是三個利害的陣式，還有那攔天箭，更有無邊利害，這幾個凶險，你都也闖過來了。今日這等一個混元陣，就害怕起來？」孫臏道：「賢弟雖然說得有理，只是人要趨吉避凶，人家擺下陣圖，豈有睜着兩眼去送死麼？」待我略略少停，自然有個退兵之策，說畢，轉回後帳去了。毛遂聽畢，心中自思：「這別夫又害怕了。」鳥驚一彈，見曲木而高飛，不論大小陣式，見一個就怕了。我何不悄悄出營，與海潮對敵，況且我下山以來，只替他偷了幾遍，只當光會做賊，不用上陣。既然三哥害怕，等我出去，若是成功，也顯顯我的本領，倘不能成功，到他陣裏去探虛實，門路報與三哥知道，也算一個小功，再不然，被他們拿着了，仗自己的土遁三術，也不能毀害我。想定主意，即忙下了青紗大帳，打點臨敵。偶然想起我這個樣子，人不出衆，貌不驚人，他陣裏頭，自然有天神天將，焉能懼怕於我？若是這樣出去，也就他着害了。想我孫三哥，他是玉帝的巡天都尉，作了一位真人，上管三十三天，下管十八層幽冥地府，那一個不懼怕於他的體面甚大？我何不變作他的模樣出去，可以成功，也定不得。毛遂回到本帳，念動真言，呪語搖身一變，變着了南郡王孫臏一摸一樣，也是頭戴三叉冠，豆青袍，黃皮靴，腰束懶龍條，面如滿月，五綵長鬚。毛遂想道：「變是變得似了，只是要赤着一雙脚，可不爲難？」揀了二根紫棍，吹口仙氣，頓時就成了二根沉香拐。自己這兩口劍，權當那一雙雌雄劍。又把一張黃紙，吹了一口仙氣，變着了杏黃旗，插在背後。諸樣都變了，只是少個脚力。這件物有些難變，難道叫我步行不成？到被人家看出破綻來了。想了一回道：「這件物現在門外拴着，我既冒名，何不就偷了他的脚力，騎了出去。」毛遂想罷，轉身來至青紗帳外，看守青牛的軍士正要喂草料，忽然看見王爺到來，一齊跪下迎接。毛遂道：「快備脚力來。」我要臨敵，軍校不敢怠慢，即忙備了青牛伺候。假孫臏騎上，竟奔營門，如飛而去。營門軍校看見一齊跪下，口稱王爺，何往？」毛遂道：「我去打陣。」軍校道：「快去展旂放砲。」毛遂搖手道：「兵行鬼道，一概不用。」好生看守營門。衆軍各

應一聲大開營門。那個假孫臍如飛而去了。那些營門的軍校心中疑惑道：怎麼今日南郡王臨敵一個人馬也不帶。是何意見。難道掠陣的也不用一人。正在狐疑之間。忽見三位門徒展力展凱。吳能經過營門。軍校看見跪下道：老爺在上方。才王爺單騎自出營門打陣去了。三位聞言大驚道：既是打陣爲何不帶人馬。倘有差池。要我們徒弟何用。快些去保駕要緊。三位爺赤心盡力。也不辯真假。一齊提鎗上馬。出離營門。緊緊趕來。毛遂聽得響鈴响。回頭看見三四匹馬猶如一片火雲就地滾來。毛遂明知是展力展凱。吳能三人就在牛背上招呼道：你等來此何幹。衆徒催馬來至眼前。答道：我等來助打陣。假孫臍道：衆賢徒。既然趕到此。隨我走走罷。言畢催牛來至陣前。舉目觀看。但見紅雲繚繞。紫霧盤旋。右邊有個黑氣冲空。毛遂道：這是甚麼混元陣了。燕人害怕。想必裏頭一定有些變化。利害之處說不得。我既到此處。斷無回頭之理。回頭對三將道：那位賢徒與我討戰。展力應聲願往。遂卽上前用聲招呼。巡營小軍快報與你家主將知道。今有南郡王爺到此。破陣小校聞言報知王翦。王翦上天台門裏。知海潮海潮就命王翦引那刑夫進陣。王翦得令出了陣門。只見那刑夫架拐騎牛。跟着三個徒弟。正是孫臍。遂大喝道：你刑夫兩次三番脫命逃生。今日又來送死。假孫臍道：王翦賊怎敢口發狂言。你往那裏走。催動牛舉拐就打王翦。用鎗急架相迎。殺在一場。這王翦是被孫臍害怕的人。知道他的利害。這裏怎敢戀戰。不上三個回合。往陣中敗走。假孫臍率領三將隨後追趕。闖入了混元陣中。不見了王翦。只見四面八方飛砲走石。雷聲响。噴火燄騰騰。四圍如銅牆鐵壁一般。也無人對敵。三將口稱師父。這陣勢來得利害。四下裏水風雷擁上來了。我們往外跑去。毛遂道：跑不出去了。這陣勢我認得。是八卦連環陣。你等放心。只跟我來罷。毛遂在牛背上捏訣。顯出神通。往西邊乾地催動脚力。三將緊緊跟隨。闖過去。抬頭觀看。上面有座高台。台上祥雲縹緲。左邊打一杆日精旗。右邊打一杆月華旗。前有南斗旂。後有七星旂。二十八宿九曜星官。各有旂號。毛遂道：不好了。這就是天門陣了。催牛就往中間闖去。海潮見孫臍進陣。仙腕一擺。五名軍漢把大鼓搖動。刹時間雷轟電閃。日色無光。普天神將蜂擁而來。嚇得毛遂魂驚千里。三將說道：師父快把杏黃旗擋他。一擋。毛遂自思：這杏黃旂是假的。那裏擋得住。他就隨口答應道：不中用。跑罷。那時天神天將圍裹上來。半空中五雷响。只見南斗旂北斗旂。一齊轉動。絕命攝魂。正是生死有定。閻王注定。毛遂領着展力展凱。吳能三人闖過天台門來了。那吳能命根當絕。攝魂旂一展。跌下馬來。昏迷不醒。死於非命。毛遂闖過天台門。回首不見了吳能。心中大驚道：他不跟我來。必定喪在陣中了。這陣利害。快闖出陣去罷。展力道：四下裏黑氣沉沉。那裏有出路。毛遂道：等我看來。修真的人閃慧。

眼就不昏迷。見陣中間有座法台，紅光繚繞，當中坐着始皇，兩旁排列文武。毛遂道：「這不是秦始皇的行台麼？沒有神將我們打出去罷。」毛遂此時領着二將一路闖去，只見有六員大將並不接戰，在那裏鋤土。展力道：「鋤這些土來何用？敢是填路麼？」展凱道：「少管事，這裏並無神將，不過始皇坐在台上，我們三騎人馬悄悄過去罷。」那西秦君臣見三騎人馬闖去，台前細看正是孫臏進陣來了。始皇道：「快把靈符焚化，莫使這刑夫走了。」丞相甘羅忙焚化靈符，忽聽得空中雷响，趙高等六人聽聞雷响，各把靈符焚化。剎時間四面八方人馬擁來，個個都是彪形，攔住去路。毛遂捨命直冲，闖出重圍，只聽得一聲雷响，把展力震於馬下。衆將上前綁縛，拿去開刀。毛遂見展力落馬，那裏還敢去救，只顧拚命冲將出來。展凱道：「師父仔細，四面八方有風，有水，有雷，高山萬仞，樹木叢雜，如銅牆鐵壁一般，往那裏走呢？」毛遂聞言抬頭一看，果然四圍利害，只見正北上昏昏沉沉，並無風雷水火的聲，但高山阻擋，毛遂回顧展凱道：「我們在這裏闖出去罷。」一催腳力，往正北上而來，只見有一座高台，陰風慘慘，怨氣騰騰，雲迷霧籠，猶如地府一般，對面不見人，伸手不見指。展凱道：「天黑了，快尋出路罷。」假孫臏道：「往那裏走，連我也認不得了。」展凱道：「好師父，你有三卷天書，六甲靈文，背後又插着杏黃旗，怎麼不施展毛遂道：「實告訴你，不中用了。況我不是你家師父，我是金眼毛遂。」展凱道：「我不信這話。」那毛師叔只有二三尺高，賊頭鼠腦的，我有豈不認得？師父莫要哄我。」毛遂怒道：「好畜孽，當面就罵我，實不是你師父。」毛遂變化的青牛是偷來坐騎，杏黃旗沉香枒都是假的，意欲幫你師出陣的，誰知惹出禍來。」展凱大驚道：「既然如此，我們三人都被你害了，不言展凱着急生怨，且說地戶台那七十二名軍士見假孫臏混進陣來，把紙幡連展三展，那毛遂是修鍊之體，魂魄凝重，不能搖動。展凱在馬上坐不住，只管發聲，銀蓮子在台上看得明白，念動真言，咒語托着一顆定海珠，往下打來。展凱翻身落馬，命喪無常。毛遂看見一道毫光把展凱打於馬下，只嚇得魂飛千里，說聲不好，四人進陣已枉死了三個，話猶未了，只見牛頭馬面，焦面鬼王，領着陰兵一擁前來，毛遂連忙催開青牛，往前走，只見黑霧沉沉，難分路徑。那知前面有座陰台，他催腳力到了坑邊上，被七十二名軍士把紙幡一搖，那青牛猛叫一聲，往前一跳，就跌下陰坑之內。毛遂大驚道：「如今落在深坑，就把命送了，不如捨下物去罷。」丟了手中兩根假枒，現了原形，捏訣往上就闖。那銀蓮子見孫臏落在陰坑心中，暗喜舉目觀看，只見陰坑中一道毫光，有三尺高，一個人往上起來，那銀蓮子道：「好刑夫，變作這個小人，指望逃走了，忙把定海珠往下就打，只聽見咕咚一聲，仍把毛遂摔下陰坑，不知毛遂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文通取救上韓國 劉邦帶醉晒秦營

話說毛遂正欲往上逃生，被銀蓮子祭起定海珠，復打下坑去，直打得三尸神暴跳，七竅內生煙，大叫一聲：「呵唷！好得片刻復了元氣，坐在坑中，定性養神，暗想：上面起不去，且在底下走罷，復又念咒，把腳一蹬，還在坑中，竟遁不去。原來海潮聖人設下這座陰坑，知道孫臏會飛騰變化，五遁皆精，因此遣銀蓮子在地戶台上，用定海珠待他，若上飛騰，就用定海珠打下他，若往下遁逃，那底下預備地下網，却遁不去。毛遂見駕雲不起，遁又遁不去，心中着急，暗想：因此坑中猶如天羅地網，今番一命難逃，修鍊一場，片刻付之流水，不言毛遂困在陰坑，且說營中軍校見孫臏進陣，半日不見回來，心中疑惑，來到了營盤報知孫臏，聞言大喝道：「該死的狗才，因何妄報軍情？」南郡王爺現在青紗大帳，何會臨敵破陣？軍校叩頭道：「老爺在上，小人焉敢妄報軍情？」南郡王爺架拐騎牛出去，還有兩位展將軍，一位吳將軍，都是說打陣去了，小人焉敢誣謊。」孫臏聞言，滿腹疑惑，把手一擺，道：「罷罷，那各軍士就回了汛地。」孫臏心中暗想：「莫非我三叔又用甚麼法力瞞過我們，去破陣不成，何不往青紗大帳打聽打聽，若是去了，我好遣將發兵救應，若是未去，把那妄報軍情的奴才正刑，想罷，進內章奔青紗大帳，只見帳外寂靜，青牛不見，孫臏暗道：「這事奇了，既然臨敵爲何騎牛不用拐，敢是換了兵器不成？」正在猜疑之間，看見蒯文通出來，孫臏道：「蒯先生，你往那裏去？」文通道：「你可曾見我師父，麼？我就要去尋他。」孫臏道：「你師父我不曾見，你自曾見我三叔否？」文通道：「三叔在後帳養神，孫臏道：「這也奇怪的，營門軍校來報說，三叔帶着展家兄弟與吳能三人前去打陣，故此特來打聽。」文通道：「方才我在我三叔跟前議論軍情，何曾去臨敵，你不信，隨我來看。」孫臏道：「使得，言罷，一齊來至後帳，只見孫臏瞑目端坐，定性養神，文通道：「如何我不哄你，孫臏開目，問二人上帳，到此何幹？」二人就把原由說知，孫臏道：「我何曾出陣呢？」孫臏答道：「係軍校報稱，三叔帶領三將出陣迎敵，姪兒不信，特來探聽，看見三叔的青牛不在營外，爲此心內不明。」孫臏道：「我的脚力那裏去了，甚麼人假裝名色，渾亂軍心，待我算一算。」遂袖裏卜課，已知其故，大驚失色，長嘆道：「可惜結拜至交，爲我下山，今日失陷陣內，教我如何解救？」遂對孫臏文通道：「你道那個臨敵去了，原來毛賢弟假裝我的模樣，偷了青牛，領着三個門徒前去打陣，如今已陷在陰坑裏面，三個孽障，死在陣裏了，叫我怎不傷感。」蒯文通聞言，大驚道：「如此怎樣好？」千祈師伯大展法力，搭救我師父，要緊。」孫臏道：「但我出家人，如何搭救得他？」孫臏在旁道：「不妨，毛師叔精於遁法，自然出得來，只是可惜那青牛。」孫臏道：「這混元陣奧妙無窮，三才一元，上有天神，中有兵將，下有鬼卒，水火風雷十分利害，他既落在陰坑，就遁也。」

遁不來。只是七日之內。就要喪命黃泉了。我焉能救得。蒯文通聞言。只急得跪下道。師伯千祈看師父往日之情。必須進陣搭救。才是。孫臏道。你師父與我有生死之交。患難相扶。他救得我。我豈有不去救他。只是此陣我去不得。若是一去。就與你師父一樣了。文通道。師伯雖進不得陣。難道去請個有法力之人。前來破陣。也不能請得。孫臏道。我豈不知先有海潮。後有天地。他的道法奧妙。慢說我出家人。不是他的對手。就是掌教南極。見他也要皺眉。你叫我去。那裏請人呢。文通道。據師伯如此說來。我師父決死無疑了。難道師伯你忍心坐視。如今師伯既不肯去。名山洞府。請仙搭救。我師父弟子說不得也。往三山五岳去請。若不得能人下山破陣。我文通就碰死山中也說不得了。若請得親人下山破了混元陣。師伯看你有何面目見我師父呢。說罷往外就走。孫燕一見。忙攔住道。師兄且慢。我三叔豈有此不仁之心。坐視不救。看你師父待斃之理。還須慢慢商量。文通道。小將軍你不聽見你三叔說。師父在陣七日。就要身死了。還慢得的麼。孫臏道。師姪且莫要心急。出家人有計在此。必能破陣。救得你師父。文通聞言。隨即轉身跪下道。師伯計將安出。孫臏伸手扶起道。賢姪。出家人夜觀天象。見紫微星與衆輔弼星。皆照韓國。然則韓國應有大福大貴之人。我會算得此人姓名。與衆輔弼星的姓名。待出家人修書一封。你速到韓國。張奢元帥。並伊子張良。也在其內。若能請得他數人來。漫說海潮不敢正視。就是三清道教老祖下凡。也不能奈何於他。文通聞言大喜道。果得如此。弟子死也要去請他幾個人來。搭救師父。師伯快修書待弟子好去。孫臏聞言忙修書一封。道書內有幾個人名。姓賢姪。你到韓國對張奢元帥說明。不用人馬。只用幾個人足矣。文通大喜。忙接了書信。拜別師伯。出了營。閉駕雲飛奔韓國而去。真是個是急如箭發。不消半個時辰。早到韓國。落了下來。問明了張元帥的住址。便飛奔府門。把來歷對門上人說明了。門上人不敢怠慢。飛報進府。與張元帥說知。張奢聞言。忙大開中門。親接文通進府。到大堂上坐下。獻茶已畢。張奢開言。不知先生光臨。有何貴幹。願乞賜教。蒯文通道。奉南郡王亞父孫臏之命。現有書呈與元帥。拆開便知分曉。忙把書信。雙手遞上。與張奢。張奢接來。拆開一看。原來是要借部下幾名旗牌。與兒子張良。到易州相助的話。看畢。對蒯文通道。小兒久已在外遊學。不知去向。惟是韓國雖弱。能征慣戰者。亦有幾員大將。爲何亞父只指名要這幾個旗牌。與一名書吏。何故。文通道。亞父向貴國借這幾名旗牌。諒有作用。元帥處果有其人。望速賜與。在下帶去。見亞父。自有重謝。張奢道。旣然如此。亞父指名要這幾人前去。必有作用。也未可知。遂對中軍道。你快下去。傳左營旗牌劉邦。樊噲。書吏蕭何。弓馬手曹參。夏侯嬰。周勃。上來。見本帥有話吩咐。中軍官領命去不多時。帶了幾個人來。文通立在旁。只見第一位生得

天庭飽滿地角方圓胸高過斗齒白脣紅垂手過膝兩耳垂肩龍行虎步年紀只有十五六歲隱隱君主之相堂堂帝王之容真乃是二十四帝的班頭四百年江山的領袖好一個大福大貴的相貌第二位生得豹頭環眼虎背熊腰真正是叱咤時三軍麾退行動處八面威風那幾個弓馬手都是面透霞光頭籠瑞氣何異擎天玉柱架海金樑文通乃是仙眼與凡人不同他們個個都是從龍展土之人心中暗喜道得此數人前去易州漫說海潮縱有百萬的天神也難抵當便忙立將起來拱手笑臉相迎張奢便對衆人說道本帥傳汝等非爲別事只因齊國南郡王孫亞父有書到來指名要汝等數人上易州拔刀相助你等可與這位蒯先生同去走走須要奮勇克敵有功回營本帥自有重賞衆英雄答應一聲立在兩旁文通便告辭起行張奢道軍情緊急我也不及修書伺候煩先生拜覆南郡王改日差人前來請安罷文通辭別出府與六位旗牌在金亭館驛歇了一宵到次早打點行李上易州而來不消三日到了易州燕營的大隊文通道六位少待等我進營稟明然後奉請列位進去相見說畢忙跑上大帳孫臏一見便道賢姪辛苦請啓如何文通道六位旗牌現在營外等候號令孫臏聞言大喜吩咐大開營門請衆位旗牌相見中軍不敢怠慢忙大開營門文通出來把衆人讓進營來衆旗牌進去青紗大帳參見孫臏一齊跪倒口尊南郡王爺在上小人等叩首孫臏離位說道路遠辛苦免禮免禮就下來親手扶起只因孫臏知他的來歷不肯受他們的全禮衆旗牌立起來雁翅排開兩邊站立孫臏閃慧眼觀看個個真是開疆展土撥亂治反的英雄心中十分歡喜數了一回只有六人遂卽問道還有一位爲何不來文通道有一位張良乃張元帥公子因遊學在外故此未曾來孫臏道原來如此便問道那位是領袖劉邦便應聲道小人是左營旗牌孫臏一見點點頭道你叫甚麼名字青春幾何原籍何處劉邦道小人祖居徐州沛縣人年方十五歲了只因沛縣連遭水旱之災小人只得與父母投奔韓國寄居叔父之家遂投在張元帥麾下食糧當兵孫臏聽罷復又指着樊噲道這位是誰劉邦道王爺書上指名叫小人等前來如何又不認得孫臏道我不過聞名未有會面過劉邦道原來如此此人姓樊名噲這個是姓蕭名何這個是姓曹名參這個是姓夏侯名嬰那個是姓周名勃連小人共是六人孫臏又道樊旗牌你籍貫何處樊噲道小人籍貫魏國父親樊成功今已亡過五年了孫臏忙道可是會做廚的麼樊噲道正是孫臏忙上前攜住樊噲的手道原來你是我的恩人了可知天佑善人賢姪你日後風雲得會名揚四海榮宗耀祖不想我恩人在九泉自然瞑目了樊噲道請問王爺何處見過小人的父親如何稱呼孫臏道賢姪你不知底裏當初在魏國被龐涓的害削了二足鎖在內書房抄寫天文每日你父送飯與我

多蒙恩人盡心服侍後又通信與我說龐涓有意加害於我教我妝了瘋癲方能得脫牢籠至恩至德至今銘刻在心今日得見賢姪眞三生有幸也吩咐左右請坐衆人忙道王爺在上小人們豈敢有坐之理孫臏道不妨你等是客况且借你們來相助又有樊噲恩人在內坐下容易說話衆人再三推讓只得兩旁坐下談論些韓國軍政時將晚膳孫臏道出家人因不用煙火不便陪衆飲宴了衆人且暫住在前鋒營內我這裏再送酒席方爲兩便衆人聞言大喜遂辭別孫臏同往前鋒營內孫臏又吩咐前鋒營總官好生看待他們不得怠慢又叫人抬六席酒筵送至營中以爲接風六人俱各大喜劉邦便對衆人道衆位你看南郡王爺待我等如此寬厚雖說借我們來列在客邊到底見他沒有點自滿之意人說他禮賢下士話不虛傳比之張元帥有天地之隔了樊噲道可不是他一開口就稱賢姪叫得某心發毛雖然先父有恩於他若在他處此身分不過另眼相看就算大義了怎學得他待到這樣好處衆人正然說着只見前鋒的總官已命六人把六桌酒筵排上請他六位上坐六位爺就讓同營兵卒同食衆人道此是王爺的恩典賜與六位好漢的我們不敢同沾明日我們再恭請六位罷六位爺也不能相強道如此衆位朋友請下去罷等我們自斟自飲也就是了衆兵聞言都辭了出去這裏六人如龍餐虎食風捲殘雲食個乾淨這一個說王爺今日看我們幾位不住的點頭含笑那一個說他還讚我不已你言我說皆說南郡王待他們的好樊噲便道衆位王爺如此待我等我等明日上陣若不奮力殺退秦兵也不好算知恩之人了衆人齊道樊兄言之有理我們明日盡力殺退秦師以報王爺禮義之恩一個個你爭強我言勇即大碗大塊的亂食了個個吃得大醉那未遇時的眞龍劉邦他平生好酒漫說今日已吃得八九分了心中暗想道明日出陣才奮勇相殺怎說得是個英雄我不如趁此天色尚早單人出去躡踏秦營殺他個人仰馬翻才見得我是好漢遂推事出營拋下衆人獨自來到營門有燕兵攔住問道旗牌老爺往那裏去劉邦便詐言道王爺先差我去看看秦營只是我防身的短劍列位有長鎗借枝把我便罷燕兵聞言便取一杆長鎗遞與劉邦他接在手中竟出了燕營守營的軍士見今日王爺待他們甚好信以爲眞也不去稟報劉邦潛步出轅門也不跨馬竟奔秦營而來只聖天子有百神輔助秦營的守營兵看見一個醉酒將軍恍呀恍呀同着個青臉獠牙三頭六臂的人竟奔營門而來那把營兵飛報王翦聞言大驚只道是那洞眞仙下界來至混元陣了忙跨馬提槍出營迎敵往對面一看何嘗有三頭六臂之人只見一個帶醉的人心中反怪報事的人亂報不知護衛衆神恐王翦法眼看見金身騰空而起隱於半雲半霧之間暗中保護王翦一馬上前大喝步卒何往莫非來尋死麼劉邦聞言

大怒道：「匹夫敢出言無狀！你是何人，敢攔老爺的去路？」王翦笑道：「馬前小卒，也敢來問候爺的名麼？饒你死命去罷。」便欲勒馬回營。劉邦大怒罵道：「匹夫，你回馬就算是怕了老爺？老爺難道就饒了你不成？休要走。看看老爺鎗來取你。」王翦聞言大怒，喝道：「好不知死的小子，侯爺有心放你，怎奈你命中造定的了。你要今日身死，這也難怪。」便催馬照面門就一鎗刺來。劉邦用手鎗架過，二人大戰，有五六個回合。論劉邦那裏是王翦的對手，怎奈諸神暗中助力，二十餘合之外，反殺得王翦呼氣喘，方催馬向西。劉邦早又跳到西左竄左跳，把王翦只有招架之功，並無那還手之力。心中暗想：「不好。這個小子，脚力伶俐，倘被他傷了坐馬，跌了下來，豈不貽笑於萬世？不如用法寶傷他罷。」想定了主意，一帶絲繯敗了下去。口中喊道：「小卒侯爺戰你不過了，休得追趕。」便勒馬佯敗而走。劉邦大笑道：「你竟無千合勇戰，算不得秦國好人物，不要走。吾來也。」邁步往下就趕。王翦一見心中大喜，忙取寶劍念動真言，祭在空中，厲聲招呼道：「小卒，休要追趕。看我的法寶取你。」劉邦聞言，停步抬頭一看，見一朵祥雲，擁着一口寶劍，聲如牛吼一般，飛奔頂門而來。他只道是甚麼頑意，心中暗想道：「今日初見陣，不知陣上也有賣戲法約，便伸開長鎗，往上等着。那寶劍下來，想用鎗打開了，這可不忙壞了。」值日神聖說不好，雷部天尊若傷了紫微星，如何了得？忙伸手把寶劍托在雲端，不能落得下來。王翦看見醉軍小卒，頭起白光，把寶劍沖住心中，大驚忙念呪收回法寶。劉邦抬頭不見了寶劍，心中暗暗想道：「奇怪，的是甚麼原故？仰首往東西盼望，王翦一見心中大怒，道：『好小卒，如此放肆，便回馬望心窩一鎗刺來。』」劉邦說聲不好，手疾眼快，往旁閃開。王翦的鎗就刺了個空。那馬沖了過去，被劉邦一舉長鎗，照定王翦肋下一鎗刺來，嚇得王翦魂不附體，招架不及，把虎軀一扭，緊緊躲過，雖未受傷，却也穿破肋甲鎧，也不敢再戰。勒馬飛奔秦國的大營。劉邦更怪叫如雷道：「你往那裏走？」你上天老爺也要取你的首級。邁步如飛，往下趕來。王翦把鎗一擺，秦兵齊上圍團圍住。一齊動手，喊殺連天。這且不題。且說燕營內五位英雄，見劉邦出外，有一兩個時辰不見回來，蕭何便道：「劉兄出去，如何不見回來？樊噲道：『待我出去尋他，便出到營門，尋問那些守營的軍士。』只見衆軍士說道：『劉旗牌出營去了。』」他說王爺差他探聽秦營，至今未回。樊老爺你聽聽營外喊殺連天，莫非劉老爺與秦兵動手不成？樊噲聞言大驚道：「必是劉大哥與秦兵廝殺了。營長有馬快些取一匹來，待我先去搭救。列位可報與王爺知道，發兵接應便了。」左右聞言，忙牽一匹好馬過來，樊噲抓鬃上馬，他已提着他的戟出來，不用再借兵器。便一馬飛出營門，只見對面征塵大起，喊殺連天，急忙大叫：「讓起樊老爺來。」一馬闖入圍中，手起戟落，秦兵無數落馬，早殺到面前。劉邦此時酒已醒了，在圍中正要殺

出一見樊噲心中大喜叫一聲樊賢弟你來了麼我們趁勢殺出秦兵罷樊噲道兄長之言有理於是二人在圍中動手如瘋魔猛虎一般早有人報入帥營章邯知道忙帶兵相助正迎樊噲在前殺將起來二馬相遇也不答話便動起手來樊噲他日到漢朝算第一位勇將與西楚霸王能戰得十數回合章邯日後與霸王見陣不過兩合就敗了比較起來自然章邯不是樊噲的對手不止一二合殺得章邯大敗樊噲保得劉邦殺出重圍讓劉邦先走自己一馬擋住後面追兵此時孫臏聞知劉邦與樊噲去西秦營恐防有失差曹參孫燕去接應秦師見燕國已有接應又見劉邦二人英勇就不敢追轉遠回大帳去了這裏劉邦等得勝回營見了孫臏孫臏大喜各賜賞名馬一匹盔甲一付上了功勞簿吩咐衆人回營歇息不題且說陣中海潮聖人在法台上仰觀天文忽然見燕營紅光冲天心中大驚道燕營必有能人助他遂搖指一算心中大怒道我白費了一番心神原來把一個毛遂困在陣中別夫差人上韓國把劉邦等六人請了前來他六人乃是應運開基之人且紫微亦在其內想我出家人如何把他傷得若來破陣只怕此陣難保意欲用法治他六人大逆天意若要出陣又無顏見人右難左難把修行的心術弄糊塗了乃見王翦進來說道燕營今日出來一個步卒本事甚是利害指住寶劍反傷了無數人馬海潮聞言心中更是不悅就叫一聲賢徒你道陣中打住的却是何人王翦道不是孫臏麼海潮道不是孫臏是金眼毛遂變假孫臏的模樣前來打陣的王翦聞言道弟子不信弟子明明見是孫臏進陣海潮道你不信隨爲師指你看便知明白海潮運動神光用手往坑底一指這一般金光就猶如金龍一般射下坑去王翦一眼看見那坑內牛膝下坐着一個妖人不像孫臏心中大驚道果然不是孫臏之像毛遂他不在青石山修鍊下山來與孫臏頂上只是不會把別夫打在陣中如何是好海潮道這別夫我到不怕他怕的是今日晒營的那個步卒他若來打陣恐怕此陣難保王翦道他不過一勇之夫縱有法術焉能是祖師的對手海潮道你有所不知諸天的神聖爲師却也不怕只有這個步卒爲師奈傷他不得不是不能治他此乃是應運而生的爲師不能逆天行事王翦便問道天生這個步卒作何用處海潮道天機不可洩漏你且出去小心把守陣勢知會各營兵馬提防步卒前來打陣要緊王翦聞言辭了出來知會各營不題且說海潮聖人在法台上爲難多時暗罵別夫你好大膽敢逆天而行又請劉邦等前來奈何於我此恨難消不是出家人心狠這是你自作自受忙執劍搖訣口中念念有詞一噴法水只聽得半空中來了一位尊神威風凜凜霞光閃閃就只見他金甲紅袍耀眼明青鬚白面聚光榮目中生手生目曾破瘟瘟顯大名不知來的甚麼神祇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海潮法遣壓神牌 孫臍計破混元陣

話說海潮聖人念動真言，把手往空中一指，來了一位尊神，乃是太歲爺楊任，在雲端上打躬道：「喚吾神有何法旨？」海潮道：「無事，不敢冒瀆尊神。今有壓神牌一面，仗尊神法力，托出家人的法寶，托到燕營之中，打死孫臍，不許放脫。違者聽取太歲爺應聲尊旨，把壓神牌接在手，一陣旋風起在空中，往燕營而走。這壓神牌能打得三十三天尊神，不論仙凡之體，遇着此牌，只壓得粉碎。我且不言海潮祭寶，且說孫臍在營，只與六位旂牌設宴慶功，直飲到三更，只見烏雲四起，一天星斗無光。孫臍道：「怎麼霎時間天大變了？」衆人道：「想必是要下雨了。」孫臍忙下帳，仰首一看，只嚇得目瞪口呆。呆望秦營嘆息道：「好很的無當老祖，我與你有甚麼深仇，竟下此毒手？我有道理，遂復上帳來。衆人接着問道：「王爺可是要下雨麼？」孫臍道：「不是你們今晚休散，且在我營中安歇一宵，促膝談談衆位旗牌大喜，復又飲酒。孫臍殷勤相勸，把六位旂牌灌得大醉，不省人事，靠椅而睡。孫臍喚聲孫燕，你快出營去，着人抬塊大門板進來。孫臍領令忙出帳，叫人把門板抬進中軍大帳。孫臍吩咐放在房中，用椅架起，叫孫燕幫着把六人扶身，抬一位上門板去，當中放着，復抬一位在前頭放着，又將四人左放兩個，右放兩個，然後將門板下打掃潔淨，鋪下祭氈。孫臍在底下仰面朝天而臥，將杏黃旂鋪蓋在身上，兩口寶劍放在左右，沉香枴放在足上，又命孫燕在他足下橫臥。孫臍不敢不遵，也上門在孫臍足下位睡了。便問道：「三叔今晚何故如此睡法？」孫臍在底下道：「你有所不知，今夜四更海潮祭壓神牌，前來打我，故設此法躲藏。你在我腳底下，不許妄動。話說之間，天已交四更，六位俱呼呼睡着，惟有孫燕不敢就枕，在門板上翻來覆去，忽聽得一聲響亮，嚇得渾身是汗，徧體生津。知道壓神牌來了，便緊閉雙目，守在孫臍的腳底下，動也不動。那太歲爺請出壓神牌，欲進燕營，在青帳頂上，連展轉旋旋，那牌反往上起。太歲爺見牌旋了幾旋，不能下去，也只道孫臍不在帳中，就閃神目觀看。這太歲爺的眼睛，生得古怪，當初在紂王時，諫阻起造鹿臺，被紂王剜去二目，遇着道德真君救度上山，得兩粒金丹，放在眼眶，就長出兩隻手來，掌中長出兩眼，上能看三十三天，下能看十八層地獄。今見壓神牌不肯下去，忙用慧眼往下一看，見孫臍仰臥在地下，上盤着五爪金龍頭，前一匹斑豹，左手邊二隻猛虎，右手邊也有二隻飛熊，腳下又是一條金龍，盤着祥光萬道，瑞氣千條。眼見把一個大帳圍住，壓神牌如何落得下去。太歲爺看得明白，不敢下手，只在空中等候。有空兒行事，只聽得雲磨響亮，越發利害。自古道：「雲從龍，風從虎。」那七位爺的原形出現，把青紗大帳冲塌了半邊。兩條龍一匹豹四隻虎，齊飛起，扑壓神牌來。太歲爺見不能下手，忙托定壓神牌，轉

回混元陣中到天門臺繳了法旨。將金龍護體、虎豹護身，不能損他話，就訴了一遍。老祖無奈，收回法寶，太歲爺駕雲而去。歸了本位海潮聖人，恨恨不已。且說孫臏在門板底下直躲到天明，方出來叫醒孫燕，只見他六人還是沉沉大睡。孫臏道：「我今大難已過，還不遣將破陣，搭救毛遂，等待何時？」吩咐擂鼓聚將，就把六位英雄驚醒。你看我，我看你，六衆發笑，只見展得勝等七家門徒俱已披掛上帳。六位英雄連忙起身，回至自己營中，也不及梳洗，把孫臏昨日所賜的盜甲忙披掛起來，來至大帳。孫臏也就升了大帳，第一聲衆位將軍、海潮老祖擺的混元陣，外按三台，內藏一器，有變化無窮之妙，鬼神不測之機，中有風雷水火天兵天將，不但凡人難破，就是仙佛之體，也不敢輕進。此陣衆將俱是命世之才，上應天時，福大難滅，方可進得此陣。故此今日出家人，遣將不論文武本領，只要有禮之人，又叫一聲廉皇姑，聽令自古冲鋒破陣，必有先鋒。廉皇姑曾在名山學藝，法術不淺，可爲破陣先行。接我杏黃旗，打乾地進去，把陣中的火水風雷刀鎗砂石點破，以便衆將進陣。先破天門，後破地戶，退神遣將來往接應，都你之執掌了。須要小心。廉秀英忙接了杏黃旗，下帳準備去了。孫臏又喚劉邦道：「你遵我的軍令，跟隨廉皇姑打乾地進陣。正南上那座高台，台上有日精月華兩旗，你先拿來，砍倒陣外，就放出光來。台上有海潮老祖把守，他不敢傷你，你任性所爲，大破天門之後，速到第二座法台，幫着樊噲，同破地戶。算你頭功，又叫周勃一人一騎，跟隨劉邦進陣。上天門台，打破五雷鼓將南斗、北斗二十八宿各旂牌，盡行砍倒，同破天門，不可違誤。又喚樊噲道：「賢姪，你同曹參、夏侯嬰進陣，破正北上那座高台，趕散了十殿閻君，牛頭馬面到陰坑上，殺散七十二名軍漢，把紙幡扯毀，到陰坑裏救出毛遂，算你大破地戶之功。又命孫燕你與蕭何同去，他雖不知武藝，只是他後福不小，也不要冲鋒打仗，只要你帶着他走，率領六百四十八名壯健軍士到陣內，居中那座高台之下，六名秦將，你可奮勇獨戰，自有人來接應你。你殺退秦將，便上高台，雖不能拿此贏秦，却也教他君臣喪膽，大破人城，算你之功。又叫解信、宋龍、魏虎、吳信、吳光五個門徒，各領兵五百，按五行披掛，用五色旂幡，取尅治之義。他陣外有五座營盤，各依方位，按金木水火土五行之象。你等穿紅者攻他的西門，穿黑者攻他的南門，穿青者攻他的中營，穿黃者攻他的北門，穿白者攻他的東門，須要奮力冲躪，不得違令。又喚蒯文通道：「你可執掌營盤，催督三軍，擂鼓助威，調遣已畢，架着雙拐，親自出營觀陣。道且不講，再說衆將領了軍令，齊心同去打陣，也不放炮，呐喊暗暗的亂撒征駒，齊扑西營而來。正是：人如猛虎離山峽，馬似蛟龍出海濤。廉秀英一馬當先，西秦軍校急飛報與王翦知道，說燕營來了無數的雄兵，當先一員女將前來破陣，乞令定奪。王翦聞言，就知是廉秀英。

心中大怒，吩咐衆將隨我出陣，須要小心。一聲砲響，殿西侯催馬出營，正迎着廉秀英，仇人相見，分外眼明，也不答話，就戰在一處，有數十回合，孫燕等圍將上來，王翦一見拖鎚大敗而走，衆將在後趕來，闖進了混元陣，遂不見了王翦。只見裏頭黑暗沈沈，不分南北，劉邦道：「好利害，怎麼是好？」樊噲道：「那座山也是利害，二人正說間，只聽得一聲雷響，四面沙石刀劍戟隨風而來，樊噲道：「不好了，奇呀，這裏頭又有水，又有火，有雷，有風，又有兵器，沙石隨風而來，漫說打破，就是走也走不脫了。」劉邦道：「南郡王如此待看我們，今日叫我等打陣，雖無人與我動手，就死在陣中，也是甘心。」正在胡言亂語，有皇姑一馬當先，早將杏黃旂展開，往四面八方連展三展，一聲响，風息沙止，火滅烟清，衆人齊道：「原來是弄術的風雷水火往那裏去了。」秀英說道：「你們可見麼？」這又是三座法台，顯露出來了。正南上是天門台，正北上是地戶台，中間的是人域台，劉邦道：「我是搶天門台的，樊噲道：「我是搶地戶台的，孫燕道：「我是搶人域台的。」三個人各自如飛去了。花開兩朵，各一枝，且說廉秀英一馬當先，飛奔天門台而來，又只有普天星相五斗三才二十八宿九曜星官攔住去路，廉秀英把杏黃旂一指道：「諸神還不退位，等待何時？」衆神往左右一開，劉邦的馬就來至台前，廉秀英急忙撥轉馬頭，往地戶台去了。且說海潮聖人在法台上聽得陣內發喊，知是有人來打陣，把令牌一響，衆神顯了法體，有一位身高丈六，赤髮獠牙，高形惡相，威猛無比，周劉二人大驚道：「這些人來得利害，怎麼上得法台去？」且待廉皇姑來才好上去呢。周勃道：「不中用，左右是死，以報知遇之恩。」今日若破得天門台，功勞不小，天下揚名，就死也流芳百世。劉邦道：「有理。」况南郡王有言在先，說台上有個海潮老祖，他不敢傷害我，任我所爲也。大破天門台，休要怕他。我今二人且殺出去，喊一聲，將馬連打三鞭，那馬只往後去，不敢上台。劉邦喝道：「不中用的東西，他害怕不去，我們不要他罷。」二人下了征駒，劉邦串一串長鎗，周勃掄動了大刀，一齊步行，搶上台來。海潮老祖振動五雷，只見提鎗仗劍的紛紛從空而下，圍裹上來，劉邦進退兩難，只急得滿身是汗，大叫一聲：「天門遂開，現出一條五爪金龍，起在空中，周勃的原神也現出來了，只見一條金龍，一匹飛熊，在空亂舞，衆天神一見，知是紫微大帝臨陣，不敢動手，諸神退位。劉邦一見大喜道：「那些衆神懼怕我等退去了，快些上台，先把日月旂用劍砍倒。」周勃也將五雷鼓打破，趕散軍士，把二十八宿諸神旂旛盡行砍倒。海潮聖人一見衆神退位，點頭嗟嘆，暗想：「生獲二人，易如反掌，只是他乃二十四帝之魁，四百年江山之主，我出家人難以害他，可惜擺下此陣，只望治死孫臏，誰知反損了幾萬人馬，也是天數枉費了一番心神，想了一想，心中不免氣惱。」二人剛搶到面前，大聲吶喝，妖道休走。周勃已到切近，忙舉大刀望海潮砍來，海潮聖人用劍一

指道：休得無禮。只這一句話，周勃的手就不能伸了。只喝道：好妖道！這是什麼邪術，罷了罷了！我的刀不下來了，劉邦大怒，搶步上來，對老祖刺一鎗來。老祖用劍架開道：劉邦不是貧道，無能擒你，因你福命大，貧道不肯逆天行事，讓你成功，我也不害你。出家人去也。劉邦道：誰要你讓？又是一鎗刺來。老祖一道金光，升空而去。劉邦吃了一驚，道：怎麼起陣？金光連人都不見了，果然古怪。回首看見周勃，仍是不動。在那裏怪叫。劉大哥，你來救我一救。劉邦道：我不會法術，等我。去尋廉秀英，求他救你。周勃道：使不得，你去了，這個道人又來，可不是死也。劉邦無奈，道：待我推推你。上前一推，真命天子有百靈助，佐把周勃推了一推起來，就能動了。心中大喜，舉起大刀一砍，把台砍得四邊碎爛，一齊跳下台來。飛奔地戶台。我且不題，却說樊噲與夏侯嬰、曹參三人，殺到地戶台下。樊噲性如烈火，一馬殺到陰坑邊來，一聲吶喊，大叫：毛遂在那裏？我們來救你了。只喝一聲，如半空打了個焦雷，聲振滿營中，就把七十二個打紙幡的軍士，丟下旂幡，跑散了。樊噲與二人來到坑邊，只見牛頭馬面、焦面鬼王，無常勾死、五百陰兵，團團上來了。樊噲笑道：真真白日見鬼了！就催馬運動手中畫戟，曹參、夏侯嬰，舞動手中大刀，到處趕來，趕散了又來，非止一次。廉秀英，搶至跟前，把杏黃旂一指，那些鬼魂無影無蹤，顯露出一個陰坑來。有一丈八尺深，樊噲低頭一看，見坑內黑洞洞的，看不見什麼。便道：那裏有毛遂？在內。秀英道：陰氣未散，待我去破他。把杏黃旂往坑裏一指，陰氣全消，透出光明來了。只見毛遂在那牛脖子旁邊打盹的樣子。樊噲道：毛遂，我來救你了。那毛遂在坑中聽見，睜眼一看，說道：好了好了。見天日了，仰首看看坑沿上，有三位將軍，一員女將，認得是廉秀英，便叫道：皇姑，快些救我。秀英道：仙長出來，我等破了陣了。毛遂滿心歡喜，忙縱金光，就起將出來。只聽得一聲響，把個毛金眼，又倒跌坑去。廉秀英一見心中大怒，道：必有妖人在台弄法。快上法台，提拿樊噲等。聞言，忙催馬上台。只見兩邊排列無數陰兵，就大喊一聲，趕開鬼卒，直奔上法台。直取銀蓮子。兩人在台上，動手。廉秀英就叫毛真人，快上來罷。毛遂道：上不來的。上頭有人打我，不能駕雲。秀英道：不妨，有樊噲等將軍在台上。妖道那裏有空兒來打你？毛遂道：如此說，你閃開，等我出來。毛遂一縱金光，騰空而起，到坑沿上立住了。說道：勾了勾了，得活命了。那牛怎樣上得來？皇姑道：不妨，伸手取杏黃旂，在坑裏頭拂了一拂。那牛猛叫一聲，四足騰空而起，也出了地穴。毛遂問道：貴人是誰破陣的？皇姑道：是樊噲、劉邦等。毛遂道：如今在台上大戰，我也上去助他。一助以報陰坑治我之仇。秀英道：真人，你別去罷。你幾日沒吃飯，怎麼還有氣力？和人廝殺。毛遂道：不妨，忙駕牛上台，舞動寶劍，助樊噲等共戰銀蓮子。那秀英也拍馬上來，幫助銀蓮子。見毛遂已出了陰坑，忙在懷中取出定海珠來打毛

遂秀英一見把馬一拍，上前用杏黃旂一指，把寶珠指回。銀蓮子忙收了寶珠，反下台去。不知天門台已破，直想奔到那裏。有海潮聖人相助，也是他大數到了。剛遇劉周二，人破了天門台，却來地戶台相助，就與銀蓮子迎面。劉邦手起一鎗，正中梅花鹿銀蓮子翻身下地。一鎗結果了性命。樊噲等在後看見，心中大喜，大叫劉三哥你立了功，否劉邦道：我二人已破了天門台了。樊噲道：我已開了地戶了。廉皇姑道：列位可隨我來。同到人域，擒拿秦始皇，立功不小。衆人聽了一個個耀武揚威，舞動兵刃，竟往中央人域而來。外混元陣原是一番三才內藏八卦，風雷水火無窮變化。只因有了一個劉邦真命之主，福大天神也不敢加害。這卒也不敢近身。海潮聖人縱然有無窮奧妙，萬千之法寶，也不敢施展傷害於他。若說此陣不是劉邦福大，就難破了。勿論甚麼神仙也難出無當之手。閒話少敘，且說孫燕領了蕭何等一千衆將齊齊催馬，竟奔人域台來。遠遠看見台底下有六員秦將各執鋤頭鋤平土堆。臺上黃羅帳居中是始皇，左有甘羅，右有蒙恬，與無數人馬，並無旂幟號劍刀鎗。小豪傑心中大喜道：這幾個秦將就是幾隻猛虎，我也不怕了。要拿秦皇，只在此刻。吶叱一聲，往內就闖。單言秦將用鋤頭去平了土，見燕將殺至台前，不敢遲緩，將海潮聖人的靈符燒化。頃刻間一聲霹靂，只振得地動山搖，顯露出埋伏來了。四面八方齊湧上來，帶着飛沙走石，烈火騰騰，煙霧滾滾。外面變了一股大水，把孫燕困在中間。孫燕等此時方知道此陣如此利害，怪不得南郡王不來打陣。我們往那裏出去纔好呢。劉邦道：往正東生門出去罷。蕭何道：不中用。你看東方上大雷大電，必有妖人在那裏。我想王爺曾吩咐說：只趕殺六將上台擒拿始皇，自然破陣。如今不如奔上中央去罷。孫燕點頭道：有理。便一齊拍馬，搶上台來。始皇看見，便將靈符燒了。只聽一响，半空中下來了無數天兵天將，乘龍跨虎，各騎異獸，手拿兵器，團將上來。孫燕二人看見，魂不附體，喊聲不好了。我命休矣。把頭一低，就迸開天門，齊現出本命來。一條黃龍，一匹斑豹，飄飄着祥光，把滿陣上罩住，就不見了衆神。心中大悅，飛奔秦營而來。喊聲秦將休走。那六員秦將見孫燕來得勇猛，忙丟去鋤頭，各舉兵器。上前圍住廝殺。大戰孫燕在陣中往來沖突，如猛虎一般。大戰秦將廉秀英領着劉邦等還有毛遂騎了青牛，一齊向人域台而來。只見風沙滾滾，煙霧漫漫。秀英一馬便向正南。只見烈火騰騰，紅光奪路。衆將說好利害的火，怎麼進得去。毛遂道：不妨。這是海潮的魔法，不是眞火。秀英把杏黃旗連展三展，頃刻間就即烟消火滅。衆將散亂，征駒往內亂闖。秀英照前一般，用杏黃旂四面八方連展三展，把那人域台攻破了。王翳在台上看見大怒，上前奏道：自從那日被秀英擒走，若非神人搭救，焉有今日。如今又破了人域台，臣與他誓不兩立。再去出馬決一死戰。乞君主准行。不知始

皇可依從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羞敗怒排鎖地雷 救急魔差紙人馬

却說秦始皇在法台看見衆將動手殺得秦兵尸橫台下血流成渠六將敗出陣去始皇心中着急道這些燕將槍上台去孤命休矣正慌忙間忽見孫燕槍上台去大言始皇休走就是一團白雲直撲過來嚇得面如金紙骨如膏靛君臣們慌作一團忽見金光一道落在台上顯出一位真人大叫聖上休慌有貧道在此忙將無極圖望空中一散化了一道金光扶始皇君臣上橋自縱雲光起在空中提執無極圖渡衆人升空而去回歸大隊脫了大難不表再說燕將見始皇君臣騰空而去知海潮法力無邊也不追趕往下殺來趕殺敗殘人馬不表又說全山五將各各領了大隊人馬按五行披掛冲殺陣外五座營盤蒯文通擂鼓助威正遇陣內衆將殺出會合一處一時間把五座營盤踏爲平地殺得秦兵馬仰人翻哀聲不止殺得乾乾淨淨大破了混元陣正是 鞭敲金磬响人唱凱歌回 衆將得勝回營報功孫臏降階相迎說道難得衆位將軍同心協力破了此陣真乃莫大之功也即叫軍政司上了功勞簿衆將請回安息只見毛遂上前道難爲你費了心孫臏坐下說道賢弟多累你吃驚一場毛遂道這是我自作自受沒要緊偷了你的牛到也罷了只是喪了你三位門徒心實不安好利害的陣勢若非你請了幾位旂牌來破此陣救了我矮人命決死無疑矣孫臏道三個門徒是他的生死註定與貧道無涉毛遂聞言拖地一躬道三哥小弟有一言奉告非是小弟拉三哥下山拋你在火坑我如今師徒歸山袖手旁觀隱居深山不來管你看秦營紫氣濛濛三哥你雖有無窮法力難以逆天行事如今說你回歸天台只是你大事未完又枉小弟幾次下山險些喪了一命你便自思我在此處也是無用不如別你回歸青石山去可免擔驚受怕隱姓修真各有各的前程罷了孫臏聞言道賢弟你怎麼忍我在此受厄矮爺道這也是你自作自受你留小弟也是無用孫臏道你再多住幾日爲我退了秦兵同回山未遲毛遂道不中用要我退秦兵比登天還難你是大羅天仙比我根深蒂固豈有不知天意之理我勸你早些把父兄骸骨安葬了速速回山方是正理小弟實不能奉陪就此告別便對蒯文通道你也跟出家人回山去罷你在此也是無益蒯文通聞言遂上來向孫臏叩了三個頭拜別了一齊出營孫臏與衆將一齊送出俱各流淚毛遂便拱一拱手道列位請回三哥總要見機而作千祈保重保重我去了 一聲响駕起祥雲師徒回歸青石山去了這裏孫臏和衆將回至中軍大帳吩咐擺宴慶功這且不表且說海潮聖人用無極圖化了一度金橋渡秦國君臣回至大隊復上中軍大帳點一點

人馬共損去五千戰將五員。始皇心中甚是不悅。對海潮聖人道：「老祖我看孫臏神通奧妙，大爲費手。今日若非憑老祖法力，孤家險遭毒手。細想起來，不如收兵回國，便了免得傷害生靈。人民塗炭，老祖道：『聖上放心，勝敗乃兵家常事。』豈因一陣之失，遂有退心？況且天意興秦，若不順天，反遭其害。孫臏這個庸夫，止不過逆天而行。在旦夕始皇道：『老祖，你說孫臏逆天而行，在旦夕孤看孫臏委實利害。』別的玄門敵他不過到也罷了，你乃掌教之主，先有老祖，後有天地，擺下甚麼陣，也被他破了，還有誰是他的對手？海潮聽了，這一番言語，羞慚滿面，腮邊滾滾冒起火來，含怒道：『非是出家人敵他，不過因這庸夫請的人，俱是命大福洪之輩。貧道不敢逆天，故此奈他不得。談論之間，見軍政司上帳，奏道：『啓上王爺，今有國師金子陵調兵回來，正在營門候旨。』始皇宣國師進見。軍政司去不多時，把金子陵宣進。黃羅帳前朝見已畢，又向海潮叩頭起來。奏道：『臣遵旨上咸陽調兵三萬，大砲三十六位，小砲七十二位，共是一百零八位，俱已取齊。特來繳旨。』始皇道：『卿家一路辛苦，暫且下帳，在朝房歇息。』金子陵聞言，正欲下帳去，有海潮奏道：『金子陵既取大砲回來，我主不可怠慢，速備三牲祭禮，率領文武親自虔祭，披紅以便貧道施展攻破易州。易州一破，孫臏便不戰而退。』始皇聞言大喜道：『但願如此。』孤社稷之幸也。忙傳旨排開香案，準備三牲，自率文武御祭各大砲，俱披十字紅祭畢，同回黃羅帳開筵慶賀。不題。到了次日，海潮老祖上蘆棚端正坐下，便喚金子陵賢徒，你可將三十六位大砲對住易州三門，每門十二位，一字排開，裝上火藥，喚三十六名砲手伺候。到三更時分，聽空中雷響，三陣一齊點着藥引，放礮攻打易州，不可違誤。又喚王剪領本部人馬，在三門外挖下地溝，將七十二位小礮埋在溝內，每門埋下二十四位，裝上錢糧火藥，用竹筒裝上火線，用浮土蓋上，竹筒透出土面，每一位用一名軍士把守。此名鎖地雷，以雷響爲號，雷響三陣，大砲攻破易州。孫臏必然領兵進城把守。你點地雷，那怕他雄兵百萬，頃刻間化爲灰土，不可違誤。二人領命而去。又喚章元帥，你將五營四哨的旂幟俱各按倒，不可鳴鐘擂鼓。到了三更時分，聽他雷响三陣時，重整旗幟，擂鼓助威，吶喊多設燈火，準備保駕入城。平定易州。只在今晚，不得有誤。老祖調遣已畢，下了蘆棚，率領文武出了大營，跨了青毛獅，打營外走了十轉，按八卦方向，用奇門遁甲神術，把幾座秦營遁得無影無蹤。正是法力無邊，况又神通廣大，可能移山倒海。海潮聖人用遁甲遁住秦營，使孫臏不意，希圖嚇哄一時。到三更天，就好礮打易州不題。且表孫臏正坐營中，忽藍旗來報道：『王爺萬千之喜，西地秦皇已偷走散兵拔營去了，不敢不報。』孫臏聞言，一擺仙腕，那藍旗回歸他的汛地去了。便喚孫燕道：『你可出營哨探明白，速來回報。』孫燕領命忙出營上馬，抬頭往對面觀看，果不見了。

七座秦營心中大喜，也不往前再探，便回營飛報三叔知道。孫臏暗暗想道：易州未破，秦皇豈肯善自退兵？莫非又是海潮弄什麼玄虛不成？其中必有緣故。劉邦在旁見孫臏不語，便道：王爺不必疑惑，小人想昨日這一陣，秦人知道我們利害，焉敢住扎大營？大約是實退去了。孫臏道：你們只道其一，不知其二。昨日雖然破了他的混元陣，那海潮神通廣大，豈肯善自退兵？定有原故。待貧道親自出去觀看一遍，定知分曉。孫臏聞言，便牽過青牛來，衆將隨他一齊出營。孫臏在青牛上抬頭一看，只見雲氣靄靄，烟迷霧鎖，黑沈沈氣繞雲濛，雖然不見營盤，但是雲鎖霧罩，騰空殺氣，心內大疑。忙打背上取下金鎖繡杏黃旗來，往對面一指，猶如打一個閃電，一道金光露出營盤來，刀鎗劍戟，密密層層，又動一動，離了杏黃旗，又濛住了。孫臏道：如何？我料秦皇必不肯退兵，原來用遁甲法。遁住人馬，你等便不能識破。衆人看見道：若非王爺用至寶點破，衆將等如在夢中。只道秦兵已退，那曉用的是邪術，但不知秦人行此詭計，是何主意。孫臏道：又是海潮用什麼玄虛等貧道進營上帳，便知分曉。說畢一同入營。孫臏下騎上了青紗帳，坐下瞑目一會，伸手入袖，把子午卯酉算起，內外天河一轉，已知其意。心中大驚，在座上低頭不語。衆將一見，齊問道：王爺算得秦人，又是什麼鬼計？孫臏道：你等不知生死。海潮如今排下鎖地雷礮，只在今晚三更三點，雷礮攻打易州百萬生民，俱成灰土。你我俱不用逃生，眼前喪命了。衆將聞言，只嚇得魂飛千里。齊道：王爺可有甚解救？孫臏道：雷礮之法，只可行於子時三更一陽生之後，方能運動。若過了三更，天地所忌，便不能施展了。今晚定當解救此術，且救一國生民，再作道理。遂叫孫臏道：你速取白紙百張來聽用。孫臏忙下帳取紙，送與三叔。孫臏道：你領取交與五營四哨的能人，照我模樣，剪一百零八個紙人，俱要騎牛駕枋立等應用。孫臏領命，忙把白紙派與軍士立剪了一百零八個紙人，俱騎牛架枋，拿上。孫臏看了大喜，吩咐衆將各歸本部隊，緊守大營。衆將奉令，俱各下帳回營。孫臏一人坐在大帳中，將一百零八個紙人拿來，顯他的法術，念念真言，就在大營駕牛起在空中，只等三更時分。他便行法，這裏海潮聖人到了三更時分，下了蘆棚，用令牌往空中一舉，道：雷部正神速降，一言未了，半空中雷聲响，振得地動山搖。老祖收了遁甲，秦營軍士把旗幡豎起，一齊鳴金播鼓，吶喊助威，火把燈球照耀如同白日。那金子陵與王翦領着大礮手，準備火繩專等三更三陣雷响，一齊動手，攻打易州。秦國君臣俱各結束，停當準備進城。老祖又把令牌往上舉了一下，又一連大大幾陣焦雷，好利害。有西江月詞爲證：霹靂一聲响，震開地戶，天關須彌倒塌半邊山。本是雷霆凶險，幾陳虢虢虺虺，聞聲膽戰心寒。海潮法力果無邊，雷部從他驅遣。雷聲兩遍，孫臏在雲端上，不敢怠慢，念動真言，率誦呪語，把一

百零八個紙人往三門上冲下去。這裏子陵與王翦聽了雷响，兩邊忙令砲手把火繩準備，忽聽得猛一聲牛吼，吃了一驚道：「這不是剛夫的畜牲叫麼？」正說着，二門上火把手一齊發喊不好了。孫臏來了，金子陵與王翦忙抬頭看去，只見孫臏騎牛駕枋冲將進來，嚇得魂不附體。齊上前迎敵，圍着孫臏亂戰。可是這裏一聲牛叫，那裏又一聲牛叫，四面八方來了無數孫臏，俱是一樣。又冲將上來，那些砲手一齊逃走。子陵王翦魂不附體，各自逃命，飛奔大營而去。只見營中反冲出兩三個孫臏，攔住去路，營內喊殺如麻，二人齊叫不好了，回馬往蘆棚而走。你道秦營中如何又有孫臏？原來始皇君臣聽了把陣雷響，俱各歡喜，準備入城，誰知忽然來了一個孫臏，舞動雙枋，望寶帳冲將上來。始皇君臣聽見是個孫臏，這個始皇在大座連椅而倒，幸得有左右準備進城的，俱是全身披掛，一見孫臏冲進，各拔隨身寶劍，上前攔住。左右救起始皇，始皇也逃往蘆棚。始皇步行，二人急下馬，齊說孫臏鬧營之事，同進蘆棚。海潮正在手舉令牌，想催第三陣响雷，忽見營外大亂，急急觀看，只見始皇與子陵等俱步行跑來，口中喊叫孫臏來了。老祖一見，忙把縱有三頭六臂，也不敢冲我蘆棚。今日與你定不干休。仗劍迎將上來，尚未交手，又來了四五個孫臏，把海潮困住，亂喊亂叫。這方也喊孫臏來了，那方也喊孫臏來了。秦營中幾百孫臏，東西撞鬧，個不休。海潮在蘆棚上與孫臏戰，戰不數合，忙祭起無極圖，把衆孫臏一齊捲了。又有軍兵來報，前後左右無數孫臏，乞早擒了。老祖道：「此乃孫臏之術，待出家人前去擒拿。」忙上青毛吼仗劍帶領金王二人，齊出蘆棚。孫臏在雲中看得明白，想此時已交四鼓天色，海潮縱想再行法術，已過時刻了，便念動咒語，收了魔法。秦營的孫臏一一的見了原形，衆將報知海潮。海潮道：「一齊收來，自有法治。」即回蘆棚。始皇忙問戰孫臏如何。老祖道：「盡是紙人馬，此乃剛夫的魔法，是以叫人拿來。始皇道：「不要拿來了。老祖說不妨，即見拿來，俱是紙人馬。老祖親自燒化，坐下心中大怒道：「這剛夫用分身法，鬧亂秦營，失了時辰，不能砲打易州。只是你躲過今晚，難道又躲得過明晚不成？」此時天色大明，始皇傳命且整營房，老祖又叫子陵取一升黑豆來，子陵領命取了呈上。老祖接了黑豆，虛寫一道靈符，念動真言，吹了一口仙氣，先遞與子陵道：「你將此豆捧出營去，四面八方散開，地雷砲之外，不可遺漏。又喚王翦道：「你可帶兵二百一十六名，到三更時分，照前聽雷三陣，爲號。點上一百零八位大砲，倘有假孫臏到來，不可慌亂，用火燒化，不可有誤。二人領命去了。不表。且說孫臏破了雷陣，回營。天明衆將同來慶賀。孫臏又叫孫燕道：「你去看過秦營，又作甚事。」孫燕出營看了一番，回營報道：「秦營中烟雲靄靄，青天失

色紅日無光不知何故。孫臏道：「又是海潮弄術，待我再算過他。」卽搖指一算道：「原來仍用地雷砲攻打易州。」孫燕道：「此又用紙人馬了。」孫臏道：「不中用了。」他那裏已有準備。我另有破他之法。卽命孫燕速領兵五百出營外，築一個高台，預備硃砂白芨黃紙香燭，不可有誤。一時孫燕回營，繳令孫臏同衆將來至台下，獨自到台上，看見天交正午，應用之物俱已擺齊。卽寫了幾度靈符，用火化了，把杏黃旗往西一指，忽然空中來了黃巾力士六丁六甲等神，在雲端上道：「眞人有何使令？」孫臏道：「無事不敢相煩。今有海潮老祖，按下鎖地雷，攻打易州。全仗你等大顯神通。」將一百零八位砲倒轉回頭，不得違誤。衆神依令去了。孫臏又念呪燒符，把太陽掩倒。孫臏行事已完，領衆回營不表。且說王翦等到黃昏時分，率領二百一十六名軍士，帶領火繩火把，在三門上分開。等時辰行，事海潮又把五雷移來，在易州城外，响雷一陣，三門上火把明齊，照得通天徹地。燕營衆將膽振心寒。孫臏見雷响二陣，忙出營外，把杏黃旗望空一指，道：「功曹還不下手，說個未了。」諸神齊顯一陣狂風，好利害。有詩爲證：來時無影去無蹤，石逐沙隨勢欲傾。拔樹推牆何處力，耳邊惟覺虎呼聲。大風一陣，只刮得飛沙走石，播土揚塵，十分利害。王翦在三門上，只等雷响三陣，便下手了。忽然間一陣狂風，走石飛沙，只打得衆軍二目難開。火把火繩盡打滅了，又忙亂起來。此時雷已三响，王翦卽命快些點砲。衆軍一時心慌，看不真切。一幌火繩响的一聲，第一位大砲已出，只聽得咕咚一聲，驚天動地，倒奔秦營而去。王翦一見，說聲不好了，我死也。未知砲打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孫臏連破鎖地雷 三教共設平齡會

話說秦兵因三陣雷响，不辨明白，就點火砲烘的一聲，又往秦營打去。王翦一見，喊聲不好了。這話還未說完，第二位大砲已點着了，咕咚一聲，又打往秦營裏去。第三位接着又一砲，王翦也是手足無措，吶喝也吶喝不出來了。一催馬如飛到第四位砲跟前，那砲手正想點砲，王翦不及叫喊，忙展開鎗一鎗，把砲手刺倒在地。衆砲手才歇住了手。王翦大怒，喝道：「該打的奴才，這些砲往那裏打去，也不看個明白，只管亂放。」衆軍士忙把火亮一照，只見那些砲一個個的都倒轉了口，向着自己的營盤裏，衆皆失色。王翦道：「什麼人都轉放過來，方才若是都點上了，要想我們營中有一個逃生，也不能夠了。」衆將道：「此必又是孫臏法術。」方才那裏大風把砲都倒轉放了。王翦道：「你們快些動手，把大砲抬轉過去。趁此時候，還是未過三更，尙可行事。」衆軍聞言，一齊動手。七八個人想去抬一位，誰知只些砲好似生了根一般，抬也抬不轉。衆軍急了一齊來抬，抬了半日，才抬得轉一個砲來，忙個不住。那裏秦始皇同着衆文武，在營靜聽消息。

忽聽得一聲砲响，打進營來，只嚇得面目失色，說聲不好了。一連又是兩個打來，只見得營中煙騰火焰，三軍叫苦之聲，振耳始皇。君臣把魂嚇殺了，東一頭，西一頭，你撞我，我撞你，亂成一處，不知往那裏躲的好。海潮老祖在蘆棚上作法，催動五雷，聽得連珠砲响，反打進本營也着了，急忙跨上，亂正欲下蘆棚，却與始皇君臣相遇，只見始皇戰兢兢的道：「雷砲不會攻城，到會打自己營寨。」老祖忙下了青毛，竄道：「此事連貧道也不明白，可速傳王翦到來。」一問便曉，始皇忙差官把王翦宣進蘆棚，便問道：「殿西侯，老祖令你管砲，攻打易州，爲何只樣糊塗，望自己的大營，反打上三砲，傷了無數人馬，是何原故？」王翦聞言，忙跪下奏道：「臣奉師命，管理大砲，將近三更時分，起了一陣怪風，把火亮盡行吹滅，及至點了火亮時，雷已响了三陣，小臣誤失了時刻，催砲手快些動手，放了三個大砲，俱反打轉自己的營盤，微臣着了急，一時間不能禁止，只得用鎗挑了一個砲手，方才止住，及再看時，所有大砲盡皆倒轉口，向自己的大營，微臣一時不能辨得明白，誤放三砲，臣罪該萬死，始皇與甘羅等皆吃了一驚，始皇道：「此又是孫臏的法術了，不如讓他一讓，撤兵回國罷了。」海潮忽怒道：「吾主龍心萬安，雖然兩次被別夫所破，明夜三更定要成功。」始皇道：「孫臏妙法無窮，只恐又落了。」他的圈套，海潮真氣得二目圓睜，仙眉倒豎，說道：「貧道若平不定易州，誓不回山。」聖上且請回帳安歇，衆將俱各回營，待貧道破了易州，再來稱賀，忙送了始皇，下了蘆棚，回身入內，坐下，不過四五個時辰，天就晚了，老祖又令王翦保護大砲，又把一百零八符取來，遂與金子陵道：「你可把符拿去，每一砲上貼一張，由他什麼天神地將，也不敢近前。」二人領令下帳，各自幹去了，我且不講海潮聖人如何祭砲，且說孫臏在營中靜坐，心下暗想道：「海潮今晚必有法術，我再算他一算，便知來意。」眼望秦營點頭嘆道：「你行的事真凶，可奈我何，我也知燕國不久當滅，然有一刻我捱一刻，定然不使你隨手而得。」吩咐擂鼓聚將，掌鼓官忙把聚將鼓，搖動孫臏等俱各披掛上帳，參見已畢，兩邊並立孫臏開言道：「列位將軍，海潮今晚仍用鎖地雷來攻易州，貧道此次依計就計去劫秦營，殺他個措手不及，令秦人見影而懼，海潮望風而逃，方才顯我出家人的手段。」衆英雄聞言，一個個抖擻精神，願效死力。孫臏大喜，便叫一聲：「劉旗牌，你領兵五百到三更時，雷响三陣之後，殺向易州東門，趕殺秦兵，竟撲秦營。」又命樊噲帶兵五百殺散南門秦兵，也到秦營取齊，又命孫燕帶兵五百殺散西門秦兵，也到秦營取齊，又命廉秀英領着曹參等領人馬三千到三更時分，雷响三陣以後，竟撲西秦大營，會齊劉邦等三路人馬，亂踏秦營，擒王捉將，算你等之功。其餘將佐俱隨我守營，衆將俱各領令下帳，各自準備去了。孫臏取了杏黃旗，往東南西北四下裏一展，喝一聲：「四海龍王，頃刻間祇見那敖欽，敖廣，敖順，敖

聞四海龍王在空中參見孫臆道有勞尊神法力今晚二更之後降一場大雨要一百零八點水高一丈有零只許在易州三門之外不許一點入秦營易州城外不許容存一點違者聽取四海龍王領了法旨在半空中等候不題且說金子陵領了海潮的法旨把符在砲位上貼了一抬頭只見燕營中煙迷霧鎖殺氣騰空心中說道孫臆中必有準備忙回蘆棚稟知老祖道弟子見燕營中殺氣騰空必有原故乞法旨定奪老祖聞言忙下了蘆棚閃慧目看去果然騰騰殺氣沖入斗牛心下大驚道若非秦皇福大金子陵望氣知幾今晚雖用砲攻易州秦營中也不免尸山血海忙回蘆棚坐下喚金子陵你領我法旨快報知秦皇今晚三更更有孫臆遣將劫營宜早防範攻城之事有我一力擔當金子陵領了法旨不敢怠慢到始皇駕前跪下奏道啓上吾主海潮老祖方才仰觀天象見燕營殺氣沖入斗牛主有敵人劫營差小臣代奏乞吾主及早防備至緊至緊始皇聞言大驚道如此怎好章邯忙出班奏道主上不必擔憂既是孫臆要來劫營不如調兵四面埋伏以砲响爲號一齊出來可以圍住燕兵自然成功始皇聞言依了章邯所奏把人馬盡行調開按四面八方埋伏其餘文武俱保着始皇往蘆棚與海潮聖人觀敵留下一座空營懸羊擂鼓餓馬搖鈴章邯調遣已畢天色已晚營中點上燈火海潮聖人已拘了雷部在空中等候衆雷神見四海龍王也在空中忙問衆位龍君到此何事四海龍王齊道奉了這真人之令在此行雨請問衆人到此何故雷神道奉海潮聖人法旨在此行雷助礮攻打易州龍王笑道他們要雷要雨只苦了百姓我們各自行各的事罷了天交一更之後雷部神祇各展神威連打了一陣焦雷那裏四海龍王也忙與雲布陣把個朗朗乾坤變成一個黑暗世界王翦命砲手準備火繩等物雷部神祇忙施第二陣焦雷四海龍王大顯神通頃刻間下了一場大雨真好利害也起初時浙浙瀝瀝到來後滾滾滔滔浙浙瀝瀝沾過了六街三市滾滾滔滔鋪平了四野三門龍王奮怒分明傾倒了九曲黃河風伯施威一似拔開了七層鐵閘霎時溝溝壕平地水深數尺好大雨把王翦這些人馬只淋得個個濕透征袍把火龍火把火繩盡皆濕滅了起先不過水過脚面次後漸漸長了起來把一百零八個大砲都淹沒了大小三軍又被水耗了一半都是着急連王翦也顧不得了個個赴水逃命海潮聖人不知營外有水把令牌連叩三下空中雷响三陣不見動靜心中疑惑始皇道此時已是三更三點了爲何不見砲响海潮道難道孫臆又用什麼邪法一言未了只見王翦拖泥帶水渾身濕透上了蘆棚老祖道王翦爲何如此又不放鎖地雷轟易州呢王翦含怒道還說什麼鎖地雷一場大雨把人馬險些淹死連砲都淹沒了怎麼放得呢始皇道爲何營中一點雨也沒有是何原故老祖道又被別夫破了法也正

說間三軍吶喊不好了。水來也。一齊往蘆棚上亂跑。那水猶如倒了閘一般。往營內滾來。劉邦領兵到東門。樊噲殺到南門。孫燕殺到西門。只見三門上並無一個秦兵。淹死的不知其數。餘者都逃走了。只剩下大砲三位爺。不敢怠慢。率兵就往秦營闖來。海潮見水來得凶猛。忙上蘆棚。海潮忙用劍往下一畫。水皆入地。一點全無。始皇大喜。稱讚老祖法力無邊。一言未了。吶喊四起。燕兵已殺入營中。號砲連响。章邯兵卒一齊圍將上來。廉秀英率兵卒與衆位豪傑在陣中一齊動手。只殺得陰風慘慘。那裏劉邦等從外殺來。把秦兵裏外夾攻。秦兵又吃了大虧。只殺得秦兵哀哀不止。早有人報上蘆棚。海潮聖人聞言。忙下了坐位。上青毛吼。領着金子陵王翦二人。如飛一般。撲秦營而至。燕兵正四面趕殺。海潮聖人舉劍上前阻住。衆將一見。忙咬破舌尖。望衆人一噴。念念有詞。就破了定身法。海潮一見大怒。忙仗劍來取廉秀英。只裏劉邦接住金子陵王翦。抵住樊噲。孫燕戰住章邯。二國大將各尋對手。又是一場大戰。殺得東方已白。孫臧在營中知道衆將大戰。海潮臨敵。怕衆將吃虧。不敢坐視。忙上青牛。起在空中。竟向秦營而來。秦國君臣正在蘆棚上觀敵。忽見落下孫臧。只嚇得魂不附體。一齊亂跑。君臣們竟不能相顧。海潮聖人又見不能取勝。忙把青毛吼起在空中。廉秀英也駕雲來趕。被海潮一如意打下塵埃。孫臧忙上前救起。海潮聖人在空中。把無極圖一抖。變了一座高牆。直透九霄。衆將知海潮法術利害。不敢前進。打得勝鼓回營。始皇見燕兵退去。心中少安。查點兵將。折了一萬有餘。偏將一十六名。帶傷者不計其數。二目中不禁流下淚道。我國雄兵百萬。六國之中。連一國也不能平。就傷了幾萬人馬。不如退兵回國罷了。始皇正欲退兵。拔寨金子陵打土遁逃了。回營上帳。見駕始皇道。國師來得正好。孤正欲傳旨撤兵回國。專等你来起行。金子陵道。吾主爲何又要撤兵。始皇道。孤的人馬死的也夠了。孫臧利害。你也知道了。孤也不敢奢想。自今以後。守孤的疆土罷了。王翦忙跪道。臣冒死求吾主住兵三日。看老祖回來。再作定奪。若三日不回。吾主與燕國講和。便罷兵不遲。始皇只得依奏。傳旨五營四哨。深埋鹿角。嚴加防範。不題。且說海潮戰敗。越想越惱。催開青毛吼。竟入南天門。要去啓奏玉帝。用五雷前來打孫臧。偶然一想。只別夫雖然無禮。念他苦鍊一場。好容易修到一個大羅天仙的地位。罷罷寧可他無禮。不可我無情。出家的人。慈悲爲本。且去見過教主。再作定奪。忙轉青毛吼。竟上三十三天。望兜率宮而來。此時老君正在丹房打坐。童兒通報。說有崑崙山雲光洞海潮老君到了。老祖說聲。吩咐兒童將海潮請入到兜率宮。來至丹房見禮。老君道。師弟何來。老祖道。無事。不敢驚動道兄。因秦氏當興。六國該滅。天遣雷部正神下凡。投拜貧道爲師。學藝三年。今因兵困燕山。遇着天台洞孫臧下山。仗他神術。逆天行事。把王翦殺

敗貧道無奈下山。苦苦勸他的，他不肯回頭。在戰場上與貧道動手，傷我金銀二徒。貧道本該上天庭啓奏，又可惜他多少苦修，方成正果。故此前來投訴道兄。道兄你現爲掌教，斷斷曲直，判定誰是誰非呢？老君笑道：師弟不須動怒。孫臏既是無知逆天而行，你先回秦營。貧道會同如來、鴻濛教主，設一平齡會，並掌教南極與他師傅王禪一齊下山。到燕山勸他歸山。他若不信，奏知大勢天尊，將他五雷擊頂。海潮道既是道兄慈悲，貧道先回秦營，好預備潔淨的地方。以俟法駕。老君道：師弟請回貧道，隨後就到海潮別了太上老君，出兜率宮，上青毛猊，回到秦營，入營見始皇。始皇接上黃羅帳，分賓主坐下。始皇道：老祖來得正好。小皇意欲退兵回國，候老祖定奪。海潮道：聖主不必退兵。昨日貧道上兜率宮，請太上老君、西方教主、鴻濛教主、三教聖人，設一平齡會，把刑夫平伏，攻破易州。只在目前，聖上不可回兵。始皇聞言大喜道：據老祖所言，孫臏縱有神通，也難出三教之手。小皇有何德能，有勞老祖如此用心？傳御膳官排宴伺候。老祖道：三教聖人不食人間烟火之物，不必擺宴。可在營中揀一塊地方搭座。大大蘆棚內張燈結綵，爐焚名香，杯添淨水。吾主只用一文一武相隨。至黃昏時分，同貧道接見聖人。衆將各守隊伍，不許喧譁。始皇聞言，忙令軍士搭起高台，預備迎接三教聖駕。不一時，日落西山，滿營皆張燈放火。海潮同始皇、甘羅王、翦三人來至台前，下了坐騎，同上台去。只見台上擺得潔淨，當中擺了三個龍墩，高掛燈珠，密結錦綵。正看間，天交初更，聽只得半空中仙鶴聲音嘹亮。海潮聖人知是南極仙翁到了，忙與始皇開台迎接。南極子下了仙鶴，始皇跪地一躬道：朕有何德能，敢勞動掌教主師。大駕降臨，南極子連忙降禮道：貧道怎敢勞動聖上迎接，遂一齊進了台中。海潮與南極見禮道：有勞老道兄光降。南極道：奉三教聖人差遣，貧道怎敢不來。正說着，只聽得空中仙樂和鳴，祥雲縹緲。南極道：主教到了，快下迎接。海潮與南極始皇等齊近台邊跪接。三位聖人各跨青牛鸞獸，落將下來。始皇偷眼觀看，只見那三位聖人：第一位面目清奇，生古怪，劈開混沌居先代，太極兩儀四象縣。三才定位分三界，自從治世守爲君。萬古人王傳歷代，第二位頂有垂珠，纏絡蓋萬劫千磨身不壞，西方極樂大慈悲。無爲極靜超三界，第三位魚尾冠，絲絛帶八卦仙袍。身自在丹成大道妙無窮，修鍊真元無比賽。會跨青牛過函關，兜率宮中聲名大。始皇等把三位教主接進蘆棚，按次坐下。正中如來左，鴻濛右，太上老君跟隨。仙童佛子侍立兩旁。海潮南極上前參見，始皇甘羅王翦俱各頂禮參拜。佛主言道：善哉善哉。只因劫數已到，六國該滅。秦室將興，故遣雷部下凡，平吞六國。今孫臏逆天行事，乃是百姓該有刀兵之苦。賢皇請起。此來自釋子下。凡設一平齡會，平伏孫臏。孫臏他不過是個真人，焉能逆天行事。乃是百姓該有刀兵之苦。賢皇請起。此來自

有定奪。始皇起身並立一旁。老祖開言。便問南極子道。王禪爲何不到。南極道。已遣金霞童子。用拘仙牌去拘去了。想必就到。正言間。王禪同金霞童子。已上高台。朝上稽首道。弟子王禪參見。願聖人萬壽無疆。老君對王禪道。今拘你來。只因你門徒孫臧。逆天而行。兵阻易州。得罪了海潮。其罪不小。故此今夜三更相會。排下平齡會。你快把孫臧喚來。待我們訓勸他一番。他若肯把兵撤了歸山。不管閒事。可免五雷之苦。快去罷。王禪叩了一個頭。換了南極的如意金鈎。下了法台。脚駕祥雲。飛奔燕營。落將下來。小校一見。嚇得一跳。忙喝什麼人。半夜到此。何事。休要往那裏走。就用箭射了。王禪道。休得胡言快報進去。說雲夢山水簾洞鬼谷子。奉掌教南極如意金鈎到來。小校聽說鬼谷子。知是王爺的師父。忙報入營中。孫臧正在營中靜坐聽說。是師父奉如意金鈎來。心中大驚。道。半夜三更。我師父請了掌教金鈎到來。何幹。忙整衣冠。迎接入營。跪下叩頭道。早知師父奉掌教金鈎到來。理當遠接。今迎接來遲。在駕前請罪。王禪喝道。好孽障。你幹得好事。豈有不知海潮法力。你竟與他動手。倚仗神術。逆天行事。如今他擺下平齡會。請了三教聖人。下凡。差爲師的來調你了。你仔細着五雷轟頂。甚是可惜。我度你一場。竟無結果。你一個大羅天仙。拋在水中。此是你自作自受。不聽爲師之言。孫臧聞言。嚇得魂不附體。歇了半晌。又道。師父不必動怒。弟子下山一場。自作自受。怎敢連累師父。他今日既擺下平齡會。弟子跟師父同見三教聖人。任憑斬殺。存留。王禪道。你也不必慌張。可隨我去哀求。或者還可保全。須要小心。說罷。同出大帳。登高台而來。不知此去若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海潮祭炮取燕國 孫臧散兵回臨淄

却說孫臧聞得師父之言。便道。師父不必動怒。弟子下山一場。自作自受。怎敢連累師父。弟子此去。見了三教聖人。斬殺存留。任憑處治。王禪道。你跟我去。好生哀求教主。或者還可保全。小心在意。孫臧道。弟子知道。師徒二人出了青紗大帳。一齊駕雲來至蘆棚之上。一齊跪下道。王禪在先。尊一聲教主。主在下。弟子領法旨。將頑徒孫臧拘到。乞教主施行。王禪繳了如意金鈎。叩頭立將起來。侍立在傍。孫臧朝上叩頭。尊聲道。三位教主在上。弟子孫臧稽首。三位教主齊聲開言道。孫臧你萬劫千修。歷盡盤根錯節。三尸一氣。鍊成白虎青龍。已登大羅天仙。又受真人之位。非輕容易。豈是偶然。爲何貪戀紅塵。妄開殺戒。不顧順逆。逆天而行。得罪海潮。以小犯大。今三教俱集。你還有何話說。孫臧膝行兩步。尊聲教主。弟子道行淺薄。焉敢逆天而行。以小犯大。自取罪戾。只是弟子有萬千苦楚。沒奈何才染紅塵。開了殺戒。也不過盡弟子一點忠孝之心。竊思弟子父兄俱喪。王翦之手。弟子之母。年近古稀。無人侍奉。所以修書叫弟子下山。弟子愚

想爲人豈可不孝。無奈只得下山。原意殯葬父兄。看看慈親。不想王翦絕情。又斬弟子之徒袁達等。又排下誅仙陣。用金砂治處弟子。多虧白猿上朝仙洞。請了掌教南極下山。才破了誅仙陣。王翦又祭攢天箭。把弟子打死。又得毛遂偷丹。救了弟子。不意海潮老祖下山。弟子雖在陣中。苦苦哀求。只說放弟子回家。埋葬父兄。即刻回山海潮老祖不依。在陣上要與弟子見個高下。後又排下混元陣。想治死弟子。多賴劉邦等。把陣破了。不料海潮老祖更下毒情。用鎖地雷轟打易州。目今弟子之母。尚在城中。弟子怎肯坐視。只得用法破他。伏乞三教聖人鈞鑒。三位教主齊開言道。孫臏雖然忠孝之心。豈不知道王翦并吞六國。奉的是勅旨。你今執迷不悟。終是逆天。難逃罪戾。聽我良言。早早散兵。不染紅塵。不失神仙之位。更要特強。你縱有神通。怎出得三教之外。那時五雷前來。悔之晚矣。孫臏垂淚道。弟子感三位聖人慈悲。情願散兵回國。斷不敢違天意。鴻濛聖人道。孫臏你父兄已死。孝道無虧。君恩未報。忠心有愧。看燕山之氣數已絕。臨淄之劫數將至。准爾所爲。稍盡鞠躬。以見仙佛。俱不外君親之義。惟要應時歸山。不可貪戀。自遭天譴。孫臏聞言。朝上叩頭。如來道。善哉善哉。易州百萬生靈。今日難逃雷砲之災。我釋子慈悲爲本。念孫臏孝心。可將你母親寡嫂度脫此災。以免雷砲之苦罷。太上老君吩咐孫臏道。你雖登仙位。塵緣未了。易州盡孝。臨淄盡忠。劫運當然。不爲逆天。自今以後。散兵回國。但遇五鶴。即便入洞。若不依從。自取雷劫之苦。你且去罷。南極道。孫臏快去散兵。不可有誤。取城之期。孫臏連連答應。忙下高台。駕雲回營。只裏三教。又對海潮道。道友。你今晚且助秦皇。平定易州。以應劫數。然後回山。說罷。與南極王禪一同辭了秦皇。各跨異獸騰空而去。只聽得鼓樂仙音。一派祥光靄氣。一齊上天門而去。且說孫臏回至營中。昏昏悶悶。獨坐大帳之上。天已大明。衆將上帳參見。不知孫臏昨夜赴平齡會之事。孫臏座上開言道。衆位旗牌。貧道請你們來。大破了混元陣。昨日又劫秦營。成其大功。皆賴衆旗牌之力。每人賞黃金十兩。彩緞十匹。還有幾句良言。你等須要緊記。六位爺一齊下拜。孫臏連忙扶起道。衆位日後。皆是有爲之人。不可自棄。此去也不必到韓國。各回家鄉。待時而動。好好的去罷。衆位爺就辭了孫臏。收了賞物。收拾包裹。依着孫臏之言。各自回鄉。不到韓國。後來楚漢分爭。成其大事。此是後話。不必細述。且說孫臏將六位旗牌。送出大營。回來便喚孫燕。走馬入城。去接你祖母。嬖母進營。商議大事。不可遲誤。孫燕領令。忙進城中。到了燕山府下馬。進後堂。把來意說明。燕丹公主便與高李二位夫人。連忙收拾帶了。幾名使女。孫燕保着出城。來至營門。孫臏接進。營中問安已畢。老貴人開言道。我兒。你接爲娘的。到此何事。孫臏見問。心中自思。若是說明。今晚雷砲要打易州。他定然驚恐。且與昭王有手足之情。焉肯坐視。一定哀求。

於我。叫我進退兩難。不如不說爲妙。主意已定。叫聲母親。爲兒接你到此。非爲別事。只因秦兵困燕山。屢戰不退。爲兒今晚大展神通。決一死戰。恐母親在城驚恐。今差孫燕同姪媳廉秀英護送母親。與二位嫂嫂。上趙國暫住。幾日待爲兒退了秦兵。再來迎接。貴人道。你說的也是。爲母的年高。且在沙場上吃盡了虧。至今但聞金鼓之聲。心膽皆碎。依你所說。上趙國到好。只是須小心。孫臏道。爲兒知道。孫燕與廉秀英跪下道。三叔要與秦人決戰。姪兒應當在此助力。爲何差上邯鄲。孫臏道。我與秦決戰。不用一人一騎。你夫妻二人。帶領本部軍兵。保祖母三人。速往邯鄲。不可有誤。孫燕夫妻不知就裏。只得遵命。拜別了南郡王。忙排車馬。率領本部人馬。保護燕丹。同二位夫人。上趙國去了。這裏孫臏送別了貴人。回進營中。坐下。天交申時。日落西山。光景。孫臏使喚六家門徒。進帳參見。已事。孫臏道。喚你們來。非爲別故。只因昨日大破了混元陣。得罪了海潮。昨夜三教聖人。臨凡設平齡會。我不敢逆天。沒奈何。只得散兵回國。把易州存亡。付之度外了。衆將道。師父既不肯逆天。定要散兵。弟子焉敢不從。孫臏聞言。便即傳令。一更捲旗止砲。二鼓拔寨起身。衆將答應一聲。俱各準備。孫臏吩咐排香案。親自對易州叩首道。臣非不竭力。奈不能逆天。王駕在天。休怨我有始無終。事由天定。拜畢。立了起來。看一看天色。已晚。忙傳令拔寨。暗暗抄小路往邯鄲渤海而去。且說秦國君臣。聽得孫臏帶了人馬。好似囚人。遇救一般。心喜無盡。海潮老祖傳下令來。差遣砲手。準備火器。至三更時分。應用遁甲法。遮住易州城上的軍士。可憐燕國君臣。尙倚孫臏之兵。在城外抵當秦兵。誰知三更時分。雷砲齊交。把一個易水燕山。差不多成了個瓦礫場。有詩一首爲證。劫數難逃。避循環理由天。金湯灰燼後。白骨淚晴烟。秦始皇同衆文武進城。也不用動手廝殺。只見焦頭爛額。尸橫遍地。個個都雷砲所傷。房屋倒塌。煙消火滅。始皇調遣大隊入城。歇兵把三街兩巷。尸首不分貴賤。用火焚化。抄滅宮院。查收府庫錢糧。征戰三年。才得成功。海潮聖人告辭歸山。秦皇在城中大排筵宴。慶賀犒賞衆將三軍。這才是雷轟易州。完了鋒劍春秋。一國閒話。休題。且說孫臏領全山衆將。大隊人馬。連夜散兵。一更時分。到了騎馬嶺。離易州有一百四十里。就傳令大小將佐。暫且安營。衆將遵令。一隊隊安營下寨。都到南郡王營中。雁翅排開。六將上前叩首。叫一聲。師父在上。既是散兵回國。爲何又在此處安下營寨。孫臏低首垂淚道。爾等有所不知。今夜三更時分。雷打易州。八十餘萬生民。難逃雷砲之苦。暫在此避一時。聽一聽易州消息。正說間。只聽得響亮一聲。如天崩地塌一般。只嚇得衆將抖衣而戰。此即雷轟易州了。不禁痛哭起來。衆將俱各垂淚。一齊出營。望空哭一番。然後回營歇息。到了天明。才傳令拔營。望臨淄大道而行。一路上無詞。且說齊襄王那日。早朝。齊黃門官啓奏。

說南郡王領兵回國，離都城不遠，不敢不報。乞天意定奪。襄王聞言甚喜。既是亞父回國，孤當領文武出城遠接。傳旨擺駕，駕到西門十里長亭，下了逍遙馬，傳旨御爐焚香。文武出城迎接。藍旂早報與南郡王知道。御駕領着文武，見在十里長亭等候。請鈞諭定奪。孫臏聞言止住了人馬，扎下大隊，帶領衆將，駕拐步行而來。將近十里長亭，只見衆武將一伸手把孫臏拖將起來，叫一聲亞父，鞍馬勞頓不必行禮。三年不見，孤家思念如渴。今日亞父還朝，真乃東齊之幸也。請起請起。孫臏謝恩起來，衆將見駕已畢，襄王滿面陪笑道：「老亞父易州恭喜，勝負如何？南郡王聞言說不得一陣心酸，二目中流淚。道：臣有始無終，不能保護燕邦，罪該萬死，便把到燕邦與王翦如何交戰？如何破陣？後來海潮如何請三教聖人如何設平齡會？如何拘他去吩咐？如何暗暗散兵？到騎馬嶺扎營，候雷砲攻了易州，祭奠了燕昭王，然後長驅回國的話，細細說了一遍。」襄王聞言傷感，也落了幾點淚，遂叫聲亞父，勝敗兵家之常，各人的生死分定，不能相強。亞父今日回朝，萬千之喜，請免愁煩，傳旨進酒上來。與亞父接風，承奉官斟上一杯酒來。襄王親手送與孫臏，連飲三杯御酒，然後一齊出了長亭。襄王上馬，孫臏跨牛在後面慢慢而走。臨淄城中的百姓俱家家結彩，戶戶張燈，頭頂清香，在路上跪接。孫臏一路安慰百姓，不多時已至午門。襄王駕坐金鑾文武朝參已畢，孫臏復上行禮。襄王說道：「亞父免禮，賜錦墊同坐。」金山衆將上殿朝參已畢，此時魯王單孟嘗君田文俱已病故，只剩三王田忌與上大夫卜商領着滿朝文武世襲公侯，上來與南郡王見禮。孫臏也頂禮相迎，說了幾句慰勞的話，然後大排筵席。君臣們飲至天晚方散，就留孫臏卜商田忌在偏殿同住，以便早晚商議國政。暫且不表。單說孫臏夫妻二人保護燕丹公主與高李二位夫人日夜趕行，不一日到了趙國。早有人報知趙雲王，忙差官出城迎接，同進了邯鄲城。孫臏吩咐家將先送貴人與二位夫人前去西府，然後夫妻上朝。朝見了雲王，雲王大喜，就封孫臏爲東牀駙馬，同廉秀英進宮。見了王妃，然後才回西府拜見廉夫人。在西府排筵宴會親友，日日忙亂。一連幾日，燕丹公主日覺精神恍惚，坐臥不安，便對孫臏道：「我到這裏幾日，自覺精神不爽，是否你三叔在易州與秦兵交戰，有什麼好歹不成？孫兒你不辭勞苦上易州看看也免得老身掛念。」孫臏道：「祖母不叫孫兒去，孫兒也上易州看三叔的勝負。」孫兒明日就行。燕丹祖母大喜，通知了廉秀英，就把酒與孫臏餞行。一晚無詞，到了次日拜辭祖母廉老夫人、高李二位夫人，又囑秀英小心侍奉祖母，然後上朝別了雲王，出了邯鄲城，獨馬飛奔易州而來，不止一日。那一日正走之間，將近易州，抬頭一看，只見易州城旗幟不飄。

不見城外的秦營與齊國人馬。心中疑惑。一面暗想。早被城上瞭望的秦兵看見。飛報入城。說知始皇聞言。這一驚不小。忙問領有多少人馬。旗牌道。沒有人馬。只得一人一騎。始皇忙問衆位卿家。孫燕單人獨馬。到此莫非又是孫臍的詭計不成。傳諭四營大小三軍。嚴加防範。金子陵出班奏道。龍意萬安。孫燕此來。並非孫臍的詭計。孫臍已曾入洞。這孫燕不知進退。誤撞到此。此爲飛蛾赴火。自送其命。吾主何不遣將發兵。把孫燕擒住。斬草除根。以報荊柯山之仇。始皇聞言大喜。傳旨砲佐。大小馬步三軍。一同出城。擒住孫燕。不可放他逃走。如違者斬。衆將傳旨。各披掛提兵出城。也不響曉。孫燕正在城外。看見易州城東塌西倒。心中大驚。正在發悶之際。忽見城門大開。冲出一彪人馬。飛過吊橋。一擁上前。把孫燕團圍住。孫燕見秦兵說聽不好。秦賊你已破易州城。我誤到此處。自古道。單絲不成綫。孤掌也難鳴。料來此性命難保。大丈夫生而何歡。死而何懼。今日和秦賊以死相拚。罷也不慌忙。反勒住馬。端定手中鎗。看那秦兵各認方向。王翦催馬當先用聲吶喝。孫小輩。爾易州已破。還不遠走高飛。反敢來打探軍情。自送其死。趕早下馬受綁。萬事皆休。少若遲延。只叫你做鎗頭之鬼。小英雄在馬上暗想。這道不是王翦來了麼。我且要他處打聽下落。易州怎樣破了。主意已定。便把鎗抱住。陪笑叫聲。殿西侯久違了。末將甲冑在身。不能行禮。王翦聞言。心下暗想。只小輩素來無知。備賴今日勢敗時衰。見了我也。就彬彬有禮了。人以爲禮義爲先。他既然講禮。我也不可動粗。遂勒馬陪笑道。孫將軍請了。此來有何貴幹。孫燕道。末將此來不是打探軍情。只因我送祖母。母親。媵母。上邯鄲。不想易州變成。只個模樣。故此動問。這易州城是怎麼平了我三叔在何處。王翦道。原來你上邯鄲。不知其中之事。你三叔回天台山去了。易州被海潮聖人用雷砲轟了。某看你往日本事高強。是個好漢。今日你無家可歸。何不歸降吾主。不失封侯之位。將軍你想如何。孫燕聞言。心中傷感。落下淚來。暗想。易州被雷砲攻破。我三叔又歸山去。可惜百萬生靈。俱受其害。把心一橫。大喝王翦。我國家盡被你破。愁深如海。休要走。舉起鎗來。取王翦。王翦火速相迎。二馬相交。大戰四五十合。秦國衆將見王翦戰孫燕不下。遂一同上來。刀鎗亂舉。齊攻孫燕。不放在心上。舞動銀桿鎗。如山一般。上護其身。下護其馬。如酒醉猛虎一般。來往衝突。又戰有十幾個回合。便向趙高一鎗披面挑來。趙高招架不及。只得抱馬一閃。孫燕便一馬冲出重圍。一催白龍馬。往下敗走。秦國將官也知孫燕利害。不敢追趕。收兵回城。不題。且說孫燕冲出重圍。見秦兵不敢追趕。便收住馬。韉慢慢而行。心中想道。砲打易州是實。只是三叔回山。我却不信。三叔回山。難道連人馬都帶回山去。其中必有原故。我今且去齊國看個明白。再回邯鄲。未遲。想罷。催馬星夜趕上臨淄。不一日。趕到臨淄入城。到了客

館報明來意，驛官忙稟知巡城官，飛報午門。黃門官忙上殿啓奏道：「今有易州燕山瑞陵君孫燕，在午門候旨。襄王聞奏大喜，傳宣孫燕，跟旨上殿朝參。已畢，襄王開言道：『御弟從何而來？』孫燕忙把來意說了一遍。道：『臣三叔果回山，否？』上必然知道，襄王笑道：『御弟不必介意。』道：『稟請他出來相見罷。』即命近侍到丹鳳閣，稟明了孫臧。孫臧跟旨下閣，到三禪殿來。孫燕見孫臧出來，心中大喜，搶行幾步，跪在丹墀道：『姪兒孫燕叩頭。』孫臧一見眼中流淚道：『爾何故到此？』孫燕便把祖母差他上易州看視三叔與秦兵大戰之話說了一遍。孫臧道：『非我有始無終，只因人力不能違天，姑出於無奈。遂上殿見駕，行禮。』襄王賜坐。孫臧開言道：『臣特來辭駕。』襄王大驚道：『亞父往那裏去？』孫臧道：『上邳鄆侍奉母親，齊王道亞父如何去得。』秦國因得了易州，必兵犯臨淄。亞父若上邳鄆，秦兵到來，何人抵敵？孤想亞父即思念老貴人，何不差人接來臨淄。母子朝夕聚首，豈不是更好？』亞父之母，即孤之祖母也。爾請到來，有何不可？』孫臧被襄王苦留，千般無奈，聲言主天恩，准接臣母來齊，感恩不淺矣。襄王聞言大喜，親自修了寶翰，孫臧也修書一封，當殿把書交與孫燕。道：『姪休辭勞苦，領爲叔的書信，與王爺的御翰。上邳鄆迎接祖母來齊，不可遲誤。』孫燕領了書信，忙居中跪下叩懇奏道：『微臣懇我主寶翰，早上邳鄆要緊。』襄王道：『且慢未知齊王有甚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孫臧接母留齊國 田英痛父擊秦師

話說齊襄王見孫臧允意留齊，差孫燕接母，心中大喜，吩咐排宴，與孫燕餞行。又差一百御林軍，預備鳳輦，同上趙國。孫臧又囑咐孫燕到趙，不可洩漏易州的消息。孫燕一一領命，飲了御酒，即別了襄王，與叔父孫臧帶領御林軍，上邳鄆而去。不題。且說那日，始皇駕設早朝，文武朝賀已畢，始皇便問金子陵道：『國師孤兵至易州，正三年零三個月，費了多少錢糧無數的人馬，才平得一國，還有五國不知幾時才得平靜。』金子陵奏道：『龍意萬安，道易州內有孫臧，違天而行，才費這許久時日，別國沒有孫臧，自是不同。易州乃六國之根本，根本既破，五國自然膽落心寒。吾主旗開得勝，馬到功成，萬無一失了。』始皇道：『依國師所奏，如今兵伐那一國好？』金子陵道：『宜先伐臨淄。』始皇聞言，連搖手道：『臨淄乃孫臧的本國，有全山衆將，本領高強，好漢最多，未得易攻。不如往別處去了。』金子陵道：『龍意萬安，孫臧遵三教之言，上天台去了。他今不在臨淄，全山諸將，豈足爲懼？且在易州死了袁達等手足六七名好漢，已沒了若攻破渤海，大事成矣。』始皇見金子陵之言有理，傳旨曉諭三軍，九月十五起兵，東伐臨淄，不可違旨，暫且不表。單說襄王駕設早朝，有黃門官啓奏道：『孫燕上邳鄆接取貴人已至臨淄東門，請旨定奪。』齊王大喜，忙令內侍進丹鳳閣，請亞父上殿。孫臧跟旨上殿，朝

見已畢。襄王笑道：「賀喜亞父老貴人的鳳輦已到來。」孫臏聞言大喜，忙即謝襄王，辭駕出郭迎接。御林軍一對對的，滿朝文武，俱穿吉服。孫燕見了御儀，知是王的御駕來迎，忙即至輦前稟明了燕丹公主、公主聞言，吩咐住輦。孫臏扶着慢慢而行。齊王一見老貴人，在遠遠的下輦，忙傳旨道：「貴人年高步履艱難，請回輦至鑾儀前下輦。」內侍忙宣聖旨，燕丹公主立住了足，復又上輦，至鑾儀前方下。襄王御步同孫臏衆文武一同上前。燕丹一見忙跪下道：「臣妾怎敢勞動聖駕，優禮相待。」齊王即命內侍扶助，不許跪下。答道：「孤蒙亞父累次搭救，有回生之德，老貴人即孤之祖母也，傳旨抬過板輿，請老貴人先入城。」燕丹苦辭，襄王不准。燕丹只得先上板輿，襄王與衆文武然後上馬入城。襄王坐了大殿，燕丹上前行禮。襄王傳免孫臏也上前朝見已畢。燕丹在旁坐下。孫臏整頓袍服，至老貴人座前跪下叩頭道：「不孝男孫臏，請母親大人金安。」燕丹扶起道：「我兒起來，你在易州爲何散兵回國，難道秦兵退了，還是克破了易州，你實說與爲娘知道。」孫臏聞言，心下爲難，欲言不說。久後有人走漏消息，我有不孝之名，欲言說明，又恐驚他老人家，不得妥當，是以低頭一時不能回答。貴人連問道：「我兒不應是何原故？」孫臏無奈，把雷砲攻破易州之話說了一遍。貴人未得說完，往後一仰，幾乎跌倒。有任趙國伏侍貴人的八名宮女，在背後並立扶住貴人，把孫臏嚇得面目更色。承奉官忙上湯藥，灌下去，半晌方醒，痛哭了一場。襄王同孫臏等苦苦勸住燕丹，只覺精神恍惚，身體不安。襄王忙宣旨正宮娘娘率領宮娥上殿，將貴人扶入宮內調養，撥醫官調治。龔國母親奉湯藥，孫臏孫燕俱住在丹鳳閣，每日進宮問安。調養貴人的病症。襄王五日一大宴，三日一小宴，敬奉孫臏。道且不言光陰迅速，日月如梭，不覺到了九月十五。秦始皇在易州發兵，浩浩蕩蕩，望東齊進發。一日到了臨淄的邊城，東齊早有準備，探得秦兵將到，忙預備擂石砲火，謹守城池。一面差人上朝啓奏。襄王覽表大驚，忙請孫臏上殿道：「秦皇兵伐東齊，已到邊關了。孤國將老兵衰，如何是好？」亞父有何高見，退得秦師？孫臏道：「萬事皆由天定，看吾主的洪福。」襄王見孫臏說些寬皮大話，心中着急。道：「據亞父所言，是打撒手了。」亞父豈可坐視？正說間，臨淄西門的總兵差官來奏，秦兵已攻克邊關，兵在臨淄西門外十里安營，請旨定奪。襄王聞言，嚇得面目失色，忙下龍位，至孫臏跟前，一躬道：「亞父看社稷爲重，孫臏忙跪下道：「臣非不竭力，一可以報知遇之恩，二可以報父兄之仇，但我若先出陣，只怕秦兵退去，就難成事了。」吾王不若先差勇將出去見陣，看勝負如何。再定計策未遲。」襄王聞言大喜，只見黃門官又跪奏道：「西門總兵周逢啓奏，吾王現有王翦在城外討戰，特差人來奏明。」襄王一點頭，黃門官歸班，忽見班部中閃出三王田忌啓奏道：「臣不才願出馬與王翦見過高下。」襄王不悅道：「皇

叔祖年紀老邁，非是壯年可比。朕聞王翦勇冠三軍，此去倘有疎虞，臨淄銳氣喪盡。田忌只是不依，襄王無奈，只得准行。田忌辭了聖駕，回府披掛帶領八百家丁出城外迎敵。暫且按下，且說秦營王翦在始皇駕前請令來到臨淄，要見頭陣在城外正要射敵，只見城頭砲響，知有敵將臨陣，忙舉目往對面觀看，陣門開處飛出一彪軍馬，越過吊橋，只見一將當先，白盔白甲白馬，領下白鬚年紀已有七旬之外，也似覺威風殺氣。王翦却認不得田忌，便用大聲呼喝道：「來的老將，休催坐馬，侯爺在此，久等多時了。」快通名來受死。田忌正催馬上前，見前面那將招呼，問他姓名，就把白龍馬勒住，見對面一員大將，猶如半截黑塔一般，真是巨靈下降，鬼神驚心中暗想：「好一員勇將，此番必要小心留意。」遂開言道：「秦將問孤家姓名麼？孤乃東齊三王爺田忌是也。你秦國爲何無故興兵犯界？若知時務，速速退兵，以免兩國成仇。軍民塗炭，王翦聞言在馬上抱鎗陪笑道：「末將王翦不知老王爺臨陣多有得罪，田忌才知是王翦也，抱鎗躬身，殿西侯有禮。孤素聞殿西侯英雄，今日相逢，果然名不虛傳。只是秦齊平日合好，今無故相侵，非先王合好之意，祈殿西侯將孤之言轉達始皇，得兩國罷兵，眞天地人民之慶也。」王翦道：「王爺此言差矣。六國失政，上天有意於秦，今與不取，是逆天也。易州孫臏仗術違天，猶不保易州砲轟之苦，天心可見矣。老王爺素明大理，依末將愚見，不如回城面奏襄王，納表稱臣，既不失封土之分，且免刀兵之苦。王爺尊意若何？」田忌大怒道：「王翦孤屢伐霸業，猶不敢蠶食諸侯，你贏秦何得借天妄言孤亦知你的本領，今日特來會你一會，不必多言。照鎗罷，便一鎗刺來。」王翦忙用蛇矛托開道：「王爺住手，末將金石良言相勸，何不量力如此？王爺比孫臏的武藝如何，且不能取勝，何必自取敗名？」田忌愈加大怒，又是一鎗刺來。王翦擊開鎗桿道：「末將連讓二鎗，乃愛惜英雄之意，不敢還與你。老大王少年英雄，名揚四海，今日王翦若仗血氣之勇，縱然取勝也爲人恥笑。只幾句話把個田忌氣得怪叫如雷，道：「好小輩，敢藐視於我，又是一鎗。王翦用鎗架過，心中大怒道：「田忌你好不知進退，連刺某三鎗，你道某懼你不成？你快快的回去，還可得生老命。」說猶未完，田忌又一鎗刺來。王翦磕開手中鎗，催開烏騾馬，沖將過來兜回馬一串蛇矛，叫聲田忌也，試試侯爺手段，便一鎗刺來。田忌忙用鎗架開，二人在戰場大戰六七十合，不分勝負。西門總兵周逢清兄弟二人見田忌大戰王翦，恐防有失，一齊領兵出城掠陣，只見二人戰有八十來合，漸漸不顧田忌的手段了。到底年老之人，血氣已衰，不能耐戰。王翦見田忌馬上來得慢，便把鎗漏個破綻，引田忌一鎗刺來，便把身一閃，田忌的鎗就刺一個空。王翦一踹蛇矛，望心窩裏刺來。田忌招架不及，喊聲不好，前胸中了無情鐵，早刺一個透心涼。王翦用陰陽一番死尸挑下白龍馬，周逢清兄弟一見

嚇得飛魂走魄，大喊秦賊休走。王翦正要回馬，割取首級。見周清來得已近，忙上前迎戰。那裏周達把田忌尸首搶了，飛奔進城。報襄王去了。這裏王翦與周清大戰四五十合，一鎗刺周清於馬下，趕殺齊兵。然後打得勝鼓回營。報功去了。城內襄王聞知王爺陣亡，痛哭一場。傳旨將尸靈抬回王府，用王禮收殮。滿朝文武盡皆掛孝。早有人報進王府。邢氏王妃聞報，直哭得死了過去。左右侍女救了半晌，方才甦醒。痛哭了一場。那田忌尸首已進王府。邢氏王妃接着又哭一回。方才收殮在大殿正中停下。合府掛孝。星夜差人去南郊請世子回府不題。且說三王田忌之子田英，年方二十二歲，官拜南奉王之職。素喜習武藝，膂力過人。在臨淄算第一條好漢。十日前與保國侯袁剛、定國侯獨孤蛟二人帶一名家將，在南郊打圍。那日南奉王正在帳房，只覺身體不安，心驚肉跳。遂對袁剛、獨孤蛟二人道：「孤今日覺得心上不安，莫非朝上有事不成？」袁剛道：「世子此來原爲開心。今既不安，何不回朝去罷。」獨孤蛟道：「我們來打圍，今已日久了，或者秦兵犯境也未可知。」遂一齊傳令，拔營回國。呼哨一聲，收回軍器。望臨淄南門而行。上不過二日，前隊來報說王府中王妃差家將來接，身穿孝服，不知何故。南奉王大驚道：「快叫他來，不多時只見那家將身穿重孝，至馬前跪倒，放聲大哭。南奉王急得手蹬足頓道：『爲着何事？』你且說明，再哭未遲。」家將聞言，住了哭聲，就把秦兵圍臨淄西門。老王爺出陣，命喪秦將王翦之手。的話說了一遍。南奉王不聽，猶可一聽此言，就馬上大叫一聲，跌落塵埃。袁剛等忙下馬扶救，半晌醒了過來。放聲大哭，大罵秦賊殺我父王。孤誓生啖汝肉，以報此恨。哭罷也不顧家將與禽獸等物，一催白龍馬，飛奔臨淄而來。此馬乃龍駒，日行八百里。霎時間已到南門，只見城門緊閉，忙催馬至濠邊，大叫快快開城。孤回來了。城上的兵在堞口上看得明白，認得是南奉王，忙放下吊橋，抬門開鎖。田英便一馬飛進城中，也不去上朝。直奔府內，只見府門大開，層層掛孝。家將一見世子回府，忙飛報進府中。王妃聞言，愈覺悲痛，起來忽見田英跪在跟前，大哭道：「不孝男因貪快樂，至不能保父王出陣，命喪秦人之手，罪該萬死。邢氏王妃見世子哭得慘切，便止住悲聲道：『王兒不必過傷，既死不能復生。王兒還要商議報仇大事。』田英道：『母親放心，孩兒若不生擒王翦，與父王報仇誓不爲人。』說罷辭了邢氏王妃，忙上朝見駕。此時袁剛等已在午門同南奉王邁步上殿，只見襄王通身掛素，田英便俯伏金墀。大哭道：『臣田英不當因貪遊樂，至父王駕薨，臣該萬死。乞聖主寬宥。』襄王聞言道：『皇祖雷霆大怒，親自臨陣，孤再三攔阻不住，至有驚駕。龍歸滄海，使孤心胆俱碎，誓不與秦兩立。』田英叩頭道：『老王命喪黃泉，折了棟樑，臣願領兵出城，生擒王翦，以雪齊國之恥。』襄王准奏，傳旨保國侯袁剛、輔國侯田橫同領兵五千，與南奉王臨陣，須要小心。一齊領旨。

齊下金殿披掛停當，三聲砲響，直抵秦營，指明要王翦見陣。秦營藍旗飛報進帳，說有齊國指明要殿西侯見陣，請旨定奪。始皇聞言，一擺手把藍旂歸汛。王翦正欲請令出敵，只見一員大將出班奏道：「臣不願出營生擒齊將，始皇視之，乃王親呂貞，心中大喜道：『御弟出敵，須要小心。』」呂貞領旨，正要下帳，忽見一將奏道：「臣呂潔願與王兄一齊出陣，始皇許之，兄弟下帳帶兵五百出營把兵一字擺開，呂貞就一馬當先，見那員齊將年紀不過二十，只覺威風凜凜，殺氣騰騰，有詩爲證：『風流年少愛習武，臬臬身軀力如虎。白銀盜鎖烟雪飛，英名如雷振萬古。』」呂貞看去，一聲吶喝，道：「齊將你通名受死。」南奉王聽說你問孤的麼？孤乃三王世子，官拜南奉王之職。你王爺名喚田英，知孤的利害，速速回營，叫王翦出來見陣，免你一死。」呂貞聞言大怒，挺鎗來取田英。田英也舉鎗相迎，戰有十餘合。呂潔見兄長不是，田英對手忙催馬前來助戰。袁剛一見慌催開渾紅馬，大叫秦賊慢來，有吾在此。這一聲如打一個焦雷，呂潔吃了一驚，袁剛舉斧早到，那斧照頂打將下來。呂潔只得舉鎗招架。袁剛逞起雄威，不一合把呂潔劈於馬下。便來雙戰呂貞。呂貞連一個田英且敵不住，那裏還加得起。又一個心中着忙，手中鎗慢了一慢，被田英刺一個對心。陰陽手一反，尸骸挑開，有百餘步之外。秦兵上前搶了尸首，飛進秦營。始皇大怒，卽連命三將左軍副將盧煥、右軍副將魏豹、前軍副將甘茂、三員大將出營迎敵。田英在營外見三員秦將一齊飛風出來，便對保國侯道：「賢弟，你且堅守在此，不必相幫。看我獨擒三將。」一催馬也不通名，便交起手來。三員大將被田英一桿槍迫得如走馬燈一般，並不放在心上。魏豹見田英凶勇虛點一鎗，敗將下來。田英凶勇緊緊追趕，盧煥與甘茂反在後，把田英趕來。那魏豹見將近趕到，忙暗暗取弓搭箭，扭頭回頭對準田英一箭射來。田英眼快，見魏豹用暗箭射來，把身往後一仰，閃在馬上，躲過了這一枝箭。盧煥剛剛在後不提防，反中了魏豹的雕翎，翻身落馬。甘茂不敢追趕，搶了盧煥的尸首，回馬望秦營而逃。魏豹見田英仰臥馬上，只道是弓箭飛馬回來，想取首級。田英大喊一聲，挺身而起，順勢一鎗刺來。魏豹一見大驚，把馬一兜，往後便退。那一枝槍却刺不着。田英使個空，身往前一扑，魏豹便一鎗刺來。田英躲過槍頭，一手抓着槍桿，往懷裏一拉，說聲過來罷。魏豹見田英力大，便把手一鬆。田英反往後一仰，魏豹赤手空拳奔逃而去。田英一見說好滑賊，孤也不來趕追。你回營快叫王翦出來會我。魏豹也不回言，飛馬而逃。同甘茂一齊進營，啓奏始皇。王翦在旁奏道：「齊將連勝三陣的，是一員勇將，微臣願出馬會他。」一會始皇吩咐小心。王翦領命下帳，披掛整齊，出至陣前，見那員齊將年紀雖小，堆垛着威風騰繞，便大喝一聲：「齊將休得猖獗，某來也。」田英舉目見一將飛臨陣前，皂袍黑塔一般，與別人不同，便用槍一

指道來的黑賊通名受死。王翦見他問道：「吾乃始皇駕下官拜正先行殿西侯王翦是也。你可知某的利害？早早下馬受縛，免得侯爺動手。」田英聽得是王翦，不由他的二目通紅，怪叫王翦：「你前日在陣上槍挑孤的父王，孤正要擒你回城，碎尸萬段，休要走。」一槍刺來，王翦用鎗架過，方知是三王之子田英。在秦國時，就知田英是年少英雄，今日相逢，自然要費一番精神了。二人大戰五六十合，不分勝負。王翦看田英鎗法純熟，自知不能取勝，便欲用法寶傷他，又虛戰兩個回合，打馬往下敗走。田英一見把白龍馬加上兩鞭，這馬快能追風，早把烏騾馬趕得嘴尾相連。王翦想祭寶劍也來不及了。此時田英若用鎗挑，莫說一個王翦，就是十個王翦也喪命。只是南秦王想要活擒，便一伸虎手把勒甲絲縲抓住，叫一聲過來罷。往上一提，王翦嚇得魂不附體，忙伸手把鞍轡抱住，兩腿夾緊馬往前一跳，兩下的用力太過，把絲縲扯斷。王翦此時得了性命，那裏還顧得祭寶劍。飛馬望大隊而逃，這裏田英拉斷絲縲，用的力太過，墜下馬來，一復身方才坐住。王翦的馬已開有十餘步，只氣得腮邊冒火，怪叫王翦：「未知田英往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巧聯婚田英遇救 暗排陣孫臏調兵

却說章元砲響出城，勒馬看見一員小將銀盔緞甲，白馬長鎗，渾身掛素，他便大喝道：「我乃始皇駕下官封天下招討都督兵馬大元帥章總戎之子章元是也。你賊莫非田英麼？田英大怒，好賊子！既知我威名，敢出拒敵，怎肯饒你。言畢，雙手提鎗就刺。章元見勢猛，連忙掄刀招架。各逞英雄，戰有十餘合。章元力乏，兩膀酸麻，拖刀敗走。田英緊緊追趕，暗想：我雖然連勝幾陣，只未拿個活的，方才拿住王翦，誰知扭斷甲條，又被脫了。這小賊料難出吾手，何必拿個活的獻功？想定主意，打馬加鞭一齊上。這兩馬嘴尾相連，人挨馬，馬挨人，田英大喝道：「你這小賊那裏走，伸出拿雲手，揣立甲條，把章元提過馬來，橫鎗在鞍轡上。」章元使動一個鯉魚打挺，往下一蹲。田英大怒，好滑賊！你還想逃走，雙手舉來，做個金鷄獨立，鳳凰展翅，頭在下，咕咚一聲，落下塵埃，死於非命。敗兵飛報中軍，章邯聞言，嚇得魂不附體，哭奏始皇。始皇眼望金子陵道：「國師勸孤攻鄆邯，料無雄將，誰知田英驍勇，連勝數陣，今還要戰。這是如何？」子陵奏道：「龍意萬安。田英不過是金鷄啄粟，撞了一口待貧道出去，與他會面，定然擒來。始皇搖首道：「國師去不得，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不知己不知彼，一戰一敗。孤有盧煥、魏豹、甘茂、王翦、章元二位御弟，八人本領，難道不如你？尚敗在小子之手。國師有何本領，與他對敵？」子陵道：「貧道雖不如人，有海潮臨時傳幾件法寶，今日出戰馬到成功。始皇道：「既然如此，准你行罷。須要小心。子陵領旨下帳，提杖上鹿砲響出營。那南秦王正在陣前叫戰，望見一個道士提杖騎鹿而來，遂大喝道：「莫非金

子陵麼你這玄門到此何干子陵笑道貧道來出陣道你天上無地下的好漢不知見面原來是乳臭的孩童有多大本領連勝八將仍然耀武揚威你今若知道我利害早早下馬受縛免一死呀不然你目下死在無地之處田英聞言氣得神暴跳道好妖道怎發狂言休誇口看我取你狗命雙手提鎗照心便刺子陵用杖急架鹿馬往來鎗杖並舉猶如龍爭虎鬥戰二三十合子陵氣喘吁吁難以招架虛打一杖敗下去了田英大怒好牛鼻子道人你那裏走一催馬緊緊追趕子陵聽得鈴響唬知是趕來將腿壓下杖忙在懷中取一寶物乃海潮聖人崑崙山鍊的五塊石按金木水火土分青黃赤白黑五色取罡斗之氣變化點成名爲五采神石一祭起就見烟霧漫漫可迷敵將又善能播土揚塵亦可烈焰黑可發狂風止有這白可打將殺人百發百中此海潮聖人的至寶在易州未曾施展暗傳與金子陵子陵見田英趕來相離不遠心中歡喜即取一塊白石托在掌中口念真言回手一石發將出來猶如一片白雲那田英只管追趕只見白雲風捲而來中間藏着鷄蛋大小一塊神石分外明亮竟奔面門只嚇得面目失色把頭一低在後背心過去這白石利害不過莫說田英就是銅鑄金剛鐵打羅漢也打得稀爛了田英是小耗神臨凡不該喪命只把頭一低其石在背脊梁上略盪盪聽得響唬一聲打得心鏡紛紛碎甲齊飛在馬上亂幌抱鞍吐血而逃子陵用石打敗田英催鹿就趕袁剛獨孤蛟二將遠遠望見南奉王帶傷大敗忙催馬殺一陣天色漸晚兩下收軍袁剛二將見南奉王不知去向急退兵回城將戰情一一奏知襄王那金子陵回營慶功不表且說田英被神石疼痛難當昏迷不醒伏於鞍轡上勒馬抽韁的敗走不知不覺進了一座村莊名爲臥龍村有十餘家有一座大門府第有馬台是公侯之宅所只門庭冷落不見一人那馬見了就立住不走只管嘶叫只見門裏走出一個了頭看見說道是誰家一匹白馬進門而來往前一看嚇得魂不附體大叫小姐不好了快關門小姐聞言大驚道你這了頭爲何這等忙迫什麼不好了頭等喘息定道小姐嚇死賤婢了小姐道有何奇怪唬得這樣了頭稟道外面不知誰家馬闖入我門來小姐道好蠢東西馬也未見過了頭說馬駝一個死尸銀盜銀甲手內擊鎗口中流血伏在鞍轡上似是着傷將軍駝到我家門你言可怕不怕小姐聞言心中暗想會記在高山時拜別聖母再三吩咐今年今日有帶傷幼主奔到我家與他結下五百年姻緣細想起來事非偶然待我親去看便知明白想罷問了頭果然馬駝死人麼了頭道是死人小姐點頭道快秉燭到大門去待我前去看了頭道一個死人滿身是血甚麼好看小姐道不必怕你們八個了頭却隨我去各人俱不敢違即命了頭點起燈籠富前引路小姐擺動金蓮衆環隨後過了前堂至大門口只聽那馬嘶叫三聲了

頭指道這不是馬小姐舉步上前叫了頭舉起燈籠待我看分明係何等之人了頭即將燈舉起光明照耀小姐定睛細看只見一員小將銀盔銀甲週身帶素口中流血緊閉雙目堂堂一表人材伏在鞍轡上心中暗喜遂叫秋香臘梅二丫頭一個勒住馬一個把他的戰鎗頭摘下待我細看兩個丫頭被他嚇得胆裂心寒秋香不敢道臘梅姐你胆大可受得他嚇我受不起臘梅道我且試個滋味你去抱住馬秋香上前把嚼環帶住臘梅胆壯伸手去把銀鎗摘下送與小姐道此根銀鎗十分沉重小姐接得燭光細看果然白銀鎗鎗桿上刻着七個細字南奉王田英之鎗看罷心中暗喜前日聖母之言並非虛謬今日不救還等誰人是了丫頭與我把馬上將軍抬來了環道一個死人拾下做什麼小姐道此人是誰乃當今王叔魯王之世子田英身上着傷皆天心使然也今隨馬來我家乃臣子之女吾君王之叔臣不救君罪皆滅族快拾下自有道理丫頭道金枝玉葉陣上帶傷小將若是救得活就好若是不活這干係非小姐怒道賤婢都是討打吩咐拾你又說許多話小姐要打了頭着急道不用怒我拾就是一齊上來把南奉王就抬下了征騎放在地下小姐道你們八個之中只是臘梅春蓮秋香春梅四個有些力氣你們四個把殿下拾起來兩個拿燈籠一個拉馬一個拿鎗跟我進去春梅道一個死人往內扛到家裏不如拾到後花園空地掩埋秋香道拚着我氣力由他叫拾那裏臘梅道大家不要多口快拾罷一齊動手抬頭扛腳拉馬托鎗一直抬至內廳丫環看罷冷笑小姐看了姑爺叫拾進內裏小姐怒道休要胡言快與我輕輕放下扛至牀上把盔甲戰袍卸下伏着春梁朝上用紅綾被蓋好不可驚叫夏蓮請上夫人來不一時夫人來了小姐迎坐便把聖母之言所吩咐如此告知即令將尸抬至內廳安置牀上夫人道雖則聖母之言應驗但不知若何倘有不測其禍不小小姐道母親放心孩兒看過便知分明說罷步至牀前輕輕揭開被細細觀了只見背脊上有口碗大傷痕青紅紫綠腫起一二寸高便道傷雖重孩兒醫治即可全愈吩咐春梅要一碗陰陽水來不一時將水捧來遂取聖母所贈之葫蘆揭開取出丹藥一九紅一九白小姐先取白的用陽陰水開化搽在傷痕之處紅的用水化開把他扶起撬開牙關灌了真是仙家妙用頃刻間腫退紅消傷痕全愈吃下藥三關通泰七竅流行不到半個時辰南奉王在牀上翻身大叫呵唷好妖道什麼邪術打孤一下夫人上前檢視道千歲初愈安靜歇息不宜煩燥田英聞言睜開眼一看只見面前一羣婦女當中有一位年老的人南奉王轉身扒起來問道你是什麼人可說個明白孤記得臨陣對敵被秦營妖道用邪法打傷昏迷不悟怎麼來至此間此地何名誰家府第可說與孤知夫人道此處乃定陶縣臥龍村臣夫李牧官拜護國侯不幸前喪在易州陣遺下一女

名喚美容。就把王爺伏在馬上。闖至府中。如何安置。美容如何醫治。一一說知。田英聽說道。小姐怎知孤被傷來。至府中。夫人道。臣女自從金光聖母升仙洞學藝。因聖母見臣父死。故打發下山。至囑今年某月某日。叫臣女在家救駕。初猶不信。不想寶駕果然到此。臣女想聖母言詞。不願嫌疑。將十歲用丹救治。今保全了貴體。田英聞夫人之言。如夢初醒。忙起身欲行禮拜。謝小姐救命之恩。夫人連忙攔住道。還有一言奉告。但容納可也。田英道。賢母救命之恩。何有不能依。夫人道。臣女蒙聖母吩咐。今年紅鸞照命。待貴人千歲。若不嫌面貌醜陋。侍中櫛。未知千歲願意否。田英道。小姐活命之恩。報答無門。又蒙夫人過愛。敢不從命。夫人大喜道。今日正是吉日良辰。秉了花燭。然後跟千歲到臨淄報效。如何。田英道。任從尊命。夫人吩咐擺設喜筵。交杯合巹。衆了頭暗笑。好一個千金小姐。會揀姑爺。又快便。又省事。一宿洞房花燭。至次日天明早起。小姐與田英拜過天地。叩過夫人。夫人至銀安殿。把了環傳。至跟前吩咐道。想去世公爺命喪秦人。今日小姐與齊國殿下成夫婦。爲國效力。一則報國之恩。二則拿了王翦。與公爺報仇。衆家將快整器械鞍馬。三日之後。即便保護小姐前往臨淄。相助各各預備去了。夫人轉入後堂。母女將分別。自有一番叮嚀細囑。不必細表。且說秦皇升帳。子陵出班奏道。貧道托吾主洪福。打敗田英。挫他銳氣。今日出陣。要襄王納降。始皇大喜。國師早早成。功孤之幸也。子陵辭駕下帳。催鹿提杖。即令五百人馬。展旂放砲。一路冲出營來。有探馬報知。襄王聞言道。今無良將。何以抵擋。懇亞父慈悲。略顯神通。退了秦兵。感大德不淺矣。孫臏道。吾主龍心萬安。王叔田英。遇難成祥。不久便回。有貧道在此。那怕秦兵百萬。正講未完。內侍跪奏。娘娘上殿。襄王離座。襲國母早上了殿。南郡王行禮。娘娘令各宮娥。扶持平身。襄王霽顏陪笑道。梓童上殿爲何事。娘娘道。臣妾在昭陽。聞知秦兵犯境。王叔祖陣亡。國家有刀兵之難。臣妾不敢坐視。情愿臨陣殺退秦兵。與王叔報仇。襄王道。御妻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把秦兵看輕了。始皇發兵併吞六國。破了易水。燕山兵強將勇。况金子陵。又妖法邪術。實難取勝。孤勸梓童。隱於深宮。國家用兵。無煩女將。娘娘聞言道。臣妾非不知行兵。前在龔家已救駕。又在陰魂陣。顯過才能。不是臣妾誇口。那怕秦兵百萬。殺他片甲不留。如吾主不准。我情願死於階下。決不忍見秦兵。襄王大驚道。御妻切莫心急。孤與亞父自有計議。孫臏進禮說道。吾主放心。貧道願保國母臨陣擒拿妖道。襄王大喜。既亞父肯保孤。高枕無憂。御妻且勿焦急。令准行。娘娘大喜。孫臏道。國母出戰。待臣暗排一陣。相助成功。襄王道。何爲暗排。請道其詳。孫臏道。行兵布陣。必要紀律。須分門戶。或立方向。或伏山林。金子陵乃海潮徒弟。尋常陣法。難困微臣。今日分撥人馬。跟隨國母當先。名爲保上陣。暗伏八門金鎖之陣。神鬼莫測。出其不

意使金子陵無處提防管教一陣成功。襄王大悅道：「全仗亞父之妙用，孫臏上偏殿發放軍令，傳衆家蔭襲上殿聽令，衆聞喚齊至殿前，命袁剛領兵五百隨國母臨敵，按正東方搭住，將九靈丹含在口中，聽催陣鼓響，帶領人馬旋回，竟奔西門吊橋，假作收兵之狀，乃帶人馬往正東方等候。聽砲響爲號，口吐靈丹，取太陽真氣三口，攔住子陵去路，不許走脫。違者按軍法，令獨孤蛟領人馬五百隨國母，按正東方劄住，你接我靈丹，含在口中，照依袁剛行事，令田正南方攔住子陵，不許放走，令展麟、展鳳二人各領人馬五百隨國母出戰，接我靈丹，照依袁剛行事，聽催陣鼓響，展麟按正西方，展鳳按正北方，不許走脫。金子陵如違令者，按法定罪，令吳應、吳坤、吳元、解孝四將各領人馬五百隨國母臨陣，依袁剛行事，各接靈丹，含在口中，吳應按東南方，吳坤按東北方，馬元按西南方，解孝按西北方，不許放走。金子陵如違者，按法定罪，所調諸將官俱四面八方埋伏，不知拿得金子陵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龔國母連破法寶 金子陵倖脫重圍

却說孫臏命將暗排八門陣已畢，又令總兵官周達你可緊守西門，等候國母臨陣，但若動手，你可速打催陣鼓，以便八將行事。又令姪兒孫燕，你可上西門城樓掠陣，看見金子陵敗走，即便施放號砲，不得違誤。調遣已畢，衆將各接了靈符，率領人馬披掛齊整，伺候娘娘出馬。且說齊國母龔金定當殿頂盔貫甲，帶齊法寶，辭王別駕，下了三清大殿，手提九環刀，騎上桃花馬，竟出朝門。襄王見娘娘臨敵，心中大喜，見娘娘刀馬純熟，上陣賽過勇將軍，恐怕金子陵法術高強，倘有一錯二差，怎麼得了？心中思想爲難，拱手對孫臏道：「昭陽臨敵，孤到有不放心，孤同老亞父去西門掠陣，如何？」孫臏道：「龍意萬安，國母此去，旂開得勝，馬到成功。吾主既不放心，要去掠陣，臣不敢奉陪，恐敵人看見，反爲不美。走漏消息，吾主自便。襄王道：「既然亞父不去，孤要掠陣走一遭，傳旨帶馬，襄王遂即上了龍駒，也不設擺儀仗，率領多官走馬上城，支起懸空板，掛起避箭牌。襄王在敵樓上掠陣，且按下不表。且說八家蔭襲公爺各領人馬保護娘娘的大駕，來至西門，副總兵周清連忙頭門去鎖，大開城門，放下吊橋，三聲砲響，城頭上標杆亂動，若說別將臨陣，這砲響旗搖一擁就出城了。這八將俱受了南郡王密計，焉能亂走錯一步。三聲砲響，城門大開，還未發出人馬。金子陵討戰多時，聽見砲響搖旗，只道是敵將當先往上觀看，城門大開，並無一人一騎，正當疑惑，又聽得一聲砲響，响徹雲霄，城裏發出兵來，兩桿藍旂升空，旂脚下一匹青驄馬上，坐大將青盔青甲，率領着一大隊人馬飛過吊橋，竟奔戰場。正東方位排開隊伍，十分威武。子陵看見，心中疑惑，既然敵將當先爲何不與我動手，反在東方住劄，難道是排陣思想之間。」

三聲砲响兩杆赤旂升處旗脚下顯出一匹渾紅馬坐着一將金盔金甲率領一隊軍兵猶如一片紅雲飛奔戰場正南嶺下忽聽見三聲四聲大砲又有兩隊人馬奔至陣前各按東西兩位住剗一連數聲砲响飛出四隊軍馬按四角住搭子陵看見的八隊軍兵出陣八員大將當先排開陣勢按五行分八卦到也威武正觀看之間忽又聽得一聲砲响只見兩桿日月旂鳳旂飄空有五百御林軍簇擁着龔國母出馬子陵暗想這一定是領兵主將出城來了忙催動梅花鹿用茶條杖一指道女將慢來我在此已久等多時快通名姓娘娘聞得招呼收住桃花馬觀見對面一個道教玄門就知是妖道金子陵用刀一指高聲喝道道者聽真吾乃東齊國母姓龔御諱金定便是你這妖道莫非是金子陵麼我東齊臨淄與你西地長安各分疆土兩不相及爲何擅敢興兵來伐我國都是爾等奸黨扶助昏君行欺心之事早早退步還可少若遲延只教你君臣全然喪命子陵聞言微微冷笑道貴人乃是女流不知世務自古順天者存逆天者亡西地秦皇應天順人併吞六國你看見易水燕山有孫臆逆天而行到底難免雷轟之苦何況臨淄小國反敢抗拒天兵終徒然受害若依我金石良言貴人是掌昭陽大權何苦拋頭露面自輕自賤不若圈馬回去勸你王早獻降書免得生民塗炭娘娘聽罷大怒道好妖道你有多少本領敢發此狂言好生招架着言罷就是一刀揮來子陵卽用茶條杖急架相迎城上周達看見娘娘動手就把催戰鼓打得响噐如雷那八員虎將聞得鼓聲各人口含靈丹發一聲喊齊望臨淄西門而去子陵看見驚疑不止怎麼這八人齊將他保駕出來的一刀一鎗未見就回城去了真是不解看看臨淄西門影蹤全無只留下御林軍一隊人馬保駕娘娘又揮一刀金子陵用茶條杖一擋回手照龔金定頂門就打刀杖交加各逞英雄那八員齊將遵奉南郡王妙計回轉西門吊橋以前各按方位暗把金子陵裹在當中若說發兵排陣子陵豈有看不見之理因八員將口含靈丹藥名爲軍軍丸一將當先就把三軍罩住顯不出形來了莫說子陵與娘娘動手無心細看就是秦營中瞭望的軍卒掠陣的兒郎也只見四面八方的滾滾烟塵那裏知道是臨淄人馬八將佔了方向專聽砲响就要顯形動手那金子陵做夢也不知道撞在金鎖陣中只顧抖擻精神與娘娘苦戰那襄王在城樓掠陣心中着急把鼓鎚拿在手中說道待孤與昭陽擂鼓助威言罷把鼓擂動打得震地驚天娘娘正然戀戰聽見催陣鼓响忙裏偷閒一回頭見城上龍旗擺動那九曲黃羅傘下襄王親自擂鼓心中暗想此時還不顯出武藝更待何時想罷把刀法改換大喚妖道好生招架就把仙傳刀法使了出來猶如一片刀山全無半點漏疎殺得子陵難以抵敵拖杖而逃娘娘把刀一指好妖道你往那裏走務必要趕上擒拿催開桃花馬隨後追趕那

子陵見娘娘趕來，心中暗喜，把九龍繚祭在空中，只見九條金龍，張牙舞爪，竟望龔國母落將下來。娘娘一見，冷笑道：「這不過是九龍繚，何足為奇，遂在懷中取出一條神杖，有五寸長，指頭大小，迎風一見，即是毫光萬道，瑞氣千條，變成三四丈碗口粗細神杖，見了九龍繚，就起在空中，一聲响，那九龍繚蹤影全無，現了原形，依舊是九個連環金鈎，落將下來。你道娘娘用的甚麼寶貝，名為降龍寶杖，一起九龍繚皆無。娘娘收的金鈎，收回寶貝，大叫妖道：「你有甚麼寶貝，只管使來？」子陵大怒，好賤婢，怎敢收取寶貝，氣死我也。你往那裏走，圈鹿舉杖，就打娘娘，用刀架開鹿馬盤旋，刀杖並舉，戰經十餘回合，子陵自知難以力敵，這賤婢又法術高強，若將神石打他，猶恐不能濟事，何不將這五塊，按上中下左右，齊打將過來，只叫他措手不及，穩定成功。當下一面招架，暗念真言，就將五塊神石，一齊打將出來，只見一陣青黃紅白黑的五色光芒，連响响，忽然飛沙走石，風火烟霧，齊望國母打來。娘娘一見，十分着急，咬破了舌頭，向着神石噴了五口血水，喝一聲：「五神何在，還不與我收回神石，更待何時？」言猶未已，只見半空中降下幾位神祇，五行制伏五星相生，相剋神石一見，滅影藏形，烟消火滅。子陵看見神石不靈，心頭火起，催鹿挺杖，奔將上來。娘娘大笑道：「好妖道，還敢動手，有甚麼妖術，只管使來？」子陵聞言，怒氣填胸，兩頰發赤，用盡平生氣力，舞得茶條杖，呼呼風响。娘娘全無懼憚，展開刀法，密不通風，殺得子陵兩腿酸麻，吁吁發喘，招架不住。大敗而走，娘娘催桃花馬追趕。子陵回首一看，暗暗叫一聲：「不知死的賤婢，你這道破了我的一个法寶，自逞其能，還要趕盡殺絕，那曉得我身邊有樁異寶，未曾施展。這賤婢既趕來，還顧甚麼陰德，一伸手，在豹皮囊中，取出一面小小的銅鑼，名喚魂鑼，也不用敲，也不用打，托在掌中，對着敵將，一晃眼，下發黑晃晃兩晃，魂魄散飛，晃三晃，命喪無常，此是海潮留下的奇法，與子陵應用。老道被娘娘趕得着急，盡把寶貝取了出來，看見娘娘追得切近，圈鹿迎回着娘娘，用鑼晃了一晃，國母一見，大驚失色，忙取出一件寶貝，兩頭尖，當中大名為破魂神針，祭起空中，子陵托着鑼，才要晃第二晃，只見一道光氣，落將下來，對晃魂鑼，一聲响，唬打得粉碎，把老道的手掌都打穿了，疼痛難當，圈鹿大敗而走。娘娘用刀往後一擺，總兵周連逢催戰鼓，打得鼓聲如雷，孫燕在城上看見子陵大敗，就將信砲施放，响响驚天，那東西藩來八員健將，聽得砲響，把單軍丹吐落塵埃，噴了三口太陽真氣，四面八方大小兵將，個個顯露出來，旗旛招展，戈戟如林，猶如銅牆鐵壁一般。子陵催鹿正走，舉目一看，大驚失色，道：「我方才與這賤婢動手，也未見這些人馬，怎麼轉眼間就把我圍困了。這賤婢此時焉能肯饒我呢。我是高山得道的門徒，生而何歡，死而何懼，憑着我的本領，闖得出去，萬千之幸也。若闖不出去，也落個英名不朽想。」

定主意緊依脚力高聲大喝來者何人敢攔貧道的去路通你名來小將喝道我乃保國公之子姓袁名剛知我的利害早早下馬受縛免我動手子陵大怒道小輩諒你有多少本領敢說這等大言看我取你性命罷即催開梅花鹿手提茶條杖照頭就打袁剛舉斧急來相迎斧杖並舉各逞英雄鹿馬盤旋一場好殺只殺得老道招架不住鹿仰人翻大叫呵唷好小輩真力大斧沈我焉能是他對手虛打一杖往下敗走袁剛緊緊追趕那袁剛的馬比鹿還快只趕得嘴尾相連人挨馬湊袁剛心中自思我只這一斧子下去把妖道立劈開兩段不足爲奇何不拿個活的進城獻功想定主意始起腿把斧壓住伸開虎手把馬前一提往趕上幾步使個大探身一把拉住了黃絲線大喝妖道過來罷用力往後一提那老道着了急往前一掙兩下的力大只聽得啍啍一聲把繫腰的絲線扯斷連道袍扯下半幅老道慌忙催鹿狼狽逃生竟望南方而走袁剛勒馬追趕復回汛地不題且說金子陵逃至南方喘息未定迎面又來了一員大將手提長鎗一聲大喝妖道慢來認得定國公之子獨孤蛟麼你這妖道胆大包身敢來闖我的汛地不由分說舞動銅鎗沖殺過來子陵用杖相迎虎鬥龍爭各逞武藝獨孤蛟這杆鎗乃是祖傳金子陵豈是他的對手十合之外招架不住茶條杖散亂露出破綻來獨孤蛟使個撥草尋蛇的架勢左肋上中了一鎗那老道哎喲一聲旋回梅花鹿帶傷大敗獨孤蛟也不追趕回首汛地不題單講金子陵敗走沙場回首不見有人追趕帶回梅花鹿心中自思左肋亦不知傷得如何連忙解開道袍服一看雖然中了一鎗且喜傷得不重止刺破一股皮並無大害老道繫上袍帶催鹿舉杖又往正北上走忽見有一隊人馬阻住門旗開處現了一員大將喊聲如雷高叫妖道往那裏走你老爺在此久等多時豈不知護襲公爺展麟的利害麼子陵道我與展將軍平日無仇今日無憂何不行些方便放我出了重圍豈不感你的大恩展麟大怒道好妖道怎敢下說詞你休要走走看我取你兩手挺鎗分心就刺子陵舉杖急架忙還戀戰盤空經戰十餘合不分勝負展麟在鞍轡上摘下竹節鋼鞭拚在鎗上名爲葉裏藏花鎗裏藏鋒只見金子陵催鹿一杖打來展麟反手一鎗架開順手捉鞭使了個金絲纏腕舉了過頂明晃晃一根水磨竹節鋼鞭竟望老道而來老道一見駭得魂不在身把頭往前一閃現出四平八穩的脊梁骨接了一下打得子陵吐血而逃旋回梅花鹿闖至北方展鳳大怒好妖道敢犯我的汛地麼不容分說舉刀就砍子陵不敢招架往下忙奔展鳳催開坐騎隨後追趕相離不遠用手中小刀一舉大喝妖道看我的兵刃到了子陵回首一看只見刀已到了頂門把頭一仰雙膝催開鹿往前一躍那刀砍下只聽啍啍一聲把金冠砍碎落地雖道未砍着頂門已經駭得魂飛魄散拚命逃生那秦營掠陣官見子陵

被困飛馬回營。奏明秦皇。早有王翦趙高章邯聞知。不及等候。令旨慌忙下帳。各提兵器上馬。率領本部軍兵。飛出營門。奮勇殺入陣中。子陵一見大喜。道：「多承二位相救。事不宜遲。就此闖出重圍。方有生路。」三將聞言。道：「國師說得有理。不言四人往外攻擊。且說龔娘娘聞得秦營兵攻入重圍。救護子陵。心中大怒。用九環刀一擺。催開桃花馬。飛奔北方。那四面八方衆將。見龍鳳旂高展。星飛電掣。往正北去了一個個。齊放征駒團裏上來。將子陵兵將圍得水洩不通。金子陵見龔氏娘娘率領衆將圍裏上來。並無出路。心中着急。偶然想起我真昏殺了。如今被困。性命只在頃刻。何不施展法力。殺出重圍。想罷。口念真言。忽然狂風大作。走石飛沙。打得衆軍二目難睜。子陵大喜。招呼衆將。跟着貧道來。快些趁勢闖出重圍。趙高王翦章邯一齊用力。率領部下。趁着一陣風沙。殺出龍潭虎穴。急急如漏網之魚。回轉秦營。這且不題。且說龔娘娘指揮衆軍。大困秦兵。不料金子陵暗祭風沙。闖出重圍。娘娘大獲全勝。收了陣勢。率領衆將。奏凱進城。那襄王在城樓掠陣。見娘娘得勝收兵。心中大喜。率領文武下城。至西門上等候。迎接不多時。只見旌旗閃轉。三軍歡喜。鞭敲金鐙。齊唱凱歌。襄王見娘娘進了西門。往前搶行幾步。娘娘一見滾鞍下馬。君后攜手。同進行宮。娘娘便換了宮裝。見駕。襄王陪笑道：「梓童爲孤的江山大戰一日。殺敗了子陵。其功不小。孤心感念不盡。龔娘娘道：「一來託聖上洪福。二來仗南郡王妙計。三者賴衆將虎威。大敗秦人。臣妻何功之有。襄王笑道：「休得太謙。孤當先敬三杯水酒。權與梓童賀功。捧酒過來。左右近侍滿斟玉液。高捧金杯。雙膝跪下。襄王接酒在手。就地一躬。道：「御妻汗馬功勞。聊表孤之寸心。娘娘連忙叩首道：「臣妻有何德能。敢勞王駕賜酒。忙伸手接酒過來。他本是戰乏人。渾身是汗。卸甲之時。不防賊汗侵體。舉酒才吃了一口。忽然眼前發黑。腦後生風。往前一蹶。往後一仰。跌落塵埃。將玉盃打得粉碎。襄王大驚。慌忙上前抱起。灌救多時。娘娘鳳目微睜。渾身發汗。襄王着忙。派宮官將娘娘扶上鳳輦。送回昭陽服藥調治。襄王率大小文武。排駕要還朝。忽見龍旗來報。今有南奉王回朝。現在宮外候旨。襄王聞言。龍心大喜。道：「傳旨請王叔見駕。田英進至行宮。襄王起坐。口稱王叔臨陣被秦賊暗算。敗走何方。你因何一去數日。才得回朝。田英奏道：「被金子陵神石打傷。敗走臥龍村。遇着護國公之女李美容。把醫治招親之話。敍說一遍。襄王大悅。道：「此是王叔萬千之喜。傳旨請王嬪見駕。李美容遵旨直進行宮。山呼行禮。襄王道：「王嬪平身。分付宮官備輦。送王嬪回王府。李美容謝了恩。乘輦進魯王府去訖。襄王擺駕回宮。上三清大殿。擺設喜筵。大宴羣臣。不必細表。且說金子陵暗祭風沙。闖出金鎖陣。回轉秦營。上金頂黃羅大帳。參見始皇。請罪。始皇道：「國師被困。勝負兵家之常。孤也不應見罪。但龔金定雖然驍勇。未必有此妙算。」

一定另有能人調度國師的陽陰有準，何不占算占算，便是甚人擺的金鎖陣，神鬼不測，這等利害。子陵叩首謝恩，起來吩咐排香案，伺候整頓衣冠，虔誠禱告，就將金錢一擲，細詳爻象，大驚失色，默默無言。始皇心中疑惑，就問國師占算一番，果是何人擺陣，或凶或吉，快快來說，爲何不言不語，觀看爻象，面帶着驚疑，是何原故。金子陵放下金錢，轉身望上進禮道：「吾主在上，前者定道孫臏回轉天台，不料藏在臨淄城中，今日暗排八門金鎖陣，幫助龔妃，如若不是藉吾主的洪福，一定遭了毒手。」始皇聞得孫臏尚在齊國，心膽俱裂，要知君臣如何商議，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子陵焚香求老祖 孫臏作法困毛奔

却說始皇聞得孫臏在齊，暗擺陣勢，扶助龔妃，大驚失色，歎氣連聲，這便如何是好。子陵奏道：「吾主但請放心，想當日在易州大戰，海潮聖人下山，請了三教聖人，夜設平齡會，勸孫臏歸山。他如今逆天而行，違了三教聖人的法旨，反在臨淄惹事，海潮聖人知道，豈有不惱的待臣焚起信香，吾主虔誠禱告，老祖若知此情，必然忿怒下山，那怕孫臏神通廣大，始皇大喜道：「國師言之有理。」吩咐快排香案。子陵就焚起信香，始皇鞠躬行禮，口中暗祝，情由香煙繚繞，起在空中，直奔高山古洞，海潮聖人在洞中正嚀皇經，偶然間一陣信香經過，老祖讓過香頭，抓住香尾，早知其心中惱怒，可恨則夫，憊賴逆天而行，故違法旨，不若我再下紅塵，踏平東齊，與刑夫見個高下，吩咐帶腳力過來，早驚動一位帝君，上前攔擋，原來海潮聖人門下有二十四個神仙，內有一位東華帝君，爲衆仙之領袖，當時帝君見聖人動怒，連忙離座，望上稽首，尊聲祖師爺，清淨無爲，正嚀皇經，爲何擅噴癡，就要下山，不知要往那裏去。海潮道：「賢徒有所不知，今因孫臏逆天而行，不遵三教的拘束，又在東齊擺八門金鎖陣，打敗了金子陵，我惱恨不過，如今下山和孫臏見個高下，分個強弱。」帝君勸道：「師父，暫息雷霆之怒，聽弟子一言，豈不知孫臏在易州大戰，二百餘場，費了多少工夫，不會把他困住，好容易請三教聖人下凡，與他講和，想祖師此次若再下紅塵，重開殺戒，不知何日了局，誠恐有累聖德。」既然孫臏在臨淄滋擾，不拘那一洞神仙，差遣一位下山，拿了他，治逆天之罪，似爲兩便。海潮道：「賢徒言之有理。」吩咐真人毛奔號五雷真人，與貧道代勞下山，走一遭，參見始皇，與孫臏對敵。毛奔上前稽首，遵領法旨，海潮道：「恐怕你不是孫臏的對手，我與你兩卷神書，敵得過便罷，若敵不過，你照神書行事，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小心行事。毛奔接書，叩辭，即下三清大殿，出了雲光洞，手提茶條杖，身跨梅花鹿，招展金光，起在空中，駕霧騰雲，瞬息千里，早已到了東齊，收雲止霧，落將下來。這位真人比衆不同，乃五雷之領袖，行動處紅光罩體，隱隱有風雷擁護，秦營的旗牌，見這位真人到了。

營門個個心驚膽戰，紛紛議論，跨鹿的不知是人是怪，怎麼面上生只些黑毛，好不怕人。有一個道：「這是個玄門，想必與我家軍師舊友特來拜訪也，未可定等我招呼他一聲騎鹿的玄門，休要往前進步。此是軍師營中到此何幹毛奔道，你等快去說知王翦金子陵知道，就說海東雲光洞五雷真人到此。」藍旗聞言，急奔黃羅大帳，奏知始皇大喜，遂率領文武大開營門，真人忙下了脚力，金子陵王翦搶行幾步，拉住梅花鹿，又接了茶條杖，始皇看見那真人相貌不凡，心中大喜，揖讓至黃羅帳，分賓主坐下，獻上茶畢，不提。再說龔娘娘得了卸甲風，病陣昏迷，醫治難效，襄王分外著急，忽見內官報南奉王領的李王妃進宮，襄王離座相迎，李美容進寢宮，參見國母，只見龔娘娘昏迷不醒，陣陣發汗，倒在龍牀之上，病勢沉重，李美容審視一番，已知病源，便啓奏襄王道：「國母得了卸甲風之症，龍心萬安，臣妾能治。」襄王大喜，王嬪既會調治，不知是何藥料，美容道：「不須凡物，有金光聖母與我的金丹能治人，間百病，國母服了此丹，定然全愈。」說罷，取出靈丹一粒，用陰陽水研開，吩咐宮娥扶起國母，啓開口牙，將金丹灌下，登時打通三關，沖開九竅，就把賊風祛去，娘娘微睜鳳目，襄王一見，歡喜不盡，道：「難爲王嬪，孤不敢忘恩。」那龔娘娘甦醒多時，精神復舊，病症全無，一起來，睜開眼，見了美容，便問此位何人，美容上前奏道：「臣妾乃護國公之女王喚李美容，是金光聖母門徒，又將救活南奉王招親之事，金丹調治國母的話，細細說了一遍。」龔娘娘聞言，喜之不盡，忙下龍床，忙謝王嬪救活之恩，不敢怠慢，吩咐宮娥侍宴，待哀家與王嬪慶功，襄王也留王叔暢敘，這且不表，却說始皇升帳，集衆文武，始皇傳諭道：「國師敗陣，占算孫臏，現在臨淄，料難取勝，衆卿有何高見？」若有人勝得孫臏，便罷，如無奇能異術之人，孤當撤兵回國，免得損兵折將，將將默默不敢回答。當下有五雷真人挺身上帳，始皇離座相迎，忙回笑臉，便問真人有何高見，毛奔道：「貧道既然下山，今日臨淄會會孫臏，責備他一番，他若歸山，便罷，如若不然，待貧道和他見個高下，始皇冷笑道：「真人小心在意，切不可學朱秦二道人，排下誅仙陣，要拿孫臏，不惟無益，反傷了許多人馬，老道長要三思而行爲妙。那毛奔性如烈火，受獎不受貶，一聞此言，那裏容忍得住，發起聲來，叫聲聖主，休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貧道那怕他三頭六臂，神通廣大，諒必手到擒來。此行務要捉了孫臏，說罷，念念下帳，提杖上鹿，也不帶兵卒，砲響出營，催動腳力，來至臨淄，吊橋前收住了梅花鹿，大聲喝道：「巡城軍校聽着，我乃海東雲光洞海潮聖人門下，中八洞神仙，五雷真人在此，請你家南郡王出來相會軍校，聞言飛風進朝，啓奏襄王與孫臏正在三清殿議論軍情，聞得軍校奏報，便問孫臏道：「五雷真人是何等之輩，指明要亞父會敵。」孫臏答道：「這五雷真人乃海潮的門徒，中八洞神仙之首，姓毛名奔，他性

如火烈神通廣大。料是來者不善。今日指名相請。必不是好意了。當下袁剛聞得孫臧有畏懼毛奔之言。心中不服。怒氣上殿。朝上行禮。稟上師父。不必怕懼。待我袁剛情願當先殺此妖道。方消我無窮之氣。孫臧大喝道：好孽障！你有多大本領，敢說這大胆言。他比不得官兵敵將，真殺真砍，你便去得他。乃海潮聖人的門徒，神通廣大，你焉能是他的對手。還不快下去。少爺一場高興，被南郡王吼喝下去。孫臧雖然喝退了袁剛，心中自思：如今毛奔討戰，欲待出去，又怕五雷之災。若是不去，反惹衆人恥笑。說我懼怕此人，却把從前之英名，付之流水。細想我三災五難，已經躲過。此時諒無大難，想罷。望上行禮道：吾主放心，待爲臣出馬。生擒毛奔。襄王聞言大喜道：若是亞父出敵，孤高枕無憂矣。孫臧辭駕下殿，吩咐孫燕好生侍奉貴人，煎湯熬藥，不許擅離丹鳳閣。言畢，駕拐騎牛，率領全山六將，袁剛等十四家蔭襲的公爺三聲大砲，冲出營來。毛奔催鹿上前，用茶條杖一指，高聲招呼來者莫非是南郡王麼。請收坐騎。我在此等候多時了。孫臧勒住坐騎，拱手道：五雷真人請了。請問真人，不在雲光洞學藝修真，到此何幹。毛奔道：我也不是私自下山。今日此來，有金石良言相勸孫臧道：且說來毛奔滿面陪笑道：你真人乃是高明之士，豈不知順天者存，逆天者亡。王翦扶助秦皇，併吞六國，原是天命真人爲何逆天而行。在易州大戰數年，損傷生靈無數。有我祖師夜設平齡會，請三教聖人與你講和，你就該歸山返洞，如何貪戀紅塵。又在東齊生事，暗擺八門金鎖陣，圍困了子陵貧道，纔奉師命下山。你若聽我良言相勸，卽宜回歸古洞，紅塵殺戒，非我等玄門所爲。不知南郡王意下如何。孫臧道：真人說的句句都是良言。我燕人焉敢不從。只有一件不知真人可容納否。毛奔道：有話請說，不必隱藏。孫臧道：豈不知王翦併吞六國，扶助始皇，原是玉帝敕旨，只是臨淄的氣數殆盡，尙有十一年未滿。雖然洪福將盡，天數注定多一日不生，少一日不死。一來氣數未盡，二來老母還有三個月陽壽，以待百年辭世。上吳橋葬埋，那時我就歸山，不管臨淄存亡了。望真人寬容三個月限期，我就是真人恩寬。毛奔聞言，心內自思：寬容九個月不甚要緊。一來秦皇營中日費千金，二則聖人差遣，焉敢自便。專想罷開言對孫臧道：你的說話差了一月半月，還可耽擱百日之外。事久則變，這是你的推辭。不肯上山。我又焉敢自己作主。孫臧道：若是真人不允，兩下都有不便。你若依我，兩下都好，也不失同道之情。毛奔怒道：怎麼不便。莫非你敢與我動手麼。孫臧冷笑道：當面不藏私，有本事者保無事。誰保誰來。毛奔聞言大怒道：好大胆，夫人說你奸心欺詐，話不虛傳。我既然下山，焉敢擅便。饒你催開梅花鹿，手舉茶條杖，往上照頭一杖打來。孫臧用拐架開，牛鹿盤旋，一場好殺戰，戰到二十餘合，殺得毛奔招架不及，拖杖敗走。孫臧用拐一指，好毛奔你往那裏走。催動青

牛往後就趕毛奔回首一看心中暗喜毛奔將攝魂幡取將下來對着孫臍一晃眼前發黑二晃腦後生風連晃三晃孫臍就在牛背上發昏說聲不好了這是攝魂幡再若晃幾晃耗散我的精神一命難逃了孫臍慌忙就取出峨眉劍取太陽的真氣三口吹在劍上用劍尖連擺三擺說聲道疾忽然劍頭上火星亂起烈燄飛空竟奔了老道而來毛奔正在那裏晃幡不提防一陣神火飛來撲奔毛奔面上把一面黑毛都燒光了燒得幾個漿泡疼痛難當那裏還顧得晃幡把手在臉上亂抹那幡上又着了火此時手慌脚亂照顧不來將幡撒在塵埃燒得無影無蹤毛奔心中好惱不想這別夫倒會放火燒了攝魂幡不致要緊一則失了海潮寶貝二則把我一面的毫毛都燒了我怎麼見人越想越惱圈回梅花鹿闌將上來孫臍大笑道不用惱省得剃了燒光了更好看毛奔聞言咆哮大怒好可惡的別夫氣殺我也你往那裏走催鹿舉杖就打孫臍側身閃過揭開雙拐上下飛騰殺得老道只有招架之功沒有還手之力毛奔暗想只別夫拐杖利害不如用法寶傷他想罷用獅子大開口架勢讓孫臍一拐打來就倒退數步忙將五雷神塔祭起空中只見風冷冷霧漫漫孫臍一見說聲不好了只是五雷神塔落下來不論仙凡之體壓得碎粉我焉能擋得住正說着毛奔使一個掌心雷往上一响那神塔上頭閃電生光迅雷響亮震得天搖地動落將下來竟扑着孫臍的頂門連人帶牛壓在底下衆將等看見嚇得目瞪口呆不知動彈毛奔圈回梅花鹿來至塔前叫聲孫臍你英雄一世只落得這般結果前者你得縱橫無敵及至祖師下山也不會把你吃虧今日遇着我毛奔該是喪命之期了况且我和你原本無仇恨俗語說得好罵人莫揭短打人莫打臉臉上還打不得你怎麼下毒手把我一臉的毫毛燒得精光我惱恨起來才祭神塔壓你也是一報還一報你也休要埋怨別人說罷念真言收了法力把神塔挪開看看孫臍的尸首不覺大驚失色好別夫怎麼走了弄下一個假的在此費我多少氣力原來壓住的是紙人紙牛這別夫又往那裏去了忽聞有人答應道不用費心孫臍在此老道聞聲舉目四顧只見一個頭帶三叉冠青袍服騎牛駕拐正是孫臍立在對面老道聞聲舉目嚇得魂不附體孫臍指着毛奔大笑道我五難三災已經躲過神塔焉能害我不是我有些法力怎敢與海潮聖人對敵我不過破着幾張紙你只管祭塔壓我就了毛奔一聞此言氣得面目焦黃大喝好別夫你弄得甚麼妖法氣死我也說畢催鹿持杖照着天靈上一杖打來孫臍左手拐一擋右手拐對着頂門打來毛奔連忙招架死命相持戰至十合之外抵擋不住落荒而走孫臍大怒我看你這妖道走到那裏去忙將杏黃旗拿在手中念念有詞用杏黃旗一指半空中雲磨响噓六丁六甲四值功曹揭諦伽藍俱至面前屈背躬身口稱真人令吾神那方

使用孫臍道無事不敢勞動我今把枋打毛奔借仗尊神把五門閉住上架天羅下支地網不許放走了妖道違者聽
貶衆神祇領了法旨按上下四方各守汛地不題且說孫臍請神已畢一催脚力然後追趕毛奔覓得切近心中暗喜
在懷中取出一件寶貝係上頭大下頭小有三寸多長指頭粗名爲雷屑神雷擊人就是此物毛奔托在掌上把掌心
雷一放响噠一聲雷屑聞聲即起飛至空中孫臍將近趕上忽見陰雲慘慘冷氣沉沉包着一件車輪大小的寶物雷
聲响亮閃電光明竟對天庭落將下來孫臍一見說聲不好了此是雷屑到了用手把杏黃旗拿在手中望空一指喝
道還不退下更待何時一言未了只見空中雲收霧散雷屑轉撲了毛奔那毛奔見杏黃旗戰回了雷屑心中大驚把
五雷神塔往上一舉只雷屑見了神塔物各有主返本歸原孫臍催動脚力猶如雲飛電轉趕將下來牛鹿相挨把枋
舉起過頂毛奔回頭見枋已到頂門想着再祭寶也來不及了說聲不好把頭一低正中後心响亮一聲幾乎墜下鹿
來抱鞍吐血而逃孫臍催動青牛隨後追趕毛奔回頭看見心中着忙催開梅花鹿往西敗走忽閃出一位天神用手
中一指大喝五雷真人休得前走我奉巡天都尉使的法旨把守此方等候多時莫想出我的汛地毛奔見功曹攔住
去路料難過去又見孫臍趕來只得轉騎竟奔北方忽見一位金甲天神仗劍擺旂阻住去路毛奔心中惱恨向前大
呼道那位尊神立在此處來阻攔貧道功曹應聲小神值日功曹是也奉巡天都尉使法旨鎮守此方休得走我的汛
地毛奔回鹿竟往又遇把截的天神不容伊過去無奈又奔正南又有阻攔的天神欲往騰空又有天羅欲要遁地又
有地網四方旋轉俱無出路孫臍追至切近大叫毛奔你怎麼走迷了路何團團走轉我不趕你你慢慢走罷這老道
聞言又羞又惱暗罵一聲別夫我敗了陣就怕你你還下絕情閉住五門叫我出不去難道在此處死不成細想起
來戰又戰他不住逃又逃不出去無奈只好求只別夫方是有生路想罷棄杖離鞍立在路旁孫臍一見微微冷笑用
沉香枋一指大喝毛奔你是與我動手還是敗走回營去罷這怎麼不起身走到下騎下坐在路邊等甚麼還是等死
呢毛奔聞言羞得面紅過耳口稱孫臍真人在上聽貧道一言我本是奉師差遣身不由己火燒臉毛枋打脊梁我貧道
也不會報怨但求放我一條生路回轉秦營定勸秦皇收兵懇切看海潮家師之面同道之情高抬貴手枋下超生感
恩不淺未知孫臍肯依從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開神書毛奔擺陣 現真魂王翳行雷

却說孫臍請了值日功曹閉住五門上佈天羅下佈地網毛奔不能走脫無奈只得下騎再三哀求孫臍孫臍道你既

苦苦求我，我心亦不忍害你。一來看海潮聖人面上，二則看看同道之情，三來你果然勸得秦皇收兵，我就饒你不死。毛奔道：「如果真人肯生放貧道，出陣情願勸始皇收兵回國，孫臏道幾時收兵？」毛奔道：「只在三日之內，孫臏點頭，遂即口念真言，收了法力，送神歸位已畢，便與毛奔說道：『真人請走。』」毛奔聞言，提杖跨上梅花鹿，急急逃出陣，敗進秦營，不在話下。且說孫臏榜打毛奔，大獲全勝，領衆門徒六位，同衆家蔭襲，打起得勝鼓，進城裏，王早同文武百官迎送。南郡王進午門，各下坐騎，步行至大帳，轉進三清殿上，早已擺設筵宴慶賀。且說毛奔敗進秦營，來見始皇，始皇迎接進帳，分賓坐下。兩班文武都來看，老道交頭接耳，唧唧噥噥，你道他說下甚麼話？這個說這老道敗了陣，怎麼臉上的毛都沒有了？那個說被南郡王拿住燒光了，才放回來呢？毛奔真見貌辨色，自知羞恥，始皇明知故問，真人臨敵恭喜，如何毛奔惶恐說道：「再不要說起孫臏，果然神通廣大，武藝高強，貧道連祭幾件法寶，都不能動他分毫，反被孫臏燒了臉上毫毛，背上打了一拐，只得借土遁回，他把哀求的話就不說了。始皇說道：『原來毛真人你又會失機敗陣，受了驚恐，可受重傷麼？』毛奔說道：『無害。』始皇冷笑道：『真人休要見怪，孤家有句良言相勸，孤前者在易州與孫臏大戰二百餘場，吃盡他的虧不少，就是請來真人，道教俱是有敗無勝，即是海潮聖人，大戰數場，亦不過又請三教聖人講和散局，到不如請真人回歸古洞，修真養性，孤家亦要收兵回國，免得在此受孫臏之害。』毛奔聞言，慚愧一番，口稱聖主萬安，貧道下山之時，祖師爺交付兩卷神書，親口叮囑，此去下山，敵得過孫臏便罷，若是你敵不過他，即便照神書行事，貧道暫辭，聖主待我觀看神書，自有擒拿孫臏的妙計。』始皇道：『既有神書，何不早行傳旨，快辦素宴上來，孤與真人壓驚。』毛奔辭道：『我主不必賜宴，辦理正事要緊，說畢辭駕下帳，來至王翦營盤，秉燭坐下。左有金子陵，右有王翦，兩旁坐下，相陪家將獻茶已畢，毛奔吩咐預備香案，毛奔立即取出兩卷神書，放在桌上，將頭一卷取出，錦囊袋，即時取出兩卷神書，放在桌上，就將頭一卷神書展開觀看，上已寫得明明白白，寫着五雷神兵陣，有符有呪語，六甲靈文，都是這請神的秘訣。第二卷上寫的是安台規制，應用物件，分別門戶，又四隅方向，物件明白，下面注着此陣用不得凡人專打神仙之體，不論根深道大，打在陣內，五雷擊頂，便能成功。毛真人看畢，滿心歡喜，即時望空拜謝了海潮聖人，將書藏起，至帳中坐下，口稱殿西侯，原來海潮聖人給的兩卷神書，乃一座五雷神兵陣，專打神仙之體，我想孫臏若進了此陣，即時大羅神仙失位，難免雷轟之苦，不是我心太毒，只是你這剛夫行事太凶，金陵子與王翦聽聞大喜道：『此是始皇之洪福齊天，才得師兄下山相助，不知要何物鎮壓，早早吩咐差官取來預備。』毛真人說道：『遵依神書法旨，搬此陣。』

全是神祇雷帥。普天星辰，並不用分毫鎖物。就在秦營之外，揀一塊高阜淨地，按着東西南北，築起兩座高台，寬闊要一畝三分之地，高要三丈三尺，正中另築一台，高三丈六尺五寸，四面打起凹堵牆，又要高二丈四尺，四空之處，留下四座門戶，分開東西南北，以便得請四位大元帥。在此四門鎮守，每座台上要用五個板斗，五五共成二十五個，按東西南北中，分五斗，每處斗口插起一杆中央戊己土旂，中台上要豎起一杆雷靈施令的大纛，旗高三丈，出入旗脚下，設立五面大鼓，預備香花燈燭，硃砂黃紙，放在前後左右，各按方位。又要二十八杆星宿旗，旗分五色，位列八方，快去速速，備辦不得違誤。王翦遵令，即刻差官趕辦去了。不多時，中軍官進帳，跪下稟道：真人在上，遵法旨，即將法台依式造完。一應旗旂、黃紙、硃砂、各項齊備。特來繳旨。毛奔吩咐，取紙筆硃砂過來，就寫五道淨土符，對着國師金子陵說道：我這五道靈符，去到新築台牆之下，分開東西南北各處，將此符燒化一道，原為被穢除邪，以便請神，不得有誤。金子陵接符去訖，毛真人遂卽下帳。步轉金頂黃羅大帳，參見始皇。始皇欠身讓坐，口稱一聲：真人，你觀看神書如何？毛奔說道：貧道按神書行事，擺下一座五雷神兵陣。此番孫臧入陣，定是一命難逃。始皇大喜，說道：不知真人要用什麼作爲鎖物？毛奔回道：此陣非同小可，但是雷帥星辰，不可褻瀆，還要與主借四樣物件，得來應用。始皇說道：所要何物？待孤吩咐取來。毛奔說道：要借聖上冲天冠、滾龍袍、碧玉帶、無憂履，往陣中應用。始皇聽罷，卽命當值官進去取出。孤家冠帶袍履，送往真人帳中，不得有誤。那位毛真人，隨卽辭坐別帳，回轉本營，卽便開言問道：此時天交幾鼓了？王翦道：天才交初更。真人道：你可取五盞大燈籠，拿進五雷台，按七星方位懸掛，速去快快辦來。應用。王翦領命去訖，不一時轉來，繳令。毛真人又吩咐：天已將近二鼓，你把貧道的法衣，並借來的冠帶袍履，先送至中央戊己土台上，你不必帶着鎗馬，只用天罡劍隨身，在台下等候。王翦答應，就將應用之物，取齊步行出營，前往五雷陣去了。這毛真人翻身下帳，仰首觀望，星移斗轉，鼓打三更，他便出營，跨上梅花鹿，就打西北乾地上，撞進陣來。至台下坐騎，就有王翦接脚力，拴住毛奔在陣內閉睛觀看，仔細端詳，台分五座，四圍牆壁留門，尺寸不差，方向各依次序。斗鼓旗旂，各各排列，停當。心中暗暗想起陣中利害，又是暗喜，隨卽捏訣，口念真言，望牆圍外一指，只見一個老者，手扶拐杖，忙來至台前，口稱真人，呼喚小神前來，有何差遣？毛真人說道：無事不來，呼喚因出家人在此擺陣，請的都是普天神聖，與五雷。你可把野外遊魂、荒郊怨鬼、污穢之物，盡行拘遣，不許沖犯天神。違令者，貶山後頂上土地，遵旨叩頭。化一陣清風而去。王翦看見說道：妙極妙極。師兄神通廣大，就把個土地老兒遣傳飛跑。毛奔道：不必多言，隨我上台。老道上了中央。

戊己土道座高台王翦在後慢步隨上毛奔吩咐道師弟你把冠帶袍履各樣穿起來王翦驚道這冲天冠滾龍袍乃是當今天子御用之物今日在陣中穿戴了倘日後恐有別官奏上說我王翦有謀主造反之心其罪不小真人道此事無妨我與秦始皇言過不來罪你况且這一個陣非是殿西侯不能成功不可遲誤到了時辰即速穿戴起皇服左手執旗站立旗下右手仗劍不用開言也不用你動手自有妙用王翦不敢違令把鐵撲頭皂羅袍絲蠻帶綠戰靴脫將下來戴上冲天冠穿上滾龍袍腰纏碧玉帶足登無憂履右手仗着天罡劍左手執着五雷旗來至那杆大纛旗下緊靠着五面大鼓丁字脚八字立定毛真人披髮仗劍至王翦面前口稱賢弟你可把兩眼合閉以便作法王翦說道好師兄你哄我閉上雙眼你就是一劍殺我祭台麼毛奔說道休得胡言快快閉上眼睛只毛真人捏訣送印口念真言將靈符化在劍尖之上用劍尖在王翦眼上耳門前心後心寫了幾道靈符只見王翦面如金紙二目無光如癡似醉這是五雷真人把王翦的五行閉住單等他的真魂出竅他就翻身來至法台前放下寶劍口中念呪手上書符踏罡步斗即將令牌一擊化了靈符口噴法水用劍一指只見青天朗月霎時之間重霧沉沉半空中雲磨响動來了一位尊神手持象簡面白鬚長降至台前口稱真人令吾神有何使用毛奔道吾道奉海潮聖人神祇之書在此擺列五雷神兵陣借仗曹官鑿察諸神不許放走孫臏出陣功成之日將名奏上青天曹官謹遵法旨脚借祥光鑿察諸神不必細表毛真人又焚燒第二道靈符半空中又來了一位神祇頭戴烏紗帽手提象簡藍臉赤鬚立在前聽令毛奔說道貧道奉海潮聖人之神書擺下五雷神兵陣困住孫臏借仗曹官鑿察八門不許放那邪鬼祟進陣違法令者聽取曹官去罷毛真人又焚第三道靈符又將令牌擊動又來了一位曹官臉如滿月五綵長鬚立在前躬身施禮毛奔說道奉請尊神管轄電陣五座雷台不許放走孫臏違誤者聽取毛真人分遣三曹已畢又將第四道靈符焚化連擊令牌不一時忽見彩雲旋旋紫霧紛紛來了四位元帥只見頭一位身騎白馬手挺三尖兩刃刀乃是灌口二郎神第二位手提劈火劍赤髮紅鬚乃是南方火德星君第三位手托金塔乃是托塔天王李靖第四位乃頭梳丫髻脚踏風火輪乃是哪吒三太子此四神齊落下雲頭降至台前毛奔一見躬身說道無事不敢奉請尊神今有孫臏進了五雷神兵陣借仗四位尊神威鎮雷台東西南北四門各守汛地不得放走燕人若有違令者歸罪真人遣過了三曹三帥各歸方位已畢伸手取下一疊靈符共是五道用劍尖挑起火上焚化又把請神的金牌按住東西南北中五方擊得連聲响噫只見金光萬道飛落台前現出東斗蘇爺西斗黃爺南斗周爺北斗黃爺中斗姬爺一齊控背躬身聽令

毛奔拱手道無事不敢褻瀆神君今日吾奉海潮聖人神書擺下五雷神兵陣若有孫臋入陣借仗衆位星君威靈在五雷台上各歸方向鎮守五個斗口斗內有戊己旗一面鎮壓孫臋不能駕遁而逃還仗星君各按五行帥令二十八宿在台下困住孫臋此是星君執掌但有疎虞按神書歸罪五斗星君領了法旨各歸方向去了老道又焚符念呪又將令牌連擊數下只見鄧辛張王龐劉荀畢雷部八帥一個個台下打躬口稱真人令吾神那方使喚毛奔說道無事不敢褻瀆尊神今奉海潮老祖的神書擺下五雷神兵陣借仗尊神之九各按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咸鎮八方不許放脫孫臋如違聽貶各神遵法旨各歸方向而去老道又連擊數下令牌將符一總焚燒一刻來了羣星列宿天罡地煞騰蛇白虎喪門吊客揭諦伽藍六丁六甲普天星辰一齊擁進陣門齊至台前候令毛奔拱手道奉請衆位星辰下降煩勢尊神守定法台前後左右及上下四面八方不許放走孫臋並煩六丁六甲神將揭諦伽藍上架天羅下支地網將神兵陣罩住明日孫臋進陣教他上天無路入地無門若是走脫孫臋按天書聽貶老道又焚化靈符念呪擊動令牌忽見閃電交加雷霆隱隱之聲又見推雲撥霧降下雷部衆神立在前躬身聽令毛真人說道無事不敢驚動尊神這陣中有五座雷台台上有五面大鼓借仗尊神各守一面明日孫臋進陣須用五雷轟頂台上現有尊神的主管九天應玄天尊在此倘有放走孫臋按神書聽貶五位雷神遵旨各守法台等候行事不題且說那毛真人請神已畢轉身來至大纛旗下只見王翦昏迷不醒人事直挺挺的站立毛真人伸手將冲天冠摘了下來將頭髮散開念動真言呪語用手在王翦頭上擊了一掌喝一聲道真魂還不出竅更待何時言未盡只見王翦頂上放出毫光天門開放現出元神紅袍金甲五絳長鬚身騎玉麒麟手執金鞭三隻眼至台前令聽毛奔拱手說道無事不敢褻瀆尊神明日孫臋進陣借仗尊神差遣雷部將孫臋轟頂不可違誤天尊點頭就將麒麟一拍起在空中雷神前來擁護按下不題且說五雷真人安陣已畢披髮簪冠下了法台提杖跨上梅花鹿出了陣門來至秦營金子陵接了脚力迎至帳中坐下議論陣中之事不覺已至天明始皇升帳聚集文武毛真人上金頂黃羅大帳見駕始皇起身讓坐口稱真人昨晚果有排陣否毛真人欠身說道貧道五雷陣勢已經擺完特來辭駕前往臨淄討戰引這剛夫入陣諒他插翅難逃說罷辭王別駕下帳出營提杖上鹿率領五百軍兵催開脚力竟奔臨淄西門而來來至城河邊吊橋收住梅花鹿用茶條杖一指高聲大喝巡城的軍兵聽着你就說道五雷真人討戰只叫孫臋出來納命城上旗牌聞言不敢怠慢飛馬至午門啓奏正值襄王早朝聚集文武黃門官越衆出班望上進禮奏道吾主在上今有西門的旗牌報稱昨日大敗

的老道。又來討戰。只要南郡王出馬。不敢不報。請早定奪。襄王聞奏大驚。卽忙傳言鳳閣。請亞父上殿議事。不言宮官賈旨傳宣。且說燕丹公主老貴人。一病懨懨。服藥無效。虧得孫臏伺候。早晚不離。大限之事。只有孫臏已知。母親只有五日陽壽。縱有靈丹。惟是大限難以解救。只暗中落淚。忽見宮官跪下稟道。南郡王爺在上。小官奉旨來請南郡王上朝議事。孫臏聞言。忙在袖口取出一聯柬帖。吩咐孫臏好生奉侍祖母。不可擅離。丹鳳閣。你祖母早晚不測。可照柬帖行事。囑畢。轉身跪了榻前。口尊母親。不覺淚隨聲下。忍痛開言說道。母親寬心。保養貴體。自然病退身安。爲兒不孝。不能侍奉。現在聖主有旨。到來宣召。特來叩辭。貴人燕丹公主聞言。忙睜鳳眼說道。我兒起來。既然朝中宣你議事。你卽可前去。不必戀我年殘之人。今有孫兒侍奉。你儘可放心。但得你叔姪兩人。忠孝兩全。我年老之人。死落九泉。亦已含笑。你快些去罷。孫臏聞言。淚如湧泉。又不敢高聲痛哭。明知母子一別。再難得見面。無可奈何。君命傳宣。只得忍痛叩辭。悲悲切切。出了丹鳳閣。來至大殿。下了青牛步。上大殿。望上行禮。口稱聖主。呼喚爲臣。有何使令。襄王連忙離座。用手相扶道。亞父免禮。平身。方才西門上飛報。秦營毛真人。又來討戰。指名要請亞父出去。這事如何處置。孫臏回奏道。只賊道却被臣一拐打敗。苦苦哀求。我放他逃生。原許下。不過三日退兵。如今只有兩日。未見退兵。反來討戰。料他也不敢。一定他營中。是必又來了能人。未可知之。等我占算。言罷。屈指尋紋。便知袖裏心中。暗驚俯首。沉吟半晌。做聲不得。襄王鑒貌辨色。口稱亞父。占算吉凶如何。一時這樣失色。孫臏奏道。不好了。臣在臨淄城。又惹下大禍來了。如此一來。非同小可。因爲臣打毛奔一拐。他記恨在心。擺下一座五雷神兵陣。他要傷爲臣的性命。因此心下驚疑。襄王說道。既然亞父知他陣勢利害。不必前去打陣。入他圈套。待孤家寫下降書。降表兩國。罷兵息戰。自然無事。孫臏奏道。龍意萬安。我若不去打陣。豈不弱了名頭。天下聞知。只道我懼怕了他。豈不是遺笑千古。况我災難已過。該無大害。就是大羅神仙。不做。定要與毛奔見個高下。卽忙吩咐手下帶脚力過來。遂卽辭朝別駕。忿然下殿。駕拐騎牛。出午朝門。帶領六家門徒。十四位蔭襲。一齊飛騎。來至城下。砲響搖旗。冲出西門。毛奔看見門開。兩扇飛出一隊人馬。兩杆繡旗。一對引仙旗。飄空旗脚。下數員大將。盜明甲燦圍住孫臏。催開坐騎。撞過吊橋。擺開隊伍。整整齊齊。毛奔看罷。手中茶條杖一指。大喝孫臏慢來。五雷真人在此等候多時了。孫臏用沉香拐一指。高叫毛奔。你可無禮。昨日我拐下留情。一來看海潮。聖人面上。二來見你哀憐。不過饒你一命。你原許我三日退兵。爲何失信。反覆無常。又來討戰。再若碰在我的拐下。莫想逃生。毛奔聞言。又羞又惱。呵哨好別夫。怎敢擅發大言。我今也不與你鬥法力。我在西北角上擺下一

個小小陣勢你敢前去打麼。若你敢打我的陣，我就奏本始皇，講和天下。若你不敢打陣，受我幾杖，以報一枋之仇。孫臏冷笑道：你休誇口，待我看如何。陣勢言罷，抬頭西北角上，詳察衆將亦一齊翹首端詳，就對南郡王道遠不似個陣。到似一座小小城池，四面都是城牆，只見未有堞口，四角上四座高台，一定還要蓋上敵樓，想必裏頭藏着人馬。孫臏說道：你們那裏知道？這不是城牆，乃是五雷牆。牆上的台號五雷台，內中也無人馬，都是那些神將正在議論。毛奔大呼道：你可認得此陣麼？孫臏笑道：此是五雷神兵陣，豈有不認得之理。毛奔冷笑道：既然認得，你敢進陣否？孫臏道：你旣擺此陣，我就不敢破陣。你請先走，我隨後就來。毛奔圈回梅花鹿先走，孫臏駕拐騎牛隨後就來。後面戰馬緊緊追來，孫臏回頭看見大喝一聲道：你只些孽障，都要往那裏去。衆將說道：隨着祖師打陣。孫臏用拐杖一擺，都與我退後。這陣你們去不得。衆將聞言，頓手頓足，好祖師爺把門徒等都看輕了。千軍萬馬不知經過多少，不過一個小陣，我們就去不得了。孫臏說道：不是我不要你們跟去，其實此陣十分利害。陣內俱是諸天神祇，漫道凡人難以進去，就是神仙亦難保全。我今進陣拚着一死，若是三日出陣，師徒還有相見之期。如若三日之後不見出陣，即可奏知襄王，虔告上蒼，或有仙家下凡相救，亦未可定。卽此切囑，你等快快回去要緊。要知孫臏進陣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五雷陣陷困孫臏 一縷香報知毛遂

却說孫臏要進五雷陣，不准門徒跟隨。囑咐一番，眼看衆將回轉，然後催開脚力，跟着老道，由西北進陣，舉目觀看，嚇得魂不附體，只見高台五座，四堵高牆，開列八門，斗宿三曹四帥，嚴加把守。陣門雷祖隱藏空中，六丁六甲衆神上，張天羅伽藍下，佈地網，森嚴整齊，各逞威風。孫臏緊催脚力，跟着毛奔，到了中央法台以前。老道下鹿上台，行至大纛旗下，燒了一道推雷咒符，這王翦手中執的五雷旗，就揮動起來。空中使的真魂金鞭響亮，八部雷神俱至，跟前毛奔卽將五面大鼓，打得聲響驚天動地。五雷神展開兩翅，起在空中，手舉雷屑，從空中而下。雷母又將照妖鏡，連閃幾閃。雷祖將金鞭搖擺，四面八方雷部五神震動。鄧辛張陶龐劉荀畢八帥，施威各顯神通，霹靂一聲，一齊動手。孫臏一見五雷八帥來得利害，心中着急，忙在背後取出杏黃旗，展開裹在身上。這旗上頭有玉帝的寶號，天師的勅令。衆神見了，俱各回避。孫臏展開此旗，護住身體，只見霞光萬道，瑞氣千條，紫霧騰騰籠罩，紅光繚繞，護住頂門。諸神迴避，五雷不敢下來，只在空中遊蕩，霹靂交加，連聲不斷。孫臏滿心歡喜，裹着杏黃旗，下了青牛席地而坐，暗想定然不受雷屑之災。看這光景，也不能出去，却被妖道困住，不說孫臏遭困，且說毛真人一見孫臏有杏黃旗擋得住五雷，不得下去吃

了一驚，怪不得這剛夫終日背着這枝哭喪旗，到了急，此旗委實得力。看他千條瑞氣，又有千朵蓮花，諸神害怕不敢下手。雖然將他困住，也是害他不得，豈不是勞而無功？如今一旦功程休矣，即能將剛夫困住，焉能擅便放他？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說罷，下台提杖跨鹿，竟自出陣門來。至秦營下騎上金頂黃羅大帳，參見始皇，始皇迎接坐下，便問真人恭喜如何。毛奔即將五雷打住孫臏，始皇道：「這剛夫神通廣大，須防他脫逃。況他黨羽甚衆，恐怕又有能人護救，反爲不美。」毛奔答道：「聖上放心，陣中上有天羅，下有地網，還有五雷守住法台，雖有能人也進不得。此陣聖主請放心。」待貧道今晚三更作法，就叫這剛夫七日而亡。始皇歡喜不盡，傳下旨擺素筵，慶功飲酒。已完天色已晚，毛奔辭駕來至金子陵營中，秉燭坐下，叫一聲：「國師，你將隨營備用的白綾要三丈六尺，製一首旛名爲落魂旛，上寫着孫臏的年月日時，真魂在此數字，又用百丈高杆挑起，立在地中央。戊己上五雷法台之前，底下用一口小小的瓦缸，滿注清泉，用黑絹蒙了，快去準備。」金子陵答應，吩咐當值的旗牌去辦。猶如吹灰之力，轉來回話。毛真人吩咐那旗牌拿了旛，隨我進陣。旗牌歡然願往。毛真人暗暗點頭，想此人大限到了，說着夜已深沉，老道提杖跨鹿，帶領旗牌進陣，到了中央法臺，這旗牌抬頭一看，那裏還有魂魄四面八方，都是天兵大將，青紅紫綠面目，猙獰嚇得渾身打戰，不敢仰視。老道將落魂旛懸在高杆，就把水缸用黑絹掩了，叫旗牌在這旛下仗着那旗牌做夢，也不知將他來祭旛。老道即把金牌往上一擊，只聽得一個霹靂雷響，照着落魂旛擊將下來，就把個旗牌擊塌了頂門，祭了神旛。老道復身上台，口念真言，呪語，即將金牌連擊三聲，只見一位金甲天神從空而下，立在台前，只見此位神祇三頭六臂，面如蟹蓋，赤髮紅鬚，手持火尖槍，左懸弓，右插箭，威風凜凜，十分猛勇。真人說道：「無事，不敢褻瀆尊神，借仗神威，監守只座。落魂旗倘有能人進陣，若取此旗，尊神須要緊護。若是失落，擅離當按神書聽貶。」老道又將靈符焚化，口念七字靈文，拘提星辰，只見孫臏的本命星離位，或上或下，將近要落下來。老道大怒，用寶劍一指，連擊令牌三聲，大喝：「本命星，還不速下，墜更待何時？只見一顆明星，清光耀目，落將下來，一道毫光，即往水缸裏墜，滴流亂轉，往上欲起。老道用劍尖指定，大喝一聲：「孽障，你還往那裏起？你仗着杏黃牌，敢來打陣，縱然保得肉體，凡身保不得星辰。本命，我只是把孽障一日三時，請雷把你真魂飛散，管教七日而亡。」說着，就把黑絹蒙了缸口，即將五雷神塔壓在上面，把孫臏本命神星鎖住。老道擊令牌，焚符念呪，半空中雲堆霧擁，來了一位星辰，臉如滿月，白鬚如銀，身騎梅花鹿，手拈楞杖，喘息還未定，來至台前，聽令老道躬身說道：「無事，不敢奉請星君。今有孫臏本命星鎖壓在神塔之下，恐有能人進陣，偷竊孫臏本命星放。」

歸本位。借仗星主用心監守。倘有疎虞。按神書聽。星主聽了。即去看守。再說。老道一轉身。披髮仗劍。來至王翦跟前。把王翦手中五雷旗磨動三次。又將令牌一舉。忽聞雷聲響亮。來了王翦真魂。普化天尊坐騎黑麒麟。墜落台前。聽令毛奔說道。無事不敢褻瀆尊神。今有孫臏進陣。用杏黃旗裹住身體。五雷不能傷他。貧道奉神書法旨。設立落魂旗一座。上有孫臏的八字真魂。借仗天尊。遣雷部按子午酉。一日三個時辰。譯此魂旛。限七日內。轟死孫臏魂魄。教他命喪無常。不得違誤。天尊應聲領法旨。起在空中。正是半夜子時。將金鞭在旛杆上一幌。那五雷齊展神威。照着落魂旛。譯了一雷。孫臏在台下打了一個冷戰。老道心中大喜。扭髮簪冠。下了法台。出陣回營。少歇到了上午。進陣上台。捏訣迭印。用金牌往上一舉。普化天尊又把金鞭晃了兩晃。五雷就施展威武。又照着旛杆上霹了一雷。孫臏在台下又打了一個冷戰。到了酉時。仍復如此。一日三時。連擊三遍。孫臏自覺眼前發黑。腦後生風。心中驚異。連忙掐指一算。早知情由。不覺長歎道。我只道杏黃旗能擋諸神。不料落魂旛墜下本命星。一日三時。轟擊豈不耗散我的精神。只須七日。我命休矣。不言孫臏在陣中恐懼。且說燕丹公主病得十分沉重。服藥無效。睜開了鳳眼。不見孫臏。忙問孫臏道。你三叔辭我進朝。今已幾日了。孫臏答道。如今乃是三日了。貴人又道。你去進朝打聽。三日爲何不來。孫臏領命出離鳳閣。竟到朝堂。來至午門。正是襄王升殿。議論軍情。會記亞父打陣三日未回。忽見孫臏上殿朝參。襄王欠身道。御弟請起。只幾日。貴人病體如何。孫臏奏道。飲食不進。病勢已危。多應難保。襄王說道。既貴人病重。御弟不在鳳閣伺候。來此見孤。何事。孫臏奏道。奉祖母差遣。來此訪問三叔的下落。不知今在何處。襄王見問。緊鎖雙眉。說道。御弟問及亞父。孤不好隱藏。只因你三叔打了毛奔一拐。他轉回秦營。擺下一座五雷陣。圖亞父前去打陣去了。三日不見回來。吉凶存亡。不保。孤家甚是放心不下。孫臏聞言大怒。虎目圓睜。怎麼一個妖道。敢害三叔。吾主放心。待爲臣前往。即將毛奔擒來。究問三叔下落。說罷。暴跳如雷。就欲辭駕臨陣。襄王勸道。御弟不必着惱。想你三叔三災五難俱已躲過。料也無妨。你如今一怒之間。前去闖陣。不知緊要。倘若貴人一時不測。你叔姪俱不在跟前。這事怎處。不如御弟且回丹鳳閣。侍奉貴人。待孤差人打聽亞父消息。方是兩全。孫臏正遊疑未決之間。忽見衆家蔭襲。越出班來。尊一聲。吾主在上。南郡王臨敵。却被毛奔引進陣時。臣等都要跟隨。南郡王不許。吩咐臣等上前說。那陣中俱是天兵天將。凡人進去不得。並囑咐臣等。如若三日不能出陣。即奏知吾王。誠心降香拜請真仙下降。自能解救。這是南郡王臨行之言。將書呈上。襄王大喜。只稱御弟不必心焦。既然你三叔囑咐衆將。孤想將起來。你三叔和金眼毛遂最好。孤今焚香。即請毛真人下山來。

救亞父就不難了。孫燕奏道：「既然吾主不准爲臣闖陣，臣亦不敢自行。只是如今乃是第三日了，求主上誠心降香，速請名人下山救我三叔要緊。」襄王答道：「御弟請回，孤當誠求高人下降，不必多慮。不言孫燕轉回丹鳳閣，且說襄王吩咐擺香案，祝告蒼天，只見一縷香烟起在空中，值日功曹送至青石山閉陰洞，赤脚真人金眼毛遂正在洞中打坐，忽然一陣信香沖來，用手抓了一把，往鼻一聞，已知原故。大驚道：「可歎三哥貪戀紅塵，不肯回轉天台山，修真養性，竟往易州燕山已經受累不淺，儘該歸山悟道，爲何又往臨淄惹下罪災？如今困在五雷陣中，眼睜睜七日內性命難保。我若是閉門不管，絕了結拜之義，就是我再下紅塵，自諒亦難救他出陣。輾轉尋思，焦愁萬分，旁有蒯文通門徒一見上前叩頭，口稱師父爲何雙眉不展，臉帶愁容？」毛遂說道：「賢徒，你有所不知，因你那個廣文師伯在臨淄大戰，榜打五雷真人毛奔，惹下大禍，因此毛奔擺下五雷神兵陣，將他打在陣中，眼睜睜的師伯只在七日而亡。文通答道：「師伯有難，師父還不下山相救？」毛遂道：「我已歸山，豈可再惹紅塵殺戒？況且你師伯行事又錯，何苦逆天而行？如今又困在五雷神兵陣中，我一竅不通，縱然下山亦難搭救。這是他自作自受，此後若要相逢，只可在夢中罷了。」文通答道：「師父不知陣法，不能解救，何不轉請了幾位祖師下山救他？」一救才好。毛遂說道：「至今教我請誰？」只可煩人家一遭二次也就罷了。爲着我的三哥，不知煩過人家多少次數，自己也覺瑣碎，怎麼還好央煩人家？文通又道：「這等看起來，廣文師伯死無救了。」毛遂又說道：「還有一條門路，只是我不好再去待我寫幾個字，你去走走，我想你師伯平日最好的，就是那白猿，你帶我的書信去，到雁愁澗，請這老猿轉上雲夢山，請鬼谷王禪并王敖兄弟二個，一個是他師父，一個是他師叔，他的師徒情長，自然下山解救。我去請他，恐怕不管。」文通答道：「既然如此，師父快寫字，弟子就往雁愁澗，且說孫燕回到丹鳳閣，只見刻將書寫就封固，文通遂接了書函，拜辭出洞，招展金光，起在空中，不言文通往雁愁澗，且說孫燕回到丹鳳閣，只見衆多宮女俱在閣中伺候，步至龍場前，一見貴人臉如金紙，舌撒唇青，眼中垂淚，呻吟孫燕急忙跪下，口稱祖母不必傷感。小孫已回來了，貴人把鳳眼睜開，忙問孫燕道：「你打聽三叔今在何處？」孫燕見貴人病重，就不該實說。他是，一個直慣的人，見祖母問他，不敢藏私，尊一聲祖母，我三叔現下大禍臨身了，今被困在五雷陣中，存亡未定。孫兒在朝中打聽是實，祖母問及，不覺欺瞞。燕丹公主聞聽，怒氣填胸，濁痰上湧，不能呼吸，須臾斷氣身亡。孫燕哭叫移時，未見甦醒，已知泉路茫茫，去而不返，忙着宮人奏聞襄王與龔國母聞知齊至丹鳳閣痛哭一場，收殮已畢，停在白虎殿開喪，曉諭羣臣掛孝七日。孫燕跪下叩謝襄王隆重之恩，按下不表，且說蒯文通接了毛遂的書信，推雲擁霧已來至

雁愁瀾落將下來尋見洞門只見一對小猴嘻哈頑皮也有在石上翻筋斗也有在樹上打鞦韆鬧鬧吵吵十分頑皮文通點頭嗟歎暗想南極仙翁老爺掌教好無主意怎麼一個白猿也與他定一個仙果位玷辱玄門不論天仙地仙散仙以及上中下八洞山海羣真那一個洞門口無有仙童道友白鶴仙鸞偏偏這雁愁瀾全是一班猴兒守洞教我叫他是師兄還是叫他道友文通正在思想內中有一個眼尖的猴兒一見倭爺用手招呼衆人你們來看這是怎麼東西往前滾來了衆猴嚷將起來這個說是個肉球那個說是個肉蛋又有幾個小猴拍着手睜開雷公嘴呵呵大笑道你們看真不是肉球也不是肉蛋原來是個矮人衆猴發一聲喊一擁前來就把文通四面圍住這個拉袍那個摘冠矮爺一聲大喝休得無禮快些進去通報就說青石山閉陰洞赤脚真人金眼毛遂差人來下書衆猴兒聽說一哄走散就往裏面飛跑報知馬靈仙長老猴傳言有請即將文通請進雁愁瀾馬靈仙降座相迎讓至洞中坐下小猴獻茶文通偷眼細看只是一個年老的猿母便暗叫一聲師父爲何打發我到此處與畜生講話正在思想那老猿開言問道仙長到此何幹蒯文通答道無事不敢擅進寶洞奉了家師的書柬來請白猿仙長老猿說道令師是誰文通答道家師就是青石山閉陰洞赤脚真人老猿說道莫不是金眼的毛遂麼文通答道正是祖師的徽號老猿又道毛真人請我猿兒何幹文通答道只因師伯孫伯齡困在五雷陣中我家師父道行淺薄不能解救特差弟子來請白猿仙長並有書信投獻老猿道原來孫三哥有難你家真人不敢下山到來請我猿兒出去諒無濟事你既有書來等我老身觀看文通取書呈與白猿老猿即觀看見上寫道

燕山握別屢易星霜企仰仙儀時蒙神溯弟返荒山閉門靜守不意齊君謬愛虔焚信香相招弟驚異之餘得悉伯齡孫三哥遭困於五雷陣中雖藉杏黃旗保護不致有損日久恐傷仙軀而毛奔拘攝本命星辰日遣五雷神轟打不過七日魂散魄消弟本擬迅上雲夢高山邀請王禪昆玉奈弟前日詭丹之下必然氣味難投懇乞鶴駕即赴仙山邀請王家兄弟早定解救之策倘蒙再生得離水火而登天堂感荷高誼非僅身受者而已毛遂頓首拜

却說老猿看畢來書淒然下淚原來孫恩人有難理應赴救仙長但請放心待小兒回來打發他下山便了文通答道令郎何往老猿回道山中採藥不久就回正然說着衆猴兒擁着白猿進了洞門來至老猿牀前參見老母回頭看見蒯文通滿面陪笑口稱一句仙長久違了到此何幹文通就將說了一遍老猿又道現有毛真人書帖在此白猿接過書來仔細一看大驚失色心下躊躇老猿說道既然你的孫三哥有難你該下山相救白猿答道這五雷陣內我一些

也不知怎麼樣搭救得來。老猿又道：「你不能破陣，快去和鬼谷子商議。」白猿又道：「爲兒去不得，也是爲着孫三哥。曾在易州城下用一個火攻陣，燒敗王翦，金子陵去請魏天民，擺下一座金沙五行誅仙陣，就將孫三哥打下金沙坑內，爲兒奉昭王哀表去請鬼谷子。鬼谷子不肯下山，那時孩兒使一個機謀，將他兄弟三人哄上易州，才救了孫三哥出陣。今日又惹下此禍，要爲兒又請他，他定然不肯下山。老猿聞言，沖沖大怒，不肯畜生，想我前日病重之時，你想去偷盜仙桃，却被孫三爺拿住，聞得你的孝心，後來饒你一命，贈你三個仙桃回歸，救了爲娘一命。雖然你在金沙陰魂二陣，效過微勞，惟是孫恩人目前遭因，性命難保，豈忍坐視不救之理？你若遲延不去，我就一拐打死，你這負義的畜生，白猿見母要打無奈，就去未知白猿請得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白猿尋仙請道祖 襄王金殿接神仙

却說白猿來至水簾洞，就有道童引至啞經堂，行至蒲團之下，雙膝跪下，口尊一聲「老祖在上」。今日白猿弟子叩見王禪，說道：「白猿你無事不來，今日前來見我，有何話說？」白猿滿眼流淚，道：「老祖在上，弟子無事不敢冒瀆，只因你高徒孫伯齡三哥在臨淄惹下大禍，被困五雷大陣之內，性命就怕難保。弟子念在相交之情，特至寶山懇切，老祖大顯神通，下山破陣，不獨高徒沾恩，弟子亦是叨光不淺矣。言罷，叩頭不已。王禪聞言，心中惱恨，大怒道：「好孽障！人家度過徒弟，指望增光山門，傳點道法，我已教他兩次，三番不知費了幾多精神，他也不聽我的良言，定要逆天而行，教我度這孽障。他又不肯潛心道果，謹守天台山，今日貪戀紅塵，招災惹禍，貧道救他數次，目今他既已死，也是應該。我不理他，若是死了，看師徒之情，待我念幾卷經文，超度他了罷。」白猿道：「師父果然你不下山，麼鬼谷子道我實不能救他。」白猿暗惱，立將起來，說道：「老祖你既不念師徒之情，我白猿乃是外人，更無關涉。可恨老毛遂無理，叫我跋涉一番，說罷揚揚而去。王禪大喝道：「好撒野！白猿你往那裏走？」白猿冷笑道：「師父你既不下山，弟子回去，鬼谷子道你方才爲何說是惱恨老毛遂？」白猿道：「不瞞老祖說，弟子本不知道三哥遭難，有青石山閉陰洞金眼毛遂，差遣廟文通來到雁愁洞，有書教弟子轉請老祖下山。祖師不肯下山，弟子回復毛遂，也就不管閒事。王禪老祖說道：『我出家人，豈不念師徒之情？只因五雷陣利害，我一人下山，又不濟事。你如今去到白鶴山朝仙洞，就將掌教祖師請得下山，我出家人隨後也上臨淄。你若請不來，與我出家人無干。』白猿道：『既是這等說，弟子即上白鶴山朝仙洞走走，說畢拜辭出洞，駕起金光，來至朝仙洞，只見洞門緊閉，白猿不敢擊戶，立在洞門口，等待多時，才得兩扇門開，白鶴童子出來，白猿搶行幾步，口稱

師兄童兒一見笑問猿仙到此何幹白猿道掌教師祖可在家麼童兒道現在蒲團打坐白猿滿臉陪笑道借助師兄通稟一聲就說我白猿求見童兒道你且在此言罷回進洞來至蒲團前到南極老祖處白鶴童子雙膝跪下稟道而今有厓愁澗白猿在外求見老祖吩咐命他進來白鶴童兒出洞招呼白猿整頓衣冠隨後跟白鶴童子來至坐前雙膝跪到口尊師祖在上萬壽無疆弟子白猿叩頭南極老祖道你不在洞中修煉奉母來此見我有何事情白猿跪爬半步叩頭已畢道祖師爺在上弟子無事不敢進謁只爲弟子結義的天台山天台洞孫贖目下在臨澗有毛奔擺下五雷陣孫贖已經進陣不能得出既遭此難特來哀告祖師老爺大發慈悲超生南極老祖聽得此言便問白猿孫伯齡在臨澗所爲何故白猿就將孫贖只因拐打毛奔惹禍今困在五雷陣中他本命星被壓神魂又被五雷轟打說了一遍南極聞言大怒道可恨海潮聖人無理仗勢行凶前者易州砲轟百萬生靈雖然乃是天宮劫數但是出家人不可無慈悲之心就是留戀紅塵他在平齡會上尊奉三教之言詞准他忠孝兩全爲何海潮聖人霸道忘了三教之言差遣惡徒擺了此陣欺壓孫贖情理難容我若不親身下山難以解救便問白猿道你可會通知水簾洞王禪王敖白猿道弟子已經求過鬼谷師父不肯下山轉差弟子來請祖師爺的法旨南極吩咐道你領我的拘仙牌去到雲夢山水簾洞邀爾的師叔下山先到臨澗待我出家人就到白猿叩頭立將起來接了拘仙牌叩別掌教老祖出了潮仙洞縱起金光飄飄而去正在要行之間遠望西邊有座高山祥雲瑞氣籠罩峯巒心中暗想我到此地不知此處風景只曉得在雁愁澗修真養性却不知西方路上又長出這一座山你看祥雲紫霧定有真人在內不知是何洞府先來忽忽過去我亦未曾留神我如今何不進去看看倘有能人在內現成拘仙牌就是拘他下山助得一臂之力有何不可恐罷撥轉雲光竟奔西方大道而來說時遲來時快早到山前落將下來仰首細觀只見五峯連接高插雲霄心中暗想此山從來未曾見過少不得有個碑碣只待查看便知猿仙繞山而行待我去尋碑碣只聽得山下一聲怪叫猶如打一個焦雷振得樹木皆動問道你這老猿從何而來白猿聞聽大驚有怎麼人在此叫我四邊細看只見山底下壓着一個怪物不見身子也不見腿上露着一個頭出來遠觀不審近看分明白猿上前仔細看時吃了一驚原來却是花果山的美猴王白猿即便說道孫大聖爲何被壓在此美猴道一言難盡只因大鬧天宮却被佛法鎮壓在此白猿道不知大聖受難大聖你有移山倒海之力爲何甘心受困美猴王道此叫做五行山乃是如來佛祖變化而成上有六千大字真言鎮壓又有四位值日功曹監守教我老孫怎麼出得來白猿道若是大聖出得來這件事就好了美猴

王道：你有怎麼事情，何不直言？白猿道：我有個結義的三哥，與大聖同姓。猴王道：莫非是孫臍麼？白猿回道：正是這人。猴王說：他前日却被黃伯陽困在陰魂陣中，聞得金眼毛遂下山，大鬧東海龍王，要出陰書，把他救出陣來。他如今又遭什麼難？白猿聞聽，就把毛奔擺下五雷陣。孫臍被困在陣中的情由說了一遍。猴王笑道：不是老孫誇口，怕什麼天兵百萬，要破他陣勢，又何難哉？白猿道：果然大聖去得莫說一座五雷陣，就是十座百座，不夠大聖一頓金箍棒打破了。猴王道：罷了，能說不能行？今日自己也顧不下來，還有何心思去救人家？自今我有一個好朋友，指引你去求他。下山要救孫臍就不難。白猿問道：此位仙長是誰？現今在那座洞府？大聖道：此人是為海外散仙之祖，名叫做東方朔。只因我看桃院一時他來偷桃，却被我拿住，我見他有些仙風道骨，不是尋常之人，因此我就在桃院與他結拜為交他的手段，比毛遂更高強些。真個是偷天挖地之本領，有個混名叫賽毛遂。此人住在度朔山逍遙洞，自修自煉，不服玉帝的管轄。離此正南尚有八百之路，就是他的洞府。你去請他，提我老孫煩他下山救護，再無推却之理。白猿聞言大喜，拜謝大聖，離了五雲山，架起金光，望着正南而去。不一刻已到了一座高山，陡絕雲霄，騰騰瑞氣，落將下來，站在山中，觀看光景非凡，但見：古柏蒼松，高接天奇峯怪石，疊成巔山，明水秀自成趣，鳥語花香分外妍，嶺繞台雲雲繞樹，山藏古洞洞藏仙，紅塵一點難飛到，正是人間別有天。却說白猿看罷，隨下高山，忽然山裏有兩個採藥童兒，嘻嘻笑而來，連忙上前口稱道友。這是度朔山麼？童兒答道：正是度朔山。白猿道：有一位東方朔老祖，可在洞否？童兒答道：那一位就是我家祖師，現在洞中，你問他何幹？白猿道：既在洞中，有勞通報，你就說雁愁澗白猿奉齊天大聖差遣來，此求見童兒聽說是大聖差來，不敢怠慢。口稱道：隨長我來，我與你通報就是。白猿隨着童兒轉灣抹角，一齊來至洞口，一個陪着白猿言談，一個進內稟報。東方朔聞聽，心中暗想：我也聞得雁愁澗，有一個白猿得道，未曾見面，只是大聖既壓在五行山下，差他到此，有何話說？吩咐童子請他進來。童兒領命來至洞口，將白猿請進，率經堂，搶行幾步，連忙跪下，口稱祖師爺在上。弟子白猿參見。東方朔欠身離座，用手挽起，吩咐請坐。白猿躬身道：弟子不敢僭坐。東方朔聞言笑道：我與你無管無轄，又同你令弟相好，自然該坐。白猿心中疑惑，口稱祖師，弟子並無兄弟，不知祖師同那個相交。東方朔道：孫大聖不是你的令弟麼？白猿答道：不是，乃是相好朋友。東方朔笑道：既然不是兄弟，怎麼兩個一樣模樣？白猿道：休得取笑。童兒將蒲團拿放下來，白猿告過坐獻茶已畢，即將孫臍在五雷陣中遭困，後上至白鶴山朝仙洞，請救路過五行山，遇見大聖的話，敘說一遍。東方朔道：這猴兒你自己壓在五行山下，受了這大難，還要管人家閒事。

我在山中無榮無辱，閒遊五岳，闕立三洲，自在逍遙，不管紅塵之事。若是下山惹動世情，自招煩惱。若閉門不營，又難却孫大聖之情。沈吟一會，既是孫大聖請我去救廣文，且看結義的面上說不得了，也要往臨淄走一走，只得開言叫聲猿仙。你如今往那裏去？白猿道：弟子奉掌教的拘仙牌，要往雲夢山走一遭。東方朔道：既然如此，你且先去。我隨後就跟著白猿，即刻告辭起身，出了逍遙洞。一縱金光，騰空而起，早已到了雲夢山。落下雲頭，進洞參見王禪，就將拘仙牌雙手一舉。王禪一見，嚇得魄不附體，好捉搵了王禪說道：既有祖師的牌來，應該早說。等我好出去迎接。怎麼你悄悄進來，這罪教誰擔了？言罷，請過拘仙牌，轉身供在三清殿上。連忙跪下，說道：弟子失迎仙牌，自知有罪。今在仙牌請罪，說罷，連忙叩首。站將起來，心中大怒道：白猿，你把掌教祖師這拘仙牌，怎麼得來？白猿往上叩頭，就將南極掌教惱怒下山，要與海潮老祖見陣的話，訴說一遍。王禪道：既有這等事，就叫童兒快請師叔出來。童兒領命去不多時，就將二洞主王教請到溇經堂。鬼谷子就將孫臏的事說明。王教道：既是這孽障有難，又是掌教主意，怎敢不去？白猿道：掌教要下山，但求師父師叔早早動身。又怕一時掌教先到臨淄，反爲不美。王禪聞言，不敢怠慢，即吩咐童兒看守洞門。兄弟出了洞門，各上坐騎。白猿手捧拘仙牌，一齊駕起金光，瞬息千里，早到臨淄。三位仙長在雲端落將下來，竟至西門。軍校看見一個騎虎，一個騎鹿，一個步行，尖嘴縮腮，十分惡相，都是道家打扮。衆軍正在那裏胡猜，有一個老軍士，即往城下一看，滿心歡喜的道：你們兄弟切莫在此胡鬧，你不記得前日大破陰魂陣時，我都認道騎虎的正是南郡王的師父鬼谷王禪，那個騎鹿的就是師叔王教，那個尖嘴縮腮的正是猿仙了。我比你們多吃幾年飯，也還認得快些去報衆人。聞言，即忙飛報總兵周逢，聞報親自出城迎接。陪笑道：有勞衆位仙駕，同進朝來。至午門，有黃門官一見，即便啓奏。襄王、襄王聞奏，率同文武百官，至午門迎接。王禪兄弟慌忙下了脚力，即與襄王同行。至大殿，見過了禮。傳旨看坐。王禪說道：不必遜坐。掌教祖師隨後就到。聖主快擇一段淨地，速速叫人搭蘆棚，伺候要緊。襄王立即傳旨，就在文華殿中，揀一塊潔淨地方，高搭蘆棚，不得遲誤。就有當值官遵旨去不一時，忽見半空中有仙雲繚繞，紫霧盤旋。王禪道：祖師來了。快去迎接。襄王聞聽，忙擺香案，率領文武並三位仙家，一齊同下大殿。爐降名香，俱各跪下。只見半空中一朵密雲，墜下來。鹿蹄站地，白鶴童子飛來。隨後襄王叩頭說道：早知法駕降臨，小王應當遠接。接待不周，伏乞恕罪。南極仙一擺仙腕，扶住襄王道：我出家人，何德何能，敢受賢王全體。請起，請起衆人，讓進蘆棚。南極子就時下鹿，秉正坐下。襄王旁坐，相陪。王教、王禪兄弟二人跪下叩頭已畢，有白猿上前，繳了拘仙牌，就將齊天大聖指引去。

請東方朔之事稟明南極子大喜道若得此人前來何愁此陣不破正說之間就有黃門官來稟報午門外來一位老道要見南極子南極子說道想必是東方朔到了就叫王禪王敖兄弟二人與白猿襄王領文武到午朝門外接進蘆棚與南極子分賓主禮坐下南極子道爲我出家人小徒有勞仙駕殊抱不安東方朔道同道友理當效力承值官獻茶已畢南極子就問孫臏進陣現有幾日襄王答應今日準準四日南極子問鬼谷子道不知他在陣中如何賢徒你與出家人占算占算王禪聞言忙伸仙腕屈指尋紋已知其事口尊師祖孫臏困在陣中幸得杏黃旗護體不致損身惟毛奔拘壓本命星時刻遭雷轟打難保得七日乞祖師爺聖裁南極子道即是這等說那位賢徒領出家人的拘仙牌去把二洞主金面王敖上前口尊祖師爺弟子不才願領拘仙牌去到秦營走一遭南極子吩咐道須要見機而行王敖領了法旨手捧拘仙牌下了蘆棚手提朱雀斧竟奔西門推開脚力到了秦營用手中心斧一指道守營的小輩聽着我乃雲夢山二洞主金面王敖是也今奉雲鶴山朝仙洞拘仙牌到此忙叫五雷真人出來隨我進城聽祖師爺發落軍校聞聽即時報上大帳毛奔聞知提杖上鹿忙出營盤王敖正在等候只見營中來了一位道者頭帶三叉冠身穿五色衣腰束黃縵方臉大耳三絡長鬚騎鹿舉杖沖將出來王敖催虎上前高叫玄門道者收騎快通名來毛奔聞得有人招呼即忙收住梅花鹿往前來看只見對面有一道人頭帶紫金冠身穿八卦衣騎着一隻猛虎手執銅鋒心中暗想來者相貌不凡到要小心謹慎看罷抱杖陪笑口尊騎虎仙長道號何名到此何幹王敖道吾乃雲夢山王禪的兄弟道號王敖現在二洞修真只因孫臏遭困特來解救你莫非就是擺下五雷陣困着孫臏的毛真人麼毛奔道正是王敖大喝道毛奔你休得逞強現有掌教祖師拘仙牌在此還不快下騎來跟我進城聽候掌教示下毛奔大驚暗想我如今跟他去見掌教料無好意不如抗違南極子縱然就有大禍還有海潮聖人做主愁他怎的想定主意用茶杖一指大叫道我子潮聖人門徒焉能服你的拘仙牌拘遣王敖性如烈火一聞此言心中大怒道好撒野毛奔豈知掌教乃是大包天不服拘遣你往那裏走就將拘仙牌收起催開坐騎提斧沖將上來毛奔提起茶杖相迎二人在陣前動手就有掠陣旗牌看見忙回蘆棚稟報南極子祖聽了心中大怒想這孽障不服呼喚又敢與王敖動手是真可惱吩咐王禪出去幫助即將孽障拿進城來出家人自有道理王禪尊旨下了蘆棚騎鹿舉杖闖出城來一見王敖與毛奔動手

火上加油。鬼谷子催開鹿，上前大喝：「毛奔，你休得逞強，看我前來取你。」毛奔看見王禪沖將上來，心中着急，暗想：「道雙拳難敵四手，一個王敖已難招架了，今又添了幫手，若是戀戰，定然受虧。」想定主意，虛點一杖，旋回梅花鹿，直望秦營而來。王禪兄弟隨後追趕，王敖虎快，趕得嘴尾相連，一伸手，只望來拿毛奔，回頭看見王敖手已到身上，十分着急，慌忙把左手一放，就是一個掌心雷，打將出來。王敖不會提防，準備吃了一驚，即把頭一低，側身躲過。那虎到退數步，毛奔催鹿如飛走了。王禪看見，那裏忍耐得住，催開梅花鹿，大喝：「妖道，你往那裏走？」手舉茶杖打來。毛奔見杖已到了頂門，忙跳下梅花鹿，化了一道金光，無影無蹤。那鹿落荒而走。王禪見毛奔借土遁而逃，無處追趕，收回坐騎，同着兄弟王敖，得勝回轉，溜進城，上了蘆棚，來見南極老祖，繳旨稟知毛奔敗逃之事。南極老祖說道：「雖然不會拿住毛奔，教他亦已心驚胆戰，只是一件那五雷陣實不知由那裏破起，意欲進去見見孫臧如何，看有什麼機會，可以解救才好。白猿稟道：「弟子願跟隨祖師走走，看看光景。」南極說：「你却去不得。」白猿道：「弟子頭上已有王母娘娘六個大字，真言即有神將看見，都要回避，何以弟子去不得？」南極道：「你知其一，不知其二。」這五雷陣內，比不得別的神將，利害無窮，就是出家人也還要耽着十分干係，你不可強去。」白猿聽說，再不敢違。南極子翻身離座，下了蘆棚，吩咐叫人帶上梅花鹿。南極子即上梅花鹿，襄王與文武候送。南極道：「賢王可與衆門徒與我相陪，東方真人看守蘆棚，不必送了。」賢王請回，說罷，招展金光鹿騰起，出了西門，往下觀看，只見五台門，都有神將把守，又有列星各位星神，各按方位，台上有雷部空中有雷祖，上罩天羅，下佈地網，直是密如鐵桶，水洩不通。看罷，收雲攪霧，落將下來，心中自思：「這們一陣，便按休生傷景，杜死驚開，俱有神將鎮守，想我在那一門進去，躊躇道：今日本是寅日，要在西方兌地進去，金能剋木，料是一個生門，想罷，催起梅花鹿，到了西門而來，即時進內，未知進陣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放命星以假混真 進秦營弄巧反拙

話說南極子到了西門，要往那裏，只見當先一員神將，三頭六臂，腳踏風火二輪，手持火尖鎗，正是哪吒，攔住去路口，稱掌教上仙，休得走吾神的汛地。奉五雷真人法旨在此威鎮西門，恐防走脫了孫臧，不能徇情。南極陪笑，口稱：「上聖聽吾一言，我出家人此來原非爲救孫臧而來，不過到陣中看看方向如何，要與五雷真人講明說和，乞上聖開一條路徑，等我出家人進去走走，哪吒道：「既是如此，上仙進陣，總要小心，說罷，就讓開大路。南極子就催鹿進陣，舉目一看，只見門門有將，處處有神，五斗三才九曜二十八宿，各按次位，凶星惡宿，密布四方，電母推閃，雷鼓高聲，振耳。南極子

看罷心中駭異。此陣果然利害。忙催梅花鹿來至中央法台前。看見孫臏坐在青牛旁邊。用杏黃旗裹住身軀。金光開放。空中的雷就打不下來。孫臏只是如醉如癡。不省人事。南極子叫了兩三下。不見答應。南極仙翁說聲不好了。看這光景。好似失去了魂魄一般。忙把蛾眉扇舉將起來。望着孫臏搨了一次。孫臏正在昏暗之中。猛然驚醒。睜眼一看。見了南極仙翁。心下慘然。口稱祖師。弟子困在此陣中。只道今生難以脫逃。不意法駕早臨。真似枯木逢春。懇求大發慈悲。弟子若得出陣。這再生之恩。沒齒難忘。南極仙翁說道。你既有杏黃旗護體。爲何這等昏迷。失智。孫臏說道。祖師爺有所不知。只因杏黃旗護體。五雷不能傷身。毛奔又將弟子本命星拘來。壓在五雷神塔之下。外邊又立一桿落魄旗。將弟子年庚日月寫在幡下。每日按子午酉三個時辰。就遣雷部轟擊。一次弟子就昏迷一次。是以神不定。舍氣不接。元精不固。體失此元神。命難逃了。南極仙翁道。你進陣幾日了。孫臏答道。已進陣五日了。南極子安慰道。你不須害怕。我既然下山。自然設法救你。你師父共師叔俱至東齊。又有白猿與東方朔相助。豈怕毛奔小輩不表。南極子在陣中敘話。且說毛奔敗回秦營。心中暗想。王禪兄弟雖然下山。要救孫臏。萬萬不能。他經進陣五日了。再過得兩日。就難逃了。若有人進陣者。管教他五雷轟頂。看看天色。已交申末酉初時候。連忙提杖跨鹿。出離秦營。在西北乾地進了陣門。上了中央法台。心中暗想。這兩三日未曾看到這兇夫。想必不久就要命盡了。這兇夫只因打了我一拐。把一個大羅天仙害了。心中暗想。不覺至台前。站住。往下觀看。只見孫臏頂門的金蓮未散。和一個老道士講話。毛奔大驚道。甚麼人胆大包天。敢偷進陣來。解救孫臏。說罷。站在高阜之處。看得真切。只見那老道頂帶黃巾。身服八卦仙衣。腰束黃龍絲條手執龍頭拐杖。原是神仙領袖。掌教師尊罷了罷了。事到如此。不能不下毒手。這南極子是他自來送死了。若是進陣救脫了孫臏。有他無我。有我無他。我其他勢不兩立。說不得。與他見個高下。說畢。就摘冠散髮。忙念咒語。請神打動令牌。連聲响。催動五雷。只聽得空中雷聲。迅烈。孫臏說聲不好。雷來了。南極子仙翁聽見。忙催鹿便闌西門。手奔在台上招呼道。南極子。你往那裏走。看五雷來擊你。說猶未盡。梅花鹿頭前起一道電光。霹靂一聲響。將下來。南極子不慌不忙。滾下梅花鹿。用龍鬚扇往上一搨。五雷神將不敢動手。往旁邊一落。一聲響亮。把個梅花鹿劈死。南極仙翁忙借着電光。遁出西門。上了蘆棚。坐下。心中大怒。王禪王教東方朔與白猿齊來問安。南極子進陣。把擊死梅花鹿之事說了一遍。王禪道。這等利害。不知那幾個仙神可以破得。待弟子前去請來。白猿道。三哥只有兩日的活命。那裏還等去請人。依弟子的愚見。不如先進陣去。把三哥本命星放了。把落魄旗焚之。保定了三哥性命。後再定計破陣。

就不難了。南極仙翁道：講得有理，只怕你不能進得陣去呀。東方朔說道：若說別人真去不得，惟是白猿可以去得。南極子道：如何他去得？東方朔道：貧道想出一計，這些神將都怕齊天大聖。如今大聖雖然壓在五行山下，白猿的模樣與大聖差不多，只須假變大聖，闖入陣中，那個神將敢上前阻擋？要放開本命星，燒了落魂旛，就容易了。南極仙翁大喜道：此計甚妙。白猿道：等我變來試看，像他不像。白猿落下蘆棚口，中念念有詞，只見白猿搖身一變，却也靈應。只見他頭帶鎖天帽，身穿虎皮裙，腳踏雲履，腰束虎筋條，果然火眼金睛，手執金箍鐵棒，雖藉變化玄功，却也一毫不差。白猿變了大聖，走上蘆棚，衆人一見大喜。南極仙翁說道：變得好，果然與他一樣。你把我的龍鬚扇帶進陣中去，到落魂旛下，將孫臧的本命星托在扇上，出了天羅直上十二丈高，然後將孫臧本命星直上一送，帶扇三扇，送他歸位，不可遲誤。白猿接過扇來，駕起金光，到了秦營五雷陣中，看見四方八面都有神將把守，假大聖手執金箍棒，一聲大喝，你等這些毛神，在此作何勾當？守天羅的丁甲，鑿察伽藍等神，看見時，叫聲苦道：猴兒來了，連忙控背口尊大聖，小神等乃是奉五雷真人法旨，支架天羅，有失迎接，伏乞恕罪。假大聖怒道：好毛神，都該打死，豈不知這真人是老孫的好朋友？我在五行山下，聞得孫臧被困，一怒之間，攢了出來，特來解救，快些開天羅，不然一個個都要打死。衆神只當是真大聖，個個害怕，一齊說道：大聖不須動怒，我等願開天羅，請大聖進陣。白猿道：快些開來。衆神不敢怠慢，七手八腳，就把天羅開放。白猿大喜，忙跳落陣中，早驚動陣內衆神，齊聲道：不好了，反天宮的又來了，赫得五斗三曹胆戰心驚。九曜星官退避二十八宿，躲藏五雷四帥，側目不敢仰視。任從假大聖在陣中橫冲直撞，無人敢當。白猿心中暗喜，果然老孫名不虛傳。白猿手執金箍鐵棒，來至中央法台，只見孫臧垂頭喪氣，坐在青牛之旁，沉香拐杖放在身邊，心中慘切，邁步上前，口稱三叔，我來了。孫臧聞言，睜眼一看，心內明白，不覺十分歡喜，點頭尊聲大聖。我孫臧有何德能，敢勞重恩，遠來搭救。白猿忙上前行一步，附耳低言，口稱三哥，我是白猿，我知道大聖三反天宮，諸神畏懼，故此變化到此。要釋孫三哥的本命星，若是衆神參透，就活不成了。孫臧聞言，將頭點了兩點道：難爲賢弟費心，屢蒙護救，生死難忘。白猿道：三哥不須多言，留神坐着，等我偷放你的本命星，就勿妨了。孫臧道：有累賢弟，感恩不盡。白猿即忙邁步上前，來至落魂旛下，只見那旛上寫着就是孫臧的時辰八字年月日時，觀看未完，早來了一位神聖，十分高大，青面獠牙，凶惡無比。白猿用手中金箍棒一指道：甚麼毛神在此，且說此人不是別人，乃是紂王之臣，封神之時，他在界牌關，韓榮手下爲將，姓余名化，他在關外立下迷魂旛，當住姜子牙發兵，後來被楊戩所傷，封神榜上無名，後來玉帝封他爲

馬名王之職。因大聖鬧天宮之時，他未曾得位，故此認不得大聖。這時候在此看守落魂旛，奉毛奔法旨所差，豈有到來不問明白之理。故此一聲大喊：「你是何人，快些閃開！」白猿聞言大怒道：「吾乃齊天大聖便是。那神聞言着驚，方知是水簾洞的猴王，連忙陪笑道：「小神乃北直幽州管轄天下的坐驥馬王職守，奉五雷真人遣來守旛，不知大聖前來，有失迎。按假大聖聞聽，將火眼一睜，喝道：「與我退後，馬神害怕，嚇得倒退數十丈。白猿便伸手把落魂旛摘下來，扯得粉碎，身邊取出火種來，引着了火，立刻將旛燒毀。馬王驚慌道：「大聖燒了此旛，五雷真人見怪，小臣怎麼交代？」白猿道：「不必怕他，你若問你，就說老孫到來燒了，言罷轉將下來，忽然看見李長庚、白猿道：「金星到此何幹？」太白金星道：「我聞大聖壓在五行山上，怎麼出來了？」白猿道：「老孫自有的神通，我的手段，那個不知？今我解救孫臍，放他的本命星歸位。金星回言：「此乃毛奔道拘來壓在此處，令老漢監守，怎麼放得？」白猿聞言怒道：「好老兒，我要放他的本命星，你就不依從，麼？」豈不知老孫的姓原是我一家，他今有難，我來解救，快些閃開。如若多言，我的金箍棒是不會認得的。」金星聞言，忙張無措，連稱大聖不須動怒，任憑開放便了。白猿道：「既是這等，你且退後。」金星無奈，閃在一旁。白猿走到跟前，將缸上神塔挪開，把缸上的黑綢揭開了，輕輕將本命星扶起，用龍鬚扇托住，腳駕祥光，出了天羅，直上了，足有一十二丈高，雙手托着龍鬚扇，往上一放。那本命星滴流流起在空中，白猿將扇子向上連扇三下，就回歸本位。看官須知道爲人，要知進退。白猿假變假大聖，闖進陣去，把那些天神天將，嚇退放回。本命星燒了落魂旛，這就是萬分僥倖。原來他偏不足，又要到秦營去，哄毛奔教他撒陣，把自己的本來面目都忘記了。閒話少講，且說白猿手提着一根金箍棒，到像真大聖一般，刷的一聲落在秦營守門的軍兵見空中落下一人，此人生得奇形奇相，個個着忙，一齊喊道：「你是何方妖魔鬼怪，休往前走，仔細看我放箭。」白猿高聲大叫：「休要胡言，即速報你說水簾洞大反天宮的齊天大聖來了。」衆兵聞聽，忙走到營內，跪倒稟道：「國師老爺營門外空中落下一人，生得滿臉毛雷，公嘴拿着碗口粗細的一條兵器，自稱是水簾洞大反天宮的齊天大聖，乞令定奪。」毛奔聞聽，望着始皇道：「聖主的洪福齊天，這大聖貧道雖不認得，也會聽見海潮祖師說過他的出身平生的利害。他本是天生石猴，自修自煉，不服三教管束，鬧東海，得了金箍棒，在花果山獨稱霸王，玉帝欽召上天，封爲弼馬溫，只因酒醉亂了蟠桃勝會，殺敗十萬天兵，大反天宮，多虧西方如來佛祖把他壓在五行山下。今日被他逃了出來，必然來助西秦，可喜可喜。」始皇龍心大悅，傳旨大開營門，率領文武同着毛奔出來迎接。孫大聖迎上，金頂大帳，秉正坐下。始皇旁坐相陪，毛奔與金子陵分立兩旁。假大聖對始皇道：「老孫此

來有一言奉告不知聖皇依從否始皇道若有做得無有不依白猿道燕人孫臏乃是老孫同姓故族只因他困在陣中老孫聞知跳落雲頭前來解救你若知時勢好好收兵撤陣放出孫臏萬事全休若是遲誤莫怪老孫粗魯始皇嚇得啞口無言毛奔聞言暗想道孫臏乃是燕丹公主所生這猴王乃是東勝神州傲來國花果山一塊神石受日月精華產出來的怎麼與老孫是一家難道是假的不成這事倒糊塗未知真假若是撤陣難報一拐之仇若違他言語恐得罪了猴王當受不起左右爲難忽然省悟我如今奏知始皇設宴款待將他留住等我將他算算真真假假乃得明白毛奔想罷上前來口稱大聖待我明日收兵便了吾皇可擺上宴來與大聖聚飲三杯貧道即去撤兵便了始皇忙傳旨擺宴白猿道不必擺宴看酒果來左右忙送上鮮菜美酒生果白猿大喜自在享用這且不表却說毛奔金子陵轉下黃羅大帳擺開香案占卜金錢八卦便知底裏心中大怒道可恨白猿胆大包天假裝大聖闖進陣中放去孫臏本命星又來營中欺騙其實可惡事不宜遲我二人各帶寶劍二把將他拿來再作道理金子陵道怕他走了可將細仙繩帶在身旁暗傳軍令大小將官弓上弦刀出鞘準備動手拿人毛奔金子陵布置停當忙上大帳見白猿端正坐着用手來拿果吃不知金毛二人搶步上前各掣出寶劍大喝一聲好大胆的白猿怎敢假裝大聖擅進軍營希圖欺騙你往那裏走白猿說聲不好被這廝參透了雙拳難敵他四手就在盤龍交椅上兩脚一蹬騰空而起毛奔忙將細仙繩往上一撩喝聲道疾一道金光把白猿細住跌落塵埃始皇大喜問道毛真人怎麼就知他是假大聖毛奔將占算的原故細說一遍始皇道現今如何發落毛奔道他已有半仙之功赴過蟠桃大會有王母的六字真言在身不便傷他性命可將海麻皮將他琵琶骨穿了鎖住打入木籠等待孫臏死了之後請我家祖師下山發落便了當時金子陵動手依着毛奔言語將白猿打入木籠推進後營着數名軍士看守始皇擺宴與毛奔慶功不再言表且說南極子坐在蘆棚之內一陣心血來潮掐指一算就知其情口中歎氣東方朔道老祖爲何有愁眉南極子道道友原來你不知白猿方才進陣偷放了星燒了瀋已救好了他貪心不足又去秦營與始皇講和却被毛奔占算出來用細仙繩拿住打入木籠如今孫臏未曾救出又留了白猿我的顏面無光了東方朔聞言大笑道老祖且請寬心不是貧道誇只海口要救白猿包在我身上南極大喜道仗着道兄法力東方朔道當得效力言罷拜辭即下蘆棚兩脚一蹬去得無影無蹤度出臨淄偷進秦營打懷中取出一件寶貝一指長半指寬兩頭尖青青綠綠的一片桃葉在蟠桃園中取來用八九玄功採取日月精華煉製成功冬夏長青永不枯焦拿在手中就如隱了身形人不看見此寶名爲桃葉渡毛

遂有隱身草仗着此寶貝倚東抹西靜中取物海外神仙俱多害怕將他做了領袖又起個混名叫做賽毛遂當時東方朔拿着桃葉潛隱進秦營黃昏時候營中點得燈輝煌忙步上金頂黃羅帳前看見始皇同着毛奔金子陵在大帳上歡呼暢飲君臣慶功心中暗想望他們飲酒無益不如前去放白猿出來要緊徐徐轉身下帳向東面走只見一座小小的營寨有四五個小軍坐在門首閒談講論這個道我們毛真人果然好手段怎麼把個白猿就拿住了那個說拿是拿住了困在後帳只怕睡着恐怕他走了又有一個道未曾派着我們算是造化內中又有一個道這時候真人還不回來論他吃慶功酒還早呀東方朔句句聽明白滿心歡喜忙隱身入了毛奔寨中看看並無一人點得燈燭輝煌正中間擺着一張紅漆椅子香花燈燭供獻一個黃黃的包袱旁放着一個蒲團蒲團兩邊一邊是茶條杖一邊是把寶劍乃是毛奔所坐的地方東方朔暗道這包袱裏頭是甚麼東西伸手拿起來打開一看是兩本書書面上有四個大字寫着五雷神書看罷喜之不盡猶如斗大明珠落在掌中就把手書放在懷裏移步要走心中又想我偷了神書毛奔回來不見了神書豈不將小軍責罪待我親寫明白免得把守軍士責罪即吟四句詩放在桌上毛奔道大廣神通五雷兵書在帳中待等方朔來觀看陣法計謀枉用功寫完即忙走入後帳放了白猿兩仙走出營門却被守門軍士攔住叫起來未知東方朔白猿逃走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反掌雷毛奔被擒 誑神書南極破陣

却說東方朔救了白猿回來並將神書呈上兩極子查看尙欠破陣送神一卷東方朔道既然此書未完待打聽明白貧道再去取來不表齊營商議之事且說毛奔飲罷與金子陵辭駕回營轉歸後帳舉目一看不見了二卷神書嚇得毛奔魂飛天外滴酒全無對金子陵道失了此書怎麼回見師尊毛奔道軍營嚴密雖飛禽亦難飛入豈有偷盜之人正在猜疑之間忽見衆軍校跪下道啓報國師木籠白猿不知怎麼走了小人們轉來領罪毛奔大怒道都是這班狗頭不用心看守子陵道不關衆兵之事想必白猿變化出來偷了神書去了毛奔默默無語子陵道你這些奴才權寄你頭在頸上去罷衆兵叩首而去毛奔道這可怎麼樣神書也失了白猿也走了勞而無功到底是那個大胆進營察了子陵道我們再算算看是何人至此忙拿了三個金錢走到案前纔要占算一卦只見有幾行字跡子陵道桌上是誰寫的字毛奔上前將燈剔亮二人一齊仔細觀看毛奔道不好了原來這老賊進營子陵便問是那個老賊毛奔道是度朔山東方朔他本是海外散仙不服三清教管束的他在山中修煉多年神通廣大善曉陰陽今神書却被他偷

去我豈肯就罷了。言論之間，不覺天已明亮。子陵請始皇帳子陵歸班，毛奔上帳參見，就把東方朔盜書放走白猿之事說了一遍。貧道辭駕，往臨淄討戰，定要與東方朔見個高低。始皇道：「真人臨陣，孤家等候捷音。」毛奔忿然下帳，提杖騎鹿來，至臨淄吊橋，高聲大呼：「城上軍士聽真！快叫賊子東方朔出來納命！」兵士聞聽，稟報蘆棚。東方朔聞言大怒，道：「這毛奔有多大本領，怎麼提名道姓？」說此大言，諒他螢火之光，敢與日月爭明。言罷，翻身離座，口稱「老祖貧道」，才情願出陣。除此一天，南極大喜，吩咐王禪：「你與東方朔道友掠陣，拿我龍鬚扇附耳過來。」如此，這般這般。王禪領命，與東方朔下了蘆棚，他也不帶人馬，走出城。王禪跟尾掠陣，早至戰場。毛奔只見一位道人，面如滿月，目似朗星，頭帶逍遙巾，身穿鶴氅衣，手提茶條杖，步走如飛。毛奔一見，大喝道：「道者慢來，可通名受死。」東方朔止步抬頭，看見一位玄門跨鹿扶杖，滿面凶氣，用杖一指，道：「來者莫非五雷真人毛奔麼？你既在名山修道，豈不知度朔山、東方朔麼？毛奔喝道：「好奸賊！你不在度朔山自在逍遙，也來到臨淄自尋煩惱，盜了我的神書，送還於我，鹿前叩頭陪罪，萬事皆休。若少遲延，只教你不能生全。」東方朔聞言，呼呼冷笑道：「好野道，怎麼發此狂言，說罷雙手舉棍，照頭就打。毛奔用手巾杖急架相迎，步鹿盤桓，各顯神通，死命相鬥，戰了二十餘合，不分勝敗。那王禪在旁掠陣，忍耐不住，催鹿舉杖上前夾攻。毛奔難以招架，虛打一杖，往下滾走。王禪東方朔緊緊追趕。毛奔回頭見二人追將下來，心中暗喜，抬腿壓杖，旋回梅花鹿，兩手一放，一聲響亮，兩個掌心雷，回頭打將下來。東方朔一見，正在用法破他，那王禪原受過南極的囑咐，預先準備，聽見雷響，就用龍鬚扇對準一撮，那掌心雷回頭轉望毛奔打來。毛奔坐不住，脚力就跌下鹿來，仰面朝天。東方朔疾趕上去，抓住絲絛，提將起來，回頭就跑。王禪在後跟來，一齊進城，來至蘆棚。南極白猿等看見擒了毛奔，喜之不盡。都與東方朔慰勞已畢。南極子道：「不可放手，將出家人用細仙繩拿來。」白猿道：「他捆了我一繩，如今我又將他的繩細住了。」忙接過仙繩來，橫七直八，將毛奔細住。南極大喝：「毛奔，你不在高山養性，為何擅自逞強，擺這五雷神兵陣，與孫臧爲仇？是何原故？」毛奔聞言，口尊祖師在上，弟子下山原非己意，只因孫臧暗擺八門金鎖陣，大敗子陵，海潮大怒，差遣弟子下山。弟子臨陣，善勸孫臧歸山，奈孫臧反面無情，連打弟子幾榜，一怒之間，才擺此陣。懇乞老祖厚情寬恕，感恩不淺。南極道：「你如今被擒，我出家人慈悲爲本，看海潮面上不難爲你，你也看我面撤了此陣，放孫臧出來，我出家人與你講和你心中願意否？」毛奔道：「老師在下，此陣弟子只會擺，不會撤。」南極道：「你把那神書拿了出來，等我出家人送神撤陣。」毛奔道：「弟子只有兩本，被東方朔偷了，那裏還有神書？」南極笑道：「果然無有麼？」毛奔道：「真是無有。」南極大怒。

道好老道，汝仗着海潮之勢，膽大欺心，不遵拘喚罪之一也。謀害掌教罪之二也。毛奔道：弟子並無謀害之心。南極拍案大怒道：好孽障，還敢強嘴。我進陣中去看孫臧，你就遣五雷轟我，虧躲得快。纔把梅花鹿擊死，今日出家人若不處責於你，如何拘束羣仙？吩咐拉下去，用仙杖重責四十。王禪答應，提起打仙杖。王敖白猿一齊動手，把毛奔按翻在地。王禪用杖一舉一落，責了四十打，打得毛奔皮開肉裂，疼痛難當。南極道：你這孽障，那神書現在那裏？可實說來。毛奔滴淚道：弟子下山時，師父只給得兩卷，多實不知。南極道：既然無有也罷。把這孽障吊在蘆棚之上，待放了孫臧，纔饒他一命。王禪一齊答應，細的細擒，把個毛奔四馬攢蹄，高高吊起。東方朔道：祖師吊打毛奔，海潮聞知，定然前來攪擾。常言道：先下手為強。待貧道上崑崙山，把第三卷神書偷來，先破了陣，救出孫臧，再去招集天下散仙，與海潮見個高下。南極大喜道：此言有理。仙長快去行事。東方朔欣然辭別，下了蘆棚，招展金光，駕雲行得迅速。早來到崑崙山雲光洞，心中暗想：來是來了，怎麼偷法？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必得如此。這般想罷，忙念真言，搖身一變，變做毛奔的那種形像，也是三叉冠，五色衣，虎筋條，方面大耳，赤髮紅鬚，搖擺擺往前走。早有兩個童兒看見，連忙高叫：師兄來了。應師父在洞中打坐，你進去罷。假毛奔答應，入到洞中，看見海潮在蒲團上打坐，忙倒身下拜。海潮道：賢徒今日回來，面目失色，精神憔悴，是何原故？假毛奔倒也假中說真，就把南極子下山遣白猿變化闖陣，方經拿住，又被東方朔偷了神書，救了白猿之事，說了一遍。弟子因此回來，求祖師定奪。海潮聞言，說道：東方朔雖然偷了兩本神書，却也不妨。不要緊，看他有何本領，破得此陣，救得孫臧呢？我當初不會將神書全交與你，今還有一本要緊的，在此。即命東華帝君到後洞石匣內取來。老祖接過，東方朔一見，心中着急，恨不得伸手搶過來。兩隻眼望着海潮，口稱：祖師，不知這本神書的內中，有何奧妙？海潮道：賢徒，你不知第三本神書麼？都是些破陣送神的妙用。東方朔讓他有神通手段，到也難偷。故此我取出來，放在身邊，以防不測。假毛奔口稱：老祖，弟子蒙賜兩本神書，精通擺陣，困住了孫臧。這第三本，我未見過。望老祖蒙賜一本，觀看待弟子去試試，也想知道祖師的妙用。海潮道：這本書，你只好看看罷了。斷然不肯與你。你不知謹慎，又要被人偷去，不但放走了孫臧，勞而無功，反失鎖洞之寶。假毛奔道：弟子知道，在此只看看罷了。海潮道：既然如此，拿去看看。看畢，即速交還於我。假毛奔答應，得雙手捧過神書，轉身說道：謹慎兩足一蹬，騰空而去。海潮大怒道：好孽障，那裏去了？左右道：毛真人駕雲去了。海潮道：把他趕回來。東華帝君領命而去。駕雲追趕，且說東方朔得了神書，滿心歡喜，駕雲正走，忽見後面雲光響亮，回頭一看，說聲不好。東華帝君趕來了，心中着急，忙向懷中

取出桃葉渡，隱住身軀，往前便走。帝君趕了一會，忽然不見毛奔，撥開雲霧，四下觀看，並無影蹤，無奈回歸古洞來見海潮。海潮說道：「這孽障詭書何用？帝君回言依弟子看來，只怕不是毛奔。海潮道：「明明是孽障，你等都是目睹，難道假的不成？」帝君道：「祖師何不占算占算？」海潮點頭稱是，忙掄仙指，垂頭暗算，拍案大怒，道：「不好了！我被南極欺騙了，眼望左右道：「這個南極子差遣東方朔擒了毛奔，責杖四十，吊在蘆棚，又差他前來騙我下卷神書，相欺太甚，若不下山救回毛奔，把崑崙山的體面滅了。」東華帝君躬身道：「南極子行事不正，只可差一位真人下山，與他講和，放了毛奔，不動嗔癡，有何不可？」海潮大喝道：「你在洞中稱爲首坐管轄二十四洞散仙，爲何這般懦弱？」南極子仗着掌教之尊，欺壓我出家人，敢將毛奔毒打四十，吊在蘆棚，又偷我的神書，解脫孫臏，情理難容。」吩咐東華帝君看守本洞，權理一切事務。二十四洞人隨我下山，走一遭，必要與南極子見個高下，不言海潮下山，且說東華帝君迴轉洞中，不在話下。且說東方朔得了神書，回頭不見帝君趕來，心下少寬，收了桃葉渡，顯露身軀，去到臨淄，到蘆棚墜下，衆仙一見，喜之不盡，忙問事體如何。東方朔笑嘻嘻的說道：「騙了天書，將書取來了，說罷將書呈上。」南極子打開了一看，大笑道：「若非仙長前去，此書焉能到手？復又連連歎氣道：「爲着孫臏一人，反要傷殘二百四十人性命，便遭雷轟之苦，即命白猿將襄王請來，白猿答應將襄王請至，同衆文武來至蘆棚，敍禮坐下。」南極子開口稱賢王，快查牢獄之中，有多少待決囚犯。襄王點頭，令人前去吩咐獄官，不多一時，回來稟報，獄中重犯共有二百四十名。南極點頭道：「此乃天意，造定可恰符此數。又尊一聲賢王，將這二百四十名犯人去了，架鎖着他去香湯沐浴，改換衣服，交貧道使令着他們，今晚三更進陣，解救孫臏。」襄王依言傳旨，將衆犯赦了死罪，立時傳令，俱要沐浴換衣，令人帶趕前來。南極子又喚了五彩匠役，把二百四十名犯人，分爲四隊，六十名一隊，用藍靛塗面，身穿青衣青絹裹頭，手執大刀。第二隊銀珠擦面，身穿紅衣紅絹裹頭，手拿月斧。第三隊用白粉塗面，身穿白衣白絹裹頭，手招銀鎗。第四隊用黑墨抹面，身穿皂衣黑絹裹頭，手持鋼鎚。每人腿上繫銅鈴，一霎時裝飾妥當，把二百四十名囚犯，分開四色，個個拿刀持斧，招鎗使鎚，繫上銅鈴，動即響亮。衆犯人不知原故，好似玩耍戲法一般，滿肚疑惑。南極開口稱賢王，請回今晚三更，請賢王領衆文武，在西門觀陣。搭救孫臏進城爲要。襄王即下蘆棚，依言上銀安殿，聚文武準備三更觀陣。這且不題，且說南極子即寫了幾道退神靈符，預備陣中去用。另外又寫了幾道吩咐白猿，你接這符貼在泥丸宮，三更時分率領六十名穿黑的軍漢，在北門進陣，竟搶壬癸水的高台，將斗內戊己旗去了，搶至中央法台聽令。又命王禪接我靈符，領六十名穿紅的軍漢，由南門

進陣。搶丙丁火的高台。將斗口戊己旗去了。亦至中央法台聽令。又令王敖接待。帶領六十名穿青的軍漢。由東門進陣。搶甲乙木的高台。將斗口戊己旗去了。亦至中央法台聽令。再請東方朔也。帶了靈符。領六十名穿白的軍漢。由西門入陣。搶庚辛金的高台。將斗口戊己旗去了。中央法台救了孫臧。從東門出陣。又吩咐那四隊軍漢。你等進陣。捨命向前。遇見祖師旗。即便砍倒。得命者。襄王有恩。失命者。貧道超度。休生退悔。務要齊心鼎力。衆人答應。一聲各歸隊伍。南極子調遣已畢。自己也取了一度擋雷的靈符。準備三更天。搶中央戊己的土法台。早已紅輪西墜。宮漏頻催。將交三鼓。欠一鼓實是二鼓。襄王擺駕。領文武到城西門掠陣。那南極子候至子時。跨鹿騰空。先至五雷陣前。仗着龍鬚扇。將揭帝神肩開。破了天羅。進入陣中。往戊己土法台落將下來。中斗星官率領着冒土雉女。土蝠。柳土。獐土。貉土。一擁前來。南極仗扇連搦三搦。俱各退去。就將戊己土旗打倒。半空中迅雷響動。東方朔白猿王禪王敖等。就知道南極子進了陣。各逞威風。顯出隨身法寶。東方朔闖西門。白猿闖北門。王敖闖東門。王禪闖南門。穿青的軍漢跟着王敖穿紅的跟着王禪穿黑的跟着白猿穿白的跟着東方朔。二百四十人。腿上銅鈴。四百八十個。一齊跑開。滿陣中連聲響亮。東方朔伸手舉起六個葫蘆。領着穿白的一隊軍漢。各提銀鎗。齊進西門。到了庚辛金高台。有西斗星君領着鬼金羊。婁金狗。亢金龍。土金牛。抵住東方朔。將葫蘆一拍。散出萬道金光。諸神一齊退避。東方朔即時拔了斗口旗。轉望中央而去。那邊白猿手舉通天尺。領着穿黑的軍漢。提動銅鎚。冲進北門。搶壬癸水的法台。有北斗星官領着壁水獮。鯨。水蚓。豎水豹。參水猿。抵住白猿。將通天尺一指。諸神閃開。也即拔了斗口旗。亦望中央法台而去。這裏王禪手執純乾劍。領了穿紅的軍漢。各提月斧。進了南門。搶了丙丁火法台。有南斗星官領了尾火虎。豎火蛇。火室猪。嘴火猴。抵住王禪。將劍一指。逼退諸神。也拔了斗口旗。亦望中央去了。又說王敖手執鈎天如意。領了穿青的軍漢。各挺大刀。進了東門。搶甲乙木的高台。有東斗星官領斗木獬。奎木狼。井木犴。角木蛟。當住王敖。將如意揮去。諸神不敢近前。亦即拔去斗口旗。即望中央法台而去。那四隊軍漢不知利害。各人手舞刀。刀腿搖銅鈴。在陣中橫冲直撞。跟着四位仙人齊奔至中央法台之下。只見一枝大帥旗。衆軍漢一齊動手。將此旗一時砍倒。忽然間迅雷大振。霹靂連聲。猶如天翻地塌。可憐那二百四十名軍漢。盡行擊倒在地。那幾位仙家。虧得有頂上靈符。那雷部衆神不敢相侵。東方朔忙忙走到台前。將孫臧救上青牛。架起雙枋。竟望東門而去。東方朔緊緊跟着。指望闖出陣去。這東門是二郎神鎮守。見孫臧闖至跟前。用三尖刀擋住。孫臧用杏黃旂一指。閃出一條大路。闖出陣去。東方朔隨後跟着。不提防二郎神放出哮天犬。趕

來。正走之間，神犬奔至東方朔跟前，陡然扑起，抓住他面門，把眼睛挖了，痛得大叫一聲，啊唷。孫臏聞聽，扭頭回頭，看見東方朔跌倒地下，兩眼流血，那犬還是連抓帶咬，不放孫臏着急，旋回脚力提拐一喝，仙犬方才放了口，救了東方朔出來，連忙下騎，扶東方朔上了四足騰空孫臏架雲，一同回臨淄。此言慢表，且說白猿與王禪兄弟，搶上中央法台，見了南極四面八方的神，只見一齊圍住高台空中，雷部不住的振動，十分利害。白猿道：如今孫三哥已經救了出陣，祖師爺還不送神，等待何時？南極聞言，點頭稱是，在袖中取出一搭靈符，托在掌中，照書行事。看官聽說，這番送神，比不得陰魂陣誅仙陣，化道靈符，念一遍，呪一位，一位就送了。這五雷陣囉唆得很。天曹神官地曹神官普天星宿人曹神官管的是五斗星官二十八宿四大元帥，若要請雷先，要請天朝神官書上開載得，是一道總符，七遍真言。天曹官遵旨，將雷神請至台前，又念退神呪語，化道靈符，這神纔得歸位。地曹人曹總是一樣閉言不敍，且道南極子按神書行事，見衆神圍繞台前，命王敖執定如意金鈎，王禪拿着龍鬚扇，左右侍立。白猿持着自己的通天尺，背後立住。老祖捏訣，蓋印，口念真言，化了一道靈符，將人曹官請上法台，南極躬身道：借仗曹官請神退送歸位。人曹官遵旨，召請衆神，只見五斗星君四門元帥二十八宿俱在台前。老祖焚符念呪，衆神遵旨，各各散歸本位去。老祖又將地曹官請上法台，躬身陪笑道：相煩曹官，仍送衆神歸位。曹官聞言，即將衆神請至法台前，南極焚香念呪，只見地曹官騰空而起，牽領白虎青龍朱雀玄武騰勾六丁六甲十二元神，天罡地煞北力馬工太白金星紛紛歸位。老祖又請天曹神上台，躬身陪笑道：相煩曹官，帶領雷部歸位。言罷，焚符念呪，天曹遵旨，領了鄧辛將陶五雷八部騰空而去。南極送神已畢，四面八方並無神祇，正要下台。白猿轉眼看見還有一位神將，頭戴冲天冠，身穿滾龍袍，腰束碧玉帶，腳踏無憂履，心中驚疑不止，要知此神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戰南極海潮倚衆 放毛奔風火施威

話說南極老祖送神已畢，正欲下台。白猿眼快，看見歸有一位神將，穿帶帝皇服色，裝個至尊模樣。南極老祖一看，心下明白，便說：你等不必胡言，這是王翦。因他原神出覈，在此壓神，言罷，口誦呪語，化了靈符，尊一聲普化天尊，還不入覈，等待何時？只聽得金鞭響亮，這個真魂往下一墜，入了軀身，無影無蹤。衆位仙真下了法台，看見王翦微微甦醒，目瞪口呆。南極老祖吩咐道：即將王翦綁住，帶回蘆棚之下，與毛奔吊在一處。老祖牽了衆位仙真，出陣竟奔臨淄而來。這且不題。花開兩朵，另表一枝，話說海潮聖人領着二十三洞真人，一齊收拾下山，各帶奇珍異寶，在於身上那二十

三洞真人都有名號開列。

頭一洞混天真人第二洞平地真人第三洞五雷真人第四洞八風真人第五洞水磨真人第六洞火龍真人第七洞拔山真人第八洞巨澤真人第九洞雲磨真人第十洞行雨真人第十一洞移星真人第十二洞換斗真人第十三洞翻江真人第十四洞倒海真人第十五洞金錢真人第十六洞煉石真人第十七洞吐絲真人第十八洞多寶真人第十九洞運匏真人第二十洞鎮土真人第二十一洞革面真人第二十二洞啄木真人第二十三洞擊磬真人。

却說海潮聖人就將各洞真人傳齊欲救五雷真人毛奔還有二十三洞各駕雲頭推推擁擁來到臨淄西門海潮聖人低頭一看只見陣中神將全無五雷滅跡上有無數冤魂其陣已破心中大怒垂首回顧只見南極老祖前走王禪王教隨後白猿拉着王翦同衆人往臨淄而去海潮聖人一見大怒吩咐衆門徒莫要放走那幾個惡人二十三洞真人一齊收雲撥霧落將下來南極子往前走只聽四面八方喊聲大振衆真人圍將上來都是奇形異樣之人說時遲來時快霎時之間就把一個南極老祖圍得水洩不通海潮聖人催獃當先仗着虬龍劍大喝南極子你往那裏走南極仙翁向前滿面陪笑口尊一聲老祖下山帶領這些門徒何往海潮聖人冷笑道無恥的南極子明知故問你家的孫臧自恃神通逆天行事楞打毛奔你就該勸解爲何反令東方朔偷盜神書又將毛奔擒拿重打四十將他吊在蘆棚之下你豈不知打的是毛奔羞的是我你如今陣已破了神已送了孫臧你也救了就該放毛奔纔是怎麼又把王翦拿去你與我爲仇今日狹路相逢我與你迸命了說罷催開青毛獃舉劍就砍南極子用如意金鈎架住口稱老祖住手我出家人還有一言奉告當日平齡會上就有三教聖人親口囑咐叫孫臧在燕盡孝在齊盡忠忠孝兩全待遇五鶴歸山此乃三救法旨你我都在眼前見證今日孫臧保齊正是盡忠何爲逆天你反遣毛奔下山擺下五雷惡陣即將孫臧困住豈不是違了三教法旨怎麼我來救孫臧你倒不依大傷同道之情海潮聖人聞言叫聲南極子只知講我無理爲甚麼私打我的徒弟明明羞辱於我南極仙翁冷笑道毛奔見我進陣他遣五雷擊我這就應該麼海潮聖人說道你既不留我面講甚麼道理今日見個高下罷了一劍飛來南極子用如意金鈎架過隨手交還鈎來劍去劍去鈎來各逞威武一場好戰王禪王教二位真人忍耐不住齊催脚力冲殺上來白猿暗想他們兄弟都去幫手難道我在此看着不成想定主意就把王翦棄下縱步上前王禪王教白猿三人一齊動手海潮聖人一聲大喝你這幾

個孽障焉敢無禮。就把虬龍劍往後一擺。但見各洞真人一擁前來。發聲大喊。就將師徒四人圍住。南極老祖大怒。展開金鈎。上下飛騰。殺得海潮聖人氣喘呼呼。渾身是汗。在懷中取出一件寶貝。名喚定海珠。就將此寶貝照面打來。南極子一見。就從腰間取出一件寶貝。形同拂塵。此寶乃是混沌初開。白鶴山長出一株棕樹。此樹已受日月精華。培植後。至長成此寶。南極子在此山修鍊。取來編成一個拂塵。若是展一展。不論諸般寶貝。掃得無影無蹤。且說南極子看見神珠切近。就將拂塵尾向上一掃。那顆神珠就滾將回去。竟奔海潮聖人頂門打來。海潮聖人一見。即忙念動真言。將袍袖一張。收回此寶。推開青毛狃。大喝南極子。怎敢破吾法寶。仍復交手廝殺。殺得難解難分。這且不言。却說王禪王教。白猿三人。上前助陣。早有二十三家真人。一擁上前團圍。圍住各舉兵器。殺將上來。真是寡不敵衆。殺得王禪等筋力乏。汗透遍體。招架不住。闖出重圍。往下敗走。各洞真人齊催坐騎。如前一色。仍將三人等困住。王禪說聲不好。我看這個光景。有些難敵。誠恐闖不出去。王教答道。似此被困。豈可待斃。不如進了命罷。說畢。掄開鈎天如意。往前硬闖。白猿舞動通天尺。王禪揮起純乾劍。三人捨死忘身。殺得各洞真人紛紛招架不住。內中惱着火龍真人。忙把葫蘆揭開。蓋滾滾紅光噴出。九條火龍張牙舞爪。直望王禪等飛奔而來。王禪一見。口中念念有詞。將劍一擺。忽見波濤滾滾。滾火龍一見水。亦不能施威。水磨真人大怒。即時打開撒水幡一展。滴水全無。王禪一見大驚。又見火龍飛奔前來。不能抵當。即刻跳下梅花鹿。借土遁而逃。水磨真人大喜。道大眼賊子走了。拿這兩個妖仙罷。手展撒水幡。驅着火龍飛奔前來。王教大驚。催騎同白猿逃走。不防煉石真人在後背祭一塊石。即把王教打下。王教忙忙借土遁去。白猿着忙。就把雙足一蹬。駕雲而走。早被磨雲真人將掃雲帚一掃。即掃斷雲頭。即把一個白猿跌將下來。衆仙一見。上前拿住。白猿用繩索細綁。就將王教放了。又把白猿交還王翦看守。衆位真人發一聲喊。齊趕上圍住南極子。南極大怒。心中暗想。既到此處。焉能善罷干休。不如先下手為強。想罷。就在懷中取出一件寶貝。祭起空中海潮聖人抬頭一看。見紅雲滾滾。托着通天神針。竟奔海潮聖人頂門上打來。海潮老祖就將八卦混天綾。直上一展。通天針不能下來。只在空中盤旋。南極老祖大怒。道你敢破我的法寶。一發手。又把金鋼圈劈面打來。海潮老祖手敏捷。眼快。即將無極圖一抖。金鋼圈落在平川。衆家真人發喊。好南極子。怎敢逞強。抗用邪寶貝。敢傷我們老祖。說畢。一齊動手。各祭法寶。紛紛打來。南極老祖一見。取出一把龍鬚扇。一搨搨得二十三洞的法寶。烟滅灰飛。衆真人站立不住。星飛雨散。閃出一條大路。南極抽身要走。海潮聖人大喝。你往那裏走。看我的法寶到來。伸手就將無極圖抖開來。捲南極仙翁。南極一見。是無

極圖作冷笑道：好海潮，我豈不知此圖原是洪濛教主開天闢地，左手把日，右手托月，分立兩儀，纔有太極圖。混沌以開，纔定陰陽，能分清濁，此是一件無價之寶，莫說你我，就是洪濛教主如來一見無極圖，也不能招架。後至我家掌教三清，也修煉一個太極圖，雖未有洪濛教主利害，却也變化無窮，水火不懼，只因我奉命掌教，故將此圖賜我，領袖羣仙，諒你雲光洞探聽天地之精，受日月之華，修煉無極圖，縱有八九玄功，只可在別處施展，焉能在我跟前逞強？說罷，即將太極圖抖開，二寶相鬥，各顯神功。海潮收回寶圖，復又帶衆徒圍住南極一場惡戰。按下慢表，且說孫臍出陣，救起東方朔，回進臨淄，就有襄王在城頭上看見，等孫臍回來，接至大殿，就在牛背扶起東方朔，用軟榻安置，抬至文華殿調養。迨至掌教回來，商議醫治。孫臍跪下叩謝了吾王高誼之恩，請仙破陣，救出微臣。臣雖粉骨碎身，難報襄王恩。忙扶起，滿眼墮淚，說道：恭喜岳父脫身離此大難，只是老貴人現在白虎殿停靈。孫臍聞知，五內皆崩，轉捨行幾步，至偏殿，看見靈柩連忙跪下，放聲大哭，哀痛不勝，哭了多時，止淚含悲，忙問孫燕道：老貴人臨終有何遺囑？孫燕含淚回道：只因三叔被困陣中，祖母聞知，怒氣填胸，呼吸不能，接續遂即薨逝，並無遺言。孫臍聞言，復又心酸，淚如泉湧，不言。亞父在白虎殿哀痛，且說王禪王赦借土遁而逃回，就問當值官東方老祖與南郡王在於何處。當值官就將東方朔損目、南郡王哭母之事，細述一遍。王禪聞言，傷感不已。王赦叫聲兄長，且不必傷感，商議去救掌教要緊。王禪點頭，就令當值官快把南郡王請來。當值官答應去不多時，只見孫臍架枋而來，連忙跪下口尊師父師叔。蒙下山救命之恩，永世難忘。王禪說道：起來，為你這孽障，又把東方朔老祖雙睛傷損，如今掌教祖師還被海潮大眾圍住，不得脫身。須要商議搭救纔好。孫臍立起身來說道：既然掌教被困，待弟子當先，定與他見個高下。說畢，辭別師父，忙下蘆棚，帶領衆將出臨淄西門，當衆吩咐你們在此觀陣，在此交戰，不許隨我上來。衆護將答應，一齊收韁勒馬。孫臍定睛觀看，正西上就有許多真人，各提劍舉刀圍住南極仙翁。在此動手，心中着忙，急催青牛舞動雙枋，飛奔陣前，大喝道：吾來也。南極仙翁却被海潮聖人率衆家門徒共二十三洞真人裹住，真正是雙拳難敵四手，正在殺得難分難解，筋力乏之間，忽然望見孫臍到來，心中大喜，掄動如意金鈎，精神加倍。孫臍推牛舉枋，往裏就闖，一聲大喝，衆妖道不得無禮。你們怎敢圍住掌教衆位真人？看見孫臍來得凶勇，發聲大喊，圍裹上來。這個舉枋，那個提枋，一齊與孫伯齡動手。孫臍一見，忙把杏黃旗一展，只見放出萬道金光，衆位真人站立不住，個個東倒西歪，閃出一條大路。海潮聖人催犴仗劍闖將上來。孫臍舉枋就打海潮聖人，舉劍交還枋劍，相交各逞神奇。衆真人又圍繞上來。南極子一見大怒，道我

助孫臍一臂之力。就將如意金鈎一舉。照着海潮聖人頂門一鈎打來。海潮聖人正被孫臍雙拐裹住。不能招架。又見金鈎在於頂門打來。着急之際。忙把頭一低。只聽得响亮之聲。卽把道冠打落塵埃。海潮聖人無奈。只得一縱金光。騰空而起。衆位真人四散奔逃。王翦拿着大旗。看見風勢不妙。亦急急回轉。秦營不表。且說孫臍同南極老祖得勝進城。上蘆棚坐下。率衆文武參見已畢。王禪王敖上前叩頭。南極仙翁冷笑道。你兄弟二人。真好公道。心腸人家把我圍住。你不能相助。反走回來。俾我受困。王禪兄弟叩頭稟道。弟子不是撩下祖師。只因他人勢重。敵不過他。把脚力都棄了。方能保得性命。如若慢走。一定學得東方朔同白猿了。南極仙翁問道。東方朔那裏去。孫臍回道。只因救弟子出陣。却被二郎神的仙犬挖傷二目。現在文華殿歇息。南極子道。快些請來。待出家人調治。不一刻。將東方朔抬至蘆棚上。南極仙翁說道。東方老祖。你怎麼被傷二目。東方朔怒道。你還問我麼。都是你們爭名奪利。把我雙目失睛。我怎能回山。孫臍跪下口稱。東方老師不必發怒。萬般爲着弟子。有累祖師。如今全在掌教與老祖醫治好。便罷。倘若不好。我孫臍情願與祖師爺上天台山去。朝晚供養。侍奉終身。以報大德。東方朔說道。罷了。這也是命。該如此。埋怨於你。亦無用了。當下南極子上前仔細一看。此乃仙犬所傷。比不同風火害眼的病症。命人取長流水一盆。卽將血眼洗淨。待出家人醫治。但是左眼有眶無珠。不能治。但右眼還可醫治得好一隻也。強如兩隻眼全無。說罷。卽從懷中取出一個葫蘆。揭開寶蓋。倒一丸藥。半紅半白。名爲九轉還睛丹。用無根水研開。點在眼上。真乃仙家之妙。只有一息光景。止痛生光。精神復舊。左眼無睛。只是有一隻右眼。衆人看見東方朔眼已好。齊來恭賀。襄王打恭。孫臍跪下叩頭陪罪。正在行禮之間。忽聽得一聲叫喚。呵。唷。吊死我也。衆人往後一看。原來就是毛奔。叫喚東方朔。一見不覺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用手指着毛奔大罵道。你這妖仙。我等與你有何深仇。爲何擺此惡陣。險些累我喪命。如此狠毒之人。難以饒恕。言罷。手拿荆條一起。一落。遍身亂打。打得毛奔痛苦難當。不言毛奔受辱。且說海潮老祖率領二十三洞門徒。個個都是形容古怪。面目猙獰。回轉秦營。始皇迎接進帳。看見白猿。龍心甚喜。分賓主坐下。獻茶。始皇傳旨。擺上素宴來。與衆真人賀功。勸飲海潮聖人正在款洽之際。忽然心血來潮。心中驚異。指一算。拍案大怒。嚇得始皇君臣一跳。各洞真人離座稽首。請問祖師爺爲何忽然發怒。海潮真人長嘆道。衆賢徒有所不知。我等在此樂飲。却苦了一個五雷真人。只因他擺了陣圖。傷了東方老賊之眼。如今卽將毛奔吊在蘆棚之下。毒打門徒。弟子都是一般。教我怎麼不心痛。衆位真人聽罷。個個咬牙切齒。怒髮冲冠。既是毛師兄遭難。待等弟子踏平臨淄。活擒南極子。救出毛真人回來。以安聖懷。

海潮聖人說道：「你等休得恃勇，反爲無益。而且有害。那南極子道法高深，孫臏神通廣大，非同小可。我已主意在此。你等不宜妄動。即時吩咐八風真人、火龍真人領我法旨。今晚三更時分，速到臨淄城中。要在蘆棚附近放火救出毛拜，乘勢燒他三清大殿。此是出其不意，一定成功。兩位真人領命辭別，出營架起祥雲，望臨淄徐徐而來。暫且按下不表。再說東方朔打毛奔七八十荆條，怒氣少息。方才罷手。襄王命當值官擺上筵席，陳設素齋。與衆仙長敘談。須臾衆位坐筵，吃食之間，商議救出白猿之策。不覺天色已晚。台上燈燭輝煌，不會防備。八風與火龍二位真人暗暗進城來。到臨淄左右，正是三更天氣。看看外頭值宿官員，都睡着。蘆棚裏頭正中，間坐着南極仙翁。左邊是東方朔，右邊是王禪兄弟二人。下邊是孫臏，俱各坐談，議論紛紛。點得燈燭輝煌。八風真人看得明白，心中大喜。就將抖風袋打開，連聲响亮。即在蘆棚之內，捲起一陣狂風，十分利害。括得煙塵滾滾，蘆棚搖動。南極仙翁說道：「好風。這等利害，說猶未了。火龍真人即把葫蘆蓋揭開，放出火龍風，乘火勢，火乘風威，烈焰騰空。火光冲天。衆仙大驚。齊下蘆棚。文武各官俱來救火。尚未救息。忽報三清大殿火起。南極仙翁即把峨帽扇連搧三搧。頓時煙息。火滅。蘆棚也燒了。毛奔也不見了。東方朔道：「敢是燒了。」王禪道：「未必。」王敖又道：「不是他往那裏去了。」南極仙翁言道：「這火有些奇異。我看又不是天火。又不是凡火。像是一種邪火。」正說道，只見襄王同文武俱來問安。掃淨文華殿，與衆仙同坐。孫臏說道：「待弟子占算占算。看風火是何處來歷。纔屈指大驚道：「白猿却被海潮聖人鎖住。他又差遣風火二位真人前來放火。就把毛奔救出。弟子不才，正要與海潮老祖見個高下。」王禪答道：「這都莫說。且商議救出白猿。要緊。我想東方老祖將毛奔吊打八十。他回去定然加倍報怨。恐把白猿打死。他爲你下山受此磨折，失陷秦營。你當在心搭救。才是孫臏未及回言，忽報赤腳真人毛遂到來。王禪往外一看，只見矮爺一步一搖，往內而來。參見南極仙翁。與東方朔、王禪王敖見過禮。又與孫臏作揖。滿面陪笑道：「恭喜三哥出陣來了。我毛遂來遲，效力不周。幸勿見怪。」孫臏說道：「承蒙關切，跋涉而來，感之不盡。豈有怪之禮。但救人須切。你既到臨淄，還要借仗打夥商議。退得海潮老祖方好。」南極仙翁說道：「你且莫要說退海潮話。現今白猿鎖在秦營，難道真人不去救他。」一救。毛遂笑道：「你們欺負他不是人。教白猿受災。你於心何忍。如今叫我怎麼救他。」南極仙翁說道：「你到秦營打聽，看他鎖在何處，救他出來。如若不能下手，再作商議。」毛遂笑道：「說不得。待弟子前去走走。」王禪又道：「此去還有一事相煩。我兄弟二人的坐騎都失在秦營。有仗真人帶回。」毛遂笑道：「好。你動不動叫我丟偷。就是我偷出來。你兄弟未有甚麼好處奉承，叫我做賊。豈是輕易做得麼。」王禪答道：「東方老祖也把神書都偷來。難

道這脚力你偷不來。毛遂笑道：偷書不是賊，偷脚力就有罪名。王敖答道：你不必囉唆，你若肯去，我兄弟就與你斟茶。說罷，隨即下殿，將身子一扭，就不見了。不言毛遂暗進秦營，且說海潮聖人，一見八風火龍二位真人，救出毛奔回來，心中大喜，口念真言，用手一指，解脫捆仙繩。毛奔謝過老祖救命之恩，海潮說道：你在城中看他們光景，可怕我出家人不怕。毛奔稟道：王禪王敖就怕老祖是實。東方朔雖然利害，如今損了一目，也不濟事。只有南極子與孫臏逞強，早晚須提防來偷盜。白猿要緊，海潮聖人說道：既是這等說，你去看守，不可疎忽。毛奔回答：都在弟子身上。轉將下來，走到石鼓邊，叫聲白猿，你也有今日麼？你到會請仙人來救孫臏。如今剛夫又不來救你，我被你家南極子打得夠了。吊在蘆棚，又被東方老賊亦打我八十荆條，幾乎打死。我在那裏把我吃盡虧，今日狹路相逢，說不得拿他這猴兒。出氣了，打死你莫來怨我。言罷，手執皮鞭，盡力抽打，打得白猿無處躲閃，痛苦難當。這且不言，却說金眼毛遂，用隱身草，隱進秦營，四處找尋白猿，並無影跡。來至後營，看見兩個鐵籠，一個裝着梅花鹿，一個裝着斑虎。轉由左邊直進，只見中軍紫薇營內，一座蘆棚，乃有海潮聖人與衆位仙真，坐立在地，外面又有許多人立着。毛遂猛然聽得白猿叫喊之聲，暗喜道：原來在這邊隱身。閃入人叢中，人不見他，他却看得十分明白。不知得救得白猿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孫臏魔法鬧秦營 南極大擺聚仙陣

却說金眼毛遂，他却看得十分明白，只見毛奔用鞭打得白猿十分可憐，心中暗想：此處看守多人，諒來不能救他。在此看看無益，到覺不忍，不如後帳盜了脚力回去，再與掌教商議，前來救白猿。有何不可？想罷，翻身轉出後帳。那些守鐵籠軍都去看打白猿，此處並無一人。毛遂大喜，就將鐵籠開了，放出脚力，跨上梅花鹿，用手扭着斑虎，起在空中騰雲而去。即時駕霧回轉臨淄，直奔文華殿，前落將下來。衆位祖師十分歡喜，王禪起身接鹿，王敖起坐前來扯虎。毛遂笑道：看你兄弟到也自在容易。偷回脚力，你們這等爽快。王禪王敖說道：此事切勿掛懷，改日拜謝南極仙翁。開言道：怎麼不見白猿回來？毛遂歎氣道：若是提起白猿，令人傷心之極。却被毛奔鎖在石鼓之上。我眼見他用皮鞭打了三百有餘，他處人多如何下得手？我看得心上不忍，故此先偷脚力回來。孫臏聞言，白猿挨打打得慘切，口尊祖師老爺。白猿有難，弟子要到秦營走一遭。南極仙翁道：白猿爲你受虧，你該前去搭救了他，須要小心。孫臏答應。弟子知道，辭別南極仙翁，與衆位仙長往下就走。毛遂開言問道：三哥你往那裏走？孫臏答道：要去救白猿。毛遂微笑道：你怎樣救呢？孫臏答道：這也難定。臨期隨機應變，救不來就偷，偷不來就救。毛遂笑道：我勸你莫去罷。你去救也救不出來，偷也

偷不出來。他那裏巴不得拿住你斧砍錐顛，以洩其恨。還看甚麼情面。你若是去偷，不是毛遂誇口，你沒有我的手段。況且裏面人多，看得十分嚴謹，只怕你不能下手。孫臏答道：賢弟說得有理。我且去看看。遂下了文華殿，裏王合衆文武也前來勸阻。孫臏說無妨，吩咐左右牽過青牛架枋騎牛，即忙吩咐衆蔭襲不必跟隨，各各小心看守城池。說罷，就將青牛一拍，起在空中。將近秦營，落將下來，就從五雷陣的舊地經過，只見陰風慘慘，鬼哭神號，無數陰魂就在青牛前跪下，口中齊叫：真人超身。孫臏閃目觀看，這些鬼魂也不是刀傷，又不是劍砍，俱是遭雷屑之苦。心中嗟嘆，偶生一計，即便說道：這些鬼魂，你等爲是五雷神兵所傷，不能超生，待出家人帶你們去進秦營去纏毛奔索，命罷。遂即念動拘魂咒，就把二百四十名鬼魂聚在一處，就用天青袍袖拂開，把衆鬼魂都拘在袍袖之內，推開脚力，竟闖秦營而來。守門軍士知道孫臏利害，只嚇得膽裂魂飛，說聲不好。則夫又來了，往後就走跑至御營內，跪下稟報道：禍從天降，臨淄的孫臏，單人獨騎，殺進營來。始皇聞言大驚道：則夫又來闖營，如何是好？金子陵與王翦一齊奏道：吾王請放龍心，不必害怕。營中現有海潮聖人與二十四家真人，他不進來，便罷。若闖進來，好似飛蛾撲火，自送其命。臣今當先與他動手。金國師去報祖師，自有定奪。二人連忙辭駕，各自上馬。我且不表。金子陵去請海潮聖人，再說王翦剛出營門，頂頭就與孫臏相迎，即便大罵道：則夫，好生大膽。今日單人獨騎，又來闖營。孫臏認得是王翦，口稱殿西侯，休得阻我。我要進營去搭救白猿。王翦答道：原來你想救白猿，只決不能。我營中有海潮聖人與二十四家真人，任你渾身本領，也難救得出去。你還往那裏走。一催烏騾馬，把孫臏攔住。二人就在營前廝殺戰成一處，不想營中又有一個騎牛架枋的孫臏，往黃羅大帳闖來。藍旗飛報進帳，始皇聞言說聲不好，又是孫臏的法術來了。孫臏已來至帳外，章邯等十餘將軍連忙出帳抵擋。甘羅保着始皇，往後帳走。飛奔蘆棚，且說金子陵來至蘆棚，一見海潮老祖，就將孫臏一人前來闖營的話說了一遍。海潮老祖搖指一算，微微笑道：原來這孽障想來救白猿，又有一番惡戰。金子陵，你且去幫助王翦共戰孫臏。出家人自有調遣。金子陵忙辭出來，騎上梅花鹿，飛奔營門。只見始皇領了文武慌慌忙忙，搶上蘆棚來。見海潮聖人齊聲說道：不好。孫臏殺進營來了。老祖快快出去迎敵。海潮聖人坐在蒲團看見，君臣一齊奔進蘆棚。海潮聖人道：貧道才差金子陵出去共戰孫臏，怎麼又有孫臏進營。始皇說道：現在章邯交戰，他會到營中裏。海潮聖人道：龍意萬安，自有出家人在此。吩咐衆門徒準備擒拿孫臏。我且不表。再說王翦與孫臏動手，一見金子陵出來相助，心中大喜，即便更是威風。雙戰孫臏不上幾合，孫臏便托枋圈牛，往下敗走。金子陵、王翦二人隨後緊緊追趕。只見

聽得牛兒猛叫一聲。忽然不見。孫臧只剩下一匹青牛。站在面前。王翦上前一把手。把青牛帶住。便對金子陵說道。孫臧想必敗陣。逃遁回去。留下這物。我們且趕他進營。顯顯我們的功也好。說罷。把牛趕回營中。剛到得營中。章邯也從營裏趕出一匹牛來。王翦一見。便問道。元帥你拉的是那裏的牛。章邯答道。却是孫臧敗陣拋下的。殿西侯你扯誰人之牛。王翦答道。也是孫臧敗陣之牛。章邯說道。果然是一樣。趙高在旁言道。如此說來。不但有兩匹牛。且還有兩個孫臧。你們在營外戰的是孫臧。金子陵答道。又是別夫弄玄虛。我們到要仔細。章邯又道。這二個牛。那個是真的呢。王翦聞言答道。你我莫營他。那個有真。那個是假。我們把他斬了罷。即拔護身寶劍。舉起比頭。頂還高。照着牛頭上一劍劈來。一聲響亮。青牛的頭分毫沒動。只見青牛一聲叫喊。將頭一低。屁股一蹶。兩眼一瞪。猶如一隻猛虎。亂跑亂撞起來。力大無窮。霎時間。碰壞帳房。撞倒兵丁。就把衆將的白馬。亂沖亂撞。鎗也不怕。刀也不怕。亂成一處。衆人轉眼又多幾隻。東邊的闖過西邊來。西邊的闖過東邊來。滿營中牛叫不一時。有幾千隻。攪得滿營中大亂。早有人報到進蘆棚。海潮聖人大怒。便令金剛真人。啄木真人。出去取牛。二位道者下來一看。只見滿營中。烟塵滾滾。霧氣騰騰。軍士亂跑。人馬嘶喊。吵鬧不定。只見無數青牛。左一頭。右一頭。滿營馳驟。只嚇得戰馬奔騰。金剛真人一見。不敢怠慢。忙在懷中取出金如意。金剛圈來。祭在空中。大喝一聲。一變十。十變百。百變千。千變萬。有只些青牛。就有只些圈子。落將下來。一個青牛鼻中。套上一個圈子。頓時立定。動也不動。兩家真人大喜。正欲轉去。稟明海潮聖人。只見半空中。落下一根拐杖。照着金剛真人打來。好似餓狗搶屎。哎呀一聲。爬將起來。大叫道。好何人打我。啄木真人剛說一聲。誰人打你。自己頭上也着了。打連忙抬頭一看。只看半空中。拐杖猶如亂柴棍一般。往下亂打。只打滿營中。叫苦之聲。搖動山岳。海潮聖人在蘆棚中。聽得三軍叫苦。忙辭始皇。跨上青毛鬃。帶領衆真人。出蘆棚。只見滿營牛枋。鬧成一片。海潮聖人正把枋一招。看見孫臧騎着牛。架枋立在面前。心中大喜。吩咐衆門徒。不要放走孫臧。忙催猿猴上前。照着別夫一劍砍來。孫臧用枋架開口。稱老祖。你可知燕人的利害。何必又下山來。自尋煩惱。海潮聖人並不答話。一劍砍來。孫臧用枋架。火速相迎。衆位真人一齊上前。即把孫臧圍住。直殺到三更。孫臧虛打一枋。往外敗走。却被煉石真人一石打來。正中孫臧後心。翻身跌落塵埃。衆位真人上前擒拿。只見牛脚下起一陣旋風。吹得衆真人。往後倒退幾步。只見旋風之中。隱隱無數鬼神。却是赤腳蓬首。啼啼哭哭。俱喊着毛奔名氏。口稱還我命來。海聖潮人。一見大怒。道。先鬧牛。後鬧枋。如今半夜三更。鬧鬼魂。孫臧一見。這廝真真令人可恨。連忙念起超生咒。要消散鬼魂。口中念念有詞。用手一指。衆鬼魂就往

後營而去。毛奔正守白猿，忽然無數冤鬼來纏他要命，心下着忙，往外就跑。那衆鬼緊緊追來，毛奔此時也是自顧不暇，捨了白猿，一陣風跑往蘆棚，躲命。那蘆棚乃是海潮聖人所在，自有一般瑞氣，衆陰魂追至，不敢上前圍聚不散。且說海潮聖人不見衆冤魂，又是一劍就望孫臏砍來。孫臏側身躲過，忽然之間，去得無影無踪。海潮聖人大怒，領得衆位仙真四處追尋，暫且接下不題。那孫臏即用法術一閃身來，至白猿跟前，叫聲賢弟，白猿抬頭一見，就叫一聲三哥，快來救我。孫臏即用那杏黃旗取出來，對着白猿一指，喝道：神鎖速落，只聽得一聲響，白猿琵琶骨上鎖落地，白猿身上方得活動。連忙說道：三哥，我們快走罷。看他們轉來，又遭其害。孫臏說道：賢弟，你先去，愚兄隨後就來。白猿聞言，不敢怠慢，雙腳一蹬，即便騰空而去。高叫海潮聖人慢坐，我白猿去也。海潮聖人一見，心中大怒，道：罷了罷了，今日要與你這別夫算賬。連忙催犢進後帳，只見毛奔搶出來，道：老祖快些退鬼，老祖此時大動嗔癡，一伸左手，就是一個掌心雷，即把衆鬼魂打散。孫臏也就騰空而起，收回法術。營中也無牛拐。海潮聖人抬頭往上觀看，只見孫臏騎牛架拐，獨立雲端。海潮聖人大罵一聲好別夫，你三闖秦營，偷救白猿，只也罷了，還敢獨立雲端，藐視出家人。如今你往那裏走，我來也。就將青毛吼一提，四足騰空，提劍照孫臏就砍。孫臏即用拐相還，二人踏着雲頭大戰，就有二十四位真人一齊上前，駕雲就把孫臏團團圍住。各展神術，齊祭法寶。混天真人祭的是混天旗，平地真人祭的是蕩平珠，五雷真人祭的是五雷塔，八風真人祭的是八風扇，提水真人祭的是提水幡，火龍真人祭的是火葫蘆，開山真人祭的是開山鑿，掃雲真人祭的是掃雲帚，攪海真人祭的是金鐘，擊磬真人祭的是玉磬，又有摘星竿，催雨鏡，蓋天盆，迷魂傘，穿心針，响魂鑼，支天網，五色神石，滿空中瑞氣千層，紅光萬道。孫臏一見衆真人法寶利害，忙將杏黃旗展開，萬道霞光，二則孫臏身中帶孝服，故此衆真人的法寶，因此不能近身。那秦國君臣在於蘆棚上，看得親切，一個個仰面朝天，看見衆仙門法，齊齊說道：馬上的戰，倒不如雲中的法戰，好看是我們見所未見了。秦營中不住的金鼓齊擊，吶喊助威。不言孫臏大戰海潮聖人，且說白猿進城，參見南極仙翁與衆位仙長。南極道：恭喜你回來了，你三哥怎麼不來？猿白稟道：隨後就到。南極仙翁又道：大約此時天交五更，爲何此時還是只等暗黑？毛遂說道：必是天暗，出殿外往上抬頭一看，叫聲不好，列位都來看看衆人不知何故。王家兄弟與東方老祖一齊出殿觀看，俱說聲不好，掌教老祖不知何故。連忙問道：做甚麼？王禪口稱老祖，海潮聖人同二十四位真人與孫臏在雲端動手，南極子也出殿望上一看，大怒道：他門以多爲勝，你看滿天都是法寶，你等上去救救纔好。毛遂說道：我是不去的，你們法術深妙，自然無妨。我自顧不濟。

倘若此次再有疏虞，恐遭毒手，我命休矣。東方朔老祖道不妨，我與你想個計較，你用隱身草，我用桃葉渡，躲在暗處，見機施爲如何？毛遂道：妙一齊起在空中，一齊呼道：不得以衆欺寡，吾等來也。衆仙真亂戰起來，海潮聖人祭無極圖，來捲衆仙，却被東方朔在暗中一杖把無極圖打落塵埃。海潮聖人大驚，忙落雲頭，取寶衆仙也就一齊落下雲來，兩邊收兵罷戰。南極仙翁等各駕雲進城來，至文華殿前，落將下來，各上大殿坐下，就有文武都上來請安已畢。南極仙翁開言道：海潮老祖與二十四位真人今日大吃虧，必不肯干休，又向毛遂道：你進秦營中打聽打聽，毛遂領命就用隱身草，隱住身體，暗進秦營，只見始皇與衆文武、海潮老祖與衆真人都在大帳上聽得始皇道：孤親眼看見南極子本領利害，老祖不能取勝，不如拔寨退兵回國罷。海潮聖人道：聖主放心，南極子逆天而行，我貧道明日是必生擒方見貧道的本領。毛遂暗中微笑道：好大話，又聽得始皇問道：老祖有何妙計？海潮說道：不是出家人不慈悲，明日是癸亥，後日是甲子，甲木天干子爲長流之海中，金局正丑時土能生金，貧道差遣二十四位真人去，到臨淄按四門行事，各施法寶，暗蒙水火風雷，誘南極等出城，輪流挑戰，城中若無羣仙，實難抵當。水火風雷一時發作，頃刻打破城池，後用無極圖即將衆仙裹來，送上天庭，交與昊天三清定罪。聖上只用發四枝人馬與貧道調遣，管保成功。毛遂聽到此處，即忙出營，回到文華殿中，即把海潮老祖定甲子日暗進臨淄，要用水火風雷攻城，怎樣抵當，不可不防。南極子說道：無害，惟是他裏人多，待我拿拘仙牌拘幾位仙真下山，相助東方朔說道：不必祖師担心，海外散仙有一百二十位仙真，俱服貧道管轄，待貧道拘幾位前來，就與海潮聖人鬥法如何？南極仙翁說道：怎麼好勞動東方朔？答道：當得效勞，忙向懷中取出信香，就用香爐燒起來，其信香自飛往度朔山古洞而來，就有二祖西方朔正坐在大殿，牽經只見信香一過，早知其意，心中大怒道：海潮老祖怎麼恃衆欺我兄長，即忙吩咐童兒快快打起衆仙鐘來，童子領命撞得鐘聲響亮一陣，二十位散仙俱來度朔山古洞，只見高的高，矮的矮，老的少的，醜的醜，俊的俊，一齊上殿，忙打稽首說道：二祖師拘喚小仙，有何法旨？西方朔欠身說道：無事，不敢奉請，只因兄長在臨淄被海潮聖人恃人多欺，寡不能取勝，如今焚香請救，貧道豈有不下山之理？故此請衆位前來，同去紅塵走走，衆仙聞言一齊答道：我等不受他所管，海潮聖人怎敢狂爲？既然老祖有難，我等都去走走。二祖說道：衆位仙真不必都去，只用幾位跟我下山足矣。內中有幾位散仙答道：吾等願去。西方朔看一看，就是文昌仙、蓮花仙、豎眉仙、皓髮仙、長笑仙、綠眉仙、榮鈞仙、長眉仙、降龍仙、伏虎仙、大頭仙、坦腹仙，共十二位，心中大悅道：足了，足了，衆位請回洞去，若不能制伏海潮聖人，再焚信

香相請各仙聽罷辭出洞來各各回洞。二祖西方朔帶領仙衆齊出海島向臨淄而來不多一時早到臨淄西門就有巡城總兵周達一見衆仙家問明來意連忙接入城中同至朝門黃門官一見轉奏襄王襄王率領衆文武接進朝堂送入文華殿彼此相見俱各大喜孫臏傳言卽排素筵款待衆位散仙各按次序坐下南極仙翁開言說道明日海潮聖人必來攻取臨淄須得衆位防範纔好東方老祖說道老祖乃是掌教之主我等須聽調遣南極仙翁說道依我出家人的愚見衆仙眞暗擺一座聚仙陣等候海潮聖人來時各顯神通將他拿住方顯手段衆位一齊說道老祖言之有理南極仙翁便叫一聲孫臏出殿吩咐衆軍在西門上搭起四座高台高一丈八尺台上設立聚仙旛東方用青西方用白南方用紅北方用黑東門上懸一口金刀西門上懸一面鼓南門上懸一面鑼北門上懸一口金鐘限一時三刻整齊要百尺高旛俱用黃色孫臏領命去不多時諸事齊備回殿中繳法旨南極仙翁起身來訪道列位道友權且坐坐待貧道到法台看看孫臏你可隨我來言罷下殿駕雲上城來至西門法台上坐下便吩咐守城每垛上扎草人一個又設燈籠一個用兵一名金鐘一口只等門上金鐘響一聲處處相連不可遺誤守城將官領命慌去行事又命孫臏請四位值日功曹前來吩咐不許放走海潮聖人等諸仙進東門如違聽貶吩咐已畢又到南門西門北門三門俱照東門擺佈一樣也是如此行法然後回文華殿坐下便叫孫臏將八面黃旗拿去臨淄西門檢塊地按休生傷杜氣死驚開的位豎下中間另豎一枝聚仙旛旛底下挖一個大坑坑上設立打仙杖捆仙繩鎮仙符誅仙劍四件法寶不可有違孫臏領了黃旛寶貝連忙出城行事不過半刻早已整齊回殿繳旨南極仙翁遂拱手道衆位仙長今日貧道擺下一座聚仙陣借仗衆位仙長的法力同破海潮聖人方顯我等之能便叫道東方朔老祖請你往東門外法台上執掌聚仙陣黃旗至臺前我與你一道靈符要在東垛門口頭有一個草人跟隨來就將聚仙旗連展三展卽便撞起金鐘來但有海潮門徒來的汛地大展法力擒拿入來送至西門內陷陣陣中不可有誤那正東一首杏黃旗立住等敵人進了陣聽雷響爲號將那旗展三展自有妙用東方朔領法旨自去南極仙翁又請白猿鎮守南門也和東方朔老祖一樣擒敵人送至陷仙坑就好把他的黃旗守住又叫王禪守西方但有敵人走入汛地就用法力擒拿送至陷仙坑內又命王敖鎮守北門但遇敵人來須用法力擒拿送至西門陷仙坑內不得有誤吩咐各人也自去了不知可以擒拿海潮聖人門徒否且看下回分解。

却說南極仙翁已遣四位仙真把守四門各各領法旨而去。不題。南極仙翁開言又叫一聲文昌仙前往鎮守聚仙陣。東北方拿杆杏黃旗蓮花仙鎮守東南方拿杆杏黃旗豎眉仙鎮守西南方拿杆杏黃旗皓髮仙鎮守西北角拿杆杏黃旗調遣四仙去後又叫毛遂白猿二人去至聚仙陣內正中鎮守那坐聚仙旛但遇敵人進陣打在坑內你二人將旛搖動不許放走坑內仙真又命綠眉仙將打仙杖放在坑內凡有仙要騰挪變化可將此寶打住不可有誤又叫長眉仙鎮守南方掌理着細仙繩坑內縱有仙真不能脫身又命榮鈞仙鎮守西方執掌鎮仙符遇有仙真打在坑內可將此符用三昧真火焚化在坑內如有仙真不能脫身又喚大頭仙鎮守北方用的誅仙劍打在坑內不許放各仙真上坑來又命降龍仙伏虎仙二位仙長協同孫臆前去聚仙陣內與海潮聖人對敵許敗不許勝引入陣中以便行事。又對孫臆說道海潮聖人差遣門徒與你輪流久戰你可率領伏龍降虎二仙長當先動手有我出家人接應一進一出誘引仙真進陣又命長笑仙膽腹仙二位仙長跟着我出家人到陣前安排已定又命衆軍官即將黃布取幾細來俱要展開一尺長每尺俱釘二條帶子應用即去辦來瞬息間中軍官早已辦進來放在大殿之上共計二千餘塊南極子拿來放在一堆左手疊指書符一度即噴三口法水便叫孫臆傳南奉王李美容夫妻上殿南極仙翁吩咐道你夫妻二人各領一千五百人馬要在東南二門之外埋伏將五百塊黃巾帶去可擺在五百匹馬上挑選五百名大漢各騎馬上俱用青紅二色之服但聽東門上金鐘一響爲號恐有敵將攻城你可率領一千人馬出戰五百家將不許亂動只聽空中雷響然後遣五百人馬出來亂冲秦營雖不能擒得秦始皇也使他一個魂魄皆驚了田英夫妻領命前去又命袁剛領兵一千五百也領五百塊黃布要同南奉王田英俱要穿白又叫獨孤蛟去北門也是一般行事所帶人馬俱要穿皂四將領命各自去了南極仙翁調遣已畢孫臆便道弟子看見海潮聖人道德高廣深妙他目能觀千里耳能聽八方他見我等擺下此陣豈肯自投羅網不如請天驛地啞蒙頭三使海潮目不能觀耳不能聽自然入我陣中南極道廣文子見識不差孫臆即忙掐符念咒拘神請天驛地啞蒙頭三位神聖下凡即把聚仙陣遮住使海潮聖人耳不聞鐘鼓之聲目不見黃旗之色說畢三聖領法旨去了我且不題再說海潮聖人曾在始皇面前誇下大口便回蘆棚吩咐金子陵傳齊衆將上蘆棚聽點金子陵領命來到自己帳中打起聚將鼓來秦國大小將官一個個全身披掛上帳參見國師金子陵即便交代齊衆將上蘆棚繳令衆將兩邊站開海潮聖人用目觀看一個個真是上山打虎敲牙之將下海擒龍拔爪之人海潮一見心中大喜道列位將軍今晚出家人要用水火風雷攻打臨淄要平

齊國在此一舉，個個須要奮勇當先，不可退後。衆將連聲答應諾諾。海潮聖人便叫水磨真人、八風真人、五雷真人、火龍真人，各按方位，暗進城中，各祭法寶，以備秦兵攻城。又叫王翦、章邯、董翳、司馬欣，各帶三千人馬，去到臨淄四門埋伏。只聽得城中水、火、風、雷炮響爲號，一齊奮勇攻城，不可違誤。四家真人與四員大將領命，一齊下蘆棚，各自行事而去。海潮聖人又命混天真人去助五雷真人，平地真人去助火龍真人，金剛真人去助八風真人，煉石真人去助水磨真人。調遣已畢，遂又喚雲磨真人說道：「賢徒，你可在雲端等候，倘與南極孫臏等敗陣，架雲逃走，你可用掃雲旗就把他們雲脚掃斷，他們不能騰雲爲師，自有擒拿他們的寶。」又叫鎮土真人到西門之外，倘遇南極子等不能架雲，倘或借土遁逃時，你可用破土旛把土鎖住，使他不能借土遁逃。算你賢徒一大功。二位真人也領法旨去了。海潮聖人復又叫過移星換斗二位真人說道：「今晚星明斗燦，月朗雲清，非是用法之期。二位賢徒，各顯神通，即將星斗遮住，使臨淄軍民不能觀看，分明以便我兵攻城。二位真人領命而去。又叫金子陵率領一千衆將，保守秦皇大營，不可擅自慌張。有亂軍心，倘若一亂首尾，不能相顧，必不能成功。這場惡戰非同小可，預要小心謹慎。金子陵應聲謹遵法旨，就領衆將也出蘆棚而去。海潮聖人又與衆門徒說道：「衆賢徒，今晚隨爲師到臨淄，各要施法寶，擒拿南極子孫臏等，不可使他們逃脫。待爲師好把這夥妖仙擒拿，一齊送上天庭問罪。衆位仙真聞言，一個個分頭料理。專等三更時分，就好行事。不多一時，日落西山，漸漸黃昏，月上就有移星換斗二位真人，不敢怠慢，出離營中，一個向南，一個向北，移星真人用的摘星竿，換斗真人使的轉斗扇，一齊念動真咒語行法。霎時間滿天星斗無光，天昏地暗，伸手不見掌，好不利害。有詩爲證：詩曰：天地乾坤墨染成，仙家妙用鬼神驚。多因利害遭逢劫，採碎仙人一片心。話說天時將近三更，往常敵營打陣，俱是炮響出陣。這一次乃是海潮聖人用法，不用炮响，只是金鼓爲號。一聲鐘響，章邯、王翦、董翳、司馬欣四員大將，各領三千人馬，齊來出營，各人盡銜杖，各馬皆勒口，亂撒征駒，都向臨淄四門上暗暗埋伏。四將偷看城上更火不明，料無防備，心中各自歡喜，都在城外悄悄整雲梯、大砲，只等空中水、火、風、雷之聲一起，便來動手。此時秦營中二聲金鼓已響，八風等四位真人一齊出營，也不帶兵器，也不帶兵將，又有騎虎的、騎鹿的、齊駕雲頭，飛奔臨淄四門而來。秦營又響第三聲金鐘，混天真人等都出大營，各奔各的方位，以便幫助海潮聖人。與十二家門徒也就出發而來。老祖在青毛猿上舉目觀看，只見星昏月暗，宇宙無光，有如墨染一般。連鄆海臨淄城都不看見，只道他門徒行的法術，心中大喜。那知是南極子請了天驪地啞、蒙頭三位神聖，就把他的法眼遮住，且說南極仙翁見天交三鼓。

便一伸手起一個掌心雷，四門俱已聽見，一齊響砲，振動垛口。軍校忙掛燈籠，每人派他掌一個，就如百萬軍馬一樣。個個都是如活的一般，就將燈籠每人派一個，猶此萬馬千軍一樣，挨滿垛口。八風真人見城上已有準備，心中暗想：他們城上既有準備，難以進城，不如且往城上放起風來，就把這些燈籠火把刮滅，亂了軍心，必然有變。遂即起在空中，抖開風袋，放起風來，念動真言咒語，往臨淄一抖，此風就臨淄而起。一陣旋風，帶着飛砂走石出來。後見臨淄旋風一絲也沒有，八風真人抬頭一看，只見空中有一位神祇，也拿着一個口袋，在那裏收風。心中大怒，喝道：何方毛神，敢來破我仙術？那位神祇說道：八風真人，不得無禮。吾神非是別神，乃執掌九天正氣風神。吾奉掌教之命，前來收風。你縱有法術，怎能出得吾手？八風真人聞言大驚，正欲墜落城中，殺散齊兵，以便王翦進城。只聽得西門上鼓響，得如雷。鬼谷子早顯出法體，催開梅花鹿，大叫八風真人，快走。貧道來也。八風真人見是王禪，心中大怒，仗青鋒劍躍步來取。王禪二人正在城上動起手來，王翦在下面這風起一陣，後就不見了。正在疑惑之中，忽聽得一聲砲响，城上鼓聲齊鳴，有如撒豆一般，心中大驚，仰着一看，只見城上垛口密排無數大漢，身穿白掛素，如天神一般，不由得魂飛天外。嘆口氣道：罷了！今番又中計，快些收兵罷。正在說着，埋伏齊兵早已殺出，圍將上來。有一員大將，催馬舞刀擋住去路。王翦認得是保國侯袁剛，便不答話，催馬來與袁剛大戰起來。兩軍一齊吶喊，助威。城上八風真人正戰之間，聽得城下吶喊，就知王翦遭困，心中暗想：我若不先打發這大眼兒，如何下去？救得王翦，便忙在豹皮囊袋中取出一把扇子來。這八風真人，他有四把寶扇，按四時行事。春天一把和風扇，撮一撮，不論仙凡之體，撮得昏昏沉沉一般了。夏天一把薰風扇，撮一撮，不論仙凡之體，渾身發熱，全體酸麻。秋天一把金風扇，能撮人四肢麻木。冬天是有一把寒風扇，撮一撮，不論仙凡之體，寒冷如冰，徧體攤軟。四把寶扇各有應時之用，用錯了就不靈。這時正是臘月天氣，朔風當權。若是一撮，不論仙凡之體，寒冷如冰，徧體攤軟。四把寶扇各有應時之用，用錯了就不靈。這時正是臘月天氣，朔風當權。若是八風真人，拿出朔風扇子撮一撮，莫說一個鬼谷子，就是十個鬼谷子，也招架不住。瞬息之間，就要骨冷如冰，不能跨鹿的。只因忙中有錯，八風真人一伸手，取了一把扇子出來。王禪一杖打來，八風真人用劍招架。照定王禪一扇撮法，王禪嚇得一跳，即忙取回杖來。八風真人又一扇撮來，王禪不見怎樣，便笑道：此時大雪天，又不熱，你撮我作甚？麈八風真人連撮三撮，不見鬼谷子落騎，心中大驚，用目一看，却是拿錯薰風扇，由不得着忙說：錯了！忙伸手又取豹囊袋中，想換朔風扇。王禪早用掃往脚下一掃，八風真人未曾提防，招架不及，中了鬼谷子一杖，咕咚一聲，倒在地。上王禪跳下鹿來，即把八風真人按在地上。王禪力大，八風真人不能掙脫。王禪提將起來，跨上鹿，橫担在脚力上一

縱雲頭落下城來在鹿上大叫王翦休得猖狂你家八風真人被擒在此你還敢戀戰說畢飛進聚仙陣金剛真人在陣上鏖戰聽見王禪之言連忙抬頭一看王禪橫担八風真人往上望西如飛而去說聲不好一催仙鹿趕將上來大叫王禪往那裏走快放我師兄下來王禪回頭一看見是金剛真人追將上來心中大喜也不回頭直冲入陣中即將八風真人往陷仙坑上一扔八風真人正欲變化逃遁早被毛遂白猿就將聚仙幡連展三展只見千條瑞氣萬道光把坑口迷住榮鈎仙忙將鎮仙符化了那八風真人當時迷住直倒在坑中如醉如癡動也不動王禪催鹿轉至陣中正撲西方庚辛金那個杏黃旂但聽雷炮行事且說金剛真人正趕王禪進聚仙陣中不見王禪只見金光萬道四面八方俱無出路心中大驚東碰西闖正在聚仙陣亂竄再議王翦與袁剛死戰耳邊又聽得一聲响響只見空中落下許多兵來一個個如天神一般俱跨着鹿王翦叫聲不好南極子法術來了不敢戀戰一催烏驢馬領着三軍大敗而走袁剛一見大喜把斧一提率領齊兵遂趕將下去暫且按下又說南門火龍真人來至南門忙祭火龍火馬火輪火箭來燒臨淄正遇着火祖爺攔住把那些火器盡行收去只聽得一聲响砲城上燈火齊明堞口無數彪形大漢都是金甲紅袍心下大驚抬頭一看火龍火馬火輪火箭俱不見又不知往那裏去忽然一聲鑼響城上的聚仙旂一展落下一位仙真只見頭戴雲巾身穿九寶袍涼鞋淨襪跨下獨角蛟龍面如滿月五絳長鬚手提金如意飛奔而來火龍真人大喝一聲道妖仙敢破我的法寶那仙真笑道你要問我麼我乃海外度朔山逍遙洞二祖西方朔是也知我利害快下脚力跟我去見掌教發落饒你一死火龍真人聞言大怒一催金錢豹舉起降龍杵望二祖劈面打來西方朔忙用如意架過二仙大戰三四個回合平地真人率領董驛兵馬已到一見火龍真人與西方朔動手吩咐三軍快架雲梯去攻南門說猶未了李美容便顯神通一聲怪叫一馬當先即把董驛戰住平地真人便與西方朔大戰用劍相還二祖一見大笑道你等只管來我豈怕你不成兩個獨戰二仙全無懼怯火龍真人知道西方朔利害便先下手爲強忙祭火龍來傷二祖空中的火龍火球二祖用避火劍對着火龍一指那火龍反奔真人而來真人看見收回火龍二祖祭起兜仙網就把火龍真人網住西方朔把仙網一收懸空把火龍真人提離金錢豹拖上獨角龍也不與平地真人動手遂收回脚力便進聚仙陣內南方而去平地真人見火龍真人被西方朔擒去心中大怒搶步追進陣去就不見西方朔只見四面八方俱是金光並無出路心下着忙順着步兒亂闖這裏西方朔把火龍擲下陷仙坑毛遂白猿遂把聚仙幡連展三展火龍真人在坑中如醉如癡不省人事二祖便去守他的丙丁杏黃旗專等海潮聖

人進陣。那戰場上，董驥不是李美容對手，早已大敗。李美容率衆追趕，并闖進秦營不表。且說北門的王敖聽得炮響，先也化符獻出草人，獻出眞兵燈籠火把，照得如同白日。水磨煉石二位眞人與章邯看見，一齊說聲不好。齊國已有預備，煉石便叫水磨眞人快些撒水漫城。水磨不敢怠慢，即忙取出撒水檐，口念眞言咒語，向東一指。四海龍神立刻興波作浪，水聲滾滾，撲臨淄郡來。忽有雲中神龍道：「吾奉南極仙翁法旨，在此護守此城。汝等快些歸位，海神怎敢違拗？」只得諾諾而去。這裏水磨又出水旂連展三展，並無半些水響。心中大怒道：「師弟，你在此攻城，待我去到海上，拘神問他一個不聽拘遣之罪，氣憤憤架雲騰空而去。」城上王敖看得親切，便不等煉石眞人上城，一提虎躍在秦營，即把三軍嚇得亂跳。說道：「有一個跨虎從天飛下來，先就四散逃走。」煉石認得王敖忙催鹿上前抵住大戰。有幾個回合，煉石暗想：「師父原叫我引他們下去，以便擒拿王敖。雖然不是南極孫臧二位的對手，我今何不詐敗，引他到西門，自有老祖接應。」想罷，虛打一杖收回鹿，往正西上大敗。王敖看見，心中大喜道：「這野道在別處去，也費些氣力。」他今往正西敗走，正撞到聚仙陣裏，遂磕動猛虎，往後緊緊趕來。再說水磨眞人正駕雲頭，想到四海問海神之罪，抬頭一見，四海龍王俱在雲端站立，便催分水獸上前問道：「正神在此何幹？」龍神答道：「小神奉南極仙翁法旨，在此保守臨淄，不許一點水進城。故此鎮住水磨，聞言點頭，怪不得我的神術不靈。原來有他們在此，如今何不回營與老祖商議，再作道理。」忙辭龍神，收回分水獸，落將下來。來至北門，見章邯便問吾師弟，他往那裏去。章邯答道：「眞人去後，就有一個騎虎的道人從空落將下來，與煉石眞人動手，殺三四個回合，煉石眞人就敗走。那個跨虎道人往正西趕去。」水磨聞言大驚道：「既然師弟敗走，我何不助他一臂之力，推開水獸也往正西上趕來。」章邯心下暗想：「他們二人俱去，我在此如何是別夫對手？不如回營去罷。」傳令三軍不必前進，攻城速回大營。三軍聞言，各要性命，猶如風捲殘雲，飛望秦營而走。只聽得後面一聲炮響，只見一隊齊兵追將下來。章邯傳令衆軍先走，獨自當住後陣。只見當先一陣好生威武，赤馬長鎗，金甲紅袍，驟馬而來。章邯便用大刀一指，喝聲小將慢來。有本帥在此，你叫甚麼名字，敢來追趕本帥了？獨孤蛟道：「你問我麼？你要聽眞，乃吾定國侯之子，獨孤蛟是也。你知我的英雄，避在一處，不必與我動手。」章邯聞言，不敢戀戰，急尋出路，未知出得去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毛奔命喪臨淄城 海潮怒闖聚仙陣

話說那五雷眞人毛奔，領命海潮聖人的法旨，駕雲暗至臨淄的東門，把五雷神塔祭起空中，正欲舉動雷部，只見五

雷塔落將下來，心中大驚，忙即回塔，抬頭往上觀看，見有四位值日功曹，在雲端並立，便大喝道：「大膽毛神，怎阻吾法寶！值日功曹忙躬身道：『真人休怪。小神奉南極子之命在此，不許真人祭神塔。』」毛奔道：「好南極，怎麼預先知道了？既不許我運用五雷，我只用掌心雷爲號，好使司馬欣攻城說罷，運用掌心雷響了一聲大炮，心下又嚇了一跳，只見背後有人大叫毛奔，你敢私進我的汛地，我與你仇人相見，你休要走。吃我一杖，忙回身看時，却是東方朔寶杖已離頂門不遠，忙舉劍架過兩人在城下動手。這城下的司馬欣聽得一聲炮響，正要發動人馬，接着大炮響亮，一聲振動山岳，城上早出一支齊兵圍困上來，當先一將躍馬提鎗直取司馬欣，認得是南奉王田英，知道他的利害，心下着忙，不敢接戰，回馬就走。混天真人一見大怒，催開了雲霞獸，舞動混天鎚，接住廝殺。兩軍一齊動手，城下毛奔正戰東方朔，見南陣垛口盡是齊兵燈籠火把，照得如同白日，又聽得城下喊殺之聲不絕，就知中計，不敢戀戰，忙架雲往西而走。東方朔亦架雲追趕，毛奔見東方朔趕將下來，心中大喜，暗取五雷神塔祭起，喊道：「東方朔休趕，看我的寶貝塔壓你。」東方朔抬頭一看，見五雷神塔來得利害，往頂上壓來，便一按雲頭，落將下來。那神塔也隨着壓下來。東方朔早取桃葉渡在手中，將及塵埃，便把身隱住。那寶塔落了一個空，毛奔只道東方朔壓了，心中大喜，忙按落雲頭，方欲用手拍塔，不防東方朔在後現了形，大叫毛奔休得猖狂，招架我的罷，便一杖打來，毛奔招架不及，只聽得一聲響亮，可憐，修成已是神仙體，誰知竟入枉死城。東方朔復又一杖砍了毛奔，便駕雲復上東門，見混天真人與司馬欣雙戰，田英心中暗想：「那個騎異獸的，必是無當門徒，南奉王是一員戰將，倘戰敵人祭起法寶，他如何招架我？且去幫他一臂之力。」忙架雲頭直落在他三人的戰陣中間，便大喝：「秦將休得，以多欺少，你老祖來也。」掄開茶條杖，便奔混天真人。兩仙兩將猶如走馬燈一般，大戰幾個回合，臨淄城上大聲炮響，殺出五百虎兵，一擁前來，秦兵嚇得魂飛魄散，站立不住，往下大敗。司馬欣也棄了田英，望着後陣敗將下去。混天真人見秦將敗走，也不敢戀戰，虛打一鎚，亦往下敗走。東方朔一見，忙從懷中取出網仙繩來，在後祭起一聲響亮，把混天真人網住，跌下雲霞獸來，正欲用法解脫，網仙繩東方朔早已把混天真人按在脅下，飛奔聚仙陣來，剛進了東門，頂頭遇三家真人，尋路回來，一見東方朔擒了混天真人，一齊大叫：「快還我家師兄下來。」發喊一聲，一齊擁起前來。東方朔着忙說聲：「不好了，陣裏怎麼有這些真人，他們一齊來人，雙拳不敵四手，若奪去，豈不前功盡棄？」忙開這雙腳，如飛扑至聚仙陣，幡下即將混天真人捺下，陷仙坑中。緣眉仙即用打仙杖鎖住混天真人，在坑中不能騰挪。東方朔便守住了杏黃旂，下也不管陣的三位妖仙，且

說三家仙人追趕東方朔也扑至聚仙陣白猿一聲大喝好大膽的妖仙你往那裏走手舉通天尺迎將上他三位真人忽然見了白猿便一齊來扑白猿毛遂忙把聚仙幡連展三展一陣金光把三位真人迷住不見東西竟奔至坑邊被白猿一個個推下坑去用法鎖住了且說海潮聖人在營外被天鼉掩住了天聰城上炮響喊殺一些也聽不見因想衆徒去了許多爲何風雷之聲一些俱無是何原故便叫移星換斗二位真神且收了法力自己用目上前一看看却不見臨淄城中着忙舒慧眼往前觀看原來二神聖遮天蓋地的遮住眼前海潮聖人道這是那裏來的神祇敢遮貧道的慧眼忙取退神金牌往前一舉喝道四方神祇還不歸位忽見一般金光天鼉地啞兩位神聖騰空而起就顯出臨淄城來海潮聖人觀看城上只見滿城燈火照得如同白日喊殺之聲振動天地心下大驚忙搖指一算就知袖裏說聲不好就對衆仙道毛奔在東門已死於東方朔之手七衆門徒盡遭擒獲打在陷仙坑內了衆仙真聞言大怒說南極如此無禮我們與他拚死了罷才一齊亂催脚力海潮跨孔當先飛奔而來南極老祖在聚仙陣台上看得明白便對孫臧道海潮如今帶領衆徒來闖陣了你可與降龍伏虎二仙同出陣出家人自有法力困他孫臧領命與降龍伏虎二仙下了聚仙陣出了西門迎接上去海潮聖人帶領衆門徒正撲西門頂頭就遇見了孫臧便一聲大喝剛夫你敢當我的去路仗劍直取孫臧孫臧用拐架開了劍道老祖可記得平齡會上三教聖人之言麼今日你如何又動噴癡公然下山自取煩惱海潮大怒道利口剛夫你說平齡會上奉三教言詞我上雲光你就上天台爲何又在臨淄暗排金鎖陣困住金子陵破了五雷陣將毛奔吊打又三闖秦營明欺於我如今又把七個門徒打入陷仙坑中你好好好南極子等回山放出我七個門徒便罷若不遵我擒你上天庭治你逆天之罪說罷又一劍劈來孫臧連忙架過用拐相還海潮門徒便一走齊圍了上來這裏降龍伏虎也就動手殺在一處不上七八合孫臧與降龍伏虎二位就跳出圈子佯逃而走海潮見孫臧等不敗進城反要往東北上去心中知有原故慧目觀看只見東北角上有四四方展寬一塊淨地祥雲靄靄紫霧騰騰四面八方有幾千杏黃旗也有人馬與金鼓二位神將風幡吹動月照旂明海潮遂指與衆仙看道那就是聚仙陣了我們闖進去把劍一擺率領衆家真人便撲聚仙陣而來剛進了就不見孫臧又見方才二位仙真攔住去路一個騎着一條四爪青龍手內提着一柄紫金鎚一個跨着斑斕猛虎手中使着九節鞭海潮便攬問道來的二位道者何名敢攔貧道去路二位仙長大笑道海潮你問我麼我兄弟乃東方朔老祖邀我來助南極的降龍伏虎是也你今進了聚仙陣只怕不能出來幸而今日遇着我兄弟你須要聽我良言我帶

你去見南極，陪個不是，叩個頭，放你出陣罷。把一個海潮，只氣得手足麻木，怪叫好妖道。怎敢發胡言，休走！仗劍來取降龍，降龍與伏虎一齊動手，有三四個回合。降龍伏虎二仙忽然跳出圈子，往下就走。海潮率眾緊緊趕來，且說南極子在臺上看，得明白見海潮與衆仙人打乾地進了，便把左手向上一鬆，一聲焦雷，起在空中。臨淄四門上總兵聽得雷響，便一齊施放大炮，聚仙陣裏的黃旛，便一齊展動。萬道金光，鍊成銅牆鐵壁。一般海潮在陣中，往四下觀看，並無出路，只聽得一聲鐘響，當先露出一位仙家，只見頭戴聚雲冠，身穿八卦袍，面如滿月，膽腹並不跨鶴騎鹿，只是竄跳。快如猿猴，真個奇異之至。海潮老祖一見坦腹仙，身不滿五尺，好像個肉蛋一般，滾將下來，便仗劍喝道：「妖猿慢來，你有多大本領，敢當出家人去路。」坦腹仙笑道：「海潮道友，你是東海教主，我乃海外散仙，你焉知我的利害。休要走，我與你見個高下。」舞動茶條，奔將上來。二人方出動手，金光中又閃出一位散仙，先就聞大笑之聲，開言道：「我來也。」三人鬥不上幾合，兩位散仙忽然跳出圈子，往陣內就走。海潮躍吼追來，一霎時就不見了。二位散仙只見南極老人跨着梅花鹿，慢慢的走海潮一見大叫：「南極，你往那裏去？」貧道來也。南極笑道：「老祖，你今進了我的聚仙陣，縱然你有七手八臂，回天神功，也難出離此陣。」依貧道說，如今放老祖回營，叫始皇暫且退兵，等天數盡時，不用十分征戰，再發兵併吞六國，豈不是好？你若不肯要來，這些苦惱貧道也難容情，只要叫你嘗一嘗聚仙陣的滋味。海潮怒道：「好南極，敢當面嘲笑於我，我若不能破你聚仙陣，不算掌教了。」說罷，仗劍直取南極。二人交手大戰，有數十合，旁邊就怒了巨澤真人，催開坐下噴水鯨，舞動手中分流鏘，厲聲吶喝：「南極，你休得無禮。吾來也。」便奔南極而來，忽聽得一聲鐘閃，出一位散仙來，攔住喝道：「無當的門徒，休往上闖。」有吾坦腹仙在此，舉茶條仗敵住了。巨澤仙這邊啄木真人催開金頭獸，舞動開山斧，上前助陣。金光裏又閃出長笑，上前臨敵三位仙，真戰在一處。鎮土真人見啄木戰長笑，不下忙舞黃土棍上。前雙戰長笑仙不上三合，長笑仙便跳圈子，就走。鎮土真人忙步追趕下去。長笑仙圈回鹿，對着鎮土真人大笑一聲。鎮土真人當時一陣酸麻，直至唇邊張開大口，把下巴磕子吊了下來。一陣昏迷，倒在地下，不省人事。長笑仙忙下鹿，拖了鎮土真人，飛奔聚仙陣來，將鎮土真人送入陷仙坑內。啄木真人便大叫妖道：「休傷吾師兄，緊緊追趕上來。」空中又閃出降龍仙，上前攔住二仙大戰，有十個回合。啄木真人便把啄木靈鳥祭起空中，一化十，十化百，蒙頭撲面而來。降龍見來得十分利害，忙用手鎚迎上，便打打開兩個，又上來了五六個，且又有啄木真人戰住。心中着急，忙伸手在懷中取出一顆夜明珠，往空中一丟，那珠就起萬道金光，把啄木鳥迫住，不敢上來。啄木真人見了，忙收回靈鳥，不提。

防被降龍一鎚正中左肩，往下敗走。拔山真人、革面真人、行雨真人、移星真人、換斗真人，一齊大喊一聲，各舉手中兵器，一齊圍困上來。南極子道：「好呀！我擺陣困你們，你們倚仗人多，到來圍我，忙展如意金鈎，大戰衆位真人，忽聽得猛然一聲青牛叫時，孫臏早舞動雙拐，上前來助戰。海潮心中想：「這刑夫神通不小，且有南極幫助，愈難取勝，不如先下手爲強，忙取無極圖，祭起空中，叫聲孫臏，看我法寶擒你。」孫臏抬頭認得是無極圖，心中着忙，想此寶利害，我不能破他，便收回青牛，往後退避。南極子早取太極圖，海潮一見心急，着慌忙收回此圖道：「好個南極，怎敢破吾之寶，復又仗劍來取南極。」孫臏早圈回牛來，架拐抵住南極，暗笑取龍鬚扇照海潮一扇，搨來海潮不及提防，着了一扇，身子就晃了一晃，手中劍慢了一慢。孫臏得便，就一拐照頂門上打來，旁邊移星真人看見忙用摘杆一擋，把孫臏的拐格開。海潮的執退了幾步，竟撲南極。南極收回寶扇，又與海潮動手，大戰有十來合。南極子一伸手，起個迅雷，振動陣中金光，亂晃閃出無數神仙，也有騎鹿的，亦有騎虎的，騎牛騎獸各樣的，有步行的，面分五色，裝束各異，一齊圍困上來。若論海潮聖人的本領，自然不怕他，只因他手下門徒根基淺薄，恐有疎虞，心中不免着忙，叫道：「衆家賢徒，跟貧道闖出去罷。」方催犼當先往陣外就闖，南極老祖忙攔住笑道：「老祖，你可能出得此陣了，手中如意金鈎，便打海潮，只得又與南極交手，我且按下陣中衆仙動手，且講秦始皇營中，聞得金子陵之言，說海潮聖人已調齊各門徒，到臨淄，用水火風雷暗襲齊國，心中大喜，預先傳旨擺下慶功素宴，專等海潮等得勝回營。金子陵在旁邊笑道：「天已交二鼓了，吾主何不出營觀敵，看看無當。」老祖法力擒拿南極子，方才明白，臣言不謬。始皇道：「國師之言有理，孤當掠陣，遂傳旨命金子陵保着出了大營，抬頭往對面觀看，險些把個秦皇嚇死。只見那城上燈球照耀，看得分明，把個始皇嚇得呆了半晌時，這一回老祖又斷送了我秦兵百萬，如何是好？」金子陵道：「待臣領兵前去接應。」始皇道：「如何使得？」孤這裏只有國師你一人保駕，如今剩些士卒保孤回西地才好。」正說間，燈火一片，明如白日，殺喊之聲，竟奔秦營而來。只見章邯、王翳等飛馬走回，在馬上亂喊道：「齊兵殺來了，快些預備抵擋。」始皇着忙轉回營中，只聽得連聲發喊，齊兵到了，大小三軍還有個魂魄麼？一齊亂跑，自己就亂了。齊營中袁剛等四枝人馬，仗着南極的法術，黃布蒙着馬頭，俱變化斑斕猛虎，亂闖秦營，還有誰敢攔擋？這些兵又是來的大漢，按四方顏色，粧扮的天神一般，舞刀弄斧，在前闖路，不說是人見害怕，就是馬見了先嚇得屎尿直流，驚慌亂走，還禁得四員虎將，大小齊兵一同動手，殺得好似斬瓜切菜一般。又是黑夜裏頭，這一陣殺得秦軍叫苦連天，哀聲不止。秦皇着了忙，忙騎上龍騎，衆文武保駕打後營走了，兵隨將轉馬。

聽鑼聲一時無主都已散了。三軍越發站立不住。也有丟盔卸甲的。拋弓棄箭的。又上不得馬的。又趕不上同隊的。自相混亂。如潮水一般。擁下去了。那田英李美容袁剛獨孤蛟率領人馬抄路趕將上去。亂躡秦營近的鎗挑遠的箭射。可憐的一陣秦兵死了無數。只見屍橫遍野。血流成河。今且不表。且說海潮聖人在陣中與南極老祖交鋒。東西亂闖。并不能闖出陣去。衆仙或隱或見。出入無時。在金光中隱住。四面阻攔海潮。海潮闖不出金光。心中着忙。想金光圍困。又有衆仙四下裏攔擋。料難冲陣。不如點破金光。從空中出陣罷。遂招呼衆門徒道。你等不必戀戰。跟着爲師的出陣罷。說罷。真人把頭上的金冠摘在手中。打散青絲。二目一閉。用力往上一貫。只聽得一聲響。三花聚頂。起在空中。紫霧紅光。直冲斗牛。海潮跨下青毛猊。從空而起。各真人隨後一齊騰空而走。南極老祖一見道。海潮你敢冲破我金光。往那裏走。一拍梅花鹿。也起在空中。來趕海潮。掃雲真人尙未出陣。見南極雲反趕海潮。便將掃雲鞭祭起。把南極的雲掃落來。他便舞動玉旛。來取南極。西方朔早祭起兜仙。細把掃雲真人細住。推下雲霞獸。卽跌下陷仙坑去了。海潮與衆門徒出了聚仙陣。駕雲飛奔秦營而來。海潮的慧眼已看見齊兵大隊趕殺秦國人馬。在雲端上說聲不好。賢徒快隨貧道救駕。老祖雲駕走得快。趕過秦兵的頭落將下來。大喊休得驚慌。貧道在此。秦始皇與衆兵將見了海潮也來了。方才心定。口稱老祖。快生抵擋。齊師要緊。海潮道。賢皇搭住兵馬在此。待貧道向前。隨帶衆真人。越過秦兵。把齊兵擋住。李美容一馬早到。見無數帶魚尾冠穿大紅袍的道人擋住去路。也不知道利害。便躍馬上前。海潮一見大怒。道。好妖人。焉敢與老祖作對。便用虬龍劍一指。李美容桃花馬就立着不動。革面真人忙挺劍上前取美容。美容已念呪解了定身法。見革面真人挺劍上來。便大喝妖道。休來舞動手中雙刀。接住寶劍。馬象交鋒。有一兩個回合。南奉王田英袁剛獨孤蛟率着一千虎兵冲將上來。海潮看出是變法假虎。便用虬龍劍往前一指。劍尖上起了一股火氣。把馬蒙的黃巾盡行燒去。袁剛躍馬來戰海潮。不上五六合。海潮就知袁剛是一位神祇。忙在懷中取出如意珠。照袁剛劈面打來。袁剛只見一道毫光飛奔面門而來。叫聲不好了。把虎頭一低。正中脊上。未知打得袁剛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美容用術阻秦師 海潮再闖聚仙陣

却說海潮聖人用定神如意珠來打袁剛。袁剛叫聲不好。我命休矣。卽把虎頭一低。正中脊上。幌幌險下征騎。獨孤蛟一見妖道大呼休傷吾兄長。跳馬上前抵住海潮聖人。將士把袁剛救回。這裏李美容戰住革面真人。有幾個回合。李

美容見他也是道家打法，想先下手爲強，忙將玉支圈祭在空中，念動真言咒語，大叫妖道休得猖狂，看你家王妃用寶前來，取你性命，革面真人聞言，抬頭看見一朵彩雲，托定兩個玉圈子，飛奔頂門而來，自己認不得此寶，又不能破他的連忙兜轉癡象，便向海潮聖人那裏而來，大叫老祖快破敵人之法寶，海潮老祖聞言，即便拋了獨孤蛟，迎將上來，抬頭一看，認得是玉支圈，忙將無極圖抖開，輕輕一捲，就玉支圈收了，革面真人看見海潮老祖收了李美容之法寶，他便顯神通，就在象身子一抖，就改換了顏色，只見面如藍靛，髮似硃砂，巨口獠牙，好生凶惡，坐在癡象上，高有一丈多高，大叫一聲陰人，休走，吾來也。李美容一見，嚇得魄不附體，連忙兜轉桃花馬，如飛的敗將下來，海潮聖人又祭一陣風，砂火雷齊人，不當抵擋，大敗而走，海潮率衆門徒趕來，秦國的兵將見海潮聖人得勝掉轉干戈，趕將下來，南秦王及王妃斷後，又見秦兵大隊追來，說聲不好，錦囊袋即取出一粒泥丸珠，此乃聖母無價之寶，名曰鎮神珠，李美容即拿在掌中，就往馬後一丟，念起真言咒語數遍，一陣風過，變化爲一座高山，擋住去路，海潮老祖等追至跟前，不見齊兵，一座高山擋住去路，海潮聖人嘆道：齊營中不知多少能人，慧眼一開，認得此乃鎮神珠也，正欲用移山之術，不想鎮仙真人早已祭起開山鑿，望此山打來，一聲響亮，高山就不見了。李美容看見破了鎮仙珠，即忙念咒收回，托在掌中，單人獨馬站在路旁，他想等海潮老祖追來，祭此寶珠壓他，這且不題，再說南極仙翁見海潮老祖闖出了聚仙陣，駕雲而起，便對衆仙道：海潮老祖此去必然搭救秦兵，恐防田英有失，孫臏你與東方老祖出城接應，我們衆兵進城不可與海潮交戰，二仙忙催脚力齊出，臨淄而來，那裏海潮老祖正趕齊兵，看見李美容單人獨馬在前，站立路中大怒道：好大膽的陰人，你敢藐視出家人，即催青毛犢直奔李美容，美容見老祖來得切近，忙把玉手一鬆，大叫一聲妖道，看王妃的寶貝前來，取你就把壓神珠剔的一聲打去，又叫一聲妖道，看我寶珠來取你，老祖聞言，抬頭一看，認得此寶利害，忙祭無極圖，就把壓神珠收去，李美容見海潮老祖收去壓神珠，不敢迎敵，催馬而逃，海潮正欲趕來，只聽得一聲牛叫，孫臏與東方老祖按落雲頭，海潮老祖一見忙兜住青毛犢，以備接戰，誰知孫臏同老祖二人也不來交戰，壓住後陣，慢慢的退入城中，海潮老祖這回也不追趕，統着秦兵在原處扎下大營，始皇升帳，點查三軍受傷，偏將五十餘員，損兵三千有餘，帶傷者八百餘人，海潮老祖查一查，真人內不見填土真人，掃雲換斗紫竹連先拿去，一共十三位，只見默默無言，面上有愧，始皇開言問道：老祖，南極子法力無邊，又且海外衆仙相助，難以取勝，不如退兵，以免男兒喪亡之苦，海潮聖人說道：賢皇不必憂慮，貧道自有破法之術，始皇又道：老祖法力無邊，未嘗不利，害無

奈強中更有強中手，依孤看起來，老祖你不是南極子孫贖的對手。你所用的法術，俱被他破。反損兵折將，各位真人俱遭擒捉。如今老祖且回洞府，我孤情願與齊講和罷兵，免受戰爭之苦。這一夕話，把個海潮老祖氣得面如土色。口尊吾主不必憂懼，吾與南極子孫贖誓不兩立，便叫十二真人，貧道今被南極子孫贖欺負，我也無臉回雲光洞去做教主。不如再與二人見個高下，雌雄衆真人一聽答道：「老祖也不用合他講甚麼道理，及早大顯神通，弟子們却要這幾個神仙來相助。」老祖與他們決個勝負，救衆人出陣。一則顏面有光，二則不被秦國君臣看小，三者亦可以與金蓮銀蓮毛奔報仇。海潮老祖說道：「你等不必前去，俱在營中保駕，恐怕南極子又用計來劫大營，只用款鐘擊磬二位真人到午時，即隨貧道再闖他的聚仙陣，去救各位門徒出陣，再定奇謀用法擒南極子便了。」款鐘擊磬二位真人應諾不表，且說南極仙翁一見孫贖與東方老祖保護齊兵進城，便上聚仙陣台前，繳旨便把袁剛受傷的話說了一遍。南極仙翁說道：「海潮老祖既又來西門安營，他必不肯善罷，一定又來闖陣，要救他的門徒。王禪你與出家人占算，占算看看如何？」王禪聞言，連忙搖指一算，便知其詳。稟道：「弟子占算得海潮老祖正午時闖進陣，從開門入陣，也不帶人馬，只是二個門徒而來。孫贖答道：『海潮老祖又再來闖陣，必然不善，定有一場惡殺。』南極仙翁笑道：『可見無當無智，來一個人，渾身是鐵，也不能受得幾個消磨。』料他仗着三花聚頂，只道貧道奈他不得，聚仙陣又不能困他。我且嚇他一個利害，今一不做，二不休，我且嚇他一嚇。此時天不過卯，還有三個時辰，方才到午，便叫一聲孫贖，你傳四門將官上來，即將各塚口的草人收了。海潮老祖乃是一雙慧眼，不能瞞得他的，却被他看破，難免譏諷，說我們嚇他。如今只要見旗打營，擂鼓敲鐘，不許喊吶，使他一個心疑，又叫用一所空房，即將陷仙坑內真人綁將上來，用符鎖住泥丸宮，不能使他變化，全收在空房之內，用符篆封了門外，差兵看守，以防鷄犬沖犯仙篆。又命豎眉仙去東門幫助東方老祖，長眉仙去南門幫助西方老祖，榮鈞仙去西門幫助王禪，大頭仙到北門添助王教，各門俱要陣中雷響爲號。各處說把杏旗搖動，用法鎖住四方，不許放走海潮老祖。又令白鶴童子你領出家人的法旨，回去白鶴山朝仙洞，即把貧道的三十六把削花刀取來，不得有誤。路上須要小心，列位看官，你道南極仙翁因何有此至寶？原來此寶乃是元始天尊以及太上老君所煉，因南極仙翁掌教之位，特賜此寶與仙翁，不怕你有回天的本領，萬劫不磨。一見此寶，也要削去頂上三花，就要落了五百年之劫難，利害不過南極仙翁看見海潮老祖，他出三花聚頂闖出陣，所以才用此刀來嚇海潮老祖，使他不取用三花聚頂之法，他亦不能出陣來。白鶴童子領法旨不敢怠慢，即忙現形展翅沖空，竟往

朝仙洞而來。不一刻，拿了三十六把金刀，回城交與南極仙翁。南極接轉，交曰：「猿說道：你接貧道的三十六把金刀，在空中鎮守金光聚仙陣之上。但聽雷響爲號，即將此刀望空中一撒，每口金刀就有一朵祥雲托住，你拿我的龍鬚扇，倘有海潮老祖門人，恐或有能人從上而下，要進吾陣，你將龍鬚扇連搨三搨，金刀便合在一處。來人性命難逃，你可小心在意。白猿領法旨，接了金刀騰空而起，就在聚仙陣等候。南極仙翁又叫毛遂道：「真人，你照前行事去守聚仙。旛不必展動，坑中沒有聚仙，只用隱身法隱住身軀。海潮老祖不到旛下，便罷。若是他到旛下，你可將他打下陷仙坑。雖不能困住他，也叫他吃此虧，再不敢來犯你的汛地。又叫孫臏來附耳低言：「如此如此。用法之寶，回聚仙台。另有調遣孫臏領命而去。又吩咐周達等暗守西門，即把人馬盡行藏起。聽雷爲號，一齊點放大炮，要在城上搖旗吶喊，以便嚇秦兵。但看聚仙陣展時，即時將炮藏起。堞口下的軍兵，擊着鐘磬鼓鑼，一遞一聲的傳敲。八門聚仙旛舉高時，又連放大炮，不可違誤。周達領命，就往四門傳諭訖。此時只剩南極仙翁一人，獨坐聚仙台。一手搭着梅花鹿，一手執着如意金鈎。白鶴童子在一旁侍立，靜候消息。待至午時，再看海潮聖人進陣。掘下深坑等猛虎，安排鐵網捉蛟龍。且說海潮聖人在秦營內，等候將至午時，跨上青毛獬，出大營面前一對真人，一個敲着鐘，一個打着磬，也不放炮，也不帶領衆家真人，獨自一騎，仗劍款款而來，到也清雅。將近來到臨淄西門，用聲招呼。城上齊軍快報與南極子出來會戰。城上旗牌聽聞，慌忙來至聚仙台下，跪稟南極仙翁。仙翁聽聞藍旗所報疾忙離座，出了聚仙台。左有梅花鹿，右有白鶴童子，跟着步行來到敵樓上。聚仙旛下手扶着堞口，往下叫道：「海潮老祖，你實不知恥。昨晚才吃大虧，今日有何顏面又來。海潮老祖大怒道：「南極子，昨晚誤中你的奸計，一時失算，俾你得意。豈不知我出家人的法力，快把我十三家真人放將出來，把東方朔交與貧道，用五雷轟這妖道之頂，與毛奔報仇。萬事皆休。如若不然，你雖有法力，難逆天數。我同你到金闕裏講講。南極仙翁笑道：「老道，自古道有一時鬧，一時我與你紅塵遊戲，何必大動嗔癡。你家令徒並非出家人，治他在陣中，是他根本太淺，自己跌在坑中，不能起來。與貧道甚麼相干。他們若有老祖的法力，自然也逃得出陣。如今他們都在陣裏頭，有本領再出去闖陣，救得出你家門徒，實是老祖之能。若是救不出你家的門徒，誠恐連老祖也打在陣中。休怪貧道無情。海潮聖人聞言，氣冲斗牛，哎呀一聲，好南極子，怎敢看小於我。諒你此陣有何奧妙，你敢欺我。與我見個高下罷。南極仙翁笑道：「也不用出家人與你動手。一言未了，只聽得一聲砲響，臨淄城大開，飛出一對仙旛，也無人馬引着，一位仙長走過吊橋，飛臨陣前。此位是誰。滅竈揚名威萬古，胸中法術勝無當。紅塵本愛

全忠節盡孝不如盡忠良。却說海潮老祖認得是孫臏，怪不得南極子說有人和我對敵，即用虬龍劍一指大呼道：「別夫，休放你法寶貧道在此，你往那裏走！」孫臏看見海潮聖人一團殺氣，滿面凶容，狠狠的劍仗躍青毛猢而來。左右有兩個門徒，一個打鐘，一個擊磬，心中暗想：「這老祖好是俗家人，禳星禮斗，不知弄什麼鬼怪，忙抱柺陪笑道：「老祖昨夜敗陣，喘息未定，今日又來，何必要尋此苦惱？」海潮老祖一聲喝道：「別夫，誰與你講和套你？」仗南極子同夥一班妖仙，暗擺聚仙陣，我一時失算，中你們的鬼計，失陷各洞門徒，你獨不怕五雷轟頂貧道今日若不生擒你，我實是不回雲光洞去。」一催青毛猢，仗劍來取孫臏，孫臏連忙舉柺相還。二仙大戰，不滿十來個回合，海潮聖人忙取無極圖來捲孫臏，孫臏一見忙收回青牛，敗過吊橋而去。海潮老祖一閃慧眼，看見陷仙坑內有他的衆門徒，當是真的忙催青毛猢進陣說道：「待等我把聚仙旛砍倒，不怕他的陣式，要救衆家門徒就容易了。」說畢飛奔聚仙旛來，只聽得孫臏在後大喝：「海潮老祖，你休往前走，我來也！」海潮老祖聞言，暗想：「待我打發這個別夫去，再來砍旛，不遲。」忙轉青毛猢來，又不見孫臏，便也不去尋他，回轉身來，直至旛下，南極仙翁在台上看得明白，一伸左手，半空中就響一個焦雷，把聚仙旛任上一舉，周達忙吩咐放炮，那些子母砲、百子砲、連環砲，一齊連着聲響，就如天崩地裂一般，陣裏邊四面八方上有十六家仙長，一齊就把杏黃旗展開，半空中白猿將金刀撒下，共是三十六把，就有三十六朵彩雲托定，即把一個聚仙陣的上面封得個縫也沒有。那海潮老祖正奔旛下來，忽聽得一聲響亮，火把連天到吃一驚，即忙舉目四下觀看，只見金光滾滾，就時變一個金色世界，正東又有打仙杖在空中起舞，止南上的細仙繩在半空中，猶如撒網羅。正北又有誅仙劍，正西看見鎮仙符，三度四圍的祥光也鍊成一處。海潮聖人看罷，不覺得大叫笑道：「南極子妄費你心，縱有千般法寶，怎能奈得貧道何？」擡頭往上一看，便哎呀一聲，跌下青毛猢來，就有一個真人看見大驚，即忙上前扶起，問道：「好好的爲何跌下？」猢來海潮聖人早嘆一聲氣，用手指着上面說道：「你們看看頭頂上是什麼東西？」二個真人擡頭往上一看，只見紅光繚繞，紫氣盤旋，半空中就見有千朵祥雲，明幌幌的托着三十六把利刀，猶如天羅一般，排得密密，二位真人即便問道：「頭頂上一派金光祥雲數朵，托着許多利刀，一般看他真是什麼寶貝？」海潮聖人說道：「你們那裏知道，此乃一氣先天無價之寶，乃是元始天尊以及太上老君二位所鍊的名曰削花金刀，三清教主特賜與南極子管轄。羣仙全仗此寶物，縱然修成萬劫不壞之體，遇着此刀，也要失了五百年正果，就要轉劫紅塵。不料南極子下此毒手，用此寶物守在上面，我師徒想出此陣去，比登天還難了。」二位真人聞言，心中着急，對祖師爺說道：「如今我們

就出不得去你看四下裏一派金光上頭又是金刀蓋住目今往那裏走不如打土遁去罷海潮聖人說道恐出不得去這金光連天撒地上下鎔成一片怎麼出得去真人又道我們進來只見四面八方有八杆杏黃旗怎麼這一回連簷也不見都是一派金光呢海潮老祖說道這是杏黃旗的變化如今闖到那一方即把那一方杏黃旗砍倒就可以冲破金光便可以出陣二位真人又答道既然如此我們何不往上方一闖或者到得闖過就容易破他正說着猛聽得一聲青牛叫海潮老祖說道那不是別夫的牛叫呢在那一方二位真人答道在東南角我師徒們就闖那裏去自古道明明山有虎故作打柴人一齊飛奔異地而來只聽得一聲鐘響孫臏早露出形容攔住去路言道老祖你既知此陣利害爲何又闖進來只怕這一回老祖你有些不便海潮老祖大怒一聲喝道好別夫怎敢擅發大言休走擺開青毛獠掄動虬龍寶劍砍去孫臏用拐架過二仙在陣內大戰約有七八個回合二位真人一齊上來夾攻孫臏又戰有六七個回合旋回青牛竟扑東南挪一杆杏黃旗而去海潮老祖催開犴緊緊趕一幌了眼就不見孫臏只見金光一耀又躍出一位仙家來只見他頭戴金箍齊抹額渾身掛素粉粧成他年得道歸佛界壽似皇天日月爭却說海潮老祖認得是伏虎仙大叫妖道休要攔吾去路即把劍來取伏虎仙伏虎舉鎚相迎二仙又在陣中殺將起來勝負未分那一個是全仗先天妙法寶那一個是全憑海外煉奇功再說二仙大戰有十來個回合海潮老祖又不能取勝左手仗劍格架右手打懷中取出一件寶貝望着伏虎仙劈面打來伏虎仙見一道寒光飛扑面門想要破他法寶也來不及說聲不好把頭一低脊梁上却被寶貝措過便哎呀一聲坐不住猛虎跌將下來海潮老祖正欲仗劍來取伏虎仙性命只聽得金光中一聲響處有一位仙家出來大叫海潮老祖休傷吾兄海潮老祖忙閃目一看只見是一位仙家那仙家是紅袍染血腥中白臉長鬚氣體雄日後亦歸佛教內蓮台九座着仙風却說海潮老祖認不得蓮花仙即便大叫來者你是何人蓮花仙笑道海潮老祖連我也不認得我乃海外蓮花仙是也你敢用法打傷吾道兄你休要走即用雙劍來取海潮老祖只得接住動手那伏虎仙早已閃進金光陣裏去了蓮花仙與老祖一來一往大戰有數合海潮老祖忽然跳出圈子外就走蓮花仙一見大笑道海潮你往那裏走推開梅花鹿趕來海潮老祖扭頸回頭見蓮花仙趕將下來即忙取出如意神珠照蓮花仙劈面打來大叫妖道休趕我用寶貝打你蓮花仙一見寶貝來得切近不慌不忙把口一張吐出一朵蓮花真個好香金綫爲邊綠蒂長外紅薄趁淡黃粧數百年前鍊此寶龍馬神仙有異香却說蓮花仙把口一張吐出一朵蓮花即將如意神珠收去托在掌中大叫海潮只管

把你雲光洞鎮洞之寶盡行使來。款鐘真人見蓮花仙收去如意神珠，即便飛步來取蓮花仙。蓮花舉劍相還，大戰數十合。蓮花仙即時取出他的清靄寶珠過來，照款鐘真人的肩上打一下，即打得款鐘真人跌將下來。擊磬真人忙上前扶起海潮老祖，只得敗下陣去。蓮花仙也不追趕，大叫海潮老祖慢走，不必心慌。我不來趕你，說完自守汛地而去。不知海潮老祖可闖得出聚仙陣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怒海潮連失法寶 莽鐘磬自踏仙坑

話說海潮老祖帶着擊磬真人收回脚力，往西南而走。只見金光萬道，也是一樣。上下連成一片，也不見那一面黃旗。在於何處，只聽得一聲牛叫。海潮老祖道：「怎麼剛夫又在這裏，豈不是他的跨貨叫麼？」按住青毛猢猻，用目細看。那金光陣中一聲响響，閃出一位仙家來，只見騎着五色斑斕如花豹，身高力猛，真雄暴頭頂上角犄三尺長，眼如銅鈴，金光燦爛，四蹄八手，常慣登雲，穿山越嶺，不隨老祖度函關，却助武王商朝鬧身騎五色神牛，真希罕。商紂時千里得過道。海潮聖人認不得，豎眉仙便道：「原來不是剛夫的跨貨，又是一頭五色神牛，細看那位散仙，越發奇形古怪，持一枝方天畫戟，穿七星袍，面如鋼鐵，領下綱鬚，四個牙齒，擦出兩道白眉，心中暗暗想道：「這一個妖仙，更來得奇惡，必有一番惡戰。」遂用劍一指道：「何處妖仙，敢攔我的去路？」豎眉仙道：「吾乃海外豎眉仙是也。海潮，你知道上仙的利害，可收回猢猻往別處去罷。我也不來趕你。」海潮老祖聞言大怒，仗劍直取豎眉仙。豎眉仙舉戟相迎，劍戟相交，有數十回合。擊磬真人便忙步上前，雙戰豎眉仙，只見金光中又一聲磬響，又閃出一位散仙，五絳鬚，茶條杖，身高三尺，肩膀到膝四尺，好似一個肉毬，一般就地滾出，連叫帶跳，大叫雲光洞道友，休仗人多，取勝。翁道來也，忙接住擊磬真人來戰。四位仙家一齊動手，好一場廝殺。胆腹仙身子靈，或左或右，或前或後的打來。擊磬真人難以抵擋，只得敗下陣去。海潮聖人一見也，收回青毛猢猻，隨着敗將下來。豎眉仙一見，喝道：「海潮，你往那裏去？」催五色神牛，便緊緊追將下來。海潮老祖忙取出混天玉球，祭在空中，一朵祥雲托着，似箭如飛，來傷豎眉仙。豎眉仙一見，笑道：「海潮，你小覷吾的。這樣的法寶也祭來傷吾，仰首觀看，見混天球落將下來，便把目一閉，雙眉一縷，只見在眉上中間，現出兩道白光，騰空而起，就把混天球裹住，一聲響，落將下來，把手一招，擺在空中，又一聲大喝道：「海潮，你還有甚麼法寶？」只管祭來。海潮聞言大怒，回猢猻又來接戰，不表。又說這裏擊磬真人一見坦腹仙追將下來，忙取玉磬在手，一時站定脚步，對着坦腹仙連敲數下。坦腹仙不由的一陣眼花，擦亂腦後生風，一時就立脚不住，一跤倒在塵埃。擊磬真人正欲舉鎚來取坦腹仙。

首級忽然聽得金光中一聲磬響。孫臏早到跟前，大叫一聲：「勿傷吾道友，有我燕人在此，就按住擊磬真人這裏款鐘。」真人忙縱步想來傷坦腹仙。坦腹仙早已醒了過來，取起茶條杖，反來夾攻擊磬真人。誰想豎眉仙發手，便有石飛將上來。海潮雖道法高深，經不起有石一路打來，就打得海潮老祖不能立脚，忙帶領二位真人，敗將下來。豎眉仙也不追趕，與坦腹仙回守他的汛地。孫臏又暗在金光陣中，應接各家仙長，却說海潮老祖師徒三人飛跑乾地而地，早有一位仙長攔住去路，只見他身穿八卦仙袍，遮體坐跨白鹿，快如追風，龍頭拐杖拿在手中，鬢邊白髮蓬蓬，珠漆葫蘆掛在胸前，看他老甚是龍鍾，却說海潮認不得皓髮仙。海潮老祖便問這位老者，你是那洞真仙，爲何擋住出家人的去路？皓髮仙道：「海潮老祖，你如何連我都不認得我？乃皓髮仙是也，奉了南極子差遣，鎮守金光聚仙陣的西北方乾位。你若知進退，可收回脚力，請往別處去。你休走我的汛地，你我又不用動手，豈不兩家又不傷和氣？」海潮老祖聞言，大怒，好老頭兒，有多大本領，你敢扳高說這等大話？你休走，看我來取你。掄動虬龍劍，直往上就闖。皓髮仙用手，龍頭拐杖，急架相還，亂鹿盤旋，戰有六七回合，只聽得金光陣中一聲鼓響，卽出一位仙長，見其形體，持着茶條杖，大叫「海潮休得無禮逞強，我來也。」海潮老祖認得是長笑仙，心中早知他的法寶玄通，難以防備，他誰想他的手下門徒擊磬真人，早躍步上前，接着交手，大戰不上三合，長笑仙便咧開火盆大嘴，對着擊磬真人，不覺大喝一聲，笑將起來。擊磬真人就骨頭酸軟，筋麻，慢慢酸軟倒在地下。長笑仙就舉起茶條杖，要打將下來。海潮老祖在汛上，看見忙祭起玉簷杆，照長笑仙背脊打來。長笑仙不會防備，被玉簷杆打下一跤，跌在埃塵。皓髮仙上來扶起擊磬真人，往下敗走。長笑仙受了這一玉簷杆，也不往前追趕，抖抖道：「衣來，雙雙攻打海潮聖人。」海潮知長笑仙的法術利害，難以破得，忙取出縛仙索，祭在空中，來縛笑仙，就有皓髮仙一見，忙催白鹿上前，用手，龍頭拐杖，向上一舉，就化一道火光，把縛仙索燒成灰飛。海潮一見大驚，忙領着二個門徒，想來全戰皓髮仙，只又見金光陣內聽得有青牛又叫一聲：「孫臏又到面前，手中掄動沉香拐，上前迎戰。」六位仙家一齊動手，大戰有六七個回合，擊磬真人忙取出玉磬，想來傷皓髮仙，却被孫臏看見，忙飛一拐，手中玉磬打得粉碎。海潮老祖一見，難於取勝，只得拋下皓髮仙等，扑往東北方生門而來。皓髮仙也不追趕，自回汛地，不在話下。且說海潮老祖將近行至杏黃旗旛之下，只聽得一聲鑼響，閃出一位道家來，風流雅儒，大非他個仙家之相，怎見得頭戴九梁冠，雲衣耀眼，黃絨絲緊緊，朗月臉如花，三綵長鬚，秀兩眉，豎劍形，散仙居第一道法，萬人驚。來的就是文昌仙，卽用手中方天尺，一指，喝道：「海潮老祖，你往那裏走？老祖此時連闖三

方不能出陣。又損了三件寶貝。心如烈火。氣高千丈。一見文昌也不答話。催猢猻劍攔頭就打。文昌仙急架相迎。才交上一合。又一聲鑼響。又顯出降龍仙來。跨着四爪混江龍飛也似的。竟扑海潮老祖而來。有款鐘真人見他的凶惡。忙上前敵住。款鐘真人因肩上有傷。難以久戰。忙取落魂鐘。想幌一幌。打降龍仙下騎。誰知此的遲彼的快。降龍仙早祭起飛鎚。打來正在落魂鐘上。一響打成粉碎。款鐘真人說聲不好。就與擊磬真人。敗下陣去。降龍仙與文昌仙也不追趕。便來夾攻海潮老祖。孫臏此時亦到。一齊上前來戰。海潮老祖自料難以取勝。忙祭起玉旛杆來。打降龍仙。却被孫臏用杏黃旗一指。玉旛杆就墜在塵埃。海潮老祖一見。忙念咒語。收回玉旛杆。剛提在手中。不防文昌仙祭起方天尺打來。把玉旛杆打爲兩段。又被降龍仙祭起寶珠。打中海潮老祖後心。虧得海潮老祖穿的是法衣。雖有法寶打來。亦不過微傷。他吃了一驚。忙提猢猻跳出圈外而去。又有文昌仙復祭方天尺。一尺打中青毛猢猻後腿。青毛猢猻打負痛。喊一聲往前一跳。幾乎把海潮老祖落將下來。便不敢戀戰。忙催脚力。跟着款鐘真人等往中央敗走。文昌仙也不追趕。依舊鎮守東北。良方不提。且說海潮老祖師徒等三人。見孫臏等不來追趕。他師徒也就慢慢走。海潮聖人心中想道。連闖四方。俱不能出陣。反損我的四件寶貝。如何是好。遂與款鐘擊磬兩個門徒。我們且歇一歇。商議商議。如今怎樣設法。出去才好呢。款鐘真人道。老祖如今我們師徒只得三人。他有四面八方。俱是妖仙。又有孫臏往來護救。我等寡不敵衆。焉能闖得出去。不如我等先到陷仙坑。把師兄弟救起來。就有人多勢衆。一齊動手。還有一個接濟。老祖以爲如何。海潮老祖聞言。點首道。賢徒你說的有理。我們共奔陷仙坑去說罷。海潮老祖當先。催開脚力。竟奔中央而來。抬頭就見一竿黃旛。迎風飄動。旛下並無人在此防守。心中大喜。差着款鐘擊磬二位真人。飛奔至黃旛面前。而來見是陷仙坑邊。往下一觀。看見十三洞真人。俱在坑中。輪的輪坐的坐。亦有繆眉擦眼。一個個似癡如呆的低頭無語。怎得見有蝶詞一首。坑兒不大。十三人儘可容納。或坐或臥。相壓夢甜甜。好像夜闌更靜。人無語。直臥橫輪。學個參禪。樣竟不怕邪火亂丹砂。且說這陷仙坑。並非萬丈深潭。離岸上能有多少遠。海潮老祖的慧眼。就看不出真假不成。只因海潮老祖的慧眼昏迷。兼有靈旛遭掩。就把心神搖亂。慧光就運不來了。故此迷惑。就看不出真切。心中迷悶。說道。衆門徒却是修真得道之人。如何打在坑中。一個個如泥雕木塑一般。必是南極子有甚法術。鎮着他們。故此不禁癡迷。只是如何救得他們起家。此時就無法可施。便在仙坑邊沿途巡視。叫道。賢徒們快些上來。有貧道在此。一連叫幾聲。並不見衆真人答應。心下爲難。一會道。有了我何不叫款鐘與擊磬兩個門徒。下坑去。把他們背上坑來。待我用

解壓法，自然醒悟，隨你甚麼樣人，心一轉，就沒有主意。海潮老祖要救門徒心，不暇打點，便與款鐘擊磬二位真人說道：「他們在坑上，被南極子用法鎖住，不能醒悟。你二人下坑去，托他們上來，貧道自有解壓之法。」二人聞說，即道：「有理。」忙跳下坑去，搖一搖，那真人等一個一個如癡如呆的，也不言語。二人在坑下，又混了一回，又把各真人一個一個的細看，又見每人頭頂上貼住一張符，便上來說道：「老祖在上，原來那個師兄弟們頭頂上俱有符鎖住呢。」海潮老祖聞說，忙道：「你們快些揭了去。」出家人就有法，款鐘擊磬二位真人忙下去，向衆人頭頂上去揭靈符，可作怪揭也揭不開。又揭了一回，又向沿邊說道：「老祖這符貼的緊得很呢。」我們揭他不起。這靈符，海潮老祖道：「你們不須去揭，此靈符即可扶他上來罷。」待等出家人來揭，此符款鐘擊磬二位真人聞言，便去向那坐倒的人，揉眉擦目，幾多工夫，才抬起一個，扶他立在坑邊，才鬆手，又跌將下來。這一個也是如此，那一個也是如此。三人在坑內，弄得一身大汗。這坑上的黃旗，是金眼毛遂把守的，他見海潮老祖師徒三人來得凶惡，不敢明戰，却用隱身草，隱住身軀。海潮老祖師徒三人所說的言語，一句句都聽得明白。見款鐘擊磬二人在坑中，把那些假變真人，你扶我扛，不能上得坑來，又見海潮老祖立在坑沿上，指揮不定，毛遂便顯出身形，舉起茶條杖，照定青毛犴後腿上打了一下，說你也下去罷。海潮老祖未及提防，被他打了青毛犴一下，負痛往前一跳，幾乎連海潮老祖一齊跌下坑去。正是：明鎗容易躲，暗箭實難防。海潮老祖大驚，青毛犴就四足生雲，跳過對面坑沿口，回頭一看，見是金眼毛遂，不覺笑立起來，說：「聲道好，賊根子用的賊智，你往那裏走，且拿住你解解恨兒。」一催青毛犴，在坑沿邊過來，仗劍來取金眼毛遂。毛遂忙用茶條杖相迎，就在陷仙坑大戰，有七八個回合，毛遂矮小，身體靈便，往來縱跳。海潮老祖難以招架，他手中用的那一對虬龍劍，是兩條蛟龍化作一對雌雄劍，一雌一雄，祭起百步能取人首級。他便把雌劍祭在空中，便喝一聲：「賊根子，看我的寶劍來取你性命。」金眼毛遂聞言，抬頭一看，他就見虬龍劍來的利害，即忙取隱身草，一幌，隱了身子。海潮聖人見金眼毛遂隱了身形，他便收了虬龍劍，心中暗想道：「這賊根子實難以提防，衆門徒又不能上得坑來，自己意欲下坑相救，又怕金眼毛遂用法，連自己也陷住，不如先去砍他當中的一杆杏黃旗，陣中必然錯誤，然後再救衆門徒，方得妥當。」想罷，即便一催青毛犴，忙奔至中央戊己方位，就向杏黃旗來，相離切近，猛聽得一聲牛叫，孫臏顯出身形，手舉一雙沉香枋，攔住說道：「海潮老祖，你休要動手，莫想來砍倒此杏黃旗，須要對南極子說過，准你砍，你便砍，若是不准，你想來砍萬萬不能。吾奉南極子法旨，你想偷砍倒此旗，斷斷不能。」海潮聖人聞言，心中火發，便大怒說：「一聲孫臏，你不可欺人太。」

甚就在陷仙坑邊兩家仙人大戰起來。却說坑內兩個款鐘擊磬二位真人在坑內左扶右攙衆位真人竟扶不起一個起來。二真人在坑內又聽得坑上有交戰之聲便知必有仙人來與海潮聖人交手。二人便想上坑來相助。誰知金眼毛遂暗把聚仙齋搖展他又用三昧真火燒化了鎮仙符。款鐘擊磬二人在坑內一陣昏迷。他們就不省人事。正是：鰲魚難脫金鈎釣青鳥無知打入籠。却說金眼毛遂暗用鎮仙符迷住款鐘擊磬二位真人不提且說金眼毛遂見孫臍與海潮聖人大戰忙用隱身草隱住身形過來幫助他就舉起茶條杖就往海潮聖人身上直打他兩三下幸得他身上穿的仙衣護體不至有重大的傷。心中着忙說道：「別夫我到不懼你我到提防你這賊根子也難敵他。倘或被你打下青毛獬來雖不遭你們二人之手到底也被你這別夫與那賊根子恥笑。即提青毛獬跳出圈子往下就敗走了。金眼毛遂就顯出身形忙向前追趕。孫臍連忙叫道：「賢弟休要追趕於他。毛遂止住不往追了。便叫一聲：「三哥我們何不追上去把他擒獲呢？」孫臍道：「賢弟你有所不知不可十分凌辱於他。他到底位高法重乃是一家教主。掌教身分也奈何他不得。我們不過困住他的了耐他的火性。你且在此守住此地不可離開。待我再往別處去看看。他往那方等我好去接應。」毛遂問言便立住了腳。孫臍即上青牛就從金光中暗暗跟將下去。且說海潮聖人見難以取勝他就跳出圈子之外就將下來坐在青毛獬上心中一時思想不覺歎一口氣。暗想道：「我一時失了主意。南極子他既把衆門徒困在陷仙陣用法鎖住我反教款鐘擊磬二位真人下去。正是送他們落坑而去都是自己之過。今日只剩得隻身一人又無幫手如何闖得出去。他們雖不奈得我何亦難取他們之勝。自想運動心神感動秦營中衆門徒之法。力又不是南極子等對手。倘或知道我困在陣中一時冲進陣來不但不能出陣恐怕反傷性命。想到此處心中便覺煩惱起來道：「我今不能破他的聚仙陣又不能救起衆門徒出來也難免三山五獄的道者恥笑。有何顏面見三十六洞真人。我今直去尋着南極子見個高下去罷復又沉吟道：「他有多少的妖仙定難以取勝到底冲出陣方妙。如今若得個能人來等他把上頭金刀收去我就容易出陣去。忽然想起了東華帝君來。心中暗道：「當時不聽他們的言語。至有今日之恥。如今若叫得他來在外面把金刀收去自然我容易出陣陣也不難破了。猛聽得一聲牛聲吼就見孫臍跨着青牛而來。原來孫臍在金光陣中暗暗的跟着海潮老祖下來見他在坑上沈吟半晌頂上殺氣忽然冲起。知他蠢動。心便忙閃出金光來。海潮老祖一見心中大怒忙回吼迎將上來道：「別夫只管趕人不可趕盡。老祖今日定要你見個雌雄。便一劍望孫臍砍來。孫臍用拐架過滿臉陪笑道：「老祖孫臍在金光陣中見你怒氣冲開泥丸宮看見

你冲出噴癡之念，孫臏細想海潮老祖不過一時之錯，何必你揉損道心。今日若肯歸服，請下青毛吼來，在我燕人面前陪個小禮，我與你同往掌教坐前請罪，未必掌教不看同道之情，饒恕你們不成，也不過教始皇暫日息兵，可差王翦到臨淄來責罰他，一頓看天文齊國氣數略盡之時，交回此地，與他孫臏識氣數，豈敢逆天而行。我自然回山而去。海潮聖人你意下如何？海潮老祖未聽言完，心中大怒，喝道：「別夫，你敢輕慢於老祖麼？」又一劍揮來，孫臏亦將右手楞架住道：「海潮老祖，你今身已困在聚仙陣中，不想哀求，想妄動麼？」話說未完，海潮又是一劍來，孫臏忙用楞架相迎。二仙聚在一處，牛吼相沖，又戰了數十回合，孫臏一提仙拐，現金光一閃，便是無形無蹤。海潮老祖提劍催，望東方慢慢而去，不知如何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衆仙鬪法敗無當 五雷施法困南極

話說東華帝君，他乃是海潮聖人的首坐，管轄着二十四洞真人。西華南華北華中華四位帝君，恰好五方五老五帝。真君當日東華帝君正誦黃庭，忽然心血來潮，暗想海潮聖人下山帶領我洞門徒，齊赴臨淄，他與南極孫臏相對，莫非有甚不利，所以我坐臥不安，寧連忙搖指一算，早知緣故的大驚，說道：「原來毛奔真人已死，南極子擺下聚仙金光大陣，困住海潮聖人，并各洞真人，細想他那裏人多勢衆，獨我一人，怎能救得海潮聖人出來，須得個幫手才好。別位真人也無用的，縱有些神通，亦難抵當那個南極子手段，除非請得南華帝君、北華帝君、西華帝君、中華帝君四位兄弟下山，要救海潮聖人，就不難了。」想罷，站將起來，忙步至三清殿前，速速淨手焚香，暗暗祝告，只見香煙飄飄，起生空中，竟奔南華山朱明洞而來。南華帝君正看道德真經，又與西華中華北華三位帝君同議長生之事，修煉的妙藥，偶然一陣清香，沖進洞中而來。帝君讓過香頭，抓住香尾，往鼻中一聞，便知有的事情。南華帝君舉手口稱：「衆位帝君，說道今有海潮聖人，現在鄆海臨淄，却被南極子擺下金光聚仙大陣，困住海潮聖人，不能脫身。今有東華帝君焚香請我們等下山，去破此聚仙陣，救取各洞真人，說罷，與三華帝君一齊而去。將到東華帝君洞門，就有守洞童兒看見，飛報與帝君知悉。東華帝君即出洞門，迎接進洞，來至摩經堂，一齊坐下，相逢大喜，敘禮分賓，獻茶已畢。南華帝君開言道：「弟正在洞中揣摩道德真經，道兄爲何你不來小弟處走走？」東華帝君道：「實不瞞列位道兄說，只因家師下山去鄆海臨淄城外，與南極子孫臏二人對敵，洞中無人，因此未有到寶山領教。南華帝君說道：「你令師海潮聖人不在洞中，修淨何苦？」又下紅塵，動人噴癡，東華見問，慘然不樂，口稱：「衆位道兄，有所不知，就將孫臏逆天而行，南極子擺下金

光聚仙大陣又把毛奔真人被害。海潮祖師與及衆位門徒真人被困的語說了一遍。南華帝君與那衆位帝君聽罷大怒道：「南極子與孫臏有這等憊懶，欺吾掌教太甚。我們大衆俱要下山走走如何？」五位老人一齊說道：「言之有理，不可延遲，就此前往。」言畢，五位帝君一齊出洞門，各跨腳力騰雲，一刻來至鄆海臨淄，舉目一看，只見西門外以及東北角上黃澄澄一派金光耀眼，昏沉沉紫氣迷濛，四面八方金光一片，又見上有三十六把削華金刀，擺得層層密密，真有十分利害，即便上城觀看。四門上有四座聚仙台，台前各插聚仙旗，四門上鐘鼓鑼聲響亮不絕。東南北三門台上未見有人把守，只有西門台上有一位老來岸然道貌，粧束非凡，舉手捧如意金鈎，東華帝君看見認得南極老祖，帝君心中大怒道：「果然奇怪，憊懶他竟把海潮老祖困住了自己，到也逍遙快樂。我們一齊動手，便把南極子拿住，叫他收回金光聚仙惡陣，放回海潮聖人，以及衆位真人出來。未知衆位尊意如何？」中華帝君說道：「我們且不要動手，那南極子看他亦是神通廣大的，又有孫臏法術高強，如今若是一齊動手，誠恐反至走漏消息，勝敗難分。到不如我們先去奏知秦皇，差遣一位真人出陣，與南極子挑戰，我們四面埋伏，引他出來，一齊上前圍住壽星老人，那時破他的聚仙陣就不難了。」東華帝君說道：「此言有理，說畢就催轉仙禽，一齊奔往秦營來，有守營官看見半空中落下五色奇禽，禽背上坐着五位道者，連忙躬身請問五位老仙翁是那座名山洞府的神仙，乞賜留大名，以便通報。」東華帝君說道：「你去奏知秦皇，你就說有五方帝君到此門官聞言急急進到中營，黃羅大帳跪下稟道：「恭喜我主，大營門外目今來了五方帝君，前來共破金光大陣。始皇未及回言，適有那金子陵並衆位真人聞報大喜，口稱王爺，此就是五方華帝君胸藏日月道法精通，吾主洪福齊天，得此五位天仙到來輔助，必然破得聚仙大陣。」始皇聞言大喜，頓時起位率領衆大臣出到營門，恭請五位帝君進營坐下。各真人見過禮，承奉官捧茶，茶畢就坐。秦皇開言請問五位帝君，今有南極仙翁擺下金光大陣，此陣亦有衆位真人進陣不見回來，又有海潮聖人入陣尚未見出陣，目今不知生死如何？」五華帝君聽罷說道：「乃有衆位真人在內，以及海潮老祖亦在聚仙陣暫時受困，不至傷其性命。若要破聚仙金光大陣，須聽老拙言詞。目今有那位真人要去金光陣引出南極子出陣來，待吾細住他，自有道理酌議。」就有革面真人領法語而前去見陣。東華帝君聞言大喜，你到臨淄西門有南極子在聚仙陣台上掠陣，你可改換形容，竟奔聚仙陣與南極子動手，許敗不許勝，將他引出西門，以便我等接戰。革面真人領法語而去。東華帝君又命吐絲真人你到西門外等革面真人將南極子引誘下來，你可到聚仙台上砍倒聚仙旗，就顯你神通，又不許放出一人前來接應。南極子

這是你的執掌吐絲真人依了法語就下蘆棚去訖這五位帝君欠身口稱賢皇寬心待老拙等出去走走始皇離位奉送五老有帝君說道賢皇止步不勞遠送言罷即出蘆棚各跨仙禽又有各位真人緊緊跟隨各往五方埋伏暫且按下不表却說革面真人遵了東華帝君調遣不敢怠慢即將夜叉皮換上跨着白象提起三托天叉冲出營門唵動真言咒語駕上雲頭竟奔臨淄西門而來那南極老祖正在聚仙陣台上掠陣他見海潮老祖困在陣中滿心歡喜正在台上自在逍遙只見半空中吊下一人竟奔法台而來戰未三合革面真人虛刺一叉就離聚仙台騰空走去南極子看見心中大怒說道好妖仙你往那裏走催開梅花鹿也就四足生雲趕將下來那吐絲真人看見南極子追趕革面真人離了法台他便催動脚力竟奔聚仙台上他暗想要將一竿聚仙旗放倒忽有白鶴童子在於台上看守他見有人來倒聚仙旗便大喝一聲何處妖道敢來砍倒聚仙旗要傷吾祖師爺的法令吐絲真人笑道諒你童兒怎能識我我非別的就是崑崙山吐絲真人是也白鶴童子聞言心中大怒即便舉起南極老祖龍頭拐杖照定吐絲真人打下吐絲真人用大斧相迎二仙大戰捨死忘生一場惡戰經戰十餘個回合不分勝負吐絲真人暗想諒用力敵難以對敵取勝就虛砍一斧帶轉脚力他往城下就一跳童兒怒道諒你這妖道往那裏走白鶴童子將身一縱立刻跳下城來提拐追趕吐絲真人看見白鶴童子追趕下來相離不遠心中暗喜兜住狻猊扭頸回頭高聲大叫你這童兒休要逞能你看我的法寶到來取你童兒一時聽見招呼上前觀看未見什麼寶貝抬頭往上一看空中也沒有往下一看地下也沒有心中暗想這妖道看見我追趕他得緊便使這樣智謀故把大話哄我我不管他有寶無寶我就趕上去一頓拐打下他的脚力拿進城去等我祖師爺面前來報功也顯顯我的手段想罷又往下趕來吐絲真人看見來得切近相離不遠尚有十餘步光景就嘴脣一捲吐出一道白光滑碌碌冒將上來猶如千條銀絲連連不斷竟扑白鶴童子身上而來白鶴童子一見大驚不知是何物件伸手來接連手也拈住了說時遲來時快頃刻繞得一身都是把手連脚多繞住連頭也蒙住了搖也搖不脫扭也扭不動一時就展動不得那吐絲真人把他細住就圈了脚力伸手就將童兒提起來好比繩索纏綁更覺結實把他橫担在狻猊獸獸上回轉秦營不表且說南極老祖追趕革面真人緊緊跟定忙催開白象往正西去正走之間只見橫斜有一位老者身騎白鶴手執金如意攔住去路高聲喝道南極子你往那裏走南極老祖一見知是西華帝君南極老祖坐在鹿上躬身陪笑口稱道長請了不知帝君到此何幹西華道好南極子你是掌教老祖就是羣仙領袖逆天而行你該責罰於他才是因何反助孫臏暗擺下聚仙金光

大陣。又將各洞真人擒拿。海潮老祖遭困。你也想想海潮老祖。乃是崑崙教主。雖然與你無害。也看三清之面。他是長輩。你是晚輩。小不可犯。上你仗着人多。行起凶來。得罪了無當老祖。只怕眼下難逃。其罪南極老祖笑道。西華帝君。你但知其一。不知其二。我想當日在易州大戰。後來夜設平齡會。三教聖人下山。與孫臏講和。那時貧道也在跟前。海潮聖人也在會上。彼此所見。三教聖人吩咐聖人的說話。是明明白白道。孫臏雖然逆天。在燕盡孝。在齊盡忠。孝兩存。那時才歸山洞。今日孫臏正在臨淄治事。理之當然。你家海潮聖人。不遵三教言詞。即差毛奔下山。擺下五雷惡陣。就將孫臏困住。可憐燕丹公主。死時收殮。母子不相見面。情實可傷。貧道下山來。不過要解救孫臏。進陣觀看。消息不想毛奔好歹不分。擅自擊我一雷。我即駕雲逃回。他把脚力鹿轟死。請帝君想一想。你說我以小犯上。這毛奔擊我一雷。又打死我的梅花鹿。你又是怎的講呢。我來救孫臏入陣。在路之中。遇見海潮聖人。他倚仗人多。又將白猿擒去。甲子日。要用水火風雷。攻破臨淄。我才擺下聚仙金光大陣。擋其鋒銳。雖然將各洞真人困住。也是他們劫數。帝君請你細想想。可是貧道以小犯上。否。西華帝君道。據我看將起來。你兩家爭名奪利。擅動嗔癡。都是爲着徒弟。依我良言相勸。你且把金光聚仙陣收回。將海潮老祖師徒一齊釋放。令你孫臏在無當老祖跟前。陪個不是。就係天大的事情。可以解釋了。南極老祖冷笑道。帝君你說的好說話。教我叫孫臏與他陪個禮。這話叫我萬萬不能。若要撤此陣圖。除是三清親臨。又要各洞真人與我叩頭才行。不然。莫想開了。西華帝君聞言大怒道。好憊懶的南極子。我看你有多大本領。這等無禮。既然不聽我良言。我就放你不過。言罷。就催開白鶴脚力。舉起金如意。照頭就打。南極老祖用金鉤。急架相還。一往一來。大戰盤旋。不分勝負。忽聽得正南方一聲大喝。南極子。你不得逞能。我老拙來也。老祖聽得招呼。急用金鉤。架開金如意。暗暗觀看。只見一位老者。頭帶金冠。身騎朱鶴。手執金如意。沖殺過來。老祖看見心中自想。原來南華帝君來了。怎麼這兩個老頭兒。都下山。想必和海潮老祖交厚。同來破陣。也是有之。遂用手中金鉤一指。南華帝君。你爲何也來扶助海潮聖人。與貧道動手。南華帝君性烈如火。一見南極老祖。心中大怒道。好掌教的祖師。我豈不知三教同陳。何必親來此處。今見你把海潮聖人困在陣中。辱我本教。焉能饒得你過。說畢。磕開朱雀鳥。掄動金如意。上來南極老祖道。好紅臉老頭兒。怎敢和我動手。遂使開金鉤。左右招架。西華帝君兩下夾攻。正戰之間。正北上猶如一朵烏雲。沖到陣前。原又是北華帝君。南極心下着忙。暗想兩個老者。儘夠招架。如今又添上北華十分費力。忙用金鉤。架住三般兵器。大喝你等三老。今日認真與我見雌雄麼。我金鉤無眼。恐傷貴體。那時悔之晚矣。北華帝君說道。南極子。

你少發狂言。你若不把陣圖收去，放出海潮聖人來，就要你頭上，即刻冒出紅來。南極聽罷，冲冲大怒，展動金鉤，猶如狂風驟雨而來，殺得三方三帝君，如走馬燈一般，戰到深處。又見東華帝君、中華帝君、二老一齊來至陣前。一時就將南極子團團圍住。老祖觀見五方五位帝君一齊殺來，來得好利害的，比不得海潮老祖二十四洞真人心中暗想：這五個老頭兒，都是與天同壽的神通廣大，執掌金木水火土五位帝君一齊殺來，又按東西南北中，雖然年老，他的精力不衰。我一個人焉能弄得他五人過正想之間，只見五枝金如意一齊夾攻南極子，就把金鉤架住，口稱五位帝君且莫動手。你我都是年高有德之人，你們若是戰勝了我，我同道相親，何必爲着海潮老祖，就把老臉變上不成。竟和我動起手來。我是一個老頭兒，你們是五個老頭兒，若是勝我也罷，倘若失手，豈不把五老體面都丟了？那時有何臉面？我有金玉良言，請你們各歸洞府，莫管人家興廢之事。東華帝君聽說大怒，好南極子休得胡言。你豈不知我是海潮聖人，首坐管領二十四洞真人，你如今將我家的老祖，困在金光聚仙陣，與衆家真人陷在鎖仙牢，東方朔打死毛奔、易州喪亡金銀兩個仙童，我與你結下一天二地之恨，三江四海之仇，還講甚麼？將言說罷，又舉金如意，冲殺上來。南北西中四位帝君又一齊動手，就把南極老祖困在中間，各逞手段，紛紛來戰南極老祖。左支右架，四面騰挪，心內着忙，就在懷中取出一件寶貝，名爲先天乾坤袋。只有茶鍾兒大，此乃先天二氣鍊成。若是晃一晃，就有一間房子大，就把人吸在裏頭，取住袋口，出不得來。不論仙凡，一時三刻化爲膿血。南極子取出先天袋，大喝一聲：五老，你們休得逞強。看我的寶貝來塞你們性命罷。言着，他就把先天乾坤袋，這裏一晃，現出一間房子寬大口裏，冒出一股白青的氣，青屬陽，白屬陰。此寶名爲陰陽二氣，這般青白氣飛來，不論仙凡之體，扑在身上，就如繩纏索縛一般，就把人吸進去的。就是南極老祖與海潮聖人連戰幾場，亦不肯輕用此寶。今見五老帝君利害，才下此毒手。即把先天乾坤袋開去，收五老帝君那五方五老帝君正在酣戰之間，又聽得寶貝來取的二字，一齊舉目觀看，把五老帝君嚇得大驚失色。好憊懶的南極子，怎敢下此毒手？說着，那陰陽二氣扑至跟前。五老帝君就把道冠摘下一般一齊，都收在先天袋中。南極老祖抬頭不見五老，心中又喜又愁。喜的是收了五老，又困住海潮聖人，顯出老人妙用。海外散仙誰不欽服。愁的是五老與天齊壽，日月同明，一怒將他收進袋內。一時三刻化爲膿血，惟恐三清見怪，掌教也不成。還有罪過，故此心中爲難。進退不得，眉頭一縷，計上心來。不如把他帶進臨淄，放他出來，與他講和。等他們知道利害，自然回山而去。南極子想定主意，即將先天乾坤袋提起來，不覺大驚道：怎麼裝着五個老人，五個帝君，到是輕飄飄的。難道未曾

裝着不成。方才明明白白看見五帝收入袋內。雖然年老。至少也有好幾百斤。怎麼這樣輕飄飄。真奇怪得緊。難道走脫不成。正然疑惑。忽然聽得鳴禽人喊之聲。舉頭四顧。五老冉冉而來。心中大怒。因何我的先天乾坤袋內裝的甚麼東西。忙把乾坤袋一抖。倒唸真言。抖出五頂金道冠來。須臾五老已到跟前。南極老人大笑道。你這五個老頭兒。少要逞能。你們都把首級呈與我。還講利害麼。再敢與我來動手。五老聞言大怒。叫一聲南極子。你還有甚麼法寶。只管使來。老拙可無懼怕。說着。五位帝君一齊挺如意。沖殺上來。仍復廝殺。暫且按下不表。却說綠眉仙同着東方朔。鎮守正東。上那座杏黃旗。見海潮老祖撲至跟前。綠眉仙不敢怠慢。催開白鹿。舉杖大喝海潮老祖。休得走我的汛地。貧道在此。久等多時。海潮聖人聞言大怒。道來者那洞妖仙。敢來攔我的去路。綠眉仙冷笑道。我乃海外真修。綠眉仙是奉南極老祖的調遣。鎮守此處。你知我的利害。早早往別處出去。使兩家免傷和氣。海潮聖人笑道。你這無名野道。怎敢大發狂言。你休走。看我取你性命。二手仗劍。照頭就砍。綠眉仙催鹿用杖。急架相還他。二人劍來杖去。各逞英雄。經戰二十餘合。勝負未分。海潮老祖大怒。順手在懷中取出寶貝。名曰拘仙鎖。祭在空中。便大喝一聲。着吾寶貝。傷你綠眉仙。仰首觀看。一見明晃晃一把拘仙鎖。比門扇還大。竟奔綠眉仙頂門打下來。再晃一晃。喝一聲疾。那寶貝更快了。東方朔看見。腰間取出消寶葫蘆。把蓋揭開。連晃兩晃。喝一聲疾。只見葫蘆裏放出一道白光。飛起空中。竟奔拘仙鎖。連繞三繞。此鎖就落下塵埃。不能變化。海潮聖人大怒。道好東方朔。用什麼邪法。破我的寶貝。綠眉仙初見海潮的寶貝。沖殺上來。心中着急。恐難以抵敵。後見東方朔破了法寶。心中大喜。即將杏黃旗連展三展。把那打仙杖。在旂上。又晃三晃。從半空中飛舞滾將下來。海潮聖人一見。大吃一驚。收回脚力。往下敗去。東方朔與綠眉仙亦不追趕。仍守汛地。海潮聖人就敗至正南。又遇着西方朔。跨着獨角蛟。他用的齊眉打仙杖。攔住去路。海潮老祖高叫西方朔。你兄弟二人在海外散仙何等逍遙自在。因何聽信南極子調遣。幫助孫臍。自尋煩惱。西方朔道。你縱放門徒。擅擺五雷神兵惡陣。又將我家兄。左目傷損。我和你如仇人相見。分外眼紅。既然到我的汛地。焉能繞過你。說罷。催蛟舉杖。就打海潮老祖。側身躲過。抬開寶劍。沖殺上來。各懷惱怒。捨死忘生。一場好戰。海潮老祖又取出一件寶貝來。名為斬仙刀。落將下來。只有蘆葉大小。祭起在空中。一變十。十變百。百變千。明晃晃二三百口飛刀。落將下來。西方朔一見。不慌不忙。在懷中取出兜樂寶網。撒起空中。所有寶刀。被一網打盡。用手一招。乃落在掌中。海潮老祖大怒。道你敢收我的法寶。怎肯與你干休。催狐仗劍。殺來。西方朔用杖架住。長眉仙又把杏黃旗搖動一度。金光閃處。只見滿空中多是細仙繩。紛紛墜下。

嚇得海潮老祖魂不附體，慌忙敗走西方。乃是王禪老祖大喝道：海潮老祖，休走我的汛地，免我動手。海潮老祖大怒，道：好鬼谷子孫，牘是你徒弟，你不能管轄。由他逆天行事，反來助他逞強，攔我的去路。我焉能饒你？要知王禪老祖如何對答，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羣仙大戰金光陣 東華計取削花刀

話說海潮老祖闖至西方，有王禪老祖領着榮鈞仙與綠眉仙攔住去路。海潮大罵王禪，縱徒行惡，還敢攔住貧道的去路。遂一劍揮來，王禪用拐架過，隨手相還。一來一往，經戰到七八個回合，早有榮鈞仙在路旁大怒，舉起雙劍，在旁夾攻海潮老祖。一見榮鈞仙仗劍而來，心中大怒，他隨身就有八件寶貝，在陣中失了六件，尚有兩件剩下一名打仙鞭。一名釣仙鈞，二件至寶。今見王禪來得利害，又添上一個榮鈞仙綠眉仙，兩下裏夾攻，心中自思：料來不能取勝。虛架一劍，取出打仙鞭，祭在空中。王禪一見打仙鞭，來得切近，遂由榮鈞仙只管和他動手，即忙念動真言咒語，用手巾茶條杖往空中一撒，變作一條虬龍，張牙舞爪，就將打仙鞭抓落塵埃。海潮老祖一見大怒，好鬼谷敢破我的法寶，我和你拚了罷。氣忿忿，催開青毛吼，復往上闖。榮鈞舉劍相還，又見王禪破了他的打仙鞭，即將杏黃旂連展三展，只見滿天神將飛來，海潮老祖不敢戀戰，敗走北方。正遇王敖催虎掄斧而來，海潮老祖竟不答話，舉劍就砍。王敖舞大斧，火速相還，搭上手就戰了十餘個回合。海潮老祖即忙祭起釣仙鈞，王敖見了，將身一閃，閃入金光之內，早被大頭仙將杏黃旂展動，飛起誅仙劍，就把釣仙鈞砍斷。海潮老祖一見着忙，催開青毛吼，大敗奔至中央，只見上面金刀密布，進退不能，困在中央，並無出路。不提，且說南極仙翁敵不住衆位帝君，虛打一金鈞，望中下敗走。口中叫道：我敵你等不過，我今去也。五老一見說道：南極子已敗，爲何不進陣中，反往東北上走？想是要誑我等入陣，我等爲救海潮老祖，就進陣去。那裏怕他說罷，齊催仙禽，緊緊追趕。南極仙翁就在乾地開門，敗進陣中，就有中華帝君說道：南極子進陣去了，你們跟進去。待我在上面收他削花金刀。這才好搭救海潮老祖。四老點頭，各跨仙禽，闖進陣去。皓髮仙看見四位帝君進陣，就與長笑仙，即把杏黃旂連展三展，只見金光閃閃，南極仙翁入陣，開聲招呼。八方仙長各位俱要小心防守。如今五老進陣來了，只聽得我掌心雷響動，一齊併力擒拿五老，不可有誤。又與孫牘說明，用心防守。這不必細表。且說四位帝君進陣，只見四面金光罩籠，上面又見三十六把金刀，十分利害。東華帝君說道：我且去尋海潮老祖，才好商量出陣。正然說着，忽聽聞青毛吼之聲，順着聲音來到中央，舉目觀看，只見海潮老祖坐在青毛吼上，東華

帝君慌忙下騎，搶行幾步，控背躬身，口稱老祖。弟子五方五老俱已到來，請法旨定奪。海潮老祖見東華帝君前來，心中大喜，未曾開言，相敘只見南華西華北華各位帝君已到，一齊下了飛禽，來到面前。海潮老祖亦下青毛，執與衆帝君相見，滿面笑容，說道：「貧道遭困在此，倚蒙幾位帝君下山搭救，東華帝君說道：『弟子也曾說過幾次，老祖不從，定裏下山與孫臏爭勝負。今日誤中了南極老祖的詭計，海潮老祖答道：『且不必講論，只是如今打從那裏出陣，東華帝君等說道：『道術短淺，實不知出陣之計。』海潮老祖又道：『北方稍可，若正東正西十分利害。』四帝問道：『怎麼利害？』海潮老祖說道：『那四方就有四件寶貝，正東有打仙杖，正西有鎮仙符，正南有細仙繩，正北有誅仙劍。』四位帝君答道：『既是這些說話，待中華帝君成功，我們就好走了。』海潮老祖道：『中華帝君現在於何處？』四位帝君齊答道：『他尚沒有進陣。』他在外邊破金刀接應我等出陣。海潮聖人聞說大喜，說道：『若是收得金刀，我們三花可以聚頂，要出金光陣就不難。』東華帝君問道：『衆位真人，如今在於何處？』海潮聖人答道：『衆位真人等俱在鎖仙牢，只有款鐘擊磬二真人正在陷仙坑。』四位帝君說道：『何不前去救他兩個？』一齊前去闖陣。海潮聖人點頭稱好，你看正中中間那面杏黃旂，旂下就是陷仙坑，只有毛遂一人把守。四位帝君答道：『這個矮子聽見我們到來，必然膽戰心寒，但不知孫臏在於何處？』海潮老祖說道：『這別夫到處見他，照應如今又要仔細提防，你們隨我先到陷仙坑，救了款鐘擊磬二位真人，以便前去破陣。』說畢，跨上青毛，各帝君齊跨仙禽，走到陷仙坑而來。毛遂一見心下暗罵來的，是東西南北四帝，乃是海潮老祖請來的救兵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定然要救坑中之人。適值此處就是我的執掌，若是被他救出去，却是面目無光，更被衆仙恥笑，不能不認真與他見個高下，想罷，高聲大叫：『海潮老祖，你往那裏走，你方才敗去，又回來送死麼？』海潮老祖大怒，罵道：『好矮子，你有多大本領，焉敢在此誇口？看我取你舞動虬龍劍，往上直闖。』毛遂舉杖相還，衆位帝君說道：『你這矮賊，我等大年紀，那個不知你這根底？不過仗着隱身法，毛手毛腳罷了。今日吾等在此管教你無術可用，死在目前。』說罷，四老一齊動手，掄開如意，竭力夾攻。毛遂看見四位帝君沖殺前來，心中着忙，已知自己的本領平常，一個海潮老祖也殺不過他，怎復得四老來助戰？若是與我戀戰，定吃大虧。正欲施展法力，要用隱身躲避，只見南極仙翁跨着梅花鹿而來，手提金鉤如意，沖到陣前。海潮老祖以及四位帝君看見，攔下金眼毛遂，直奔南極仙翁。仙翁舞動金鉤，四面招架，殺得難解難分。毛遂耐不住，大喝：『海潮老祖，你休得逞強，看我的禪杖到來打你。』說罷，與南極仙翁併力大戰。海潮老祖捨死忘生，又見四位帝君各逞英雄，難分勝敗，戰鬥多時，忽聽得一聲牛叫，孫臏仗拐騎牛飛奔而來，殺入陣中，手掄

雙拐殺得四帝與及海潮老祖招架不住。南華帝君大怒，用手即將靈禽一拍，只見朱雀鳥把口一張，吐出雨煙自己運動。三昧真火即將煙火冲冲而起，毛遂一見連忙回避。孫臏展開杏黃旗，其火不能橫飛，就是騰騰升起空中。即把聚仙旛燒爲灰燼。南極仙翁一見大怒，道：「因何把我寶旛燒了？怎肯善放輕饒？」言罷舉起金鈎照頂門就打。四位帝君忿怒一齊動手，仍然大戰起來。正戰之間，衆位帝君各施法寶。西華帝君祭的白虎箭，東華帝君祭起五雷針。南華帝君祭起五火球，北華帝君祭的打神鈎紛紛法寶起在空中。毛遂一見不能抵擋，將脚一蹬，去得無影無蹤。孫臏連展杏黃旛，法寶不能墜下，只在空中旋舞。南極子連忙取出先天袋來，四位帝君一見慌忙，倒念真言，各將法寶收回。南極仙翁大笑道：「你這四個老頭兒用的是現世法寶，見不得人。若是見人來，就要收回。四位帝君聞言大怒，好南極子少發狂言，招架着罷。」言畢又一齊冲殺上來。孫臏南極用兩般兵器抵擋，毛遂看見救了法寶，又攢將出來助戰。海潮老祖大怒，好矮子賊，即看劍罷，就用虬龍劍來揮毛遂，與海潮老祖、南極仙翁與孫臏二位與四位帝君動手。分在三處殺這一陣，只殺得難解難分。暫且按下不表，再說中華帝君架雲殺至金光陣中，頂上而來，舉目往下一看，十分利害，只見金刀罩住空中，閃出金光。中華帝君看罷心中暗想：「此是海潮老祖該有削去頂上三花之難，若要破金刀，須得一人代替海潮老祖，方能了事。不若且回秦營查見各洞真人，那一個有年災月晦，應歸劫數的，着他前來祭了金刀，當做海潮老祖替身，才可以救得他們出陣。想定主意，隨即回轉大營，就有七位真人迎上蘆棚坐下。衆真人問道：「看此陣勢如何？」帝君去而復轉，中華帝君不敢說明，眼看着拔山巨澤行雨翻江倒海吐絲連匏革面各位等真人說道：「我今回來欲尋得一個幫手，不知那一位真人跟隨老拙進陣，同破金刀，只見巨澤真人上前躬身說道：「弟子不才，情願助帝君一臂之力。」中華帝君暗暗點頭，嗟嘆：「真是在劫難逃，生死由天，毫絲不爽。」即對巨澤真人說道：「你既願去，事不宜遲，即此同行。」說畢一齊就下蘆棚，跨黃鵠與巨澤騰空而起，不半刻早到陣上。巨澤真人稱帝君似此陣門嚴謹，打從那裏進去。中華帝君說道：「須從金刀空闊之處進去，才是此刀不是凡間之鋼鐵，混亂傷人。這三十六把金刀專削神仙頂上三花，你頂上無三花，也不必懼怕，但要小心些。」巨澤真人說道：「我今要護救老祖，莫說是金刀就是火坑也要去跳，如今就此下去。」說畢仔細端詳，見正中間有空處甚寬，並無金刀，此處寬空可以下去。白猿早已防備，只見有黑面道者往下冲闖，暗罵一聲黑魯之夫，若是從上可以下得去，海潮老祖亦可以騰空出得來，說罷就將龍鬚扇一搨三十六把金刀一齊轉動，巨澤真人正到當中，要上不能，要下亦不能，却被金刀攢體，仙魂

渺渺尸首跌落陣中。中華帝君一見巨澤真人傷命，不勝嗟嘆，非我特意害你，只因仙劫來到，難逃大數矣。中華帝君正然嘆息不止，那一個白猿大喝道：「你這騎雀兒老頭，在此處何幹？想你也下去作伴麼？」中華帝君聽罷大怒道：「好孽畜，休得無禮。我今正要來拿你，你往那裏去說罷。」催動黃鵠，手舉如意，照頭就打。白猿倒身閃過，冷笑道：「你且休動手，你這老頭兒，到底是誰？」中華帝君說道：「好孽障，連我都不認得，吾乃軒轅山軒轅洞中華帝君，特來破此金刀搭救海潮老祖出陣。白猿聽罷，哈哈大笑道：「好輕巧的說話，這是我家掌教老祖鍊成鎮洞之寶，你豈能破得？我看你有什么本事來破方才那一位來破陣的，已是粉骨碎身，是個模樣，你捨得老命，竟你試一試。」中華帝君聞聽大怒，好大膽的孽畜，氣死我也。」催開黃鵠，手舉如意，沖將上來。二人發怒，各顯神通，戰到十來個回合，白猿招架不住，心下着忙。這個老頭兒到也利害，何不將龍鬚扇搨他幾扇，想必往上敗走的，想定主意，回頭看見中華帝君隨後趕來，白猿一見雙手舉扇，用力一搨，即把中華帝君坐下黃鵠往上提了。白猿又是一搨，再把黃鵠送了上去。兩翅騰空搖搖不定，帝君暗想：這到湊巧，他在底下，我在上頭，何不趁勢往下打他，一如意管教他，命傷無常，想罷將如意一個結實，即將黃鵠往下一沉，對準白猿，白猿眼明手快，就將身子一閃，龍鬚扇又是一搨，就把黃鵠又搨起去。白猿望見有物墜下，只用扇一搨，就打不下來。帝君無法可施，忙在懷中取出百鍊神鎚，如黃豆大小，幌一幌，就有木盤大小，就是一二百步，打入百發百中。中華帝君將此鎚拿定來打白猿，湊手不及，自然成功。不料白猿眼力甚尖，伊見一物落將下來，忙用寶扇連搨兩扇，連仙鎚搨去。帝君無奈，收回寶物，心中暗想：怒道：「這孽畜果然利害，無法破他，如何救得海潮聖人？」況此猿眼兒尖快，他往上看我，我不抓一把砂子往下一撒，迷住了眼，把他兩眼迷住，就成功了。中華帝君乃是中央戊己土之仙，說時即在坤地，抓起金砂，對着白猿往下一撒，就有紅雲紫霧，金白光華，這又不是寶貝，乃是一把土沙迷來雙眼。白猿一時不能躲閃，只見帝君把沙土撒將下來，白猿那裏留心，就被沙土迷住雙眼，遂急用手亂揉雙眼，越睜不開。帝君催開黃鵠，就落將下來。白猿心靈不過，他又揉着兩眼，心中自想：不是別故，定是這老頭兒洒的沙土，諒他此時又施毒計，莫管他，我且搨他數扇，再說。遂閉着合眼，拿起扇子，左一搨，右一搨，混搨幾回，連手也搨乏了。幸眼沙順着眼淚流將出來，頓時又看得見，舉目四顧，不見中華帝君蹤跡，心中暗喜，不提。且說中華帝君却被寶扇搨至雲端，將至南天門下，若是沉將下來，又懼龍鬚扇利害，正是無法奈白猿的，何只管在雲端之上，往來徘徊，遲疑不決，忽聽得雲摩響動，威儀整肅，冉冉而來。中華帝君迎上前去，原來是二郎神君滿心歡喜，連忙舉手說道：「楊元帥何

往楊戩催雲正走，忽然聽見招呼，收住白馬，舉目觀看，認得是中華帝君，便問帝君何事在此。中華帝君答道：只因南極子暗擺聚仙金光陣，打死五雷真人，困住海潮老祖，五老下山，來到臨淄，救護收回其金刀，破其陣勢，可恨白猿仗着龍鬚扇，把我搨至九霄，如今因他金刀難以下去，無奈暫停在此。幸遇元帥欲借靈威，即將那白猿擒下，餘無多求。楊元帥道：奉上帝敕旨，巡遊天下，查問各種人民生死疾厄，實是不能相助，有負尊意。中華帝君說道：既然如此，不能強請，乞將神犬借用，如何？楊元帥答道：可以使得，說畢，即將神犬交與帝君拱手，而別。帝君帶着神犬，墜落雲頭，來到陣前，吩咐神犬：你先下去，站在白猿背後，他若動手搨扇，你可下口咬他。那隻神犬善識人性，擺尾搖頭而下。白猿只留心，上頭怎麼曉得，哮人犬暗算。帝君催動黃鸞，展開翅墜將下來。白猿一見，欲舉扇子，不防神犬在大腿上一口咬住。往後一拉，跌在地下，連寶扇也無。中華帝君趁勢將金刀收去，舉起金如意，把白猿倒打下塵埃。南極子一見大驚，看見白猿受虧，想必有人來破陣，意欲上來救護，却被四位帝君纏住，無奈往後敗走。海潮老祖及四位帝君並力與海外羣仙大戰，他看見收了金刀，只用三花沖開金光一條大路，竟出聚仙陣，回轉秦營。南極子令人救起白猿，率領衆仙趕至秦營，命人在營外高呼：快將金刀寶扇好好送還與我，萬事皆休。如若不然，就要沖殺進營而來。門官飛報，始皇始聞，奏大驚，開言道：你們拿他甚麼來了？若不還他，他沖進來，難以抵擋。五位帝君說道：無妨，即令王翦帶領弓箭、火炮、手帶了人馬，暗出後營擋住。王翦領計而行，出至營門，一面炮手打來，一面箭手射來。南極子翕搭不住，陣脚只得帶領衆仙轉回臨淄去了。王翦正要收兵回營，忽見空中吊下一個人，衆軍趕上，按住細綁起來。上前一看，正是孫臏。王翦冷笑道：好則夫，你也着箭，令人拔去腿上的箭。孫臏叫苦連天。王翦領軍士抬至金頂黃羅大帳，報功與始皇。始皇說道：這孫臏法術神奇，孤家屢屢被其所欺，但如今不知是真是假，不如將他放了罷，不要招惹于他。五位帝君聞言，齊聲答應：聖主萬安，有老拙等在此，何懼這則夫作怪？把孫臏抬上帳上，衆兵丁答應，即將孫臏抬至帳上放下。軍校們也圍着觀看，只見他頭帶三叉冠，身穿豆青袍，沉香枒，搨在旁邊，鮮皮靴穿在足上。海潮老祖一見大喜，這個正是孫臏。今朝將他拿住，不怕南極不把衆真人抵換吐絲。真人說道：弟子到西門聚仙台邊，還拿住他一個童兒在此。海潮老祖說道：更好，如今就去與南極仙翁講，和他便放回十二位真人。我把白鶴童兒釋放，惟有孫臏難以寬恕，可將他送與上帝，從重問罪，方釋我心頭之恨。五位帝君齊聲答道：祖師在上，事要三思。孫臏不比泛常之仙，他已經修煉玄功，得到了一個真人分位，非同小可。我們傳言叫南極多責幾杖，以戒下次，就可以罷息干戈。從此

釋解是非各歸洞府免受紅塵之累方爲上策。海潮說道：就有衆仙之情面，留他的活命，即將他吊起來。始皇聞聽大喜，吩咐擺上素宴，與衆位仙家慶功。正飲之間，海潮老祖開言道：貧道細想孫臏作怪多端，雖承衆位說情，不好重責，亦不宜輕饒。吩咐將孫臏吊在後邊，用荆條重打，且令他受些苦處，也是應該。只是少打他幾下，也就罷了。始皇點頭道：衆位帝君講得有理。拿的道童怎的發落？海潮老祖令將他也吊在一邊，打他幾下，叫南極子知道，知道說着。只見吐絲真人將白鶴童子押上大帳，見是一個道童，不過南極子使喚打扇斟茶小輩，有何本領？且把他綁在棚柱上，只單打孫臏罷。吐絲真人聞言對着白鶴童子身上連噴三口真氣，把絲收得無蹤。另換麻繩綁在柱上。道童看見孫臏繩纏索綁，吃了一驚，暗想：廣文師兄他是神通廣大，因何今日也在此吃虧？難道他又弄玄不成？正在疑惑之間，忽見中華帝君左手托着龍鬚扇，左手捧着幾把削花金刀，口稱：「老祖，貧道得他兩般寶貝，實費許多精神，敬當奉獻。海潮老祖接着十分喜悅，果然中華帝君道德清高，貧道在他陣中失了八件寶貝，如今有帝君得他兩件，足以相抵。吩咐吐絲運匏二位真人好好收藏，須防得東方朔毛遂二位弄鬼裝神，前來偷竊。正在言論間，忽聽得被吊的孫臏大叫：「道快還我金刀寶扇來！」衆位真人聽見吃驚說道：「却被剛夫看見龍鬚寶扇以及削花金刀定然又要弄神通，不如一狠就要百狠打他一個臭死，用個木籠將他囚在裏頭，用靈符貼在他的頭上，也不用網，就推入木籠。那孫臏在木籠裏頭，即把眼翻兩翻，叫一聲：「海潮老祖，你怎麼這般狠毒，放我在木籠之內，海潮老祖說道：「你且在裏面坐坐，何妨？你是有神術的，看你怎樣脫逃。」孫臏道：「我且養養精神罷。」說畢，低頭閉目，如要睡一般。這且不題。再說白鶴童子看見金刀寶扇，不覺大驚，這是我祖師鎮洞之寶，爲何落在海潮老祖手中？如今他緊緊收藏，就是萬萬不能偷盜得回。心生一計，將身化作蚊蟲，飛入內庫，開了寶匣，偷回金刀寶扇，化爲白鶴，飛騰出來，想舉用刀割斷繩索，却被海潮老祖看見，喝令衆仙擒拿。未知白鶴逃出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孫臏法盜龍鬚扇 東華夜劫鎖仙牢

却說白鶴童子將繩索割斷，急忙間，兩腳一頓，變了原形，展開雙翅，冲天而起，飛回臨淄而去。海潮看見白鶴童子飛去，衆人道：「不好，走脫道童了。」海潮說道：「他要他何用？務須看守孫臏要緊。」一聲傳下，有衆軍校回稟道：「孫臏在木籠中已經睡着，但請放心，且不言秦兵之事，再講南極老祖，却被一陣箭炮攻打，只得退回聚仙台上，只見聚仙旗倒了，白鶴童兒不知去向，即忙搖指一算，便知其情，又令人檢回龍頭拐杖，只見衆仙紛紛而來，各報功績。東方朔呈上拘仙鎖。」

蓮花仙遞上如意珠。西方朔繳上斬仙刀。豎眉仙獻上混天球。王禪道：我砍去他打仙鞭。皓髮仙道：我燒了他縛仙索。王敖道：我收他的釣仙鉤。文昌仙道：我打斷他的玉如意。南極老翁聞言大喜。王禪道：爲何不見了孫臏。白猿道：我見孫三哥中箭被擒去了。的南極老祖叫一聲：毛道友，煩你到秦營走一遭，打聽孫臏與白鶴童子二人消息。要把金刀寶扇收回，算你真人莫大奇功。毛遂皺眉道：此事免勞照顧。秦營內大小都是認得我的。我一人難以成功。說話之間，只聽得空中仙鶴亂鳴，毛遂指道：「這不是老師祖爺的童兒來了。」頃刻間果見童兒到來，落在平地，仍舊變成人形。南極老祖道：「你被人家困住，去怎麼得回來。」白鶴童子就將情事訴說一遍。南極老祖又問寶貝與孫臏的下落。白鶴童子就將孫臏困在木籠，寶貝藏得十分嚴密，難以下手。話說了，南極老祖聽罷大喜。衆仙真道：失了寶貝，孫臏現在受罪。祖師不愁，反現喜色。是何原故。南極老祖笑道：「衆位有所不知。孫臏神法希奇，巧妙無窮。雖是困在秦營，必有一番作用。不久自然明白。說畢，便喚王禪，你快到陷仙坑，即將款鐘擊磬二人送入鎖仙牢。四門上鑼聲鐘鼓四面八方旗，旛收了。同衆仙下台。到文華大殿中等候孫臏。暫且按下不提。且說孫臏困在木籠之中，看見吐絲與運匏二位真人，不在此看守。他即時用換身法，出了木籠，尋着雙拐悄悄來至蘆棚，看見吐絲與運匏，他把身形顯露，用手一拱二位真人，請了兩真人一見大驚，只豈不是別夫，却被他逃走出來。慌忙上前攔住道：「好大膽別夫，你往那裏走。」孫臏指道：「你兩個弄得好事，快快將我的龍鬚扇削花金刀送回與我，萬事皆休。少若支吾，你們知我的利害。定要你二人的性命。」兩位仙真聽了大怒，走上前就是一劍揮來。孫臏用拐架開，往來不止三合。孫臏回身就走。兩位仙真隨後趕來，出了蘆棚。一轉眼就不見了孫臏。正在疑惑觀望之間，忽見孫臏立在面前，吐絲運匏二位真人，大怒道：「好別夫，你不過用的分身法，希圖盜寶，你就枉用心了。」言罷，二仙舉劍就砍。孫臏竟不招架，就飛跑。一轉灣，又不見了。有藍旗報知秦始皇，即散了筵宴。同衆仙真來看木籠，見孫臏睡着，正在猜疑不定。忽見吐絲真人運匏真人仗劍而來，氣喘吁吁，一齊上大帳口，稱快拿孫臏。莫被他走去了。海潮老祖笑道：「只個別夫，安坐木籠，何用去拿二位真人。」道：「孫臏方纔與我動手交戰，敗下陣去。我二人趕至轉灣，就不見了。海潮老祖聞言大怒，我想這別夫，又弄出什麼邪術，萬惡滔天。即時吩咐王翦，打開木籠，拖了孫臏出來，活活打死，且不說假孫臏被打，而說亞父用的換身法，混住衆人，只見滿營都是孫臏。那邊叫拿孫臏呀，這邊又叫拿孫臏，弄得秦營內弄成一片。那孫臏看見鬧亂之時，進了內庫，開匣取了龍鬚扇，削花金刀，兩般寶貝騰空而起，口內念出真言，收了法術，竟自回臨淄城中而去。我且不提。且說王翦就將孫臏提出。

木籠即時吩咐兩邊兵將盡力而打打得假孫臍哀哀叫苦連天叫道打殺我了我是無罪之人爲何下這般毒手打我王翦聞言就嚇得一跳就低頭仔細一看只見那人頭戴鶯翎冠身穿號衣脚着草履王翦看得明白驚異之極就將此小軍帶至秦始皇駕前跪下海潮老祖問道你是什麼人在木籠內何幹軍士叩頭說道小人頭帶弓箭手名喚李亞四小人實不明白將小人如此毒打始皇問道你何故假妝孫臍在木籠內李亞四說道小人奉歐西侯之命手持弓箭出營忽然一陣昏迷倒在地下甦醒之時就此被重責小人並無罪過真孫臍與假孫臍小人也是實不知情若是他管下兵丁豈有不認得之理倘若不是你就是孫臍了值日官忙將管隊帶到黃羅大帳忙即跪下叩頭始皇用手指此軍兵問道你認得此人否你不得胡言亂說管隊聽聞叩頭說道他是頭帶弓箭手李亞四是小的管下豈有不認得始皇聞聽猜疑不定又聞小軍稟報寶扇金刀遺失去了海潮老祖道必定孫臍弄術竊了去他既是前帶弓箭手何不放了他罷始皇吩咐鬆綁又命管隊軍士即將李亞四領去五位帝君道孫臍如此十分憊懶必須設法降服了他才好海潮老祖說道整頓孫臍且慢慢商量先救了十五位真人要緊可憐他們無辜受難豈不抱怨呢東華帝君說道老祖不可煩惱待弟子今晚三更暗進臨淄救取諸位真人出來管教一火鬧得他翻江倒海海潮聖人聞言大喜說道賢徒此去必然成功但是孤掌難鳴須得幫手才妙東華帝君說只用紫竹真人隨我走走足矣不言東華帝君要想去劫鎖仙牢且說孫臍用換身法在秦營內盜了削花金刀與龍鬚扇進城到黃羅大帳參見了南極老祖敍說用術取寶一遍南極老祖欣喜不盡忽然一陣旋風吹過面前南極老祖心中駭異占袖一課不覺大驚起來衆仙人一齊問道口稱師祖此風過去主何吉凶南極老祖說道衆位各道友俱要仔細今夜三更就有東華帝君前來暗劫鎖仙牢要用三昧真火燒毀白虎殿主有一番驚恐因此不可不防孫臍聞聽說道白虎殿有貴人停靈之所豈可燒殿須商對付之法毛遂說道只有何難處就把四海龍王請來他那裏放火我這裏噴水自古水能克火何難之有孫臍聽罷說道不中用的不中用東華帝君用的是三昧真火比不得凡間之火只見水就滅此火見水如同添油一般南極老祖說道不妨你們只管放心雖然他用的真火我自無窮法寶他不能奈得我何吩咐白鶴童兒速回本洞即將避火罩取來應用不得有誤白鶴童子領命去了又命王禪王敖東方朔西方朔降龍伏虎皓髮綠眉八位真仙你們俱在鎖仙牢四面埋伏只聽炮響爲號一齊殺出併力擒拿敵人又見白鶴童兒領命回洞取來避火神

單回來繳旨。南極老祖又命毛遂與白猿二人，你們領我靈符一道，謹守鎖仙牢，不得放走衆妖仙。此是你二人的執掌。只等東華帝君到了臨淄，你便施放號炮，不得有誤。又令豎眉仙、長笑仙、文昌仙、長眉仙四位真人，俱要在臨淄四城門埋伏。如東華帝君到來劫牢之後，敗走的出城，必須截殺，不得放走。衆仙領計去後，南極老祖又命餘衆仙真同我到文華殿上，觀看動靜，準備接應。南極老祖又將白鶴童兒回來，取避火神單，交與孫臧，你將此避火單，單住白虎殿，就在那裏防守，吩咐調遣已畢，各去行事。按下不表，却說東華帝君候至二更時分，即命紫竹真人先往臨淄探聽消息，看看得便，即下手劫牢。我隨後就到紫竹真人領法旨，駕雲而起，立在雲頭，往下窺探不表。那南極老祖與衆仙真議論，專等東華帝君劫牢之事。一聽炮響，以便接應，廝殺。仰首觀天，慧眼遙望，只見半空中有一位道者，手持寶劍，腳踏雲頭，往來遊行。心中已知是海潮聖人，差遣劫牢之人。南極老祖心中暗怒，隨即下文華大殿，跨上梅花鹿，一陣金光，駕上雲頭，手舉金如意，一指大喝一聲，來者何人！黑夜之中，妖仙到此，何幹？紫竹真人躲避不及，嚇得面目轉色。強笑道：「光天之下，何處不可游行？你難道管得我不成麼？」南極老祖聞言大怒，道：「好奸猾的妖道，你們的狗肚心腸，我已經算定，你還往那裏走。」言罷，舉起手中金鉤，如意就打。紫竹真人側身躲過，仗劍相還。一來一往，二人在雲端動手，大戰起來，殺得愁雲滾滾，難解難分。不提，且說東華帝君跨着青鸞，往空而起，他看紫竹真人與南極老祖動手，他也不去助戰，悄悄的起在空中，落將下來，進了臨淄城，上了敵樓，天交三鼓，又看看守城的軍士都已睡着了。東華帝君下了青鸞，往前便走。那仙禽隨後跟着來，及至文華大殿，殿上只見有白鶴童子，和幾位散仙坐在此處。東華帝君心下自思的，我且到鎖仙牢，救了衆仙真人出來，再作道理。但不知鎖仙牢在於何處，抬頭四顧，只見東南上有一般瑞氣，冲起。帝君仔細暗想，這般瑞氣，諒必是此處，就是鎖仙牢。此是世人不知，自古道：「妖有妖氣，人有怨氣，仙有瑞氣。」不想只鎖仙牢內，都是得道的真人，頂門上各現祥光，比不得凡夫俗子。只東華帝君順着瑞氣尋來，不多一時，走至鎖仙牢，在於眼前，只見上前觀看，只見三間房門，門上都貼着無數的仙符。那些把守的軍士都在牢門口打睡，只見毛遂與白猿二位在此看守。東華帝君心下就有了爲難之事，細想我如今也不用去燒白虎殿，只用揭去靈符，打落鎖頭，趁南極子與紫竹真人動手，出其不意，救出衆仙，齊心共去擒南極子，有何不可？想定主意，忙步上前去揭鎖符。那金眼毛遂與白猿二位仙真，守着仙牢，忽見一條大漢，青臉獠鬚，道貌氣概，是一位老者在鎖仙牢邊，伸手去揭鎖仙符，即便吃了一驚，即便開聲大叫道：「甚麼人來此劫我鎖仙牢？」白猿聞言，趕至跟前，高聲大喝：「好大膽包天，敢來

暗劫鎖仙牢。你往那裏走。舉起通天尺。照頭就打。東華帝君。方才揭了一道靈符。不料却被白猿看見。用通天尺打來。東華帝君。連忙住手。即刻跨上青鸞。用起手上金如意。招架通天尺。金眼毛遂看見。不敢怠慢。又將信炮點着。咕咚一聲。大礮驚天。那東西南北。就有各位仙真。一聞信礮。一響四面八方。驚動起來。就有王禪王敖。東方朔。西方朔。降龍伏虎。皓髮長眉。衆仙等。一齊圍將上來。各舉器械。怪聲如雷。大叫快拿劫牢賊。不要走了。東華帝君。聞聽大衆圍住鎖仙牢。就是四面八方。喊殺起來。心下自思。雙手不敵四拳。他有這些妖仙。那裏敵得他過。既是南極子。有了準備。料想劫不成。仙牢眼見。救不出衆仙真了。在此與他戰鬪。無益不如闖出去。燒了白虎殿。那些妖仙。必定一齊去救火。趁機再來劫牢。不遲。諒必成功。想定主意。東華帝君。一見衆仙。來得切近。急上青鸞。不敢怠慢。就把手中金如意。掄動如飛。上三下四。左五右六。隔架遮攔。好一個東華帝君。雖然年老。還擋得住衆位仙真。自用一柄金如意。架開了王禪杖。架過王敖的斧。擋住東方朔茶條杖。隔開西方朔打仙棍。響一聲降龍真人。飛鎚磕開。扭一回路。就將伏虎的仙網。鞭格住。塘開皓髮仙的龍頭。拐杖。迎過綠眉仙寶杖。左右遮擋。上下飛騰。殺了多時。東華帝君。虛打一如意。他就往下敗走。衆仙也不追趕。依舊守鎖仙牢。東華帝君。回頭一看。不見有人追趕。心中暗想。我如今且去燒了白虎殿。此爲上計。想罷。緊催青鸞。竟往白虎殿而來。舉目觀看。只見殿上。安下避火罩。又見有一位道者。把守頭帶三叉冠。身穿青袍。手持雙拐。騎牛而立。正是孫臏。東華帝君。一見大驚。既有是這。則夫在此。教我難以下手。心內細想。此事想來。一不做。二不休。他雖然保住此白虎殿。諒三宮六院。城內民房。難以兼顧。我何不。一火焚燒。豈不是好。想定主意。催動青鸞。對着三清大殿。捏訣迭印。口中念動真言咒語。霎時之間。巽地東南方。忽起大風。東華帝君。就即時運出三昧真火。尙未延燒。只見孫臏。架拐騎牛。遠遠而來。大喝東華帝君。你休得放火。有燕人在此。保護。豈容你擅便。毀傷宮殿。殘害民房。願東華帝君。抬頭一看。見是孫臏。抵當心下。自思。有了孫臏。放不得火了。衆真人。却救不出來。只便如何是好。我在祖師面前。說下大話。此刻毫無功績。怎好回去。見他。到底見些微功。就是回去。遮遮體面。才好。諒來只鎖仙牢。與白虎殿。都有人看守。防範。難以下手。料這四門上。無人把守。何不就在黑地。放起火來。管教滿城。燒得他們。焦頭爛額。玉石俱焚。想畢。丟下孫臏。竟不交言。答話。回騎就走。奔至東門。先祭起神風。括得各處沙飛石走。只見半空中。來了一位道者。高聲大叫。何處妖道。休得在此。作怪無禮。我在此等候多時。東華帝君。聞聽。抬頭看見。犀牛上坐着一人。面如鑲鐵。四齒獠牙。兩道長眉。五絡長鬚。威風凜凜。殺氣騰騰。手持方天畫戟。生得十分凶惡。東華帝君。看畢。大喝一聲。來者是何妖道。豎

眉仙聽見大笑道好東華帝君連我也不認得了我乃是海外散人豎眉仙是也奉南極老祖調遣在此鎮守臨淄東門防着你這老頭兒殺人放火我看你往那裏走催動神牛持戟就刺東華帝君一見大怒喝聲妖道怎敢和我動手即用金如意急忙招架豎眉仙左手持戟右手一張就有一塊神石打將過來東華帝君看見大驚失色說聲不好就把青鸞一催往上即起只聽得咯的一聲打在青鸞背上此禽似覺疼痛難當展開兩翅竟奔往正南而去東華帝君暗暗想道好了好了幸未曾打傷我的坐騎說不得我且往別地放火罷正走之間忽聞得大聲吶喝好東華帝君你往那裏走東華聞言抬首一看只見一位道者頭帶五龍巾身穿大紅袍坐騎八叉梅花鹿手提寶劍飛奔而來東華帝君大叫道來者是何妖道快通名姓道者笑道連我都不認得吾乃海外蓮花仙是也我奉南極老祖之命鎮守此處方位臨淄南門提防你到來放火的今正等着你你往那裏走說罷一劍砍來東華帝君又用金如意架開一來一往就在南門上好似龍爭虎鬪各逞英雄二位仙人戀戰多時不分勝敗東華帝君殺得火起心中大怒把口一張噴出三昧真火蓮花仙一見即忙把口一張亦吐出一朵蓮花托了三昧真火那火就不能近得蓮花仙身上東華帝君一見此火不能傷他心中大驚暗想道只道者果然神通廣大道術希奇他口吐蓮花非同小可諒必敵他不過我何苦與他戀戰遂即虛打一如意往下敗走直至西門早來了一位仙長攔住去路高聲大叫道東華帝君慢來休走我的汛地我奉南極老祖之命在此久候多時你可知吾利害快快下騎請罪饒你一死若少遲延教你目下喪身東華帝君聞得招呼抬頭一看只見那位仙長頭帶九梁冠身穿五色雲衣騎着青毛獅子手拿量天尺東華帝君大怒道你是何人敢在我跟前出此狂言快通名來你家帝君不殺無名妖道文昌仙大笑不止說道量你不識我我乃是海外文昌仙是也你來想劫我鎖仙牢反落南極老祖的圈套還不快下青鸞免你之罪你在此強戰誠恐被我擒捉悔之晚矣東華帝君聞言大怒道好妖仙你敢放此狂言氣死我也催動仙禽舉起金如意照頭就打文昌仙手中舉起量天尺急架住來來往往兵器交加一場好戰經過二十餘回合勝敗未分東華帝君暗想道我原意要劫你的鎖仙牢又要用火燒白虎殿實欲搭救衆位真人出來攪得臨淄翻江倒海誰知事不湊巧各處防守甚嚴難以下手到今連走三門皆不建立微功在此爭鬪甚爲無益不如直走北門見機行事便了想定主意即用金如意架住又用一個鯉魚翻身之勢回身就走文昌仙見他走了也不追趕即時奔回自己汛地不提且說東華帝君回頭看見無人追趕就急急催動仙禽直奔北門而來一路上心中自思若這北門是無人防守我就放他一把火燒將起來算這一路

的黎民該當劫數不是我心太毒乃是此處該遭大難若是有人把守我就不得與他的戀戰且回秦營與祖師商議再作定奪想罷即時催動青鸞起在雲端往下一住來至臨淄北門舉目觀看只見北門上來了一位道者頭戴仙冠身穿褐衣足踏多耳麻鞋肩上橫担茶條即將去路攔住了呼東華帝君你休走貧道訊地我在此處等候你多時又說帝君你不識我的名姓麼我乃是海外長笑仙是也我奉南極老祖調遣鎮守臨淄北門防着你來放火你可知我的法術早下青鸞跟我同你到南極老祖面前哀求掌教或者可憐你修道多年放你歸山亦未可知如若不然貧道亦難輕恕將你拿下青禽那時悔之晚矣東華帝君一聽大怒好妖仙發此狂言我今且不與你計較暫饒你的殘生我今去也一提青鸞騰空而起長笑仙一見他不戰而去他就哈哈大笑好一個東華帝君只樣偌大年紀被我幾句說話就嚇他走了我又不來趕你等你慢慢的走罷即便立在北門城上暫且不表却說紫竹真人同着南極老祖在雲端且戰且走南極老祖心中一想道我趕他到那裏何不將他拿下罷了忙在手中取出先天袋喝一聲紫竹真人休走看我法寶來拿你紫竹聞言回頭一看只見無數彩雲托着房子大的一件東西見出兩股氣一紅一白而來說聲不好早被白氣吸入袋中去了南極老祖收回寶袋撥轉雲頭直望臨淄而來忽聽得後面有人教道南極子你往那裏走回頭來看不知此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海潮二劫鎖仙牢 孫臏故失先天袋

却說南極老祖回頭見是東華帝君跨禽趕來停住雲頭笑道東華帝君你這偌大年紀才學做賊又不到手還不知羞恥速速回去躲在秦營中去罷又來趕我做什麼東華帝君怒道癩懶南極子你手拿着你的叫化袋往那裏去募化南極老祖笑道今又叫你家一位真人帶伊回去鎖仙牢坐坐東華帝君聞聽大怒手中舉起金如意照南極子打來南極老祖忙用金鉤架過心中想道不好我隻手難敵你雙臂怎會取人便宜呢往下一望看見衆仙真在地下不免將手一鬆早把先天袋拋在塵埃那王禪王敖東方朔西方朔看見半空中擲下先天袋下來就知掌教與東華帝君動手不敢怠慢王禪上前搶起先天袋又有各位仙真一齊催動脚力騰空而起齊聲大叫道東華帝君休走東華帝君正與南極子大戰見衆仙一齊圍將上來不敢戀戰急忙提轉仙禽往下敗走南極老祖率衆仙也不追趕一齊落下雲頭回轉文華大殿而來此時已交五更南極老祖說道王禪你快取先天袋來裏面裝着一個人呢若再遲些不放只怕化爲膿血貧道一時把他裝了進城倘或日後見面就說我到底有傷同道之情且憐他數十年的修行罷

王禪聞言就提過先天袋來，即交與南極老祖念動真言，忙把袋口放開，望地一抖，就把紫竹真人摔在塵埃，只見他縮成一團，不醒人事，即向泥丸宮上貼了靈符，送入鎖仙牢中，按下不提。且說東華帝君戰不過南極老祖，與衆位真人駕起飛禽，竟往秦營而來。此時天色已將明亮，海潮老祖與衆位仙人等正在蘆棚候信，只見東華帝君落將下來，一齊忙立起身，接着海潮老祖便問劫牢的事體如何。東華帝君即便將臨淄城中有了準備之事，一說了海潮老祖聞到紫竹真人被南極子用先天袋捉去，一時說不出的心中大怒道：「我二十四洞的門徒死了兩個，拿去十五個，實情可惱！待我先去劫牢，救了衆門徒出來，再與南極子理論。」五老齊道：「彼處人多，若要去劫鎖仙牢，我等須要定個計策方可。」海潮老祖說道：「貧道自有調遣，便叫一聲拔山真人，你今晚三更時分假裝我的儀容，一到臨淄東門之外，單教南極老祖出來，假作對陣，與他戀戰，待等我暗進臨淄，偷取先天袋，只聽雷聲爲號，即速回營保護秦王的大隊，以防齊人沖踏，不可遲誤。」復又叫翻江真人攻他西門，倒海真人攻其南門，革面真人攻打北門，俱要裝我的形容，與他戀戰，必須要把他攔阻。齊營的衆仙又不許他們回去，便宜行事。四位真人齊領命，便又叫五老道：「敢煩五位帝君照應蘆棚，與及秦皇的大營，以防不測。」一一吩咐已畢，大衆便靜坐蘆棚之中，只等三更時候，暗暗行事了。暫且按下不提。且講南極老祖與衆仙真等把紫竹真人送入鎖仙牢中，且說孫臏便將避火罩，雙手遞與南極老祖說道：「弟子全仗祖師的法寶，保住了白虎殿，使先母的靈柩得免回祿之災，此恩沒世難忘，說罷朝上叩了三個頭，站在一旁。南極老祖開言說道：「孫臏昨夜東華帝君想來劫牢，要在白虎殿上放火，兩計不成，反到失了紫竹真人，他們豈能甘心必然又有計較，我想你且算一算海潮聖人等，又將作什麼把戲。」孫臏聞言連忙搖指一算，就知他們的來意，便對南極老祖說道：「祖師得知海潮聖人又定下計了，今夜三更叫他幾個門徒，妝扮他的模樣，在四門上誘戰，使我等離開地頭，他親自來偷先天袋，并劫鎖仙牢呢。」南極老祖對衆仙真道：「他又來劫仙牢了，我們怎樣調停對敵才好？」衆仙齊道：「老祖有神鬼不測之機，移天換日之術，貧道等焉能料得出老祖的意度之計？」南極老祖道：「海潮聖人豈不知我等到曉陰陽，拿只個頑意兒來混我，他必然知我等分了大勢，臨期定有奇計，此不可不料。你等不妨想想，自古一人計短，二人計長，大家一齊大夥計議計議。」東方朔道：「依貧道拙見，海潮老祖不來還可，他若來時，給他一個利害，將計就計，使他魂夢皆散，方妙。」南極老祖說道：「依你便怎樣？」東方朔道：「海潮老祖只個用計，不過怕我們人多，分鬪衆人，我們也遣八個假老祖，與孫臏文的模樣，就去四門臨敵，老祖守住鎖仙牢，衆仙埋伏左右，等他放火燒鎖仙牢之時發。」

雷爲號。將他圍住。雖然不能治他。叫他出身不得。又等他出身大汗。勞勞他的精神。不知此計如何。南極老祖說道。此計甚妙。若是其中有變動。臨時諒也不妨。便一舉手道。就煩東方朔老祖。你的仙駕。今晚三更假妝出家人的模樣。鎖守東門。敵住來人。千祈不可走漏消息。又叫蓮花仙扮做孫廣文的模樣。在東門隱住。等假海潮與東方朔老祖動手之時。但聞信雷爲號。方可顯露身形。截戰來人。須要把假海潮擒住。方算你們的奇功。他二人領命去了。又叫西方朔鎖守西門。也要假扮出家人模樣。截住來人。不可放走來人。要緊西方朔連連應諾。又對金眼毛遂道。真。人。你。也。領。出。家。人。的。令。去。西。門。假。妝。孫。廣。文。好。幫。西。方。朔。老。祖。擒。拿。假。海。潮。聖。人。金。眼。毛。遂。聞。言。立。將。起。來。道。掌。教。你。另。差。別。人。罷。我。是。不。扮。他。的。就。扮。他。也。不。利。市。會。記。前。者。我。扮。他。模。樣。去。打。五。雷。陣。把。他。三。個。老。門。徒。送。了。性。命。險。些。自。己。也。難。保。性。命。我。是。不。扮。他。煩。你。另。請。別。人。罷。南。極。老。祖。笑。道。真。人。我。只。用。得。人。多。別。人。的。執。事。用。得。很。你。不。過。假。扮。孫。廣。文。走。就。算。了。縱。然。交。鋒。也。就。不。甚。利。害。金。眼。毛。遂。笑。道。孫。三。哥。我。是。不。扮。他。的。了。我。與。西。方。老。朔。換。換。罷。了。他。扮。孫。三。哥。待。我。扮。掌。教。你。們。道。如。何。南。極。笑。道。使。得。使。得。王。禪。即。便。接。口。道。真。人。你。且。變。變。待。我。們。看。了。相。像。不。相。像。王。教。笑。道。矮。根。子。扮。像。得。很。好。你。不。記。得。他。在。七。國。時。因。黃。伯。陽。擺。下。陰。魂。陣。把。廣。文。困。在。陣。中。他。那。時。會。扮。過。掌。教。老。祖。的。聖。容。詭。丹。呢。我。一。時。也。被。他。瞞。過。了。金。眼。毛。遂。聞。言。打。跌。笑。道。我。一。輩。俱。被。你。罵。殺。了。那。一。回。也。算。占。盡。了。光。你。睜。着。兩。眼。只。認。不。得。我。只。顧。朝。着。我。三。叩。八。拜。呢。王。禪。笑。道。賊。根。子。你。當。衆。嘲。笑。我。你。若。不。當。衆。人。變。一。變。我。不。打。斷。你。的。賊。根。子。也。不。算。好。漢。金。眼。毛。遂。說。道。變。變。何。難。便。叫。承。奉。官。快。取。幾。根。荆。條。來。拿。在。手。中。吹。了。一。口。仙。氣。叫。了。一。聲。卽。時。就。變。一。把。金。如。意。鉤。龍。頭。拐。杖。的。樣。兒。又。取。荆。條。兒。變。個。圈子。插。在。袍。領。裏。頭。王。教。笑。道。你。們。看。他。把。個。圈。兒。套。在。頸。上。身。子。又。短。毛。頭。毛。面。的。到。不。像。個。猴。兒。麼。你。有。本。事。要。他。做。甚。麼。東。西。毛。遂。道。寡。嘴。你。莫。管。我。只。見。他。口。中。念。念。有。詞。他。忙。將。真。言。念。罷。他。又。伸。手。便。把。臉。上。一。抹。霎。時。間。變。換。了。形。容。原。來。金。眼。毛。遂。用。圈。子。套。的。頭。上。是。變。壽。星。的。長。頭。兒。真。個。仙。家。妙。用。怎。見。得。有。詩。爲。證。水。襪。紅。鞋。足。下。登。仙。袍。八。卦。起。長。雲。世。人。難。解。其。中。奧。假。是。真。今。假。莫。分。話。說。南。極。老。祖。與。衆。仙。一。見。大。笑。說。道。變。得。好。變。得。好。難。怪。鬼。谷。子。上。了。你。的。當。如。此。就。煩。真。人。今。晚。三。更。向。西。門。而。去。可。以。當。住。敵。人。只。是。不。可。現。了。真。相。至。緊。至。緊。又。叫。白。猿。的。扮。作。出。家。人。模。樣。在。南。門。外。迎。敵。南。門。就。少。個。孫。臆。不。用。再。扮。又。喚。降。龍。仙。扮。作。南。極。老。祖。模。樣。在。北。門。行。事。伏。虎。真。人。變。作。孫。廣。文。去。幫。助。降。龍。真。人。抵。當。敵。人。衆。仙。一。一。領。命。又。喚。文。昌。仙。皓。髮。仙。綠。眉。仙。榮。鉤。仙。四。位。散。仙。在。鎖。仙。牢。四。面。埋。伏。各。帶。紙。人。一。個。只。聽。信。雷。一。聲。響。爲。號。一。齊。

殺出圍住海潮老祖。只等第二個信雷聲。如此如此。即回文華大殿會齊。誠恐有變。不可有誤。又命長眉仙大頭仙長笑。仙坦腹仙四位。仙真去接應文昌仙等。你四位俱帶紙人一個。但聽第三個信雷響。擺下紙人與他。你四人即回文華大殿。另有調遣。又有王禪王教你二人看守鎖仙牢。就將避火單單住鎖仙牢。以防他放起火來。再等海潮老祖前來揭符開鎖之後。一齊動手。他若奔走時。不必追趕。小心在意。係你二人之事。二人連聲答應。領旨去了。又叫孫臏在文華殿看守先天天袋。必須如此變化。使他下手不許走漏。風聲爲妙。調遣已畢。俱各默默無言。直等一交三更時分。各去行事。正是：就地挖坑等虎豹。滿天撒網打蛟龍。話說海潮老祖等至三更時分。辭別五老。并秦始皇君臣。帶領衆位真人。下了蘆棚。出離大隊。至營門首。暫住對各位真人道。賢徒們。我今先取臨淄去偷先天天袋。你四人各各攻城。不拘那一門。將南極老祖孫臏誘出。截住戀戰。休得放他進去。我便於中取事。只聽信雷聲響。就是出家人來了。得手了你等不可戀戰。速回營保住大隊。不可遲誤。說罷。他就跨吼脚一縱。頓就地金光起在空中。望臨淄而來。暫且按下。且說四位真人領了海潮聖人吩咐。各往四門上攻打。就有四門上軍士瞭望的齊兵。只見秦營中一派火光。不多一時。只見海潮聖人單身跨吼。正在城下叫戰。齊兵知他的法術利害。就有各路齊去稟報。正在急走之間。抬頭就遇見兩極老祖。只名旗牌連忙跪下道。今有海潮聖人在外要戰。有請祖師法定奪。又只見這位老祖點點頭兒。吩咐快與我出家人放砲。舉火開城。旗牌聞言。心中暗道。果然未卜先知的大羅神仙。我只裏還未見到半路。那裏就來了。即忙搶上前去。叫夥伴舉火放砲。俱各戎裝掛甲。搖旗吶喊。點得火把照耀通紅。照得城下如同白日的一般。假海潮聖人與假南極老祖見面。彼此都不知真假。各懷着鬼胎。兩下交戰起來。彼此都盼望雷响。四門上俱是一齊。正是：真假假假不分。兩下懷疑各自驚。真是假俱一體。真真假假便裝成。却說海潮聖人一縱金光。來至臨淄城。聽一聽城外的砲响連天。知道是齊人中計。出城迎敵。心中大喜。即時落將下來。隱住仙體。暗暗往文華殿而來。只見殿上軍士們俱各睡。殿裏邊烏鵲無聲。兩旁排立着十數張金交椅。燈火輝煌。香煙縹緲。老祖心中疑惑。思想道。必定他們俱要出城迎敵去了。但不知先天天袋放在何處。等上去看看。隱住身形。悄悄的上殿。四下一看。只見偏殿中另有燈光。即忙舉步上前。從門外看進去了。只見孫臏與一位道者對坐閒談。中間放一張桌子。上放着先天天袋。心中想道。我何不先取了此寶。再去鎖仙牢搭救衆仙家門徒。豈不是好。一潛身往裏面就走。將近門前。復停住。暗想南極子叫他看守此寶。焉能善便給人偷去。且等個空兒。下手才穩。便立暗處。目不轉睛的望着孫臏。忽見他兩淚交流。對着那位

仙長道：我燕人只爲父母之仇，一時楞打王翦，惹得無當老祖下山，可憐八十四萬燕兵，死於雷層之下，只救得吾一家四口，只望臨淄母子聚首數年，誰料秦皇又起兵伐齊，在五雷陣裏遭困，老母死，亦不能送終，算起來，我貧道吃的苦真不少了。如今又有五老與海潮，亦不知幾時能夠回山呢。說着，大哭起來。那位道者勸了一回，便起身往後邊去了。只剩孫臏無精神打彩的，在椅上坐了一回，便起身在椅上磕睡起來。海祖一見暗喜道：此時再不下手，更待何時？忙忙三步當作兩步，搶上前去，拿了先天袋，又見桌子旁邊放着一雙沉香枴，忙拿在手中，回頭又看看孫臏還在夢中，卽忙出偏殿，又將先天袋掛在枴上，飛奔鎖仙牢而去。只見牢上用避火單罩着，便一伸手，想去收避火單，忽聽得背後一聲大喝，快拿刦牢的人。海潮聖人到吃一驚，忙扭頭回頭一看，認得是王禪王教二人。海潮忙將先天袋藏起，把雙枴插在腰間，仗劍回身說道：王禪兄弟，休得撒野。你老祖來刦鎖仙牢了，你把我怎麼快快與我揭去符篆萬事皆休。少若遲延，拿你去秦營中治罪。王禪兄弟一齊答道：無當你休發狂言，等我兄弟拿住你，也送進鎖仙牢裏坐坐。不由分說，齊用兵器來奔海潮。海潮大怒，仗劍相迎。三人在鎖仙牢旁邊大戰起來，有十餘個回合，猛然間一聲牛叫，只見孫臏跨着青牛，手中仗着峨嵋劍，大喝道：你偷了我的先天袋，又盜我沉香雙枴，還不逃走，竟敢在只裏刦牢。你想走往那裏去，便舞劍前來助戰。海潮聖人心中暗想：我於今雖劫不得鎖仙牢，也得他兩件寶貝，倘若被他們困住，到反走脫，不如三十六着，走爲上着，便一蹬兩足，縱金光起在空中，忽聽得一聲雷响，到吃了一驚，擡頭一看，只見南極老祖坐着白鶴，手仗金鉤，在頭頂飛來。海潮聖人說聲不好了，那老頭兒竟立在上面，只聽得一聲雷磨响，曉四方上來了四位散仙，各仗兵器前來，齊叫休要放走偷寶的賊。海潮聖人心中大驚，連忙招架各家兵器。那門外的假海潮與假南極戰陣，忽聞得半空中雷响，假海潮作當自家的師父得了手，一個個心中大喜。那些假孫臏聽得這一聲雷響，便空中一齊顯出身形，來夾攻。那些假海潮見了假孫臏，一個個心中想道：老祖既已得手，於今又添上了孫臏，料難支持，何不敗回營去，保守秦皇等老祖回來商議，豈不是好？各人虛砍一劍，敗將下來。那些假南極假孫臏不捨緊緊追來，事有先後，到底會見面的。那些假南極都往秦營追來，彼此未見，自然不吃驚。及至見了四個南極三個孫臏，心下大驚，只邊四個海潮，心下狐疑，兩下大叫：只邊說你看何人敢假扮他人，豈敢前來嚇人的？你是假南極假孫臏，我不怕你那邊說你就是真海潮聖人，我也不怕你。况我假對假的，就殺將起來，就把臨淄軍士嚇得吐舌搖頭。道真真古怪，爲何許多海潮聖人，又有許多南極孫臏呢？看來就是仙人亦在慌忙之中，彼此還兩不分真假，何況這

些肉體凡夫如何認得。只有驚嘆而已。那真海潮真人在雲端中與衆仙動手。心中想道：我得了他的寶貝，挪入先天袋，何不拿出來，把他衆人裝了，在袋內豈不是好便？將右手掄劍招架，左手忙把先天袋取出，拋將起來。果然有間房子大小，就射出兩股氣來，心中大喜，即便大喝道：衆妖仙，你看我的寶貝來，取你衆仙聞言，一齊仰首看見海潮聖人祭起先天袋，各把紙人拋起，各各隱住身形，都落下雲頭。海潮聖人見先天袋吸了數人進去，心中大悅，用手一指，先天袋即落在手中，其輕如無物，四下看看不見八個散仙，只見南極跨鶴的遠遠去了，便不追趕，忙催雲頭出了臨淄城，用目往下觀看，只見燈籠火把無數，又見南極與孫臏圍住衆門徒，說貧道到了，即忙冲入圍接戰，不知勝敗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海潮三劫鎖仙室 孫臏法遣泥神像

却說臨淄城外五個海潮四個孫臏大戰在一處，那瞭望的齊兵嚇得目瞪口呆，交頭接耳，呼兄喚弟的亂講道：「只事真真古怪，爲何竟有許多同樣的人，你們看看，那個是真，那個是假呢？我們當了數年的兵，上陣也有好幾次，從來未有只個今晚，只場交戰有趣，你言我語，暫且不提，且說海潮與南極等戰了多時，心中暗想：我今得了他的寶，又裝了他幾位散仙，還在此戀戰，做什麼？即便招呼了四位門徒，一齊招展金光，起在空中，竟往秦營而去。南極見了海潮敗走，一齊假意大叫道：「好海潮，你盜了我們法寶，走往那裏去？務要趕上擒回。」一齊駕起雲頭，假意追趕一回，即轉臨淄去了。只裏海潮老祖與四個門徒，喜欣欣來至蘆棚上，早有五老接進坐下。此時天將明亮，秦皇與及一班文武，聽信海潮老祖，便對衆人將劫牢之事細細說了一遍。秦皇聞言大喜，海潮老祖便將先天袋提在手中，道：「可恨南極老祖，拿了我幾家門徒，今日我也捉了他幾個散仙，且把他拿出來，打一打，然後與他換回衆門徒來。然後定計再與他們算帳，便把先天袋拿在手中，方欲打開袋，那說時遲來時快，孫臏在臨淄念了解訣，呪海潮老祖手中的先天袋，就變了形，竟是一個空袋了。兩根沉香枋，變了兩根竹條，竟將先天袋往下一抖，抖出幾個紙人，衆人只嚇得目瞪口呆。秦皇道：「如何是個破口袋？老祖都偷了他來。」海潮暗下自看一回，再聞此言，哎喲一聲，氣殺我也。往後一仰，咕咚一跤，跌倒衆仙看見，忙上前把老祖扶起，可憐把個萬劫不磨的無當老祖，真氣得面目更色，半晌嘆一口氣來。兩目一睜，又叫一聲道：「我有何顏面，回山掌教？我今定與南極子孫臏誓不兩立，忙取虬龍劍在手，即就出了秦營，要去交戰。五老忙忙上前攔着，笑臉叫聲：「老祖，暫息雷震之怒，我想孫臏遇五行金砂，誅仙陣與攢天箭，濕元陣，五雷陣，他吃老祖。」

的虧也不少。老祖今日却被他們戲弄，也未吃甚大虧，且不要去與他交戰。如今我們想個計較，定要成功。海潮老祖聞言，便復身坐下，雙眼望着五老道：「列位帝君有何妙計，可以搭救衆家門徒，以報今日戲侮之慚？」中華帝君道：「兩次劫鎖仙牢，却是單絲不成，孤掌難鳴。況且又被南極孫臏早爲防範，以致不能成功。今晚我等五人齊進臨淄，前去共劫鎖仙牢。若是南極孫臏沒有準備，就是唾手可以成功。若是他們有了準備的，我等五人各用先天法寶，頃刻之間，把他那座臨淄城化作灰滅烟飛。縱然南極孫臏有法力也難顧，只可自顧。何暇去救得別人？」海潮老祖聞言大喜道：「貧道也去奉陪走走。若是南極孫臏等有了準備，你五位與他們動手。貧道自然可以去劫鎖仙牢，搭救衆家門徒。五老帝君齊言正妙。秦皇便吩咐承奉官擺設素筵，與衆仙在蘆棚上宴飲。待等三更，便去臨淄城行事。且說南極孫臏與衆仙回至文華殿，與衆仙笑談海潮老祖偷去假先天袋之事。孫臏笑道：「海潮老祖在秦營不知羞恥到怎樣，待弟子算他一算，看是如何。」南極道：「廣文言之有理，你且算他。一算快些，看看他又作何事，做什麼計較奇謀來救他衆門徒。」等我這裏好安排了。孫臏答應一聲，連忙搖指一算，就知道了。忙對南極道：「海潮老祖此番再來劫鎖仙牢，非同兒戲。只因他在秦營內却被秦始皇嘲笑一場，心中懷恨，今晚與五老齊來，若劫不得鎖仙牢，他們五老各要祭先天之妙法寶，要把臨淄城化爲平地。」南極開言道：「他們老羞變成大怒，又怒了五老兒。若別的方法，我出家人到不怕他的。最怕祭出他的法寶來。」散仙齊道：「怎麼五老的至寶，只等利害掌教就不能破難道？掌教先天袋、龍鬚扇俱不能抵他得住。歷南極道：「列位有所不知，五老的至寶，縱然三教聖人下山，亦不能奈他的。何況我出家人衆位仙真問道他的寶貝是何等法寶？」南極道：「列位有所不知，他的神通比不得凡人。自他家修鍊與天同壽，與日月同明。此乃五方稱爲五帝，五老執掌五行之尊。金木水火土之精氣，呼吸所鍊，是以爲五行之元辰。東華帝君執掌是東方甲乙木，木能生火，火爲先天，火爲後天，木爲現在之木，逢金即剋。後天之火，遇水即滅。只有先天之水土不能掩混沌之前天乙生水，洪荒之世，上下皆全，收來不滿一勺，放之則彌六合。此乃先天之寶，自生自治。東華帝君若用他之精氣，借水生木，用泰山之土來治他的水，用土生金，以金生水。至於南華帝君執掌丙丁火，木能生火，火能生土，木爲先天，土爲後天，火爲現在之火，遇水即滅。後天之土，見木即陷。已有先天之水，金不能傷他，就是混沌之前天乙生水，水即生木。此乃先天之寶，比不得山林出產上接天淵，下透重泉，最水一枝，占盡浮沈世界，名爲日裏娑羅，是彼之精氣所鍊。他若祭此寶，只怕東方的枝木相引而生，瞬息之間，就遍處俱是枝木，無容針之地。又何可破？」西華帝君他執掌庚辛金。

金能生水。金爲先天。水爲後天。金爲現在之金。遇火卽化。後天之水。見土卽淹。只有先天之土。見木不能陷。混沌之前。天乙之後。混沌之後。刀氣分形。清者爲天。濁者爲地。地爲生萬物。此乃西華帝君之元辰。他若祭他的先天之土。頃刻之間。百萬里地方皆被土埋了。北華帝君執掌壬癸水。金能生水。水能生木。金爲先天。木爲後天。水爲後土。現在之水。遇土卽淹。後天之木。遇金卽折。只有先天之金。水不能化。混沌之前。天乙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能生土。土能生金。他祭起他的精氣。所鍊之金刀。則天下銅鐵兵刃之物。因數而至。誰人破得盡他的金。中華帝君執掌中央戊己土。火能生土。土能生金。水爲先天。金爲後天。土爲現在之土。遇土卽陷。後天之金。火見卽化。只有先天之火。水不能滅。混沌之前。天乙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離地之金。成三昧文明之象。此乃先天之寶。若是中華帝君祭起他的寶。只怕滿城皆爲灰燼矣。況且他們至寶相生相尅。若用先天之水。去破他先天之火劫。又反動了他們的水。若用先天之土。破他的水。又反動了他們土。故此三教聖人。也不能破他先天的法寶。孫臏聞言。便對南極道弟子細想。五位帝君。若不至於十分不得已的地步。也不宜用他的先天之寶。如今弟子到有一計。若海潮老祖。與五位帝君。此次再來劫鎖仙牢。若是劫不去。一定是用先天法寶的。只個臨淄城自然難保。卽宜預籌其對付。不如將計就計。又戲弄他一回。今晚三更時候。衆仙長可在文華殿陪着老祖。坐談講論。待弟子去鎖仙牢。須要如此如此。他見無人防備。自然不肯下此毒手。亦可以救燃眉之急。南極笑道。此計甚妙。事不宜遲。遂命王禪王敖白猿毛遂。你四人先到鎖仙牢中。待等交至三更時分。衆仙真人。俱送入西偏殿裏。你四人小心看守。不可疎失。使他們臨期不便推算。四人領命去了。只等三更時分。卽便行事。孫臏辭了南極老祖。出了文華殿上。便叫值官旂牌過來了。問城中可有多少的古廟。內有旂牌。稟道。離禁門不遠。有所三清古廟。年代最久。又問裏面塑的神像。可多麼。旂牌說道。塑像多得很。共有二三十尊。孫臏便叫旂牌。你與人卽去。擡十五尊泥身。來到鎖仙牢。交令不可有誤。旂牌聞言。忙去邀夥伴。回到三清廟中。抬了十五尊泥像來。至鎖仙牢前。交令不表。且說蘆棚中五老。與海潮老祖。看看將到三更。海潮老祖便與五老道。帝君。你們此番前去劫牢。休要又中了他們的詭計。你們何不算算。看有防備沒有。中華帝君道。他們定然有看守鎖仙牢的。我等此去。南極總有提防。不消說得。海潮老祖道。南極孫臏詭計多端。他見我們去了兩次。或者提防人。俱在別處。你們算算。看才好起行。中華帝君聞言。便搖指一算。道。齊在鎖仙牢中。不會又往別處。自古占卦問卜。俱是因問一件事。算一件事。若是中華帝君。依海潮聖人。問南極等甚麼定計。自然就算得出來。只因問真人。俱現在何處。此時候將交三更。衆

位真人是住在鎖仙牢。海潮老祖與五老也不再算。俱各大喜。一齊出了蘆棚。各各上了脚力。齊奔臨淄。半空中收住雲霧。各閃慧眼。往下觀看。四門上淨悄悄。並無一人。只有幾個軍士。在窩舖裏支更。五位帝君與海潮老祖。俱各暗中欣喜。遂道：「南極孫臏。卽無準備。我等此來。原爲劫了鎖仙牢之事。搭救衆位仙眞。卽今沒有準備。自然可以動手成功。不必施用先天法寶了。海潮老祖道：「雖然如此。或者他們有的埋伏。五位帝君齊道：「老祖只敢前去。劫了他鎖仙牢。沒有埋伏罷了。如有埋伏。我們與他動手。老祖你只敢前去。打劫鎖仙牢。救出衆位眞人。就是了。六人在雲中商議定計。放的一聲。就落將下來。此時已交三更已久。南極老祖與孫臏早已安排得停停妥妥。他們六人便先往文華殿來。隱住仙形。往裏面一看。只見南極老祖與衆位散仙。在那裏坐着。講他劫鎖仙牢的笑話。再不見王禪王敖白猿毛遂四人。海潮聖人聽見南極老祖羞笑於他。心中大怒。卽欲挺劍上前相殺。就有五位帝君忙忙攔住。悄悄的說道：「老祖且勿動手。吾們是來劫鎖仙牢。他們怎肯輕放。未免又有一番相鬪。又要一場大戰。驚動於他。且有準備。不如先去劫了鎖仙牢罷。海潮老祖無奈。只得忍性。同着五位帝君。齊望着鎖仙牢去。海潮老祖道：「方才文華殿不見王禪王敖白猿四人看守。就容易了。說罷。已到鎖仙牢門口。將符用開鎖法。把鎖開了。無一個人影。海潮老祖便忙搶上前一步。先去揭鎖仙牢門的符。用手把門推開。只見裏面黑暗暗的。悄然無聲。正舉步往裏面走去。只聽得一聲。吶喝。什麼人敢開鎖仙牢的門。海潮老祖與五位帝君各吃一驚。忙暗中一看。見是孫臏跨着青牛。似飛如箭而來。就有位帝君各上仙禽。上前迎敵。五老一齊說道：「孫臏休得無理。有我五位帝君在此。孫臏看見五老將近上來。道：「好大膽的五個老頭兒。又來搶劫我們的鎖仙牢了。舞動雙拐。沖將上來。五老大怒道：「你可渾身是胆也。敢與我們動手。便一齊舉動如意。把孫臏圍住。廝殺海潮見五老把孫臏戰住。四面八方無人接應。心中大喜。忙念眞言。用虬龍劍往上一指。就起了一般金光。照着牢中海潮老祖。催狽進了牢中。只見十五家門徒。俱坐在牢內。便一聲吶喝。衆門徒快快跟出家人出去罷。只見駕雲紛紛。衆門徒起在半天之中。海潮作法念呪。就顯出一條金橋。與衆門徒立上。便如飛望秦營而去。五老看見齊提起飛禽。冲天而起。此時衆位已到了也。一齊駕雲來趕。五位帝君跨得是飛禽。衆仙騎的是走獸。自然趕飛禽不上。五位帝君趕上海潮老祖。一齊進入秦營。只裏秦皇與一班文武。在黃羅帳上。明燈亮燭的。專等海潮老祖與五位帝君回來。只見半空中落座金橋。站着海潮聖人。與及十五位眞人。隨後五位帝君也落將下來。海潮老祖便把無極圖一提。金橋就不見了。只見十六人一齊腳踏實地。同步上到黃羅帳來。見秦皇秦皇卽忙離座相迎。一齊見禮。

按次而坐，只見十五位真人，也就默默無言，隨衆坐了。秦皇即便吩咐排素宴上來，與衆家仙長賀功慶喜，又命金子陵王翦與十五家真人把盞，金王二人領命，忙至十五家真人席前，酌上了酒，滿臉陪笑，齊叫一聲師兄，爲弟奉聖旨，代勞大師兄，此杯是你先飲，挨次而飲，此酒罷，只見混天真人瞪着雙眼，低頭不語，金王二人又到等二三位真人跟前，俱是一樣，合營大小官員，俱各駭然。海潮看見如此，說道：衆門徒在鎖仙牢被鎮得日子久了，故有昏迷之形，你們取一盃水來，等我出家人與他們退了魔法，自然清醒了。秦皇聞言，忙命承奉官取過水一盃，奉與海潮老祖，老祖接在手中，取出虬龍劍來，念動咒語，使一口法水，對着衆真人噴去。這一面孫臏在臨淄城內，要想到念解法咒，不料海潮老祖到代，他念了只見一陣狂風，就地捲起，滿營中燈火盡皆恍動，兩班文武俱吃了一驚。金子陵王翦二人定睛一看，說聲不好，大家一齊翻身亂跑，正是：失弱多因無意，有心聽變稀奇，非是衆仙無目，忘察只貪便宜。一時間衆位真人俱變了本相，把個黃羅寶帳就相似古廟一般，也有拱手含笑的，也有怒目橫眉的，也有垂眉的，也有捩鬚的，沈沈默默，坐在燈影之下，合營齊道變了變了。海潮老祖又去劫鎖仙牢，衆真人目今又劫了此寶，海潮與五老早已看見，只氣得目瞪口呆，呆秦皇忙道：快些走罷。孫臏妖法又來了，轉步就走。海潮忙上前攔住，賢皇休得驚慌，有出家人在此，秦皇道：老祖休得兒戲，孤吃虧不少了。百官快些走罷，看他活動走起來，損兵折將呢。海潮老祖真羞得面紅過耳，啞口無言。五位帝君道：賢皇不必害怕，這是泥胎，焉能活動。秦皇道：不會活動，如何跟得海潮老祖進營。孤家心上實是被他嚇碎了幾次，快些打發他出去。正鬧之間，天已大明，海潮老祖就命人把只些泥胎，一個個全行打碎，往外抬去。秦皇連擺手道：不要惹出禍來，便即送出去，還怕他作怪，你要打碎了，就怕得罪了，惹出禍來，作起古怪事來，你這些道士只怕敵不住他。那些泥胎便令王翦與金子陵快多點幾十名軍士前來，把只些泥胎抬出營外去。金王二人忙領了二十名軍士，着兩個人抬一個，就把十五個泥胎天尊抬出營去。王翦說道：抬是抬出，只是抬到那裏去。金子陵道：少不得尋一個古廟，抬到那裏去就是了。軍士開言道：只處大隊西北角上，離此有三里路，有一座古廟。金子陵道：就抬到那裏罷。一個個抬着泥像，到像那裏敬神進廟一般，正走之間，猛聽得一聲牛叫，衆人一齊喊叫一聲：呵唷不好。孫臏來了三十名軍士，也有顧不得你看孫臏在那裏，便一齊回頭就跑。金子陵與王翦也吃了一驚，回馬就走，又是加一鞭，飛走回去。大營而來，在馬上與軍士個個回頭觀看那些泥胎的天尊，也跟將下來一個個，心魂不在，軍士門叫救命。金子陵亦喊道：沒命了。金王二人馬快，早到轅門，跑下馬來，飛奔黃羅帳，也顧不得行禮氣。

吁吁的道不好了不好了。泥胎又作怪了。跟着跑進帳來。嚇得慌慌忙忙。始皇抬頭看見十五個泥胎的天尊。順着風塵跑進營來。秦皇和衆臣。那裏還有魂魄。一齊亂走了。海潮老祖一見大怒。忙忙迎將出來。大喝一聲。還不與我站住呢。一伸手。便有一個掌心雷。接連就是一個焦雷。衆泥胎方才立着不動。海潮老祖與五位帝君。回進營。看見秦皇君臣。都躲進帳後裏面。看看雷响過。風聲止了。秦皇與衆臣出來說道。老祖。你說孤家單怕泥胎。是會作怪的。今日如何嚇殺孤也。大叫齊國難平。不如收兵回國。便是殿西侯。你到底怎樣。又把只泥胎勾引進來。海潮聖人道。此是孫臏的妖法。有貧道等在此。縱有孫臏的妖法。亦是不妨。請賢王放心。吩咐衆兵。不許喧鬧。另叫三十名軍士。來抬去罷。衆軍士那裏還敢上前。海潮老祖與五位帝君。一見大怒。道。你們只管抬去。出家人與你等送出衆人。見海潮老祖等。押送就壯了。大胆。招呼一聲。齊上去抬。雖然抬着。心中猶是驚慌。口裏道。老祖。我等蟻蚊之命。要緊。五老與老祖聞言。又氣又笑道。快些走。不妨的。忽然一陣狂風。望西北角上來。剛走不上半里。猛然間一聲牛叫。衆軍士嚇得魂不附體。一齊拋下道。呵。咱我等死也。一齊亂跑。跌倒崩頭。一行一跌。海潮老祖等壓喝不住。只得由衆人走去。忙閃慧眼一看。只見孫臏斜跨青牛。橫担雙拐。迎將上來。道。衆位老祖。請只些泥胎道士。進營去作甚麼。他們是泥塑的。不會念經拜懺的。衆位老祖聞言。大怒道。則夫。你敢嘲笑戲弄我。等麼。你我誓不兩立。海潮老祖催亂上前。照孫臏就是一劍。孫臏就用拐架過。五位帝君。一齊上前。就把孫臏圍住。五柄金如意。一口寶劍。就此閃電一般。孫臏全不懼怕。舞動雙拐。就如活龍一般。上下飛舞。風不透。雨不漏。就把六般兵器。迫住衆軍士。跑回營中。報與秦皇知道。衆真人與金王二人。牽着兵丁。一齊上前助戰。王翦便令軍士把那些泥胎。盡行打碎。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孫臏幻術鬧秦營 東華大擺森羅陣

却說王翦率衆軍士。用根棒將那十五位天尊。盡行打落泥胎。只剩下裏邊的木頭。又無面目。認不出模樣。王翦便叫軍士用火燒化。只邊點火。那邊五位帝君。發狠的惡戰。孫臏一面招架。一面偷看王翦用火燒着那些木頭。他口中念念有詞。那些木頭便跳將起來。身上帶着煙火。現出火箍射來。王翦與衆軍士。一見大驚。哄的一聲不好。那木着火。直往前亂冲。王翦各衆軍士。個個驚得叫苦連天。海潮等回首一看。只見一陣煙火光。隨着秦兵亂跑。心下到大吃一驚。棄了孫臏。俱一齊趕將下來。孫臏在後大叫五位帝君。與海潮老祖。往那裏走。催開青牛。往下趕來。就有東華帝君。心中大怒。忙祭起追魂箭來。傷孫臏。南華帝君祭起火靈珠。西華帝君祭起鎖心針。北華帝君祭起萬雲煙。中華

帝君忙祭起金沙數件法寶正在半空中祥光萬道瑞起千條向前打來孫臍就在青牛背上取出杏黃旗來念動真言把杏黃旗一指道法寶還不歸位五般法寶就在空中轉了一轉卽速飛回秦營而去五位帝君一見慌忙念呪收回法寶駕上雲頭各人收回法寶一齊直向秦營而逃只見孫臍將杏黃旗望秦營一指撥轉金光就騰空而起五位帝君也不追趕齊往秦營而回一支筆難寫兩家話一道牆難擋四面風始皇自從金子陵王翦等出陣自己正欲率領文武分營迎敵只見旗牌飛奔而來跪報道殿西侯等敗陣復回看看無數木頭火燒進營來了秦皇聞報大驚忙叫衆兵速速救火把個秦營鬧得翻江倒海救火不及救虧得海潮老祖先回營中見那羣木頭滿身煙火東跳西碰鬧得滿營火起原是孫臍奇變法術老祖但用掌心雷便把解法念動真言那些木頭就不動站着的燒了海潮老祖忙喚叫軍士用水來淋熄忽然一縱金光在火中照耀出來那燒不盡的木頭一齊飛起燒着大營左右兩營卽時通紅海潮老祖大驚忙念動真言施海水來方把火淋滅滿營都熄左右營下裏的火俱熄了尙有三個大火球冒着黑煙東滾西滾的全然不滅海潮聖人正在無可奈何恰遇着五老進營而來有南華帝君看見三個火球兒滿地上亂滾忙取出避火劍來趕上去照着一個火球就是一劍連砍三劍便將三個火球劈開原來是三個木墩兒還不住吐火噴煙的衆人方才放心坐下秦皇不覺落下淚來道孤自起兵以來兵對兵將對將未嘗輸過一陣只因遇着孫臍法術利害自從易州就被他用法敗了孤家幾陣傷了無數人馬如今又在臨淄又且添上南極與衆位仙眞愈難取勝依孤的愚見不如差人去講和兩下無傷兵之患孤的愚意退回易州之地還與齊國同衆位眞人且息兵罷戰叫孤的兵馬收回咸陽見機行事也罷海潮聖人道若論孫臍胆大逆天行事南極子助惡累次欺侮出家人聖上暫且停兵數日待貧道去兜率宮問他的掌教太上老君彼如何不約束衆門徒以小犯上之罪說罷就要辭別始皇去了就有五位帝君連忙上前說道老祖不可臨淄的氣運有限若進兜率宮去求請他日回山豈不被三山五嶽的道友恥笑倘或太上老君歸而應承去治南極子與及孫臍之罪把你勸回山他也不去治他們的罪此是却如何奈得兜率宮海潮老祖道貧道的法寶都被他們破了拿甚麼去降得他治得他們不然待貧道另往名山聘請道友到來與他們見個高下五位帝君齊說老祖休得如此若是後輩的道方請來法力也不高強若是要請先輩老祖俱與南極子先輩的道友同爲聯手且他不在劫內不肯下山來就到各處去借法寶他們有杏黃旗龍鬚扇也不能治他們海潮聖人道據帝君之說難道被他戲侮一場拋了那衆門徒悄悄的回山去不成五位帝君笑道老祖不必如此我等

從長計議。還當設法智困臨淄。使南極不能施展法力。救得衆位真人出來。方能出了我們只口怒氣。海潮老祖道。我的法寶盡行收去了。要請列位道友。又說不中用我也。主意全無。進退兩難。五位帝君。你們有何妙計。與我出家人。出口怨氣。就有中華帝君道。如今衆位真人。你們偷也偷不出來。劫也劫不到手。我到有個八陣式。可能得困住他們。正好擺得了海潮老祖道。帝君。你們要擺陣。但是正要機密。中華帝君道。無害我們去擺一陣陣。內暗藏八卦。外列五行。又有先天開其門。後天開其戶。中間變化不測。一陣藏八卦。名爲萬象森羅陣。漫說南極子與孫臏。就是三清下界。也要拿得住他。始皇聞言。心中暗想。這些玄妙的陣法。說都難盡信。實是受哄非。是一次。目今是騎虎之勢。擺也由得他擺。不擺也由得他不擺。少不得由他們去鬧。遂向着中華帝君一躬道。老祖要擺森羅陣。困住南極與孫臏。未知幾時調遣兵將。但又不知要用的甚麼鎮物。或要多人少馬。接濟朕的大小三軍文武將官。憑任調遣。不必通知。中華帝君忙陪禮道。貧道也要仗聖主洪福。如今營外揀選一塊地。四方要圓的。便可擺陣。只在明晚三更行事。又叫殿西侯。你同出家人出營去。看看吉地。好擺此陣。起身隨即辭了始皇。老祖與衆仙長。就同着王翦。出了黃羅大帳。一同上了脚力。行了一里之遙。只見前面的無數土崗。就有中華帝君問道。前面一派土崗。是什麼所在。王翦道。弟子也不認得。便叫軍士前來問明白。便對中華帝君說道。此地名喚無極崗。落孫坡。中華帝君聞言大喜道。大將怕犯地名。只個地名正犯二人的名字。就在此佈陣。必然制住他們。便同着王翦來至崗上。看了一回。中華帝君就在黃鵠上。念動真言。頃刻之間。就來了二位神祇。一個大紅袍黃金甲。頭帶紫金冠。提着鎚。一個頭戴方巾道服。身高二丈。手提拐杖。忙走在東華帝君跟前。參見道。帝君喚本山上神土地。有何使用。中華帝君道。無事不敢冒褻衆位神祇。今晚三更貧道要在此擺陣。請神借用。二三位神祇。將崗前崗後的。無主有主孤魂。一應妖魔鬼怪飛禽走獸之類。都要與我驅逐百里之外。不得容留一個。在於此處。若不潔淨。有冒天神。就是你二位。的責成。違令者聽。當時山神土地聞言。不敢怠慢。前去依令而行。中華帝君與王翦。回至蘆棚。便將看見崗名地名對衆說了。俱各大喜。中華帝君便叫一聲殿西侯。你可去方寸揀選的。那塊潔淨地方。東南西北四圍居址。須要認真地位。方可帶兵來擺仙陣。高阜要剷平。要按金木水火土五行分次。上俱用白牌一面。寫着五行台三個大字。台高一丈二尺。不用大方圓。也是一丈二尺。正東爲甲乙台。台上設青旗一面。上寫青龍之神。用荆條木棍九九八十一根。擺在東方甲乙木伺候。不得有違。正西方爲庚辛台。台上要設白旗一面。上書白虎之神。將鋼刀利刃預備三十六口。擺在正西。將來應用。正南方爲丙丁台。台上設紅

旗一面。上寫朱雀之神。預備楊枝淨水數桶聽用。不得有違。中央爲戊己土台。台上設立黃旗一面。上寫勾陳之神。預備黃砂一斗。台下以便各按五方顏色。旗青黃赤白黑。左右築高牆一帶。止可高三丈六尺。象周天數。只五行。台牆內邊。西方上設一面陣門台。台高二丈四尺。上要接連二十四氣台上邊。設立日精月華旗杆。正中間設立太上御座白菱硃砂黃紙伺候。台上邊另築一座台。名爲後天台。台上也立着日精月華旗。設下御座牌座等儀仗。正北上另設一座水府台。台上設立皂旗七面。按七星之形。中間設一杆大纛旗。上寫五湖四海龍神。台後邊再築一台。名爲後天水滄台。台上也設立皂旗七面。牌劍伺候。東北艮地上也築一座台。台高二丈四尺。台上設立九兵旗。劍伺候。中間豎立一杆三山旗。用白牌一面。上寫五岳台。台後又接着一座後天離明台。台上立紅旗一面。正東上築一座五雷台。台上設立八帥旗八面。中間豎一杆九天幡。台後插一枝玄武旗。天霹靂台。設八面八方旂。東方甲乙屬木。設立巽風台。台要高二丈四尺。台上設立八風旗八杆。正南上豎一面龍吟虎嘯幡。台後邊也築一台。名曰催巽台。台上也設立巽風旗八杆。正南上築一座高大台。台高二丈四尺。設立紅旗五面。中間氣火神幡台。台邊接着後天水府台。台上也立皂旗八面。西南上也築一座地靈台。台高一丈八尺。按着一十八層幽冥之數。台上豎立白旗五面。中間立幽冥教幡一面。台邊連接一座後天五岳仙台。也立五岳旗五杆。正南上築一座水澤台。台高二丈二尺。其上設立見明幡一面。中間復立水草河神旗二面。台後接高台一座。後天地府台。台上也設陰幡十面。共總是先天八座。按着乾坎艮震巽離坤兌的次序。八陣台相連八座。五岳朝天相連五座。正中間另築一座高台。台高三丈。按十三天。寬二十四尺。按二十四氣。設立大鼓十二面。按十二時辰。豎立一杆金鷄旂。兩杆玉虎旂。三杆三光旂。四杆四曜旂。五杆五方旂。六杆六丁六甲旂。七杆七星旂。八杆八卦旂。九杆九宮九曜旂。十杆普天將星旂。十二杆惡煞兇星旂。二十八杆星宿旂。三十六杆天罡旂。七十二杆地煞旂。各各台上俱要用白菱硃砂新筆黃紙劍牌等物應用。陣外牆壁共開四門。每門要用兵馬三百。俱要帶狗血污穢之物。每門上設立幾桶。王翦領命。忙去照法施行。真個口吹之力。霎時間就豎立台上。王翦奏知秦皇。周旋看了一回。但有不是。更改更改。然後回至蘆棚。見了中華帝君覆命。中華帝君又叫王翦。奏知秦皇。要四員將官。分四門外埋伏。要一杆八面綠牌。一十六面青黃白旗。俱要二丈八尺。綠牌上書八個陣字。按天門地戶雷轟風磨水絕火焰山障困澤紅字牌。上書乾坎震艮巽離坤兌八字。金牌上書森羅陣。三個大楷。皂旗上書中央戊己土五個大字。中華帝君將手一拱。便對着秦皇道。借仗賢皇西北乾天。有一座名曰天門陣。陣內有兩座台。賢皇可到

後台上鎮守秦皇道，孤恐不能對敵。帝君另遣別人罷。中華帝君道：不妨如遇南極子孫贖與衆妖仙等行陣。貧道有件法寶，與賢皇帶去，能制住他們。金子陵與王翦，你二人奉陪賢皇在台上立飛龍旗，中華旗兩杆，你二人各掌一柄。若有敵人來打陣，將此旗連展三展，賢皇即用吾的法寶打去，定然如意的說罷。在懷中取出如意珠子一顆來，遞與始皇。始皇接着看看，有黃豆大大，大笑道：帝君，此珠有何作用？中華帝君說道：賢皇休得小覷此寶，乃是貧道修煉數千年的元神所煉，非同小可，勿作兒戲。秦皇無奈，只得領命。帝君再傳授靈文呪語，秦皇記着了。金子陵與王翦文武二臣同進天門陣內不提。且說那中華帝君又喚翻江真人，你去鎮守坎地水絕陣，不得有違。拔山真人，你去鎮守山障陣，運匏真人，你去正東方鎮守雷轟陣，不得有誤。革面真人，你去東南角鎮守風磨陣，不得有違。吐絲真人，你去正南方鎮守焰火陣，不可違命。倒海真人，你與出家人鎮守西南方地戶陣，不可有誤。行雨真人，你去正西方鎮守恐澤陣，不可有失。各位真人聽罷，各各領法旨，自進各陣去了。中華帝君便又對東華帝君言道：道兄，你到正東那座台上鎮守，如有妙用，衆真人聽罷，各各領法旨，自進各陣去了。中華帝君便又對東華帝君言道：道兄，你到正東那座台上鎮守，如遇敵人進陣，你將台上那杆青龍旗展動，自有妙用。如遇南極子等進陣，你即用先天法寶施展，不可放走來人。東華帝君領法旨，往前東方鎮守。中華帝君再請南華帝君，你與出家人鎮守南方丙丁火台，如有敵人進陣，即將台旗搖動，自有妙用。如遇南極子等，你即用先天法寶施展，不可放走來人。南華帝君領旨而去。又命北華帝君去守北方壬癸台。若遇敵人進陣，即用先天法寶搖動，自有妙用。只留中央戊己台，自家鎮守。各位帝君領命前去執掌鎮守而去。然後與海潮聖人各跨脚力，先上中央戊己台來，把臺上一切幡旗放在一處，脫下朱履，摘去了金冠，用白芨珠砂畫了符篆，口中念念有詞，用三昧真火，把符篆化了。命海潮老祖把三百三十四杆旗幡都拉了起來，忙把金如意高舉道：列宿速降，只聽得一陣風響，道臺前早站了無數神將，口尊帝君差遣吾神等那裏施用。中華帝君道：無事，不敢冒瀆尊神。衆位星君等，只因南極老祖與孫贖等，現在臨淄逆天行事，今日貧道擺上這座萬象森羅陣，借仗衆位帝君之力鎮守。只座森羅陣，若有敵人進陣，全仗星君衆位等神力，敵人不許疎放。如有不遵者，即送至無極真人處治罰。如有真人遵旨，貧道自有所奏聞。衆神領了法旨，各領各的旗幡，站立中華帝君忙念動收光呪，便把諸神掩住法體。然後與海潮老祖各跨脚力，駕雲來到天門臺，臺上有要書符念呪，真個是吹口之力，只見綠雲交錯，將下來無數神祇，正是：到來四女一時同，日月星辰下九空。道教無門法力大，滿天列宿在胸中。即刻來了四位功曹，四位

神女日精月華一齊到了臺前聽候法旨中華帝君忙囑了一番各歸各禱之下去了中華帝君忙駕鵲騰雲早到地戶臺台上又將靈符焚化即將幽冥靈神陰兵陰將俱來鎮守地戶台又到雷轟臺請了五雷神在此臺鎮守又到風磨臺請了風神鎮守此陣又到水絕台請了水神鎮守此陣又到火焰陣請了分火星君鎮守此陣又到山障陣請了五嶽山神鎮守此陣又到困澤陣請了金龍四大王楊四將軍率領水草神兵鎮守一一請神已畢便對海潮聖人道敢煩老祖只在天門臺森羅陣前等候有人闖進陣來借仗法力與衆位之靈神困住敵人不可放手吩咐已畢即便駕鵲來至外圍便喚章邯在東門接戰出陣之人恐怯他有仙法可用污穢之物打他使他不能騰挪變化又命趙高鎮守南門英布鎮守西門彭越鎮守北門俱要各帶污穢之物此是一樣吩咐已畢忙又駕鵲回至中央戊己臺來指蓋印書符念咒霎時間請下一位尊神來只見他怎麼樣打扮鵲黃袍兒是淡金腰間紅玉帶通明三尖刀上生雲霧白虎馬走起狂風有中華帝君一見楊元帥來至臺前躬身陪笑道前者全仗尊宿大聖神犬破了南極削花金刀未曾前來謝謝今日又煩瀆尊神鎮守森羅陣的東方候成功之日書名上奏楊元帥領法旨一縱金光便來震地上鎮守復又請溫元帥鎮守南門又請喪門大元帥鎮守西門再請趙元帥鎮守北門諸事已畢方纔簪上了冠着了朱履然後駕黃鵲再到陣中陣外團團的繞了三遍此時天交四鼓又在黃鵲背上拘了山神土地前來吩咐率了山精石靈在城牆外四面謹守不許放人越牆逃脫如違者聽貶然後方才又請天羅神在雲端之上放下天羅又請地網神就在地面蒙着地網要使南極與孫臏等不能騰空逃去然後回至中央戊己土運動神功正是挖坑就地等虎豹漫天散網打蛟龍中華帝君擺陣我且不表却說南極孫臏等各各回至文華殿亦有齊襄王擺上素筵與他們慶功各敘了一回爭戰之事齊襄王方才辭去衆仙坐至三更方散南極與孫臏就在文華殿打坐南極便對孫臏道臨淄的洪福將盡西秦皇氣正旺今日與海潮戰他雖然失利到底不能逆天待等至明日貧道約個人來要與他們講和他就顏色有光各各回山罷孫臏道弟子豈有不知只是萬分無奈弟子等上吳橋葬母親就把臨淄的事總總不管了說話之間天已交四更只因臨淄城內有了高人是以前怕奸細所以三更半夜不用關鎖城門隨時有人出入忽見一個旗牌來至文華大殿正中跪下跟前報道東北角上到了四更時分起了紅光一陣至今不知何故特來稟知請令定奪孫臏聞言一點首那個旗牌就歸他的汛地去了孫臏即對南極道老祖方才藍旗來稟報道東北角上起了一陣紅光其中定有一個原故老祖何不與弟子去看看是何凶吉南極老祖道言之有理說罷二人走

出殿去。自有當值官在此伺候。一見二人出來，吩咐備了脚力，跨鶴騎牛，忙上臨淄城來。不許兵出聲揚名。他二人便站住城壕內邊，閃開慧眼，定睛觀看。只見紅光中隱着一般殺氣。孫臏道：「老祖可看見麼？」裏面影影綽綽，有二三十個高臺，旗幟搖動，不計其數。好似各按方位，看去一個狼狽羅陣的光景。只見布得十分稠密，十分利害。他應改擺在西北角。乾天佈陣，才是爲何？反在東北角上。良地上呢？南極道：「你不見那一帶土岡麼？必有一個原故。取意，但不知此帶土岡叫做什麼名字？」孫臏忙叫城上之兵前來問時。方知是無極岡。落孫坡。二人聽得點頭無言。南極道：「大將爲人，只怕犯地名。此乃冲犯相尅之數。原來他取此意來治我們。此番難以敵手了。也是劫數。且回殿去，再作道理。看完已是天交五更。又見衆仙坐功已完，便上殿參見。見殿中燈火輝煌。白鶴童子在一旁打睡。東方朔說道：「你逍遙快樂，睡罷就起來了。他道：「在此打睡。」毛遂笑道：「你必學了我的武藝，晚晚睡覺。」王禪笑道：「你有甚麼武藝？他學你的。」毛遂道：「想必晚上作賊，就沒空睡覺。」王禪笑道：「不怕羞的矮根子，還要自己誇嘴。」毛遂道：「你看講句笑話兒，你又罵了。」便鴨雞鵝行的上了文華大殿。來至白鶴童子跟前。毛遂身矮，敲不着頭上。就在脚上拍了幾拍，伸手的擰了一擰。正擰着脚筋。白鶴童子哎呀一聲，把脚一蹬。毛遂不會防備，他蹬了一交。哎呀一聲。衆仙俱各大笑。白鶴童子連忙睜開眼一看，見是毛遂，不好意思。忙忙上前扶起來。道：「眞人都有得罪。一時失錯，休怪休怪。」毛遂連忙起來，整整冠兒，道：「好踢呀！你看我見了老祖，要告訴打你幾下呢。」白鶴童子笑道：「眞人上梁不正下梁歪。我在這裏打睡，誰人叫你前來擰我一擰？眞人也有一個過處。」毛遂笑道：「呆物，你晚上因何不睡？天交五更，雞鳴了三遍，你還靠住此間打睡。童兒道：「你不知昨晚三更，有旗牌來報信，說東北角上起了一段紅光。老祖與孫廣文去看。至今才回來。衆仙齊道：「如何的？不通知我們前去走走。」毛遂笑道：「上陣廝殺，用着我們前去走走。只紅光現法之處，定有好的。必不叫我等知到。又怕我們佔了他的光呢。」正說着，只見南極老祖與孫臏來至跟前，隨着一齊進殿中坐下。毛遂看見南極老祖與孫臏就有悶悶不樂之色。毛遂問道：「方才去看見些甚麼？如何回來俱有不樂之色？」南極子道：「方才你說過紅光之處，定有甚麼好意，有占了你。你們怎曉的？是人家下了砲手。高築法台，密設陣式，來困住我們呢。」毛遂道：「掌教道法無邊，縱有甚麼陣治他不得？麼？他也不過請些神將而來，攔住老祖，縱有鎮物法寶，也難傷你。只不壞法體，怎麼就憂悶便氣起來說罷？」哈哈大笑。南極道：「你笑什麼？」毛遂道：「掌教不必假作爲難，也不必愁悶。我矮人到有一個妙計。」孫臏聞言道：「毛眞人有何妙計？」毛遂道：「到好笑。三哥，你都不知道。如今他們擺下惡陣，不過爭強要勝。我只須下口氣，請人去央求於他，情願送回衆眞人掌。」

教卽刻歸山。三哥你上吳橋葬母。我們各自也散了。他擺此惡陣。要困誰來。只好臊臊自家收罷。我們再去與他陪上幾個禮。難道還不解開。南極老祖道。毛遂真人的妙計如此。大不濟事。既來之則安之。未必那陣就打住我們。我們都要上前打。若不願打陣。請自回山。不陪他禮。不甘心。居下風。貽笑於人。王敖說道。老祖聽矮根子的話。王禪也接口說道。賊矮子。他有甚麼大機謀。你一言我一語。把個毛遂說得面紅過耳。含嗔說道。我不過一時暗話。依不依在你們。你們就賊長賊短的罵起我來。我本不濟事。你們算好漢子。各請去打陣。我在此也無顏面。不如回山去罷。說罷。就把身子一扭。就要走。王禪笑道。賊根子。你若走去。看我不打折你的短腿。衆位仙真看見毛遂面帶羞容。便說道。道長不可與毛真人說笑了。他適才連我們都怪了。孫臏連忙急上前攔住說道。毛賢弟爲何因幾句笑話兒。就有去志。千看萬看着我孫臏之面。南極便道。毛真人方才出家人見你說我有好事瞞了你。故此說你幾句。就是王家兄弟。常時與你真人兒戲慣的。爲甚麼只回就惱了。毛遂道。掌教老祖你說那裏話。貧道怎敢怪老祖呢。只是衆仙長。你一言我一語。使人實是難過去。我毛遂就是一塊泥佛。他都無趣。南極笑道。王禪你兄弟快去代出家人向毛遂真人敬茶陪罪。王禪兄弟忙對毛真人說道。不是我兄弟說刺你。只因怕你模樣實有些難。毛遂笑道。大眼賊。你兩人還安排我麼。我就認真去了。我不敢領你的茶。常言道。騙人驕敵必敗。我們到底要仔細。是必斟詳算實。方可去打陣。南極老祖道。毛真人言之有理。必須要看過森羅大陣裏邊。沒有甚麼變動才好去打陣。孫臏道。果言之有理。若是得一個人進去。看看出來。就好分頭去破陣。毛遂大笑道。這有何難。鬼谷子你兄弟若拿盃茶來飲我。我就進陣去探個虛實。王禪兄弟道。毛真人。休得說狂言。毛遂道。你見來這些人。不是做見證的。王禪兄弟聞言說。毛真人。你若去。我叫人酌了茶來。便雙手高舉道。毛真人。我王禪兄弟不知你的法術。你今若果進陣探聽出來。我出家人再奉一杯茶與你。毛遂聽他言中有刺。便動了嗔癡。遂接過了茶來。一口吃了。道你兄弟穩坐在家裏待我毛遂去走走說罷。將身子一扭。身形就不見了。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毛遂被困森羅陣 孫臏大鬧五行台

却說毛遂被衆仙一激。忍不住嗔癡。便要去探森羅陣。孫臏忙上前攔住道。賢弟去不得。森羅陣非同小可。且有五老海潮等。你一人如何去得。毛遂道。看衆人的嘴面。我此去凶多吉少。但是要爭口氣。你休攔我。南極才說得一聲。真人要去。須要小心。言還未了。毛遂已招展金光去了。瞬息間。來至森羅陣前。看一遍。口中不言。心下暗想。好個惡陣。我跟

隨武子在隱仙觀看那十三卷兵書天文地理陰符戰冊從未見過此陣利害又看這邊高高下下有二十多座法台五色旗幡不計其數紛紛都是天兵天將上設天羅下設地網怎麼入得去出來休要惹火燒身自取其禍便要駕雲回去復又低頭暗想我在衆人面前誇了大口這一回去南極問我陣中光景如何怎的回答若說我看見陣勢利害未曾進去就回來了他們必笑我懦弱更不濟事了王禪兄弟豈肯輕恕前思後想便想將起來道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我該死在森羅陣要逃也逃不去且去試看便取了隱身草把身子隱住暗暗從森羅陣入去抬頭一望見一杆黑旂上書敵人入陣喪命六個白字心中暗笑這些老頭兒都會說大話掌教與三哥衆仙俱各神通變化奧妙無窮除非命該絕在他們手中再往內觀看見法台上立朱雀旗綠字金牌書火焰陣又有二台前豎紅旗五面中央立一枝三氣旗旗前有一位神將金甲紅袍赤髮紅鬚足踏風火輪仗着劈火劍後台上坐着個真人一手執令牌一手仗劍毛遂看了遂又順着至困澤陣也有高台上頭有水草河神不計其數九江八湖神將一個個金甲紅袍神威仗劍後天台上乃是陰曹旗也是道教玄門在那裏看守忽抬頭見一座高台在前面比別的高大只見祥雲騰空書着森羅台三個大字有大鼓十八面金雞玉兔旂兩枝三光四曜五方六甲七星八卦九宮普天星相凶神惡煞天罡地煞旗幡不少各按周天數目真個是奧妙玄通不可得九宮八卦類諸天海能納谷玄功大說與凡夫未信然毛遂隱身走到了戊己台只見四面四座高台五老皆在台上暗想陣勢大概知到了何必細看出去罷便回身仍往南方而來毛遂隱身竟得仙門入由南門不得出先前進南門是温大元帥把守奉忠義帝君法旨只許放入入不許放入聖神已看見入陣復又從他處來便露神光用狼牙棒一指真人休來吾神汛地吾奉忠義帝君法旨只許放入入不許放入出還不去更待何時毛遂聞言抬頭一看紅鬚赤髮光火生四個獠牙認得真威鎮南方法力大降魔扶正號温神毛遂認得大帥不敢向前忙將身望前來隱過了雷轟陣忙奔到西門而來早有一員天將用三尖兩刃刀橫攔住去路毛遂認得是楊戩暗想此處更不妙况且哮天犬利害不要惹他一翻身便過了水澤台直奔西門而來有一員天將在那裏攔住去路只見他方面大耳看分明五絳長鬚瑞氣生若問此人何姓氏伍員明甫是他名毛遂認得是伍子胥心中歡喜此處可得出去忙上前對風前一拱明甫認得毛遂壓大帥忙還禮道天漏星你入陣來的吾奉忠義帝君法旨在此等南極與孫臏入陣不許他出陣你如何入來又要出去毛遂道小弟奉掌教老祖法旨入陣來看虛實明甫可看前生之情放我出去大帥道真人你說話就不參詳了吾奉的忠義帝君親旨在此把

守若因前生之情放你出去，必然送上天庭聽貶。吾神不敢違天，逆沙真人你向別門去罷。毛遂聞言，不敢直闖，順着就奔北門，過了水府台，不看猶可，一看嚇得縮了一口氣。原來是伏虎正一玄壇趙元帥，只見他圓睜二目，手執金鞭，迎將上來。毛遂忙回身往內就走，暗想：衆神俱見我，不放我出去。上又有天羅，下又有地網，不要在混元陣中遭他毒手。想個計較出去才好。正在思想，忽聽一聲大喝：「矮賊，你往那裏去？原來忠義帝君在戊己台上，見個黑影東流到西，西流到東，用慧目仔細觀看，看不出甚麼東西。心中狐疑，陣中何故有個不定黑影？指指一算，不覺笑將起來。原來是他大胆，敢探看陣勢，在腰取寶貝名通明鏡，舉着向下一照，即見毛遂立在這處。毛遂那裏知道，被忠義上前把領頭扭住。毛遂說不好，往前一擺，怎得脫離中華，提起來笑道：「我排陣拿南極，你矮子仗隱身法來探陣中虛實，要比上天更難。」又取細仙繩，細住毛遂。毛遂道：「我同你無仇，這架势要攔死我。忠義道：「不攔你送你一處安身。」遂取一寶貝，叫定仙椿，念了真言，定在森羅台下，用仙繩把毛遂細在椿上，說道：「你會五遁，如今遁得否？你們有鎖仙牢，我有定仙椿，在此等等，少不得有人來同你作伴。」毛遂在椿上想遁，不能得脫，心中着忙，嗟怨是非，因為多開口煩惱，皆因好出頭，不表毛遂逢災，且言海潮陣中見忠義擒住毛遂，大喜出陣，至臨淄西門，叫齊兵快報海潮聖人，請南極孫臏答話。旗牌至殿，報知衆仙，見南極孫臏面色改變，齊道：「我們願去森羅陣會敵南極孫臏，知衆仙係有法，只因功行未滿，亦有應在劫內。」孫臏道：「不用同去，等我占毛遂的吉凶。」搖指早已算出對壽星道：「毛遂探陣，被忠義擒了，細在定仙椿。我們要去救他，才是南極道。」孫臏你與幾家仙人去打陣，衆仙聞得，你也要去，我也要，也要去南極便道：「只請四位去足矣。」對綠眉長笑，榮勾坦腹四仙道：「你四人同孫臏前去，四人大喜，只因南極見四仙印堂黑暗，知他有劫數，不能逃脫。故叫四個去，又向耳邊對孫臏道：「你雖困在陣，定不能傷你。出家人亦要來應劫數，凡事總要小心。」孫臏會意，便辭別衆人，與四仙出殿上騎，向西門來，對四仙道：「方才掌教附耳吩咐，森羅陣非同小可，雖要分頭打陣，我等入陣，再作道理。」一齊入陣，海潮見引仙，藩分開走出四隻鹿，坐了散仙四個，聚仙陣會過，認得長笑綠眉榮勾坦腹，又見一對素羅幡，後隨四將，孫臏沖來，大喝：「夫休走，有老祖在此。」孫臏笑道：「老祖，又來要你徒弟。」海潮道：「休得胡言，你在東方擺下一陣，你可敢去打孫臏道，要破何難之有？你回去，我隨後來吩咐。」四將回城，催牛同着四仙入陣，聽得人聲大叫，孫臏入陣，各處防備。孫臏與四仙細看陣勢，好利害。四下騰騰殺氣，八邊滾滾祥光，三氣神光亂展，水草河旂高飄，天御虛振中央，萬丈森羅勢廣，五湖四海龍王水澤五嶽無常。看完此陣，吃驚說：「好利害。」見海潮前來大叫，孫臏入陣，你不展

你法力入來就想出萬萬不能。孫臏道：休誇大口，兩下交戰，殺了十數合，聽得鐘聲，雷轟陣來了。海潮門徒口作歌而來。海島三山任我行，只因劫數下紅塵。順天應運扶秦主，指日臨淄一掃平。運匏真人相助師，父殺有幾十回。合回轉陣內，孫臏等趕入，運匏大喜，上台化符，把五雷幡向上一舉。五雷神不下，更待何時？聽得滿陣雷響，五雷陣從空而來。孫臏說不好，把杏黃旗一展，一道金光，把五雷迫住，不能落下。四仙道：五雷利害，雖然仗旗把雷擋住，此陣難破。快闖過去。孫臏當先冲雷過陣，四仙在後跟隨。海潮趕來，大叫孫臏休走，取了一件寶貝，名扣仙鐘，祭起來。後邊四仙正走，便道孫真人，你去破前頭陣。我們拿下了海潮，就易了急回頭聽的風響，見一朵彩雲托一口鐘，往下落來。榮勾仙取寶貝，名打仙鎚，祭起，把鐘打了一下，連晃二晃，來慢了。長笑取出寶貝，名撐天柱，念咒祭起，從下起上，就頂住了。海潮大怒，仗劍殺來。榮勾舉劍擋住，山障陣來了。拔山真人接戰。海潮收回鐘，祭劍把柱斬斷。長笑大怒，舉刀殺來。戰了一回。海潮師徒回轉陣內，榮勾長笑趕來，坦腹綠眉道：他們追趕我等，趕孫臏回來破陣。長笑榮勾追入，見三山五嶽神祇來，大驚，拔山祭開山鑿，榮勾未及提防，被鑿從頂門落下，死在山障陣。長笑大驚，想走，後又被鑿打死。綠眉坦腹趕孫臏，聽得後邊大喝：你們同伴二人俱死了，二人大怒，回來交戰。見海潮走入困澤陣，二仙追去，只見先天水澤神青面獠牙，急忙要走。行雨真人祭起振波箭，連射死二仙。孫臏在前，不知催牛直闖，一連過火焰風磨地戶三陣。仗杏黃旗，衆神讓他入去。正走之間，回頭不見四仙，想道：必定困在陣內，或者遇害，亦未可知。我先救毛遂再講。卽往森羅台來。海潮閃出，大喊孫臏，你同伴俱死。孫臏道：四仙幾時喪命？海潮笑道：你還在夢中，抬頭向這邊看來。那二陣排四個尸首。孫臏抬頭，果然是真。大怒道：我擒你們人，不過鎖在牢中，未傷性命。你今把我同伴治死，誓死不兩立。舉楞頂上打來。海潮將劍擋開，大戰數合，便向戊己台來。孫臏催牛挺進，毛遂一見大喜，叫三哥快救我。被忠義用法網在此。孫臏道：賢弟小心，恐驚動忠義，就難下手。取杏黃旗一指，一度金光，脫了細仙繩，跳下地來。走至牛前道：虧你來救我們，打那處出去。孫臏道：此陣進時容易，出時難。榮勾長笑坦腹綠眉同我入陣，俱喪了。毛遂聞言，下淚道：可憐四仙仗義身死，你帶有丹藥，給粒來食。我綁在樁上，心神不定，肚飢起來。孫臏道：得道人，豈有怕飢？你且在此等我闖出陣去。調齊衆人，與掌教破陣，冲不出，再來陪你。毛遂道：三哥此去一定冲出，你一去，忠義不肯容我，跟你去罷。孫臏道：你無脚力，如何跟我？毛遂道：騎牛背後，共騎一牛，走得幾步，現出周天星宿欄住。真人休走。吾神奉忠義法旨，放人入，不放出陣。毛遂道：三哥別去罷。孫臏道：不妨將杏黃旗一展，萬道金光，衆神不能迫近。海潮見孫臏救毛遂，用旗擋住天

將伸手放一個雷，振動十面大鼓齊響，滿陣山倒一般。剎時森羅陣變了乾坤，正東上震爲雷，雷轟陣變了劍刀林，正南上離爲火，火焰陣，金蛇朱雀共飛騰，周圍一片火光生，正西上兌爲澤，困澤陣閃閃爍爍，光耀人目，刀鎗劍戟似麻林，正北上坎爲水，水絕陣，洪波巨浪千層湧，滾滾波濤一片銀，山障陣，山峯石劍鬼神驚，地戶陣，飛砂滾滾起煙塵，天門陣，神將臨淄道法深，風磨陣，拔折旋風不定聲，紅光上一片成，重重疊疊是神兵，毛遂道，三哥四面八方風雷水，火圍住不透風，門戶不見如何出去，忙跳下牛來，孫臧道，雖出不去，天神也難近前，毛遂入牛肚下，看這風雷水，火神將近上來，孫臧將杏黃旗全行展開，連轉三回，現萬道霞光，崑崙至寶無效，莫道風雷諸樣，就是諸佛難降，海潮看見杏黃旗，逼住衆神不能上前，想暗祭無極圖，來收杏黃旗，孫臧看見一揚左手，沉香枋立時飛起，海潮不提防，被沉香枋當頭打下，招架不及，低頭一聲響，連肩帶背就是一下，虧得老祖着了仙衣，打得連幌兩下，方才立住，心中大怒，忙祭起扣仙鐘來，傷孫臧，孫臧復祭沉香枋，照鐘打來，噹的一聲，把扣仙鐘打落塵埃，海潮忙收回扣仙鐘，只裏孫臧便祭起蛾眉劍來，傷海潮老祖，海潮一見用手，中虬龍劍往上一指，喝聲寶劍還不歸鞘，蛾眉劍便轉了便來，孫臧連忙收回，海潮連發掌心雷十數回，大鼓又響起來，各方的法寶與天兵天將，又來逼近，孫臧又把杏黃旗展開，四起三落，總不得傷孫臧，海潮在台上無法說，別夫你仗着杏黃旗，我如今也不來傷你，只是一時彼此幾陣，看你有多大精神，說罷化了紙旛，神符剎時風神水火全無，諸神各歸方位，就露出森羅陣門戶來，孫臧一想海潮施法無時，難以防備，便將杏黃旗展開，蓋住了頂門，毛遂一見忙擠在孫臧懷中坐下，孫臧道，你如何擠到這裏，毛遂笑道，你取杏黃旗護頂，天兵神將不能近，各樣法寶不能傷，你我身甚好，仗借你一光，二人一牛擠在一處，不知後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南極子八面攻陣 東方朔森羅遭殃

却說孫臧展開杏黃旗，蓋在頂上，毛遂便擠在孫臧懷中坐下，笑道，三哥這回可有伴了，你出得陣去，我也出得陣去，你出不去，我也出不得，天落將來，有你高的頂住，我也不愁了，且按下他二人之事，單講的孫臧六家門徒，見師父不許他們進陣，便息兵回城，在城上瞭望，只聽迅雷連響，好似推倒華山一般，心中大驚，但見青黃紫紅煙氣滿天，昏昏沉沉，四圍籠罩，連陣門看不見，慌忙下城，到三清殿上參見襄王，將孫臧追趕海潮進陣的光景，細細說了一遍，襄王聞言大驚，忙傳旨排駕，親到文華殿來見南極老祖，把六將所見之事一一說了，南極道，賢王且自歡喜，森羅陣雖然利害，必不陷孫臧衆仙之命，口雖只樣說，顏面就帶憂容之色，東方朔見了便道，老祖孫真人與四位進陣吉凶難保。

何不占算占算看是如何。南極道不消占算。大料不能出陣。東方朔道。到底不放心。待貧道算算看。他却不用指。只取一個龜殼來。用手掃了兩掃。一口氣吹去。看其顏色。便知吉凶。東方朔不看猶可。這一看不覺兩淚交流。銀牙咬碎。大喊道。氣死我也。看此龜色。四仙已死在陣中。孫真人與毛真人會了面。被困陣內。衆位散仙齊說。此事果然是真。麼。東方朔道。怎麼不真。四位的屍首現挑在山障。困澤兩陣裏。衆人聞言。大怒道。吾等若不踏平森羅陣。生擒海潮。與四仙報仇。誓不回山說罷。一齊往外就叫。南極道立起來道。衆位仙長。休得莽撞。森羅陣非同兒戲。五老非比他人。如今要去破陣。也要商量個萬全。方可取勝。東方朔等聞言。齊道。吾等願聽老祖調遣。南極道。東方道。友。貧道想森羅陣內。有八陣五臺。我等若一齊去破他。他全來防禦。料難取勝。貧道想得一計。我等分頭去打陣。使他各顧不暇。你等以爲如何。東方朔道。老祖言之有理。我們誰打甚麼陣。老祖只管分派。南極道。森羅陣的外圍四門上。有四杆皂旂。是外圍的眼目。每門外有三百秦兵。一員大將帶着一切污穢之物。看皂旗展動。就知有人要闖出陣。便把污穢之物打出來。出家人最怕的是污穢。若沾了些。就難騰雲。駕霧。如今看不見四門秦兵的是那杆皂旗。有符篆。把三軍迷隱。如今先叫人去把皂旗砍倒。戰住秦兵。我們才便去出陣。遂對襄王道。煩賢王遣四員大將領兵前去森羅陣的外圍聽空中。迅雷爲號。把當中的皂旗砍倒。若有秦兵出時。叫他們接住廝殺。使秦人不能用污穢之物。截貧道等進路。就能成功。襄王聞言。即傳旨。命袁剛獨狐蛟田英馬麟出敵。各帶兵五百去森羅陣外圍行事。不提。這事南極老祖便對衆人道。森羅陣內。包八陣五臺。我等分八人去打陣。五個人去搶台。不論勝敗。俱到中央。戊己臺上會齊。貧道去破他的戊己臺。降龍仙去破在西的困澤陣。伏虎仙去破正南的火焰陣。文昌仙去破正東方的雷轟陣。蓮花仙去破他坎地水絕陣。皓髮仙去破東南的風磨陣。大頭仙去破艮地山障陣。豎眉仙去破天門陣。長眉仙去破地戶陣。又叫人快取三尺長的旗。要分五色的。不一刻。就到南極便口中念念有詞。用新筆染硃砂。畫了幾字在旂上。忙卷了起來。分與八位散仙。按相生相尅之意。又命東方朔去破東邊的甲乙台。使東華帝君不能接應。又命王禪去破南方丙丁台。以禦南華帝君。王敖去破正北壬癸臺。截住北華帝君。不暇救應。砍倒旂幡。一齊進陣。分頭行事。又令白猿白鶴童子。跟隨五家真人。以防疎虞。正是。南極排兵上戰場。猶如猛虎下山岡。此回打陣。遵仙令。萬象森羅威武揚。南極老祖一個個分撥已定。待等三更前去打陣。這裏襄王忙傳旨。排素筵來。衆仙俱是得道之士。那些火氣之物。不過應景而已。略坐一坐。就上殿來。辭襄王。別了衆仙。回營。衆仙在文華殿打坐。瞬息天已交三鼓。南極與衆仙出了文華殿。上了脚力。數十

名旗牌引道飛奔而去。此時四將各領兵五百且在兩旁伺候。參拜南極已畢。一齊出了東門。南極便對衆仙道。此去打陣。須要小心。各人自保自己。也難相助。勝敗俱要到中央來見貧道。不可有誤。衆仙一齊答應。四將領在前。衆仙在後。望森羅陣來。將近陣前。分開四面。只等迅雷動手。單講南極與衆仙來到森羅陣的東門外牆。南極老祖一伸左手。起了一個焦雷。袁剛聽得。不敢怠慢。忙催開鐵腳棗騮駒。舞動加鋼斧。飛奔森羅陣東門。果見一杆皂旗。豎在中央。上書敵人進陣喪命六字。便一領棗騮駒來至旗前。雙手掄斧照旗杆上一斧咕咚一聲。把皂旗砍爲兩段。隨風倒在地。下只見一段紅光飛空。早有一人大喝。齊賊擅動皂旗。休走。吾來也。袁剛認得趙高。也不回言。忙提斧相迎。二人戰在一處。三門上的齊將聽得雷響。便一齊將皂旗砍倒。俱有秦兵秦將出來對敵。戰成一處。陣中衆仙聞得雷響。就知有人來打陣。一個個小心提防。那裏南極見袁剛砍倒皂旗。便一齊進陣。分頭前去打陣。先說豎眉仙去打天門陣。身騎五色神牛。飛奔天門陣來。只見裏面一座高台。並非仙道定睛一看。認得是秦始皇坐在台上。心中一喜。擒賊必擒王。我把秦始皇擒了。不怕五老不撤森羅陣。便串一串手中畫戟。直搶進陣。只見陣中閃出一位馬上將軍。黑盔黑甲。挺着蛇矛。大呼妖仙慢來。有王翦在此。舉子分心。就刺二人。大戰數十餘合。王翦圈馬望中而走。豎眉仙隨後追來。王翦忙取天罡劍祭在空中。高叫休走。看吾的寶劍取你。豎眉仙聞言。抬頭一看。只見一朵彩雲。託着一口寶劍。風響雷鳴的飛來。豎眉仙不慌不忙。仰首觀看。見寶劍臨近。把雙眉一皺。眼皮一翻。兩道眉間。就起了一股白氣。往上一冲。天罡劍就不能下來。豎眉仙喝聲寶劍還不去。那口寶劍就轉了向。着王翦。王翦一見大驚。忙取回天罡劍。挺矛又欲相爭。那豎眉仙發手有石。見王翦復來。忙發手一石。正中王翦護心鏡。王翦不敢再戰。撥馬敗走。豎眉仙就進了天門陣。金子陵在台看得明白。忙把日月旂麾動。天門陣中就紅光亂起。聯成一處。分不出門戶。連把黃旛旂展動。只見四處現了無數的天將。各仗神力團將上來。豎眉仙一見。說聲不好。忙取出南極老祖所給的那枝紅旗來。連展三展。那些天將果然站立不動。你道南極老祖的紙旗內。有甚麼緣故。因有姜太公在此。五字。九良星興周時。斬將封神。那一位神祇。各神見了他的寶號。不敢侵犯。俱各立着不敢上前。秦皇看得明白。見金子陵把台上的旗才動。一動。天門陣就變起來了。又見天將天兵紛紛無數。把陣前進的那一個道者。團團圍住。喊殺連天。雷聲大作。那些天兵天將。俱是面分五色。披甲不同。一個個身高數丈。跨着只些異獸。心中害怕道。軍師你看天兵天將。可利害麼。如何不動這旗。爲何一個個俱不見呢。金子陵道。是老祖請來的。若化了符。動了旗。就顯露了。君臣正講間。只見道者在圍中取出了一枝

小紙旂展了兩展，諸神就退。子陵道：「不好，破法了。」秦皇就想下台，金子陵忙阻道：「主上休怕，我主進陣時，中華帝君與一顆珠子，謂若遇敵人進陣，諸神不能治伏。若搶近台時，可將此珠打去，定然得勝。」秦皇道：「這小珠子濟得甚事？你看那許多神祇，尚不能治他。」子陵道：「不妨，等他來搶台時，可打下去。」老祖的至寶自然不同。秦皇無奈，只得拿定珠。等這道者上來，這裏豎眉仙見諸神退後，心中大喜，忙催青牛來搶天門台。說時遲，那時快，秦皇早把如意珠打下。此寶乃中華帝君元神所練，這一打去，由如泰山一般。豎眉仙知到利害，不能破脫，遂圈回神牛，展動紙旗，往外敗走。子陵忙下台來，追趕豎眉仙，回手一石正中面上，打得眼火亂閃，哎呀一聲，那裏還敢追趕。豎眉仙仗着神旗，闖出天門陣來，喘息方定，見降龍仙從那邊跨龍而來，一見便問道：「兄得手了麼？」豎眉仙搖手道：「利害，不能取勝。」降龍仙道：「我到得手破了困澤陣，你道降龍仙如何破得困澤陣？」原來降龍仙去破困澤陣，行雨真人引他進陣，也展動仙草河神旗。降龍仙只用紙旗點退諸神，去搶他地戶陣。行雨真人仍化了符篆，把個困澤陣變作梅花塹。降龍仙他騎的是龍，見了這些坑，他就跨龍騰空而起，不占實地，行雨真人方想祭鎮波箭來傷降龍仙，却被降龍仙祭起神鎚，正中行雨真人天靈死在地府台上。降龍仙把困澤陣的旗幡一切燒了，諸神無依，念了退神咒，把衆神各送歸位，又收化了兩家散仙尸首。才奔中央戊己台來，遇見了豎眉仙彼此說明齊望戊己台來，且按下不表。又講大頭仙跟了南極老祖進了森羅陣，遂獨一個去打山障陣。來至陣前，見了榮勾長笑二仙的尸首，心中大怒，催鹿舉杖上前，一連幾杖，把兩根方杆打斷，把二仙的尸首跌落塵埃。早驚動了陣內拔山真人，催動異獸飛至陣來，大喝道：「大胆妖仙，敢來搶奪尸首。」照大頭仙一劍砍來，大頭仙舉杖相迎，二人交手不上五六合，拔山真人便佯敗回陣中。大頭仙催鹿趕將進去，拔山真人上了後天離明台，把三山五嶽神旗展動，一聲雷響，顯露三山五嶽神祇，率領山精石靈團將上來。大頭仙忙將南極所賜的紙旗打開，山神嶽將見有此良星飛熊寶號，不敢迫近。大頭仙沖開神兵來，搶離明台，拔山真人看得明白，心中大怒，忙將符篆化了。刹時間滿陣疊山峻嶺，如刀似箭的山峯團團圍住。大頭仙忙道：「不好，忙在豹皮囊中取出一件寶貝，名曰撐天圈，祭在空中，喝聲長，那圈乃如意之寶，忽然就有一二丈長大團團的，把那怪山之頂攔住，成了一個圓圓的石桶一般。大頭仙在當中立住，大笑道：「拔山真人，你陣中還有何法？只管使來。」拔山真人大怒，祭起開山鑿來，傷大頭仙。大頭仙一見不慌不忙，仰着頭看那開山鑿落將下來，把頭往上一迎，響一聲劈開兩邊。大頭仙昂然立在鹿上，一些血也沒有，真真奇怪。拔山忙化了退山符，想下臺來，取大頭仙的屍首，只見羣山一退，那個圈兒響

一聲落將下來。大頭仙一手接住，把個拔山真人嚇了一跳。大喝道：「用甚麼妖術，便下臺仗劍來砍大頭仙。」大頭仙一伸手，把撐天圈收回豹皮囊中，另取出一把扇子，照着自己頭上一搨，說的遲來的快呼的一聲出來，一大堆五色石子，照拔山真人劈面打來。那異獸往後就倒，把拔山真人擡在地下。大頭眉上前復加一杖，他竟與榮勾長笑。二仙解恨，正是：仙凡難逃大難，求生何嘗見生。大頭仙傷了拔山真人，忙上離明臺，把一切旗幡盡行推倒，念了退神咒，送衆神歸位，便去陣後會着豎眉降龍二仙，一齊望中央而來。森羅陣中又破了一陣，再講長眉仙來破地戶陣。地戶陣中，乃是倒海鎮守，見長眉仙沖進陣來，不覺大笑道：「妖仙，你有多少本領，敢來破我地戶陣。」催水獸舉起避火鏡，照長眉仙頂上，蓋來長眉仙連忙招架。二人大戰數合，倒海真人把那長眉真人引入陣中，把地曹旗展動，那些陰兵陰將，一前上前圍住。長眉仙忙展動南極所賜的紙旗，把陰兵嚇退。倒海真人一見大怒，忙下臺來，與長眉仙動手，不上十合。長眉仙祭起裝潮瓶來，倒海真人不能招架，可憐一命傷在地戶陣中。長眉仙遂破了地戶陣。此時伏虎仙早與吐絲真人在火焰陣中動手，伏虎仙仗着姜太公在此，神旗把分火點退吐絲真人，便吐絲網來網伏虎仙。伏虎仙忙提虎跳出圈外，一祭虎鈴珠，照吐絲真人打來。真人見珠來得利害，忙催鹿往陣外逃走，被伏虎祭起虎鈴珠，照後心一下，只打得吐絲真人口吐鮮血，飛奔中央。戊己臺而來，伏虎仙在後緊緊追趕，可巧遇着文昌仙，破了雷轟陣，也望中央。戊己臺而來，此時吐絲真人的大命難逃，與文昌仙撞了一個對面。文昌仙認的吐絲真人，忙祭起量天尺，照肩一下，把吐絲真人打下鹿來。伏虎仙剛剛趕到，復一鞭了却性命。二仙心中大喜，也望中央來。會南極老祖，此時只有水絕風磨二陣。蓮花仙是奉命破水絕的，見了翻江真人，就說真人我勸你收了此陣，先回雲光洞罷。海潮老祖也就要回山的，難道他好怪你不戀紅塵，不動噴癡麼？翻江真人大怒，便與蓮花仙動手，戰有數合，便引蓮花仙進入水絕陣中，催動海兵河將來困蓮花仙。蓮花仙法術高妙，也不用南極所賜的紙旂，見那些河兵海將，湧着波箭浪刀，漫天撒地而來，他不慌不忙，取出一件寶貝，名喚青涼傘，乃天池中一塊荷葉，他取來在八卦爐中鍊成的，祭在空中，中有畝地大小，遮住身體，上面的洪水不能傷他，又用劍往地下一指，湧出了四朵金蓮，托住梅花鹿的四足，實是一隻船兒。在海中飄蕩，海兵河將上來時，他洒手處，就成金蓮，有萬數神兵，也有萬數金蓮，託住刀刀。他在水中作歌道：「雅愛蓮花化此身，水心不怕染紅塵。縱然水絕神通大，今日翻江叫命頻。」蓮花仙在中央笑道：「翻江真人，你還奈得我何？」翻江真人大怒，祭起定海珠來，傷蓮花仙。蓮花仙見珠來得利害，仰首把口一張，吐出一朵彩蓮，把定海

珠託住，便將青華珠祭起來，翻江真人休走，看我法寶傷你。翻江真人見蓮花道術通玄，料難取勝，又見他祭起寶珠，便大喊一聲，化一道水光往中央戊己台而去。蓮花仙收回了青華珠，把台上旗幡砍倒了，衆神歸位，徐徐出陣。那皓髮仙去破風磨陣，雖然風刀異劍利害，他有南極老祖所賜那枝紙旗，自然不能相害，便到後天台，下他鍊的魔火。比道家三昧真火更加利害。道家三昧真火自口而出，這魔火却在太陽頂上而起，雖半空中飛鳥，遇着他的魔火，也燒了毛羽。他便用魔火先把台上的旗幡燒了，即祭起龍虎拐來打革面真人。真人見大勢已去，也不破皓髮仙拐，便駕雲往中央而去。這裏皓髮仙送了神將，然後出陣，與衆仙相會，觀看森羅陣八陣五臺，俱是一齊見陣，實難一筆寫出。如今破了八陣，且講又搶五臺。南極老祖他搶的中央戊己台，這老祖羣仙的領袖，各洞的班頭，道力自然與別的不同。獨自催鹿望戊己台來，且說中華帝君在戊己臺上見山障陣中旗幡亂展，就知有人去破陣了，忙跨上黃鸝下臺，想去救應。只見南極老祖迎面走來，中華帝君忙喝道：南極子，你敢來破我戊己臺麼？南極老祖見中華帝君仗劍而來，笑道：不敢。貧道與帝君從未比較過，今日想來見個上下。中華帝君一拍黃鸝，舉定如意，照南極便打。南極火速忙迎，二位即時動手，不上十合。中華帝君便兜回黃鸝上臺，把勾陳旗一展，滿陣金光亂起。中華帝君便一把金砂打將下來。南極老祖不能催鹿上前，忙把龍鬚扇一搨，搨去這金砂。是中華帝君執掌他管的中央戊己土，土能生金，金爲後天之寶，火能生土，土爲先天之寶。後天之寶還有破的，至於先天之寶，相生相尅，變化無窮，就是三清教主也只好看看。中華帝君見南極老祖用龍鬚扇把後天之土搨得四下分飛，心中大怒，便把先天金砂打來。南極老祖見這回金砂打來，得利害。二目難睜，便把龍鬚扇盡力一搨，不搨猶可，這一搨那些金砂往上飛起，變了萬把金刀，刷的一聲，落將下來。南極老祖見不能搨退金砂，心中着急，忙取出先天袋來裝金砂，甚是作怪。如意先天袋才起，他好似知道的響一聲，洪水沖來，勝崩岸的河水。南極說聲利害，把鹿一提，跳出圈外，取出先天袋時，只見洪水滔天，湧着萬把金刀，似排山而來。南極見破不得他的先天法寶，只得敗下陣去。中華帝君在臺上笑道：南極子，可知道利害麼？出家人也不來趕你，未知你可出得森羅陣否？南極也不回言，催鹿敗將下來不提。且講東方朔他是搶東方甲乙台，認了方向，飛正東而來。東華帝君在甲乙台上聽得焦雷亂响，烏雲佈合，心中暗道：不好，必是有人來打雷轟陣，待我前去接應。跨上青鸞，望雷轟陣來，只見一位道者，脚着多耳麻鞋，身穿藕色道袍，手提茶條杖，如飛的奔來。東華帝君認得是東方朔，一聲吶喝道：東方朔，你敢破我的甲乙台麼？仗手中金如意來打東方朔。東方朔急忙相迎，鸞步相交，有十餘

合東華帝君一拍青鸞飛上甲乙台中東方朔笑道東華你走到那裏去信步趕上台來東華帝君忙把台前的木棍取起往前台一洒一變十變百變千紛紛的打來東方朔一見忙取出消寶葫蘆揭開了口蓋葫蘆中起了兩股白光團將上來把衆木棍細成一束响一聲折爲兩段東華帝君見東方朔破了後天法寶便祭起先天甲乙珠那些地下兩截的木頭一齊躍起來打東方朔東方朔再揭消寶葫蘆白光放起那些木頭一見變了萬般火光射來乃是木能生火之理東方朔見來得利害忙搗破火訣想往上沖來戰東華不防火中又有無數刀刃飛來東方朔說聲不好回步就走東華帝君見了忙催鸞下台趕來口中大呼偷桃賊你走往那裏去東方朔錯中有錯也是他的劫數他不往中央去竟想撞出東前猛抬頭見一員神將神威凜凜瑞氣騰騰手使三尖兩刃刀跨着白龍馬喝道東方朔休走吾神的汛地東方朔認得是楊元帥他在五雷陣中受過哮天犬的害損了一目不覺心中着急一回身往裏就走東華帝君一見忙把青鸞往空中而起向東方朔頂上一金如意打來東方朔此時嚇得魂不附體喊聲我死也招架不及把頭一低現出一個四平八穩的齊背响一聲中了金如意東方朔立不住脚往前跌倒東華帝君忙下青鸞趕上一看提著頂頭一手抓住絲絛便提了一個頂就勢一個鯉魚打艇兩手着力就勢往下一摔正是 壬午年才壞金剛體一旦難逃性命關 東華帝君把東方朔摔死在森羅陣東門之中還虧他挺着了頸子不會摔碎頭顱東華帝君見東方朔面如金紙死在塵埃心中嗟嘆非是貧道下此毒手也是你自尋死你若好好在度朔山修道那有今日之禍罵了一回慢慢跨鸞上他的甲乙台去了且說鬼谷子去破南方的丙丁台乃是南華帝君鎮守這帝君性如火在丙丁台見鬼谷子前來搶台心中大怒把朱雀旗旛展動立時紅火燭天大喝鬼谷子你未有法術焉敢來破我的丙丁台休要走着看我法寶取你忙取出明珠托在掌中叫聲如意子快顯神通只見那明珠射出萬道金光南極老祖尙不能破先天法寶何況他人王禪知道利害不能破得忙圈鹿向中央敗走南華帝君也不趕他王禪得便飛戊己台來只見他的兄弟王敖垂頭喪氣催虎如飛的往中央而來王禪便叫兄弟你的本事如何王敖見兄長便兜住虎道兄長不須提起不但不能破得王癸台反被北華老頭兒把我的法寶破了我見王癸台上玄武旗展動陣勢就變了我想先下手爲強便先祭起靈牌去打他不料他的水變火真是先天至寶把我的靈牌燒了我見難以取勝只得敗了下來大哥也一定不能取勝王禪道先天法寶利害我們的法寶如何破得他的王敖抬頭一見二祖西方朔催開獨角蛟也望中央來了三人見面俱說先天法寶利害王禪道掌教道大法術無邊或者在戊己台得手亦未可

定。我們迎上去看看方向。走時南極老祖也來了。衆仙也忙迎上去。南極見了他們問道：列位真人破陣如何？衆仙道：先天法寶不能取勝。南極也說不能破中華之寶。並不知衆仙打陣如何。至今不到。彼此正在猜疑之間。只見八家散仙皆到。把破陣的話對南極子說了。西方朔便問道：衆位道友可會撞見吾兄否？衆仙皆說不見。二祖放心不下。道：列位在此等候。待貧道繞道而行。看看他如何。衆仙道：快些去打聽打聽。要知西方朔去尋東方朔的事情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西方朔陣中搶屍 觀世音賜瓶救仙命

話說衆仙齊在森羅陣中會見了南極老祖。彼此皆言進陣之事。正說之間。西方朔抬頭週圍一看。不見他的兄長。心下着急道：東方老祖爲何不見。此時還不回來呢。我等入陣時。掌教也會說過。不論勝敗。俱要來到中央會齊。難道他破不得先天法寶。有甚差錯不成。列位在此略等。貧道前去看看。就回。南極老祖早已知到袖裏忙說道：道友。你一個人去使不得。須要幾位仙長陪着走走。方妙。縱然先天法寶利害。你們人多。他也難於施展。西方朔說得有理。便對衆仙道：那位道友與貧道走走。就回來。衆散仙聞言齊道：弟子應往。西方朔道：好。不必這多人。也要留些在此。文昌蓮花二仙與貧道去罷。南極老祖連說甚好。忙在懷中取出一聯東帖來。遞與西方朔道：道兄此聯東帖。你帶在懷中。去尋見兄長。若事到爲難。可打開一看。其中自有奧妙。西方朔忙接過來。放在懷中。辭了衆仙。便與文昌仙蓮花仙各騎了脚力。飛奔東方甲乙木來。剛到一箭路。遠遠的已見一個人睡在地下。三人看見心中大驚。說聲不好。飛奔前來。不見猶可。一見只聽得西方朔咬啣一聲。撞下獨角蛟而來。正是：十二層樓梯失脚。海洋江中浪翻身。三魂七魄歸何處。七魄悠悠透上蒼。原來東方朔的屍骸。躺在那裏。又只見四門上。是正神把守。比別神的神祇不同。最怕的污穢。五行台又無處可以示衆。又不能出陣去。故此只擲在這裏。西方朔一見魂不附體。即刻跌下獨角蛟來。二仙忙下騎。扶起西方朔。抖了半晌。大放悲聲。起來東華帝君在甲乙台上。看得明白。心中大怒道：好大胆妖仙。豈敢進來挖屍首。我看你如何出得去。一拍青鸞。飛下台來。大喝妖仙休走。一舉金如意。打將上來。文昌仙說聲不好。東華老頭兒來了。蓮花仙道道友我護着二老祖。你們上去擋他。一擋文昌仙說得有理。忙把量天尺迎將上來。道東華休得無禮。今有上仙在此。即便抵住了東華帝君。二人戰在一處。這裏蓮花仙忙對西方朔道：老祖你快些托着尸首。往東門闖出去。罷。待小仙幫着文昌仙。好把東華帝君攔住。二祖你就好走了。西方朔聞言忙把東方朔的尸首扶起。提起茶條杖。跳

上獨角蛟說道。二位好生攔住東華老頭兒。我去也。兩腿磕開那獸。似箭如飛而去。東華帝君一見大怒道。好妖仙。你捨尸往那裏去。抛下了文昌仙。就來趕西方朔。蓮花仙忙舉劍攔住說道。東華帝君。你休仗你的法寶。小視我等。自古道。趕人不可趕盡。他既被你治死了數百年的道行。已付之東流。你心還不足。待要怎麼。即便一劍當面劈來。東華帝君只得架過相還戰。未三合。東華帝君拍鸞向法台而去。文昌仙即催開麒麟。趕將上前。蓮花仙忙攔住道。道友。他的法術高於你我。不可趕他。你我只在此攔住他。使他不能追趕。二祖就好了。文昌仙笑道。我在海外久聞老頭兒的大名。今日豈可錯過。我是必與他比較比較。不由分說。緊緊趕將上來。蓮花仙無奈。只得跟他下去。東華帝君見二人趕近法台。即便伸手發起掌上雷。把台上旗幡震動。只見滿陣青氣。濛迷風聲叫喊。二仙吃了一驚。連忙站住。只聽得台上一聲吆喝。妖仙休走。看我法寶。前來傷你。只見無數大木。如柴棚一般。打將下來。文昌仙即忙祭起量天尺。來喝一聲長。那尺就長有數丈。打橫把大木攔住。不得下來。忽然一陣風過。那些大木就如火枝一般。燒着文昌仙。着忙把量天尺收回。說時遲。來時快。猶如火山一般。大喊一聲。好利害。牽回麒麟。就跑。蓮花仙一見。忙在懷中取出一件寶貝。名喚碧筒。就將筒蓋揭開。放出一股水來。皎潔浩蕩。把火迫住。誰知火中帶着金刀。如箭一般。二仙還那裏站得住。只得敗下去。我且不表。且講西方朔。搶了東方朔的尸首。如雷電一般。飛奔東門而來。耳輪中有人招呼。在前面說道。休往前來。你是何方道士。走吾汛地。有吾神在此鎮守。西方朔抬頭觀看。認得是二郎神君。說聲不好。把守此處。非同小可。叫我怎的闖得出去。心下着急。忽然想起南極老祖的柬帖。忙在懷中取出來。打開一看。上寫着要出東門。可將令兄屍骸頂在頭上。神最怕穢。自能闖將出去。放心放心。西方朔看罷。心中暗想。南極老祖已知其情。大料有救的了。東方朔乃得道之仙。雖然破陣已死。身體猶如生的一般。西方朔就把尸首放在肩上。又恐有失。怕人暗算。忙在豹皮袋內取出兜仙網。罩着身體。一手執杖。催開獨角蛟。便用聲招呼。元帥聽真。吾乃海外度朔山散仙。西方朔是也。因吾兄東方朔在森羅陣中。却被東華帝君治死。如今弟捨兄尸首出來。求高人搭救。乞上聖憐憫。讓一讓神光。放出小仙出去。他日相見。再爲酬謝。如果上聖執意不允。小仙一狠百狠。死者不能復生。我就將尸首祭過來。恐污上聖的禪光。不能去朝金闕。休怪小仙冒瀆。二郎神看見西方朔托了東方朔的尸首前來。心中吃了一驚。他帶污穢尸首。如何與他對敵。倘若放走了。負了海潮中華帝君之託。若竟與他動手。其污穢豈不冒瀆我的神光。將來難以朝見金闕。暗自思想。不如放他走了罷。一則全得他兄弟之情。二則他亦感我之恩。三則不冒瀆我之神光。如此豈不兩全其美。於是離

了東門而去。西方朔一見大喜，說道：「此時不走，更待何時？」於是催開脚力，騰空而去。一直望齊營而進，來至東門，遂撥開雲頭而落。軍士一見，認得是西方老祖，忙報上黃門官。黃門官報上齊王，聽得忙升了大殿。黃門官上前跪下，啓奏道：「東方汛地官來報，西方朔老祖肩頭托着一個死人，飛奔東門，已放他進城。故此催駕升殿，乞我主龍意定奪。」齊王聞奏，心中大驚，道：「衆仙門一齊回來，還是西方朔老祖一個。」黃門復奏道：「守汛官正報一個肩托着死尸，其餘俱未會見。」齊王心下愈加狐疑，暗道：「衆仙俱死不成，如何止他一人回來？」正欲傳旨排駕，只見西方朔二祖已進了朝門，往三清大殿來。後面有數十個御林軍用軟床抬着一個死尸，心下大驚，忙說道：「二祖你如何出得陣，那得死尸？」可是那仙家的言還未盡。西方朔就在駕前放聲大哭，便將入陣中如何破陣，如何死了，如何出來，說了一遍。齊王也不覺下淚。洞府訪問高人，求取仙丹來救復生，也未可知。西方朔聞言，止住眼淚，忙到軟床，把東方朔的道袍脫下，仔細看了一看，忙與他穿了道服，便對齊王說道：「吾兄長非是被法寶所傷，據貧道看來，週身俱有傷痕，惟有瘡骨上一片青紫色，是被東華摔死的。這個到容易救治。」煩賢王可傳承宣官，叫他多備水缸，週圍把尸靈圍住，外裝一爐好香，須淨悄悄，不可大驚小怪。待貧道去三山五嶽中訪求高人，或尋仙丹前來救他便了。說罷，叫人牽過獨角蛟來，連忙跨上，說聲「賢王慢坐，用手把獨角蛟一催騰空而起，就忙去了。」齊王便依西方朔所說的一一齊備，把東方朔的尸靈移偏殿去，親自在殿中坐着。再說西方朔跨蛟駕雲頭，望西海而來，心中想道：「海外散仙有些本事的都來了，如今雖有些在那裏料也法力不大，縱去也是無用。如今何不奔去五行山去問孫大聖，他是薦我兄長去幫孫臍的，如今死了，看他怎麼樣。况他神通廣大，必有法術救得也未可知。或者他有相好的有仙丹，得他指點，可也不至東跑西問，阻隔光陰，想罷定了主意，撥轉雲頭，望五行山而來，不消半刻來到五行山，落將下去。孫悟空在石匣中早已看見，喊道：「好呀！你爲何到這裏來看我？」西方朔聞言，跳下獨角蛟去，向石匣邊朝大聖打了一個稽首，說道：「大聖，小仙稽首了。」大聖道：「不用便問道：「道友你兄長幫孫臍與海潮鬥法力，可能勝了他麼？」你如今到此，何幹？」西方朔聞言，卽流下淚來，道：「大聖，休要提起。小仙兄長却被東華帝君摔死了，便將白猿到海外請兄長下山，却被二郎神的哮天犬咬傷了，將如何在森羅陣身死，如何搶尸回來？」一說了一遍，就把個齊天大聖氣得怪叫如雷。山頂上那些六丁六甲，揭帝神祇聽得孫大聖怪叫，個個吃驚。這猴頭又不知爲何事，怒了，等我們快下去看看，便一一齊駕風雲下來，只見一個道者在石匣旁。」

與孫大聖講話。心才放下。又聽見他說氣死老孫也。好大膽五老。把老孫的好道友摔死。我若出得來。我不把你幾個骨頭食在肚內。我也不叫做齊天大聖。西方朔說大聖你是怎樣說。何如說得來。做不來。如今大聖要救我。兄長要緊。大聖可知那家仙。長有仙丹。可救兄長。大聖道。老孫如何知道。若是老孫出得來。我就到兜率宮走走。難道老李不送我十顆八顆仙丹。救你兄長。西方朔說道。大聖既不知那洞有仙丹。可知那洞有萬術之仙。起死回生之能。煩大聖指點待我西方朔前去請求他。大聖道。老孫一生不曉得甚麼人。我一生只有南海菩薩一個。他的道法無邊。你若去求他。決能救得你。令兄西方朔道。南海菩薩專心普救度一切厄難。小仙若到南海。一定有救。只是小仙不認得南海路徑。只聽得有人在旁說道。你不認得我。送你去如何。西方朔聞言。吃了一驚。忙問孫大聖是甚麼人。在此。在那裏講話。孫悟空笑道。他們是奉佛旨看守老孫的幾個毛神。隨大喝道。你們討打。還不與我現出原形。霎時間現出幾十個六丁六甲。就有幾十個揭帝。各露了神靈。西方朔一見。忙對衆神打了稽首。揭帝神道道長。你往西去。南海落伽山等待吾神。送你去罷。孫大聖道。西方道友。你可與他們走走。免打衆揭帝。笑道。大聖。你如今難以打我們。要打等大聖出來。再打罷。衆揭帝便對西方朔道道友。快些上騎。不要阻隔時候罷。西方朔聞言大喜。忙辭了大聖。大聖又叫他救活兄長之時。務須來對老孫說。聲免得我掛念。西方朔點頭應允。上了獨角蛟衆揭帝神用袖一卷。一陣大風。齊起在空中。霎時間就到了南海落伽山。落下雲頭。西方朔在獨角蛟上。觀看佛境。果然十分景緻。與別境不同。怎見得有詩爲證。果然是無邊光景。泉涓涓。令啞啞。香馥馥。令氤氳。鳥無聲。令清境。日雍和。令暢神。金色世界。寂寞元貞。莫道蓮花九品。便看那園竹千尋。却說西方朔。遠遠的就下了獨角蛟。同着四位揭帝神。慢慢走至山門。只見四位金剛坐在那裏。揭帝上前見禮。便指着西方朔說道。此位乃是海外散仙。西方朔因他東方朔在方象森羅陣。却被東華帝君摔死。他上五行山去問孫大聖。大聖保舉叫他上寶山來。求菩薩救他命。小神等引路而來。敢煩金剛到蓮台通稟一聲。金剛聞言道。如此西方朔在此等了待吾神與你通稟。就是西方朔連聲答應。連忙立在山門之外。四位揭帝說道。仙長。吾等送你到來。你自然認得回去。吾料菩薩必有法旨救度。吾神先回五行山報與大聖知道。吾神去也。化陣清風。去的無影無蹤。只見個金剛出來道。菩薩法旨。准西方朔朝參。跟吾神這裏來。遂引西方朔到了山門。就由迴廊上了殿。西方朔不敢抬頭。來至蓮台之下。九叩八拜。口誦菩薩寶號道。西方朔叩見。願菩薩聖壽無疆。菩薩在蓮台上。睜開慧眼。說道。西方朔。你是孫悟空指你來的麼。其中來意。我已明白了。天地之生民。惡貫滿盈。故雖有好生之德。但是五百

年一小劫八百年一大劫。因此降下風火兵厄之危。如今七雄八派。人心奸詐。臣死其君者。事皆有之。反常爲逆。又當此殺運。王翦是奉勅旨牒文。去保秦始皇併吞六國。上應天時。下應劫數。孫臏雖有偷天換日之能。如何勝得他過。惟有嬴秦氏無厚德於世。狼貪暴詐。而富有天下。縱能一統。而不能享者。蓋天生之假伊手以征誅。至使不忠不孝者。羅暴鑠之苦。且有德之主。還未得時。你今來求救於我。且看孫悟空之面。又憐東方朔五百年苦鍊之功。令木岸尊者。拿楊枝甘露去臨淄救你。令兄你且去罷。西方朔聞言。五體投地。又叩了幾個頭。說道。菩薩慈悲。現在掌教與海潮聖人相鬥。五老擺下森羅陣。困住南極老祖。與衆位仙家。俱不能破得。先佛法寶。願菩薩念在同道之情。大展佛法。救他們出陣。菩薩說道。臨淄福氣。止有旦夕。你非在劫數之人。我指你去拜求幾個人來。森羅陣不用作法。自破。五方五老自然回山。西方朔忙問。應當拜請何洞神仙。乞求指示。菩薩說道。有一物必有一物治。你可同木岸尊者。先回臨淄。救活令兄。然後往五行山向西去百萬餘里。有一個名叫造化。即是造小西天之主。所居是無洞府。的你可朝上叩首。秉祝虔心。天主自然知到。座下有五位五小至尊。可請他下山。一到森羅陣中。先天法寶自然立破。但你的脚力。雖能駕雲。不能迅速。賜你風雲雷電四呪語。也是你與出家人有緣。日後比風雷還快。便將四呪語。親傳西方朔。西方朔一領受。遂叫木岸尊者。捧定淨水瓶楊柳枝。去到臨淄。救東方朔。又命尊者。近前囑了幾句語。尊者領命。捧楊柳淨水瓶。與西方朔辭了菩薩。出了普陀洞。紫竹林外。一齊駕雲。就望臨淄而來。不消半杯茶時。早到齊國大殿。落將下來。有殿前官看見。飛走去報。知齊王。齊王忙忙迎接。此天纔午。因此道及一番。忙引木岸尊者進了偏殿。尊者把東方朔一看。可憐死了一道靈魂。渺渺遊於地府。正是。兩目微睜氣已無。陽魂杳杳剩皮膚。仙家慢道超生死。一染紅塵失故吾。話說尊者點首道。道友你若安穩在海外洞中修道。焉有今日之危。連忙念了八字真言呪語。用楊柳枝插在淨瓶中。取出甘露水。望着東方朔老祖臉上一洒。這甘露能使白骨生肌。何況救此有道行之士。甘露方到臉上。未有半刻。只見東方朔大叫一聲。好東華。摔死我也。把身子一躍。離床坐起。衆人大喜。東方朔定一定元神。只見自己在臨淄大殿。已知袖裏又見木岸尊者。速忙上前見了禮。齊王讓衆人坐下。東方朔忙問尊者。到此何幹。尊者便將西方朔到南海求救之事說了一遍。便叫一聲西方道友。不可遲延。你好好早去造化山走走罷。西方朔聞言道。有理。忙辭了衆人出殿。跨上獨角蛟。起在空中。快走。前時方記得菩薩四句呪語。只見獨角蛟四足生風。好似雷電一般。瞬息之間。不知到於何處。尊者又對東方朔耳邊說了幾句。東方朔大喜。忙與尊者辭了齊王大衆。駕起雲頭。往森羅陣來。尊者把雲光

護住金身。東方朔在雲端望着甲乙台，大喝東華帝君，你上來講，與我見個雌雄，看你果毅我戰否。東華帝君正在台上防備，南極子沖躄一聞此言，擡頭一看，果然見是東方朔，立在大怒，罵道：偷桃賊，你幸得復生，還敢前來戀戰於我，不要說我這回要捉到你，再來摔死於你。一拍青鸞，起將上來，才待動手，尊者現了金身，笑道：東華帝君，你休動，嗔癡有出家人在此。東華帝君認得木岸尊者，心下大驚，暗想：南海侍者至此，此陣難保。連忙問道：尊者至此，何幹？尊者道：只因東華帝君你摔死東方朔，他令弟到南海求救，菩薩不應坐視，憐他數百年苦鍊之功，特降甘露，命出家人前來搭救。臨時菩薩有法旨，命你等預看同道之情，不可用法寶恐傷和氣。菩薩今去兜率宮請三教與你們講和，說罷，請了化道金光而去。東華帝君笑對東方朔道：道友，我也不與你爭持，你回去臨淄，吾去與各道友說。你看菩薩金面，暫回陣，饒你片時。東方朔道：東華帝君，我與你一天二地，三江四海之仇，他日相見，須要提防。東華帝君笑道：道友，你若是安坐海外，難道是我上門去摔死你不成？此事也是你的劫，比如毛奔真人呢，他難道到不是修成正果的麼？問得東方朔無言可答。東華帝君也不與他再講，即便按下青鸞，自回本陣中，知會各位帝君與海潮聖人說知此事，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五小主破陣講和 南極子開牢釋怨

說話東方朔見東華帝君已回陣內，也只得自回臨淄不表。且說西方朔辭了齊王，跨上燭角蛟，就地而起，和閃電一般飛向西方而來。那消片時，只見一座山高與雲齊，心中想道：這必是造化山了。按下雲頭，落將下來，只見滿山瑞草奇花，綴英綻彩，也無心看賞，忙下了獨角蛟，抖了一抖道袍，雙膝跪下，秉手當空，暗把心事祝了一遍。只見半山中有人大笑道：道友請起，吾等來也。西方朔聞言，忙仰首觀看，只見五朵祥雲一齊落地，顯出了五位小尊者來。一個個俱挽雙髻，後髮拖肩，前髮齊眉，面分五色，身穿五色八卦衣，足登草履，身不滿三尺，苗條身體，與孩子無異。只見一個黃面的上前來，扶起笑道：道友請起，吾等奉盤古至聖御旨來東齊走走，事不宜遲，道友請上脚力先回。吾等隨後即到西方朔，聞言忙告了罪，跨上獨角蛟，駕雲速回臨淄。從三禪殿天街落將下來，此時襄王與東方朔正在大殿坐着談論森羅陣中的利害，忽見西方朔落將下來，心中大喜，一齊問道：事體如何？西方朔急道：來了來了，聖主快傳旨各處兵民，須要頂禮焚香迎接。襄王聞言，一面傳旨下去，一面備齊香花等物，率領羣臣與東方朔兄弟白猿白鶴童子一齊迎將出來。剛至五門，只見五朵祥雲從空而下，風响過處，異香撲鼻，出來了五位尊者，有詩爲證：赤子從來漫道

奇。曾經萬劫與天齊，鳴教外三清小無上，芳名露所稀。襄王只見五位尊者，笑嘻嘻的來，與六七歲孩子無異。心下狐疑，五個孩子做得甚事，何教孤親自迎接，大有不悅之意。西方朔在傍，已知其意，忙道：「那就是尊者了。」賢王不可小視，他是南海觀音薦來，奉盤古之命來東齊解厄的。襄王無奈，下輦先行幾步，迎將上來，拖地一拱道：「不知尊者駕臨，有失遠迎，望祈海量。」五位尊者一齊還禮道：「吾等何德何能，敢勞大駕親迎，罪過罪過，便讓齊王上輦，齊王執意不從，於是五位尊者與齊王等俱是步行，進了午門，只見家家戶戶俱排着香花，迎五位尊者，尊者點頭嗟嘆道：「善哉，善哉。天地有好生之大德，視此黎民，何故遭此重厄，萬劫不回，眞眞可嘆。不多時到了三清大殿，分賓主坐下。東方朔兄弟與白猿白鶴童子俱來參見，過了姓名，俱坐在兩旁。齊王開言道：「道法章不肖，不能承祖宗愛民之心，至起外患，使百姓塗炭，心實不安。如今南極老祖與衆仙等被五老排下森羅陣，困在陣中，請尊者大展法力，破了森羅陣，殺退秦兵，法章感德難忘，沒齒圖報矣。」說罷，上前朝着五位尊者，把身一躬。五位尊者連忙還禮道：「破陣呢？吾等既蒙南海所薦，前來又奉盤古聖旨，是必要去開殺戒的了。至於禦敵退兵，吾等是不能。」襄王道：「若能破了森羅陣，秦兵不戰自退矣。」五位尊者笑道：「這到難料。那一位青面的道友，道吾等速去會各位帝君，好回去交旨。你們看紅塵殺戒，可是好久坐的麻黃面的笑道：「道友，既這等怕，就不該應旨來說罷。」一拱手，便對襄王道：「森羅陣必須要人進去，虜殺等五老祭起他的五行法寶，吾等方可去破的。不知賢王處可有能征慣戰之人？」否。襄王笑道：「治國安邦，若無良將，如何使得？」便向下道：「各位皇兄御弟前來參見尊者。」一般衆將聞言，忙上大殿參見了五位尊者，雁翅排開，垂手侍立。五位尊者將慧目一看，認得都是些惡煞，臨凡，便指袁剛道：「這狗將軍請過來。」袁剛聞言，忙越衆上前，尊者道：「你不必帶多少人馬，進森羅的南門，人人都要穿黑褂兒，不得鳴鑼擂鼓，暗奔他的離明台，可把當中的那杆紅旗砍倒，便三軍吶喊，放礮驚住他的殺氣，將軍等不必迷亂，又復在袁剛的盔內放了幾道感靈符，說道：「若有神祇，你只往上闖，不必懼怕。」又叫田英、獨孤、蛟馬、麟三人過來，俱也是一樣吩咐。俱叫今晚三更飽食戰飯，至森羅陣的圍住，各按服色方向。聽空中雷响爲號，不可有誤。衆將領命各自準備去了。尊者又對東方朔道：「道友，你去打東方，如遇先天法寶，就叫原流子寶號。四位領命尊者，便問襄王道：「賢王處還有仙長沒有？」還有一緊要的所在，必要一個通玄的道友，方妙。襄王道：「所有仙長俱困在陣中，止有四位尊者，道既無仙長，就是戰將也不妨。」襄王道：「方才皆尊者所見的齊將已盡矣，雖有幾十名分守各處，却

不如這幾個尊者還在此中檢一個罷。尊者搖頭道：「中央天門台要大羅天仙，與有福之人方可去得。適才那些將軍，雖然英雄，却不是破陣之人。」賢王再三想想，襄王聞言，又傳旨四門上的偏將及各正將官俱喚回來，與尊者過目。五位尊者看見，遂道：「俱去不得，却去那處？」尋一個大福的人來。襄王心下難了一回道：「是要孤親自督兵去打天門陣不成。」忙陪笑道：「尊者說齊國只有這些將官了。今日尊者下降，爲的是齊國宗廟社稷人民。小王如果去得，雖親冒矢石，萬死不辭。尊者笑道：「賢王去到去得，只是龍不離潭，虎不離山。臨淄城還要賢王威鎮，如何去得？」襄王聞言，正自無言，忽又想起道：「有了，有了。這個秦人聞命喪胆，海潮見也心驚。孫臏之姪孫燕也，去得去不得？現在府中守孝，待小王宣來，與尊者過目。如也去不得，就沒有。尊者道：「既有此人，可請來相見。」襄王忙命承奉官請孫燕，且說孫燕自到齊邦，便在府中守孝，從不會人。那日正在府中悶坐，心裏暗想齊秦交兵，近日勝負不知，自己又着孝三叔，又吩咐不許臨敵祖父之仇，不知何日能報。正在府中走着，只見黃門官進來，說有齊王的詔宣，少爺上朝。孫燕聞言，忙整孝服，出了門，與承奉官上朝，進了大殿，抬頭一看，只見大殿居中五張龍金椅，椅上坐着五個孩童，面分五色，俱是道人打扮。南極等一個俱不見，心下着忙，忙上前參見了襄王道：「臣因孝服在身，不常見吾主，望恕罪。」襄王忙用手扶起道：「御弟免禮。殿前官放了綉墩，孫燕謝了坐下。問道：「老祖與臣叔孫臏衆仙長，今在何處？」襄王便把遭困請救之事說了一遍。孫燕方知那五位仙童是請來破陣的，心中暗道：「這五位相貌雖然古怪，但只身弱短小，如何破得萬惡的陣？」無奈上前參見了五位尊者。尊者一見大喜道：「這位少年將軍，就是孫真人之令姪麼？」去得去得，將軍領吾等言語。今晚三更，獨自一人到森羅陣的西門，聽空中雷响，見西方道友與衆人進陣，你既隨後進陣，就到他中央法台，忙取出一道靈符，掛在他的胸前，把他的孝巾除下，在泥丸宮上用指按了一按道：「將軍不必戎粧，就穿此孝服進陣更妙。但此天門陣非別的可比，將軍先搶上法台，將台上豎的那枝大幡，乃勾陳星鎮守，必然現形攔你的去路，你不要害怕，要抖擻精神，只往台上迎去。自然見你三叔了。」如遇先天法寶，可連叫長生子三聲。我自來接應。孫燕聞言大喜，連忙叩謝，也不回府，就在大殿陪着襄王，只等三更好去打陣。五位尊者吩咐畢，起身便去。襄王忙攔住道：「尊者暫留法駕，破了陣，與南極掌教會了面，回高山未遲。」小王備得薄酒，還請欣飲。尊者笑道：「有勞賢王費心，吾等久不食烟火物矣。」森羅陣中，要我等去，方才破得。掌教在陣中自然會面。賢王請自放心，說罷下了大殿，就地起在空中，望森羅陣而來。按下不表，且說南極在陣等了一會，不見西方朔等回來，各位散仙着忙，便問南極老祖：「如何西方二祖與三位道友去了許久？」

不見回來，却是爲何。南極老祖道：衆位有所不知。東方道友已被東華擄死，西方道友此去未知搶得屍首出陣否。出得去無妨的，衆仙聞言，一個個心下着忙。只見蓮花仙步行同着文昌仙回來，衆仙忙上前動問。二仙便把搶屍開陣之事說了一遍。蓮花仙道：可惜我只梅花鹿死在東華之手，衆仙打團兒圍着我，嗟我嘆，忽聽得一聲焦雷，南極子道：不妨，老頭兒又來動手了。我們須要防着看官，你道這聲雷是天羅地網陣中不分晝夜，俱是黑暗的，衆位仙長仗着頂上的毫光，只得看見彼此，却不看見天羅。以早晚不分了，且說臨淄一切衆將軍至三更時分，暗暗出了臨淄，回頭去離陣不遠，只等雷响行事。聽不多時，只聽得半空中一聲雷响，一個個擦掌磨拳，齊奔森羅陣的四門，把那外圍秦兵趕散，各照方向殺入。這一聲雷响，五處動手，一時也難盡講。我且先說孫臏與毛遂二人，彼時被海潮困在陣中，一聲雷响，抬頭一看，只見滿天星斗，列公你看爲何。原來五小主雲空中留住，等到三更時分，便落森羅陣頂。見天羅神撐着天羅，把陣罩住。五小主見了一指道：天羅神還不退位，更待何時。天羅神見是五小主的法駕，不敢違拗，忙躬身道：小神怎敢不遵。但五方帝君邀請，原有法旨，不得自散。天羅五個尊者道：不妨，上神請回天位，有吾等在此。天羅神聞言，忙將這天羅一陣清風收回。上九重去，森羅陣中退了天羅星宿，自然照下孫臏一見，忙叫毛遂道：真人快起來，有來破陣了。我們快去接應。毛遂道：三哥莫哄我，你又如何知道。孫臏道：你便抬頭看。羅神已退了，毛遂仰首一看，心中大喜道：有星斗了，果然是真。我們快去接應。遂走了起來。孫臏跨上青牛，竟奔上海潮。一見只道孫臏又來動手，忙忙上前攔住二人，戰在一處。五位帝君正在台上，忽然聽得一聲雷响，只道是南極掌心雷，各自上了靈禽助戰。陣中諸仙不提防，一聲吶喊，滿陣中金鼓亂响，齊道：不好了，有人來打陣了。方才發雷驚動衆仙，一齊前來攔住。且說西華帝君才下了庚辛台，只見西方朔騎着獨角蛟，四足有風雷之聲，如飛的上來。心中大怒，喝道：妖仙，你有多大本領，敢來破我的陣。一拍白鶴，手舉如意，上前接住，不放心時，孫臏跟隨在後面，見西方朔戰住了西華帝君。一拍白龍駒，冲將過去，仗着胸前神符，出白光，照定天門，台打來，只見王翦金子陵二人攔住去路。大叫孫臏休走，仇人見面分外眼紅。孫臏并不回言，躍馬挺鎗來奔二人，戰了幾合。王翦忙祭起誅仙劍來，傷孫臏。只見孫臏頂上紅光冲起，把誅仙劍托住。王翦心下着了忙，忙收回法寶，與金子陵敗上台去。原來孫臏的泥丸宮得五小主點開，放出紅光，冲上孫臏。見二人敗上台去，心中大喜，喝道：王翏休走，拍馬趕將下來。始皇看得真切，忙將寶珠照孫臏打來。孫臏胸前起一道火光，用手一抹胸前靈符，下地放出千般毫光來，忙伸手拾起，見一個黃面珠兒在地下亂滾，也亦不暇去執，一手抓

住馬尾，將身上去。王翦見孫燕中珠落馬，忙挺鎗來刺，欲傷孫燕，却說孫燕大叫一聲，一鎗刺來，王翦大驚，不及提防，說聲不好，往左邊一閃，响一聲，肋下過了，把幅金甲排將下來，王翦那敢動手，轉回馬頭，下台便走，東方而去。金子陵見寶珠不能傷他，亦保秦皇往台後便走，同着王翦冲出東門，只因君頂上俱有五老靈符，飛奔回大營去了。這孫燕搶上台來，無有一人，只有一大旛在那裏，把銅鑼往旛上一鐃，打爲兩段，一陣清風，有天神來，身高數丈，披掛金甲，手提鎗，站在台邊，看見孫燕有盤古靈符，頂冲紅光，知是福大之人，也不還手，一陣清風，去不見，孫燕催馬下台，望中央殺來，要剪絕爲妙。三方三將，皆着靈符，砍倒神旛，一齊往中央殺來。此時金鼓之聲，振動天地，只因五老聽得雷响，只道南極發雷，令衆將入陣來，抵擋南極子。不料有人來破陣，南極聽得雷响，又道五老發雷，四方迎敵。五老聽見雷响，抬頭一看，果然不見了，天羅心中大怒，一齊圍困南極等。正鬧之間，袁剛等衆將見五老不在台上，易於作事，一陣把各台的神旗砍倒也。望中央而來，秦皇此時走了出去，五老一齊在中間了。孫燕一馬早到，見一個白面白髮的光頭跨鶴，在那裏戰孫臧與王氏兄弟，心中看了大怒，不分深淺，喝一聲，照鎗望西華帝君後心刺來，帝君聽得腦後馬蹄聲响，扭頭一看，見孫燕用鎗刺來，心中大怒，道：「因何凡夫敢暗傷我出家人？」一提仙禽，孫燕一鎗刺了一空，忙收鎗時，聽得喝：「凡夫，照打罷！」一金如意，照頂打來，猶如金山一般，壓來，忙把槍桿一橫，往上一托，响一聲，兩旁振動，呼一聲，白龍駒竄了過去。孫臧呼道：「快朝這裏來！」西華帝君休傷吾姪，忙舞動沉香枒，接住時，西方朔亦到，戰在一處。四圍八方亂戰如麻，五老人少，被南極等圍住。五老笑道：「好南極，我因你們，你們到反客爲主了！」忙發掌心雷，暗念：「催神咒！」只見四面上五色毫光亂滾，神兵神將一湧上來，那些凡夫凡馬，如何見得天兵紛紛落馬，叫苦連天。南極等一見，便各顯神通，龍鬚扇金光亂起，打仙牌來往奔騰。兜仙繩撲天蓋，打仙鞭舞動乾坤，杏黃旗金盞傘峨眉劍鏡花燈五色石，乘風梭量天尺，伏虎珠穿梭，亂結龍繩三島傳名，慢道是真，還是假，却也動人心，森羅陣中靈光萬道，彩氣千條，各仙的法寶齊來。東華祭的是木，北華祭的是水，西華祭的是金，南華祭的是火，中華祭的是土，你看紅焰焰的白磷磷的，黃澄澄的青翠翠的，黑暗暗的，木却在東，水却在南，土却在西，金却在北，火却在中，相生相尅，所以爲先天的法寶，就是三清也難破他的。南極等齊道：「五老頭兒，又急了！」祭他的本命來，東方兄弟白猿白鶴童子，孫燕五個一見，忙各向方位站定，口中暗叫寶號三聲，只見五朵祥雲從空而下，堅剛子落在北方，長生子落在正南，原流子落在正東，上炎子落在正西，剎時間水不湧，火不發，山不長，刀鎗不見，大木無蹤，正是：一物還須一物治，變化無窮枉用功。五方

帝君見五位尊者站在五方之上，心下大驚。五位尊者一聲招呼道：「各洞道友，休得動手。吾等有一言奉告。南極子聽五小尊者前來，心中大喜，忙命衆仙收回法寶，忙向前五位尊者打稽首道：『有勞尊者法駕來解貧道之厄。』五尊者笑道：『掌教老祖，你可謂消閒來此紅塵走走，不料吾等亦染此殺氣。你看此地，可是我等久居之處。各位請回山罷。』吾奉盤古御旨，鴻鈞劄訓前來解圍議和。南極聞言，連請遵法旨，遂又對五老道帝君等，何故動此噴珠，排此大陣，必定治住衆仙，又是爲何。五老齊道：『非貧道等妄動噴珠，只因南極子好強過勝，偏護門徒，逆天行事，無當老祖，所以要我等下山。不過看同道之情，非有甚心。』五小主笑道：『帝君們的好勝心也不少，只是如今要怎樣不肯回山。』五老道：『南極子好強，將無當老祖的門徒拿了十二位去，監在鎖仙牢，如肯放回，各自回山。彼此俱不敢強，秦弱齊了。貧道也可消消，三劫鎖仙牢之氣。南極子不歸山，尊者駕臨，破了我的法寶，量南極你也奈得我何。』吾等情願棄此天職，舉長教諸友定個上下。五位尊者齊笑道：『帝君，你如何道德，何故說出此話來，豈不傷了兩家和氣。如今朝陽洞主在此，說明他速回臨淄，送回衆仙與雲光洞主。若果不送出時，你等再下山來，就是且跟吾等去復御旨說罷。』一聲列位慢坐，不由分說，攜着一衆五老齊去了。真是俗語說的：『若要好聽，這五位帝君不過分掌五行之精。』五小主却是五精之祖，自然不敢當了。五小主只得駕雲同去。這邊海潮聖人只得同衆回營而去。且說南極子見五小主與五老回山，海潮無顏散去。森羅陣中又無秦兵，念念退神，呪把衆神送回本位。又叫齊兵把土台盡行推倒。利時間一座森羅陣變成了一片白地。衆仙一齊駕雲回臨淄城中。齊王在三禪殿忙與南極老祖衆仙們賀喜，傳旨排御筵慶功。南極子當中坐下，便對孫臏道：『伯齡，你去鎖仙牢把衆仙帶來。』孫臏領命忙到鎖仙牢中，吩咐齊兵把衆仙抬上大殿放下。個個如泥塑木雕一般。南極老祖點頭嘆道：『非是出家人不慈心，不過見你等的劫數。伯齡，你可把他們的靈符揭去，喚醒這些迷陣的罷。』孫臏領命忙叫承奉官取盃清水來，拔出蛾眉劍，書符念呪，用法水照衆仙面上，噴來一時間，個個如醉方醒。就開眼，豎眉立將起來。睜眼一看，只見南極老祖居中坐着，兩旁坐着衆仙。孫臏在旁仗劍站立，心中不明。我被南極綁來，如何俱在此處。地方只聽得南極子道：『雲光洞的衆仙，你等休得執迷。』昨者五小主下山講和，五老歸山去了。無當老祖現在秦營，如今出家人放你等回去相見本應打你等一頓，爲看海潮之面。五老之情，暫時寬恕，倘不聽，再敢來犯，定責一百可快。同回去雲光洞罷。』取出無當的寶貝，交與衆仙帶回。遂叫白猿送衆仙出城。衆仙無奈，告辭一路，駕雲回營。且說海潮聖人與幾位散仙同奏始皇君民，講論森羅陣中之事。始皇低了龍頭，正在思想，忽聽有人報云：

雲光洞各位仙真現在營門外要見吾主請令定奪秦皇聞言心中大驚道禍事來了休得令他們進營來營官又奏道小臣已命兵丁射他他們又說要見駕進營來了秦皇此時嚇得魂不附體魄不在身立將起來忙問國師金子陵道這是何處妖仙假冒老祖的門徒恐怕此事又是孫臏弄什麼玄虛有海潮在旁奏道就是孫臏到來有貧道在此賢皇且請放心秦皇道老祖有所不知前者數次被他混鬧得翻江倒海人民塗炭况他的法力無邊我營誰人是道的對手老祖不惹他罷了這幾句話說得海潮滿面羞慚半晌不語未知如何回答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南天門正神說情 五遁法無當遭險

話說海潮聖人被秦皇當面褒貶羞得滿面通紅心中想道我不過看王翦之面故此下山如今吃南極子之虧原來為你秦國我若淨坐雲光洞中南極子也不敢來惹我今要從此歸山則前此下山爲何豈不被人恥笑欲冲撞秦皇幾句自己却不能勝南極左右爲難只得強情陪笑道東齊福氣已盡今若退兵不但虛費錢糧損兵折將且失了時機賢皇暫住大營待出家人出營去看看衆門徒是真是假若是假的出家人雖不能勝南極我亦可攔擋得住他的妖法賢皇尊意以爲何如秦皇見海潮聖人面紅過耳自知失言忙回笑臉答道老祖法力無邊我秦國君臣若無老祖早已被孫臏治死了還等到今日老祖既要留大兵孤謹遵台意惟是不論各洞真人是真是假明日定然撤兵回國罷海潮聞言心中大喜忙與金子陵王翦衆弟子出了大營只見十二三位真人齊齊站立老祖大呼道衆賢徒如何今日得回來衆真人見了海潮便一齊上前參見把南極放回之事一一說了又取出陣中失去諸般法寶一齊送上海潮聖人又喜又怒喜的是衆門徒已回又得回諸般寶貝怒的是既已放回衆家門徒何必又講這些大話遂即領衆門徒進大營來俱各與秦皇行了賓主之禮分兩旁坐下秦皇見各仙長舉止言談不像假的才把心放下傳旨排素筵與衆仙長賀喜飲酒之間秦皇又提退兵之事海潮老祖心下想道縱然去三山五岳聘請諸道友相幫法力也不過與己一般斷難高於南極之上欲仗自己與衆徒弟愈難湊手左右爲難心中一想不免如此如此再作道理便與秦皇拜別忙吩咐衆門徒謹守營門吾去走走就來便走至營門外駕雲起在空中望南邊而來遠遠望見瑞氣迷濛有五朵彩雲立着五位神聖但見得蕩蕩全身瑞氣飄英雲赫赫振雲霄紂朝時已歸虛坐名着瘟皇萬古超只見當中那位三頭六臂三隻眼面如淡金外罩火紅八卦仙衣左首一位面如赤火一部短髮四個獠牙倒生在

頭環眼。面如鍋底。手提金鞭。蜂擁而來。海潮聖人認不得這幾位神祇。忙迎上去。打稽首。尊神等下界何事。中間那個三隻眼的道。吾等奉勅旨到東齊臨淄的。老祖只道是南極請去的。忙道是那位道友相請。五位真人齊笑道。道友誰請。吾等乃瘟部正神。是奉勅旨到臨淄散瘟的。只限六日。就要那百萬生靈死盡。海潮聞言大驚。道。敢煩尊神是散臨淄一處。還是別處都有尊神。又答道。止散臨淄城。三十里外就不染此劫了。請問道友進天門。有何大事。海潮聖人道。貧道乃海東雲光洞煉氣士。無當是也。因奉勅旨命雷部正神下界。并吞六國。小應劫數。貧道爲弟子兵伐臨淄。有掌教南極子與了一真人孫臏。牽着海外散仙。與秦師作難。貧道無奈下山。反被南極子困在聚仙陣中。多得五方帝君搭救出陣。可恨南極等逆天行事。扶齊逆秦。他等是太乙金仙。貧道難以治服。如今上天庭奏明。到兜率宮與他師父講看。看誰是誰。非那五位尊者笑道。原來是海潮老祖。聞名久矣。今日得會。幸甚。幸甚。據吾愚見。老祖不必上天庭面奏。臨淄目下染災。南極子等豈不知天意。量彼在臨淄難留。老祖請回秦營對秦皇說明。暫退兵三十里。一則免染瘟疫。一則南極子見秦兵退去。自然歸山。六日後不用兵卒。東齊唾手可得也。豈不爲美。海潮聞言暗想。吾欲秦天庭亦出於無奈。今既如此。不如留個人情。他日也好相見。便道。正神言之有理。貧道就此回去了。忙辭了五位瘟部正神。撥轉雲頭向秦營而來。暫且不提。且說南極子與衆仙并齊國君臣談笑一回。撤去殘席。南極老祖與衆仙辭了裏王。同入文華殿坐下。便對孫臏說道。孫伯齡明辰出家人回山去了。你速去吳橋葬母也。好回天台罷。臨淄氣脈已盡。爲臣之道已竭。若再貪戀。便是逆天行事。漫道是你不便。就是出家人也難辭其責。孫臏垂淚道。弟子豈不知臨淄王氣已盡。實見父兄之仇。付之天命。但平齡會三清有言。在燕盡孝。在齊盡忠。今有一日。挨一日。一時。挨一時。必要秦師見影心驚。聞名膽落。方上吳橋葬母。東方朔笑道。真人棋逢敵手。方是有趣。如今五老歸山。秦營中不過剩下海潮。何必塗炭生靈。不如得些好意。回首罷。孫臏道。老祖出家人慈悲爲本。豈以殺生爭勝爲心。然天數早定。這些人也難憐。憐弟子還要與他一個利害。叫做結尾的餘波呢。西方朔笑道。真人你休要只管算人。你既曉得臨淄將危。若海潮豈不知看氣象的麼。他若仗必有作爲。豈肯善罷甘休。再者秦兵不退。齊皇焉有放掌教與吾等歸山。你且出去看看。還有幾多日。挨頭再講。餘波不遲。孫臏聞言忙走出文華殿。至三清殿的金塔抬頭觀看。只見黑氣迷濛。此時正是三更時分。忽見五朵彩雲。往前遊蕩。原來是五瘟正神來至臨淄。因內有南極老祖等。俱有三花聚頂。紅光萬道。把雲頭迫住。正神等怕有礙神仙之體。正在流連。欲下不下之際。可巧孫臏走了出來。見五朵彩雲來往遊蕩。忙拔下金攬杏黃。

旂往上一指道：何處神祇，還不與吾落下。五位正神應聲而落。孫臏認得五瘟正神，心下吃驚，忙拱手道：尊神法駕至此，何幹？五位正神連忙還禮，答道：我等奉勅旨降災臨淄，孫臏道：御旨限幾日？尊神道：限在今日起，六日後止。孫臏道：小仙現有御人棺木在此，出喪不及，可寬限三日。尊神道：御旨豈敢徇情？然先慢後急，自可緩遲幾日。孫臏聞言，忙問：何爲先慢後急？五位瘟神道：此瘟疫急，可瞬息喪命，慢者亦難出三日。吾等今散慢瘟氣，在劫數者三日內難逃，其不在劫數者，不過身熱煩躁而已。孫臏聞言，連忙稱謝。五位神又把遇見海潮上天啓奏之事說了一遍。孫臏聞言，大驚失色，道：不是尊神勸阻，掌教與貧道俱有不便之處。他日無事，再當拜謝便辭了。五瘟神回進文華殿中，把這事說了一遍。南極子道：如此明辰，海潮必要退兵三十里外避災。我等就手殺他一個措手不及，你道如何？孫臏道：老祖之言，正合吾意。就喚孫燕過來，爲叔付你東帖靈符一道，帶領二百名家將往東門三十里，方可開看。俱照東帖行事。等秦人一到，便在馬上用火化了靈符，亂殺一陣，不可追趕秦兵。在西門三十里扎營等候，不可有誤。孫燕領令去了。又命袁剛獨孤蛟二人帶了一千人馬往東門三十里，四圍挖下陷坑，上面用草蓋住，等候秦人一齊截殺，不可有誤。出家人自有接應。二人領命去了。今且按下，且說海潮聖人忿忿欲往天庭處奏明玉旨，被五瘟正神勸住，只得撥轉雲頭，向秦營落將下來。此時秦皇君臣正在大帳議論紛紛，抬頭見老祖從空而下，秦皇及衆仙一齊降階相迎，分賓主坐下。秦皇道：老祖上天庭之事如何？海潮道：貧道剛到，却見五瘟正神勸阻，不用奏明玉旨，只請賢皇退兵三十里。扎營候過六日之內，東齊唾手可得也。秦皇聞言大喜，就排素筵，衆臣及衆仙一齊敍飲。飲畢，就命王翦領大將十員，在前隊司馬欣董驩在後隊，孤與老祖及衆仙在中隊，連至五更，前隊緩緩先行，將近二十餘里，遠遠望見一所松林，探得有齊兵埋伏在一處，立着不敢向前。王翦遂即遣人飛報中隊，衆兵聞言吃了一驚，道：又有齊兵阻攔，定然要戰。速速去催後軍前來助戰。海潮老祖忙對秦皇道：賢皇且請放心，待出家人前去看看如何。畢說，就領衆門徒出了大隊，望前軍而來。有前軍隊數名大將迎出道：王將軍帶了數十名軍士，忙進了這松林中，是當時不見出來。末將等不敢擅動，稟知老祖的尊意，定奪。海潮老祖忙問松林在那裏，衆將用手指道：那裏就是松林。海潮老祖忙閃慧目一觀，那裏有松林，只見數十株木椿排，在路旁說聲不好，殿西侯中了孫臏詭計，衆賢徒不可向前。待出家人去看，一催青毛吼來，至椿前見木椿栽排層次，俱按八卦方向，心中忖道：此五遁法，忙搖指念咒，用虬龍劍一指，喝一聲，衆本椿自投倒地。秦國兵將看見松林忽然顯出大路來，心中大驚，忙令飛馬報與秦皇知道。這裏海潮老祖破了木遁，催吼忙

趕下來，不上半里，遙見王翦與數十名軍壯在一處兒團團的轉，好似失了魂一般。忙一面喊叫賢徒朝這裏來，出家人在此，正催飢時，猛抬頭一看，見一桿大旗豎在當中，隨風飄蕩，却有靈符貼在旂桿上，心下想道：這又是南極孫臍的法術，我何不先取了他這道符，就易於破法了？想罷，也不去救王翦，一催青毛吼飛奔那桿旗，下看看切近，一聲响亮，如天崩地裂一般，正是：任君縱是仙人體，今日應難脫此危。海潮聖人一心只想去偷符，却不想下面預先挖了一個深坑，用草鋪上蓋面，此是孫臍定的計，一定要海潮老祖中計，下騎方遂心願。海潮雖有慧眼，只因一念貪心，把心神就昏了，一聲響，連吼跌在坑內，說時遲來時快，一聲梆子响，田草內伏着齊兵，一齊上前各提撓鈎搭來，海潮老祖這一踏空，雖不至墜下，吼身子也晃了兩晃，青毛吼方才落地，撓鈎早到，喊一聲不好，用劍攔護，縱有回天法力，遇個措手不及，心中自然忙亂，只可招架撓鈎，使得通身是汗，青毛吼是個得道的靈獸，知道主人危急，也被撓鈎損了好些青毛，吼他也着忙喊一聲，往上就起海潮老祖亂動，虬龍劍迎開撓鈎，方上得坑來，只見八卦仙衣扯破，好幾處，心中大怒，忙祭起虬龍劍，連斬數名齊兵，落坑，袁剛獨孤蛟早到，雙戰海潮，衆仙真人一見，一齊上前動手，海潮道：衆賢徒休放走兩員齊將，待出家人去救王翦，把青毛吼提出圈外。袁剛二人也不敢戀戰，催馬透圍而去。衆仙且不追趕，也跟着老祖下來。海潮老祖見有些土塊排在那裏，知是五遁，忙伸手放個掌心雷，把土氣冲散，王翦等聽這聲雷响，如醉方醒，舉目四下一看，何嘗有個土山來？只見海潮與羣仙站在面前，王翦忙問道：老祖方才那些土山往那裏去了？海潮道：此乃土遁之法，已被出家人破了，快跟我來，恐防孫臍詭計，中營有失，飛奔中隊而來，且說秦始皇聞報，松林中有齊兵埋伏，心中大驚，又見海潮與衆仙去了，忙去催了後隊，正行之間，忽見衆軍士發喊，說有齊兵殺來了，心下着急，章邯緊保着始皇，你道又是誰？原來孫臍領了孫臍的柬帖，帶領了二百名家將，奮勇當先，無一不以一當百，秦兵雖多，殺得叫苦連天。後隊司馬欣、董驩人馬亦到，喊一聲把孫臍圍在垓心，到底秦兵勢重，看看吃虧了，只見秦兵紛紛落馬，冲進一枝齊兵，爲首袁剛獨孤蛟與孫臍合兵一處，孫臍得柬帖時，內中有靈符一道，叫他各人只等見了袁剛二人，方在馬上燒化，秦兵敗走，不可追趕，不用袁剛進城，帶領家將繞西門外二十里扎營，等候，不可有誤等語，及見了袁剛獨孤蛟，便忙取火種在馬上把靈符燒化，剎時間狂風火起，隨着齊兵馬脚，一陣石頭，望秦兵亂打，秦兵被風吹起塵埃，二目難睜，連着一陣石頭，打得頭破血流，盜胄歪斜，人馬驚忙，站立不住，只得保着秦始皇，往下敗走，風砂石塊隨後打來，秦兵只恨爺娘少生了兩隻脚，彼此不能相顧，往前亂走。海潮老祖與衆仙剛剛趕到。

被秦兵一擁下來。海潮老祖竟攔阻不住。反被迫住。往下敗走。心中着忙。忙圈青毛犴。往斜裏沖出。讓過大隊。只見後面風砂石飛。趕着打來。用虬龍劍指定。書靈符大喝。停住。忽然風石全無。沿途上無半點石塊。已經敗下有七十里之外。秦兵不見。後面風砂打來。心中才得放下。人馬死傷。并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海潮聖人見了秦皇。秦皇喘息不定。見老祖八卦仙衣破爛。便道。好退兵的。險些人被石塊打死。你是有法力的。如何也敗到這裏來。海潮道。貧道因貪救王。窮險些遭孫臧的毒手。便將落陷坑事。并因恐中隊有失。即忙趕來。大兵已經敗下。不能攔阻。反被沖動。立不住脚等話。說了一遍。秦皇道。風石如今何以沒有了。海潮道。此乃孫臧幻術。貧道已破了。賢皇請放心。把人馬暫行扎住。秦皇便問。離臨淄有多少遠。戎政官奏道。此處離臨淄八十餘里。秦皇傳旨。札下大營。養息兵馬。且說袁剛等追殺一陣。才收兵進城。繳令。次早。襄王升殿。殿頭官忙奏道。昨夜守東門官王達來報。秦兵於五鼓拔營而去。不知去向。請龍意定。奪襄王聞言。便排駕進文華殿。南極老祖等起身。迎至殿中坐下。襄王道。昨夜五更時分。秦兵拔營而去。不知去向。老祖可算他退去。那裏有甚麼計策。孫臧接口道。吾主放心。大概昨日破了森羅陣。秦兵大都落膽。臣早算得秦師暗退回國。運夜令袁剛帥兵截殺。大獲全勝。而回。秦師不敢停留。敗回本國去了。襄王聞言。心中大喜道。此皆老祖與臣父之力。得存社稷。不勝幸甚。南極老祖道。秦師既退。諒已不敢轉來。出家人自今告別回山去了。襄王着忙道。秦師雖退。真假難分。萬望老祖暫留法駕。再住十日。八日。待小王稍盡愚禮。那時老祖再回山去。未遲。南極老祖道。多承賢王美意。此地非出家人久居之所。總之別後。再會有期。不必強留。便對衆仙真道道友。慢坐。便立起身來。襄王攔住道。老祖且慢。老祖要歸山。小王也不敢強留。只得備些薄筵。聊表寸心。領了再去。如何。南極道。貧道久不沾煙火。心領就是了。便對孫臧道。伯齡你的事。若完了。早回天台罷。若惹橫禍。是你自作自受。出家人扭不過天來。我也難於救你了。孫臧垂淚道。掌教祖師。恩如泰山。弟子只因貴人棺柩。尚未入土。明晨必上吳橋葬母。說是完了。弟子心事。還敢妄動。噴癡。以遭天譴。南極老祖道。你是得道之人。也不用多囑。再說。襄王已命人排上素筵。來了。親自執盃把盞。親斟了三杯酒。一拱手。遞與南極。南極連忙頂禮相還。左手接酒。交與右手。就算領了。白鶴童子接了過去。隨後各仙俱來。與南極把盞。各笑道。小仙們不過借花獻物而已。南極子俱各接了過來。手中就算了。便又與東方朔兄弟致謝。道。蒙掌教仗義扶助。闡教且助伯齡。與吾增光。後會有期。說罷。接過龍頭拐來。白鶴童子就地一滾。現了原形。長鳴一聲。沖霄先去。南極子跨上梅花鹿。說聲慢坐。四足騰雲。乘風而去。衆仙長出殿相送。見南極已入雲端。方回文華殿坐下。東方朔兄弟

就立起身道。掌教回山。秦兵已退。貧道亦回度朔山去也。只是孫大聖推薦一場。好笑得很。一些便宜沒有帶回。度朔山到留下一隻眼睛在於臨淄。也是貧道劫數不得。大士慈悲。焉能脫輪回。萬幸萬幸。我弟兄先到五行山去了。衆位仙長也回西海罷。襄王見東方朔要回山。心中甚是難捨。道。掌教老祖與別的不同。小王固不敢留他。二位老祖是白雲野鶴。何處不宜。不若在此多盤桓幾日。小王得盡愚心。東方朔笑道。白雲野鶴掛留無定。紅塵遊戲。今已足矣。若再貪戀。非出家本心。賢王不必苦留。聚散有個定期。齊王知難挽留。就與他兄弟二人把盞。二人謝過了各位仙長。又敬一盃。他兄弟二人。一一領受。然後跨上脚力。駕雲先去五行山。見了齊天大聖。然後才回度朔山。這裏蓮花仙皓髮仙文昌仙長笑。仙降龍仙伏虎仙長角仙大頭仙等紛紛作別。跨龍騎虎。駕雲而去。各歸洞府了。刹時間。把個文華殿中的仙長去了大半。止有王禪兄弟白猿毛遂孫臏五人而已。只見鬼谷子對着襄王笑道。非是貧道兄弟二人。隨興回山。只是秦師既退。貧道在此無事。終久是回山去的。不如趁此大衆散罷。到是一客不煩二主了。貧道就拜別罷。襄王心下着忙道。二位祖師如何也要棄寡人回山去呢。倘若秦兵復來。叫我又相請。豈不周折。依小王愚見。在這臨淄尋所大地。起蓋丹房。即請二位仙師在這裏居住。早晚也得親近。豈不爲美。王禪笑道。賢王不用請。貧道弟兄的了。若講在臨淄城內尋所大地。起蓋丹房。留我兄弟足見賢王美意。只是一件不知。賢王貴處可有這一件。若有。我兄弟就不回山去。襄王聞言大喜道。仙師所要的那一件。小王必定備來奉養。不知王禪說些什麼。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孫臏葬母酬心願 秦皇得國應天時

話說王禪見襄王問便要甚麼東西不由的自已大笑起來。說道。臨淄城那裏有四百里的雲夢山來。自古有聚必有散。賢王何必強留。便對孫臏道。伯齡你是有大事在身之人。但事看天時。切勿貪戀紅塵了。倘若再戀誠恐天台山之仙位一定難保了。孫臏聽罷躬身道。謹遵賢師命令。弟子此番去吳橋葬母事畢。即回天台。斷不敢有違今日之訓。襄王忙命另備素筵上來。與王禪三位把盞。王教弟兄說道。賢王不必費心。貧道不過略飲三杯。以表寸心。襄王聞言。斟滿三盃酒。先遞鬼谷子。再斟三盃與王教二人。接酒略沾一沾。即交與承值官便辭了。襄王又與毛遂白猿二人作別。殿頭官牽了鹿虎。立在文華殿的天階之上。襄王等五人一齊出殿。看王禪弟兄上了脚力。一揖而別。刹時間冲霄而上。衆人望不見了。方才回殿中。分賓主坐下。毛遂笑道。賢王三哥非是我金眼毛遂。隨人鬧熱。也要歸山。只是想在此果實無用。不如放我回山罷。孫臏聞言垂淚道。賢弟何故捨我而去。且在此暫住片時。與我把貴人靈柩送上。吳橋安

葬待事完之後那時回山不遲白猿也笑道眞人我也想回雁愁澗去只見衆人去了只剩下三哥一人難以開口我想與眞人三哥有八拜之交理應送伯母上山看他下土方盡你我的心孫臆聞言說道賢弟言之有理暫且屈留二位與貧道上吳橋走走毛遂笑道道回又不用我打靈幡了難道又設甚麼喪車陣不成我且問你貴人幾時出葬孫臆道貧道早算定只在明日午刻出葬襄王大驚道亞父明日就要送貴人棺柩上吳橋孤想秦兵退去未到三日倘用緩兵計教孤倚靠何人亞父若不等待秋來再上吳橋豈不是好孫臆說道吾主請放龍心臣想秦兵此番斷不敢正視此去或回本國養成銳氣待等至秋高時分再犯齊界也未可知臣因趁此早上吳橋葬母恐阻遲時日秦兵再來如何得空能上吳橋去臣母一日未入土臣心一日不安再遲幾日才去未嘗不可但只爲路途非近倘喪車尚未到吳橋秦兵又來如何對敵微臣自當趕回若是秦國忽調一旅之師去劫喪車何人能保守靈柩使臣分心兩地反爲不美這一番言語騙得一個襄王閉口無言半晌說道亞父所言甚是有理孤明早晨卽命太子監國以便同亞父上吳橋走走孫臆心下明白知到襄王必不能去也不推辭便道臣謝王龍恩臣粉身難報又蒙恩惠及泉壤眞天高地厚之德說罷左右擺上素筵君臣四位歡飲談了些國政孫臆又說請二位仙長回家以便相助料理襄王准奏君臣四位飲到巳刻方才辭駕與毛遂白猿二人回至南郡王府中參拜靈柩哭奠一回然後坐下毛遂道出家人不打謊語三哥今日你好會講呀把個襄王瞞得一些兒不曉孫臆說道非是貧道說謊只因這些話對他說不得的就是掌教老祖也說秦兵不來那白猿不見了孫燕在靈前便問姪往那去三哥如何只要明日就出喪孫臆道孫燕我已打發他出城在二十里外等候若遲一日滿城中人民俱病可叫誰人來抬靈柩便叫過一個家將吩咐他去開國侯府中把袁剛叫來不多一時袁剛進府來見孫臆又與二仙見禮垂手侍立孫臆道出家人明日上吳橋葬母汝可知會各家王侯不必遠送今晚三更南奉王府中有凶報來你可對來人說出家人先知其意不用來報此是天意勸他不用煩惱說畢流下淚來心中其實不安袁剛不明其故便含糊應諾孫臆又令袁剛你等不必在此伺候且回府去袁剛聞言便辭了二仙出到府去心中暗想道老頭兒淒淒涼涼說出許多不祥之話必然又有緣故心下悶悶不樂上馬回府不提且說毛遂問孫臆道你方才講的是何緣故爲何流下淚來孫臆道賢弟有所不知南極老祖與衆仙眞已去五瘟神就可以下來散瘟貧道算定南奉王妃今晚三更就命喪無常正宮龔國母只在後日巳時一衆門徒亦難逃此厄貧道雖有慈心但不能逆天而行只任着他們去心中焉能不痛還有這幾萬生靈與東齊數百年功德

一旦付與他人。你想想可嘆不可嘆。毛遂笑道：「三哥事不關己，已不勞心，與我無涉。我有甚麼可嘆者？我從此不再見繁華世界。孫臏道：「這嘆甚麼？難道世亂塗炭，天下刀兵，敢鬧到你閉陰洞不成？毛遂道：「雖不鬧到我閉陰洞，我這一回山，也用白雲封洞罷。我心是慈悲的，倘或看不過，又生妄動之心，這個害人不淺。孫臏聞言，連連點頭：「三人你言我語，不一時，已是五更時候。家將們連夜都未曾睡。候至寅時，孫臏吩咐整備喪車，即便上朝伺候。待等襄王升殿拜辭，此時滿朝文武俱到，先與孫臏見禮。孫臏一一安慰，正談論之間，龍鳳鼓響，襄王升殿。孫臏出班拜見，襄王垂淚道：「昨晚子時南奉王王妃，偶得暴痛而終，孤念他功勞，又傷他年少，一旦去了齊國一隻膀臂，甚為嗟嘆。半夜無眠，國母昨夜病症更重，人事不知，孤今欲親送貴人上吳橋，令御弟守位，乃龔妃病重，孤難捨貴人自行。亞父總要在貴人靈前稟明此罪，非孤之過也。孫臏聞言，叩首說道：「臣受厚恩，粉身無可報也。龔國母自今病勢沉重，自古福人天保佑，自必無妨。南奉王王妃，也是大數。吾主請寬龍懷，以安社稷，人民為念。臣此上吳橋，不過三五個月之間，是必回來。秦師不須掛心。襄王道：「依亞父所說，甚是正言之間，只見穿宮太監上殿跪奏道：「國母轉過來了，已省人事。請吾主進宮，有本面奏。襄王聞言大喜道：「孤這裏要送燕貴人靈柩，出臨淄城十里之外，方可回來。你可對國母娘娘說候孤回時，再進宮罷。孫臏聞言忙奏道：「國母病重，今既稍瘳，欲吾主進宮望聖駕，即回以免國母之念。幸勿以喪車為重。襄王聞奏，對文武道：「朕有事不能送貴人，着滿朝文武俱着孝衣，代朕送貴人靈柩，出臨淄城而回，不得有誤。眾臣領旨。孫臏辭駕出朝來，至午門，看見有六位侯爺上前牽牛弄蹬。孫臏一見，不住滔滔下淚，說道：「賢徒，你等皆有年紀，記得我出家人門下，竟不能始終。如此便了，說罷，放聲哭將起來，引得六位侯爺俱各下淚，說道：「祖師不過暫上吳橋，不久就回。弟子又得常親膝下。孫臏道：「但願如此。勉強上了青牛，就回南郡王府中而來，率領一班徒孫進到府中，喪車已備停妥。孫臏已換過孝服，有六位徒孫，十二家英雄蔭襲，俱各掛孝。金眼毛遂與白猿二位，俱穿白道袍，一邊一個，扶着孫臏。五百家丁，一個個俱穿白素白袍，一齊舉哀。孫伯齡打幡引導，滿朝文武自大至小，無不步行出了大門，有二千齊兵，俱是白馬白甲，一對對旗幡鼓樂，擁着一齊而行。自南郡王府大街，直至臨淄西門的，那些百姓家家掛孝，燈結彩，扶老攜幼，頂香花燭，相跪迎接。只等靈柩去，方才起身。只看四副棺木，悠悠蕩蕩，隨着哀聲鼓樂，慢慢而行。又見滿朝文武俱是步送，有衆百姓跪送，何等尊榮。想到父子兄弟女兒，一齊陣亡，何等悽慘。至看到那盤角青牛，通身毛色白的，好是白象一般，配白絨鞍轡，托着兩根沉香枋，又有杏黃旂，蛾眉劍，低着頭，一步步慢慢行，一路上祭的，直到十里長亭早

有孫燕領了二百名家將，舉哀跪接，然後撤去彩輿，換個常行車馬。孫臍拜謝合朝文武，又向北叩謝襄王，囑咐衆門徒說了一遍忠心愛國的話，才率家將與孫燕毛遂白猿三人望吳橋而去。正是：大羅天仙同出殯，三日秦師去復來。却說滿朝文武與二千人馬，送孫臍等出去，方各乘馬上轎，直望午門而回。方過臨淄西門，早有各府家長來報國母大駕於午正一刻歸天，速返朝廊舉哀。衆官聞言，心中着忙，飛趕進朝，你道國母如何歸天？原來襄王在殿上與孫臍講話時，是回光返照，按國母上方星宿臨凡，又在仙山學過道，他的大限豈有不知的？他受了些風寒，又染瘟疫，症故此昏迷不醒，到至回光之時，心中明白，自然知到自己大限難免，嘆口氣道：「哀家位至國母，貴祿已極，又經臨大敵數陣，天下大將不知死了多少，在哀家手裏，今幸枕上身亡，實出萬幸，獨恨臨淄氣數將終，數百年祖功宗德，一旦難保耳。想到此時，命穿宮太監上殿去請襄王來囑咐他的後事。」襄王聽得已省人事，心中大喜，忙排駕回至宮門，早有妃嬪跪迎。襄王下輦，忙問道：「皇娘果是好了麼？」妃嬪回奏道：「國母適纔甦醒，講了幾句話，如今大覺不好，只怕皇娘只在目前。」襄王大驚，忙至龍床時，此刻黃羅寶帳高掛，只見襲國母面如金紙，口中一翻，喉中暗作一聲响，已歸天界。正是：龍鳳閣今日何在，富貴華榮一旦拋。却說襲國母已死，只聽得遠遠一派樂奏之聲。三宮六院一齊舉哀，此時文武各大臣已知，即刻趕回朝廊，只見一個太監出來，立在當中，說道：「襲國母於本月幾日辰時駕崩，羣臣進宮頒行齊國地方官員軍民人等，俱各掛孝。羣臣領旨進宮，來見襄王，又把孫臍上吳橋葬母已出十里長亭之外，今已回旨的話，細細奏了一遍。」襄王含淚點頭，衆羣臣退出朝，各自回府，可憐不上半日，臨淄城廂內外哭聲振地。六街上奔喪，只見紛紛不絕，竟死於道路中者，不計其數。羣臣染病的不少，次日襄王登殿，但見文武不齊，忙問何故。殿頭官把災疫大行百官染病的話直奏一遍。襄王長嗟道：「孤只道三宮六院遭災，原來百姓亦遭塗炭，自國母駕崩之後，未有兩個時辰，宮中就連病故數人，大概臨淄氣數已盡。想亞父剛上吳橋葬母，天就降此奇災，沒奈何。傳太醫院四門槍藥，那裏中用，且說五位瘟神在半空撐開瘟傘，捶瘟瘟旛，祭起催瘟劍，連將瘟疫趕到臨淄城中，不滿三日，街上行人漸漸稀少。先時死的還有棺木，及至後來，用蓆捲收拾，不計其數。朝中文武，十不存三個了。」襄王只急得坐立不安，且說秦國君臣過了數日，暗令細探前往臨淄打聽，果見天災大行，即忙回營報知秦皇，聞言大喜，率領三軍與海潮老祖殺奔臨淄城而來，沿路死屍無數，來至東門，放礮安營。秦皇與海潮聖人出營觀看，只見臨淄城中，可憐烟火大起，黑氣濛濛，海潮聖人連連點頭嘆道：「這些生靈塗炭，只爲難逃天命也。嘆息一回，然後回營。海潮聖人，即命王翦帶

三千人馬。攻打東門。章邯亦帶三千人馬。攻打西門。司馬欣帶領三千人馬。攻打北門。其餘衆將。保守大營。那邊臨淄城鄉門外。四門上的官兵。飛報進朝。襄王聞報。只嚇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忙御正殿。此時武臣。只有袁剛獨孤。蛟文臣。只有高賢甯忠。數人而已。況且俱是面如土色。沒有神氣的。在下面侍立。襄王便道。適才守城官來奏說。秦國兵將。又來把四門圍得鐵桶相似。如何是好。袁剛奏道。臣等雖可迎敵。奈何人馬病弱。如何出陣。襄王聞言。低頭不語。珠淚長垂。高賢忙奏道。秦師甚銳。如今人馬不能應敵。我主速作定奪。方好。襄王垂淚道。孤只有一死。以報先帝。難道奴顏婢膝。去事秦麼。言罷大哭。在廷諸臣。一齊放聲大哭。襄王道道。諸卿請起。卿等可各自回去。保守身家。眷孤王就此去也。四臣聞言。一齊跪奏道。臣等世受國恩。敢惜微軀。今日勢迫力窮。願隨陛下見先王於地下。言罷伏地。嗚咽不止。襄王說道。諸卿請起。卿等既有此志。十分可喜。遂命內侍。在兩旁擺下綉墩。賜四臣同坐。又傳命近侍。大殿前後左右。聚滿柴薪。命放起火來。剎時間。煙火冲天。君臣五人在殿內。同爲灰燼。內侍宮人。赴火自盡的。不計其數。城外秦師見城中煙起。知有內變。併力攻城。這裏齊國軍士。看到君臣自焚。一時無主。遂開城納降。王翦等不敢自專。飛報秦皇。始皇率領文武。齊至臨淄城東門。只見城門大開。那些軍士百姓。病得臉黃骨瘦。一隊隊東倒西歪。頭頂香爐。跪接始皇。始皇傳令。問其投降緣故。答道。因瘟疫大行人馬不能迎敵。君王臣子。闔殿自焚。故此開城。接迎王師。萬乞開恩。赦死之罪。秦皇點頭自喜。知是實情。卽命王翦帶兵進城。救滅齊王殿中餘火。又命出榜安民。然後擊鼓。鳴鐘。緩緩的排駕進城。來到齊國午門。只見三清大殿。燒成一片白地。單剩偏殿。未有延燒。秦皇傳旨。就在偏殿駐劄。此時齊國也有無廉恥之徒。穿了朝服。上朝朝賀秦皇。秦皇也照封原職。傳旨排宴慶功。并犒賞三軍。不一時。筵宴齊備。當中一席讓海潮聖人正坐。始皇旁坐。相陪兩旁。共斜擺六席。上坐十二個真人。以下共十餘席。金子陵。王翦一班文臣武將。挨次坐下。秦皇執盃在手。躬身向着海潮老祖說道。自興兵以來。經過數百餘載。無有不辛苦艱難。若不虧海潮老祖神通小皇。焉有今日。莫大恩德也。特敬海潮老祖此盃。以表微意。海潮老祖當下站起。身接過盃。答道。此皆賢皇之福。貧道有何德能。敢蒙過獎。然既蒙下賜。貧道當滿飲此盃。還有一言奉告。雙手捧盃飲訖。又一同坐下。秦皇卽便開口問道。老祖還有何言賜教。海潮聖人道。前者南極子與孫臏等逆天行事。因此貧道下了山。扶助賢皇一臂之力。昨日大羅方象森羅陣中。五位小尊者前來講和。如今南極子與王禪並各位仙長。已經回山去了。孫臏亦上吳橋葬母。知他心事不日亦轉回天台。貧道今日亦要與門徒回山煉道。再不犯此紅塵殺戒。特至賢皇駕前告別。秦皇聞言。說道。老祖何

故便要回山。細想小皇自從興兵以來，至今始平得燕齊，尚有四國未平。海潮道現有徒金子陵與王翦足矣。貧道在此無用，却是決要回山的。秦皇見如此說，料難強留，遂命內侍滿斟一盃酒，雙手高遞說道：「老祖請飲此盃水酒。」小皇就此送行。願老祖福壽無疆。海潮聖人忙接過酒來，一口而盡。金子陵、王翦知到老祖回山，一齊離席上前，與老祖把盃海潮聖人一一接飲過了。秦皇又到衆家真人處敬酒餞別。然後金子陵與王翦等一同與衆位真人輪流把盃飲訖，各各坐下暢飲一回。宴畢散席。海潮聖人與衆家真人一齊躬身，又對秦皇說道：「賢皇只管放心前進，上應天時，指日可得成功。自爲帝業，貧道等就此回山去也。」始皇答道：「謹遵教命。」早有金子陵與王翦略說幾句，帶過脚力青毛犴，在天階前等候。海潮聖人又與金子陵、王翦略說幾句，遂步至階下，跨上青毛犴，拱一拱手，說一聲：「請了。」便催開坐騎，四足生雲，騰空而去。衆家真人亦一齊駕雲，隨着海潮聖人回雲光洞而去。只裏秦國君臣直望不見老祖，然後回殿。此事慢提。且說孫臏、毛遂與白猿、孫燕四人護着喪車，望吳橋進發。一日正行之間，孫臏忽然回身跪下，大哭說道：「爲臣非不欲盡忠報國，奈天命已定，臣亦不能逆天行道也。慌得毛遂、白猿二人連忙把他扶起，問道：「三哥爲何如此？」孫臏道：「此時齊襄王闔殿俱焚，教吾心怎不悲哀。」毛遂、白猿二人聞言也覺悲傷。毛遂道：「此乃出在天意，亦無可以解得了。我們且幹我們的事罷。」於是大衆又復趨行一路無言。不一日到了吳橋，擇定了時日，孫臏擇了一塊吉地，又令人在旁造起一所茅廬，駐劄，就把四副棺木一齊安葬。孫臏與孫燕、叔姪大哭一場。毛遂與白猿把他叔姪安慰一番，住了淚。孫臏就命封上掩棺，直待築墓已完，備香燭品物，重又祭奠一番。祭畢，孫臏叔姪將身上孝服除下，就在墓前用火焚化。然後同毛遂、白猿回至茅廬坐下。孫臏便與孫燕說道：「今日安葬先靈，報了我心之願，諸事已定。我今就要同毛遂、白猿賢弟二人俱各回山修道，再不敢踏紅塵殺戒，以違天命也。賢姪汝可投奔趙國，早作安身立命之計。孫燕聞言不覺的傷心說道：「叔父如今捨得姪兒去，想小姪一個孤人，舉目無親，不知日後作何究竟。尚望姪父提攜要緊。孫臏道：「我是出家之人，斷不能更生俗念。賢姪只可聽天由命，隨時安身就是了。爲叔父亦無別囑。」白猿、毛遂又與孫燕敘別一番，勸慰幾句。此時孫臏早命人帶上青牛，遂即跨上，舉手就把青牛角一拍，四足騰空而起。毛遂、白猿一齊駕雲隨去。孫燕當天跪下，倒身拜送，直望見衆仙去遠了，才起身來，帶了一衆家丁，投奔趙國而去。這邊孫臏竟回天台。毛遂亦回閉陰洞。白猿亦回雁愁澗。見母親修真養性，各自不提。從此修煉，共成正果。此是後話。且說秦皇起兵破韓、滅魏、破楚，所向無敵，勢如破竹，遂成一統天下。雖是相爭，那些都是凡夫，怎當得住王翦的誅仙劍殺了，所以並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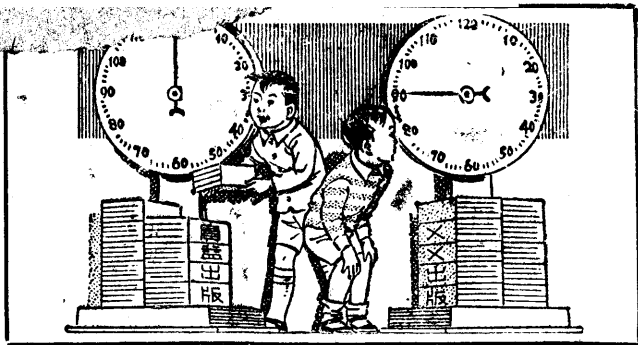
他的敵手矣。有詩爲證。

江山天數是秦嬴。六國平吞一旦興。惟有燕齊多惡戰。楚韓趙魏是猶輕。從此凡夫難對敵。誰人敢敵此秦兵。似乎
放落書無味。欲作書來筆暫停。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13 30908



◀ 較比賜請 美優質品否是 書各版出局啟 ▶

後列國志

全書一冊 實價一元一角

〔外埠酌加郵費〕

校勘者 胡協寅

印行者 廣益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 廣益書局

分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 廣益書局

南京北平開封

外埠分店 廣州漢口重慶 廣益書局

長沙南昌成都

發售處全國各大書店

通俗
說部
叢書

